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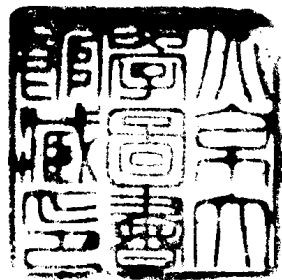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0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四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

〔明〕鹿善繼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 一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八卷

〔明〕寇慎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濟峰活字本

..... 一九九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一)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 五四三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

〔明〕鹿善繼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說約

無卷數》提要

鹿忠節說約序

子友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于與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

序

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即為畔道即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為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王子天錫復刻此編於楚

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符合
子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
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
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
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
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
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為渾成虧齊

序

二

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
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
定論謂王子為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
約之不合一哉

時

順治十二年歲次乙未嘉平月上浣金容愚弟

孫奇逢拜撰

四書說約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
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博又何必約
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
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
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
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

自序一

一

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
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
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藉
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
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
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
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

自序二

二

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為下在邦在家利害欲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

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自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哆談名理到身便難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己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己也已之不克禮於

自序三

三

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重刻四書說約序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即乎心之所安而已臯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某某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即為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為教不過

序

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偽不生無他歧之惑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為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為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為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為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

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

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說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

序

孔子刪定六經羣言蓋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本乎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二端之合則其國猶

不遠亡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凌夷迄於明世而

序

三

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

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即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不體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普即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印以現在即事即心即心即道約莫約於

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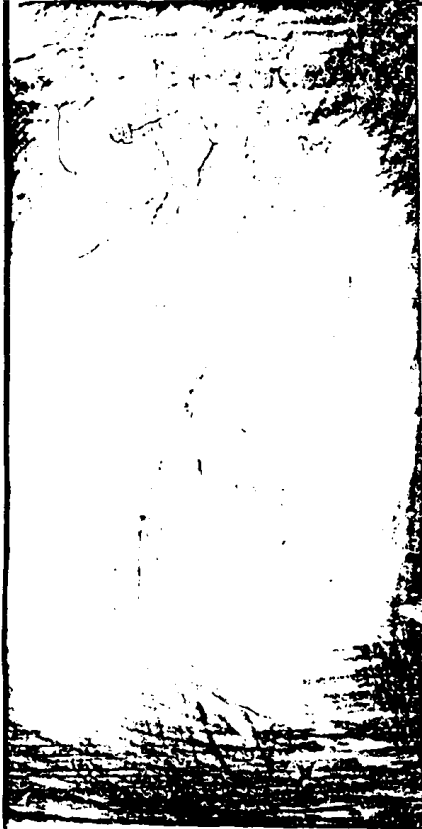
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賢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此天意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己身夫不觀先生之為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窮年雜誦亦書自書自我耳其不為天之所

棄者幾希

道光甲辰八月善化賀長齡述

序

五



門人姓氏

馬沆 還虛 定興 賈三槐 正卿 固安

王家清 新宇 定興 顏講 明我 定興

槐天滋 元錫 容城 劉邦選 翼虞 定興

李湛 澄之 定興 郭翼明 抱陽 定興

李見心 太初 新城 張果中 于度 新城

杜允芳 湘美 定興 董銑 冲然 定興

陳述古 范彭 涿州 劉一澄 止水 定興

門人姓氏

一

杜紉芳 洲美 定興 楊光契 惺民 固安

王來賓 貺我 定興 李芳春 來一 定興

李衷實 完一 新安 李澆 仲雄 定興

孔心學 抱一 新城 王佐 羽明 定興

任應昌 康侯 定興 宋文儒 我醇 定興

劉堪 任之 定興 陳養廉 景夷 涿州

李定榮 曄若 定興 盧兆隆 啟祥 易州

劉之煥 長文 定興 秦命封 岱植 定興

李 焜	李 童	李 童	宋名儒	任應賓	梁大用	任應隆	董 鍊	門人姓氏	楊光稷	曹化中	薛鳳祚	袁士美	王家棟	許文藻	劉有聲	郭衛明
季一	允繩	文在	賓至	桂林	德升	經世	立民	立民	盡我	儀甫	實甫	槐堂	抱樸	蜚英	扶陽	
定興	新安	定興	定興	新安	定興	定興	固安	固安	<small>遼東</small> 劉繼祖	<small>山東</small> 黃集樂	雄縣	新安	雄縣	定興	定興	
董銓	蔡學思	田 葛	宋一范	楊邦俊	黃之秀	史孔叙	宋從龍	宋從龍	念脩	時甫	鄭尚策	于明新	單 鑛	閻 棟	劉繩祖	
心治	述之	映竹	友韓	士瑋	玉衡	翼雅	雲卿	雲卿	新 安	新 城	于王	用極	鑄我	楚石	蓋修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容城	容城	新 安	新 城	安肅	定興	新安	定興	新安	

姚士修	杜先芳	英北翰	杜 超	許國璋	王弘圻	田 信	張繼文	門人姓氏	趙和春	任猶龍	龔述衡	王家植	趙尊生	田 仕	王名士	楊士弘
獻之	關美	鵬南	君玄	奉卿	我疆	蓋卿	儀純	緹陽	緹陽	鱗蒼	震侯	培之	培直	義卿	顯又	任重
新城	定興	涑水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容城	涑水	涑水	定興	安肅	容城	新安	定興	新城	定興
劉 惺	杜生芳	蔡學孟	田 芋	王 棟	任秉謙	張景星	楊 珏	王新士	王新士	李之桂	宋堯年	王適暉	李萍春	李春先	宋舜年	孫度雅
默持	挹美	淑尼	景陽	隆甫	冲谷	見虞	羽翹	鼎又	鼎又	葉舟	雍伯	翰明	觀生	顯初	協仲	君式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新安	新城	新城	定興	新城	定興	定興	新安	新城	容城

劉嗣京	史英	孫抱雅	杜 赳	孫素雅	李會章	許啟祥	孫量雅	門人姓氏	劉世冕	王士振	孫立雅	杜萃芳	張問明	牛光祚	蔚雲會	劉明俊
新安	自知	君實	君武	君協	從王	佑之	君咸	四	士望	起子	君建	完美	公遠	昌孺	應昌	輔宸
史克本	定興	容城	定興	容城	定興	定興	容城	雄縣	定興	容城	容城	定興	定興	容城	容城	新城
我培	趙文煥	杜 遵	任雲龍	李毓英	耿啟祚	陳公定	孫維雅	劉士達	王 端	張西銘	盧兆堂	孫紹古	郭騰芳	陳 訓	李祿春	
定興	堯章	君因	從之	蜚聲	爾光	子才	君持	彥符	希呂	廣居	子肯	獲甫	生白	見伊	道生	
	涿州	定興	定興	定興	新城	安肅	容城	定興	定興	容城	易州	容城	定興	安肅	定興	

孟吉	杜派芳	葛延春	陳遜志	牛凌雲	陳 鋹	王士揚	宗善士	門人姓氏	善善士	尚友	善治	夢周	周嘉謀	薛光德	定興	周嘉謀	獻楓	定興
修之	濬美	起東	益之	漢秦	國鎮	爾發	尚友	五	尚友	定興	杜 韙	君可	定興	孫望雅	定興	周嘉謀	獻楓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涿州	定興	定興	善治	定興	定興	趙邦佐	君可	定興	君孚	容城	周嘉謀	獻楓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涿州	定興	定興	善治	定興	定興	趙邦佐	君可	定興	君孚	容城	周嘉謀	獻楓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涿州	定興	定興	善治	定興	定興	趙邦佐	君可	定興	君孚	容城	周嘉謀	獻楓	定興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覲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之差也故知理本無名畫前有易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子欲無

認理提綱

言無字真經要人識得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曰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為已也而說個已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

認理提綱

二

涉縱鴻勳偉儀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闔然二字上得力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事不論嘗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侍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

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嘗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為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復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

認理提綱

三

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為撓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為誣聖矣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効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捷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能破久隔者而使之驟通聯散渙者而使之歸一人自為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藹然生意淋漓布渡入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信

乎窮天罄地無所不徹鐵壁銅山隔他不住綏來動和此物此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達邦家也擴充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一以貫之忠恕而已

耐後方莫良於此掌中金莫捷於此何不試之以觀

驗否 此理之神通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嘗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處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真不是逍遙閑曠的

認理提綱

四

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怍而生愧怍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奮發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頭日子故須把自家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力量保護之於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摑一血這樣喫緊功夫纔得本性嘗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於一氣通融活動廣大高明塵世之冰炭入不

到靈臺妙府中來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
憤處就是樂處嘗憤便嘗樂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
仁為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內省不疚
即恂慄無息自有心逸之妙君子以眾寡小大無敢
慢為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不於此處求樂而
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
孰是開眉之日孔顏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日樂在
其中一日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欄柄也萬物皆備一

認理提綱

五

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 此理之受享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男 化鹿仁順甫

僑宋從龍雲卿甫訂

大學卷之一

大學之道章

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為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
人擡起頭來認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一

小了即緊說個近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欄柄一一脚
踏實地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曉得從本上做
而道自得矣通章只修身為本一句可以盡之○孔
子眼見治天下國家的都徑在治人上做全不治己
縱才情驅駕成個小康而到不得至善去處人自有
個虛靈一竅萬物同體是天命之為人性乃至善之
理只為人於此處不曾透現于思百慮只在天下上
搜求便民風主德總不到家舍己而求民兩失之也

教人兩得之道是個修身而修身為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修身為本也○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着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即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可見治天下的算計都從本來面目上生出離却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修身為本○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即跟物來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二

起之意未得誠意即未誠却非本心果然不知為欺為慊良知自在也良知既在而不得致者又不是在知上有不能解之物乃在物上有不實盡之知也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偽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為提衡而知以物為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大人之學大人之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為大學也又曰在新民見不新民不可以為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為新民即不可以為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非尋常思慮可得天下無窮之計算出於有定之心體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不知止而能得者天下烏有益物原有本末事自有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三

終始道固并舉德民近道則須知所先後古人之平天下何嘗向天下上求平只是修其身耳彼以身應物之時不肯使心之本意略涉於欺而必直以本心之知實達於物此兢兢然只是個修其身也而天下已平矣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為修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乎

康誥曰克章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四

世上萬般都不為緊要惟有自己事緊要這點良心炯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此是天與人的一個本來面目奈何平地都自家蒙蔽了終日終身役役憧憧聖賢看不過忍不住特特說破這件事情恐人不信歷數幾個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意○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已而不論民也○天下

人止有這一場大事千古大人止幹這一場大事畢世勤渠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為天下為自己也這塊痛癢各人自搔不許的然者參入○德原是明的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吾人自體驗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即達其間有許多病痛故須要拿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方得撥雲見日無論顛謬者費大精神即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也看起來這個自字極有趣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五

這本體是自己完全這功夫是自己策勵古之學者為己此物此志也○歷數三聖結以自明令大家一時回首自認只此是人的真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再莫要糊塗混過却大怕聖賢以為不從人間來陽明詩有云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莽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玄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字字可味

湯之盤銘章

嘗見人情說個與人幹事便有幾分懶散即偶為經理終須當有作無那有罄盡精神以為之所者此民生三代之後再不得自耀於光明也夫人當其情之所不急即強為鼓動而神已不禁其自稿其略略塗抹淡淡鋪張即自以為盛德之至竟把同胞之民視為秦越此聖賢特於千古來尋幾個痴心漢為斯民嘔血的事情立個榜樣見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為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六字極其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六

模寫○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却不是求天下的把柄修身為本經綸蓋世皆在藻雪之中○三個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已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話蓋他各人都是於治民之時曲盡其心豈合三人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天下之民衆矣把他勾當都靠在君子身上精神有一處不到即一處受其病一日不到即一日受其病故當宁者為斯民求治其心不

敢以頃刻忘其事不可以一端盡其工不得以早晚完傳者說個無所不用善夫這等事情要只說用即連篇累牘亦不能盡○三王亦人耳當時為他各代之民費盡無窮心力遂使風俗一新乾坤再闢算來那有這樣痴心人○如以為民則懶散可任如其是為已則緊急着還怕遲了新民正所以明德也三聖見之真矣故此章原即上一章已有但不得不各說耳○舊把湯日新為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可是憤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七

憤豈有個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耶
邦畿千里章

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個局段只是不至善總為工夫粗疎本體夾襍不當止而止耳此章口氣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興止以黃鳥興人以文王作人榜樣而以精益精密益密工夫為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樣做法纔把私欲刷得淨本體纔透得

出來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為切磋琢磨在治民上
做也親賢樂利是學修所著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
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屬新民本文自明○至善是
明德本體原只在已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
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修身為本陽明之言曰
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此之謂大人之學最
醒○歷引詩書是通融取義非各為工夫也止跟敬
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蓋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八

念有斷續便一念不光明即一念生懈肆而德不盛
善不至矣精益求精益密便是緝便是熙便自敬便
自止恂慄即敬這一路勾當從無言之地自為摩對
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
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傳者文法加意提掇
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同遊僊侶須乘興共探
花源莫厭深○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解○賢賢
是世世聖賢相傳親親是世世骨肉相愛蓋水木本

源原是君子的大事以為基業者不貼且無味

聽訟吾猶章

聽斷神君負豪傑之氣者皆以自喜然不知待他盡
其無情之辭而後折之已是被他輕侮了則以其徒
恃英斷折民之口而不能憑我明德畏民之志也大
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天覆地載日照
月臨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即民所口不能
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九

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
奸巨猾也被這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
具肚腸另生伎倆耶看起來我之德明而民各自新
若此者所謂知本也○秉彜好德雖是良心而不響
其利不為有德况人君之德舍治民在何處明耶○
不求之民而求之德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章

誠其意慎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慎獨是工夫

兩個慎獨又不是兩事前慎是議論後慎是發明中間兩慎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故外面事體還求做模做樣責以誠意一段生活絕沒肯上這船的夫誠其意是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對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故君子慎獨下一必字煞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十

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個不省的獨字他為不善於閑居而揜著空勞肺肝如見則誠中形外原是不易之理而君子即欲不慎獨敢乎哉十目十手有味乎曾子之戒心於獨也誰謂獨可不慎而任其意之不誠也素為不善者心忙手亂莫掩其中之惡身誠有德者心廣體胖莫過其中之善中外原是相因若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通章境

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厥然情狀潤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曾子萬人必往是極大膽的人提起個獨來却十分害怕只為他眼明手快在獨對處大用戒嚴遂落得在大眾前異樣舒展此書千載下玩之若新有志者試試誠形之理至今還靈不○這一章誠意是題目君子慎獨政為要誠其意也故尾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必誠其意就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十一

指着必慎其獨說
大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長孫 盡心靜觀甫

孫僭劉世冕士望甫訂

大學卷之二

所謂修身章

心不正便身不修傳者看破老脚極力刻畫煞甚痛快此等文字就人情上實落發揮自非千古文人所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一

能辦也○就人心所以不得其正的緣故一一指出總因於有所我輩須以身體驗方見真實蓋忿懣恐懼憂患好樂也是此心應物自然有的但此心本體未感則廓然大公有感則物來順應原是不曾有的今日有所則一物偏據於中把我虛靈真宰逼得失位了心不得其正便說是心不在此語極確當心不在則視聽食息誰為之主不見不聞不知味把此身作踐到極不堪處傳者橫覽字內個個都沒了心遂

個個摧殘其身至不可言則除了正心那有修身之法耶○不見不聞不知味指失其是非之正說他這

等入全在此處曉的精細以為會奉承軀殼還是我輩却不知他當香的都是臭當美的都是惡自以為

聰明的都是聾瞽自以為奉承的都是踐踏細玩語

意言語妙天下矣○不被明師點破誰知一向沒有

心了然心固在也去了有所之念他照舊復位一復

位時回頭把一向得意的作用都似顛狂把一向得

意的受享都是惡穢那作用急忙改之還靦顏半日

那受享急忙推掉還惡心半日這七尺之軀纔有見

人的日子○妙處全在心不在焉一句○有所的一

路神通純是任一已私意橫行將去摧殘天下以奉

一身却不知即所以摧殘其身也

所謂齊家章

齊家者使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

吾身之好惡以為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

吾身之好惡以為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

吾身之好惡以為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

惡的人所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憑主人好惡不偏
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
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今用情既辟一成不返所謂
御孫當家人怎服事傳者模寫曲盡矣這樣個身家
怎得齊故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結之○美中有
惡惡中有美自是當事鼓舞機權全在捐我成心以
肖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適
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三

所謂治國章

此章論治國純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
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全要善看○教國者教一
國之人承上接下都相愛相敬一團和氣全不因財
動念以氣相加也使教民的勾當民皆有而我偏無

則便只以號令硬使他有何不可然人有上下理無
異同我所教民的此身樁椿皆備我但說他他就看
我不言之中其心全不難見他大衆一齊睜眼聽住
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
暴皆一人為帥而天下從之也上之教民雖以令而
民之從上則以好令與好反雖令不從是故君子求
非也不能廢而有無先考諸已知道藏身不怨斷無
喻人之理也治國者安得不在齊家乎古來治國的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四

作家風雅具在歷數三詩他那個不是要教國的人
而只於自家夫婦兄弟父子兢兢求宜政為教了家
而后可以教國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家以此耳○孝
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
子一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以處自然洞
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着蓋知道民之為仁為
暴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
極明的証見這些人不可以令驅直恁如此○此章

痛快在把民情說的透極可以掃以令令人者之興而先把家國勾當闕在一處亦極得力故達治體者是達民情者也而達民情者是醒人事者也○至暴之君令民亦必以仁反字從此出

所謂平天章

一人為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何處去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個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五

流袖褪乾坤的手段也這個道理明明白白在天地間為君者行之不是屈尊為天下計還是得長計議以自為計天下人心都聽着人主合着他心便是他的父母失了他心便是他的罪人我只求自遂不顧衆心衆心既離江山不守矣說起來好怕人君子絜矩原醒的老脚先慎乎德慎字即應不可不慎慎字德即指與民同好惡說蓋人君絜矩便是有德也有德即是得衆而一連說到有財有用復大發聚財之

不可者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為愛財自奉重遂為民輕也不知財跟着人人跟着德慎德者有人有財而貪財者爭民施奪本末非倒持之衡財民豈兩聚之物顧財遂不能顧民而失民豈能有財一句話傷人且不肯受奪了人家過活有不悖出乎到了悖出天命可知有味乎康誥之言靡嘗也然則財物原是末事奈何以為珍寶古來有識見的英雄那個把他看在眼裏就財用說當絜矩已極透朗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六

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着底輔君慎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那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夫賢人必要利民奸人必要殆民所以未從人主發落民心已先有算計切切指望愛民的仁者去奸

用賢全是雷劈斧斷的生活進絕在一人而萬民之
生意方得回春不然如命如過隱忍遷延這其間極
不便於賢者而極便於不賢者天下人眼巴巴望在
上的與他痛快出氣却這樣行徑是明與人之好惡
相反矣拂人之性災必不遠蓋天下人吃盡他好惡
乖張的虧到熬不將去時何事做不出來廿一史上
影樣免不知多少曾子這個卦十分准也大要一通
看來人同此心乖張者只是自不盡心全要忠信全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七

賓主並舉利害通陳曲盡事理之真洞著從違之準
極妙文字意若曰財為民命原不浚民以生君子絜
矩政以此為大段即軍國之需原不可少而生以大
道自不必聚仁者公財於天下而撫我唯后是謂以
財發身不仁者私財於一已而虐我唯仇是謂以身
發財財即可重孰與吾身國而求利莫如以義你看
終事守財義民之所以自效者散財之仁主占盡福
分天災人害國事之莫可誰何者務財之君長折盡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八

便宜則財可聚乎不可聚乎我也不是說國不當利
只為天下無義外之利而以利為利大不利耳要圖
利的還跟我來○仁者就是忠信不仁者就是驕泰
大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張果中子度甫

陳訓見伊甫訂

中庸卷之一

天命之謂章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酌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于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一

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為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為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為千變萬化之根原

不乖戾故可為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

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人生來都抱

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蓋乾坤

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為的本體順而行之

莫撓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撓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

君子為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

東西而人之離道不是在見顯上纔離其失着處全

在不睹不聞之中蓋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二

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為隱微而容之渠得

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汎濫不可收拾者即

是此物君子眼明手快拚死力與他鏖戰務要斬盡

殺絕者誠知道十分利害而不得不如此小心也人

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虧他具眼有這等會

下手的人纔把私心掃淨扶起原有的天命坐了主

位喜怒哀樂未發時那得偏倚既發時那得乖戾來

夫未發難得的是不偏倚不偏倚則空洞之宇無感

不通再沒有剩下的生活既發難得的是不乖戾不乖戾則恰好之宜無應不妙再沒有隔住的去處故說個天地萬物恁樣寥廓恁樣煩夥憑有神通也難照管而致中和的君子却位之育之遊刃有餘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過慎獨人不可不省的本來面目把這樣天大的良心自己不認尤不可不省的拒要工夫把這樣天塌的處所自己不怕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三

君子中庸章

中庸是率性的字號子思就孔子之言而揭以名書首章既把道的家當說了入手即緊提仲尼之論中庸而嚴相反之辨把這假道學說破而真聖賢之本色始見極有意思○這小人他也自謂君子自謂中庸只是仲尼從旁以道眼看破纔說他是小人是反中庸此反字全從相相似上分出觀時中無忌憚可見矣中庸原非鐵板死格良心在我隨感而應感無定

形則應無定法執定法以馭之心便不安心不安處即理未得也君子知中原無定在故隨時以處之變化雖有萬千總求個良心上過的去明白有個定盤針在那裏小人錯認了照依其不拘之用而不得其定盤之針遂做成個無忌憚這其間非真聖人怎能辨得且莫誇一雙道眼試想他辨別兩種是為甚麼更念他一片苦心○率性之謂道原不是尋行數墨生活故學道者全要學時中而千變萬化原不是神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四

中庸其至章

出鬼沒心腸故學時中者全要防無忌憚○君子時中倒還有形迹難解之處小人無忌憚倒似道理爛熟之時其所以差處只在心上君子求本心之安小人求私心之便○孔子遇着假中庸圓轉反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這無方所的妙道反資他不肖之心下一個三字考語曰無忌憚妙哉

上節提破中庸名目趕出假道學扶起真宗主即接

次發揮這個中庸是個不可不能的東西從旁咨嗟慨嘆說盡世人所以不能的毛病挑選出幾個作家以現能字的本相直至惟聖者能之反覆說完能字是一小歇氣○至字不可說成難字上去是方圓之至人倫之至至意言其極好再不容增減也即大學之至善也此是天生成造就的一個恰好之理把家數做絕了然也只是孔子識得此貨此貨本身具足現前就是而人人違於覲面失於交臂個個賭聰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五

明賽力量以為能盡了世間好事而放着一個極好的命根反無人揪採先師橫眼一看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沒一個摸得着的可惜良田永為荒地煞甚慨嘆○道理原是天生成的不用人為却要人能

道之不行章

中庸雖至非孔子不認得他至民雖鮮能非孔子不識他鮮能為過為不及這便是鮮能的去處○知者就其所見以為道却不知是過了愚者就其所見以

為道却不知是及了註中以道為不足行等語要善看○莫不欲食鮮能知味乃就過不及模樣而讚嘆之非又深一層也蓋過者不及者道原未曾離他只是偏錯認了○此等語純是要驚醒人反已一觀通身汗透有幾悞一生之悔纔是得這消息纔不負孔子激切至意

道其不行章

天下事無非各行所知茫茫宇宙盡混當了如何得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六

道之行來夫子此語口裏嘆的是不行眼裏聽的是不明尋了個大智來與列位看重華一雙眼界也須得夫子認出

舜其大知章

當初舜之治民作用萬端無不深中事的肯綮是個行道的鼻祖而其所以能用中者繇他善看出中來中原在民只是民自不會舜就日用尋常裡討出此中妙處全在執其兩端蓋問察所得惡的隱了而善

的也還有講如靠就那一個用便又非中故會在一處提衡斟酌討出中來而用之於民也却須得這樣總裁仲尼就賢不賢上尋文武之道便是這個活法皆曰予知章

天下事雖說能知纔能行尤須能行纔算知知字兜不是無着對的怎憑口說憑說時個個智落天地把守來一考便說不去了故夫子話頭似說他不能守而主意是說他不能知要是真知自然能守繇不得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七

珍重子淵

回之為人章

守江山易守寸心難吾輩也明白有個良知在內而猛間尚自徘徊忽焉漸打撒手力量免偏出不來怎似復聖公拚死力護住到他心頭再沒個失落的理拳拳服膺極力刻畫○中庸原是人性的命顏子恁樣護持也只是個看的明白這纔不枉了擇乎中庸○一善非繼善原一之說蓋隨時擇善一事有一事

之善也不然只擇了一次守了一椿便了一生矣

天下國家章

過不及舉目滔滔舜與回千古寥寥孔夫子提衡世事把這個中庸放在當下仔細端詳見他把世間豪傑一一考倒遂喟然浩嘆這物事不是個可能的查他根繇按他着落無非是命於天率於性竅於喜怒哀樂傳於子臣弟友極平極嘗至易至簡不曾帶甚希奇古怪之形而以之觀人却無能者只為他規矩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八

天成用不得些子做作成色精美用不得些子撓和步步踏實使不得些子凌駕時時趕趁偷不得些子空閑饒你有材幹有氣節到這去處都用不着比量起來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這樣驚天動地的勾當倒還容易下個可守偏於淡淡中庸求個能者再不敢輕易下個可守○不可能全要活看戒懼慎獨便是能的路數只為比量三者故說不可能然說不可能意欲着人知此是天地間第一個難題目做得此

題纔是天地間第一個好手段別的都不打緊做了來也不算強

子路問強章

中庸不可能了中庸纔見好漢因子路問強畫出一個要強的真男子○四個矯字跟四個不字來衆人皆然我獨不○看人之不流的須是不和無倚的必不能立有道不勞失已而塞字難言無道亦知仗節而死字難言○吾人本來一點天性非明明見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九

在然身世之交極難全而護之於心直以達之於事四個不字有多少力量在到這去處一個人也靠不得一句話也說不得默默無言自為張主傍人也不曉得他的深淺他也不管人知與不知好強的向此處尋

素隱行怪章

吾輩為人一生着底尋個老脚只有天與的這一點本心是我家當自己牢牢跟住如行船掌舵直直到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十

底如射箭離弦我自顧自家性命除了這個縱奇怪怪足博好異者之紹述而於我性命毫不相干這一路是情不肯為的即遵道而中廢者亦不知其何解我的性命我自奉持一點真精翩翩獨往即艱難險阻怎容半點退怯單看君子上場依字極妙如人着衣同起同止避字極妙名姓鄉貫雖在世間而一片精神竟跳出聲塵之外我儒家也有避法不悔悔字極妙血肉之身名心難冷初間雖不出口然實大聲宏人就知他則落得做個人情要到其間真真不見知口裏斷也不肯自露馬脚只怕意思間有個討沒趣的來頭便叫做悔只一悔便把一場功行成灰了學者到頭來極禁不得這個悔字到此不悔成色纔足孔子於此說個唯聖者能之見得生活當如此做把這生活定就是聖人本領示學者都當望此處歸依非直謙已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非三十年前遵道三十年後中止也事事都遵道却事事都廢

於半途從少至老都是如此所謂廢者不是便把初
件事不做完只是把初間心不曾滿道字兒原不在
事上論是指做事時良心說大要人初心都要做
人漸漸挽上別念遂把前念丟掉了細體會來此處
有幾個能不撓轉念的要心裏自證不賭口強○只
說中庸鮮能不可能唯聖者能却是喚人不能啟人
使能中庸的滋味只孔子能知他把這中庸尊起來
極有機括真真木鐸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十一

中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先芳開美甫

陳公定子才甫訂

中庸卷之二

君子之道章

中庸屬了君子把來算做君子之道一向人以道為
杳冥子思說破此道蟠天際地無處不是惟其所以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一

然則非有形聲安得當做冥杳的東西也費字極妙
夫婦聖人天地總合上來發這個費字○道者率性
之謂也人或不能滿性之量性原是無所不包的學
者莫把有字的道混猜只就當下睜開眼打總一看
夫婦之所知能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淺近而
不足知能也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有憾者何物
道也不得謂此處為迂緩而不必知能也以本性點
檢起來宇宙間何物非性中物則何事非分內事何

處可不知不可有憾乎求一處無道而不可得
大莫載小莫破語妙天下矣○講道之費極透了因
引鳶魚之詩言此道之上下察而以君子造端夫婦
察乎天地結之察乎天地與上下察相呼吸言道是
如此故修道是如此從夫婦上做起直到至處天以
下地以上無一處非君子經綸之所充滿也○道在
人事上說天地間無非道者政無非人事也除了幹
旋人事那有察天地的法兒○從前說道指化育說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二

夫道無二道也分二儀行四時生百物天也所謂道
之大原也着落在君子身上便全與天相似故曰君
子之道君子怎會有道從率性來性者命於天即天
之所以為天而人得之以為性也中庸一書說君子
之道察天地配天地參天地蓋吾之性即天之命苟
本領與天一毫不相似便叫不得修道此章明說君
子之道則單指化育說者於理何嘗不通特不似本
文面自耳一章之中三提君子豈是無着落的○聖

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雖於聖人天地無害然此處
話頭却不是無害之說如曰無害便是道所不在了
○從君子中庸至唯聖能之是責備人幹這一段生
活此章即緊接把這道的體段說破見是無所不包
的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便是以後各章的總話看後
面把天下事無鉅無細一一說到都是心上放不過
去的都是君子修道處

道不遠人章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三

盱衡宇內有聰明有力量自負為吾道中人者不可
勝數然按他下手處却不於自己身上求一求不把
自己差處改一改子臣弟友之間無非瞞心昧己之
處寧着我負人不着人負我口裏講的極高身子行
的全欠全不老實着底一味浮誇到頭甚麼道兒跟
着你尼山老子把自己行藏底本說與大眾勸他莫
把道字錯認了各按自己身上求來一齊回首當下
便摸着道了道原就在人遠人不是道伐柯不遠畢

竟彼此之分猶有二形道不遠人即人是道原非二物治人以人改非即是忠恕就是良方不願勿施道即在我而忠恕之難也則人貴人意多責已則少愛已意多愛人則少子臣弟友之間四個所求四個未能你看此處是受了那家病痛惟忠恕起來纔能治此病覺有餘覺不足帖心帖意把精神交付在這庸德庸言上兩不敢兩相顧朴實頭幹將去念念聽住自家絕沒分毫走作這纔是為道的家數如今不從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四

此下手嫌庸德無奇另幹些起眼的物事於自己着底處有甚相干怎算做道○此章纔指破道之着落有尼悟道偈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試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字字堪味○孔子秘傳的忠恕為人打開吾輩於人倫日用中試一試看實得去不○下學上達此章即其註脚○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的凡心透出真氣當時百骨皆靈八荒我闡仙丹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臨在苦海裏怨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看破他病痛只是個願外特與他一個跳苦海的法兒回頭有岸只是個行素只為願外外由不得我遂受了他節制一生不得自在蓋外無底止得隴望蜀隨處有個外能有多少心力勾他張皇只一個行素便隨在是素當時即止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濶天空境界甚麼外兒能拐他看一眼兒不願外是極大的眼界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五

素位而行是極真的脚跟不有這樣腳踏實地的生活怎堵攔外面萬般可願之物耶故這四個行乎是滿拚心力在本分上無些子虧欠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不管到甚樣所在他都一齊超脫自有得意為陵為援的情狀那得到此把人生最不能無的這個怨字他以正已無求之法徑自免了上下天人化眾生愁慘之象為快活之景看來命也原不是可力爭之物倖也原不是可嘗微之事微倖的不免弄險恣

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之便宜也小人也是求受
享的君子也是求受享的相提而論君子贏得做君
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為逍遙遊小人為迷魂陣
則會受享的還是君子末引射來一比可見天下快
活之境定從本分無歉中得之行有不得皆求諸已
似乎好自刻苦而俯仰無愧順逆可齊實是會自受
用人生難必者感遇愁帽兜從有知識便戴上了他
那受苦的根繇都從求樂上來不知本分之外無樂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六

地也孔子特特說破尋孔顏樂處從此下手

君子之道章

厭薄倫常不肯當事做的都是要為高遠的人物以
為我輩雄歷一世另尋奇異生活纔得過人倫常忒
卑忒邇豈是上達之人所措手却不知除了日用
倫常再無聖賢豪傑誰道不是卑邇而就其中着底
做來帖心帖意自證自修務使最初元氣淋漓將去
不許攬一分假鈔偷半點鬆閑便把自謂高遠的好

漢都進了降書你看孔夫子這般高遠的人物庸德
庸言兩不敢兩相顧自愧未能是甚樣緣繇故今與
諸公從長計議天地間甚麼高惟卑是高甚麼遠惟
邇是遠真真要有高遠之志的只得把全力交付在
庸行上君子一生只是卑邇便是會登高行遠的作
家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以刑于友愛而順父母目前
便是高遠之實底莫另補高遠

鬼神之為章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

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為陽就此
氣之屈為陰也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
併無可伸此一靜觀而自得者也故屈伸者即呼吸
也在一歲為寒暑在一日為晦明在一息為呼吸一
氣呼吸如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理為二氣二氣為
五行窮天罄地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
其作其止其生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為也此陰陽之
理無形故視不見無聲故聽不聞而萬形萬聲惟所

橐籥萬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一物即一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終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大要天地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默之中自為運用故發皇昭著直恁如此所謂誠之不可掩也○鬼神何心而曰誠者指其理之純然無貳言也獨陰不生獨陽不長一氣呼吸純是一團生意為主無半星死不生之意挽和遂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於一氣之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八

中全沒滲漏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莫添祭祀之鬼神鬼神指陰陽說纔體物不遺如各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祭祀也○此章論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一而已矣大的無邊本領只從不貳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要離方寸真根而求作用也誠字兒是中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

用都自此立命迥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后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於治國精布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性所不能自己所謂誠不可掩也其後把覆物載物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為天聖所以為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舜其大孝章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九

第一節總德尊富享保占盡人間盛美說他是個大孝把這事情做一個案而下斷之拿出德來立起為祿位名壽之主都用必得二字說這福分不是偶逢倖值之物蓋非人之能必於天乃天之原自有必也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天原有個必然此嘉樂之詩咏君子宜民宜人之德而即繼以申命自天也繇此看來莫道天不可問如有大德無不受命之理篇中幾個必字說的堅確此是孔夫子的算數○要知孔子

說這段話是甚麼意思不止照格局推命運乃教人宇宙在手的消息重瞳子也無四目兩口一般是個人兒只憑着一點足色的心腸遂把天叫的應撥的轉祿位名壽即拱揖辭之而不能乃知人巴巴的盼天以福而天不與天巴巴的盼人以德而人不為兩壁廂是誰負誰○大德大字要看孔子認得舜的本領這眼力難與別人孔子生平最得意的一個聖賢從好古敏求中得其底本○三槐堂銘翻弄可必不

西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

無憂者其章

此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位事體幹得好因步步推上去說把他先人之心一一體到雖規模制作與先人大不同而其實是先人之所必不容已者特未至此時不容先設是心耳作意不重特畧伴起無憂二字想其受用是孔子從後看他說他便宜而非文王自以為無憂也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弛然自釋乎要善看○武王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好處全在此便見得到此時天下有了不為過不然何以為述之也將把文王說不妙了武王已是能述而未受命未及制禮又有周公一總把文武之德發揮曲盡看他追王上祀以至達為祭禮喪服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却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夫子按本朝掌故一一玩味見得是善成先德特此說破○如武如周人以為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為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光景一總化却不立通融一看妙哉

西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一

此性千變萬化而不可窮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足色便是會萬古於一息合六合為同堂的一個宇宙大總管切莫把自家看的小了

武王周公章

第一節起個關目却是就後面事起的第二節把孝字義理講明極有機括第三節說敬其所尊第四節說愛其所親第五節總摸寫其意收完孝字第六節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二

因宗廟談郊社而論其義之可以治國最有意味○孝而曰達即以而善字作解蓋孝先人者便只在先人一身上已然之志事求便不叫做達便不得為孝之至今武周之孝却在祖宗與子孫臣庶上着精神即先王當時未必有此志事而到今日則必不能已因一一體到而為之措處修也陳也設也薦也皆先人之所必欲修陳設薦也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達賤序齒皆先人之所必欲序欲辨欲遠也曲折條理無

一處不到無一混淆之事體鬱抑之人心一通看來位禮樂在武周者即猶然其先人者也念念在先人而事事在祖宗子孫臣庶即先人既往而事之者如在真所謂孝之至也說到此處達孝意可完因而合併事上帝之禮併論之推此義之可以治國蓋事上帝必欲當上帝之心而後為事萬民萬物上帝所生吾使之一有不遂可為事乎祀先人必欲當先人之心而後為祀子孫臣庶先人所遺吾使之一有失所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三

可為祀乎故報本之念誠真則彌綸之事自廣窮天罄地無一處非仁孝之心所灌注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自是極的確之理要信得及○寸心真篤六合充周於此誠得性體中庸大旨不外此

中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越君異甫

袁士美寶甫甫訂

中庸卷之三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的是為政孔子告的是做人說為政便撲在天下國家上求治說做人便撲在已身上求修文武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一

治成周人以為治天下國家也識老脚的只說他是修身蓋身不在人外也治不在修外也修身只是誠身也誠身在於明善也這生活不靠天的稟賦只盡已的擇執以千百當十一自化愚柔為明強莫謂文武之政為可徒舉亦莫謂文武之人為難再做也有這道即有這人有了這人即有這政看來誠之一字原是籠天蓋地真消息擇執之功原是脫胎換骨真路數孔子此章直要把哀公活活的變成文武○

哀公剛開口求個治人的法夫子就把他祖宗之法

說起叫他須做祖宗般一個人如無那般人那政只

好終日扮演套數耳前兩節是通章肯綮人存政舉

四字大意已盡一連說到知人知天總在哀公身上

緊緊搜尋教他急把此身放在名教中而親親尊賢

為等為殺上心着意莫當做可緩可急的生活是下

手先把哀公帖身幫住不許躲閃然啟其端未竟其

說指其大未究其全因款段從頭臚列件件套在身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二

上又知他氣稟愚柔說破做人老脚打起精神轉凡為聖文武只在覲面間矣五達道是不容自外的規矩三達德是行道的本領一誠是達德的實際以實際的本領去做那天建地設的規矩即資稟異難易殊而到得成時同登聖果故不患不能智仁勇只患不好學力行知耻耳知此三近則達德實際在我而吾身規矩何難實踐此原止叫做知所以修身而身於何憑修於何傳治人勾當一通在此天下國家裝

入囊中矣那有為政不在做人上的道理試把九經一一列開效皆實效事皆實事離了一誠何處討九經下落故只要實能了三德便自活拉出九經天下事如沒有個先停當的把柄臨時鼓急求幹得去那有此理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遞相邇來全要個反身之誠誠之為物雖肫然一點不見甚麼多端而達天貫地無處不透天下事最當前定的莫過此一着而人之不誠非是好為詐偽只是不醒吾性的本體性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三

命於天粹然至善原不容偽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未能不思而以擇善未能不勉而以固執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此道果能愚柔自破活活的一個文武出來何政之不舉哉每說氣質可變處精神抖數末用兩個必字豈是誑語○先說政舉在人存次說人存的道理不有孔子之言誰知為政在修身又誰知聖人可學而至○前邊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後邊相呼應許多所以字亦相吞吐中間九個是前三個

之花名後一個之實地非於九之外另有所謂一也

○此章字眼繁人苦其太雜階級多人苦其不貫然融會其意則一篇文勢有呼有應或行或轉若斷實續或撒或總若離實合精神極鼓舞步驟極跌宕只活看便得若執煞字義徂定畦徑便不能通○天下之達道五突然發論不順接上節而其細開五三一實遠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脉來修道之要一言之曰仁三言之曰智仁勇一不少三非多也三莫非一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四

也又復歸智仁勇於誠誠非加於智仁勇不誠不成其為智仁勇也誠即智仁勇之實地智仁勇即誠之花名也近三德即近所謂一也一真為主萬境皆通身即於此修而天下國家即於此治也歷指九經之事何莫非一真之所貫徹也蓋天下事未有主宰不前定而可應用者言事行道莫不皆然彼不誠者自困之術也故誠之為物最為要緊即天道不可及而人道當自盡苦盡其所以求誠者而誠自在也明即

智也強即勇也明且強即仁也三近與博學五樁非重也前其略而此詳之也九經不在五達道外也博學五樁亦不在九經外也倫外無事也事外無學也

○吾人內照原有個現成文武在此只為自諉愚柔把自已面目埋沒了若忽然奮迅用擇執百倍之功本來文武面目頓露可想孔子當日對君神采滿座飛花矣○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豈是人為原是天然自有的分別吾輩就中看出自然而然的故便信道

由書說約

中庸卷三 五

之大原出於天○達道達德俱用達字都是天下同有的規矩同具的才情君雖尊跳不出道去質雖庸滅不了性根○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此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真實而無偽也註解自明○凡事豫一節泛為統論以起下文護上信友順親都以誠為主非獨順親也論誠而以順親起手此有至意不可不察蓋人之不誠先被於親故天下無一箇能順親的人也至邇至卑而高遠誰及之者不誠由不明善者蓋

不誠者詐為善也詐為善者不知善為性體原極真而不容偽也

自誠明章

意原接上章重明誠一邊說自然誠者既不可多得終不然為資稟所制把這件事便讓罷我自有一條路數做將去直令斗轉星迴是這個明字着實明起來自無不誠之理雖比自誠明者費些力氣到得能誠與彼何別他也是誠明兩字我也是誠明兩字

由書說約

中庸卷三 六

只是自法兜略有後先耳但得全會何論後先子思此語吹起普天下做聖人的精神從今後再不乞靈造物了○人只為不誠便弄出許多糊塗勾當又只為不明便安了許多詐偽心腸看從來神奸巨滑萬樣機變也是個從不明白上起

唯天下至誠章

性者人所得於天而以為心者也天地萬物通為一體本來面目原如此特人被私欲夾雜不能盡耳性

之體既包天地人物則性之盡就在天地人物上下
手不能盡人物參天地不叫做盡性故說個能盡其
性便是把人物盡天地參了非曰既把性先盡完而
後去盡人物參天地也論實地只在人物上是下手
處非於盡人物之外又有個參天地也參天地在贊
化育上天地能與人物以性而不能盡人物之性便
是化育所不及處向非至誠的出來則人物有性終
難自盡隨時隨處都溷淆敗壞不成個世界便是化

中書說約

中庸卷三

七

育窮了幸得盡性的聖人一點真精貫徹三界盡人
盡物使天地成了全功虧他虧他雖是個七尺之軀
真真與天地門當戶對並列無慙誰知我這徑寸中
藏着個通天徹地的神通自不提提憧憧伎倆有多
大乾坤○天地間一處沒有聖人便臭街爛巷你只
靜中觀萬物看他位置其妥當處虧了誰不止一時
盡性萬萬世人物都是賴當初聖人過活即聖人既
往聖人制度浸微而到底有壞不盡的大綱○人性

原是極善的只禁不起一個不誠試自體驗仁義禮
智誰不備具只一個念頭不真便都成了虛應故事
非盡性之難至誠之難也

其次致曲章

合下至誠自不易得尋了個學至誠的訣竅只在致
曲偶露之明人所皆有只是自不保認都錯過了下
個致字有許多力氣在就一隙中透出天光即奮力
務要達到機動則引而日長竅開則迎而輒解莫小

中書說約

中庸卷三

八

看這個曲此曲實實的能有誠也一腔實意出身加
民推準達化便把天地間萬民萬物無不呼吸於一
氣之中到得能化至誠何以加焉現有這條路數快
快來尋○曲在人物應感時露故致在接人待物上
致發越光輝感動變化都從一隙之明擴充出來

至誠之道章

前知兩字要看到中用處蓋經世理物的人日日都
有當行當止為甚麼至誠當事其所行所止偏與人

別從旁看來一向都把禍福歸在數上以為鬼神所操人無奈何偏遇着至誠之手轉禍為福恰似鬼神聽他驅使的則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也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似亦禍福之先幾而已居其後矣至誠不俟此而後知也直於其善不善先知之耳當善不善時絕未有禍福消息而至誠於初分之界洞見其微預先下手禍福之權不為鬼神用而為至誠用矣謂曰如神真個不說○善不善若寫在紙上誰不曉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九

得只在當身起念時便有許多情識齊來遮蔽不露人對面成迷了故須是一點雜念沒有的纔徹底照見除了至誠何處討這雙慧眼○天下萬事都屬後着只一個善字居先人之性也天之所以為天也依之則吉悖之則凶使此理或爽則天地亦壞矣黃山谷大算數從此套出

誠者自成章

此章就誠之一字譯其關攝按其着落說這東西是

人之所以自成的而自之作用一總在物上那自成不是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人把物我分了內外遂欲離成物以為自成夫形有外內而性無外內誠者出來性體全現把外內合了故千感萬應無處不宜看通章意味重成物說怕人不醒的自成又怕人把自成當做成已而已把柄在已着落在物離却一體萬物再沒有自成的法兒○自成字下得極懇說形色全備莫不得人一點真心是自家完結的東西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

自道字即跟自成下出自家勾當為誰勤渠待誰央浼少不得自家上緊○自之為自原備萬物一物置於度外則已一處有缺而物之徹始徹終都要這一點實心如無實心則都是虛套了故曰無物我既不可使一物不備安得不盡求誠的工夫○至公至明原是本性只為不誠遂不公不明了不公不明故以已為內與物不相干以物為外與已不相干外內不合所以自私自利而不顧萬物之安危幹出來都是

沒天理的事怎麼得好今說個誠者便仁了智了仁智現而外內合不肯以己為與物不相干物與己不相干隨處泛應都是一體萬物的心腸怎得有一措不宜○仁智是一個仁的心即是智的心子思說仁也智也是把歸一處話故緊頂性之德三句時措之宜專在成物上說智處正是仁處也後儒乃當作分開看遂把成已成物也分了豈不大差然仁也智也二句不合上下文看鮮不當做分開的話○樊遲問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一

知人一章機可參觀

至誠無息章

上章說誠者非自成己所以成物此發揮成物之詳直比天地見得誠字是天地之根無邊作用總不外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君子求誠者求其與天地相似也○先從至誠說他博厚高明悠久之業舉萬物載之覆之成之直與天地相配一誠所致自然如此因接論天地之道以不貳為不測博

厚高明悠久而萬物覆載功用無邊可見要覆載萬物須得博厚高明悠久要博厚高明悠久須得一誠此不易之根宗也意既已明復以詩論天命文王者合攏束之兩個所以字明點訣竅純亦不已亦字明會根原人人自有個同天的路數在反求之耳○天下事是真的不滅是假的易息應接萬物誰沒些恩情只為念頭有了攙和不是真實惻怛的精神便半公半私時作時止怎得純嘗總然極力支撐着意照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二

管滋味兒只見薄邊幅兒只見窄氣宇兒只見卑光景兒只見暗條理兒只見忙亂氣脉兒只見短促如何載得物覆得物成得物怎麼比得天地只一個至誠出來滿腔真意隨處淋漓普天蓋地總歸大治之中容執敬別血氣尊親便是此節的條件子思每說至誠必到配天不嫌重復見理之嘗然原非誇大也吾輩須於這一步消息要當真認一認便見吾心非小具足天地只辦一片至誠心把萬物都覆載成於

此中豈非妙事○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徹頭徹尾只是好生再沒有不好生的一毫來隔斷則本來如何到底只如何沒有別個更端故曰其為物不貳人雖稟天命以為心而不能不攙別念一攙便貳了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只患根本不如天的根本天的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了他那根本便有他那功用

中庸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龐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超君玄甫

孫立雅君建甫訂

中庸卷之四

大哉聖人章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一

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於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充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這道還得這人苟無至德至道不凝美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這道是從這性上制出你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要凝道便望着道之根本上着工夫故尊起德性來不會尊須

要學不知尊須要問這學問工夫着實幹去把心要廣大着寬廣廓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着私欲束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如嫌倫嘗為小節而任意疎畧則一事打點不到便是德性的一塊破綻求廣大越不廣大了故致廣大要盡精微於倫嘗中事事物物都要盡心不使一處疎略便是致廣大的法兒把心要高明着超脫透朗原是本心卑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了故要極高明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二

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嘗坦易的如嫌嘗道為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事不踏實地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於倫常中樁樁件件都要平實不使一處放曠此便是極高明的法兒溫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遍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的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

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掀起來使立於天地之間不如今一之凌夷衰微也這便是德至了便就做道凝了是故為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何也人不能行聖人之道都是好逞意見不知尊德性的人凡事只要上達却不下學以倫嘗日用為粗淺故離却精微以求廣大離却中庸以求高明終日求新奇而終身不能見道處處無有真實而事事敗壞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三

名教他為上便意傲不能下為下便技癢不能忍有道時不能欺世無道時偏足招災君子以問學尊德性凡事都不是憑意見的廣大以精微而致高明以中庸而極識見生於溫故之餘經曲振於真實之內怎的得驕怎的得倍怎不足與怎不足容詩上說明理省事的人能保其身上而驕也下而倍也見棄於有道也不免於無道也都是不能保身君子以問學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愚而好自章

為下不信是個題此便是做此題文字以仲尼之言立案中間發揮極透還以仲尼之事為証○三端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一字總之曰禮○此等文字極有吞吐大凡為下而倍的都是恃這自家本領足以制作不知制禮作樂雖本於德而這個權柄非無位者所敢也不是天子議不得禮制不得度考不得文今天下那有一個自己行事的則作禮樂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四

不止有德全要有位任你通天本領位不在我不敢作也試觀孔子是何等抱負豈不能斟酌千古另立規矩只為無位只得束手

王天下有章

重在善上善自然是從的除了無微不尊兩樣那有不從之理故君子之道從自家德性章為庶民功令是極善的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可通的此四句特說他制作之善鬼神后聖疑於不可知然以理通

之原可不疑不惑非虛詞也這樣的善制作如何不能使民信從乎萬世取法何況當時可見人心之信

從不是可強的只要個善要不是這樣善民斷不從未有不如此輩指善說○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一個理天下外不了一個理外不了一個心你看一點良心之以為自然而然而不得不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三王之所以為三王后聖之所以為后聖然文法吞吐不為三王后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五

聖天地鬼神只為民從說看通章要認的主不然一句一個理不成中庸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共來認這個全會的教主○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

立其宗文武並其指與天時同慘舒與水土同流止
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真是堯舜嫡傳文武護法闔
在手行止生心論他這一點神通真是廣大除了天
地誰可譬他然看譬如字則無不覆載錯行代明都
就夫子妙處而一一比擬非空論也並育不相害並
行不相悖就指這四句說他妙用而却歸在德上曰
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即此物此志也故看聖人要在
道上看便無邊岸無方體神出鬼沒不可踪跡在德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六

上尋便舉念而得德只是一個小處是支派大處是
本原從支派看他分明却是本原中原無窮竭大德
不可見天根在此○末節口氣緊頂譬如說則明是
指仲尼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要看出時中來二
句亦一事非板開者須想道並行必相悖的緣故夫
子本領全於此見奇只是個活道非死道耳這個活
道從大德生聖人這捷法便是天地的捷法玩所以
為字與此字則末節原是說仲尼的所以大非徒於

言外見意

唯天下至聖章

從來說本領縱極廣大到天字跟前不免畧讓一頭
地子思開口動說配天也知道信不及的必以為言
大而誇遂把天下至聖的本領一一詳細刻畫出來
真真配得過○天以下凡有血氣無一個不靠至聖
作主這南面的所在不是容易坐的有一件本領費
巴結便厭不得民心有一處不厭民心便臨他不起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七

聰明睿知的資格纔做得這臨字的生活容執敬別
總是臨的物料幾個足以有極耐咀嚼蓋誰不知容
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為天下忒大都靠一人只就
容一邊試看無近無遠無寡無衆無久無暫順者逆
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這其間縱
是大慈悲的也喫萬般情狀刺開極了看看的容不
將去全於這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個字極力畫出
容人的體段任你多少寥廓境界沒有包不過來的

憇你多少長短情形沒有耐不過去的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字字勘磨何等趣味真真的足執足敬足別至誠的本領只在此節最重有了這些足以真是無涯際無窮竭從天淵為時出把萬民的身家性命算計云為都綽綽有餘的包在裏面你且看個個受其容執敬別之作用是何等恩澤自非病狂豈有不敬信悅之理窮天罄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說個配天端的不誑○把天下總呼吸於一氣之中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八

纔得受用而呼吸之法不越本性此章是天下大本的花名配天的註脚

惟天下至誠章

中庸到此將完總把至誠能事收一收括天下大事於真心實意之中因把他本體刻畫一番而歸其知於達天德者隱隱逗下章衣錦尚絀便可接的去下章論入德工夫至於與無聲無臭之天載同體便是達天德者德是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心攙和故

曰天德入德者從闇然措手把人心去盡便與天同體故曰達天德○大經原不是該有差錯的大本原不是該着倒塌的化育原不是該無關攝的自有倫嘗自不去料理自有寶藏自不去培植自有干涉自不去知會想起來喫了那般的病痛只是個心田不真實而已唯天下至誠能得此事須把良心提起就天地間事物一一實落體驗便見此消息倚字借力之謂至誠者一點生意淋漓布護函天盖地作用無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越有倚越做不得○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也○人以虛名係籍聖賢者也都有些恩情所謂其仁特實意不至算不得脛腕也都各有些抱負所謂其淵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淵淵也都各有個乾坤所謂其天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浩浩今至誠經綸立本知化再沒有看的透清處使的露底處撐的破邊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九

處故曰眈眈淵淵浩浩○苟不固口氣緊接其仁其淵其天此原是不可不知的然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分明以達天德望人○中庸每論知字都活猶言所謂省的也如此看此知字纔中用若止說個非聖人不能知聖人便把其次資性的都拒住了大非語意死誇上智作甚麼用○中庸或言性或言天或言德德即天之所以為天而命之為人性者故又曰天德仲尼本領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緊頂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十

此二章原有相跟互見之意德只是一個容執敬別總是一德而異名經綸立本是一樁事而兩名之大德無名名之曰天德惟至誠為能盡性而非明善何以誠身達天德只是明善不達德何以入德德是天命之性其功用在天下其本體在獨知天的本領也是無聲無臭故達天德者在人所不見處着意這是聰明聖知的人大凡的然者都是糊塗○前章聰明睿知聯仁義禮智就是這句話至誠外無至聖也

衣錦尚絀章

大凡臨民出治的都講德但把德望着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起來越與德遠了衣錦尚絀正是不欲往外炫耀只求美在其中也往裏斂的闇然曰章往外炫的的然曰亡蓋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也君子純是內實全不外假外若淡泊而趣味在其中外若朴畧而經緯在其中外若混沌而辨別在其中知遠必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十一

由於近知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矣知微之顯便圖顯於微不去外邊彌縫專向自家簡點默默內省只要個本心自慊君子所不可及全在這人所不見之地夫動也言也人所見也在人所見上塗抹便待動纔飾敬待言纔飾信萬民之前色莊屋漏之處負愧在人所不見處修持其敬不待動其信不待言離萬民而若對顧屋漏以何慚夫動而后敬的那個敬敬非真心動是故事言而后信的

那個信信非實意言是虛聲是一味粧點一味牢籠
即賞與怒而民之不勸不威自若不動而敬的這個
敬敬是真心動是實事不言而信的這個信信是實
意言非虛聲是何等德意何等恩澤即不賞與怒而
民之勸威自神若是乎從微入德者之能化民也惟
德不顯百辟其刑詩人知德者也是故君子平天下
全在不顯上幹只篤恭而天下平矣德只是要不顯
不顯之德方能化民畧顯些德便不至故聲色不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十二

大還是顯德輔如毛還是顯須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此德方至大約天之日章者以天之闡然也無聲
無臭便是天的闡然修德者到無聲無臭地位與天
一般其德方是至則化民者安得就顯上求德哉
中庸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李湛還白甫著

門人李湛還白甫

孔子學抱一甫訂

上論卷之一

學而時習章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時習是甚麼事
尋嘗論學動以博文為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却不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一

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到不如依
註中明善復初還是其實孔子原有正經註脚則大
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為頭腦以天下國家為着落以
誠意為樞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
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謹恐
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
語動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動言心即性也即德
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

據當下之人心以為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為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自以為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聞見莫非學之功而不實用慎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為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悅曰樂曰不愠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考究記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二

誦摸得着○所學何事自當明白而夫子此章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乖學而易厭夫理義悅心原自雋永只為工夫間斷衆妙之門不開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悅可知已遠朋就正一脉道氣生民而目當吾世而重開性命生活得吾徒而大咤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愠更是別有天地非人間誰不知學原為已非為人知然名根未斷人不知時縱強支

持終有愠意只幾微含怒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為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之外未敢多許也夫子論依乎中庸便說避世不悔又自謂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可見這個地位是聖人是君子註解成德二字德者性也不加不損性分如此性不虧便是德成玩不亦君子乎揣量骨法自己也愛此章孔子自寫生面三個不亦却跟一個時習討出弟子不能學者政此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三

習○人自生後日被惑憂懼三盤網倒落得個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頭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時習二字因在世界上習動中煉性原難所以人多熬不過每每半途不如逃在世外較易脫灑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禪氏也聖人強處政在難熬處超然纔得真

性命完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索隱行怪與道不遠人兩章政好參看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這個學一生只一件生活做不盡默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也共學共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朝聞夕死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心謂之正心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四

修身隨其居處有高下作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身修即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庸再看論語便醒○仁人心也第二章緊點出仁來又提出孝弟為本煞有意思

其為人也章

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實一物於度外便非為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

起蓋一本之親尤其是生意結聚處此處能忍再不消講別人了故親親者自然仁民愛物而所厚者薄無有不薄堯舜之道只算做孝弟論語發為仁條件種種臚列而說為仁的根本提出孝弟當頭煞有深意○本字最妙如樹之有根只從此處培養則生意自然淋漓塞天地橫四海仁覆宇宙祇叫做個孝子悌弟故此處說個為本是全付精神都灑在上面非直比別事先幹而已○要明孝弟為仁之本須放下別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五

念獨自個澄心靜觀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人為甚懵懵忽忽把自家本根一向埋沒的幾盡本既不立道自何生又何怪做不出好事○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此意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為守先待後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道而歸之於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極明不必又添註脚

巧言令色章

仁者極真懇的一點生意自運自行與於穆之命同無聲真巧令二字畫出的然的真相即此外炫心腸便把自然生意燒斷了○此不是誦諛人乃是粧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吾人自把無言之地拍一拍逐日言色可觀處是怎樣來闍然乎的然乎為已乎為人乎即成象成爻悅萬耳而愜萬目與本來性命有甚干涉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六

吾日三省章

此纔是真仁者嫡派三省字全是人所不見處用功忠也信也習也有甚麼一定分數若論人之耳目儘足打點將去如不就無言之地自為省勘誰曉得他欠了多少三復此章令人忽然驚覺汗透濕衣○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躲不過隱不下然却又是與日俱新窮無窮極無極曾之日省湯之日新一樣生活○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內省

何處討復性工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發此理

道千乘之章

五樁兒件件詳來都是求一個心上過的去為國這様用心所謂天德王道也蓋千乘在握無一民無一事不在主心上寄命我一處不盡心國必有受其敝者敬信節愛時使那樁事不在心上擷算斟酌怎肯任已之便而不恤國事此即修己以安百姓○真經濟極平嘗只是個實心做事與人異大凡有國者日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七

用職掌那個少了一件而逐端查考慮處不妥○高談心性者付以國事便不理天下那有世事外的心性省身之下續以治國亦似有情

弟子入則章

此是孔子教條良心人所自具而得力全在實踐上孝弟敬信愛眾親仁總是力行而學文者亦非枝葉聞見也蓋此心此理今古所同合千古聖賢之議論注措始發揮詳盡學文所以為吾行也即其行之所

已合開其行之所未到孟子尚論古人孔子好古敏求同此路數○餘力字活着隨時有空閑處便不是然畢世難盡何以有餘○孔子論學強半指着落處說依他做去纔是實地蓋良心之着落全在事上實事不盡更何言學一會說總數一會說撒數各有攸當然除了撒數沒總數○聖賢經傳原是發人心性之理以為力行之助而後世記誦之學把所載的話頭根原主意全不理會與自己身上無干涉只在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八

口裏講而前說這樣學文算不得學文先儒謂之玩物喪志

賢賢易色章

此節說破學字的真解看易色竭力致身有信此於人生來真職分毫無愧色便是天地間一個真學者學而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麼用○這四樁每靜言思之着實不敢強口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

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脉

君子不重章

四段是一套生活反而思之字字中膏肓也威重不是色莊乃精神內守不如此固不得學固字有趣一念之忠信人未必無本領全在主字上友不如已過而憚改是人不能自禁的毛病然這一友這一憚却是了不得的下場兩個勿字是自己救命的靈符○要緊生活盡於此劈空點破待有心者上手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九

慎終追遠章

風俗薄惡原以無所觀感把本厚的德性出亡在外全在為上者以身提醒歸字有景

夫子至于章

溫良恭儉讓是太和之氣孔子學而時習把天與的一點生意葆養渾全根心生色自然如此凡在應接孰不心醉即後來未必能用而傾蓋之間一觸即動天為主而不與焉許多不濟念頭此時都未及萌

○夫子之求之也是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文法從來無無文法的經傳

父在觀其章

意重觀行邊三年即指父沒說道字便是善而不可改的何必斡旋別意聖人一處話祇單對一個症

禮之用和章

意為後節抑揚說起和原是禮中趣味然豈是外禮而成趣味者知和知字極可惱他自以為得禮之意

由書說約

上論卷一

十

遂敢棄禮夫禮和是一件怎生離得不和則不成禮無禮何處討和晉人放曠都從清談莊老中來便是他知和處他甚據大道理以濟其自便之私天下人借為口實大壞綱常此章早已先罵倒深心苦語有關世教

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因也原是好意而往往吃虧似乎天下事未來如漆意外者只得聽之而非也事越不過理去

理原是可預操的教與免後悔的方兒只在慎始義之所在即未嘗言亦當從事禮之所在敬人處便是起人敬處可親之賢即無因者亦宜以為宗也○此為有意思做好人的說

君子食無章

學字兜影占身子而已說不得好畫一個好學的出來兩無求把人間安身立命的巢穴折了拚性命在事言上下手怕未協於道就正太方何等功夫真實

由書說約

上論卷一

十一

是好○人生天地原有當盡的性分見得這一路着急心裏念裏再沒別個可以攬得不繇他不如此故論語一書全要曉得頭腦則觸處洞然不然為甚麼貧而無諛章

處貧富是聖門大關頭超出一世全在此而工夫却是無窮無諛無驕已自有趣樂與好禮更自會心學者拚一生精神狠求進益細一層覺一層之粗深一步覺一步之淺子貢切磋琢磨之悟破的矣與此等

人言詩字字都中用看來咕嚕之學執滯死板全無靈氣不足與言○言貧富便是往未言詩便是來告往知來往中原自有來特人未能知知來纔是醒的往如於本題外徑無端杜撰一篇議論來却不好而從前反欲於處富貧外另求一學的道理甚繆

不患人之章

人不知已所失何在已不知人所失何在豈不自明而人之患却倒用了夫子與他掉個過○名心着實難冷也不管他中用不中用便儘力患起至於不知人原自不覺從何用患然要曉得關係於已纔肯患

上論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十二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衷實完一甫

杜允芳湘美甫訂

上論卷之二

為政以德章

德是天命之性民物同體而聲臭俱無者也為政者以之默焉自運便把天下手心都提在手裏○本文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一

明明為字而從來說無為口不煩言手不煩指天下自化可是曠曠以德兩字無限拮据只說他主意是以德耳○看取譬語頭是不下堂而天下治的意思治天下原不待下堂○日應蕩幾何嘗不勞其心是為天下而非自為其功是闕然而非的然○人自各具一徹天徹地的靈根只是自不提起非民之難化也中庸一書總發此消息

詩三百一章

從來經書千百其言使亦千百其理則不成經矣作者之意只是一路總向人性命處下手如用兵者正道坦道左犄右角或分或合長兵短兵無非合力以破敵人耳夫子此章唱破六經消息提起萬世窮經者之心持此法看去覺千言萬語都攢歸我心誰想這片無言之地被古人弔拷沒躲處註中感發懲創二語自確

道之以政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二

人人都有良心雖汨沒之餘不能滅盡只是有樣子在面前便油然而感動自愧其非而自即於善如只迫以政刑彼目中原不曾見心中自不得動徒以規避成頑鈍耳民生三代後不得睹有道聖人遂使本心無自見之期可隕涕矣○德禮非廢政刑政刑亦是德禮但一則文告是憑一則躬修為主○此章即為政以德意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錄吾人天命一個至善從起初歸依於此而中間功夫淺深有日異月不同之妙蓋體驗愈久本體愈親自然之理也○不惑指學之似是而非毫釐千里說到此處惡的已沒了只怕善有難認處蓋天命之性雖極正大又極精微非功深力到那其間有老大歧路容易溷人○批頭原在天命上用功只是知字免到五十時纔敢自許此理原命於天自然而不是人做作的須還他個自然纔是學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三

○慈湖論不惑極是陸象山以乾坤易簡為學的規矩便是知天命註疏○耳順者無處非天命也言者不一而聞者能一言者有得失而聞者無疑悟是話到跟前無不立破○從心不踰只是爛熟然歷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夫子自描一生所得畢竟有描不出處執定字義揣摩如隔板猜枚水中撈月有甚相干啞子喫黃栢這苦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尔自喫

孟懿子問章

不是夫子自解幾乎把奉命當孝了三個以禮乃對症之說言踰分奉親不得為孝然此是俗心通病亦不特懿子為然

孟武伯問章

不言如何為孝而以親心告之極有機趣然此必是武伯對症彼寬說者未足語道也

子游問孝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四

養自是不可少的特不可不敬犬馬之喻狠絕教人當不住

子夏問孝章

色難二字從虛處下此一拳把人不自覺而不能自強的一條線索兜底提起

吾與回言章

喜他之極撰此文勢然亦見露聰明的是不聰明此道非才鋒智穎所可語也○私要活看只是既講之

後自為運用處以其屬於回之自用故曰私畢竟是

視聽言動孔子看的見處○發字全在踐徑之外人

看着亦無甚意孔子覺他是發我之言○退後去省

孔子只恁有心人除回外聰明伶俐的都被他看破

本領去

視其所以章

以字易知由字便不理了安字那有於此留心者然這一個字是人不自覺處不自藏處也須得這雙道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五

眼是弟子不能學的○察字有別樣眼力從冷處入不用多端便把他本色判定如守一生纔知之算不得察安了過後神相誰不會

溫故而知章

溫故知新是尊德性的學問廣大高明精微中庸良知所包原無盡藏向此處用時習之功無處非故物所攝入無時非新機所迸出愈溫愈知愈故愈新故故無窮新新不已可以為師者有本之學纔能提醒

羣蒙也糟粕俗學窮年故我全無一些靈氣來動得人為不得師

君子不器章

與上章相連亦似連類器是憑才質的故有能者便有不能君子從本性起經綸左右逢原那有拘而不能通之處○教天下人幹天下事還須自得者能無窮有本者能妙用

先行其言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六

口說到天邊身還坐家裏普天下學者大病孔子把這個先後替他掉了過有味哉子貢面上微汗○註中二語原非對待

君子周而章

公私二字極確細體乃見萬物一體原是本性沒來絲就其中尋幾個偏用其情是甚麼意思君子淡小人濃淡的寬濃的窄君子不可得見矣遍天地間都是結私緣耳

學而不思章

千經萬典都是為人心發揮心體無窮境界被他一道盡學而思則合古人於我而以體驗自得思而學則合我於古人而以印證自安夫子說罔殆兩樣斷盡學者病痛

攻乎異端章

天地間原只有個同然是不可不攻是越攻越好的提本來之面目範一世於平康既謂之異端從毫釐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七

差千里容易混人認賊作子全在此奉此念以往彼假念的神通與正念的神通一般燒天攪地都從這攻之一字上起

由誨女知章

世間事原是知不盡的雖聖人亦然為甚麼不肯自認一個不知即此便是自欺了把知的本體全然失了知字原自有正解只在不昧其心聖人於此喝破雖對證子路而理原如此學者把知字錯解了遂欲

知聖人之所不知聞見愈多覺性益錮豈是小關係

子張學干章

干祿兩字說盡天下萬世學者的心腸聖人與了他
在中之祿把自己一生樞機做成寡尤寡悔性中受
享不比尋常向以為祿須是朝家所予豈知吾身現
在○多也闕也慎也真實修証所謂為己之學原不
是為祿而說個祿在其中是連教帶掃的話

何為則民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八

直者責難枉者獻諛一為君所不樂而便於民一為
君所甚暱而便於民一舉一錯是天地心霹靂手
有大主張在是何等為民而民不服不如此人與怨
家與仇如何肯服一句不服利害的際

季康子問章

民俗難強而民性難滅都要從無言之地動他○一
介之士持身不苟見者斂容矧主上乎莊不必專論
容臨不必坐朝時敬亦非對面時踧踖也考慈而忠

者見好學好以恩報恩也舉善教不能藉激揚為鼓
舞原是提醒人心妙法

或曰子奚章

會得人生道理無學術政事之分只是個素位而行
把帝王賢聖都作一路生活看是亦為政奚其為為
政微語最可會心
人而無信章

要行得去須人信我要人信我須我可信信字兜不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九

是才能然其為行之要領比才能更喫緊這個消息
古今不易○細驗來耳目口鼻都是活套東西憑甚
麼令人信我夫未至其間而敢保其必如何只緣着
平生不扯謊耳扯過謊的即偶然是實人亦不信做
人至此寸步難行

子張問十章

綱常是永易不得的即革命之際而此亦必因其有
損益不同政為因此禮耳故損益是因字上逼出來

的不可作兩般看○張也每求難事夫子都說歸易處見天下妙道都是平常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此乾坤消息不是人的本領人遊其中為所用耳

非其鬼而章

各用一句考語是眼看這人下出的想是一個人遠鬼神務民義一條勾當○謠字品格低無勇字本領不濟這都是人不肯甘受的而惱其名却居其實要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十

不是謠非所當祭牽也難上為甚靠前要不是無勇明見大義挽也難止為甚退後

上論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龐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紉芳洲美甫

宋文儒我醇甫訂

上論卷之三

孔子謂季章

君子於其不可為處斷乎不為不只是不敢全是不忍夫子下一忍字極有意大夫舞八佾是把天地間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一

頭一等不該的做了從此再無不可做之事孰不二字有來歷的緊○天下莫大於王王的且僭更不好僭誰

三家者以章

也不說他不可可就其中點出奚取二字極掃人

興

人而不仁章

此仁字便從忍字作對人只為這點惻然生意難以

欺滅遂做出禮樂來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的儀節都是模寫他心之不能自己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何也夫子此語道破禮樂的本象令人來認

林放問禮章

天下事實意為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偽耳老子以為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得為薄特無本則薄耳○人心淳漓世運升降全係於禮人涉世末流以為禮固然耳獨有起而問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二

本者別具眼界大是有心人關係世教不小故夫子大之而告以本○范氏註極好

夷狄之有章

春秋所以作也語甚傷神不堪重詠○請觀今日之域中竟是何等之世界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總因不自天子出來

季氏旅於章

論祭非鬼的人心十分勝若只以僭論那裏顧得夫

子只就泰山講他一定知禮則旅者之興掃矣然不止掃一個季氏并掃天下萬世之為季氏者所謂片言足以解紛也泰岱有聯來者無福不來者無禍從此出

君子無所章

原是觀君子之射起得與來射是爭的勾當而尚雍容若此就爭上還帶着君子故以君子無所爭領起從射起意而意在射外○味此意夫子之惡爭也甚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三

矣想君子也切矣

巧笑倩兮章

誰識得禮是後此語極駭末流此見極透本始學者不可無此眼睛○從一後字洩露天機超超玄著一段清談然非清談所可比者彼欲黜禮教而此則探禮原也彼壞世教其心曠而誕此維世教其心真而若夫子每徘徊二代而夢寐東周就是此一段話說

夏禮吾能章

此章意全在言外觀末句可想蓋此二代乃周禮所從出也不然要徵他做甚○暗末流之日盛悵本意之盡失無限情思

禘自既灌章

儀文具而實意衰夫子平生最好觀禮最惱此禮只照白文看自通似不必惹借蓋論僭自是僭此處話且就不誠說何指東說西這樣費解

或問禘之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四

講在中庸達孝章不知也原為非或人所及然指掌以言其可以治天下已是說了○禘只是個報本然要報起本來步步推去把天下眾生都關在本裏故曰考之為道塞天地橫四海漢家帝號都帶孝字極有理

祭如在祭章

兩如在是為禮之敬即自言其意可想夫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為既灌者寡矣當因之

深省

王孫賈問章

媚字入士大夫之肺腑深矣覽夫子之言如頂門一灌兩目忽開許多路數若干精神都一時去了○謝上蔡謂命字知得真少了多少閑思量省了多少閑氣力此以數言就人一步的話夫子說天只以理言

周監於二章

人見夫子古板說他不從時王之制不知夫子却正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五

是從周先把周字解明是從二代中來的極得法○郁郁是彬彬話頭見文中其實有滋味也○觀於此從周的時賢已與周不相合還讓行古道的是從周不認的周何以講從也

子入太廟章

問即是禮極其妙解人論禮只以度數夫子却從心上說所謂無體之禮也試自反於所不知悍然不問這其間情狀如何是禮非禮○夫子那得無不知即

素學禮而考其文獻未若親炙其法物也安得不問
雖知亦問之註過於尊聖而失其實矣疑問謂與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語意直截相同誠然

射不主皮章

替他譯一句而歸諸古道見得今不復然無限感慨
意不在一射也全於言外會之○夫子極惱的是力
字這一咏歎便是不語之意惡爭惡力都就射上見
妙趣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六

子貢欲去章

只說羊無用了誰知大中用人誰似孔子見的深長
吾輩於此等處該進些識見○天下好事不嘗行而
嘗不亡大抵皆空名所留當其虛有實之用

事君盡禮章

最可惱處莫大於以禮為諛成何人心而世道可知
矣春秋所以作也○哀周時天下大勢只是個無君
而其無君病原只是不認的禮夫子抗住波靡只是

個守住本等○盡禮指儀節說若論其精人安得見
之而以為諛春秋之世欺君正在儀節

定公問君章

君使臣事是天建地設的分誼然要沒個真精神貫
於其中只憑這舊門面敷衍便把極相關的事體都
成流水數了禮是心之敬不肯一念有慢忠是心之
誠不敢一念有欺堂廡之間聯為肺腑纔是個君臣
關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七

只是為后妃之德了便未得宜哀既得宜樂全要識
得主腦夫子此語大有意蓋千載男女之情多少淫
多少傷豈是說性情中不宜有樂與哀哉只為主意
非以德耳○求配望他為風化根原故不可不得有
德者今無以關雎之憂樂為憂樂者緣他不省的這
關係

哀公問社章

論社以木已非解周社尤杜撰之甚其意或亦欲勸

之立威然事體既未易言而謬解尤非正理故夫子深絕之○就有該陳的大義亦當以正出之如宰子所言純是滑稽家數聖人所極不喜

管仲之器章

心體如太虛應萬物而無迹受萬事而不盈即動勦莫定冠古爍今亦加不得一毫意氣從來大聖賢窮居說個不損大行說個不加性分原是如此管大夫功儘蓋世夫子嘗極口揄揚而就其間看破他局量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八

以器小二字定之此全得於色相之外即管大夫亦不自知器大的即無功亦大器小的人即大功亦小這一路學問從天命之性來王佐之外便講不得○儉與知禮之疑只為不敢低看管子故就器小二字轉為模擬夫子雖破他的疑惑而所指事實却又是器小的影神只為消煞不得生平功勞遂如此

子語魯太章

大師是樂的專門夫子却如何弄斧蓋樂的度數算

不得樂樂自有一段真消息所謂元聲也此元聲不在度數外而却在度數中從人心太和生來胸中沒有六和的難取定準須孔子纔自負知音而陳其來歷云云幾個如字是樂經所不載的乃孔子以已意授他如是如是全於蹊徑外尋之○論樂而如是那樂官是也不知

儀封人請章

從來明王賢相為世間幹功業的不乏然既有位幹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九

事自無暇發揮大道以開來學人在世間一場事如何得個個分曉就四書中看夫子微言妙語把人自有而不自知的事體宛轉說盡做人生活纔得透露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也却須得他無位纔得為此是豈偶然儀封人何姓何名有此具眼說是木鐸說是天意原不差○夫子不失人極肯賜教從者見之此時說了許多透心涼的話封人忽然覺他是天差的一個老人○人之心即天也孔子發透人

心知天命也乞里馬赤之喻堪與木鐸作對○天下無道指人自失其性說非泛嘗治亂

子謂韶盡章

兩個聖人的本色全寫在這樂上夫子此語是從筆墨蹊徑之外看出又不實發如何緣故只以微語點出○雍容揖孫發揚蹈厲各看都極盛美合觀便有些不自在的意思功大者文備德盛者情深二語甚確○不止放伐時不大雅既是放伐的人則前後總帶本色即一節亦具全體夫子說他未盡善也是夫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十

居上不寬章

註中本字極好夫子觀天下事都從此處着眼本之有關即儀文有好處也沒用了○此第三卷都是微言強半探本之論

上論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侯奉職石臣甫

李定榮曄若甫訂

上論卷之四

里仁為美章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自是至理然孟子去世最近而另作一解豈無所受○孔子看得仁字十分要緊以為天下除此外再無安身之處故言語決然乃爾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一

不仁者不章

約樂之處出此入彼是少不下的而既已處之曰長曰久又是辭不得的今說個不可却怎生了此便把不可不仁的意說透了故仁者安此智者利此都在這塊天理上為活計○以身入世約在約上弄倒樂在樂上弄倒這境界專能撮弄人個個都走樣了人

自有一個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的故物天命之性是也此物不失一心嘗惺萬境超然便是孔顏樂處○這塊天理原超脫於約樂之外故處之自不相干又原着落於約樂之中故處之益能自得安之者不容思議矣利之者亦儘透脫

惟仁者能章

萬物一體原是無不愛的惡字兒是好字兒逼出來的
的好字兒是惡字兒形出來的惟其本意一樣看承

由書說約

上論卷四

二

而人不一樣就合故不得不兩樣施行○仁者固看不見人是張三李四亦不覺己是為張為李只一個大公為主因迫而應故並世而賢奸不相溷即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乃天理之自為淋漓非為己亦非為人
也纔算得個能者○好惡是持世的作用原非小關係人人各自以為能夫子下個惟仁者妙哉最可玩味

苟志於仁章

惡之一字其根深其緒多其勢悍滅於東而已生於西強為忍而終橫為決怎奈何得他無了有道於此只在志仁蓋私欲熾時萬難禁御只提起本來天性照一照便冷然自醒狂興索然了故惡非自起乃從本性不現而有之一性當權萬妄瓦解○千萬之惡只是個自私自利志於仁一點生意胞民與物便把惡的根絲絕了

富與貴人章

由書說約

上論卷四

三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為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此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死掙個君子出來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生活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再生之情終身攪扯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顛沛一針不錯

○看這般用功纔跳出樊籠之外靜若山動若水造化為徒好個君子孔之浮雲富貴類之箕瓢陋巷孟子大罵受非義萬鍾為失其本心是一脉學問過不得此關休講人品

我未見好章

好惡便是用力於仁無以尚不使加便是用力有力不用而言不足不足因用而後見未見用者故未見不足也○一日二字極提醒人所謂欲仁仁至也特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四

以此字做考較法百年中無此一日還要賴天乎○幾個未見極替人發急依夫子說便人皆可為堯舜人之過也章

仁是本來生意原不可以畦徑求觀過知仁有味哉孔子原認的仁○過中之仁或是事出無心或是明知不顧一片真機溢出於意料之所不忍用形迹之所不忍避千古來多少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都從這塊地上過光景

朝聞道夕章

人把道看極輕把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則再沒可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遠者所笑但醉生夢死則甚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生也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沒寧說甚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五

朝暮此個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大要孔子為人不聞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道何物聞之者便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糊塗過百年不如明白過一日明白纔覺是我

士志於道章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為君子存仁實際蓋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普天下心不能存道只是俗根為崇

此根未除所稱志道祇依傍名目耳八字着脚實下工夫處全來不得何足與議○范文正黃齋賦忠武侯淡泊語王曾志非溫飽纔是家數孔疏水顏簞瓢豈止是要做守貧節義而已受享係其所遭本富者不必強為畱只是本貧者却不可恥其陋貧者士之嘗所耻當隨所志○人疑既是志道何為又耻惡衣惡食然天下却真有這等事且都是這等事一把凡火從裏面隱隱燒起把天與靈根已自燒斷而却猶

西書說約

上論卷四

六

貌上粧口裏講儼然自以為有道不悟其質之已非也學者影神被孔子總描在此

君子之於章

一氣說不可作兩截以天下還天下何等自然沒來繇着適莫做甚○義不是無主張的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或可或否聽其自現不容先以己意安排○義字有許多解特於此章却就無成心一邊講○天下事可否原自現成大半為成心先主遂觀面而

相違故本領在兩無上這兩個字越是擔當天下的憂傑越不能無○庖丁解牛篇該看天下原有窾會適莫的刃便要折

君子懷德章

德是天理刑是王法德之所棄刑之所取原是一條脉路懷德德無限量便要尋向上去上則戀戀難柶全無超然之意矣懷刑刑有規矩便要尺寸不失惠則紛然蠅逐全無自守之意矣○天地間兩般大綱

西書說約

上論卷四

七

條目孔子家法 ○高皇功令其即德與刑之謂也

放於利而章

放利的人只顧望前走全不回頭看畧一回頭毛骨悚然便也不敢多怨二字怎禁得起○利原是天下公物放的人便只見是一己的物夫利既是眾人的生活放利只得礙着人我從人的性命處礙着怎不傷心○放字須是奸須是狠須是盡把天下東西歸於我到此間誰甘得我過

能以禮讓章

指為國的說禮之節文度數尺寸難假而其實原從讓心生出大綱小紀三百三千都以一腔真實謙和灌於其間則朝野臣民共忻營於太和之宇為國何有不然讓之意既無則禮反為長傲之具無論國即禮亦不相干矣純為據禮以爭者發○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與此相發○其實當依左傳解纔於白文合

西書說約

上論卷四

八

不患無位章

就人之患下一轉語便成聖學故聖凡原不相遠○既是患無位却不思位是做甚麼既患不已却不知思知是知甚麼慳慳可笑○此處且莫提不必有位不必人知的公案提便是腐儒

參乎吾道章

此等書自問自解不必用註人能忠恕何之不可天地萬物只憑這點心一齊穿透試一驗之如有不能

貫之處再來嫌忠恕不遲○一言可行便是此意或

以為彼單解恕也夫聖人言語全要活看尋行數墨毫釐千里矣忠恕二字有時當兩個有時當一個此處政當一個中庸施諸已而不願勿施於人不在忠恕違道不遠下乎○聖人恁的直截說後儒猶婉轉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嘗行中討他却不知聖人高處政為生活在嘗行中真實着脚不比懸空解悟你試為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

西書說約

上論卷四

九

費力果其能之一點生意遍滿六合堯舜性之忠恕也湯武反之忠恕也從心不踰自然忠恕也三月不違庶幾忠恕也

君子喻於章

此是分關指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於此最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有無限條款不盡情形夫子却從旁總斷一句一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為認取即各人亦

不自覺賴先覺的喝破○君子一生何嘗自全形迹
小人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君子成就了君子小人
成就了小人都從義利之間分楚漢於不言之處定
從橫南軒以無為而為有為而為分義利象山迦喻
於志恠不得冬月汗出纔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
一樣生活兩樣主意

見賢思齊章

此書有甚難解只是人無此心○諺不曾見賢一般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十

也羨他而一羨之外無餘矣見不賢也嗔他而一嗔
之外無餘矣以為在人的賢否不管我事夫子却要
他都管已事則終日隨處感觸無非警覺之資是也
得濟

事父母幾章

父母有過子不得比於人須要撥得回轉而用心甚
苦用力甚勞不事強持全用感悟有意無言有言不
盡之處要父母愛其誠憐其苦而亮其心因以聽其

言舜當時順親必是此道幾者窺其有將然之意也
故下云見志不從彼時埋頭而語各在言外也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字字可泣

父母在不章

註字字動人不置不怠無憂無失曲盡

父母之年章

夫子自解甚有意味故曰不可不知不然如知其歲
數而已即不肖之子亦必知之註中愛日字最得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十一

古者言之章

說起來實是可耻從今後不敢大口說話了○此語
眼看今人心想古人口說古人意在令人着力在提
出躬字加上耻字明說今不知耻○夫子也不撰甚
新奇之語往往就人身上勾當冷發十語語甚現成
全非杜撰而意自靈透偏能使人負愧於無言之中
以約失之章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極確○切莫學大家手段凡

事收斂自鮮過失

君子欲訥章

言易行難原是大病孔子一生慥慥便只為此○此有一片真精神所謂闇然也四書中此語大同小異數見不厭其重亦為是要緊事耳

德不孤必章

德雖是不易成的然却是人同有的要望他多便難說要說他孤亦非也天下之大豈無知己聲應氣求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十二

自有其人必字決定不誑註中必以類應極確當世豪傑幾人未有不求相知者此應乃天為之○識度足以相當不必造詣一一敵體○天地間少此隣不得靠此隣不小

事君數斯章

註中當去當止有意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亦確

上論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堪任之甫

任猶龍鱗蒼甫訂

上論卷之五

子謂公冶章

嫁女只當擇壻擇壻又只論為人品格普天下婚姻為財為勢請看孔門家法○縲紲非罪尤見道眼他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一

人之賢者能全無嫌耶

子謂子賤章

脫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方寸中歷多少更勝更敗之局旅進旅退之景轉入轉深之階且苦且甘之味向非多助恐不敢保甚矣子賤之藉於魯君子也○歸重魯有君子意味甚長

賜也何如章

君子不器惟其成德而器是有用的亦未易言夫子許諸子從政都指器說

雍也仁而章

味或人之言以佞為必用之物病入膏肓深可浩嘆禦人口給傳他的神屢憎於人掃他的興馬用用字鐵掃帚○仁意全不重

子使漆雕章

斯者道也信即所謂朝聞道也道率於性命於天人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二

之本心也不落聲臭其體真不容加損其分定所謂本來面目一生於此討過活也於斯能信則糟粕煨燼無非實際不離日用嘗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任不必仕於斯未信即才堪驅駕功蓋一時只是簸弄精魄於性命毫無交涉此夫子以聞道判死生蓋真消息原如此耳聖門諸賢通達果藝俱為世用而開獨向性命處着力此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

見大意○信字要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畧隔一指如隔萬山○未能不是謙言一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

道不行乘章

用世之志出遜世之言情極無脚意則多風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所以喜豈知孔子而桴海也則一沮溺之流耳

孟武伯問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三

仁人心也十分昧心之人幹不得國家之事故經濟時務者自是吾儒作用而事心工夫則難言矣一息有間一念有愧便非本來之體縱於世事一般做得去而按其隱微未稱足色不容以仁許也千古來立功業者代不乏人只論到仁字便覺氣歎○仁非遺棄事業只是粹然之地不以事業論耳如其仁兵食禮樂即為仁有餘如其不然縱旋乾轉坤亦為仁不足

子謂子貢章

回從本原處下手得其一萬事畢賜從枝葉處下手學識愈多靈覺反塞故賜不如回非天資不及乃用功之路差耳夫子故把來點他極有機括賜自知其不如則撥轉有機矣孔子極喜的是人自知○道一而已矣使一之中原未有十則知十者乃穿鑿而近幻故知十者只是知一知二者亦其於一未透也賜於此思其知二知十之故反本窮原不既躍如於言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四

下乎

宰子晝寢章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有味○子也當初說了些刺骨運坯的話來

吾未見剛章

種種嗜好便是自絆的繩鎖畧一點染即做不得好漢外面越硬處正是裏面越軟處悻悻血氣全從受了私欲降伏而為之奉命耳故剛字是天地間第一

等好漢生活而人不識此貨久矣申根定是個不讓人的他自以為為不屈夫子道眼看破不屈就是屈處○細看來真正大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剛

我不欲人章

子貢亦豈瞞心誇口只是就良心發皇處說出却不
知已尚未及這樁病人人都有○滿天滿地生機千
聖千賢心法只被子貢兩句道盡說便說了如何及
得細點簡有多少病痛在○註謂恕或能勉仁則非
及未妙能恕時便算及了子貢實未能不欲無加也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五

夫子之文章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
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却
不知此政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除了人
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
天性為無用之理矣此章與無行不與子欲無言同

機關木犀香者便可就文章聞天性

子路有聞章

妙在唯恐有聞一句若不是有聞必行便逐年月何妨做人須得要這樣貪心纔有猛力○攬攬的多因此落忙兼人兩字原如此

孔文子何章

夫子取人不遺一節勤學好問也合着文字原亦是難得的只不必論其所學所問合於聖賢否耳○切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六

莫大口貶駁先輩虛心看來自難處夫子大聖人而用功若此不可不深省

子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豈肯輕易許人眼見他實實好處恭敬惠義亦平嘗之理而把來考人都有愧色剛剛得個子產○率性之謂道子產未必是徹性學問只人氣稟清明底本體每每逼露便合道處多隨所用工夫無不得力三代以下名臣往往如此故道原不遠莫把

聖人君子看太高了

晏平仲善章

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已踪跡之升沉作用之迥合于態萬狀初間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滅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敬字不是論人只論已之所以自盡亦不是論貌只論心之所以自盡蓋久則在人原未可必在禮數原自從簡也

臧文仲居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七

不務民義而謠瀆鬼神斷得確○當時以文仲為知故云然從天下第一件不明的事說他○其實今人家家都有個居祭的意○但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求神問卜的都請來聽講此章

令尹子文章

夫子不曾說忠清不是仁題眼在未知二字如可知即忠清便是仁了○仁豈是不着落事跡只要於做事時粹然一念全無攬和自表徹裏自始徹終貫元

運之中趨聲臭之表便是本體全現即形跡之間亦必完美却政是仁的足色則論仁者論之此而已如此處未可知縱比子文文子事再難些亦不敢許○殷三仁忠便是仁伯夷清便是仁為其可知耳齊楚兩賢於做此事時那塊地方光景果足色與否○夫子說未知與由求諸賢之不知同一肯趣難道夫子不知即此便是知處與仁同功不若與仁同過此等處宜與觀過知仁參看夫子是識此貨的經紀○干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八

古來許多名臣義士儘足照耀乾坤說到可知與否便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直恁的確

季文子三章

私意起而反感極確再斯可矣宜活看是就文子說他事必三思而幹的多不厭人心則病痛是多思中得來故云然如幹的好便不如此說周公仰而思之豈止三乎顧其人何如耳○文字不妙處豈不知其不可身家之念重耳春秋罪其黨逆論語記其過思

意微而顯最耐咀嚼○從來史書多載此樣理欲交戰不亟割斷則理必輸欲必勝矣

甯武子邦章

國家事禁不得知士多蓋國賴臣子全在無道時最為緊要利害當前聰明的都袖手了此時不得濟要他何用而此時來出力誠非愚不肯夫子特標題起這個愚字為萬世人臣之準無道時去之者無罪任之者有罪國君威令不能行於臣而國君之禍患則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九

能分於臣向非純忠着甚來繇而以身入其中也○古來為於不可為之時若晦若闇面心兩不自解泣笑未嘗示人一點苦腸自信自勉婉轉徘徊於不可知之間而色不變堅決忍耐於無所望之境而意不灰狄梁公是一個後身○生子痴了公事夫子咨嗟嘆賞於甯武下一個不可及三字且以智比而發之無限意思夫子也有些愚氣了能致其身即是愚

子在陳曰章

觀此可見聖門諸賢大率多有任意蓋脫凡近遊高明須軒舉磊落方成片段纔可下手裁剪如齷齪細瑣絕不能尋向上去縱完美無瑕成甚用夫子極不思他○狂簡不是憑天資乃學力所鑄夫子提開頭腦拔起習俗之中示諸賢入手之功諸賢一向以傳為習腳踏實地做將去已是成個條理特信其所見一任邁往當有所以裁之而彼未知耳高明固遠於凡近恐其因而亦遠於中庸須要啣勒得住愈超愈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一

平愈遠愈近使精神力量都落在正龍正脉上纔是○嘗見極有意思之人聞些指授頓現光景玩弄既久浸成虛誕則孔門諸子所以不至流為異端者有這一裁耳不知所以字可玩彼一味超脫縱有天然之矩那里覺得○玩語氣有懼意恐不裁之有大病也夫子從不惑處經過來知道工力深時堤坊魔境

伯夷叔齊章

念舊二字人之通病其實沒理彼既無望且有詞矣

非人好怨我自為可怨耳只一個不念舊惡把前邊惡惡的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愧且感怨何自生不止能改過者不怨即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冷然消人鄙吝夷齊妙境虧夫子道出○夷齊也不是要遠怨故不念舊惡只是他清體原自如此妍媸不怨鏡鏡豈有心解之清至此不着一點塵故曰聖之清○人原共有不滅之良難道惡惡即招怨也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一

孰謂微生章

曲意狗物掠美市恩八字彈文刻畫宛然正與直字相反近乃謂其過深何也

巧言令色章

立心以直四字最堪玩味這兩般情狀都是當世所稱極如意之人狐媚陰柔容容焉嘗與人憐竊竊焉嘗恐人覺不光明之極矣孔子等閑不下耻字覷破肺腸極力掃他○好個宦套

顏淵季路章

一隅形骸遂分爾我損人利己滔滔皆是把二賢一聖之志猛馬咀嚼是那樣襟懷何等境界油然而生意勃發於中隨時隨處淋漓動盪這是天地間不容滅盡的生機人生來未遭薄觸的面目誦之數過覺和氣春風從簾隙入且不必論分量大小○安信懷是我去安他信他懷他非曰彼自安信懷也○程氏註極妙○即此章便見孔門大意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三

已矣乎吾章

訟者極力搜索以求必勝不肯留餘力以相寬見過而能自訟過自無容身之地所謂日月之更風雷之勇政是這消息已矣乎未見誠然○文過者無論即所稱引咎者亦祇是門面生活

十室之邑章

忠信之質自是為善之資然要得入聖達天須繇好學討出頭腦着底用功所在學而時習之也○學也

一般學只是好字來不得夫子自謂好古敏求則好字豈只是就聖經賢傳講究貫穿而已哉以精一還堯舜以感應還孔子以無生還佛以良知還陽明之論甚得

上論卷之五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澆雲海甫

王新士鼎又甫訂

上論卷之六

雍也可使章

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衆寡小大總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一

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所謂意到筆不到也這樣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註中有主無主極為破的但不宜把行又當一層耳○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星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即此見天德王道只是一事

哀公問弟章

此書講也沒用只自體驗於怒與過之際是甚光景

遷也貳也不是有心要如此口裏一般也講只是不覺的就混了遷貳之時還不覺是遷貳則天下第一起難做的事政看學者的本領○不遷不貳誰能助力大奮精神從無言之地死戰求勝剛剛的得個真性出頭○觀此可見聖門之所謂學

子華使於章

於此合攏看見得聖人用財幾個與字着精神此是學者當用眼力看聖人實際處○程氏註極明白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二

不與強與此處都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為只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個過於慷慨一個過為貞介意氣一着天則遂遠天地間看起來能有幾處合着孔子大哉何等活動純乎天而不與細細參詳令人受用

子謂仲弓章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句意甚活山川豈能自言人豈能默體只以見意耳不即不離極是說法

回也其心章

一點生意從天賦來物欲入一分則生意塞一分入之深則塞之重遂至痿痺而不自覺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失其人矣聖人惻然深憫從昏夢中拍他使醒靈性原是自有一提便醒然外物其實染重方醒忽迷故孔子論君子不去仁說個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為仁是破死工夫曾子所謂仁為已任死而後已也顏子請事斯語服膺弗失其心幾與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三

季康子問章

仁一諸子本體雖經耀露工夫每多濶疎外物時當竄入此心醒時少昏時多存時少故時多三月不違日月至焉瞞不得先師道眼

季氏使閔章

諸賢仁便不可許而從政則優果違藝都是政之實用果則墜不下達則做不錯藝則困不佞

為費宰的閔子聖門真有人也味其對語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馬○學者全要曉這段滋味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不直廉頑立懦已也

伯牛有疾章

一通玩來不直得伯牛之為人眼中宛宛然看得見個活夫子於周旋嘆息之間

賢哉回也章

程註三段妙之極矣論斯道原不盡在處貧而却於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四

能處貧纔見得實際人不堪其愛一句提開機竅自心中討得過活身外物總不入念這光景過得幾日勝活百年所謂極樂世界也○自己靈性原極有滋味吃着只他甜踏着只他穩睡着只他安大行何加窮居何損此外別無樂地矣○萬物備我章是解註

非不說子章

非謂果有中道而廢的只以見他原未曾用力耳畫

之一字寫盡了空說道的神情○力不足無論此端不可開天下原無此事故夫子只就此處解也不究他果真說否○說道也是實話只為勝不過外物只成了一段虛光景到此際亦自覺的似是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夫子說個力不足的模樣出來而斷其為自畫再求自想曾到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女為君子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五

為己為人解極的確說在中庸之末章若就于夏對證則小人指拘曲說與硜硜然小人同解謝註遠大二字好

子游為武章

窮視其所不為不為即為也滅明真是高品子游真是道眼舉此二節而其正大光明概可想見為宰者重這樣人一邑風教有裨不淺亦是為治的第一着不止結同心之知已也○自圓通世套觀之滅明通

是個怪物

孟之反不章

之反策馬二言也是他心裏一念好處夫子標題出來大有關係足為伐善矜能者火心上澆一盂清冷之漿○有謂之反原是馬不進持實說不肯昧心以獵功耳如此又何以言不伐

不有祝鮀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六

好說悅色寧直春秋之世哉工口說飾儀容是人之投世至於非此不免則世逐驅人矣此等語意全在言外世能轉人人亦能轉世

誰能出不章

人看戶是須得由的夫子看道亦是須得由的故由戶比興而惟嘆之洪氏註有味○如知其緊要只

質勝文則章

彬彬非質七文三之說文也有該多時候此間有個

活法不落畦徑為文為質意象兩忘貴多貴少抽添無定總是一個機緘原非截然兩樣物而強揉一處也○渾脫實意淋漓宣壘絕無不傳貌之情亦絕無不根情之貌此須會畫前之易方得把文質看成兩物再彬彬不得

人之生也章

指破本來面目從今日醒得生了因醒得生非生了行尸走肉滔滔皆是○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嘗生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七

知之者不章

夜氣之心不失則罔者可復生○罔字指機智人說神出鬼沒的本領都是自己斷送生機盡滅猶自得意如行習之衆聖人說不着

是甚麼

中人以上章

道原無上下有迹可據有名可循的其實即是無迹無名者之所着落而脫名迹以語性命便是語上了資學兩到超越中人的不可不語以為點化使他一日千里如中人以下者不就着落引他便驟談天載祇增其惑耳故教人者隨其分限所及漸漸引進如澆花木只得陸續添水萌芽時就灌一桶水須澆死了非水之罪也用水者驟也○張敬夫註甚明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八

樊遲問知章

人情之所極要微者福却不知民生自有當做的本分人情之所最覬覦者獲却不知本來原沒有為的性真舍民而問鬼則滿盤皆成混帳有事而莫獲則通場皆不足色○各段具有兩層一搭見意不得截開尤不得輕帶

知者樂水章

世界茫茫人生碌碌就其中不另具胸襟獨尋意味

枉做豪傑最得意的是智仁之士故問水尋山個個自謂登臨有興而尼山不許專以樂山樂水歸之仁智為他一點靈襟超然物外就其活潑執心盡化誰似他動就其寧一襟念盡銷誰似他靜人生之福唯樂與壽而無執心自無煩惱無襟念自無斷喪也還是仁智得了就世出世的消息此章說破○看來以山水起頭極有意趣非無意而漫言也在川上登太山處處意思與人別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九

齊一變至章

留心經世的所到之處便看他得濟處何在受病處何在取彼較此孰淺孰深全在世俗眼目之外尋討脉絡思其所以下手轉變之方○當時看國勢孰不以為齊比魯強而夫子論志道却以為魯比齊近強甚害道要變他須弱下來弱則先王遺意猶在特因循廢弛無人振刷耳○策士治國只求富強夫子經綸却只講天理蓋國家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

而不去信亦此意

觚不觚章

感嘆之深意在言外○觚也而不觚不觚矣而又稱觚顧名思義訝然自笑矣然非有心人介於其旁誰綜覈他做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這文法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謂欲為仁須不免吃虧豈知吃虧的何以救人越是救人的心越自己站在勝處誰道仁人是個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十

痴子○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知政是仁說個仁不必再言智故不愛物非仁也不能成物可謂愛物乎他日又以舉錯論仁智意自明而中庸乃猶以成已成物分為二事把仁智解作兩個可乎

君子博學章

五常百行各載當然燦列字內謂之文而千萬當然總是一點良心鑄出就此天然的總規矩謂之曰禮文禮是一理博約是一事○約之以禮會萬化於一

原不是在跡象上依傍俗徑中模擬真血脉在掌握
中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弗畔○道原散見於文博
文是少不了然博時無欄柙全在博上便畔道蓋
道原廣大不從無文處會歸只這博遂繇歧路入旁
門矣故博約是一時事約是約其博不可以知行分
不可以先後言

子見南子章

南子求見仰聖人耳小君原有見禮何必堅避子路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十一

不識聖人境界故不悅聖人又難自為詮解故以天
誓之使思而得焉○厭只當不喜之意何必說絕
子路不悅以為有委曲行道意

中庸之為章

中庸之為德天生地成着落倫嘗之中超脫聲臭之
外畧差一毫便有遺憾原是做絕了的妙東西再不
容思議者而今來古往鮮見於民驚人震世儘不乏
却只是看起來不中庸○要說鮮能先儘力贊一句

極有機鋒

如有博施章

論仁在心豈其在事以事論則堯舜猶病以心論則
人人可為俱立俱達便是仁者能近取譬即為良方
○必也聖乎非聖高於仁也觀堯舜二字便知是仁
人在天子之位蓋就有位的說纔見得力無不得為
而心終不得滿甚矣為仁之不可就事上求也子貢
錯認了特為正之○萬物一體原是本心為甚漠然
不相關了呼不覺叩不應自就痿痺雖然陽和之根
尚在特未撥動耳近取一譬陽氣勃發照舊還是一
體此經驗良方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後誰試
此方要用孔子的方須發學孔子的願

上論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十二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涓北海甫

王名士顯又甫訂

上論卷之七

述而不作章

夫子焉不學原從古字上著精神信好二字是他自為模寫千經萬典現在世間誰不涉獵然未博古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一

是如此人既博古時還是如此人全不見得力處則不信不好之故好生於信古人往矣躬所不逢聆其遺言而即能信者憑着一點透徹千古的靈根耳這點靈根所謂堯舜雖千年其心至今在也不從此着手即淹貫子史只是個打鼓詞

默而識之章

言語文字之學縱言言妙解字字真詮如水中撈月有甚相于中庸一部肯綮論語以一句包之曰默而

識之妙哉不厭不倦都從此來這纔是天性流行闡然况味○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可把默識說成玄虛○特提默識為宗旨解道文章是性天

德之不修章

這套生活那一字是該放過的然四個不字惟實用此功纔覺這樣是吾憂也想見着急之意吾人讀此着身一體驗之從來曾以此為憂否伯玉得力在於知非一點良心偏向聖賢趕趁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二

子之燕居章

程註極有味○此處夫子亦不自覺特高足弟子着眼看來傳一張寫意影○總是個仁字的氣

甚矣吾衰章

於此見孔子一生志在用世甚字久字無限情思即其不夢之嘆更迫切於夢時矣如果灰心則無此語志於道據章

天地間總此道耳得之則為德全之則為仁而散見

於必用之物則為藝志據依游一生功課看起來此
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而今人精神
力量可惜都長花費了到頭中甚用

自行束修章

來者不拒這樣寬路徑繇其有這樣好心腸○天下
萬世都在孔子誨裏他幹了這一宗勾當

不憤不啟章

教人要中用故資學未至不容強聒夫子說破機緣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二

極有作用如不活看恰似到底棄之了

子食於有章

註中不能甘不能歌而不能極味○要真做人安得
讀此輕放過聖人不能的我偏能是怎麼說吃那家
的病○吾於是而知七十子之善學也真仲尼被他
認了不專在法堂前聽誦

用之則行章

得道於已用則以之善天下舍則以之善一身實本

領在身無往而非至味則行則藏原有東西也不然
行甚麼藏甚麼這本領惟顏淵具體孔子授他一把
若比肩然○有是字堪味○子路所云真門外漢夫
子之告頂門一針○必也二句植平時說這樣事還
得若訥若愚的人去做滿臉殺氣全用不着

富而可求章

聖人老婆心切設此必窮之勢以曉舉世之迷今人
開口執定富不當求殊不知聖人語意政不爾○從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四

吾所好是甚麼似此無頭柄的話甚多註以義理字
填之未為不可蓋從孟子心所同然來但亦不必爾

子之所慎章

慎字不止是心裏謹慎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章

舜原是天地間第一個好人把他為人畫刻畫在韶
上夫子從韶上把舜之所以為人畫會出來當是時
不覺在春秋之世海岱之邦一片精神直與九官四

岳同趨蹌鳳儀獸舞同游泳那裏覺甚肉味不圖至此神情何限○還得他這聰明如俗耳聞之倦而欲臥○夫子是古來第一賞鑒

夫子為衛章

輒與父爭國只是個看得國為重以夷齊之讓相形彼賢此不肖矣子貢喜問又以怨乎審一審蓋事罷興闢或因國之各竟不得而生怨此亦豪傑之所不免及夫子以求仁得仁論則彼方以不得國為遂其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五

飯蔬食飲章

人之看富貴做性命不管義不義者只為貧難打熬夫子蔬水曲肱而樂亦在要富貴做甚浮雲二字好不相干這一雙眼何處有蟬脫泥淖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如以為樂在蔬水則非夫子自得極樂把柄雖蔬水而樂亦在耳孔顏樂處只在心頭不用外尋

萬物皆備君子三樂自欺自憊皆註疏也○人不可不尋着樂處日用間無言之地自為過活不比功名富貴只在外邊幫貼解不得這塊兒饑寒

加我數年章

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子為聖之時政是易理○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銳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為理政治此病

子所雅言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六

精神皆在雅言上蓋人身極切要之事不可不嘗發揮之也其言亦非一定條煩條簡或淺或深或離或合隨時不同隨事不同只是總以此為譚柄耳如反覆只是做就的幾句成語即雅言有甚精神亦安能提醒人心也

葉公問孔章

不是憤了後只是樂一生是憤一生是樂也○夫子自畫為人宛然的配天行健○細看來世間人個個

自家寬解惟夫子終身有放不下的心腸個個自家蕭索惟夫子終身有享不盡的快活天下原無真切外之活潑也○王汝止樂學歌可看

我非生而章

尹註可看夫子非謙也○說個好說個敏求大有工夫不是尋行數墨生活只探出當日實際孟子尚友論世是此的傳今只以涉獵為好古何啻千里

子不語怪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七

語嘗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極確○四椿却是人極好語的○不語雅言偏與人口相拘○須要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寧直無益且有害焉

三人行必章

賅冷免用功那得這樣着心人夫子自用得力而以示人也人再莫說儘欲做人恨無明師○善不善全要活看不必全是全非盡在各人之身也○當下光

景原真誠哉不宜錯過

天生德於章

此語似杳茫實是的確自己揣量不恃人而恃天也然還是恃人而非恃天等閑德行說此話不起王莽曾引用一次貽笑萬世○與畏匡章同

二子以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饒他百般說只是說不盡却於日用間接人待物處盡情傾倒無行不與妙哉○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八

與天何言章同

子以四教章

步步踏實一套生活莫當做板板四件任舉一處而四字俱在少一個不得分一個不得試自體驗

聖人吾不章

思聖而遞及有恒只從着底一脉尋來全不理有才
有智的盖人生真面目纔做得真根基也而播弄炫
耀之習已把真根燒斷了得見斯可難乎有恒可慨

的際○亡而為有三句刻畫盡當世學者精神○舊謂思恒所以思聖蓋有恒者進而修之可以入聖也自是至理然孔子之意其實也未必是望他為聖只是聖人既不可得即君子亦可善人不可得即見有恒亦可蓋雖去聖尚遠而於人之本真尚存還算做個人耳所謂行廣莫之野見似人者而喜矣亡而為有是假粧的人慨嘆至此聖人心忒痴眼忒乖

子鈞而不章

申書說約

上論卷七

九

於殺之中行生之意可想茂對之懷大要孔子是一個仁字鑄成的

蓋有不知章

夫子往嘗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處政是學知的實功○知原是稟於天的要觸發他原在聞見然聞見越多而於知猶闇者繇他不向此心上着底用功耳擇字從字識字是何等着力見見聞聞到他跟前都與本心通融了焉得有不知之理而妄作從何來○

從原該擇識則不該擇各有用處○世上的善惡都是此心的是非故陽明良知以聞見為用只是要識得主腦則無俗學之弊

互鄉難與章

門人之惑大要保往論退之意耳看夫子說來何等透脫何等妥帖○不止待物之洪也理亦原如是彼已甚者皆無端自生執滯耳○平心讀過覺宇宙平坦應酬鬆利一洗已見游於大通

申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

仁遠乎哉章

仁字是本來面目即極力斲喪而根難盡滅不拘何時一提便在即政當斲伐之時一提亦無不即在而尚以為遠耶夫子此語直洩盡天機喚醒人夢○純之使無間即大賢亦難提之使即醒即恒人亦易夫子原是這個字的專門恁樣曉得消息○仁至因欲仁欲便是有心做不比夜氣之自復乍見之偶動也故日月至亦須是知用工夫的纔有

陳司敗問章

這樁事甚難處手脚畧重便有所傷細看孔子始末何等中乎天則看無行不與的此處着眼○此豈有成法可案只是性體之妙耳時中哉○吳氏註明悉

子與人歌章

樂取人善一歌亦然註謂讀者宜細味之極趣○此歌必是有題目關世教者不然何以善為

文莫吾猶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一

個個談聖賢講仁義津津有味但只是躬行不能有文馬用夫子此語大警醒人○道理原是自己性命躬上不得濟筆下祇雕虫耳夫子一語抹倒千古文人○王元美之詆毘陵惱他與王遵巖書爾文人以此為性命却被毘陵罵壞

若聖與仁章

如不是把自家之所以為修持者看的十分有關係怎的不厭如不是把人家之迷悟看得於自家無分

別怎的不倦公西華不是虛詞政是自己討到實底處

子路請禱章

看此節不是着人學禱不必請之禮要見士君子平時行事無一事可苟故天下古今出了個孔仲尼省的禱法○每夜告天者得此傳矣

奢則不孫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二

此是與奢寧儉的註疏○不孫字極惡成何世道以害論之奢字焉可與儉同也○春秋時世道之不可為只在不孫二字

君子坦蕩章

君子求在我者我可必故無入而不自得小人求在外外不可必故上怨天而下尤人一苦一樂自家尋的○人以君子為好自苦小人為善行樂今看來誰若誰樂○以受享論君子小人又是一機括

子溫而厲章

只全是一個天性用事了故然○温也威也恭也都
是好的只是温便少嚴肅威便露驕悍恭便費安排
要似聖人自難○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極妙

上論卷之七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盧兆隆啟祥甫

郭衛明扶陽甫訂

上論卷之八

泰伯其可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一

泰伯之讓為文王也昌有聖德豈以泰伯眼力而不知然以已傳任則事有痕迹且人心難忖或以生亂故已去而使季立以及昌則事安且已即去而露讓之意則季何以受之故托採藥以往荆蠻已去而仲不去季亦難受故挈仲與俱即去而或有可來之意畢竟未乾淨故斷髮文身自放於廢棄自即於沉冥以絕其望其形則自外禮法示不可用其意又似自遊方外不欲以爵位自污也周家直恁厚報生了許多聖人又生個世外異人到此時絕不顯有讓之迹太王之傳季歷之受若當然固然不得不然絕無一

毫不安之意即太王季歷且遊於中而不知民安得稱之德而曰至全在無德而稱上此事明白做不得須混混沌沌方妙然夫子稱之則不可少虧他眼力要是天理不容不現耳原是讓國而言天下者以周后來有天下而遡其前則讓國時即讓天下也○三字活看極言固讓不一而足也

恭而無禮章

恭慎勇直俱是好字然太過反成不好要人明禮此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二

與六言六蔽同機單為有心要做好人的說

君子篤於章

仁也厚也民原有同然特不見樣子則不得現故曰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章

一場大事到此做完不知費多少心力字字有味大家回頭一想一向手足視初生於父母時有損傷否媿汗沾衣矣故聖人只算得個踐形○今而後方知

免在世一日一日不敢保無恙也○引詩處亮非誣語守身二字是題目做此題者須得用此功○范註蛇足此言守身純以行止言非指軀殼也殺身成仁者豈不保身乎臨難不勇非孝也

曾子有疾章

語必對症觀末二句尤可見○斯字有功夫在○容貌顏色辭氣就是居上出身加民的設施非容止而已細體自見○暴慢信鄙倍註解俱確○大凡無體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三

段的上官定是瑣碎被此段話返照的透衣汗出

以能問於章

人最難克的是己己不能克一種凡火傍理義借才學而橫溢四出盛氣加於天下矧肯受人之犯乎故此事勉強謙虛不得○謝註有意

可以託六章

春秋時主少國疑的極多當國者往往弄倒曾子傍邊技癢說只是少個君子因道此數句○三句是一

連事不可分才節一不可不在兩可外程註極得○
當是時多少事體都以一肩擔起安危利害無日不
交畧有身家之念怎做得去○君子人與一句活躍
欲飛說到此得意的緊○此君子有弘毅氣味○一
點赤心當此大事精金在冶越煉越精此處不論成
敗只論本人不走樣

士不可以章

倒提起看士之所任者仁只為此一宗事體莫重於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四

此莫遠於此小局而綿力量如何做得只得弘毅○
仁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
吸於一氣人所固有人所同然只為不以為己任遂
把宇宙內事皆屬分外藩籬既立情識橫生自私自
利的心腸朝不及夕的作用原也担免輕道免近用
弘毅不着然有一分士氣的怎肯○發個大願擔起
此担當時天清地寧鳶飛魚躍光景齊現一個人全
挑宇宙如畧有呼不覺叩不應處便是不曾任真個

重而自從擔起無歇肩時候一日不死便一日不許
與宇宙相隔真個遠

與於詩立章

人秉天命各有良心但要得出頭非有所觸發不可
要得站定非有所憑據不可要得圓熟非有所銷鎔
不可聖人做下詩禮樂就是觸發憑據銷鎔的家活
夫子指破消息教人下手觀此纔見窮經的主意如
爛熟三經而真心猶然不得分毫之力可憐死可憐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五

死陽明尊經閣記宜味之○詩是心之機括禮是心
之條目樂是心之意味

民可使由章

治民者要把民的資格看明我本意要與他做便宜
而便宜之事無不費力氣要先說知他便畏難躲閃
沮格生矣故有個法兜使之由於其中而不知則事
無不成矣非好意不使知也夫子說不可要詳其意
好勇疾貧章

夫子是個治於未亂的人說此兩項豈是汎談從來天下多事其原都有消息特人自不識到得決裂悔無及耳見好勇而貧的人急以一官半職束之見不仁之人慢以線開一路寬之自不至亂也即此是天地心經綸手

如有周公章

驕是自以為能幹人莫我及吝是不肯與人幹恐或我及這兩個字是有才者一定毛病夫子特設如有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六

周公之說而以其餘不足觀掃之真是鐵筆○吾輩饒無多才儘也驕吝良心自考不許口強光景是如何則已把肺腸納在孔夫子不足觀三字內

三年學不章

三年字當體認不易得從此見○還是孔子時學者身分若今則不為穀便不學○白鹿洞講義利原能冬日汗人

篤信好學章

真正學者一棒一痕一摑一血說個信便不攪一分假說個守便不放一分鬆然如不好學則任其偏見以高天下之肝腸而自墮孤禪不善道則執其痴心以高天下之力量而祇資魔障這八個字說破學者的行徑所學如此此身與世相乘時便自有與人迥別的消息有可展布之期則見不然則隱蓋仕原以行道濟時非圖富貴也貧賤於有道是何緣故富貴於無道是甚意思兩耻字發明甚愷切辣人毛骨此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七

章大意為無道富貴之徒起與見得他只一片心要仕不管有道無道即危亂之邦亦依依不去只是富貴之念為主耳胸中沒有學問少不得如此故未論出處先以八字講學○飯蔬飲水一節似與此章同興○近世談學且推馮道而不足於尼山蓋為富貴之徒開此便門而甘心與尼父操戈矣

不在其位章

此對侵官者而言天下事各止其所便太平美就職

掌程功能儘有可幹彼越俎者大概皆不幹實事者故反多事以自擾耳那謀亦必非石畫○求所以立匹夫而壯帝王之猷又當別論○局以外自無絲得局以內之詳且議事者徒足以掣任事者之肘

師摯之始章

當時摯已適齊故着一始字亂猶洋洋則自始至終極盛可知亂獨取關雎者以周家王業成於關雎魯用周家大武之樂終必歸於文王修齊之化故樂之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八

將終皆歌關雎以詘其韻○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此註堪味見樂之興廢在人也○夫子追思彷徨可想天地間有這般器物便有這般精神特不過其人則箇中之味不現耳這樂作者一場趣味至孔子正之而再復露一遍豈偶然哉

狂而不直章

不直不愿不信總是壞心術曰狂曰佞曰慳慳者政

惟其不弄心也不弄心之質而反成壞心之叢今天下果然多此輩也○蘇氏註堪味○夫子此語刻畫欲生而惱恨欲死

學如不及章

曰如曰猶一連念摹畫學者心賜然如此方是學字的足色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緊緊提攝猶忽走作這個去處怎放的一點鬆閑彼敢放鬆者不知利害者也○孔子眼看操三歌五的說此話○此道原無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九

永不失之時特嘗操如是之心便是不失的法○又是無頭柄的話

巍巍乎舜章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招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

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參此一步學問○
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
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一官半職得失若驚
忒不巍巍

大哉堯之章

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為君實處巍巍煥乎
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為大哉也堯的大處在則天而
則天在成功文章上當時為天下不知費多少精力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十

觀命五臣可見切莫講無為而成反與白文相背了
○夫子起千載下誦詩讀書按堯之成功文章而見
其巍乎煥乎直與天為則而以大哉贊之○尹註所
可名者一段饒舌夫子豈亦民哉名以則天真善名
者

舜有臣五章

此章大意為周說才稍不及舜而德則不啻過之然
這個至德須虧夫子拈出○不以文武字而只言周

有味○意不在誇虞只在周周亦不在誇才只在德
涵抑揚於無迹寓褒彈於互見妙文妙文

禹吾無間章

不自為而為天下吹毛求之無得疵處楊註明簡有
味○萬世為君者只是自奉之外無他事細看神禹
原也無間○自堯至舜禹文武一連都勸他獨到之
處所謂好古敏求尚友之學也

上論卷之八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十一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于明新用極甫

盧兆堂子肯甫訂

上論卷之九

子罕言利章

為甚罕言只要看出言之有病來○利之一字深入膏肓不提他猶自欲起那可火上添炭罕言自有深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一

意命仁雖是造化消息人生面目然惟實用工夫者始親嘗其味知命原非玄虛仁不容假合步步踏着頭頭拈來無非此物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彼不到此而日事稱說祇為捕風撈月益重支離耳

達巷黨人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畢竟不曾自為臚列只就人言而混淪幾句此所謂莫我知也夫學者不可強事穿鑿也意在言外體之自見○黨人所指博學便是指

藝能說觀夫子射御之執可見與太宰章同看夫子最惱是這博字天下沒有個真正學者而以藝能成名故執御之說明是笑語觀謂門弟子可想○孔聖人直恁韻致全不作道學榜樣

麻冕禮也章

一從一違不是並重人以孔子純好執古禮與眾相違不知理上如通何曾執古只為拜上求不出好解註來教我如何去從○儉字泰字尼山眼中看出來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二

此纔是兩間真正的禮意千古論禮的作家故曰敦厚以崇禮若不得這個活法只硬執着死教條則此禮真芻狗耳○這一章義理極活肩臂極硬至今讀之令人心目開明毛骨振聳

子絕四母章

此心得之天命為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中寂原與太虛同體沒來繇參以有心而意必固我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相隱了這四個字隨人材

質以為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低了品格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伎倆即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閏位故四個母字一塊好田地真真太虛之體省多少事而却把萬事應得的天則都穿透於玲瓏寶藏中矣○四椿是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却誤認為得意係藉聖賢的個個談精說一而通身作用只是個意必固我而已○四椿來的不惡不覺入其中而益入益甘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三

永無反面

子畏於匡章

此言似渺茫而自信如是聖人無誑語想是實理斯文是何物而文王之後敢以已受這其問不是可將就冒認的吾輩要於此處討個消息○文王之所以為文王孔子如不真真認的那敢自附驥尾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吾輩如不真真認的不許長坐虎皮

太宰問於章

人極喜的是多而作聖之功全忌此字夫子特為點破非小關係至於君子所以不多則從前已說得詳盡○立天下之大本我一物不容而萬物皆備若在伎能上下手縱貫穿百家越無靈氣鄙事二字極有斤兩從今後再莫以多論君子○唐荆川贈蔡道卿序有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揭開千聖嫡傳判斷百家小技如龍躍天門萬方回首

吾有知乎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四

人最喜有知而世界上禁不得這有知極聰明意見之所到極奇極妙賊目悚心的赤幟強半是原未有不必有不當有者天地不得還清寧之體民物不得安性命之情都是有知二字做成禍備夫子無知也非是謙辭夫子原未有知叩其兩端而竭焉就鄙夫自具之是非與他剖斷何曾另有別知以應之○叩字妙會叩的纔得使他天機自動竭者不留餘也直剝根兜底說破使再無含糊不徹處○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門大公案不可草次看

鳳鳥不至章

如鐵板看之只兩句嗟嘆語有甚機趣要想老安少懷是那樣的心腸緩來動和是那樣的本領栖栖皇皇是那樣的指望是豈可已者耶這一已豈小關係吾已矣夫四個字即千載下猶令人悽愴黯澹不能已已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五

子見齊哀章

於兩個必字上看出當下心腸來活活的一個夫子宛宛見在○想聖門記者斷是曾子等輩人從無行不與上用功故模寫孔子處生動如此

顏淵喟然章

人倫日用滿天地間皆性中物皆分內事而欲真一椿於度外不可然萬事的當然却是一個總規矩所出如月滿千江只是一月中庸論道歸之率性性無

二性道安有二道乎如脫落倫嘗以求道則涉於虛寂即循執迹象以求道又涉於支離博文約禮是修道真訣博約非二事乃兩句話說一個工夫也○初

間總觀夫子千變萬化倏忽無定不可捉摸及循循之誘纔知用雖無方而體則有定定盤星在這裏○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有了路數自然入虎穴探虎子怎留得半分氣力所立卓爾便非高堅前後景象矣欲得末由與從心不踰者畧別未達一間之說起於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六

此○陽明先生博約說宜玩

子疾病子章

子路誠是俗見而大率如是者多可因自省此似無甚大事而夫子直恁大動聲色又不可不以自省天下事混做者誠多如真做人則一點一畫毫不可假借曾子易簣與此同意范註大約好

有美玉於章

沽自是沽求賈則不可夫子換一待字妙絕從來逐

世之人大約謂韞匱不可別無出路只得用求豈知
有個待字在○旋乾轉坤之手段類從待價中來這
一個字中有出世的神情纔是經世的當家○已重
而物輕者真體段也已正而物正者真作用也

欲居九夷章

只是心能自得無不可居之處所居則化誠不必然

○東坡超然臺記荆川大觀堂記宜玩

吾自衛反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七

樂自是天地間一段至理而傳習久作者之意漸湮
遂至序次淆而太和之音不現則正樂一事真有取
日虞淵之手不是遇着夫子以本具之元聲細為查
考從何處討定所出來○各得字宜玩率直雅不亂
於頌頌不亂於雅即各就雅頌之中何時何事必各
有恰當不可移易者一失其所便不相宜此處有個
天則在○其所既明樂官恍然悟樂之本義而洋洋
盈耳者此也非所處便難似前日溷為承應適齊適

楚者此也

出則事公章

極本分極平嘗而聖人以為何有吾輩以身體驗之
自謂何如方悟下學上達之旨○神通併妙用運水
及搬柴吳康齋令白沙編籬斲菜寫字則摩墨客至
則捧茶全不與談妙義會得此種因緣此書自不必
講

子在川上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八

時行物生天命原自不已何論晝夜人的本心便是
天命而每每斷續不仁之小人無論即君子且有不
仁一息少懈便與天命不相似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便是此書老脚○指道指水指心紛紛聚
訟皆是也而執之則皆非程註極透○天命不息無
處不是而水尤明顯適在川上故云景物是指水機
括是指道意思是知心向使於已不切也不發興

吾未見好章

不好的無論就好的說來非不自以為極其心悅而自孔子看來却都有空那似好色者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只要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好色口裏不肯承應即心裏亦不曾設心去好而好之懇至乃直到無所不好好德者滿口承當提心趨赴而真真十分落不出二分是怎麼說

譬如為山章

學者發心直證無上勝果一生只是進一刻不可止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九

而進止之權總是自己司之不管別人事要止就止了即未成一簣而已欲止時其誰強之要進就進了即雖覆一簣而已欲進時其誰攔之故兩吾字機括全各在一簣上撥○一連數章似相貫串大概當進不當止之義

語之而不章

為甚不情顏子境界情不得了自己性命得夫子發覺何處得以自匿何時得以自己扯動消息自為奔

命不管夫子事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刻畫不情極真至

子謂顏淵章

不情二字便是有進無止追思兩句無限神情○顏子用功不曾自己標題只是夫子眼裏認的彼學未到田地者亦只見他無甚異處知孔者其天知顏者其孔

苗而不秀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

都是學之自止或淺或深然未到成熟則一也夫子眼中見了這樣許多○大要出人事事勉戒酒便是徹上徹下之功不舍晝夜之機就在此止也情也不秀不實所繇來矣死而後已這生活原如此後生可畏章

不必退而不足畏只不進便不足畏了蓋其可畏者原為將來非見在也無聞二字試以自省有聞與否可不愧死○即此見人都從後生過便人皆可以為

堯舜乾把後生過了後生非可閏之光陰惜寸惜分
着急為此白沙云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
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淚

法語之言章

此章刻畫入微楊氏註可看○不悅不繹不從不改
猶可望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便是原無繹之改之
的心了便安定不繹不改的心了天下事只一箇明
知故犯者難治○玩兩能無與末如之何句見得非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一

三軍可奪章

人做不起概以為非無其志為外所奪耳不知志在
於已不倚旁人如何奪得特以三軍之帥形匹夫之
志極妙談鋒令座間雄風頓起侯註明快○孔夫子
志於學志於道便千魔萬難折他不倒且因挫折益
壯益堅特吐此一則因緣度脫學者○史冊中凜凜

生氣不乏此輩吾黨一一尚友纔信他都在孔子此
句中○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處不可以奪志向非
孔子點出誰知可奪者之原未嘗有志也從今再不
敢冒認有志了

衣敝緇袍章

惡衣惡食之耻未足與議學者第一不濟心腸全在
此處再做不得上達事情了伎求而不誠有味乎詩
之言臧也然就此乾淨心腸用以求進原無不造之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二

境若止於不忮不求而已則畫限自域去性靈本體
尚遠故夫子下一轉語極有趣只與貧無謫富無驕
章參看子貢之所以當聖心者何故則此終身誦之
原有病○聖人固無窮者也性靈原無窮耳不離日
用自與造化為徒執一境而駐馬便非吾性本相

歲寒然後章

謝註字字有味○不惑不憂不懼便是人中松柏政
於難打熬處見本領隨境皆然不可純以濁世論即

生堯舜之世不妨自有歲寒夫子此語一唱三歎樂
山樂水樂松柏趣在象外○周子愛蓮說荆川竹溪
記芳洲記吳伯與遊砥柱記可為山川花木吐氣

知者不惑章

惑憂懼三個字從有生時把人細住愈入愈深受盡
苦楚無論窮通貴賤總隨身帶似乎既生在世便陷
此窟永無可脫之法亦無能脫之人豈知世有至人
超然盡解一點靈性為主萬魔退聽○三個者總就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三

一個心描畫

可與共學章

權方是性之本體性原不可以方隅求也程註極是
○此是入道階級言其必至乎權而後已吾人自有
最上妙義不可不參證也○學道者要一點一畫都
是道又須到橫三豎四無非道纔是故到了權上全
無道的腳踪

唐棣之華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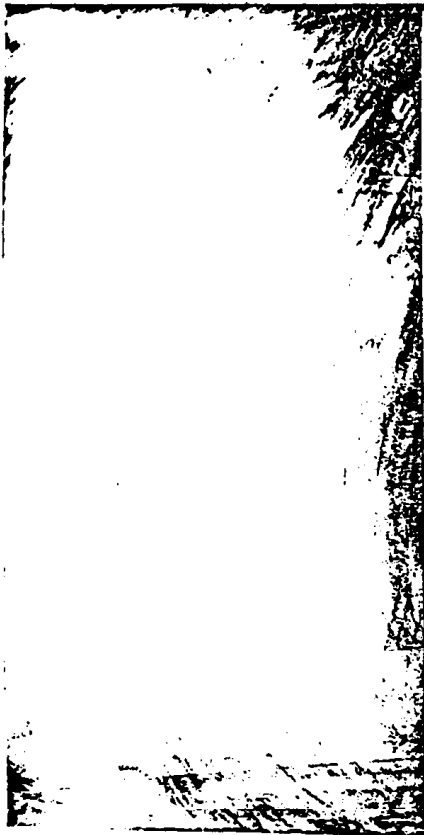
詩原是思人夫子翻案一言註以為仁遠乎哉之意
則指思理矣思能通微作聖那有思而不得的原是
至理然其實就指思人說亦未為不通考德問業新
相識不可不結舊相識不可不會同心聚首不是小
事要是果然思他則山陰之舟可駕南洲之榻可設
何遠之有

上論卷之九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四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生芳挹美甫

趙和春緹陽甫訂

上論卷之十

孔子於鄉章

孔子豈是不能言的而恂恂於鄉黨細玩之令人意奪鄉黨恂恂而朝廷便便更令人心折露穎於杖屨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之前結舌於建白之地是甚麼漢子

朝與下大章

侃侃誾誾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章

承使而色也足也揖立而手也衣也盡已敬於趨進紆君敬於賓退真真成象成文

入公門鞠章

自入門過位升堂君愈近而敬愈至出降稍掩復位又對君矣故怡怡未幾而踧踖未寧總之天威咫尺不敢狎逸

執圭色勃章

執君命圭以通鄰好圭不重而命則重那得當有作無享禮也私覲也漸和將來原使不得執圭情狀聖人渾是天鑄的一派靈機着着中節不比於臨摹古帖者之無神也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君子不以章

衣服之制那裏也帶着聖人氣味也有與人同的也有與人異的與人異的不可不謂之有心即與人同的亦比人別有靈氣在不以字必字一一有味

齊必有明章

明衣寢衣變食遷坐都用必字便是孔子特意安心非偶然為之此之謂慎齊今驟看之亦平平而身體之誰能盡也聖人一生着底做人處只是事事當真

而已

食不厭精章

吾輩飲食亦有與聖人同處只是偶而不嘗耳許多不字便有主張在○節調飲食所以康濟其身也人都說此是小事却皆莫能自制總是個無主意的人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者有幾

席不正不章

謝註自明與割不正不食堪作一對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三

鄉人飲酒章

心裏真把杖者當做該敬之人真把僮者當做該敬之事聖賢這樣高品却在這卑近瑣瑣的上邊用心如今有才氣的怎肯如此小心如此老氣

問人於他章

如親見之四字極妙今誰見有此禮者拜受不嘗而明告之直恁真實相交如此再無不可亮之心不可說之話

廐焚子退章

一聞廐焚只問傷人乎倉卒之際如此中節記者拖一句不問馬眼裏有心○只煩後加三毛便覺精神異嘗會得此法纔來做鄉黨篇

君賜食必章

事君之禮這樣用心直是滿身皆敬所傳不自知其至此也字字體味孔夫子看着君真如手足之護腹心呼吸畢應無怪乎人以為謠也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四

朋友死無章

攬他大事儘是高誼所謂巨卿死友受他重餽更有深意所謂鮑叔非難管仲為難

寢不尸居章

尸是惰慢容是矜莊不尸不容是寢居之嘗隨以此二句轉下許多變來式亦變也必字有力

升居必正章

一必三不亦無甚奇只是人偏不能耳內顧疾言親

指總是不端莊然在車者通病皆如此

色斯舉矣章

斯矣而後呼吸甚緊吾身處世真消息盡於此二句
即所謂時也舉的怕遲集的怕早不遲不早時哉時
哉孔子之嘆如川上之嘆意在筆先也子路共之聞
言有省改容以承也與共而立共字同解三嗅而作
非謂子路有殺機也彼山梁居高見遠別有所窺耳
亦以見色斯舉矣之意蓋使嘗居一處而不遷即甚
高甚險之處人力且及之矣○楊尹兩註說透大旨
吾輩須於此討出個活孔子來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五

上論卷之十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巖順甫著

門人許啟梓佑之甫

王弘圻我疆甫訂

下論卷之十一

先進於禮章

野人也君子也不是止述時論這個批語有許大力
量即有些見識的也被他迷了即有些骨力的也被
他降了從風而靡逝波不返而先師的本領纔顯○
前列開如此而以吾從先進接住鐵脊梁中有無限
情腸直欲反出人生之始與大家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一

從我於陳章

從過苦難的原與別人不同無限情思何堪回首○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有軒輊却都是實學乃孔子
隨材成就的當時以之相從原是一部經綸之手各
期展布千載下讀之還有興

回也非助章

言下求解即聰明的也有時不說無所不說四字極其刻畫蓋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即語言文字而無不真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隨枝分派異而無不合○喟然一章便是此書註疏

孝哉閔子章

註中實字極當蓋人之行誼骨肉間或相容掩而旁人則無不苛求人不問言原也是實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二

南容三復章

言原是大事信口說者壞事壞品許多不可諱的勾當都從此來南容三復者蓋因讀之而警醒遂無時敢忘耳不是誦讀全在體驗中討出此詩的實光景來也好古敏求只是個三復吾輩讀論語後還似未讀論語前之人便是不曾讀序中程子三段極可玩不然即萬遍不算三復○不可為三字無窮趣味誠能體驗之歷歷光景原來不爽即懸河之口只得貼

上封皮金人銘當參看

季康子問五章

三千徒中單推個好學此際可想總在喟然一歎章描寫曲盡死而不能具擲高風可想此是屢空證佐而賢哉實際然夫子恁樣愛他恁樣惜他喪子之噫夫人之慟這其間來歷最微而顯顏亡而孔之道有不盡傳者誠非虛語而請車為擲則不予門人厚葬則不可豈其以心上人而薄於死後此處誠有天則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三

在焉賢自是賢慟自是慟厚葬則不可乃見聖人純乎天而人不與彼二三子從厚者之未遊其天也猶父猶子從鯉比來到這事窮情近處言言嘆恨往復回環烟雲萬頃合攏看之不可草草

季路問事章

文法極妙就問翻跌即得老脚程註極透○人之非即鬼之責故子臣弟友慥慥自盡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直為生罔為死故踐形盡性惺惺嘗存知生即所

以知死也

閔子侍側章

總是剛的意思不剛者便非骨格故夫子樂諸子之可教也然剛可具而不可露至於太露者便有些沒回轉夫子極是剛的而韋編三絕五十學只便有許多妙處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這卦原准魯人為長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四

觀閔子之言便見原是可仍的土木一興所關非細從來以此敗國者甚多閔子欲寢這番舉動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夫子深為擊節○為字對改作字看可見不是舊臺址而更為濶大以壯觀美也功不使鬼必且役人財非天降必繇人出國家多事往往繇此由之瑟奚章

孔子鼓鑄羣賢各還本性由之氣質淘汰未到中和之體未得躍露因其瑟而警之由之瑟丘之門有味言這門裏不曾教這樣生活也要着他認認門兜蓋

警醒之故不嫌峻厲門人不敬則聽銃響矣以為果非門中人也豈知其已為堂上人特非室中人耳彼門人者政門外人還夢不見子路脚底○堂室如註解借字形容從門字連類來

子貢問師章

何名為過何名為不及須曉得道是如何纔好據以為評此章根脚具在中庸至於過猶不及一語尤為此章適主吾輩向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一求氣象如何則知聰明才幹籠蓋人上的與天命之性曾有一毫相干否此際甚微未易語言形容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五

季氏富於章

孔子東周之志全要扶公室抑私門而門徒中乃有為私門羽翼者可恨之甚非吾徒也一句煞甚利害○魯之政季氏專之孔子亦算做仕於季桓子但一面借季氏之用而陰以扶公抑私為作用如三都之墮便是反周為唐的師範冉求乃死心塌地為季氏

着實該趕出門去

柴也愚參章

人之用功各從偏處對症而各人受痛苦不自知全借明眼指破只指出病在何處則所以用功各人自討不待言矣○愚魯辟嘖是氣稟帶來變化之權全藉學力佩韋佩弦各自去尋

回也其庶章

安貧亦是一節而回之安貧則比別人不同內重外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六

輕全於性分上討得過活即一節便是全體故庶乎之下接以屢空這塊光景細察之不是顏回處此必定動盪一番賜正坐此病並舉然有深意

子張問善章

天命之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須苦用學問工夫纔得透入區區天資縱多暗合終與先天之竅覲面相隔故善人以不學處見長而即此成短○不曾徹悟根原腳踏真境縱不為惡於善之滋味何曾嘗着

論篤是與章

往嘗以厚不厚分好歹豈知人之巧也更以所與在篤因而為篤其歹乃滋甚須別具眼

子路問聞章

夫子隨處答問一言止對一證非活套通用的如此章幸得湊在一處遂被人詰問發出老脚其餘的都該類推勿以無赤之惑而遂倘祥過去也○有父兄在是見該與長者商量恐怕行的錯了非稟命儀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七

○註中而不患有來歷不然似少了一段

子畏於匡章

註謂夫子遇難回必捐生一段儘有意思然夫子何以在乎則回蓋知之子在二語似謂夫子一定不死回怎敢死如遇難無方只硬去死者非聖賢也

季子然問章

先失驚以掃其興說出大臣是如何則一向季氏勾當二子所以事之者何如口不言而心自省矣嗣因

從之一字又說弑逆不從話頭更怪陰折其不臣之心一抑一揚都是故意

子路使子章

治民事神原是學的實際然亦須先察透消息方好下手○註中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數句極得

子路曾皙章

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為用點以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八

性天為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却又總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政對得本題○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嘗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會得此消息則許多分別執着爭持擬議都用不着○時方暮春故如此說如在夏則信夏秋則言秋頭頭是道不煩揀擇○素位而行原總括了天德王道而素

位亦不易言矣彼天性原不離時物如死着時物便不空靈時物雖有形色而莫不有不見不聞者以主於其內故死套曾皙祇說夢耳白沙云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自家真樂如無地傍花隨柳也屬疑○前異撰之言是他病夫子欲得其大意故慰以為何傷后評論不已必欲夫子說三子一句不是又是他病夫子故不肯說只鶻突答他一塊妙趣曾之長處短處俱不可掩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九

下論卷之十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童胤繩甫

田 芋景陽甫訂

下論卷之十二

顏淵問仁章

萬物一體之心原是我的性命自私自利之意就是害我性命的對頭性命出亡只因對頭得勝如今為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一

仁時要恢復性命只得和對頭儘力鏖戰求個你死我活即禮是仁非二物也即克是復非兩功也一日克復即一日天下歸仁非兩候也為甚麼把個八荒我闡的家當自家隔開這勾當我不自家拚死力去做待誰提調故要復我的性命須索尋住對頭費盡十分力斬盡殺絕我那闡八荒的家當纔即時出現而着手處就在視聽言動上看非禮勿字捧住天根力勦私欲是何等力氣不如此做不得仁者請事斯

語投袂而起千載下讀之便見作聖的在行先儒乾

道之說亦妙○克已二字道破根原而由已二字提

醒機括吾輩一向浮沉恰似不由已的四個勿字全

是由已○顏子自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就是此說

○萬物一體之心仁也而謂之禮者就其為萬事規

矩天然條理而名之也○害仁的是已克已的還是

已猛虎項下金鈴誰能解得繫者解得

仲弓問仁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二

把此心以無敢慢持住匹夫匹婦亦能勝子已所不欲斷不以施此是一套事敬恕之分不可○吾輩簡點待人之時那得這樣小心惟不的家也怨邦也怨○修已以敬一句便該盡此章彼以不施為恕者是安百姓果在修已之外也

司馬牛問章

其言也訥下字自有意思牛只當做訥言便小看了夫子點出為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言訥有所以訥

就是千古神聖亦只個為之難便了一段活精神在裏面提調着豈緘默之可倫也○論仁而曰先難為之中原有無限不易的光景只是為者自己嘗着便自然不得不訥了可見易言的人原未曾為○子臣弟友為之着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不勉不敢盡為之難而言自訥的本相

司馬牛問章

機括與前篇同不憂不懼豈是粗心大膽內省不疚四字豈止君子而已也○有疚則無得意處而憂且有負愧處而懼饒他強托自在矯鎮從容而憂懼乃愈甚看來惟心最靈自己亦不能掩會算計的大用工夫不使留半星免疚惡便占了天下第一等好漢討便宜的緊○不憂不懼是受用而內省不疚儘不容易中庸大學只此四字括盡咬定精鐵寂寂冥冥冷冷淡淡萬苦千辛纔掙的出來

司馬牛憂章

無意思的人同堂即胡越有意思的人四海皆同胞四海兄弟之言真是宇宙間一段真消息豁開心胸展放眼界註乃深為駁正非矣不知此言是呈過稿的○無失纔是真敬有禮纔是真恭

子張問明章

註解字字的確一辭莫贊矣不行字是安心加察故能察字宜玩特以為明在前邊似非夫子蓋謂於此處不使得行纔算做明教他莫放過也不是推原至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四

於覆說一遍加一遠字分外精神不可草草蓋見這眼前舌底咫尺之間隱伏遼杳千山萬水不足盡之能於此處破得真真是遠故視遠惟明而極遠在極近處

子貢問政章

極妙文機要單表信之為重先三樁並列次搜尋可去者到得與食相較還要去食無食則死是豈可去之物因發揮兩句言死是免不了的死何足怕只一

個無信便無所以立了民至於心不可知何以爲國
故國以民心爲根本○兩個去字有生活是指爲政
者下手着力時於此處且不顧也終日要三般齊幹
不得已且拋下兵又不得已且拋下食至於所以使
民信者却拋不下夫民豈有能自信者全在上邊鼓
鑄不去信是上不失信○自古二句人生真面目有
國大根本故學術經濟二而一者也

棘子成曰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五

文質原是離不得的離質而文不成個文不止害質
離文而質不成個質不止害文不離者文質之本體
強離者世人之意見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
當時文勝故子成之說君子存質去文其意亦好特
未識文質的本體依他說時亦自有病文猶質也文
是質之文非質無由生文質猶文也質是文之質非
文無由見質子貢之說是彬彬之旨何云胥失○子
成說君子恐亦未必純以居上論註泥之而云君子

小人無以辨非不亦通實恐未然

哀公問於章

有若見哀公兢兢要加冰百姓特與開解一體之意
百姓者君所取足也他不足了問誰去取反正二語
極其透徹萬世不易有若之言似夫子也○哀公如
再問行徹之法必以節用告矣提起徹字時已隱然
見先公曾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議增加到得民不
聊生事不可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六

子張問崇章

主者終身不遷徙者隨時變易似為兩樣工夫却是
一套事情忠信與義原是合併的主忠信在徙義內
主徙義在主忠信內徙勿二勿三之內而因應者自
神千變萬化之中而真嘗者自若○欲生欲死在兩
人已可笑在一人尤可笑人情之偏往往如此夫子
每指出令人懍然驚醒想夫子於人情中磨勘理欲
境界真無處不到好着已的工夫然必是子張有些

齊景公問章

往嘗論政還說此運用經綸到此只把個人還其人
就算為政極新而極不可易原是對症立法却也萬
世通行的景公反發幾句極是感動到得有粟難食
自已立下個卦

片言可以章

片言折獄單指信在言前說故記者緊附無宿諾於
後尹氏註可看○吾輩看此要覺言出人不信是甚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七

根由而思量無宿諾是何等境界偏我們指天畫地
累牘連篇人只當春風過耳也偏我們把滿口承應
的囤放在家裏停閣日久屢催不應如此反身看來
此書自有靈氣

聽訟吾猶章

范氏源流本末之說有味明德君子以實心為民照
臨之如日月覆載之如天地誰無良心而尚多訟哉

○大學中庸具載其詳吾輩細證之皆合不必縷指

○夫子目擊民散之久而傷上之失道遂掃聽訟的
興致而發使無訟之說唯夫子有此心腸唯夫子有
此本領這句話會之覺春風從簾外入而斗柄自掌
中迴夫子得邦家章子貢頗能模寫

子張問政章

為政者初間亦多振厲而久則未必然外面亦儘張
皇而內則未必然無倦以忠二語平平耳却把豪傑
個個考住吾輩細體驗之亦欲無倦亦欲以忠而由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八

不得不濟了若有鬼物揶揄者纔知孔夫子原是在
家

君子成人章

冷冷的提出這一欵極有關係一個人的美惡既關
於本人之休咎復關於他人之禍福有一個君子出
來所成所不成合攬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
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係所成所不成
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前與投在小人前門

宗各向人鬼遂分君子真是福星小人真是妖魅故此章不止刻畫兩樣人心腸乃痛指兩樣人的作用以見君子所以為好小人所以為歹非止就其本身論也○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說人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而避就之哉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於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於私

由書說

下論卷十二

九

情而復得托於名理念不去從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

季康子問三章

三章同一說法康子都是責諸民夫子却都要他求諸已要着民正須子先正要着民不竊須子先不欲要着民善須子欲善非苛求之也民之不道原上有以倡之除了身先原無別法○政者正也顧名思義責將誰諉少不得助之以正康子一向果不干正否

夫子此語最善醒他○竊者欲也則欲即是竊上以欲倡夫子看他即是盜且以一盜而起衆盜語微而顯○殺字是不得已而用的為政者自有化民之法怎用此字君子小人指分言根為政二字來蓋上行下效萬世不易之理也二德字活看○子長子短明說他不正多欲不善康子不敢作聲也只是理勝耳○大學齊治章便是此註道之以政章可參看民回各有良心又各有私心唯上所鑄耳故天地間有位

由書說

下論卷十二

十

是一樁大道理孔子三提子字原有理孔子聖德而民不從化只是個不為上耳康子苟有二分德行民即景從矣

子張問士章

丈夫生世以宇宙為同堂達字原是本等而不識達字真脉絡遂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當之錯投路徑夫子與他正過名來講個達是如何聞是如何一真一偽洞然在前求達者可不錯認矣○程註名實之

論破的○聞者亦知天下人心惟名理可以聯絡不知名理非可色取之物人心非盡可愚之場須索着底做來從無言之地自為翕張實意旁皇可貫金石原無論邦家隨處皆順境不然我欺世世終不為我欺就其炫耀聲名亦可得之而聞則有之達則未也○兩節字義相對一個惟恐已有差池一個惟恐人看出破綻一個望內搜尋一個望外粧飾實修的原嘗若不足假粧的原嘗若有餘情也亦理也

中庸

下論卷十二

十一

樊遲從遊章

說先事贅個後得說攻其惡贅個無故人惡妙在這一贅上偏從人的通病儘力下一鍼精神結聚於此仔細參之惑大概在忿上全不反顧故以一朝字身字親字輕重較來點他使醒不言辨而辨在文法與告子張同遲粗鄙想犯此○蓋世英雄本仁祖義不敢保他無得字意在內天下凡事各有所得只參一忿在事時便把事成有為而為非天性本色○自己

有惡自己儘力搜索猶恐其根之難拔有甚來由去攻人大要是非不容兩立攻人的意思原只是要寬已夫子只恁通行

樊遲問仁章

聖人本意原只是愛天下非好專求知天下然愛的機權却在知字裏就人求舉避錯的俗念上轉動他有直無枉的良心故旋乾轉坤的手段全在一雙眼○遲之未達只在知人二字他把知人當不該幹的

中庸

下論卷十二

十二

夫子說出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以明知人是該幹的遲又不解舉直錯枉何以能使枉直觀他退見子夏述問知兩字則非疑知妨於仁明矣如其疑此則夫子二語已剖斷了然何未達之有即夫子亦非誤認遲疑知之妨仁也遲以知人疑夫子以知人解而已即子夏解出言富之意亦見夫子言智而實非智所能盡只就白文看首尾自有呼吸○愛人知人雖指本體而工夫在此要人着意去幹

子貢問友章

忠告善道字字堪味那有這等盡心朋友不可則止更有味蓋至於忠告善道而猶不可永無可之望矣如其不止取辱何益

君子以文章

仁之理在文非二物也友字承上轉下可見不然何不可曰以友會文耶不可對○會友者多而以文者少惟其不欲為仁耳欲為仁須求輔欲求輔須以文會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十三

友○提醒夾持俱於會字上得力文之載仁原無所不盡以此會友自有無限光景

下論卷之十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蔚雲會應昌甫

孫奏雅君協甫訂

下論卷之十三

子路問政章

論政而以身先不是好為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是天地間不易的機竅無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一

以難者政以易倦也說個先勞豈是一二日可報最的請益二字原自己不思耳程註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妙解○請益是他勇處然降得倒倦字纔是勇這塊地方實難打熬如不從本原上透出不容已的消息饒有拔山之力也要倒褪故曰有天德斯可語王道

仲弓問政章

首三句舊以大體二字解之極中窺天下事原自有

提挈的綱領使精神呼動不用自己搜索細瑣也焉
知賢才愁的有理觀夫子之告自有盡知的法只在
自舉所知也是大體○人人都有個好賢的心腸只
自己無權柄耳得一個舉賢的在上扯動消息呼吸
踴躍轉相汲引即南山南北山北深藏遠隱的豪傑
也都到我耳邊來此一定之機括上人只要撥機

衛君待子章

發名不正之害悚心戰骨此必然事勢不可中挽只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

二

聖人打頭便看到底這樣是通達政體○名言事禮
樂刑罰都在一處看既以此自為即以此加民一人
昧了本心遂強萬人從其亂命只就輒拒父上看他
禮樂如何刑罰如何原也難措手足○正名作用陽
明先生之言甚得

樊遲學稼章

稼圃之學定上小人二字當一猛省兩不如辭氣甚
厲孔子原不是幹這事的人大學之道明德新民禮

義信之好在我而四方萬姓總聯絡於一體此是吾
性體生活放着提督宇宙的生活不做而却問稼穡
甚小甚小○要學孔子須參透這性體不是故意說
大話禮義信不是到臨民時纔有洙泗從遊日用尋
嘗便是真境界要他打開這門

誦詩三百章

註以人情物理屬政溫柔敦厚屬言太執泥反無靈
趣○人之情事之理詩中摸寫盡矣如有得於詩的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三

就詩自考就已驗詩古來此人情古來此事理便一
一俱是真境界自能用世○此言純為不以身體詩
只吟呻佔俾的人說然舉世皆此病遂若經術自經
術而世務自世務不通世務的人不許說通經

其身正不章

解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已
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使令而即從則聖賢祇
為好自苦耳

魯衛之政章

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慎刑煞甚有道今也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沒夫子此嘆意微而顯作文只宜籠罩渾說

衛公子蒯章

玩三曰口氣俱是知足無外慕之意人心大病只是不知足再無足時入子蒯室中便覺心涼意靜別具乾坤熙熙擾擾的自討巴結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四

子適衛冉章

孔子輟環列國那樣心腸其所以施為次第千熟萬鍊不得見諸行事而於冉有之問畧露提綱天下事人皆以為不可為不知遇大手段的即能措置○曰富曰教厚其生正其德纔是為生民造命當春秋時那復講此無惑乎以為迂而不用也○此章疏解具在孟子○此等書平正鐵板然却不可看得固然見在了如固然見在冉有何必問也要得夫子眼裏看

着心裏籌畫的生氣

苟有用我章

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大率見孔子不講富強而講王道以為取效太遲急不能待不知夫子布局極寬故百年必世猶未殫其施而提綱極捷即期月三年亦可收其效○夫子脉絡極正而運用處有無限妙着故非拘板道學所可比也可也有成自己屈指審量原是實話○註解自是然更要看得靈活尋行數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五

墨便成說夢即如用於魯誅少正墮三都這樣作用可在那條教中尋耶

善人為邦章

人以為殺是必不可去的說個善人又是人以為不風力的故此言雖傳至今而誰其信之夫子却特地提起來着實信他一句此間意境最可咀嚼既估量善人資格又忖量百年時候是如何施為如何浸灌如何潛移默奪端的不枉○殺字提起聖人便墮淚

人以為去不得聖人以為去得而究其所以去得要
在善人百年之化善人忒柔忒和悶悶之政其不以
殺見奇也有時令人不痛快然其短處就是長處全
無風采饒有醞釀天地間自有條去殺真脉

如有王者章

此仁字指天下言元氣通徹無一處不到此全在火
候○幾千年仁不得一次○自己仁可以一日得天
下仁則以必世成○即未至三十年亦稱治矣特略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六
有滲漏略涉形跡便不可謂仁中庸中悠久所以成
物即此意

苟正其身章

指從政者說當時大夫越職犯分啟人效尤故云然
季氏無君而南蒯陽虎反戈以中光弼不朝而諸將
田神功等不復稟畏甚矣身之不可不正也蓋人所
觀也

冉子退朝章

分明知其是政而故為此言註解極其明當魏鄭公
獻陵之對原從此脫出○觀此則求之附益季氏原
大失孔子之心

定公問一章

一言足以興喪原不可於條件中尋須從總會處討
○知為君難之所以興樂莫予違之所以喪孔子不
曾細解然意已了然矣作者按情求形要得玲瓏趣
味○人君那個知為君難而孔子以為此足興令定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七
公猛醒那個不樂莫予違而孔子以為此足喪更令
定公失驚兩般兜都傍得甚緊然不知為君之難正
以樂莫予違實是一事

葉公問政章

聖人答問或就根說或就梢說然即梢可以驗根如
此章是也近不悅非政也遠不來非政也悅來二字
俱是強不得的

無欲速無章

幹不得天下事病原在此夫子自說自解極其透徹不必又添註脚○政原求達而欲速則草率驟德循不得事的條理等不得事的節候所謂越忙越在後也至於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而天下無全利全害之事只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墮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吾黨有直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八

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只在形跡上比擬遂落在此夫子以隱為直喝出天理的真面目來然父為子子為父字要認政破他原題蓋隱非直而在父子上是直也

樊遲問仁章

居處執事與人便把日用盡了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提良心作主非三樣生活也雖之夷狄見無可棄之時

子貢問曰章

聖人論士只論品格行已有耻極是高品使不辱命亦根品來似不宜截開作才風采取重不獨在專對時也次之孝弟又次之信果其品遞降而於子貢身上愈難者蓋刪盡才華只以行已根基論也至於硜硜小人而猶為次則士之所重愈明矣子貢從政之問想打頭即有此意歷歷說不起他因指出問之難當夫子一噫無限褒彈○所以斗筭只是個行已忒無耻耳孔子往嘗心裏十分不自在他故因問遂頂喉嚨噴出利害話

不得中行章

狂者于聖在握狷者一塵不染俱出世法之外人人不喜然一個是中行之神一個是中行之骨去俗俱遠於性俱近孔子特意取他以道眼觀之也此處不曾提起鄉愿而所以深惡鄉愿之意亦隱然在內○生斯世為斯世大率多講媚世之術狂狷却另行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九

只管自家所見不顧世眼非笑雖其自期古人處未必即如古人不屑不潔處有時拘滯太過然終須望良心上尋路得夫子造就之便是中行矣第一件不可入堯舜之道者是闡然二字傳習錄中我在南郡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一段極可玩

南人有言章

人至於一事不可作羞孰甚焉一串下不可截對○

善夫二字一無恒百無成有味其言○承字可惱七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

尺之軀甘為承羞具耶○不占字根易辭用出其語冷而善人想起來不恒的吃虧如此為甚甘之真是

君子和而章

和是以理相投故中全有相劑而不肯雷同同是以情相暱故中止有相黨而不能和衷兩不字不宜寥落○晏子之論極透和同兩字相似而實相反士大夫於此辨心術天下事於此分治亂

鄉人皆好章

論其好之惡之之人尤妙在合攏參看此所謂真人品也兩邊說話各就所見人品苟真原無皆好皆惡之理夫子會看

君子易事章

君子之心只要以幹天下公事為主小人之心只要以奉一己私情為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悅而有寸長一得皆收為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悅而有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一

幹事之才者偏好奇求○求備非求全才只苛責其如吾意耳彼全不以天下事介意故如此兜搭○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悅之一途亂不可言矣天下人孰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寧直壞士習遂壞世道關係不小

君子泰而章

循理中之坦舒十分不驕循欲中之恣肆十分不泰

故真正脫洒惟君子能之小人即極快樂時無言之地却全無受用此須細磨勘不然鮮不以驕為泰矣○周比和同驕泰為其相似故辨之其根原一也

剛毅木訥章

四者俱於世情不相入却於天性相近就此看來便知世俗之外自有吾人的本相○楊註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解的當○自己一點真性自從出沒於世局之中圓活巧令日習日敦而本性不可復識矣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二

玩此章愕然猛省

子路問曰章

切切惺惺怡怡俱是一團宛轉纏結之意不是徑情一擗兩開的此全與子路對證朋友兄弟之各施亦舉重意非全不相兼也

善人教民章

善人教民原不是為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撻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

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聖門兵書不離善字所謂三句不離本行○七年二字原有估量程註極妙先儒這樣看書可法

以不教民章

當時只管驅民以戰那裏等教戰是何事而可不教耶教字解在上註○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兵凶戰危必先以教孔子自謂戰必克恃此教耳

下論卷之十三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孫紹古獲甫甫

真北翰鵬南甫訂

下論卷之十四

憲問耻子章

夫子把人看作為世間有用的有道無道全不做些生活一味喫飯便是個盛穀的布袋原可耻○註中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一

抑揚非不有理然有道該保泰無道該撥亂都有事幹似非以有為獨善意論觀第四節有道無道之說可想

克伐怨欲章

除根便是為仁功夫今日不行則蓄而忍之仍留根在陽明病瘡之喻甚妙○時文以勉強自然分難仁非也顏淵克己也是勉強只是從根上下手且仁亦非專論自然克己舜業是何光景圈外註自明○難

在此非仁亦即在此○私欲橫來怎能克得日還稟起良心來扶他作主而後私欲可退顏淵四勿稟禮為君孔論無惡在於志仁不如此怎得他去

士而懷居章

千秋結契六合同堂是士的生活而曰懷居是奚足哉○象山語錄中疑難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一段可味○要大開眼界

邦有道危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二

危字本領可想是人所以為太激的有道時原自可歌詠太平而清時之佚事遂為衰世之濫觴故憂治危明有一雙眼一片心與人迥別如但以為不諱之朝可直行已志淺矣也算不得危到無道時擔子越重正色立朝更用着危字言孫者只是善藏其用的意思非止謂免禍也如止謂免禍連行也不該危了幽燕老將氣韻沉雄自有話說

有德者必章

因為相生遂令有力者負之而充夫子兩必兩不必說盡老脚中間光景自認之○意重不必邊恐人誤認做德仁也就是他本人亦不自知其非有虧夫子照破

南宮适問章

尚力不尚德已不成了世界南宮乃有此說神情無限不答而即出南宮原非懷疑而質自不必答自當出也夫子贊他二句亦無限神情然皆只是汎論天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三

君子而不章

本心安心提醒尚不知不覺有昏迷之時豈其安心欺蔽而反誤打誤撞有清明之會君子小人一串說下意重小人邊○萬念真中不敢保無一念假萬念假內不敢保有一念真○仁字是念頭全真是色處愛之能勿章

玩註意是指教為父為臣的意言不如是非愛非忠也點破忠悖的真面目令人自省自勉

為命裨諝章

各盡所長有和衷意夫子取之在此○舊程文重子產就左傳看出亦有理○當時鄭之保國賴此辭命原是大事

或謂子產章

此處論人品語甚冷有得於象外的來歷聖人別有主張不隨人口吻○須想子產極猛何以一惠字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四

之子西儘有可稱何以兩彼哉外之管仲何如人而以伯氏無怨實之一個原是惠人一個原是外人一個原是功人○子西可惱全在仍僭此處一差便非吾道中人夫子看得民無二王道理極重○寬猛之論是子產自家註脚○管大夫實是當時不可少的一個人

貧而無怨章

就人情立論夫子真不迂濶若自養定后兩處都不難又當別論○此語要人有咬定精鐵的功行此處捺不倒便是大道真根基孔子自述疏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為君子不去仁的實際消息可想○陳白沙為一峰作誌也只叙他瓶粟竭矣

孟公綽為章

公綽之不欲夫子眼裏數得着而却知其非大夫之才為家老趙魏有餘為大夫勝薛不足則魯用為大夫得失自見枉才而用則為棄人楊註有味

子路問成章

禮樂是性之中和乃天則也才具鑄以中和則全是天性作用非智慮勇藝之可名矣此見成人全在涵養恃其才質物而不化只是凡胎○天則在我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此個老脚要實實討出○有了禮樂二字便成聖人矣中和之極一團涵養得來夫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五

子說到此語豈不是人的足色而忽上心來深有慨於今之士習全無行誼却只一味圓熟把人的本色全然喪盡因只舉行己的根基且不消細論涵養而日云云○見利三句吾輩當於實際處討求這義着實難思這命着實難投這平生着實易忘當下光景慣熟亦不自知其不思難授易忘也求一個兩端交戰的也不可○聖人論成人如此都是着骨的生活這人難做怪不得士大夫之逃禪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六

子問公叔章

三不厭是解不言不笑不取之告所由來註中不覺其有是句極有味然三個然後做成三個不厭純乎天而不與此至聖境界文子為人斷未至此

臧武仲以章

揚註極好以防二字是書法○仲尼眼利害

晉文公誦章

就二公較量耳非對王道言也○二公皆顯伯夫子

就中發其隱則文自難與桓並○桓在前而如此序者蓋看到文公而有桓公之思也語意可想○觀下邊相桓的批語則桓自難得

子路曰桓二章

由嗔他在不死夫子說不死的？嗔他在相桓夫子說相桓的功夫要仲原是可以無死的而天下又必不可以無仲故云然道理當如此看使是不可不死的亦必不如此說○當時事勢已屬岌岌手挽天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七

河全賴仲父看到關係處纔說話不肯虧人○九合諸侯是幹尊攘之事楚之跳梁向非有人攬之則共主難保守府而天下胥俛首以聽僭王之夷矣荆楚僭王春秋以夷狄待之被髮左衽根此○仲可無死與魏徵事文皇同若異姓為仇怎說得

公叔文子章

文子謚文指修班制以交四隣社稷不辱原不曾議及升僎夫子從此處着眼見他心事光明變異俗套

亟口與之須要設身處地能於此處無嫌忌否纔覺文子真可為文○可為文只指心事處要活看夫子論斯文原與世間別有境界註順理成章死泥強合便無靈氣

子言衛靈章

無道而不喪見用人關係的緊要○三子長處輕只重靈公用當其才

其言之不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八

就他輕言便知不為註解精當無必為之志妙哉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不到為時便知其難這梅花數最准

陳成子弑章

春秋時大病在亂賊公行孔子撥亂的手段從此處下手即謝政家居而此心未歇就魯振魯以正天下適有陳成子之事沐浴之告意謂行此一節可以制三子且謂名目甚大哀公可就此一事以硬使三子

事固貴有義理而尤貴有機括此個機括夫子眼裏
懸住分明以收太阿之會引調哀公而公乃曰告夫
三子只此一句事不可為矣既自己要聽命於三子
三子安得不反操行止之權哉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二語多少意思一出而自言無限感嘆一面對三子
無限諷刺○夫子不是好攬其心誠有不容自己
者此時春秋已絕筆矣東周之志即衰甚不減也

子路問事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九

戴天履地無半點為私的心而遇有差失却不可依
阿須要犯顏一連說無軒輊

君子上達章

同處乾坤共此日月而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做本
人都不自覺○達字無盡頭非曰走至何處而后止
○上下原無盡一生也無窮極故總天下萬世之君
子發揮此上字不盡總天下萬世之小人發揮此下
字不盡孟子無算二字極有味○理欲之解自是然

却要曉的原頭尋着着落

古之學者章

二語斷盡根底程註極確中庸闡然的然便是此書
○已處也有人但他只是為己人處不離已但他只
是為人○陽明云今之學者講來講去真是個伯者
學術○已原不可不為人則何故為他此二語極能
提醒人心當今有志者通身一汗不止刻畫古今已
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

蘧伯玉使章

人終日無着手做工夫處便終身不知己的分量說
個寡過也怕低了名頭矧又曰未能乎使者言似謙
婉實把真正學者的實際道破真真使乎這主人心
事非這樣使難傳○吾輩終日該有所為觀此章那
可散撒

君子思不章

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有味○思極是易蕩的

不出二字有力在○天下事以侵成曠今日之思止能辦的今日的位不出位纔可算得清把得定

君子耻其章

往嘗論言行已是矯偏字眼此處耻字過字更為加意有餘不足之勢須操這樣低昂不平乃所以平也○饒耻着尚不少饒過着尚不及

君子道者章

自道言夫子道君子者即所以自道非謂謙也○非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一

夫子自能之何以說得實際出來

子貢方人章

為學自治原無方人之理註中雖亦窮理之事專務為此等句把方人不肯說倒泥於暇字賢字意耳不知孔夫子一生原是自治無暇的此言固以點他悞處亦分明示以為學的本色

不患人之章

知便指能說患不能便要求所以能看起來已不能

而患人不知知是知個甚麼殊不可解

不逆詐不章

此專為逆億的人說他自負明察不受人欺以為好手夫子却說不用逆億自然覺之纔是本領○逆億二字最不端用不着固自為小人用的着亦共為小人豈是除了此兩字遂無自免之術耶吾人生來原帶得一個覺體來無感則不為先有感則不為後賢者能之○逆億是未見彼如此而預設以待此處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二

片機關不成心體先覺是彼既有詐偽而我自覺纔虧不了人的心纔成個已的心賢哉○所以先覺此處亦未細講而不外誠明之理天下實情在實理中實理在實心中極實的心便極虛明我以肫然成了湛然彼山鬼伎倆自不能掩○詐偽的人縱饒巧奪天工然原非其質即緣飾處便是呈露處胸中無物者自然先覺

微生畝謂章

有道見無道隱原是正道然如死執之便是固矣夫子自揣材具無不可為之時故到處覓機緣有一線之可藉以展布便可就一國以為政於天下則栖栖正是他與石隱之人下鍼處○疾固固字即果哉果字○亟以道理格服繩夫子豈知真正道理無格服驥不稱其章

力德原是兼有的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為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尹註是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三

或曰以德章

看此章乃知處事自有個天則不容人加意其間一為加意即好意也不停當何以報德一向極靈足破此關把德還將去報德如報怨只以直罷何等天然○受德於人只得留意去報償值可報之時即委曲些不為私加厚些不為過怨如何比得○直字論其事之如何既不可挾私以往又不可曲意以為

莫我知也章

聖人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原是人不知的自是無意人知然却要把握這段不受人知的消息傳與門下故發揮如此○我這一點靈明乃天之所命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於子臣弟友中實落去盡也不管造化之順逆也不管遇合的窮通只管默默無言滿盡此心不離日用修持直與天命相對此時就平地便上了天人只認的東家丘而已那知他精神已出風塵之外翩翩羽化耶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虧他自傳影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四

神○不怨不尤要着眼下學難處政在此有多少屈情多少虧價的滋味安打熬纔算學人不能知政為此○人自有一天人各有一天孔子只知了已便為天之知己吾輩只知了我便為孔之知己天不在天孔不在孔萬古此下學萬古此上達只要寂寞寞寞苦自進修毋以天不看顧人不做美稍灰此心耳

公伯寮愬章

分明管公伯事而夫子以為不管人事還是管自己

命事說到此處真令人鬆閑樂易洒然悟冷然覺萬
縷不平化一道清風而去○兩命也原是實理匪祇
自寬寬人也

賢者辟世章

遇合未偶有意思者大率引去其辟有四或以世或
以地或以色或以言鴻飛冥冥世事可知矣○所遇
不同非有優劣極是

作者七人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五

天地閉賢人隱作至七人成何世道意與上章相承

子路宿於章

晨門何人而為此語可當七人中之一矣○知其不
可而為即是諷語然却把夫子為人心事一句道盡
○如人病即甚不可為而治者不忍坐視須要用藥
直至無可奈何而已此是聖人菩提心

子擊磬於章

荷簣者聆音察理煞是異人姓名不著而神采如生

○彼講當已之理意極懇至蓋以夫子為不能如此
果也豈知政於莫知不已見君子竿頭進步不忍息
世處斯為難耳如只一味呆有甚麼難○彼亦不是
全無心於世只講無道則隱者觀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如有知已亮不甘心於已可見此等處要著眼
時文混講一套高尚語便成說夢

書云高宗章

何謂之疑謂一日萬幾不容不言也此專疑高宗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六

人事而怪其不可信也是相緣於文宣莫行之後
的話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人皆然此語有意政對
他發問的意思總已以聽以解三年不言全只在發
明喪必三年之旨有這一着付托便說不得古喪禮
難行了

上好禮則章

好禮是自納其身於軌物再沒一毫便安放肆之意
彼民見天子崇高尚爾兢兢吾儕小人何敢自跳法

紀之外而不奉令唯謹耶○使民亦是指轉移他說
好禮之君原無亂使

于路問君章

說個已原就有人在說個修原就有安在特止叫做
已叫做修耳于路以為止於一已既聞安人又以為
止於一人而不知無離人與百姓之已無離安之修
也觀兩以字可見非二事矣已不成已者害着人也
已而害人者昧其人已一體之心也人已一體原是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七

本心而自私自利遂窳入而爭勝儻不亟為提醒兢
業以操之鮮不昏昧放逸而損人以利已矣故曰修
已以敬敬者嘗惺惺法也所以嘗提一體之心為主
而不使自私自利得以乘也即此以修已而人與百
姓皆安也故修已最難也堯舜之所猶病者病已之
未易修非病人不安也修已以敬原不是易看的天
下再無此外事體聖賢再無此外工夫

原壤夷俟章

記載此章只在聖人數語見得人生而無善可稱便
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童子將命章

居位並行亟以成人自列原是後生一大病痛夫子
欲挫之故使他供使令之役見聖人造就深意
下論卷之十四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八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文藻抱樸甫

李芳春來一甫訂

下論卷之十五

衛靈公問章

強兵二字是春秋列辟的命根策士求用的勝着而
以當孔子之前遂成冰炭孔子別有一道救世的靈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二

符在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一句內明日遂行話不投
機半句多也連日子記上煞有意○孟子我善為陣
一章君不志仁為之強戰一章真孔子嫡派便是此
書註疏○俎豆之事活看只是廟堂上雍容禮樂話
頭所謂文德也富之教之好禮好義好信便是○真
俎豆原帶着折衝如全無神氣只一味樽俎便是叔
孫通的下脚○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教民即戎孔子
所訓我戰必克且以自道如文武問陳孔子必聚米

借箸矣只為靈公所問便是死戰陣全無靈氣故不
告而去如不活看執泥章句把聖人看成一家貨了

在陳絕糧章

直道事人自取其窮是君子的本色固窮固字活看
惟其君子窮有固然小人善濫怎肯受窮故天下無
窮小人○做君子全換得窮字然千古惟窮字兇撞
舉人一體驗之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者嫌窮
字不得○送窮文亦可一盼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二

女以子為章

子貢一向當就夫子是多學而識故夫子如此發他
果然如此而見夫子話頭知道錯認了故曰非與夫
子亟說非也子一以貫之言下湊疾不容閑語○一
貫即參乎章意而註分知行支矣天下那有兩樣事
兩樣理○天與我一點靈性千變萬化猶游刃有餘
如不從此處下手縱一覽無餘能記得多少謝註極
有味○鶴林玉露云子貢多學而識弄一車兵器者

也曾子守約寸鐵殺人者也有味○學識如何廢得
只要有主腦

由知德者章

有德人或自謙知德無不自任然德不是玄虛之體
知不是寂滅之機日用間種種感應無非修德的着
落則無非驗知的卷宗今看來有幾個不露了馬脚
再莫輕說知德了○夫子這話極冷一向眼裏看倒
了幾個學者呼由而告必是相干註云為愠見發想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三

無為而治章

任人者逸是舜得勝着處紹堯意似未必恭已南面
正是無為之象而必欲穿鑿道理作篤恭說亦未然
子張問行章

聰明伶俐人以為非此行不去而仔細思之至誠未
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人心原是不可欺的忠信篤
敬之外別無可行之法然忠信篤敬不是操三獸五

的生活參前倚衡極善刻畫夫然後三字要玩蓋偶
然敬信人亦有之只為不勻遠不足色而遽以為此
非可行之道這是人的通病○敬信時也有吃虧處
然所謂蠻貊可行者就到頭算帳也故行有不得不
責人只求已至於吃盡虧時而金石可貫矣故夫然
後三字極為要緊蓋妨操三獸五者之以不足色之
敬信而來破壞此公案也○參倚不可泥全要活看
直哉史魚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四

二子兩稱之直哉君子哉就其品而摹畫不可着低
昂意總此有道無道而其行不同人或以為一是則
一非而不知其皆足稱也可見道理原是活的尋行
數墨其謬奚啻千里○各在無道邊着精神後節可
字非無謂

可與言而章

主盟斯文者提醒人心自是要言而言之得力全在
知人失人失言而失字有惋惜悔嘆不能已已之意

然二句一連說來末二句復加一亦字極有意蓋人才難遇親面而失豈是小關係然恐怕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橋病是一個根只是不識人耳故智者得之斷不錯過函關紫氣亦不至對爰居奏鐘鼓也這一節是坐鼻比的須知

志士仁人章

夫子卑提仁字唱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於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說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五

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妙哉仁乎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死怪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為是他膽大輕生不知其為不忍害仁也○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傳習錄中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子貢問為章

事賢友仁二句要看得善事利器意出蓋以友輔仁

自是不易之理就如制事之必有器而使其所事之大夫非賢所友之士非仁就是鈍家火如何善得事觀二其字二者字分明有揀擇意賢大夫仁士是踏實地算清帳的人我事之友之他自然不肯棄我我自然不肯自棄○事他友他須要辦一片受約束的心腸不然為甚立人旗下子貢悅不若已的病須得這劑藥對證

顏淵問為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六

只以制度文為論根本話原在前有了陽明之言最確莫當做天大事而強穿鑿道理也○都是就人所易忽處說一番鄭聲佞人是令人極受用的又且無甚可驚可慮之狀不着夫子透底眼目誰知他令人受用處伏着戈戟也○莫說為邦只一士庶也隔此兩般雲霧中吃盡了他虧也不埋怨他

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有遠憂宜也而曰有近憂妙哉始知長慮却

顧的是為眼下○蘇註極妙最有機括該一字百圈
○天下事勢原是有端有委委復為端的雖極遼遠
然可以慮窮之孔聖人原是補天之手○必字是不
扯謊的

已矣乎吾章

此語見前矣特加已矣乎三字便有無限烟波又是
一重公案

臧文仲其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七

自古權臣無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
勝耳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
之筆大凡偷來的原怕人奪去○此當與升僂參觀
同一文也誰假誰真○天下第一件中用的是賢人
臣第一件當為的是薦賢而第一件可惱的是蔽賢
孟子以為不祥之實真不誣也○當初無人看破他
虧夫子燃犀照之

躬自厚而章

聖賢道理原是責己的而人倒用以責人人既不服
又不能堪自多其怨耳孔子特為他掉過來何等的
確○躬的事迹着落在人故厚薄不宜平對觀怨字
豈有於人無干而人遂怨者○要換過這脾胃來須
得痛痛的一場悔悟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
鼻香緊說着自厚不覺的已責人了

不曰如之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八

人只說孔夫子會為人如之何誰知還得本人自己
如之何○天下之事難言矣有在理中者有在理外
者故變態萬千須一一預算總然算有不到而人始
得從旁佐之如自己一味冥行旁人何處下手○一
連兩個如之何纔見熟思審處之意

羣居終日章

言行二句刻畫沒意思的會友曲盡矣不必用註解
只拍心自想是如此否難矣哉三字包含無限最可
深思○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似乎強填而其實不

差先賢用功實着於此可見

君子義以章

人的品格就在人的作用上造出而盱衡宇宙人之作用大率可見單提出君子哉來做個標準○義是主張禮孫信是幹旋個個字如天建地設最宜體認四樁兒會在一搭裏如油鹽醬醋之入於鼎烹各味俱有而無跡可尋特知味者咀嚼之覺道是如此如此耳○義字兒從先天一竅來為萬事定盤星而埋

西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九

沒於重陰積蔽之下不得出頭久矣以為質的君子外破了習俗內破了意見義之本相始露極不容易然亦有事既當為而為之或過其應得之分數或失其運用之機宜又或體段不差而着實處有空總是豪傑通病故禮孫信共湊於義纔是純乎天而人不與纔枉不了名君子

君子病無章

知是知所能也此言特喚醒人迷惑病

君子疾沒章

名者實之賓也丈夫生世一場無善可稱媿死媿死趕未沒須亟亟豎起

君子求諸章

人生在世感應作用千態萬狀然論其攔柄原止有自己可求人如何求得○君子之求處處都討落着底小人可是捕空

君子矜而章

西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

不矜非名節而爭則為矜累不羣非度量而黨則為羣累此是好人易犯的病痛世道受其弊有不可言者夫子拈出此語這纔是真名理直刺當世以斯文自任者心窩○履仁踰義原是本分豈以為憤激之場胞民與物原是本體豈以為阿狗之地此處只要看得破

君子不以章

王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為此書開光明○其言是

其人非以此法行之庶不吃他虧而可得他濟聽言者之所須知也舊作用人取言者原不是上句話原不曾完奈何板對乎

子貢問曰章

何處討此捷法孔聖人除此再無家當將心比心一點陽氣順布將去天地變化草木蕃

吾之於人章

毀譽兩字原是人通病而他毀譽的私心以為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一

足係重輕耳孔子以斯民直道一句提起天根遂把好毀譽的興掃盡○直道人即不能自盡而無不以之論人夫子冷眼看此消息特為點破

吾猶及史章

此二事似小而關係於人心世道者不小夫子所以感慨猶及今亡日月幾何江河愈下○大要穿鑿與刻薄病亦同根嘗見聰明極了的人便是半毛不拔的人天地元氣剝蝕殆盡春秋時之生孔子其貞盡

元復乎於霜落水涸之餘天根密返此全是造物的妙處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註解俱確不可易○修德建謀是君子做人的大題目而妨其亂之者夫子眼見有意於德與謀而兩無成者都坐此病○德性原是廣大的故巧言者恣其圓轉奇變之談原足以移易人而不自覺於此不亂全要有識大有所圖者小自有所不必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二

計此定理也然非具識者明明看透亦安能強為乎
衆惡之必章

衆字兜有許大氣力而夫子以一人抵住蓋謂之衆固非小人亦非仁人其好惡或未必有私心但難保無俗見故須得一一過目夫子當初隻眼自許○必察還得孔聖人他自家有境界纔遇物能識

人能弘道章

道得人而現其大人亦得道而成其大然其實人之

能也雖說弘道之時道若弘人而非也道能為可盡耳人不盡道奈人何○道聽弘於人人不聽弘於道過而不改章

不改始為過似乎權論而實正言○人之不改者政以為既過矣何以改為又以為改則自認過矣文之為便使其知過非即為過其為過在不改上亦何樂乎不改哉

吾嘗終日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三

學指實踐說飲食之美必親飲食之而後知徒思者縱眼前活現亦鏡花水月耳

君子謀道章

食亦要緊奈何只謀道不謀食蓋食之得不得不全係於謀不謀謀食的也有忍饑之日謀道的也有食祿之時故君子之所憂者在道不在貧

知及之仁章

知及原少不得仁守仁守自是為重而莊蒞動禮何

莫非天真散見之處其不可疎畧總此仁之全功也文公總註原有此意

君子不可章

用違其才不止虧了君子之長并且棄了小人之用不可兩邊都有此便是聖人治天下的手段

民之於仁章

人以水火為切要者賴以生也然水火止是形生仁則民所賴以神生形神孰甚焉且賴水火以生復有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四

蹈水火而死者仁則蹈之不死其於水火相提而論豈不甚乎○這個比法極巧

富仁不讓章

這一路生活原是自己承攬滿拚心力容不得半分兒躲閃豈止不讓師也即堯舜禹湯亦不讓他○師字活看是人所遜謝的意思○天地間惟此不是中讓的有不讓師之徒師必深喜之

君子貞而章

與矜而不爭說法同丈夫原要鐵臂膊貞自不可少而却怕成了固執天理原是活物一味死執則仁義皆成弊病故君子堅確在透脫中○不諒就在貞上不可分經權

事君敬其章

此語平平耳然吾輩事君莫瞞心說如不為食便事不成了雖口談做事而其實第一件是為食然後知聖人之言有味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五

有教無類章

類原是不能無的而有教便可無之點鐵成金教之權原贊化育木鐸此句春風萬里不止可使一時無類并及萬世○教門不廣的每以類拒人豈知要論起類來教何必有

道不同不章

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蓋人之心思知慮各從其趣向不可強也經世者不可不知不然行且有吃

虧處

辭達而已章

有意非詞何以達然詞苟達意便可止達之一字乃辭之義也夫子眼裏極看不得浮辭○達字儘不容易彼富麗者政不能達者也然達也不是專主簡短○古今談文那似此一字訣

師冕見及章

道字要活不可當做古有此儀註如古有儀註則張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六

不問矣道之本色全不論成規只心所不容已處便是師冕見彼於階席坐客位次固不得知而我聽其俚俚周章錯亂此心容已乎不容已乎從此處求道而道可知已○率性之謂道聖人渾是性○要識真聖人須知活道理

下論卷之十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蔡學孟淑尼甫

杜萃芳完美甫訂

下論卷之十六

季氏將伐章

伐顛與是患貧寡所謂欲也冉有被夫子詰責先曰欲之而後復回護夫子硬釘住欲字而極言其欲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一

不可有國有家二節天下真經濟原從看透事理出來人心原無足時故患貧患寡越多越嫌少却不知大家各有當得分數均勻則和而相安吃獨食則爭而相傾讓着的有餘爭着的不足此定理也故沒個該指望人的所有之理貪圖於外的必然起禍於內到得事急誰忍的誰史書上似此影樣不知多少○均與安雖連說當得其意不可尋行數墨當做並重觀均無貧三句錯落說來不死跟蹊徑聖人的妙處

可想○夫如是故跟上議論惟其如此故不指望遠

人的所有也不服是犯邊境來只是納款非襁負而

至也安之者如其土俗各相守不科派他也○蕭牆

之內以事理推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這卦忒准○

臣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天下有道章

特為當時事勢立此課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註解甚當○自天子出不言幾世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二

當失者原當自他出安得有別說○只重無道一句

只一個不自天子出便了不得○誰知四十餘年後

寡婦孤兒亦被欺○諸侯曉事的盡節以奉天子則

終身以至世世可永保富貴簷前兩點點不差

天下有道章

玩二節文氣當另為一章其義更長

政在大夫庶人議是當時見在的事體人不知所以

到此來由總為個天下無道

祿去公室章

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與陵其上無以令其
下註俱確當○故夫二字語氣鬆快甚妙

益者三友章

近朱近墨之說原不可易友中損益令人不覺一壁
難親一壁易入旁觀則清當局則迷向非本人大有
意思知得此處關係不小鮮不自遠於方正而自即
於狐羣矣註語俱確○與前三位相處曰受繩束與
後三位相處曰受奉承繩束則只見己有不是處奉
承則只見無不是處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三

益者三樂章

言雖雙舉夫子却是眼看嘗情之所自以為樂者個
個吃了大虧因言樂上有三益三損一一刻畫出來
上邊三般冷落寂寞除了洙泗師徒其誰過而問焉
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其境微其趣冷乃天命之性
從此透現下邊三般無明無夜自在王迷魂陣下坡
車○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

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接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

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

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之謂也兩個字又却

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

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然却不

可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為主而因時因勢

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

地曲成萬物的大道理然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四

成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冥行者之所

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己簡點內

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攔之習俗縱

幾希天性一竅孤懸如何做得出來故學者真實得

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

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心在其總論

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

矩之中跳出風塵之外這纔結果了性分而範圍曲

成宇宙在手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六損六益聖人老婆心切喫緊為人說破關節拔趙幟立漢幟令人猛省回首

侍於君子章

詞旨明白不用解釋而聖人說此却不是教人宦套侍長者言不中節自是非理此學問實際處豈可漫不經意

君子有三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五

好色好鬪貪得描寫一生情態盡矣看來一場都是血氣用事耳夫血氣原自有少長老之殊以性為主者欄柄在手却不聽盛衰於他故人皆未定我獨定人皆方剛我獨柔人皆既衰我不衰不分老少纔是君子○戒字兒有力量在只是以真性為主腦便是降龍伏虎手段○三般實不論老少俱有聖人隨時指其甚者

君子有三章

天命大人聖言宇宙間惟此三樣為紀綱原是當畏的吾輩於無言之地自己討出下落焉得不畏小人不畏原不曾自覺有個天命耳天命者大人聖言所從出原無二理○夫子提不知二字極有光景茫茫蕩蕩誰知有天性在中庸一書批頭論天命吾輩自思之本來面目急宜認識莫醉生夢死○刻畫小人處憑據目前見有的說來夫子也惱他也憐他○莫道蕘草小人敢無禮全是胸蟠千古口倒三峽的呵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六

佛罵祖無所不至他自以為見徹先天其實政是魔境於正經天命分毫未解

生而知之章

純為困而不學的說蓋學者所以知之路而困者所以學之門困窮窘而立志折節下學證成上果者儘可雁行於上次天下只有生而上原沒生而下的所謂下者惟困而不學耳困心衡慮畧有人氣的無不向學至此不學真下品

君子有九章

一一點簡處處都要着底思字有力氣在不是等閑
小可謝註好○吾輩就此逐段自考着實不是原因
少這思字○一身一生千感萬應盡於九段然九段
亦非截然不相通者特因各項遂分說耳不可以詞
害意天下無二理要得於畦徑之外

見善如不章

上節是黑白分明的學者然却只結裹得自身下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七

通天下為一身纔是性分的本象丈夫的本色孔子
蓋自擬乎○志與道一也註甚得做秀才時便以天
下為已任頗可當之○吾輩未論行義且就隱居自
考所志何如

齊景公有章

一富一貧特倩將來見意千駟與餓字死之日與到
於今字用意刻畫○其斯之謂歟推開說意甚深長
蓋非止為景公夷齊也○夫子論貧富處不一而足

簞瓢蔬水遂以相賞蓋此是學問到家處於此畧有
分毫粘滯便是見不透也吾輩莫信眼看過信口講
過以已體探一番看有幾分

陳亢問於章

此章大意見道非可私之物即不知者之刻畫而益
可見○聖人教人隨其資質學力有時淺言有時深
言原無一定而實非有心異也唯詩禮之訓徹上徹
下是雅言者人皆聞之想伯魚材力亦止堪告此耳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八

向使魚有顏曾之學得聞一貫四勿之訓以告於亢
而實亢所未聞也將遂信為有異聞乎

邦君之妻章

首二句一頭下抑揚作兩脚是正名重嫡意

下論卷之十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甕述衡震候甫

趙文煥堯章甫訂

下論卷之十七

陽貨欲見章

待小人處處有意因物付物非弄智也不見時其亡
明示不受他機殼之意相遇據理以答而竟不仕於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一

貨明示已非不仁不智特不仕貨之意貨奸人儘是
聰明布置一啖竟成畫餅未必不竊罵尼父為垂滑
也○註中貨語皆譏孔子至若不喻其意者甚得○
未見時以禮致既遇時以理講莫道聖賢無威望饒
他奸雄只得尋題目來說既尋題目夫子就是做題
目的作家如何攏得着一下

性相近也章

就人品倍蓰千萬不勝其遠却似照依各人本性做

成者天命一點真原受誣久矣夫子特追出性原是

近的所以相遠乃其習耳特為性字辨明冤枉○近

字從遠字生莫以辭害意此節即孟子性善章題目

氣稟二字不必雜

唯上智與章

程註極得下愚原不是凡嘗人○上智下愚亦似以
習成之後說純論當初氣稟似猶未盡

子之武城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二

夫子一點元氣貫徹羣生夢寐東周卒成虛願聞絃
歌於武城油然感動平生之願春秋中獨於此處露
出生人之趣這一笑有多少活潑在牛刀之戲蓋喜
極也故因子游述所聞而自實其戲以示二三子恐
痴人前說夢誤以為少陵真可殺也○禮樂不是度
數夫子以仁教羣賢即此便是禮樂觀愛人易使守
則道字可知絃歌豈是以度數論哉所以有此絃歌
之聲者其雍然之意可知太和在宇宙間矣○孔門

只恁尊所聞今之從政者何如

公山弗擾章

孔子用世與人不同只是要借人權行已意其意可以對天下萬世而不以明語當事之人這個心腸極真至這個機殼極微妙觀其仕季桓子可見東周二字悵然可思尼山技癢的緊程註宜玩

子張問仁章

仁者元氣通天下為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者非天下隔我我自隔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眾人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效也見提掇天下血脉處不外吾心也政與於天下字相關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三

佛肸召子章

張敬夫曰有味○夫子事只夫子可做不可學他却又不可議他地位至夫子一片天命之性活潑真切無跡可尋故下聖人一等便有尋行數墨意繫字宜

玩君子仁而已矣天命之性原全無繫一有繫即非矣○道無轍跡只看各人本領然此段消息又恐被人竊去為害不淺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由也女聞章

仁智信直勇剛非負拔俗之志者不好然六者既是好題目則好之者一往不返自以為是遂不免有蔽須好學以破之好學者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四

的真境界費多少參証多少體認纔得除一隅之見游大通之途不然害德者即好德之人也○學是無窮的勾當虛心以觀之實體以証之漸闢漸開自參自悟孔夫子自許個好學他日呼由曰知德者鮮知字與蔽字相映

小子何莫章

詩的實用如此可見當學然如學而不得其用則算不得學矣試一反勘那個說得起個治詩經○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多識盡乎一身之實事聖人作經的為人處辦下神術慣能吹死灰中之火通枯槁中之靈一針立起

子謂伯魚章

二南修齊之事天下事篤近舉遠只是一個機括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不過舉此心加彼而已總此人情總此事理強行則一步不能去只就中從真意淋漓便足透銅山鐵壁縮千形萬態汝濱江漢麟趾騶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五

虞天人協應無非此太和脉絡故除庭除日用之中別無長駕遠馭之畧○為字要看不是誦讀就實境上體認實理如水之冷煖飲者乃知教伯魚自家嘗之

禮云禮云章

玉帛云禮鐘鼓云樂已成定案夫子為此冷語令人自省既是禮如何是玉帛祇可云玉帛爾○人即執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繼之時即循習其

迹則味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真塗人亦具特自為末流所蔽不能透現耳○人而不仁如禮何便是此章欄柄○程註解禮樂好

色厲而內章

夫子照膽鏡把天下第一等硬漢都識破是第一等軟漢字字刻畫令人骨寒外面粧喬心裏志忑最恐最怕穿窬之盜活像○壁立巖巖的影神一筆傳出

鄉原德之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六

明在德外的無害於德鄉原可惡全在似德認他為德把德之真嫡派反為所篡故曰賊○聖人一眼看到骨髓裏唯其認的德之真故認的德之賊○今天下盛德長者只是個鄉原路數孟子以閹然媚世刻畫他可謂得髓此便是孔門的嫡傳○註便依孟子解最好○一盜一賊當世豪傑少不下個盜字聖賢少不下個賊字聖人律例嚴哉

道聽而塗章

這等談道理的人也是齊人中之巨擘然講道論德全不中用惟其入耳出口只是個供談柄而已棄字甚妙然此段話又利害把坐絳帳的師儒沒了下落一連三節都是破偽學榜樣與下等庸人無干

鄙夫可與章

鄙夫最能容悅君以為善事君者唯此人那知他不是為君只是為保名位哄得主上喜悅就是他自為處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心腸盡於此然失原是不可

西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七

保的既患失則計算越多無不可做之事其間情狀就是自己初念亦不及此事到頭來遂不自由極貪的是心極低的是品極巧的是術極毒的是手把君的事直壞到不可言處人君莫謂此人善事我也○

李林甫盧杞蔡京的影神

古者民有章

眼看着蕩詐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鋒自任實是巧占題目以文飾其不肖之心夫子特說出

古之狂矜愚的本色如何則蕩也忿戾也詐也可以古疾自冒否○註解三段字字的確

惡紫之奪章

一利口耳便看得出覆邦家此有緣故由上兩句比來大概是從人所不言之隱有以深中其私非以似亂真之說范氏註正而勝者嘗少不正而勝者嘗多極有意味○此如詩之比體○好蘇意是怎麼說人情類然無關邦家者猶可邦家之遇利口極如魚水

西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八

却吃他斷送了誰想三寸舌尖上有攪亂乾坤的本領仔細識認○孔誅少正卯的主意

子欲無言章

學聖人者只在言上求所謂千里之差夫子特以子欲無言四字喚他其語最冷及子貢何述之疑而以天示之妙境躍如最堪玩味註謂與無隱之意相發盡之矣○本領無處不在而却無一言原只有天如此虧他尋得樣子然知我其天原是天之路數○就

天觀聖自己點破○活聖人原不在言上如以言則不言時便是隱時而聖人反晦唯就其日用觀之筆筆自描不曾留半星兜秘密

孺悲欲見章

不屑之教誨數語描得精神活現何等筆力孔夫子直恁盛心

宰我問三章

予亦人而有此問夫子一聞神若驚腸若刺不暇別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九

講以安字問他此從各人根原之地打他使醒而直應曰安只此一字人心滅矣因把所以不安的根由講開而驅他使為真是鞭心拷魄的手段予無言而出更甚朽木糞墻矣夫子以為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又是就人子必不忍安的去處泳歎感發字字色飛聲聲腸斷○註中三節各點不忍之本心極得○雖然宰我之錦稻猶在期外以視今人何如也則今所稱三年足當宰我一盼否

飽食終日章

難矣哉煞甚張彈然飽食者衆用心者誰天下士紳十九在難字中出沒博奕之說更羞人愧人李註是○夫子眼看人替他悶出此危語雜以諧語驚人使醒○飽煖逸居所近何物天與人以此心參三才靈萬物何不用用

君子尚勇章

義以為尚其勇也大此語極有會故不可講在柔和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十

上去○連說兩個無義為亂為盜語甚利害精神生動處在此甚足掃行行之氣

君子亦有章

前四段白白橫做后三段則托之名理做得極有興大要皆心地不端血氣用事攪亂風俗的人晚近此輩所稱極負風節者那知為聖賢所通惡耶

唯女子小章

此如畫策者知道情弊自得肯祭不然天下果有不

可為之事矣聖人說他做甚○大要夫子無處不留心

年四十而章

四十見惡大概可知這卦十中八九然如其奮發朝蹠暮夷為告之四十者○自有知識至四十原非一朝一夕之故畧有片長無不表見○見惡不止無善併且有惡這等人原也不消指望

下論卷之十七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十一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士弘任重甫

孫量雅君咸甫訂

下論卷之十八

一卷總論

孔子木鐸單提仁字喝破人生面目而此仁字却全不是尋行數墨的東西先天一點活機只就各人極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一

真切處淋漓故特歷指不同之出處以見意孟子先名實論仁便是嫡傳大要聖賢無忘世之心只是無枉已從人之理於心不容已處討消息若止成就一個潔身固非仁字本色這一卷以孔子之仁為主其餘俱以斡旋有道見無道隱夫子口中語則接輿丈人識趣夫子不啻爛熟直道枉道判就定案夫子亦擊節者而何故去父母之邦之齊之楚栖皇皇也故知孔子不是蹈人腳踪的學者一點活精神至今

有生氣這纔是仁字的足色到得沒奈何處只得罷手然不到是安忍罷手斯道也亦夫子自揣本領做得起不然何素在教下之樂官飄然遠舉而不一止之也天地閉賢人隱有一孔子恁樣婆心而終於不用此周公之夢成虛而回首命魯公之詞日星為昭八士翊周雲龍風虎徒令人浩歎追思不能已已○無可無不可莫只當不執一而已這其間有個欄柄曰仁仁字原不是落畦徑的宇宙道理都被夫子破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二

了然却纔得全了如沒有定盤針便成無忌憚

微子去之章

往嘗論道還說易地皆然至三子同事一主又同為貴戚說不得易地而死生去留相反若此於此處論仁纔得滿志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註中不同而同極得各得本心更精蓋總是一個題三人各樣做只各就所見發揮期於至誠惻怛便都是足色全不要同

天地真機萬物生意原如此透得此關紛紜異同之辨都聽不過○涇陽三仁論有趣

柳下惠為章

四語圓轉透徹發揮不必去盡矣精神生動不可磨滅此柳下之仁也而尼山却要去父母之邦豈無見於此雖到底出不得這話起頭却不肯

齊景公待章

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破的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三

齊人歸女章

三日不朝便是不用了兩個孔子行也是直道事人兩句的道理特不依何必去父母之邦一段

楚狂接輿章

接輿講了他的理夫子的理要與他講而趨避自絕孔子之講在後下欲與之言不可忽於此處見得聖人別有理

長沮桀溺章

兩天下相對沮溺謂天下無道誰以易孔子謂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如有道不必然了辟字不忍聞鳥獸二語惻然可想此仁字証見

子路從而章

乾坤不毀全靠君臣之義此是兩間大提綱故即道難行也須盡到跟前夫子此見何等長何等隱者只曉得個潔身便小許多○註中然謂之義數句幹旋有意然不必待如此幹旋也仕以行義只就自盡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四

臣事君之義說非謂不可一日不列仕籍也不然孔子何以異於貪位慕祿者

逸民伯夷章

孔子周流到底不遇也成了個逸民樣子孔子却怕人錯認行徑故歷數逸民而以已異結之逸民自以逸各成其是而我則另有道理只無可無不可五字便包盡了許多英雄○不降志不辱身是塵垢世界全不交涉惠連則與人交涉特自有意味降辱要活

看中清中權也是孔子就他極偏處看出來歷刻畫七人字字生動是化工手筆

太師擊適章

從夫子正樂來便不甘心供僭妄者之用高舉遠引煞甚感慨從來熱腸男子憤激避世無限煙波

周公謂魯章

人才四散時事可知瞻念周公之命魯公者加意人才何等篤至○註中忠厚之至四字有味篤親念故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五

任相憐才精神處處灌注成周家法

周有八士章

人才關係氣運追數八士此周之所培植而獲其用者○孔子欲以魯為東周而竟不得行其志故既叙已於逸民之後隨列樂官四散以見時事之不可為而追數成周盛時之事無限淒其

下論卷之十八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趙君武甫

陳 銳吾往甫訂

下論卷之十九

子張曰士章

四者立身大節註解是此處倒塌小廉曲謹濟得甚
事故做士須要識大題目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一

執德不弘章

此已是上場的人而不能為有無四向字字的確字
字警醒不弘者執支節而昧全體不篤者 戶而
鮮實修今天下宿儒大概是這樣道德原也為不得
有無○此要自己體證方見得出

子夏之門章

子張所論自是大人胸襟合當如此怎說過高容字
矜字自有斟酌乃納之於覆載非寄之以腹心也

雖小道必章

發君子所以不為小道之意蓋君子原是要旋轉乾
坤的人故生活只得從大處做○孔門個個都學袖
裏乾坤○學庸首章原是致遠本領

日知其所章

日新不失極確○此知字不必聞見不離聞見蓋聞
見莫非良知之用只要識得主腦○所亡字要活看
原是固有的只一向提不起便成亡了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二

博學而篤章

學志問思是一路生活曰博曰篤曰切曰近一步步
攏將來所謂去皮見肉去肉見骨去骨見髓也不如
此終身只是依傍題目影占身子而已仁在其中者
本體至是始現也此四項以一言蔽之曰為己○層
層撲進直到當下實地全不隔靴搔癢本來面目自
然相親○註以為未及乎力行不免泥文害義了豈
知行字已在學字內

百工居肆章

文公註是尹不必用○學字原是無空閑無了當生
活似乎太苦然不如是則無以致道致字有味道者
本性何勞致而人心走作多強捉來強貼上終非我
有致字可與孟子深造自得章參看○東坡論寫字
之法了然於心口手等語可見天下事無一不以學
而致

小人之過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三

此非等閑小人文字有許多名理在只為不能自克
遂硬講出道理聖經賢經祇供其藏蘊之用○必字
亦有景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有味

君子有三章

謝註好○我輩去聖人遠矣望之即之兩不可得而
言固在也即不得於聽固可得於讀也須於讀時若
聽把厲字滋味覺出蓋聖人之言一棒一痕一摑一
血純能提醒昏夢拷掠肺肝若讀不出厲的滋味可

是枉然○至今腐儒還只說聖人之言渾厚

君子信而章

自說自解不用註脚○勞民諫君原是少不得的然
兩般原難受故不可驟用信字就平日說除了勞也
還有該先布的恩澤除了諫也還有該先盡的職業
此是用力處到得既信而勞不為厲諫不為謗是得
力處

大德不踰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四

此言不是為寬小節乃是重大節之意吳註欠活

子游曰子章

誣字破的○程註五段及朱註總斷俱可玩○中人
以上節即此意教人原是因人如躲倦字便蹈誣字
子夏曰仕章

往嘗卑舉學字則仕之理不在學外今與仕對舉則
學且屬明理仕且屬做事優字即行有餘力之意○
資仕益深驗學益廣亦妥確

喪致乎哀章

楊註好何言過高也○天下事只要從着底處做這塊無言之地有許多壅蔽只是個飾於外貌為病根夫子居上不寬一節總以探本之論點醒人受病之根門弟子往往宗之以為談柄

吾友張也章

仁是一點真血誠難能便與相反

堂堂乎張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五

外有餘內不足即師也辟之意觀此可見仁字的真根脚為仁的真路數○素衷先生謂王汝止言動炫耀非學庸本旨即此意也

吾聞諸夫章

真情不能自己自是的確然豈人人皆能如是乎此言婉而多風當於言外會之

吾聞諸夫章

不改臣政是他實際處須要看出所以難能來○獻

子有賢德向非無謂○苟於此處變動即祭享儀節塗飾周匝有甚相干

孟氏使陽章

上失其道二句是所以得情當勿喜之由最重○情字是犯罪之情至於犯罪定有一段極傷心害理處然所以至此極者誰之過歟故哀矜勿喜○喜字兜當不得古稱祥刑殊可深味有此一念則仁行法外無限生機矣不然明白饒不過哀矜何益○哀矜勿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六

喜不是平對人皆以此為喜我獨以為當哀也勿字有多少鍼砭在

紂之不善章

註極明切意不重紂蓋因紂而深有省也生機活潑愈玩愈長○此是實理然非明眼人拈不出

君子之過章

於過處見本領君子哉余甚喜此條之無註○人為甚麼被過支使的不成模樣請觀君子因敗為功會

做好漢

衛公孫朝章

馬不學要活看蓋文武之道雖有人識然分領而非
統承且糟粕而非神理道亦不出所識之外而實不
盡所識之中特遇夫子因象會神從無言之地討出
下落謂非學於人不可謂曾師於人却不可總此記
載一入夫子心中便活活的尋着真文武彼賢不賢
不過借用他那裏曉得這機關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七

叔孫武叔章

往嘗子貢有何為莫知之問至此則知夫子之所以
莫知矣孔子隔牆看不得須從門入得門或寡此語
極確○饒子貢說過至今誰曉得門朝何處

叔孫武叔章

何傷於日月甚警策怪不得居言語之科大凡毀人
者都將以傷之如其傷不着可不枉費力○丘陵也
莫說低了方有機括

陳子禽謂章

夫子未曾得邦家却就得邦家說一番此非持域外
之觀者未足語此○夫子處辦的原是範圍天地精
神一個仁字乃其主腦從此處提挈如一陽初動萬
物回春原沒有阻隔原不必積久此實理實事要信
得過○夫子是未得邦家的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
湯文武是既得邦家的孔子編論語即係以堯曰非
無意味○孔子未得一時之邦家却得了萬世之邦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八

家

下論卷之十九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王端希呂甫

杜遵君因甫訂

下論卷之二十

堯曰咨爾章

道統肇於唐虞中是何物執在何處觀四海困窮句則知其著落矣中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者也然人

四書說約

下論卷二十一

已之形骸既分尊卑之地位復隔誰能以元初性體流行於其間乎此處須費大功夫戰於天人爭勝之關務使本性尺寸不失而萬物得所矣此即修己安百姓之說也故此章帝王相傳只是個以萬民為一體而已曰四海曰萬方曰大賚曰是富曰百姓曰四方之政曰天下之民曰民食喪祭總是一個着落而末以寬信敏公四句總之見得把天下提在手裏此帝王之脉絡而孔子之祖述憲章者也○得眾民

任有功說即是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榜樣○尼山布

衣卒老於行把提掇天下本領成了素王你看他一

心心一念念都在萬民萬物上商量此便是為天地

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原與二氏

迥別

子張問於章

美從難而全上看惠勞欲泰威自是不能無的一

事起一病隨誰似尼山從泥水中討乾淨五段說得

四書說約

下論卷二十一

何等鼓舞○四惡描盡今之從政者

不知命無章

為善不勇只是趨避之念亂之然趨避原是枉用知

命者自然省却○因性作儀禮原是人的憑據即如

服官者之遵祖制也有所憑據任他搖撼站立愈堅

神色自然○各人底裏原各自獻於其言其言誰不

據一段義理然惟知言者能辨之孟子知言就是此

嫡派此是經世者不可少的一條識見煞甚關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撰 順甫著

門人楊邦俊士瑋甫

劉之煥長文甫訂

上孟卷之一

孟子見梁章

戰國策士專講利害仁義源也迂濶然求利者得害
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此天地間易不得的事理還是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一

仲尼之徒醒的利害○說到弑君危莫甚矣又宥一
宥不為不多不多不廢這樣消息怎敢踏着却緊接
未有倒找亦曰要透此事理須得此文法○王只以
為自已曰便了那知以下一齊跟着曰反把王無可
免之地自挑危機自已收不住好怕人要仔細曰○
義利之辨是學術即是治術太史公程子二段俱有
味

王立沼上章

致君之術有該攔的有該因的如此章梁王之語自

愧非賢便可用因矣即就他賢字上教他樂此之法

以借字獨字醒之最妙○引詩引書加一論斷煞甚

明醒臺池鳥獸遇着文王便飛躍皆僊遇着夏桀便

傷心慘目其好及總不在臺池鳥獸也借樂獨樂另

有事情○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最

機鋒

寡人之於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二

移民移粟當做盡心再看王道次第樽節愛養輔相
裁成無處不想的到無事不處的妥這纔是盡心民
自有餘天不能災比移民移粟算甚麼盡心惠王當
下已自無趣又緊把害民實事說出令無躲處妙

寡人願安章

承上章來卑為庖廐二有起名率獸食人又以獸相
食與象人而用來襯極妙文法○為民父母而提最
有意

晉國天下章

為他要洒耻教他無敵之道要以仁政得民心而被奪民時一段最要緊所謂識時務也不識此機便生疑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云惟此時為然便是此章意

見梁襄王章

橫眼一看天下皆嗜殺之君而因得混一大畧故天下莫不與純從今夫上尋韓信登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即此機也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三

齊桓晉文章

王天下原在保民保民原以不忍之心是心人所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於此大用機鋒以愛財攬上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已又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為則此心纔得及於人○設愛字與乍見章三非字同機愛便不足王○推先及人便是善推禽獸百姓比量甚明纔見得是不為非不能心為甚最冷令他汗背

○興甲兵是不保百姓的緣故求大欲是興甲兵的

緣故孟子不嗔他求大欲只指他不是求法以已力

與天下爭則一斷不能服八以仁政施已之民則天

下之民皆歸王葉原離不得保民○保民者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越富教二字仲尼嫡傳非

黜富強也乃所以富強也○人都有心而都不覺有

偶然觸着纔露一端而隨露隨迷全不得濟孟子設

此徵心之法使人各覺有本心即此為天德即此為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四

王道陸象山以揚慈湖斷扇訟是非明人本心與此

同機齊宣既因逆而悟得其本心矣而卒不能推以

保民蓋推難言矣有多少阻隔的在不大用功夫如

何擴充得去故尊德性而道問學

莊暴見孟章

與沼上論樂同機好貨好色皆借以引君陽明諫迎

佛疏倣此○樂不論今古非遷就之談乃論樂之理

也一篇精神全在獨樂樂一節又妙在挑逗王心使

他自說出○一樣樂具而相告懸殊樂之理明矣如
今王之樂即撞舜鐘擊武鼓祇增人感頌耳○則王
矣應庶幾

文王之囿章

說了民以為小的緣故則以為大之故了然矣為阱
字絕倒齊宣比故事欲怪民而比了個礙着自己的
來此查故事不詳之過

交隣國有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五

兩事字都是柔道理柔的恰似不英發而以樂天畏
天保天下保國揚之見得交隣原當修睦事小是仁
事大是智同謂之道也齊宣客氣自揣不能事人而
以好勇自脫謂做不得仁者的勾當蓋齊大國也孟
子却就勇字拉在仁上○事人者原是不自去尋非
作歹為人之害如有橫行害人者政要處他仁者愛
人故惡其害之也大勇即大仁

齊宣王見章

雪宮定是個遊賞所在觀樂字可見引晏子之語字
字對鍼○今也不然一段想雪宮盤桓多日供給煩
費民受虧不過之狀與此無異只誦說晏對而齊宣
面上忸怩矣復以齊景風之作君臣相悅畜即為好
收拾似即似離絕妙機鋒○無非事者有趣想雪宮
之遊無一個錢的事

人皆謂我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六

因事納忠莫一着錯過此章只就明堂起意○治岐
之政無一處不是保民四者必先更見篤至蕩蕩平
平如天如地只是個與民同體而已齊宣託好貨好
色以為既有此好遂不能顧百姓而不知不拘何好
只要與百姓同之便自去行王道○同字是僂丹不
問是淨是垢的東西有此一味點織成金何也人之
所好未有不便於己者人人各遂其便王道在此矣
然同字亦是論機括不是論事件若論事件則君民
怎得同

王之臣有章

單為四境不治做兩個賺坑果無可對顧左右而言他化工之筆

所謂故國章

偌大齊國不見有人都是朝三暮四過路的薦紳只為他用舍由人左右用事全不曾從自己眼裏端詳自己心裏斟酌故流水落花如此不知此何等事體而草草輕易使國中無一個同休戚共安危之人怎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七

麼使得王無親臣極力醒他○末段承左右大夫文法帶出想是輕易殺人故順便梢到妙

湯放桀武章

君字上加弑字不妥只用幾個轉身把君字去了只剩下一夫一夫非君何嫌於誅

為巨室則章

大意是說王自己不會治國須靠會治的人兩比俱妙而未節雖字更有不識輕重之意

齊人伐燕章

宣王稱天意可謂說鬼孟子以民情說踏着實地只說民迎的情是避水火則取之不悅可知

齊人伐燕章

前章只說民亦運此章更說動天下之兵既從何處動還從何處止

鄒與魯閔章

一篇精神在今而後得反之一句上把滿腔尤民之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八

意倒捲回去

滕小國也章

事人求免乃自盡之術也只要自己做個鐵桶家當城池不可少更要緊在民守玩效死而民弗去何以得此於民哉可為二字着他自討分曉國有金湯非城池之謂也此章意便在上章中

齊人將築章

遷都避難有這典故後來雖至興王起初原是避難

為善二字要看不當專指去卻說生平為善縱然自
甘退避到頭終是綿長觀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似乎無奈何却原是正理

滕小國也章

復就前兩說而並陳之請他自擇各付自己身分○
春秋之意以國君死社稷為正出奔者猶有興復之
望便是此兩項意

魯平公將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九

從頭曲折做出個的是臧倉阻住魯侯而忽地拈出
天宇來全不干臧倉事使心頭之火頓平聖賢着實
本領全不吃虧何等撇脫○此豈亦章博哉參看

上孟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田信蓋卿甫

李萍春觀生甫訂

上孟卷之二

夫子當路章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孟子手段從眼力來前與梁之
惠襄兩陳此意而此復聖言之曰今時則易然曰未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一

有甚於此時曰當今之時又曰惟此時為然有惟恐
失時急當趨之之意○時字易飲易食形容曲盡莫
令勢對文法原有襯墊○此章文法吞吐頓挫曲盡
其妙先以文王之德撥動大見精神○紂失天下故
於武丁多用盤桓此鍼線細處

夫子加齊章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表鉢
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便見由工夫

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曾子聞大勇於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却憑理後邊集義不使行有不慊於心即此意也○入門伴告子便就告子比到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這言與氣上尋勾當都求之於心而使無不得更為不動心之法○直養無害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二

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面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養生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是助的心腸行有有字要看一樁不義也禁不得集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為不如此則餒告子而無求就是外義○正便要助勿忘只執說吃虧原多在助較論處自明○知言精神在兩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頭尋出言的根源纔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

言上定奪誰知口舌中偌大干係夫子不知言無以知人就是杜禍本塞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真少此學問不得奈何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養氣離不了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固從心生○此章前邊尋不動心槩柄拿的原穩以告子觀自己梢帶黜舍後邊定願學宗主聰的原准以夷尹克舜觀孔子梢帶羣賢

以力假仁章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三

不待大是此章機括伯也是仁只是假力字心字最刻畫

仁則榮不章

辱字惡字是激將法自求禍三字最醒誰知他受用處就是禍患

尊賢使能章

無敵手是混一大略只在得人心各就本國做天下消息一齊扯動

人皆有不章

上章是不忍人之政運天下於掌此即接發人人可能推出不忍人之心來人皆有三字最着力便是道性善供停當人皆有則謂兩不能的覺無理了○乍見徵心尤妙在三非由是觀之該猛然警醒

矢人豈不章

從耻人役起意而布此文勢○反求諸已提人使醒

子路人告章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四

重與人為善大字到此句纔實填上○事是取而機是與大爐大冶陶鑄乾坤只是已字成難舍舍不得便不肯取何以與乎證舜之大而標他舍已便是立言苦心

伯夷非其章

各就其事推其心畫出個隘與不恭神來兩不屑定的有力○乃所願則學孔子政為兩聖人各有偏耳偏而為聖者以成色言也成色以無一點塵為足兩

人偏處就是他聖處故其風皆能興起後人孟子說個不由是就孟子願力說不可矮人觀場

天時不如章

天時地利是當時談兵的定論孟子却以得人心為戰勝之本是大兵法○孫吳傳中亦以得士心為緊要然只是就所統之戰士而與同甘苦設法鼓舞之使戰不旋踵乃一將之事而非總統天下之大道也故此用天下順之字而曰得道者多助孫吳只是術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五

不可謂道

孟子將朝章

以將朝反不朝生出義意只為破召字許多波瀾然非泛概眾人單為有輔世長民之德者說達尊三見君之外還有兩尊如無有德者輔佐只要自尊尊不將去比論古今尊德者與自尊者誰尊誰卑召字全使不得

陳臻問曰章

問之意話雖雙舉實為不受於齊致疑是貨之從無處看出聖賢這樣着眼貨取字極狠極着吾輩遇餽只說是人敬我那知是取我七尺之軀冲天之氣竟被人以幾文錢買了去

孟子之平章

眼看流離心中嗟嘆是誰罪過設法閑談遂使沒處躲閃

孟子謂蚺章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六

蚺大夫是客要發主須用客引○要說無官守的綽然須說有官守者

孟子為卿章

以位以路未嘗與言分明着意而應的何等無心待小人要着他心裏嚴憚口裏怨不得當與簡驩章參看

孟子自齊章

兩個人心要味自天子達庶人非泛談見諸事有限

制獨此無等級○層層轉入越轉越透令人心動

沈同以其章

沈同論燕原無一個齊字故留下機竅以燕伐燕語妙天下

燕人畔王章

陳賈但知周公使管叔是過遂欲以解宣王忽說出周公之過是宜便暗噤了齊宣一段孟子却不饒他轉一步就進陳賈躲不得越泛越着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七

孟子致為章

難道說賢不可留只萬鍾二字沒地步低看了大賢如何住足○士大夫出處不爽利只是個欲富貴儼然縉紳分明是市井賤丈夫三字罵的利害

孟子去齊章

絕字利害客自慙勤那曉的無王命而自為王留便低看了孟子道理要仔細理會莫只憑好意世間好人多犯此病

孟子去齊章

王猶足用為善一句是頭腦而用齊便可安天下是
算計十步九回頭原是大人之心腸賤丈夫固賤小文
夫亦小此道原要活看

孟子去齊章

聖賢憂世原非怨尤謂當此時而豫色非情也謂當
此時而實實不豫尤非理也故略以彼此不同時點
過即驗古酌今發無不豫之意氣甚振揚若只管愁
去便不是聖賢○五百年二句是案據此論事過五
百年是王者當興舍我其誰是名世見在據已之生
與世之時合攏來意氣有餘那得不豫

孟子去齊章

去齊爽利是辭十萬為根脚而辭十萬之故却是初
見即有去志此志未嘗要執定不變所云不欲變者
不見可變之時也大要聖賢救世的心腸但得可望
便不忍遽絕擇主的眼力不見可變終不肯
前就也 上孟卷三終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八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葆春道生甫

張問明公遠甫訂

上孟卷之三

滕文公為章

道性善二句非兩層言堯舜只是個盡其性也人性
皆善人不能自認便把堯舜看做天上人如自認一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一

認則個個人心有個聖人在離了性那裏再會有道
只是習俗埋沒既久忽聽此言那能自信這個疑是
天下古今人同病不獨世子也道一而已矣寸鐵殺
人的本領○信得此言則成颯顏淵公明儀三段話
都是做人的榜樣再不怕聖賢只要下狠手做末二
句十分激發他○陸象山此心此理一段便是此頭
腦故陽明以為簡易直捷直接孟氏之傳討落着這
消息下工夫日用學問都從無言之地關痛癢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如這頭腦不曾摸著而却言學問縱沉酣聖經貫穿賢傳只是個玩物喪志

滕定公薨章

大凡習俗沉溺既深自己天光不得透露固做不起人來即天光偶露而習俗遮攔以為怪異又主張不起來然只要認得真把得定不止認吾性之善又要認人性之皆善其習為不善是沒有真榜樣觸他榜樣若真一觸便動上下感應原是不爽所可慮者只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二

怕當衆論紛紜之時自己軟了便大家做成糊塗帳舉世界無一處得現人生本相此章極力摸寫把生人之初透出固所自盡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緊關在此而言於宋心不忘是根苗○惱人處是父兄百官皆不欲一段而通場透切政藉此可謂曰知妙在言表○觀此便見要做人明知俗眼不喜切莫和他商量越商量越悞事只硬做將來他們自然歸依

滕文公問章

論為國便從民事着手此國之本也而民之為道一段痛切淋漓得力在此蓋治民不知民之為道便做出罔民的事民無恒產自無恒心而所以無恒產只是君橫取以不儉奪人耳恭儉也不是截然兩段看古文要得其意○兩仁字相應賢即是仁三代取民都是為仁不富就中又推敲出助來世祿一墊與以禮下墊取民同法○教養並重都是為民而通章之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三

意養民較重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禮義生於富足從善也輕易為教耳事理文義俱自了然○井地大略不止說制度俱譯出義意來節節有味君子小人不相無治小人須分田養君子須制祿野原可助國中只得貢世祿外原宜有圭田一夫外原宜有餘夫鄉田同井原自親睦先公後私原別野人椿椿咀嚼其意自見說個潤澤更見孟子不腐人情土俗真聖賢須從此經綸帝王之世其所稱良法如執定點畫

而行之必亂天下張子之講求幸未施行

有為神農章

並耕而食是許子談柄要破他這一句百般調弄而大斷案在有大人之事一段歷舉聖人治天下勾當而追他用心之處抹倒耕字耕且為與與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但不用於耕耳越噴越醒○許子扳君並耕是以不耕而食為無事忒自在了豈知人有不同事自不同天下最難的事是不耕的去做有大人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四

之事一段是提綱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節是摩勸憂字與勞心相照從既得後設兩未得下兩為憂是空中一拳難字滋味從此取文人筆力到不得○堯舜之憂人看不見舜與禹皋從千載後看事禁冠絕便知他是可任的人當未見事葉之先亦與尋嘗人一樣面貌如何就知是後來能治天下的禹皋而拔於衆人之中則物色塵埃端詳審量真是良工心獨苦以惠惠較論下易難二語開天闢地大議論○許

子之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厲民意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價之說亦是古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真有用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為偽剖得粉碎

墨者夷之章

大凡教人先就明處引更要就本人身上尋出案宗乃易入而引到上場却要狠下手從直命處放倒他纔可回頭以所賤事親明知此是他心不能已處就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五

此引入而彼有此心不能自認是好反用支吾故以二本罵倒無差等之說而復就掩親者之是以醒之夫泚也二句就他心上動之憮然可想○夷子厚葬是墨而儒却自認不出本心來還在墨家住孟子就此良心動處許他是而即以見一向從墨之非教他跳出來非直厚葬一椿而已命之兩字得於言外若只指厚葬是夷子已能的事何消說

陳代曰不章

發揮義理全要頓挫着重處不必多說文字賓主原不以說多說少論如此章枉尺直尋宜若可為發起難端以取非其招不往形不待招而往又以御羞與射比形枉道而從彼則枉尺直尋只以士節論斷不可為矣而末二句打開後門再莫講了位置極妙

景春曰公章

喜怒關天下似好漢子然使動諸侯處無非以順為法順字有無限曲折蓋不有以深中諸侯之心諸侯那肯信他巧以狐媚借人虎威甚麼丈夫妾婦二字不虧情然亦眼毒○此之謂大丈夫是做自己的漢子頂天立地全不借人

周霄問曰章

孟子英氣泰山巖巖以順為正是妾婦仕不由道是鑽穴隙這般人都是自謂有本領有道理生被罵倒似太刻薄然不如此則自己沒了眼界撐持不住

彭更問曰章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六

快論與食人食於人章同機通功易事原是天地間大道理而食功食志推勘更微○人看士是無事的只標出士的事來食自非泰然這段事非具道眼人看不出

萬章問曰章

齊楚惡宋不足論無端冒認行王政不得不辯歷舉古人行王政的樣子則今所少者政是王政以四海對齊楚以欲以為君對畏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七

孟子謂戴章

設喻最醒薛居州原好只一薛居州奈何說個獨如宋王何連居州站不住了

不見諸侯章

今無不見諸侯者反疑不見為怪來問根據比兩個故事明古不見之義不迫不可見也不先不可見也因摸寫見的面孔而以兩賢之所言明君子之所養無限烟波則要見諸侯除非面皮做主○只為難抹

臉因此難折腰千古留下這一點士氣莫被巧宦的
獨盡○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咀嚼這君子便說
自己意苦再指兩賢其味反淺○就摸寫可耻之狀
則不見諸侯原是心裏去不得所養亦是就自己養
之非只據古人高尚舊制也

戴盈之曰章

比喻絕倒把待字一段套數折盡從來悞事都是這
個字好題目當前不便於硬推只說容日識者便知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八

是沒指望的話

公都子曰章

稱好辯指關楊墨說孟子不辭辯字只駁好字以為
好辯者不知楊墨之亂天下也世到大亂須要人撥
而害人之事有有形有無形洪水夷狄猛獸人知其
害即亂臣賊子之害人亦知之為其明叛道外也惟
楊墨則講仁講義以道術害人心無亂之形而亂更
大世人不知究竟只以為不過一家之言無甚大是

非若與他爭似乎好辯若知他這樣利害須掉三寸
之舌替聖人把住關口○兩懼字相承政與好字對
照以筆舌撥亂孟原從孔出

匡章曰陳章

廉是醫貪的良藥持此道者最忌不近人情行不將
去反為貪夫借口孟子最愛此字怕被不通人跌倒
故為此辯非好惱陳仲子○仲子羞處是原有居食
而故意躲開且兄之居母之食尚避且離是以不居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九

不食為廉矣却又不能不居不食口已出題目已做
不來了故前曰惡能廉後曰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兩
能字相應比蚓更妙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也
○如仲子原無這樣兄之居母之食則於陵自是高
節蝻餘亦足千古

上孟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董 銑冲然甫

劉明俊輔宸甫訂

下孟卷之四

離婁之明章

孟子對時君開口便講先王之道人必謂強君以難能是迂濶不切於事情處不知治天下離不得先王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一

之道先王原費盡心思制此不可更易之道因之何等省力不因便要播惡上無道揆下便照樣俗所謂上梁不正底梁歪也此是喪國之象誰為臣子尚得泄泄視之謂之賊三字極厲然不枉時君自認不得賊特為點破纔表出開口講先王之道的似乎強君政是恭敬通篇只一個主意無多支節

規矩方圓章

即上章意不許人讓聖人一步一讓便全非無可中

立的去處臣不法舜便是不敬君君不法堯便是賊民只為堯舜是人倫之至至是一毫那不得規矩之於方圓畧離怎使得○臣不敬君君便賊民民受賊不過何事不有當身遭橫事身後還留罵名說到此處那可不要

三代之得章

即古以論今與上章意同見不仁二字忒不吉利有甚麼就不保甚麼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二

愛人不親章

莫說人難服事若一味自反天下皆歸大學之道治天下國家不向天下國家上求只是修身此不易之理也而有字皆字是甚分數莫草看過三反在三不之後若易而三不在愛治禮之後有禮在前反招奚落便把好心灰了於此不灰只是反求最難然纔得身正○天下歸者實受我無限大恩非比寡德行只空讚嘆也○好人難做四字是大概嘆世非正理

人有恒言章

即上章意只在補出身字見趣序意不重

為政不難章

推論情理又在尋常論政之外見得聖賢不迂腐不

得罪三字有作用在要借他撥動天下全以機括論

天下有道章

文法頓挫要尋主意何在此章從耻字發動就他耻

心教他不怕强大的道理拈仁不可為衆一句作主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三

與小大强弱字相應如不善看前邊恰似要他受命

者書要總通章看意之所在一句一章者意固一點

百句一章者意更一點

不仁者可章

自字為主謂人自好敗亡似不情然他走的是敗亡

之路非自取而何自家尋死拉不住他卑為左說不

醒右說不依的發嘆

桀紂之失章

眼見人家毆將民來無人為湯武却只要白得天下

到底只落個大家一齊溺耳七國都亡祇湊得漢高

祖孟子真眼力○七年病三年艾喻妙極艾要覺病

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病時蓄艾

自暴者不章

專責自棄自暴為陪耳自謂不能謙虛躲閃人皆憐

而怨之孟子定了這個罪名辣的緊○將要說他不

居由之罪把仁義各起個最切要的名目然後不由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四

者真是可哀吾輩味哀哉二字無限淒涼還要自以

謙虛躲閃為得計乎

道在邇而章

天下雖大總是有親有長之人人人孝弟真是太平

則道之所在了然矣求道者須向所在處求孝弟外

更有何事道非對語○謂道在孝弟人信不及以

為道大包舉天下也只把人人孝弟想天下何如而

天下無孝弟外之道矣最善醒人

居下位而章

人於行不去處覺動人之難不知還是自己之善尚未真真無不動之理○不誠是假善善原無假假便非善思誠就是明善○末語煞的沒出路從今後不動處再莫尤人

伯夷辟紂章

天下第一流收了去便是收天下的機括此孟子搜冷的眼目然第一流非王政收不得

下孟說約

雜要篇

五

求也為季章

單治善戰者之罪前邊用引後邊用墊○善戰原是大功却摸寫殺人慘處教人滴淚遂教人切齒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存乎人者章

此着更冷孟子忒煞有心○能言以後咳嗽也有假誰想眸子還是父母生時原物○觀緊跟聽有意義在言無不有故無不成理就隨觀眸子瞭眊便分虛

實自見

恭者不侮章

就聲音笑貌為恭儉的說妙在指恭儉實跡列出而為恭儉者不待言矣文章之妙○註偽為於外尚隔侮奪豈在內乎

男女授受章

天下溺援之以道二句妙解與上章兩者文法同註解好

下孟說約

雜要篇

六

君子之不章

此心處事以事妥為理故凡有舊典都推詳意義如易子而教之事然亦大概論不可執定死煞圈外註便多事

事孰為大章

卑為借口事親甘於失身者說不失其身四句斷定又引曾家父子立養志養口體之說富貴只養的口體修身纔養的志此躍如之旨即就飲食一事論亦

不專以養口體為是○或謂親如志在富貴奈何夫志者論人初念執今之為人父者而問之曰爾子為聖賢孰與為富貴看他如何應

人不足與章

為甚兩不足只因三莫不

有不虞之章

不虞者念未及是而忽以是加之求全者意欲自免而即就是誣之毀譽之不足憑至此極矣二有字堪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七

味蓋據常理論得譽者多是人自巧釣得毀者多是人不自愛曰不虞曰求全似無得毀譽之理而今竟有之

人之易其章

此必有為而言凡言不可輕易要前思後想庶無後尤見事風生的豪雋每易言天下事病總在未遭蹶耳特提此語勒之

人之患在章

總是好勝的毛病特為點破

樂正子從章

從子教三字是書法只得發落一番前邊都是襯徒舖啜徒字利害見子教身邊沒有別的然樂正子亦不至為此特善人平易不曾想子教不可從耳

不孝有三章

先立案乃斷事之法○不告而娶最難越孝的人生死不肯做須大舜的眼與膽纔做得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八

仁之實事章

仁義禮智樂原包舉萬物經理萬端不止是一家父兄跟前完事然實却在此實者根也單從孝弟為根本萬般道理都從此生父兄前有慙德萬境皆枯

天下大悅章

孝不止於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父母轉到是處此處曲盡心思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到得把這樣頑嚚的父母徑化了所以曉然感動天下不止自

已一家受用而已大字全在天下上取○不得乎親
四句是認題的眼不認到此那肯盡事親之道

舜生於諸章

睜開一雙眼討出千聖真消息南海北海千載上下
此心同此理同也透得這消息當下大了許多○借
舜文見地與世都隔不住非以舜文為主也

子產聽鄭章

聽鄭國之政是書法不是聽政則此事自屬美談孟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九

子駁他不知為政最確為政不須如此且萬無能濟
之理張羅不過來○辟人可也帶此遠致見聖賢眼
界莫道說貴賤不分是盛德事

君之視臣章

言自明恣特冠讐之言註費周旋然戰國君臣另有
不同此國不合便往他國非天下一君率土皆臨之
義事既不同義自殊焉

無罪而殺章

註自明當避禍者須預避一層莫說尚未到我

君仁莫不章

本原之地清作用自無不善故治國先正其心

非禮之禮章

大人對矜矜小人說禮義原無方體知有禮義便非
禮義天下太山喬岳的豪傑多半是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孟子特揭此端大有功於禮義○可立不可權
政是此等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

中也養不章

子弟的品賴父兄成父兄的品也因子弟定先說明
養的是賢則瘵的自見養有工夫要耐煩瘵子弟的
只是耐不得

人有不為章

世見遇事便為的以為有為不知有為當從有不為
中尋有不為有字要味非一概不為也註解知所擇
似未盡此必世所共為且不得不為的事而不肯為

也寧直憑眼力看得破尤須憑骨力把得定天下大事舍斯人誰可為

言人之不章

言人不善取快已口大傷人心當驚醒

仲尼不為章

此對賢知之病說已甚都從加意來仲尼渾是天性原高明而中庸怎有已甚之為

大人者言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一

與非禮之禮節同義對硜硜小人說兩必字不好圈外註俱有味

大人者不章

此眼對赤子起出妙義赤子是孩提心就無偽說蓋情識未開不知有機械也非指天命之性赤子無偽時其性雖蒙而不傷到成之後情偽出而性體傷矣大人本領盡民物參天地只是個盡其性而性禁不得一毫詐偽赤子非知存誠只憑他不知有偽故其

性在大人至誠只是不失赤子之心此語要善看○不忍人之心說得擴充赤子之心只取無偽意故云不失乃見世人長大多偽沒一個似其為赤子時的心遂揭此醒之○赤子離初生未遠其無偽是混沌境界蓋人初生即天地之始

養生者不章

舍是無用其力透極

君子深造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二

進而不已進為之方有所持循都切當蓋本體在人畧用工夫無不呈露然天倪頓見少縱即亡不為我有故住不穩靠不着須是自得乃為我有應用不窮而非深造以道不能自得○得曰自得自字有境界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意如看晉帖儘覺去來輕重畫畫有理拿起筆來偏腕中有鬼由不得我為非自得也若使筆隨心須日日臨池

博學而詳章

博學是學者本等勾當然討不出本原來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得約○觀此可見不到約處成不得博博約分對不得

以善服人章

欲以取勝於人欲其同歸於善解得當要服人的服不得人倒是養人的服人此教人服人之法言無實不章

論不祥而祇以言言上能有多大利害只言而蔽賢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三

則天下大禍造於舌端卑表此義觸人使覺廿一史明註在焉

仲尼亟稱章

取字有趣聖賢眼別耳別隨處領妙聽滄浪取原泉種種會心○妙在以無本對照令虛名者汗顏

人之所以異章

以人禽分處持論懇切極矣這樣去處而可不存乎去之祇落人形○幾希以一字言之曰仁以兩字言

之曰仁義着落在庶物人倫上○庶物人倫不會有理以幾希遇之而理始出此理不是一定格式舜神明變化無不曲盡纔許得明察就是他存幾希處

禹惡旨酒章

憂勤惕厲天理所以管存人心所以不死解得當惟各舉其一事尚可商量幾希是性存性以戒慎恐懼列聖皆舉其戒慎之意非指事件也孟子為列聖傳神是白描手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四

王者之迹章

天下無王而幾希不見矣孔子以春秋存王迹而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義即幾希之理故即史成經以存人道

君子之澤章

孔子之後便見孟子統接舜禹以來自己許的這樣老成萬世果然宗之不以為異言大非誇只是從真血脉上認的明白

可以取可章

兩可以非先後乃決言之見取與死須是一定不可那移纔無傷但屬兩可便不宜做

逢蒙學射章

素不識面之人便知他不殺我親手教射之人不知他要殺我只說子濯孺子事一遍不用把羿比論而羿之魂已自稱有罪矣

西子蒙不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五

不說正意就當說正意妙○又妙在並舉一總取義雖有二字是機鋒

天下之言章

此章專為智而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怎會擾政是穿鑿的智者天下多事都因智者聖人甚惡之然智是人性非此何以成物惡智似惡性的性是智者持論之柄言性以抗惡智者孟子却說不是惡智政是惡他不率性鑿便害性○行所無事四

字非大聖賢拈不出來莫輕看過禹行水是天第

一等難做的事不知費了多少算計多少作為而因水之性却只是行所無事古來大英雄解紛撥亂都有個因而行之的機括在挑逗幫扶總成個因故曰上治貴因庖丁解牛全不費刀同此意○故字照註解不重故而重利然後面苟求其故却無利字則前邊以利為本只當做解故者亦儘通

公行子有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六

其意倨其詞平待小人當如此合出弔章看莫道真人無假話

君子所以章

純為不患橫逆說蓋橫逆原是難堪的那得不患只為自己有個終身之憂在故除此患○人笑勝夫無丈夫氣那知他意要登壇

禹稷當平章

禹稷誰不服他熱心便把陋巷見得腸冷却知有個

當平世三字那得不忙顏子當亂世雖有禹稷之心怎上得前此章專為陋巷辨是以如是其急註禹稷所以忙也即註顏子所以閑也故於顏子不再解末二節文氣自明○平世以堯舜在上用人圖治論

公都子曰章

這個鄉評人不敢翻孟子却從心地上原他豈不欲有挑得清醒其設心以為寫得苦楚令人墮淚○就不孝條件上細察沒有章子○楊註好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七

曾子居武章

話雖平較意實重子思邊子思曾子品格一般只為臣比不得為師

儲子曰王章

至今人情但遇有道名頭便要忤他另行不獨戰國也嘲字可想果字更見有話在前邊孟子說何以異却又說堯舜不異此就人字上批出這段至理原不叫做異若謂堯舜果無異於人能有幾個堯舜堯

舜非異人人自異堯舜耳○孟子言畢儲子聞堯舜二字已心異孟子矣

齊人有一章

富貴利達便是人以為第一等事所以求之者奇術妙道越巧的越低本人固自以為得計時賢歆羨他所得誰不求教只是由君子觀之便醜的緊若說他那妻妾已蒲伏於位高金多者之前矣那有羞理○這場笑罵不止為他失已更為以失已之身驕人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八

下孟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之桂葉舟甫

陳鉉國鎮甫訂

下孟卷之五

舜往于田章

怨慕不是兩椿號泣明是怨孟子說是怨慕慕在怨上其慕乃切後面憂字窮人無所歸字都是於怨字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一

說慕勞而不怨一駁專拈怨字以孝子之心一段卑表慕意○文章之妙在以客觀主說他怨慕如當時是不得地的人只得以此事着急既有天大的富貴則父母之順不順儘可置之而着急如此纔見真慕○覆說一遍更是精神又宕起人少一段以三個慕字襯終身慕父母妙極

詩云娶妻章

舜之不告前已表明堯之不告又須譯出楊註極好

○此事這樣處豈前曾有成法可查各有定理之說所以要善看論世的學問於此見

父母使舜章

此等事有無不必論孟子只就事論理

象日以殺章

處象之道殺不得只得封他着他有為於其國又不可只得使吏却又因而遂其嘗見之意這樣妙法真是察於人倫以前定無這格式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二

咸丘蒙問章

臣堯之謬以堯典為據駁之是二天子最醒臣父之謬以孝子的理駁之見子是天子父便是天子之父政好借為天子以尊親豈有倒卑其親之理末又轉關一段舌上生蓮

萬章曰堯章

原是堯與却說是天與節節逼出○前猶天民伴說後遂卑就民說民就是天也故末以泰誓證之

萬章問曰章

禹傳子既與唐虞異不能不來德衰之疑孟子却都歸在天上細述故事禹也曾薦益如舜之薦已益也曾避啟如禹之避商均而民不之益都之啟與禹德何干又細覈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則與賢與子天意自明既天為主禹何尤焉然德衰之疑只為益亦是聖人不有天下遂把禹放在堯舜下一層豈知古來聖人不有天下者尚多豈只益一個孔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三

子說義一就是天為主之意孟子詳解出來

人有言伊章

人言只是口傳孟子却有實據把伊尹話說就覈他心事已畢而總斷之天下比人更多辱比枉更低怎做得又宥聖人一段見正天下的人少不得近君豈曰事王候遂非高尚聖人的乾淨不是必定山林復就要字轉語與父不得而子同機○聖人之行不同歸深其身也是論世的眼

或謂孔子章

那又是口傳我要有根據就原有的事相度一番有機緣處推開當急難處擇主則癰瘡之主自明却要弄趣主癰還得為癰主瘡還得為瘡孔子要為孔子怎主得他

或曰百里章

大凡辨誣須有可據之事而事非必就對着只據其事探入折證出義理來韓文多此法先說過不知于

下孟說約

萬章篇

四

主為污是不智却指他智的實事出來又先說能霸秦是賢却說自鬻非賢人所為迴環跌宕意極分明○此一卷論舜禹兼論堯益伊尹周公孔子百里奚都按事考時究情搜理這纔是論其世纔知其人

伯夷目不章

乃所願則學孔子如不參透孔子所以為孔子為甚願學學他甚麼歷數聖人本領只孔子會得全然所以會得全者是起初見得大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

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是智孟子參到此處也是受葉子思之門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出不了自己說君子而時中一句這時字有自來

北宮錡問章

一一臚列何所取義只在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一句總領精神看六王七雄像不像○國有大小君都是十卿祿卿祿遞減惟大夫以下減不得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五

敢問友孟章

這段公案把處士體段直配帝王打破單知貴貴的世局起頭訓友也者一句說破不可挾貴的提綱末繳其義一也有趣誰知朝儀之外另有一段儀註嚴子陵愛看此章

敢問交際章

留此一路與世相接政是事道的苦心以道為道行不將去觀仕字其義可想○義字得此纔明白○先

簿正妙手為之兆苦心都摩勘出來徐氏註簿正極是

仕非為貧章

就為貧而仕的尋個道理乃見道理原是活的丁寧辭尊居卑煞有妙味三台八座上多少為貧人耻字難當

士之不託章

不受祿却受餽細講養賢之道亦與交際章相發明

下孟說約

萬章篇

六

敢問不見章

發不可名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妙在就欲見之故討一討只一名便與欲見之故對不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欲其入而閉之門極醒

一鄉之善章

意重尚友字的生活這樣大舉頭天外○不知其人可乎煞甚警醒讀聖賢的書何曾有要知其人的意思無怪乎口耳之學做不將人去○不論其世總

記得他事而所以做事之故如何曉得此句不須註解只着孟子便是一定有口訣從信而好古傳來不明此義爛熟了廿一史只好說書有甚相干○其事如新其人如生須尚論纔覺

齊宣王問章

世自有世局道則自有定衡不論人能行不能行也這章大議論原是正經只為世無行之者遂以為異此章精神全在此異姓之卿不重○此卷都是斟酌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七

事理的案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所稱精義入神也極廣大而又精微極高明而却中庸吾輩於孟子論人論事的去處莫當做原有此書要把似今日初聞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着落有裨益

下孟卷之五終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繼祖念修甫

張繼文儀純甫訂

下孟卷之六

告子曰性章

人性原仁義使不得為字就為字究他一步到禍字上大遁廢有仁義即是此意○禍仁義句大着力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一

性猶湍水章

前說杞柳比不得性此說水可比性却以上下比換話頭極妙而所重在豈水之性一段蓋人之為不善者原多若不辨出是喫物欲陷溺來便也強不過告子

生之謂性章

就他口柄領一步放倒他說法往往如此即告子亦自難說人之性猶牛馬之性○註意自透然只為是

告子講故關生非性若性也有命句孟子亦未嘗全離了氣

食色性也章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是斬葛藤的利斧前後數章不外此義

何以為義章

然則飲食亦在外最醒在無長之者義意與者炙亦有外與同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二

公都子曰章

各家言性都有憑據孟子言性豈是無憑的證性以情才即性也才字即未嘗有才天之降才的才字人之有性即人之才也天何嘗生無才的人有物有則則字即才字意○苦講為不善之故最妙為性辨究全在此

富歲子弟章

子弟殊矣然既是一樣人便是一樣心追出他是陷

溺良心人生本良纔見故凡同類一節是提綱人同此心聖人只是個先得○然字以悅我心照看乃雍之言然之然

牛山之木章

此乃就人既無良心以後追他原有良心的情狀前章陷溺其心者然也非才之罪也其性亦猶是也就指這緣由說○特指出許多層數不是這樣不了的摧殘良心怎不存人見字有景此時人所見也安得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三

不以為無仁義之心而未梏反覆之先人無由見○狠處全在夜氣見雖經斧斤根芽猶趁夜而生極力枯亡纔存不住此心這樣難亡而可以為原未有乎○縱然原有難道說不操亦存雖舍不亡物皆然心為甚○夜氣二字久於陷溺之後天根復見的時候特人自不覺便不得濟孟子從此拈出大關繫

無惑乎王章

人只說王是天生不智豈知是心不專聽賢者文法

與上章同○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忽想射鴻鵠極模寫得出如今人聽大率是雖聽圈外註好

魚我所欲章

人都把受非義之萬鍾為本心故用此別法宮室妻妾得我三段最妙萬鍾不過做得這事而鄉於身死却不曾受便見受非本心着眼全在死生之際不受嘽蹴上○本字要看受萬鍾也是心但非本心耳人心道心豈有二心然只得把屬人的一段念頭也說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四

是心起頭說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孟子着眼與人不同乍見夜氣嘽蹴不受都是徵心的去處○不辨禮義而受之受的意思原為三般是經盤算的光景時候從容故禮義勝不過蓋禮義如等人辨便自然丟了嘽蹴不受是忽然猝然之際時不暇辨故禮義露出

仁人心也章

此章以末二句為主柄蓋為不在心上做工夫的學

者說看無他與而已矣字乃斷定的話見天下沒有一個真正學問也○曰心曰路只見極要緊又丟下路單捉心心更見要緊也這樣要緊放而不知求怎麼使得故人有學問原是要求放心心放不求還講甚麼學問孟子生平只講求放心教學者於此下手這纔是學問本等○程註好○陸象山開口講這二句有理

今有無名章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五

上章以雞犬放則知求比心此又以指事理不比不明古人文法大率如此

拱把之桐章

說個養便有所以養養生於愛愛身無不如愛桐梓之理弗思而又曰甚者蓋言此理易明思則得之特忒不思

人之於身章

豈有他哉於已取之便是上章弗思思字意固與上

章相承乃接次發明也愛身那得不養以害之者養之舉世通病所以該就身上仔細討求不然口腹耳目豈不是身何故偏不奉承○體有二句政是於已取之蓋一向只說是體不知其中有分別也不知有小大故至於以小害大大體摸不着不見但只說體便只曉得小的儘力去養便害了大以字要看人那覺自己害自己○養小以失大與立大則小不能奪是此事竅竅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六

鈞是人也章

把耳目解成個物這官忒小把心之官尊起來此思字政是桐梓章思字天與我三字有趣這官大的緊先立大起來小自從今這就是個大人○說個立大全要先字得手如不先立小的便來奪到他奪時怎支得住有心要做大人的快趕早下手扶起主人翁來○孟子慣做大人故為人畫策除了先立大沒別法

有天爵者章

爵有天貴有良都從人所喜處引之爵而必亡貴而能賤十分警醒人天爵亡不得良貴賤不得

欲貴者人章

要貴的尋原有之貴不向人求人不能奪一世尊重○思字要玩○兩所以政見有貴於已向使自己無滋味慙甚麼不願人的好東西欲富之心強淡不下來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七

仁之勝不章

從仁人心也揭起來除了求放心別無學問之道以小體害大體便是心放不求不知學問之道然這不求放心的學者豈是全無一念為仁只是為的不盡力倒說仁難為助起不仁之勢來把自己一念之仁都丟了看起來仁字不喫不為的虧倒喫這樣為的虧

五穀者種章

不熟便是杯水原不中用

羿之教人章

規矩是熟仁之具所謂深造之以道也

任人有問章

食色都是養小體的即口膚耳目也禮乃名教即上章規矩即復禮之禮非仁外另有禮也世間慾根太重的人不難於昧已良心而難於違名教欲巧為立論以作壞名教把名數弄出個行不通的情狀來而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八

後一筆抹倒任吾意所欲為然道理不可移易只是取巧來混若不批倒他名教便喫虧○取食之重一節精神在此孟子不是筆舌巧只是道理明

曹交問曰章

為之而已矣與是堯而已矣是直截話是真實理堯舜之道既不外孝弟則大路不難知歸求有餘師是正經議論註似刻

公孫丑問章

夫子教小子學詩曰可以怨便見怨是倫常中要緊的理此章恰好作註○到大關係處不着急便大非人心怨之時義大矣哉難為無心人言也○又把不怨的勘一番理更明○引舜之慕可見怨慕是即怨為慕

宋牼將之章

兩個先生以說兩個是三軍之士最有機趣政與號字應號字莫輕看過轉移人心全在號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九

孟子居鄒章

只叙事之中而意一一具在○兩為其呼應奈何以為釋書其味反淺孟子文法妙每在含蓄○得之不得之也是以意會出

先名實者章

要見聖賢不可以蹊徑求都借客見意不犯主一句文法之妙○不以蹊徑論却要認的真底本孟子得力全在此仁而已矣何必同是時中註脚○說孔子

就知者說出不知纔見君子不易識

五霸者三章

此章單為今之大夫治罪蓋五霸於三王今之諸侯於五霸都是不見面的人誰來見罪今之大夫於今之諸侯則當面為賊而反認為子故如此說試看今諸侯那個不以其人為有功之臣孟子所指逢君之惡都是諸侯以為有功處○今諸侯犯五禁都是今大夫逢的向非今大夫諸侯即惡未必至此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

魯欲使慎章

也是個今之大夫○甚惱殺人即善戰服上刑之意道與仁不可分道以事論仁是心不仁便非道務引要看君子事君便對今之事君

今之事君章

知他靠兩般伎倆是要取天下故以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掃之兩桀字有意桀是有天下而以不當道不志仁失之者○兩章相承見當時專與諸人相左

非獨為諸人專討便益而我却只講道理也政為他無便益

白圭曰吾章

朝廷分田便為制祿無君子莫治小人也待君子比待小民原十分優只為他做的是治民的事不止費用更要體統那一處不費錢糧○纔見聖賢不腐通達治體真實學問也不然鮮不以白公為盛德註載白圭事其為人可見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一

白圭曰丹章

丹自稱愈從快上見逆行用隄法以隣國為壑十分痛快掃煞○四海無人居放水允當隣國都是人居怎做壑○禹抑的就是洪水泔水警子使禹治之今用隄使水逆行就叫做泔水就是洪水了仁人所惡而以為愈禹那知禹治水就是惡洪水

君子不亮章

亮信也好與諒同却費講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貞

而不諒俱非妥義何為與同只作信看便是明亮意
大凡心裏信不過便受不過撼搖此定理也

魯欲使樂章

人每憑自己已有長處便要做事孟子却說正子自己
無所長只好人有長處這個機殼乃帝王相傳只憑
一念把萬里精神一線扯動優字要玩○不好善便
是憑自己已有善已既知之要人何用故人自止然止
的止了却來的來了諛諛而諛是頌聖的一班恰與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二

陳子曰古章

兩個則去不一般非賤價就人也為問來的主意原
有淺深何以來者何以去○后一層是公養之仕聞
之曰一段情詞真切故可受免死而已矣受亦有節
是

舜發於畎章

見人遇憂患易於墮頽以為天固厭我特設此段拍
他另開眼要知是天的好意政在此加意承當莫自
孤負歷舉聖賢發跡的所在種種不堪天將必先所
以字要玩○人恒國恒人情物理大率如此天欲生
人安得不以憂患鍊之○嘗見兩個人資質差不遠
一個受過若一個不曾受其本領便差遠○又見一
般動忍有越硬了的有越軟了的都叫做比前有益
而承天意負天意則分塗矣○憂患能增益人總是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三

翕聚而後能發散之理龍場祠記發得痛快

教亦多術章

教只在教裏尋多矣而終有限也不教為教則教誠
多術這段苦心只為教教不得故以不教教術字可
想

下孟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曹化中盡我甫

賈三槐正卿甫訂

下孟卷之七

盡其心者章

說個天便以為抓不着說個命便以為強不得却有
這個所在尋天這個工夫立命從今後天在我掌握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命聽我主持○就為身之主叫做心而原是天付來
的叫做性天之所付即天之所以為天便叫做天只
是一物不必全舉單舉盡心便了而又解一步到知
性者只為要引出天字來此文法原為教人就自己
心上認天也○三節不是三層事要撇脫看先把人
心認成天便不於人外尋天了故用知字此論人外
無天之理也人外既無天故存心養性便是所以事
天文意只以就人事天為主非以分存養論更非以

分知事論看書要得大意便不為支節葛藤存心就

是修身命說個立見能修身則修短總是好喫虧更

是好所稱左手勲名右手節義之意再不消倩君平

講命天下人只我命高不靠五行八字故曰立命說

到此便見丈夫在世大本領有滋味○玩文氣起頭

說天在我手裏只不要壞了心因覺這工夫連命都

立了命也在我手裏跟天說命者為命也是受於

天的性以理言命以數言俱出於天故相因說到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

莫非命也章

上章以理管了數此又把數歸在理上意亦相因只
為枉道而死的口稱是命又不好說他不是命却又
不許他委之於命故以正命二字作斷莫非與末句
非字呼應這樁事大關係古今無限的影樣在裏頭
求則得之章

精神在有益無益上大凡要求須向有益而何者有
益惟在我者早求早得晚求晚得不求不得非比在

人的東西無准成○在我在外煞甚明醒○趙註好此章機括原與富而可求節同若不論有益無益只板講某當求某不當求便腐

萬物皆備章

上說求在我者有益僕我是個窮家當可以見益而我之為我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其樂無比何以求之只在強恕○世人有大家當者便樂而其家當孰與萬物一體之仁乎居天下之廣居自在的緊憑遭甚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三

麼境遇一味超然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此孔顏樂處不義富貴真如浮雲只是尋樂費工夫強恕強字有味我之本體萬物皆備而既已有我已念易生非不滿面春風却帶自欺在內便不得自慊甚矣形骸之易隔也恕是仁方不强亦難○不求仁却求人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真是命窮行之而不章

慨他由而不知是恠他不求意莫說成通病便了看

不著不察分明是不着心指素名學道者說

人不可以章

誰是以無耻為耻者除了此耻便無免耻之方見無耻不是小關係

耻之於人章

人字呼應單表巧人蓋無耻多是此輩故特掃之○先說於人大不耻怎若人

古之賢王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四

忘勢兩字最重勢是人間極着心的而樂道者能忘之既是忘他他怎強使得特教人這隻眼泰山巖巖千古作士的榜樣○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孟子謂宋章

知不知都在纔好遊然不是可强粧的只把自己原有的寶貝守住便橫豎都好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縐眉○窮易於失義達易於離道着已體

認纔見兩個不字是鐵膽冰心○得已不失望玩之
有味民失了望忒不是事已失了已更不是人

待文王而章

為文王是以作人擅名者故指稱之而轉闕掃待作
之人凡民豪傑相形是激人使動有氣性者當下立
起

附之以韓章

忘人之勢是看不見人的富貴自視歐然是看不見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五

自己的富貴大凡考人以此事考之成色自見○圭
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
門前簫鼓鬧如雷

以佚道使章

治天下者使民殺民是必不可廢的不會使不會殺
的惹人起怨便以為要使就怨要殺就怨豈知使與
殺原自有道以佚道使勞所以佚也以生道殺殺所
以生也民有怨逸怨生者乎

霸者之民章

驩虞是感恩之意小補樣範總是待他着急纔與救
解故感激如此口口聲聲都是知恩然恩而曰知其
恩便小况要他知恩每有養亂為功伎倆乎王者預
先普歷算計悶混作用不教他到着急處受恩之民
都似做自家的漢子過自家的日子忘帝力於何有
這纔與天地同流無事小補○過化存神非兩樁乃
篤恭而天下平也為政以德節即此根源不難於化
而難於神一元生意從無聲無臭中凝固而山河大
地無不回春帝王天地一樣勾當○孟子小看霸功
為他所補原小大小之分只是伯者全要人知恩王
者全不要人知恩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六

仁言不如章

就善比善是孟子每事尋根的學問商鞅也能令行
禁止國富兵強而秦民莫愛七根在此○善政四句
莫平對重兩得上與話柄相應畏愛政兩得緣由

人之所不章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櫨是說人性原未有仁義仁義是人為出來的故特指攙不上為的模樣與人看不待學慮自然知能的本體那用人為只為這個知能不曾達之天下故不見人性有仁義此自是人不能達豈可謂人原無有試看孩提親敬長是個甚麼非仁義乎○孟子道性善的證據乍見之外又有孩提之愛敬前章說擴充此章說達達即達之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七

於其所忍達字達即充也

舜之居深章

莫待若決江河纔見本領全是無異深山野人上有勾當須全無一毫自賢自能之意纔於天下之善無隔子吾輩有幾個之字便逢人自異恐人不知半瓶兒快响請看此章

無為其所章

兩個無字雷劈斧斷如此而已矣直截簡易原再不

須別法而政是如此最難試想所不為所不欲的有幾個無為無欲是受甚麼病那敢易言如此○義字不必

人之有德章

眼見孤孽臣子每每通達特拈此則○人即天分聰明不逢疾疾不得長進此老於世故之言與舜發猷畝章同意

有事君人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八

可行而後行不然則莘野終耕渭濱終釣已正而物正便無不可行之時矣憑着已正物自無不正所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孔子固如此○也要善看孔子到底不曾大行豈已尚有不正然行不可執着論雖到底不曾大行而至是邦必聞其政遇着夫子便只得舍已從孔子不敢有強孔子從己的意便是已正而物正之驗

君子有三章

三樂自明第二樂是着底處而这三樂無甚榮華富貴誰覺其可樂於此便要眼目識得此消息則真樂在我富貴浮雲矣王天下不與存莫輕去過通章精神政在此駭俗耳破俗夢要這一比

廣土衆民章

與上章意同首節是富貴不以為樂易知也次節是功名聖賢實亦樂之而猶以為所性不存有可有可無之意眼界至此便占絕了性是怎樣東西把這樣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九

大事業也看的沒緊要只為所性分定不受加損大行窮居總不相干耳不加不損莫平對既莫加何必須大行既莫損何必若窮居根心生色政指無勢位者之真受用說有此個受用故富貴固是塵土功名亦是浮雲先儒謂堯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便是此章註疏○醉盡不言而喻極力摸寫誰不有面背四體曾受這福一日否豈是色偏難生只是心不易根耳此章特揭性體教大家開眼看此物一

日出頭當時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自見周茂叔以後吟風弄月以歸

伯夷辟紂章

養老是第一個當做的大題特以仁人為已歸提之○五節之宅二節似重非重蓋先論老之所以養的物料而後言文王以此教民使養其老乃易做之事也這樣要緊題却又容易做不是費自己去一一養之○趙註是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

易其田疇章

富教雖並不可少而富的勾當大費心力從來帝王全力十九在此禮義生於富足一句說盡○既使他多獲於已又使其少納於官原就富了而富後生侈便要浪用以時以禮處處經制不許他自為屑越原不可勝用○興似從昏暮求水火人皆與之上起○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說此話者未能做此事而善做者能之奈何必以物之不齊物

之情駁他

孔子登東章

為學聖人者指路當從根本上做將去以積累為工夫切忌好高獵等以求速化所以然者聖道雖是大之至而大却從育本上來他既以此成我安得不向此學○孔子大成從時習成大凡有本的生活便使不得凌獵成章對盈科看即是時習不許留一步空也織錦者隔過一梭便不成錦文章家論章法從此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一

出深造以道乃能自得即此意

鷄鳴而起章

故意尋絕聖絕狂天地懸隔兩樣人却放在一處使人驚心動魄了不得須仔細查一查○却不是故意嚇他實理原如此○妙在之間二字這其間須得精一纔不悞事不然鮮不以利為善楊註有意

楊子取為章

道外的不必言既是道中人縱然執一亦是道之所

在為甚惡他政為執一者便賊道其賊道在廢百上取○道一而已矣即指執不得的說執一之一是着落蹊徑非道一之一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即是此權字而立非三子之執一三子原是認定一邊理

饑者甘食章

從貧賤求富貴其不擇正不正原似饑渴之於飲食特舉形容令人羞殺○人心亦皆有害微而顯其實指富貴而不必死填乃妙發揮道學理是腳踏實地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二

說法却要影嵌虛空透人心髓每在此○饑渴便在人心中寫意筆把饑涎活現

柳下惠不章

和的貴處政在此若一味好說話成甚聖人○此非空揣也三黜不枉道原是鐵漢○和而不流強哉矯也須得道眼標題

有為者辟章

井原以及泉為井不及故九韜猶為棄夫棄井是不

掘井的掘至九仞儘見肯掘而乃比於棄井猛然一
比似乎虧他算來實不虧他蓋既不及泉便前功盡
廢與不用功者同以此提有為者煞其警醒比的機
鋒全在九仞上莫囿圖過○侍講語可誦○下碁千
盤末後一着好衝頭未見

堯舜性之章

性之身之是挑假之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寫假之
的精神如畫世間仁義成色只落得如此羅念菴將
就冒認之語可參○假字妙比假者借也久假不歸
是他可笑而成個五霸亦在此快借快還者又不足
言故於帝王之後作個閑統這也該知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三

伊尹曰子章

觀此可見道無一定成法要活看則可不止心裏安
更見民心悅志亦不止論此時一點心更論生平事
足以見志兩個民大悅要玩固可放與可字就此說
則可政應纂亦不止已心纂民必共以為纂

詩曰不素章

君子雖以做品為主而其不素餐便全要論功若無
實用而食人之食縱是善人也是素餐故臚列八個
字見有功於國

王子整問章

見他無事故問何事尚志之事人原看不見尚字有
力氣政見事意擺明仁義是這樣大道理而居由之
事豈一身一家之事大人之事全備於此大人是治
天下的人備大人之事是士所做者治天下之事也
此大人與小人哉樊須也小人對看禮義信便是仁
義兩章同義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四

仲子不義章

弗受齊國看出小來亡親庶君臣上下看出大來便
信不過仲子時人信仲子只是不醒得人以為大
如醒得亡親戚君臣上下是大則其餘都是小事縱
脫履富貴也折不過聖賢論道理全以倫理為主

桃應問曰章

就所設之事論當然之理空中寫實乃談理微妙境界○棄天下猶棄敝屣看這孩心乃人生最初一點萬理之根宗也以齊國比兄弟以天下比瞽叟都是一樣機括○只重末節如之何先用兩層乃逼到其間莫痴講總之都是空設

孟子自范章

唐人公子行盡在望見一嘆中居廣居句只就中帶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五

用立為主柄便不靈活

食而弗愛章

虛拘字甚醒心要人過恭敬須看是實不實恭敬者一解妙○人明白獸畜之而我只當做敬可憐可羞豕獸二字似太怪然不這樣看辭受就鬆了聖賢自修只得這樣嚴切○貨取章與此同機

形色天性章

分性形為二的好說性雖未盡形則見踐今把形合

在性上則失性者失形矣惟聖踐形不是把聖人的品格拉低了乃是把眾人的影身草扯了○不盡性的再莫講奉承軀殼這軀殼初生來原是肅又謀哲聖的

齊宣王欲章

若此者何如也妙道理到兩相摩對處便明

君子之所章

五個有者見教之所範圍者廣原不以一樣教為教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六

各就資格以成鼓鑄師道立而善人多

道則高矣章

不改不變者巧就躍如於繩墨鼓率中也大匠與羿引人之法盡於此就繩墨鼓率中尋巧須得學者自為學者不自用心即改變亦不濟事君子引而不發雖不發而引之時機括已全逗露特留些不發待本人自己着手如全發盡了本人無可費心反沒滋味○不發下說個躍如豈是難捉摸的分明全盤托出

特巧弄機括教他自動觀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政與登天對看見待能者自能不為拙人變也

天下有道章

為以道殉人下兩個殉法道者身之道也天下有道無道道與身俱不相離豈是殉人之物

勝更之在章

有二妙不填出而意已明據若在所禮必指兩椿說於不可已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七

見端知委的理然非徒以觀人

君子之於章

兩弗是機括據兩弗似乎太分別然理一而分殊無根則枝上去不得越是有分別的越無繫置本立道生不易之理

知者無不章

無不知無不愛是本意各有所急是做法天下大事要做須識體○舉堯舜見仁智的帝王其做法只是

如此○上章是言用恩要有根此是言治天下要有體今只把眼前看先向民物上施恩的到底以無根之水易涸而以徧物徧愛為治者以失所付託事事受欺處處貽害則聖賢之道原廣大無邊却約而易操全不煩瑣

不仁哉梁章

所愛子弟受字要看此章從此起意○圈外註有趣

春秋無義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八

何以無義戰只為征字免敵國使不得○以下一連三章都是先有了尾句纔立頭句

盡信書則章

書多矣卑辯武成這一款恐借聖人事以開殺機有人曰我章

為甚善戰是大罪戰原用不着

梓匠輪輿章

能與不能有味不會巧的莫怨師之不與此章即道

則高矣章意○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可與此不能作註

舜之飯糗章

一朝難堪的苦若將終身忽然天大的富貴若固有之兩若俱極模寫而妙在兩若合來看纔見得大處前若固難猶易後若似易更難這樣人有眼大如天吾今而後章

自殺二字儘力捉人使猛醒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九

古之為關章

就今之關追關之本意○古人事事為民而設後人件件借以殃民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不能行於似說不行道的先從妻子上行不行起使人不以道的先從妻子上行不將去

周於利者章

壞於邪世者便卸過於世似既遇邪世邪世自能亂

人特為扯破○再玩註意重周字有理年年防歎利不可不周世難保嘗正而無邪則德不可不周周者加工夫做到成色完足便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好名之人章

註自有理據白文直看似說好名之人千乘能讓苟不好名簞豆必爭不必罵倒好名

不信仁賢章

註俱明當○定上下足財用便是治國大提綱原都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十

得仁賢做

不仁而得章

當時諸國皆不仁他既以此得國便欲以此得天下故破之

民為貴社章

君之貴至矣至輕惟民故任意作踐特與他掉個過社稷只帶說不重此

聖人百世章

風宇最奇故師百世慨慕聖人特立這個名色精神
飛動難為意氣奄奄者說

仁也者人章

離人則無道仁雖是道卑仁只算做仁純破空談仁
義以為道者

君子之克章

此語似為交際說如有交以道接以禮者未嘗不受
只為無交不得不克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一

稽大不理章

士字是柄要提起看處末俗全要這心硬蓋既為士
自諧不得俗莫為悠悠之口拿不定主意特舉兩個
大聖人做榜樣

賢者以其章

有今字的便是為此纔請客對照

孟子謂高章

為間不用要醒禁不得少頃不用也故義要集仁要

熟既已茅塞而以為水不勝火可乎

禹之聲尚章

豐註甚明也見孟子悟性曲盡事理

齊饑陳臻章

此義不明鮮不以行好事圖眾人誇個盛德把自己
面皮丟在一邊○眾皆悅之與國人相應

口之於味章

說個性就要從欲說個命就要引分兩頭道理都是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二

自便法門特與他拘一拘兩不謂大力量却跟兩有
字說若原無也難強特他故意不提特與搜出教
他推聲粧啞不得

浩生不害章

善是原秉同然入手要有諸已積累將去便是聖神
圈外程註好○有諸已三字醒人善雖天稟若不躬
行實踐不為已有

逃墨必歸章

辯的意思原欲其歸

有布縷之章

愛民不在盡免害民不在重加通達治體纔可語此
○莫說分外加添只把該當的一時盡要便了不得
故用一緩二煞是長算

諸侯之寶章

諸侯之三字有味珠玉原是寶特不是諸侯的寶○
要實他便有許多勾當花石綱便斷送了宋徽宗為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三

其必害民也

益成括仕章

聞君子之大道的也儘少而殺不得軀為其不小有
才也小有才便不安靜才多而識寡孫登斷殺稽康
故才而曰小有不如無

孟子之滕章

夫子設科是此章大意從來大壇場都是這規矩而
罵道學者動指其門有雜人這情節須道破

人皆有所章

政發性善之旨今只為無達所不忍之人遂疑性原
無仁無達所不為之人遂疑性原無義試思人即未
必每念皆不忍亦有所不忍否未必每念皆不為亦
有所不為否這有所便是仁義之根只要能達便是
仁義可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棧乎○論
不忍而指無欲害人之心論不為而指無穿窬之心
極妙蓋不為不欲以為人皆有或不敢認就這兩心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四

可謂無否兩心極粗而理無精粗只在能充

言近而指章

為把道理責人全不照已者發修身而天下平是主
柄言是伴說其身正而天下歸章即此旨

堯舜性者章

摸寫性者只是取意若實貼堯舜少趣即行法俟命
強貼湯武亦支○看文氣三非似列指中禮盛德處
即行法俟命有而已矣字亦總是無為而為之意從

此意與性合是反之的實際若反之不與性者相關
又何必說且以性為絕德阻住人了

說大人則章

歷數種種巍巍皆我所弗為故看不在眼裏楊註謂
有英氣誠然以己之長方人之短則未盡此比泛嘗
與人爭勝不同若看不倒這富貴成不得學者

養心莫善章

觀兩個其為人也是就人上看出養心的方子來孟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五

子未必到此纔看出故意為此文法以提人使醒○
這欲是人所憑以生的故易多難寡就不能不有之
中而使不多有大力量在○欲以養生多則喪心行
舟者水亦能覆舟只借他行舟不至於覆舟是掌舵
高手

曾皙嗜羊章

不是有所同所獨妙解險被折倒然因有此妙故用
此險○尋道學的破綻每有此險通不着會解的便

伸其說

萬章問曰章

為德除賊描畫他影神不許他進門來是怕他邪惡
易惑庶民媚字闍然字眾皆悅之字要玩賊字只在
亂上取亂在似是上取假道學把人眼弄花個個認
賊為子怎成世界孔子等閑不以賊字加人○惡鄉
愿是章旨不重思狂狷只以狂狷與鄉愿成水火故
以作塾○饒孟子說的這樣明白今遇着個狂狷便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六

以為不可近遇着個鄉愿便大家供奉○狂是千仞
鳳翥是玉壺冰鄉愿是逢人騙○狂是聖人神狷是
聖人骨鄉愿是聖人皮此語有味然還不該算聖人
皮

由堯舜至章

從頭叙來到當下衣鉢隱然矣見知聞知却須參詳
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蓋
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

以偏見承之乎見知都得兩個豪傑政為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為道便有未盡見得未盡則傳得便偏豈不悞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為道也妙在有陸而朱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七

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
○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
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並舉兩個
下孟卷之七終

貴陽戴光遠自堂書

四書說約

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壬午

大兵攻定興善繼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

卿諡忠節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就四書以講學

與明人講義為時文而作者頗殊卷首為認理提

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

著落不然則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其自序

亦曰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謂玩物

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

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為承當陽明

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

也其持論亦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

也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八

卷

〔明〕寇慎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

三年濟峰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酌言

三十一卷》提要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序

余嘗讀燕容碧血錄內載魏瑄
之禍蘇州周吏部順昌被逮義
民顏佩章等五人踏擊廷尉蘇
州守寇公論而散之余曰異哉
寇公何人乃能消禍之萌如是
序

邪夫五人之毆廷尉也雖義激
於心而怒不可遏使當時無人
解免其禍且底於不測寇公以
一言解之甚不易也心異者久
之及五人臨刑又語公曰公好
官當知我輩好義非倡亂也余

乃恍然知公之一言解衆裨者
有由來矣夫今之稱好官者大
率刑稍不苛賦稍不重否則一
言一事稍合人心或興小利或
去小蠹獄訟不淹留讞牘不刻
酷桁楊不屢施鎖鑰不加等求

序

所謂仕德洽於民惠風被於野
蝗不爲災而虎能渡河者茫乎
其未之聞也但以閭閻罕聞蹙
額之聲吏役少殺虎狼之戾則
遂沾沾自負曰吾好官也循良
風聞卓異聲起矣而究其所謂

好者自好之耳君未嘗知民未
嘗知也若公之好非平時之洽
於民者深何能使五人之遵其
言重其德至延頸之時猶呼好
官以自明哉已未春余主講穎
陽有門人以四書酌言見示余
披讀之乃知卽好官寇公之所
著也夫四子之書自朱子而後
講論者不下數百家各抒一見
卽各成一書其或所見不合輒
相駁議馬牛相爭鵠蚌相持究
之俱莫能出朱子講義之外冠

序

三

公生勝國之末闢寺弄權未得
蹕躒風雲大展其經邦濟世之
猷退處巖穴潛心於孔孟顏曾
之理闡其精微疏其血脈其生
平正已正人之學胥於是編見
之前輩陳榕門先生贈曰理學

序

四

經濟嗚呼榕門先生為

國朝理學名臣固用心於正已正
人者也臭味相投固宜其歎美
不置歟世之讀是編者即以是
編上求公之為人則可以悉其
用心之所在矣余不敏未能窺

是編之奧但書數言以佐後之
君子讀是編者庶有當乎昔

賜翰林院檢討前任刑部司務

廳後學部城張寶樹敬叙



序

五

奉直大夫署鄜州直隸州事同
官縣知縣金陵孔傳勛拜閱



昔道光歲在昭陽單閱嘉平月上

浣付梓

禮亭寇公纂輯四書酌言序

丁卯之春余攝篆同邑甫下車
卽採邑之有名流者以資政治
焉洎收諸誌書果有儒宿循良
如寇公者余遂歎曰此真文章
與經濟相通者也不數月而有
序

生徒以四書酌言見示余披而
讀之見夫字字詳明句句剴切
名之曰酌言亦宜矣哉夫著書
立說纂輯者出於胡楊金蕭諸
公而有明遂推爲醇儒如敬軒
敬齋整菴輩均無與焉寇公以

序

三吳良牧惠洽民心林下四十
餘年卽會通朱子之說苦心孤
誼旣不稱引浩繁失之太冗又
不脫畧遺漏失之太疎此所以
見贈於榕門先生而有理學經
濟之贊也哉余想百家諸子各
抒所見其中有獨矜創造者又
有獨示新奇者公以宏博之才
學宗考亭何難勒爲成書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以自詡一家之
言乃獨抽秘騁妍慊心貴當俾
先聖立言之旨會萃於筆端不

高不淺非近非遠而熨貼自然
覺有恰好不易者是乃書之真
理而斟酌盡善之無弊也此好
官之名有由來也歟文章與經
濟相通豈虛語哉屬余弁言余
忻然從其請而掇數語于篇云

序

三

進士出身 誥授文林郎知同
官縣事後學武威楊增思頓首
拜稿



此書由楊泰定四筆訂言大學卷之一

門人東興

一經 氏校正

瑞

孫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錫

大學之道章

脩身爲本一句便見大學主意大字就心體之大上言不
對齊治功平首節三停遞下隱隱歸重明德即隱着本了
以親民並提者正以民即本中之物也渾歸至善便即明

四書前言

大學

印親以明明德爲主了勿涉工夫語 知止節承接止至
善來提一知字以爲關鍵不是說工夫亦不是竟指本體
乃指吾本體內一點良知洞乎見家國天下合德合善之
止禮即明明德之發處中間定靜安慮古人知光致知
總是覺得這光景總是止至善內醒舍之妙諦大學開口
至此隱然歸重明德便是隱一機事爲本了故物有本
末節別破本字事有終始節要到本始而以所先後居之
知者正上節所云知止方能得止也此是起語非結語故
古之二節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等則是一物來以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等明出一事來六先六後正是知所先後而始于格致終于治平結以脩身爲本與首節歸重明德遙相照應可見本在是末卽在是物中之事究竟已畢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本焉而已

大學從經文會意則以一身該天下故云大道字是路途三在字承道字來明德是本來覺體明之者卽此一點靈光照徹一切障蔽非又有一明去明也新民重我去新之說不能新民便是有我之私間隔胸中便是吾德之不明處至善是心體止是完全此心體一毫增減不得之謂至

四書酌言

大學

二

善不增減一毫之謂止至善止至善者與明德之本體相爲渾合也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言新民雖提說三在字然明明德已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至善乃謂極其實只一事至善無形何物可止只是任他周流變動而天則自如耳 知止節單頂止至善來先爲得手人寫照着學者先有這體會這歸根方許泰止至善一段公案過云止至善之妙怎麼去體驗要必從知止來工夫俱在知止上一層止而曰知是會其德之原明處也此知不與言詮不由思索須是當心自証恒人之心止爲靈知矣

主故客塵紛擾馳驟不定苟神明常惺則奔騰放逸之氣一齊都歇直會見身心性情家國天下的源頭是謂知止常此提撕則散亂漸清志向凝一如矢之赴的而後有定則不如向之杌隉矣然氣機漸息休歇久而后清淨之體漸漸呈現而靜生焉靜則塵累輕矣然性體初還根基未固靜之久而后泰宇寧帖一真坦蕩事理圓融可以脫然去來而不藉于操持可以從容隨遇而不擇乎喧寂而后能安焉所謂從容閒適是也對勞字說邵子曰自從識得環中趣閒氣胸中一點無妙契安字定靜安雖分三項其實總是一心凝在止上專爲用慮之地慮乃泰提工夫何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卽慮亦湊泊不來惟歷定靜以至安則精詳出于暇裕家國天下之物理萬殊天明內種種自現出條理方纔謂能慮知之明處之當莊生所謂大智閒閒是也能得要根知止而至于慮來不可單承慮字註謂處事精詳雖似涉外了然亦是得其理意蓋明中之精光從止上會得天下國家同流共貫之脈也乃爲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卽泰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牽纏膠擾震撼皆除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牽纏膠擾震撼皆除

等處一切掃除單道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
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靈之後卒然睹此得未
曾有故謂爲能得知止是虛解能得是真悟此承上止來
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慮只卽是
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旨重在明明德故於
格致特先發之後傳中不釋格致亦爲經文已道過也
江河深淵之水是流水益益甌孟之水是止水流便不定
不靜不安亦不得照物止則自然定自然靜自然安更無
波濤紋浪自然能照物了總是心之本體原如是止後自

四書酌言

大學

四

然露出來的慮是此體中本來慧識止後自然發光亦不
是在事物上覓得的能得是一徹永徹境界正知止之謂
也 此節蓋格致後地位而誠正脩齊治平一以貫之者
也不必分明新亦不必單屬明德須知定靜安慮不是坐
空室中不擾怡然默然如禪家虛寂之談之謂大人
明德新民日有酬酢應感此正在日涉天下國家之故此
心不亂處說慮尤天下國家所由待理者易之極深研幾
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若說心學無與
于人便有體無用成何大學 慮不是一段空空見解乃

明德之明的本體全發見出來正與知止知字相映發在
是翻天覆地顛倒于前而吾精明之慮不爲其眩也

物有本末節非結上文乃起本字意而透出先后二字以
起下文也蓋上暗重明德猶未發明故必須點醒路途事
物雖並言然事乃物中之事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而物的
功夫須從事上做先後字要融會惟從本內討究個始出
來則未自舉終自成也玩一所字只步步在所先處用力
曰近道謂明新至善之道言先務知止以求明德則明德
新民止至善之道可漸入矣

四書酌言

大學

五

古之節申明本末始終之意言此學自古人而已然也非
法古意欲字與必先字各各相應俱是逆推工夫通節以
明明德貫勿添入傳意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
正見明德已與天下共有的新不出明外已証物有本末
意直推到格物以致知已証知所先后意 心與意有別
心兼動靜意則其靜而方動之機是心之端倪善惡分路
之始也誠對僞言意從心生而正心反先誠意者心體虛
直無可把握一切物感從意之初萌而入於此檢點正是
端本清源工夫知謂良知卽明德本明之體致知充滿其

量物字指得寬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格者通徹無間之謂許敬菴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心之知觸物而形因物察則無有迷障是之謂格在字較先字爲緊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子意未誠心未正之先而亦不廢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治國齊家等自有傳不煩作解解乃在節首古人二字心是人最初生來有的一念不起靈台寂靜大字安閒何處得有不正只爲多了這一層意念頭起處如本馬如亂絲東馳西驟左纏右擾非復最初一念不起之體

四書酌言 大學 六

了然這個都是因緣假合的只此便是僞妄非是真實了然的人將此僞妄的意一切都掃蕩了但有念動都從我最初一念不動處發出來何等真實更無從前馳逐纏擾之病本體依舊巍然不動豈不是心正誠意如何在致知蓋試看人何以生出許多僞妄的意來只爲知見多了紛紛智故聰明百出纔起了這些妄想這箇知總不是我的良知這個知多了一分所以誠意的人必先充拓我的良知把許多世情上的知解一切用不着都斬斷了惟從我不學不慮處逐細推求逐處體驗直要

竟我的良知何在滿我的良知究竟何若此知致了更無別的知見了然後隨其意之所發皆從我良知出來的更不從七情上起意妄得有不誠者哉

吾人良知卻不是個懸空無住着的空空洞洞卻又實實落落不在別處尋就寄在這日用事物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那一件不是物那一件不是我的良知試看不學不慮時一點聰明就在親長上發露出來只此親長一物正良知寄寓所在所以致知的人一味耽空守寂不得卻要在這物理上觸處窮究不格物何以致知然也不是

四書酌言 大學 七

察要究得明白就着實體驗物理盡處卽是我良知盡處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已然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其近取卽是窮格之義若離卻己身去格做甚下節覆說以見其當先也先是論工後是論得手言物格而后知至則古人所以致知在格物者益明矣不用過文物格知便至也無漸次以下而后俱有漸次逐句有而后云者非謂了此卽能得彼乃謂了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躐等要人把全體精神從腳根下做起物格而后知至者蓋知俟于我理具于物彼此知証兩相

融會非緣物以爲知也蓋知具于心何俟外至

脩身而下只是一個工夫總在脩身上用脩身工夫只是這個知作主宰蓋聖門之學只是一以貫之除卻自家性情更無別處理會到得家齊國治天下平處卻又只成得一個身脩非謂節節有先后工夫效驗已盡前兩節此又提出言之者恐人從勢分上分詳畧言通天下之人皆當脩身爲本不然何以說明明德于天下卽德之可明于天下可見天下之人共此德共此明則共此身共此脩也上面許多格致誠正總完得脩身而齊治均平皆起于此

四書酌言

大學

八

信乎物有本末而脩身正其本也查是二字一眼看定八條口說不單指天子庶人

末節正明脩身爲本以教人知所先后處厚薄字要看得好自身他身親踈遠邇皆吾明德所照卽皆吾用情之處必從自己身上用情于一本漸達出來厚厚薄薄理一分殊不可枚舉不可專指定所厚爲家而國與天下爲薄邇節作經語勿以傳語混入經內

康誥曰克明德章

通章不是釋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明德三引書是說

三聖人現成的榜樣不是翻說三聖人當日功夫由女而湯而堯此是說道統之源見夫子明明德之說非創語也

二引書若實講一句便非敘述體且得皆自明句只從康誥口數字逆挑虛步想出大人之學三引書只要說皆自明一句重一皆字正釋經文在明明德一個在字克明二字相連就聖心純於敬止流顧說只是常惺惺不昏散意峻非有增加只是不虧其分量末句是總評三書之旨自明卽是明明德意不必重發單要看一皆字從來聖聖相接無不自明其德古之人皆然斷未有出得這圈子外的

四書酌言

大學

九

自字隱然對新民說只是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皆自明也人孰不有是德而可不各求其自真是下聖的傳此歷引書以印証明明德而釋之者也

湯之盤銘章

此章解大人之學在新民總見古之大人未有不新民而單言自明者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大率如此蓋極字意三條內已具末節特責成君子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射下必粘定說錯引銘詩只畫出一個新字耳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便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樣子或用此以作新之用

此以新命無二法也。苟字有輕輕撥轉之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正妙在快捷也。若守定一口之新，又爲舊矣。說曰：日新再說，又日更覺有一番光景。連又日新亦不是個了語。作新民，作字屬上，乃振作起自新之民，作者鼓舞不已。仍有日新又新意，在要本自新來我之新機，有息則民之新機亦息矣。玩其命二字，指舊邦之精神命脉，言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蓋於民之新上見其國家命脉之煥發也。要只從文德繹熙中看出君子即指至善之大人。前三節原不重三王只標極體耳。然極者至也，是活字眼無四書酌言 大學 十

有定體用之不息，卽是極無所不用。猶孟子謂九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皆形容徹底之意。用字妙，工夫只在日新上。不引堯舜之振德而引湯文武者，蓋湯革夏，文武革殷，正世運更新之會。大約宇宙污隆之風氣，轉自人主片念上總之以一心新一世也。此可以會用極之意。

詩云：邦畿千里章。

首二節詩只言止孔子卻說出知字來，正見止非糊突，有知纔有止。無知便不得止了。故曰：知之，一字象妙之門。若敬止之文，王常惺此知者也。一止而象妙，星月落萬川處。

處皆圓也。須知仁敬孝慈信是明德，仁敬孝慈信之所施，便是新民。後之君子用學修工夫完此敬體，正是醒此知體而親賢樂利一盛德以貫之。

所止影個理字，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至廣，故民宜各有所止。玩惟民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民自止之意。蟻節重知字，借鳥見一物之微，亦有天命率性之機。醒人決當知其所止，意玩可以字全要涉發人意，非一味絕人。

人不如鳥，非以鳥形人也。這個太虛之理，極虛活極圓，滯固萬物通三才有境，皆是止。有覺皆是知，一切蟻飛蠕息，四書酌言 大學 十一

蠢動含靈，通具有這個覺性，所以黃鳥在大造中自飛自止。鳥實無心，都是天機自然，鼓動得這等，只爲鳥有這個覺性，一向不曾迷失人，也有這個覺性有生以後，便迷失了。所以質質悵悵，虛生浪死，左飄右蕩，沒個歸宿處，沒個下落處，覺得人不如鳥，其實豈有不如鳥的人？聖人拈出一個鳥來，指示人人自有的覺性，自覺的境界，與一切人看教他，莫要迷失，自喪家寶。知止二字，要看得渾成，只是着力不得。愚按：引詩言民止，邦畿鳥止，丘隅見九天，下事物皆自有個當止處，但人自不之知耳。所知若何，只是

天理當然處便是人事當盡處雖其間隨事取裁非可執一然只將此理做個準繩但求其無過不及便是至當歸一之地這便是所當止也文王大聖詩稱順帝之則亦只自然便能盡得此理如仁敬孝慈信未嘗不與人同非有神奇元妙文王節不重文王只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之處隱然有個民之邦畿鳥之丘隅在熙字是德之本明處乃心之本體常自精明緝續其明不止于昏昧放逸如其本體便是敬而無不敬便是安所止了玩上文知止則敬止從緝熙來於敬止想見其至善非是止那至善傳者

四書酌言

大學

十一

因至善無形穆穆難窺故就作用處仁敬孝慈信以實之非以仁敬孝慈信當至善也五止分明及物正將明新至善攬作一團據或問仁敬孝慈信乃至善之所在也在字活蓋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如爲君當仁仁及不止一端此時此事仁當如此彼時彼事仁又當如彼隨時隨事而當然之極各有所在隨仁之所在而止之則即仁即至善矣若只說造仁之極反將仁字看淺了餘做此信不專在流介上是真誠貫注有以剛結渙散之民心意此節下重以詩証文王重以文王証聖經不重以詩美文王重

宜師文王以求止 緝熙敬止敬字即下節所謂惴也 是形容本體不息不昧常惺惺也有此本體就觸處發見 無非至善五止總只一止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漑各足非 謂有所止也有所止則物而不化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 而實非 上言止于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止之方 與其得止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明新至 善工夫只在學脩耳學脩不易蓋亦不易言姑借詩之誠 武公者切磋琢磨以學之學脩既盡內外相符恂慄威儀 有不期然而然者道言也直貫如切四句切磋是研窮得

四書酌言

大學

十二

精微就知上說琢磨是克治得潔潔就行上說工夫盡處 便露出心之本體來人欲盡處天理流行精精明無一 毫懶散昏惰即是敬了是明德的本體至此方復威儀是 此本體自然發生的光輝更掩他不得了所謂克實而有 光輝者也有斐君子是說做戒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 者似承威儀卻本學脩惴慄來盛德至善不平常如此盛 德正所謂至善也民不能忘由此德人所同具故然不能 字正貼詩不可字重君子有民不能忘之德不重其上此 正是學脩之驗處大抵盛德至善處已將親賢樂利根底

定了非空空寂守一德也下文特顯言之耳

上文終不可說終字便合得沒世不志意在夫君子盛德至善只是自家明明德的事民何以終不能忘哉蓋明明德止于至善則新民不待言矣故不必問其當時之齊治均平何如卽後世之君子小人猶然沐其澤而想見其盛德至善之如在此以沒世不忘也必如是纔是盛德至善必如是纔叫得止此以句正巾上民不能忘四其字與此以字正可想見他明德所在 親賢樂利舉其可見者耳其精神與百世維繫處全在四其字中

四書附言

大學

十四

此章原釋止至善親賢樂利總是借語只形容止至善耳如泛說親賢樂利便顧子失母

聽訟吾猶人章

明新止雖分釋過而本只在明德然本不可說此把夫子所論聽訟一端說個本末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志上討個悟頭不消粘定聽訟亦不作推原要一看使字知本全在此無情二句莫作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辭不得盡安得有訟玩不得二字有不識不知不由他不如此之意此全是由上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 大畏非

言民畏之大乃言上之人大有以畏乎民耳志者心之所

之蓋從民辭之所由起處言也有見其過而內自訟意想見民心悚然一新的情景若但說畏服其心仍是我之善聽非民之無訟也無訟全是心平氣和正已無怨處非抑而不伸也知本借訟上推開說卽使民之意而推及于民之本便是精神感通可以識家國天下之樞得齊治均平之要矣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也 知本二字連讀猶云洞燭化原耳亦得猶能明德也

誠其意章

四書附言

大學

十五

單提一句所謂誠其意者不云誠意在致知又下章不見誠正合傳可見此誠意是個獨傳正見大學樞要全在於此看來慎獨卽致知心廣卽心正致知正心二義已並見篇中 勞頭說誠章毋欺二語大旨了了如惡三句不過足此二語耳下面教人慎獨又把小人一段描寫白欺究竟此謂以下轉說到誠意上來十月三語正是誠意工夫誠中光景緊繫在此非泛泛引証語也富潤屋三語不避括照形外景象一番未又急急收到誠意上去 毋自欺三句正是慎獨工夫到了自慊意便誠了心廣體

胖只完得一個白慊如惡二句二如字緊描母自欺的樣
子只虛論好惡全無入善惡意此好惡不假安排不煩
見其見孺子人非景象一般真切有何自欺凡人於意之
動一如是焉母自欺則念念直達其本心更無抑鬱不暢
之意便是自慊母自欺即自慊誠意更無別法故君子必
慎其獨獨則知正謂本心之明若無此獨知并無可慎
了獨知處是欺慊緊關樞味係于敬肆故下個慎字

意之萌動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意即獨也獨即自也解
其意義則曰母自欺想其受用則曰自慊原其工夫則曰

四書酌言

大學

十六

慎獨總之一誠意也自欺者謂欺其本心之知母自欺直
提此本心之知作主分明是致知之義自慊則知至意誠
之總名也慎獨是於獨知處醒之又醒不敢昏昧放逸非
致知而何 問居節借小人自欺之弊以形容獨之不可
不慎正與上節相發明不重在責小人亦不重在以小人
爲戒上小人問居爲不善皆本于不慎獨來言人之忽而
不慎者祇以獨耳而不知獨之莫見莫顯過此有着力不
得者奈何不慎誠觀小人 云 無所不至只形容他學事
縱欲的念頭不泥定行事上此時獨知未嘗不在但不慎

耳厭然二字便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厭然揜著之念
亦是小人夢子良知不昧處則何益矣照上而後字看有
傷其圖之晚意此小人亦不是放肆之小人只是個僞君
子纔着爲人一念便是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誠字就小
人身上指點出來見厭然一念亦是真心自然形著于外
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欺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
之曰君子必慎其獨 十目節緊承上文擊節更端証誠
中之必形于外以証獨之當慎意重看二所字蓋我有可
視可指之處即屬人所視所指之處是指視雖在彰灼之

四書酌言

大學

十七

時而究竟已在一念之始以見獨之可畏十目十手特爲
其嚴乎設象正以十字對獨字見得獨非真獨乃是衆人
共視共指的切莫輕易動個念頭真是懼怕人
末節從自慊處論一段光景之妙見君子之誠中形外如
此故必慎獨以誠其意也以言興起德不是譬喻潤身是
體胖而心之廣則德之徵也廣胖亦無可實指只就其嚴
節反照自見不外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單自欲誠其意
言故君子必誠其意直自欲脩其身欲正其心來心廣分
明是心正體胖分明是身脩意之切於身心如此故君子

必誠其意誠意須含着格致

自欺云者欺其未致之知非欺其已致之知也欺其本來不容斷滅之知非欺其致知後大事了畢之知也厥然一念正是誠處是所謂本來之知不容斷滅者此也所謂自欺其知正欺此知便即此厥然拚著之念擴而充之便是致知便是誠意工夫了君子慎獨只時時提醒此念耳格物即是格得此中種種合當如此及必不可如彼的事理灼然明到如識縑素水火然便是致知及舉念時便自有長義如刑一意便是誠意 心非擴之使廣也體亦非持

四書酌言

大學

六

之使舒也只適如其本來之初而已矣要知潤身而心廣體胖非是誠意之驗乃是從自慊處論一段光景之妙見誠之誠中而形外如此故君子必誠其意而戒欺以求也

修身章

此章緊要只虛靈二字上節有所便不虛次節惟不虛便不虛總是借常情之失以形容身心相關非必指定意後有此失也亦非首節言心不正次節言身不修末節歸重經文 忿懼四者皆心之所發乃不曰心而曰身是不從心之虛中順應而從身之血氣講也此節全是一有字

壞事人心加太虛原不着一物纔有所則未免着相便非

大虛本體不得其正是失卻澄湛之本體則守其端有所處即是不正了莫認作用之所行四正字根上在正其心未然曰正其是工夫曰其正是本體此正字即中庸中字善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未發之初便是正 不在承上有所求夫心一有所即不在非以不正為不在也心不在焉着于有也人心管攝百體即逐于物而不守其舍則耳目口體隨心飄蕩而莫知其邦安能從令而效職哉不見不聞不知味俱作實事可見身心最

四書酌言

大學

十九

相關處此不脩之一証也不可便作不脩

未節結上文只虛講不必粘着上二節正心工夫雖兼動靜然此章自心之用上說來當重動察一邊而靜存之意暗舍在內按心原無可形狀故頓倒說來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者自明之也身心無二相正脩無二功故經文曰先曰後而此直曰在這在字是詩那不在的去處而着力挽回意莫看煞了

齊家章

兩節俱言身不脩而家不齊意在言外引諺言只為辟字

借茶本意大畧明偏之爲善蓋家人之情有美有惡有美中之惡惡中之美紛然不齊然則吾何以齊一家之美惡只齊吾一身之好惡耳齊以一念之知而不主倅耳蓋刑賞難行之地惟恃此身之好惡以代鈇鉞之窮既已莫知而入于倅則不齊之局我已先開之矣此脩身之爲急也以上三章都是借個常情以描寫心與身身與家相關之意不是誠意後又有忿懣等情及好惡等倅也

心本無所只從太虛中不知不覺流處自然美美惡惡鑄鍊不爽今人一之其所便自倅了倅就是不能知處非是四書酌言 大學 二十七

由于不知也明者好惡如鑒因物自來此則以意往就故曰之其所五倅從上四有所發根知只是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又落有所了

諺兩句總是用情之倅不以好惡分屬故字不可忽正以俗語証常情也統言人則包乎天下矣二莫字正照鮮字此謂節家庭情勝法所難行苟好惡一偏非惟家人不聽我齊我自不可以齊家了上二節只說得身不脩未說到家上故收只用反結口氣喫緊在莫字是皆以脩身爲本相關應 章內親愛等字備舉好惡中之變態以見知之

易蔽八條目總一致知盡之此章則於齊家中指出知之難致欲格物者格之於此

治國章

此章只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二句大義了了先須把事君事長使眾意放在一邊勿把來攪擾便迎刃而解也所言事使者欲令國治當令事使之間各得其宜而要不外孝弟慈得之見得治國君子只消教民以孝弟慈便了此孝弟慈是根心的不學而能一觸俱動興則俱興了心誠求數語正是指點出真心以爲聯屬家國之血脉非爲事

四書酌言 大學 三十一

君等作註腳也須知孝弟慈只是教人以興孝與弟與慈不是教人以事君事長使眾其曰所以事君事長使眾只言家國之理本一非教人之事也此最宜着眼見得孝弟慈是吾人真心我一家有此孝弟慈一國亦同有此孝弟慈只怕我自家先有未盡而徒求人非人便把此真心都埋沒了何也從好不從令民情類然也引三詩咏嘆而結以足法民法着父子兄弟四字孝弟慈之教本身可知矣血脉全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蓋家國之間惟有一種真精神真意念聯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之人翻然

勃然不待教令而自然興起此一種真精神真意念是之謂誠是之謂所好不誠不足以言好也實有諸己誠也實無己誠也所令必如所好誠也不曰所出乎身不怨而曰所藏乎身不怨曰藏自有無限鬱勃凝聚之意好在此誠亦在此所謂真精神真意念也不言而喻非一真之默契而何

首節非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究言治國之所以本于齊家也其家不可教句反言以起下句不可教是我無可以教家者亦勿直露身不脩出來言既無可教亦不能教總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在立教者身上說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則未嘗無條教之類所以能成就者全由家之率教爲榜樣也成教處不可講得着力觀下文曰從曰與自見只言成得個教的模樣未說到民從教上下三句正是解此孝弟慈正是成處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即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一法凡欲教忠亦曰如其事親則已耳仍不出教孝的道理弟慈亦然三所以寫國家相通的光景此是泛論其理未說到君子國人身上使衆不作驅使作使之得所之使 引書緊切心誠求之一句不過作一証耳

此節特就保赤子之慈不假強爲以見孝弟慈亦不假強爲見是根心之物一呼立應觀慈幼一端可見以起下興仁興讓之意且繳得上面所以意思出勿把使衆及事君事長來葛藤誠字不可思議要在母子相通處想出真境來要講得自然勿着力 大全小註朱子曰保赤子是慈

如保赤子是使衆赤子既可心誠求之而中求民瘼者可推矣正見慈之可以使衆商素曰正見慈幼使衆同是一心若云慈幼之道不假強爲則如保二字何着落亦有理一家仁節極言教之所以成處重個機字而機字宜玩上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數個一字來機由于一也自孝弟慈之行處諒然有思見是仁讓即行中之遜順貪戾總是仁讓之反機字在心上論一家仁讓就是一國興仁讓所在一人貪戾就是一國作亂所在不必說到國上去方是機機發動所由也只在我身上看出機字如此正所謂不出也証上文三個所以字玩本文只在六個一字描寫機字只作不二看更好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一言二句乃現成語只是引以映機字古語說一言之誤便僨事之成則一人之趨操乃一國之趨操所由定定即成也精神全在此謂二字不在實講作

者以此感彼應解機字固隔一層或泥迭而不停尙而不
爽說向應上去了還就立化者言見有如此仁讓貪冥之
一機也說感應之速與本旨何與

堯舜節非証一人定國承上文機字謂握機而運者到底
離不得身又推到身上去堯舜桀紂借來做個樣子曰帥
曰從摹寫之辭堯舜二句不甚重引起其所令句其所令
句亦不重引起君子君子正所令不反所好者也求諸人
非諸人正應令字有諸已無諸已正應好字而後字宜挑
剔正是不責人而責己意此便含個藏身怨處末三句反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言以夾藏身貴怨意只說能喻諸人不說人喻可見其機
如此 所令反所好者如桀紂雖暴不仁不便以不仁令
民好字便如忠字令則多有不從心而出者不忠則不怨
不怨何能令民不從起于不喻喻則從而興矣興起聽從
自有個機括非人所能強以心感心只在傾刻而已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即心誠求之也如此方能喻諸人所
謂不中不遠也此求如慈母之求赤子此喻如母之於赤
子不言而喻 此怨字不宜泛看就不忍民之有惡無善
說如心之謂也上文誠求不遠我喻人也此不令而從人

喻我也君民相與俱在形聲號令之外

故治國句乃結上文當暗帶脩身在內正完那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的斷案在字較先爲緊不曰先而曰在處得家
停當而國之理都在此這正機之爲言卻要移不到此謂
治國處纔是腰間一束下文不過借詩咏嘆耳

三引詩皆取齊家之義家人兄弟等俱在有國者身上說
不可實識只要會三個而後意味嘆上文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來 按家之不齊起于婦人非刑寡妻未易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那三詩亦有次第引詩純是証上文意不是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說詩此謂雖指詩言亦須合上文說蓋云三詩所言教之
理即在此宜之理而民法之機即在此足法之機此正謂
治國在齊其家指點最顯也吾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詠
詩而益信矣又何疑于經文哉
邱毛伯曰吾之爲父能慈則所以使衆者握之于我吾爲
子能孝則所以事君者握之於我吾爲弟能弟則所以事
長者握之於我舉治國之理而皆握在我則不出家而法
則脩矣而後民法之夫亦喻吾之怨從吾之帥而共興于
仁讓也故曰此章只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二句大意了

平天下章

平天下實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于天下處而明德有同然天下無異視須要絜矩然絜矩只在與民同好惡故首二節絜矩只在與民同好惡故首二節絜矩乃一章大旨樂只三節言絜矩之道在于公好惡而結以得眾得國失眾失國只以民心之向背處一言得失絜矩又在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純疵再言得失楚書以下論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結以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以君心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之敬肆處三言得失一步緊切一步末復論生財之大道而歸其禍于聚斂之小人專為理財則理財尤絜矩第一義也此係舊說不可不知
李衷一曰此章大旨只絜矩與民同好惡便了下用人理財總之為同民好惡而設同民好惡總之欲使天下孝弟慈而設原無段落中間三言得失乃做策之詞不得執為分截用人理財二意只要識得大意可矣首言絜矩是平天下的作用責實在好民好惡民惡二句不外下理財用人之意然其源頭則在慎德故喝出先慎德來中間自有

財說到去媚嫉若斷若續蛛絲馬跡隱隱可會正不得把理財用人截斷兩處也未言忠信則能慎德後事慎德即慎獨忠信即意誠慎德而忠信即慎獨而意誠也看來慎德還高忠信一層忠信又高絜矩一層本傳於此二大意皆着力提喝叮嚀君子而慎德着一先字正此章大頭腦但提出慎德作主而大意了然矣生財以下說出去聚斂來把理財用人攪作一團了蓋平天下只是要平個財生財正是散財無二層意中間許多處置總為孝弟慈的物料處置也不然仰事俯育用個甚麼故用人與理財不對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須云用人以理財方可
曰在齊其家便根着脩身來故從孝弟慈說起曰在治其國便根着齊家來故從老老長長恤孤說起孝弟慈以心言故屬脩身老老長長恤孤以事言故屬齊家此節只看個矩字矩字從平字生矩所以為方方即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不獲所所為方者心也上老老三句是舉齊治現成的來說從此証此人心之同來勿涉作為興字重見得孝弟慈人心同然當有以處之使遂其欲則下是以君子句提出三上字有意正見上與民同心此心從

上發出來在國滿園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情無彼此是以君子云云若心有不同君子雖欲平之亦何可得

矩字從經中格字畫出治平一傳明新總圖

上老老三句是迷前語不必着講絜矩句是起下語不應實講絜者仍是心誠求之舍下公好惡理財人在內所惡節節所惡以見絜矩之道蓋人情惟惡最真能以惡處絜得則無處不平矣毋以字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度虛虛設個上下前後左右以見六面皆方分明畫出個絜矩模樣上下等俱活看十二句須合看始得上言人心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本不問于己故曰是以有此言己心能不問于人故曰此之謂樂只三段俱言好惡關係甚大以下總承此發揮民好好之二語寫誠求心法逼真二所字見自己好惡做不得主意不是徇民而特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推求之有經畫區處在內此之謂非贊詞言必如此纔叫得民的父母未說到民感戴上南山節以好惡不能絜矩之失者言之既爲民之父母就爲一國具瞻了故以師尹之瞻喚起有國者之不可以不慎慎即慎獨意非照下幾字當以十手十目之指視而嚴此萬眾之瞻也慎字包得廣勿

指定好惡恐碍下文先慎德惟云澄好惡之源廣好惡之用一一慎之好惡不以己以民其顧畏民者之一念何如慎哉上言爲民父母是得眾便有得國之意爲天下幾

是失眾便有失國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之得眾失眾二句就指殷說是釋詩語正意宜我在末兩則字文氣甚緊得失畧無停待正是峻命不易處便見帝天之命主于民心得眾失眾亦以好惡實說得眾得國兼創業守成如成湯是創太甲是守是故緊承上文來君子指平天下者觀國之得失由于人心之得失則絜矩要矣第絜矩莫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先于脩德先字當承慎好惡來言有國者好惡固不可不慎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慎德在絜矩前一步乃非之所以立也德即明德慎即慎獨之慎一念稍踈絜處便不周密故君子直從靈明中檢點得密不令己私障碍此爲慎矣惟慎德則有德此有德二字提出重看包絜矩公好惡在內德爲我有自可以絜羣情之欲而通人心之惡有德則得眾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前得眾得國說來有土則率土所出盡人貢賦此有財有財則府庫所藏悉由經費此有用四此字都應上慎德人

土財用一時俱有特漸次言之惟人士財用必因乎德故斷其得乃眾務之所從出爲乎天下之本財乃有德者之所自致爲乎天下之末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者原相因若外本是置之度外與慎德反內末是存在心裡分明是聚財爭奪是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正所謂內未也既奪其有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言外遂接以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上句重下句帶言民與財必無並聚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悖出意又隱然言外遂接以言悖而出者四句空言尙且要報實利益

四書酌言

大學

羊

肯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惟命不予于字在受命之人言善則得頂上慎德而人士財用相因不善則夫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然字釋書亦不可太泥上文不常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意矣字住腳亦可玩言惟善則得一不善便失之矣可不慎哉全重下句醒人主失天命得夫一係于君德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實善而外無足寶者故引楚書言不寶白珩而寶善人之意而舅犯節不曰檀弓而曰舅犯蓋舅犯正是善人故其爲重耳謀不以得國爲利而以仁親爲寶亦是敦本之意這

節見流離顛沛之際而得國大利猶然不貪賢臣謀國大率如此遂引秦誓所言大臣以見欲內本外末者必當用善人也一節全在尙亦有利哉亦曰殆哉二句看出用容賢之臣之利用妨賢之臣之殆處來有多少析慕多少微懼意思方與引書意相合主意在思賢臣重上一段若有是冀幸之詞斷斷是漸截意謂絕了那聰明才辨一味渾厚要之有技亦何善但大臣不以所長自炫耳此二句作一句讀就外貌言故轉出其心二字來直貫到實能容之句休休乃安閒寬大淡然無欲意如所云心逸日休是也

四書酌言

大學

羊

如有容見其空洞無外意二句亦作一句讀蓋休休之心難以名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耳人之有技二段都是想其心量如此正是形容如有容處實能容之總承上二項下段俱相反看以能保我二句其言貽澤之遠也以不能保我二句甚言貽害之遠也此節引書以起下以仁人得好惡之正意 唯仁人正所謂慎德之君子心體清明故放流之用果夾如此此謂二字重看兩能字極着力仁人不蔽于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于欲故斷足以神舉錯愛惡不對能愛正在能惡上見故從放流說起

見賢節還作用人不慎來卽已德之有虧也四不能字正與上二能字相反命與急親賢反過是大過之過言卻或寬縱了二見字輕看合下節還從註作甚與未甚爲長身字對子孫黎民更緊一步危言動之只看好惡拂人性便是驕泰的人了好民好惡民惡豈是驕泰的能得

理財而必先慎德用人而必仁人方能好能惡可見天下治術未有不尽心術做來者故緊接是故二字指出忠信驕泰見得平天下的大道得失仍在人主自心上

自樂只至災必速身其言絜矩之得失已盡此則言其所

國大學

三

以得失而已故得失字輕兩以字重君子以位言不指能絜矩者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有字亦不是能有了只是說有此位卽有此道平治不患無術患人不得矣大者好以天下惡以天下意思信加以必字見非忠信不能得亦見忠信就能得也忠信是真實心矩之體也絜矩原從心裡出來故忠字就藏恕可想信字就誠求可想盡心爲忠實心爲信也實實落落盡了此心便是純王心行純王政至明至公的本體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無處不是絜矩纔忠信便自得大道是一時事驕泰是心裡自矜自肆

全與自心的本體違了卽一膜之內已分胡越方寸已別得失非另有個得失之道也可見絜矩得失只在此心矣細看此段正申慎德前段之意蓋言慎德便含忠信在內言有財便含生財在內言去媚嫉便含去聚歛在內但上段說得寬大下段說得嚴密下段卽上段註疏也

慎德一段言人君不當專利了然國家財用最要緊只說個此有不說個生恐人主以爲虛頭話不之信也故特從大道中抽出生財一事言之以應上此有之妙見財寶落生於道意道卽在足民以足國矣生衆爲疾以開之道

四書酌言

大學

三

生之也食寡用舒以節之之道生之也恒足通上下君民緩急豐歉說忠信以盡大道不過如此而于德本財末句更有發明可識人君不必專利了言利之徒無得以投其隙矣仁者卽慎德務本之人以字卽上生食爲用之以非有他道勿復在散財上講以大道生財而不私貨殖則閭閻所積皆君之所寬而天下無愁嘆不平之氣自位安而身榮矣發身就下節想得意義要切發字下句輕言非若不仁者一意在財不知保身是以身博財也此便是忠信驕泰之別人主內末而聚財不過欲聚之府庫以爲

吾財耳不知悖出悖人則府庫尚非吾財也但未有上好仁云云仁義本一心既上好仁而不悖刻妄取則下必好義而不後君終事是以己之財為君用府庫財是以己之力為君守言府庫之財敢誰窺竊無有非其財者連用三個未有字一步緊一步歸到財上以決以財發身者之未始無財提醒好利之主甚切然則人主何憚而不好仁乎首末二句重中句是過脉仁字重愛民上勿大粘公利散財等上愛下下亦愛上變文曰義者見分之所宜也

四書附言

大學

三

只將三個未有字決其必然以取東上文不可實講

上文分明說出義之為利而利之非利了末二節引獻子語反覆證明之非又一意雞豚牛羊皆侵民利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用人與理財相關重不畜聚斂之臣上此謂國二句換開在平天下者說此只就道理上論下節方說到利害上

末節正發明聚斂之臣之不可畜之故前節虛此節實自小人自字答小人倡導使小人使字答人君假權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正所以甚小人之禍此謂二句較上二句

更明白申重言之未當補以義為利則必同好惡于民天下各遂孝弟慈之願而平矣此絜矩之極而大道之得也然非慎德何以臻此

只循生財之大道便是以義為利如任聚斂之小術便是以利為利蓋平天下之君子只是重義如計及于義之利始重之則義亦利也 此謂二句非古語就接上文好義一句蓋引獻子証傳文何為又引古語以証獻子也以義為利非特義之所安便為利與民同利無災無害國家之利又何可言

四書附言

大學

三

馮猶龍曰兩為利利字屬君以義以利用義字屬民義即上節好義之義利與義皆民所有惟上取之取民之利與取民之義孰為利哉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中庸卷之二

中庸統論

李卓吾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者伏羲之
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于釋氏
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在而本體本太虛也耶老氏
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立極也耶然而
庸也者用也存之無体用之不既尙書曰以禮制心以建
中也論語曰敬而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
謂建中於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於民乎中固不可得而
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
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
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已
之性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贊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
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僊僊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
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
有容有執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七

一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總天地之化育中之用

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卓吾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
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強名之曰誠
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
已而強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
可得而言乎不得已而強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
何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
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二

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見之而未發之中則未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又曰一中正脈直自天來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庸亦只是用此中耳原非兩件

中之所謂即直指人心之本體以明之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天命之謂性章
此章爲道而發只率性二字盡之天命指性之原脩道之教爲復性設也故戒懼以養性顯見以見性慎獨以操性致中和以盡性卽此是脩道卽此是教至于位育只是完全此天命之性耳
葛海門云天地萬物只是一性中和位育只是一道修其不中和以致中和只是一教而其最緊處尤在喜怒哀樂未發與發之頃此時原未離得須臾君子脩道正於此際着慎戒懼慎獨自不容已試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是何

景象天地空洞萬物保合之中也及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中何品節天地變化萬物各正之和也而可指我與天地萬物爲二性乎蓋萬物不在天地外天地又不在吾性外天命我以性卽命我以官天地府萬物之道但在天地曰位在萬物曰育而在吾性曰率率則於此性外無添設亦於此性內無虧件完完全全本三才爲一道而隨時隨處無不處置得宜便是位育功化起頭只說個天命之謂性未曾云性是何物故下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也中者衷也所謂天命之降衷也起頭只說個率性之謂道未曾說道是何如率故下云發而皆中節是也由中而發爲和之節所謂率性而動也起頭只說個修德之謂教未曾說修德之用功是何如故下云戒不睹懼不聞與慎其獨是也蓋於不睹不聞而戒懼是密密潛修也於莫見莫顯而慎獨是兢兢慎脩也到致中和而位育則脩道之功已至而完了率性之道以合了天命之性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四

性與命說有別不得說無別亦不得且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這着衣喫飯的無非是性卽赤子在襁褓時啼哭啼哭也只是性就在父母胞中屈伸動轉得的也

只是性難道是命即在父母未生身以前投胎擇舍的却也是性難道是命然則這命終是無住着的如何分性命兩種這却有個譬喻到得春來時滿山青的青白的白黃的黃紫的紫這個無非是春然只叫得青黃紫白叫不得春其實離了這青黃紫白却又沒春了所以萬紫千紅總是春此之謂也此義却說不盡只是說不得

通章只勘天命二字明白便於脩道處了了命如命脉之命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性道教從來有此名目三謂字重看只因異端曲學紛紛言性言道各立一教以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五

疏人人都認差故子思揭而明之首二句連說天命謂性而性中已自完全故稱性而出率之即道也此性字是性善的原頭指最初處說尙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揉處率性就私意人欲未萌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而言此二句只虛虛論理工夫却在脩字內脩道不是壞了又脩道原渾渾淪淪完全在這裡只緣人生以後許多情識智故用事不免緣識染着與本來的不相似了纔與性不相似便不是道聖人有許多擇執的工夫無非只要去了這步緣識染着的依舊復我性原初的體段這便是脩道非

有增減於性也教非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然自修之外別無教人之法以一脩爲千萬脩之準則就是剛定脩贊聖人原只當自己脩道的事做但教即此而是耳下致中和而位育然可想認禮樂刑政也都是裏面事却盡不得教道也者三字宜深玩須臾二字極重兼寂感言道不可離全在命於天率於性上見得蓋天生下此人性即屬在人身上原是不相離的而人一不率是性以行即失其所賦之天即失其所以爲人故曰不可須臾離道原不離人人必不可離道是故二字緊承道不可離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六

來朱子云道不可離則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蚤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聞而只戒懼所不睹不聞也下文又提起說隱微念慮之前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近以戒慎兩節合作一節看雖近精微似涉禪宗看來還是兩項地頭觀下文未發與發分明分映不睹不聞與莫見莫顯說戒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慎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當惺惺而已慎獨者所

以省察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而離道矣。利全在此時戒懼是靜中主敬慎獨是方動研幾靜中主敬私欲無端而起方動研幾私欲無得而滋隱即心曲之隱微即念慮之渺莫見莫顯單就心靈不容自昧處形容。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見無方體可求此處最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喜怒哀樂之未發又從天命原頭說來未發不是喜怒哀樂含而未發是全未萌蘖也着不得喜怒哀樂四字要在性體上認蓋此性渾然在中不落方所不墮隅曲故謂之中中非立于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七

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中是聲塵不染萬象俱空不着應迹而得此全在天命渾淪上想見其中初分景象中節中其中也人性上自有一個恰好的界限發之而一一如其界限猶然是那未發的本體故謂之和。中本有節節即是和非有二也。未發為中性也中節為和率性也大本達道之謂也就率性指點中和而著其為大本達道以明道之不可離意喜怒哀樂點出率性之目猶視聽言動點出克己之目。總來一個性未發即性之渾淪處已發即性之流行處未發是發的主宰已發是發的流貫皆

中節方是從性體流出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此正見率之妙處。天下大本亦從未發字看出曰未發非不可發也如樹木未發枝葉而千枝萬葉都藏在根本之中故曰大本然本根上發出枝葉凡樹木通是這等的故曰達道。二天下字重看正見人人此性人人能率天地位萬物育不過以天下還天下而已致中和句只輕帶在天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率性而已味上大本達道而目。既致中和則天地萬物之理融會在人身上即此便是位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八

育不得言工夫言效驗。中不獨在中之義即天命之性也無所偏倚正見性善處惟其性善而原於天故曰天下之大本。位育精神從天地未剖萬物未萌時覓消息始見天地人物同在性命故致中和則天地萬物源頭皆吾操矣若說我去位他育他便不合

時說附

天下凡既發者有盡而未發者無窮未發之中則四虛之神所以靈靈活活含天下之生意而根抵于其中故曰大本達字不作推出去人人同然上說蓋達者此心通達無

得之謂天下萬世只是此中我既與此中不戾即是與天

下無碍處蠻貊可行家邦必達故曰達道道正與率性之道相照勿泛說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

獨中不可分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

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耳不是分外禎祥之

謂也 又曰致中和宜云致中而和是一直下蓋和只是

中故名篇只曰中庸言中則和在矣位育是實落事堯舜

有堯舜之位育孔子有孔子之位育如書曰夏后方懋厥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安鳥獸魚鼈咸若也即無位者能如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九

此脩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叟相安耕漁蚕織雞豚狗

彘竹樹果蔬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君子中庸章

通章辨中體以維道統正作中庸本旨也意在下節重一

時字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君子小人

就人品上辨學脉言君子是中庸的小人是無忌憚的

君子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即中庸也

無兩層若說君子體中庸君子合中庸仍分而二之矣此

小人亦是自成一家欲以道易天下者但視君子之大本

達道則此其不大不達者矣故曰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是分疏語庸因中以爲體

中因時以爲用隨時屢易而不可以爲常者中也理之常

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若膠於一定未免有差

時中二字全從君子二字生來正發而皆中節之意時時

合此未發之體既曰反中庸如何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

冒中庸之似亦竊附君子之中庸而行其實不知天命肆

意妄爲無所忌憚此句實看破小人假行狀來戒慎恐懼

正是時中不能戒慎恐懼便是無忌憚了無忌憚正是反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十

處正其謬則曰反誅其心則曰無忌憚 須知率性不是

率情率性是小人無忌憚率性方是時中

中庸其至節

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哭地贊嘆一句因而轉眼當世

不勝感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至謂恰好處非極至也正見

不可離久字照前須臾極怪嘆又極屬望至字起下許多

至字能字起下許多能字

道之不行章

通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首節是正意次節特就莫

不二字翻出鮮能來喚醒他乃是挑撥明行勿一味慨嘆罷了此章是覺人知道意明行二者只當得一個知字明行互根方為知道不明不行屬道言如云道本行於天下今則塞而不行道本明于天下今則晦而不明道明道行只是一個率性解悟處就是明體會處就是行其實是合一的非斷然兩截事

羅近溪曰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前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只知愚賢不肖四種知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脫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二

太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肯盡心幹當事稍涉于畢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請曾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于愚者雖無此病又愕笑了縱說破亦難曉安望其有為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守但認得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太甚看得道之體段過于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于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肸之往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行却是大明至于不肖雖無此病又放肆了縱束縛尚不受安望其有知也故道之在人固是體矣不得知解也用不

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為此道原是中原是庸乃家常飯也人人日用而不自知是當面錯過也民鮮能中庸以此此講過不及處雖與本旨異然名理自是不磨特識之次節只承上再加咏嘆咨嗟見人人在道中却人人在道外與孟子不著不察同一感慨人字即上賢知愚不肖鮮能知味即上過不及飲食就是道

道其不行矣夫

本是嘆人不能行道却說道其不行其字內無限寓意隱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然有不得辭其責者此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舜其大知章

此章以中字作主稱大知還從用上上見問察隱揚總是用中內事極豁達處正其極精細處以其於中恰合故謂大知大知二字另提要想其一片空明無碍之體惟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兩用中非問察執兩用中而後為大知也舜之心境十分透徹形骸俱化吾心非內天下非外故曰大知問察須看一好字有精神鼓舞不能自己意蓋道寓諸庸至淺至近的即性命淵微處須知聖人之心與

道爲一自然聲入心通觸處皆道不得遺漏他隱揚又承
問察來隱惡揚善如向陽之木自長背陽之木自消舜何
容心焉隱不是隱藏紅爐點雪與俱化矣并那步亦無停
泊處惡亦不是悖謬不善之言如物有美惡之惡蓋其粗
猶而不入精粹者揚不是稱揚乃引伸觸類抽揚他道理
出來兩端者不一之謂蓋天下道理甚大非止一端而臨
時所用只用其一則一者是而餘者皆非矣有所用亦
有所舍舍的亦有用時用的亦有舍時就一時分個是非
兩端而要不可不謂之善也善是總名論中于未發則中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含衆善論中於發而中節則衆善之內又以一時所當用
者爲中中無定則是非兩端亦無定如前日之中於今日
又爲過今日之中於後日又或爲不及以其介之至微故
曰端以其理之至變故曰兩他人於兩端處便沒主意了
舜却拿得定捨得着惟其中而用之毫無牽制疑惑豈不
是個大知用其中於民亦不可云用民之中這中還是舜
作主如善與人同亦是舜之善與人同也故曰用其中但
出于民心之同而非一人之私如鏡納影有大攝合處如
月照鏡有大冶化處故曰用其中於民譚子有言謂水之

涵天也不知實天之涵水也水涵天是民境地天涵水是
舜境地卽此用中意也其斯以爲舜句口氣自上文拖下
不要回轉只虛活咏嘆有揚作人榜樣意斯字有現前卽
是意言舜之所以爲舜者只在這步子分明直指大的心
源說蓋有想其大而莫可名者只渾淪說勿着實將上文
扯入切勿揮入大知字
人皆曰予知章
此節重下段上段興起下段耳上知字是能料事于未然
下知字是能析理于毫茫皆自負之辭守不得牢還是擇
不得精世不乏總明意見之士往往錯走了路途日趨于
隱怪彼所謂擇卽彼所謂知耶
此近有作兩開看者上是索隱行怪的下是半塗而廢的
亦有理但不若朱註以上段畧據階阱照下段擇不能守
映發有趣見得中庸以外都是坑塹這個人錯脚在那裡
去了哀之醒之俱在言外
回之爲人也章
說出爲人二字便是中庸真種子人字直根着天命之謂
性說來爲字便含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說來擇字

對下一字看擇非合理欲而擇之也毫釐之辨正在天理
中同源異派處分別出來蓋去其不一以歸于一也一如
惟精惟一之一是此善大統會處不是零碎工夫語善到
此便是摸着繼之者善了拏住爲人的命根了下手拳服
膺只孔子形容他固執的意思不得說得太着力兼寂感
言服字卽作依乎中庸依字看弗失便有遷世不見知而
不悔之意工夫得力蚤已在擇處凡轉文約禮克己復禮
皆是此正回之所以爲人也善卽中庸擇只就庸德庸
行中體認個中庸出來得是行得非徒知得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五

天下國家可均章

上三句輕只引起下中庸句此是慨世之言只淡淡說去
而無窮滋味在內若曰天下國家至難均的也均得爵祿
至難辭也辭得白刃至難蹈也蹈得中庸至易至簡却是
能不得何也豈真不可能乎何人之易其所難者而難其
所易耶言外便有人自不奮發求能之意

子路問強章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
謂道則自中自和又何強之可名耶然吾人有生以後便

爲氣習用事矣矯習歸性乃所稱自強之君子苟強一也
率性而出則爲中和倚於氣稟則爲南北強字自涉世上
見矯字自心體中出君子之強全在四矯字

此章自勝勝人字重抑而強與非謂汝所當強也蓋以勝
人爲強工夫全在人上做不知汝自有自家常勝之強在
所當理會者也天地不分剛柔人心自分南北不必泥定
各處所生成言乃謂人任其習氣而南北之也此亦不是
尋常人此輩亦是見定守定故夫子特舉之但氣質未融
不免有所倚傍便墮落方所故加一方字又着一居字末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六

節方是自家作主不落窠臼此真自強之學也

寬柔以教非教誨只是寬柔以示人之意不報無道正是
一味寬柔處此定不是刻薄小人所爲人若不肯做刻薄
小人則一意向忠厚上去而入了此一種氣質矣衽金章
云云定不是懦弱人幹的事人若怕懦弱受欺則一味向
凌厲一邊去而入了此一種氣質矣南方北方只形容他
兩等氣質不是實在語強中分明有此兩家學問各守其
見卽此便是欠中和處不流方是個和不倚方是個中非
兩層天命章已立中和之名矣但當時同流合汙亦謂之

和不知此却是流而無節了叫不得和執中無權亦謂之中不知幾無權便是私意用事便倚着私意了叫不得中和而流卽是不能保守其未發之中中立而倚卽是擇乎中庸而不能葺月守天下只有本來性命之關難守故曰而強兩不變所不變者何物卽中和也本不流不倚可了有道無道特極其境遇言之 中有一步依附便是流一步粘帶便是倚塞卽性命之關然處不變塞非故意翫歛性命之真體自不爲功名漏泄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七

于器度故君子居之衽金革節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福是起人之急狗人之難的作用此屬于骨力故強者居之和是與人處以和氣調諧不相乖拂此則情昵于同而易流一任隨了他去不流乃和之最難處中立是持已處以虛中直立不爲詭隨此則情激于獨而易倚靠着中立作把柄不倚乃中立之最難處塞如塞水缺有堤坊之意卽指不流不倚不變易其堤坊也至死不變卽不變塞互文以見耳矯如曲木使直奔馬使回非有大氣魄大力量者不能 大抵不流的人定能不倚何者不流處已便是中立

也不變塞的人定能至死不變何者至死亦只是不變塞也又只是不流不流不倚也不必分作四樣看

索隱行怪章

隱怪處說有述中庸處說遜世不見知則半塗之廢的爲名心所使也此學問中第一病痛中庸鮮能正坐此說到此將不明不行的病根刮骨剔髓說盡矣

首節乃求名而名歸之者索而行之串看弗爲是斷其非道不是不屑爲也便藏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意但未說出爲來要見得所爲有在 二節乃疑中庸之無名而悔者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六

遵如弟子之遵嚴師便不泆治我與道爲二未免有許多矜持把捉的工夫只可暫不可久那步英銳的氣魄却有銷歇的所以半塗而廢惟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吾弗能已只說真機見到了自住手不得便舍下不悔意吾字只活看 末節君子正指聖者曰中庸則非隱怪曰依則與之爲一不止於遵曰不悔則無求述之心而亦無半塗之廢不悔正見其依處通節俱要說得自然 道者性也離性無我離我無性自是相依而不捨的君子認得性體是如此靠他安身立命須臾稍離却把我安頓在何處

只到得見聞不着思議俱無未發完全是中已發完全是和渾我是命渾我是性纔是依中庸 君子有中庸之隱德不必深藏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不悔自信之至也 聖者能之却是天能以無能為能非於不可能者而用力以能之也能無別的工夫只是一個戒慎恐懼 不曰聖人而曰聖者不過就上君子而直指之言如是則行造其極以至於聖君子之能事始畢耳蓋勉人之辭非為是言以助人之退托也

君子之道費章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九

通章只說費而隱在其中既隱矣不可說也雖不可說而就說費處却已和盤托出了末節收拾到實體處使人可下手 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故曰費而原于天命則隱矣性者良知良能也愚不肖可與率也然就此而極其知能之量則聖人有所窮可見此性率之不盡故以所不知能者選之以不知能正聖人之妙于率而合體于夫婦者也天地有所憾天地亦自率其天地之性而豈能滿人之願乎說到此天地聖人也只與夫婦一般夫婦未嘗不在率性之中天地聖人不能有加于率性之外語大則

夫婦亦大語小則聖人天地亦小無物能載無物能破無物能離道也鳶飛魚躍此是率性的樣子夫婦天地即端即察然則君子之道亦何必舍費而求之隱哉察乎天地就應上下察句以上下察極言道之費而以夫婦為之端因前太說得廓落了故指個端來以見君子之率性雖做到際天蟠地亦不過造夫婦知能之至而非敢求知聖人之所不知能聖人之所不能也故下章接之曰道不遠人道之費到語大語小處已盡引詩只是咏嘆濔濔形容不盡之意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十

近有一名公曰此章重隱字恐人在費上用功茫茫無下手處指點隱字與人只要在一念入微處着力也若把道字泛看似從氣化散漫上說道不從人世上說道也本文分明說君子之道該着君子身上說朱夫子云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則知道只是率性之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之率性而言與言聖人之道同費而隱只是獨知處言費則所謂費者乃吾心之所昭著若不在獨知處言費則泝泝蕩蕩不過游氣之往來耳道不在君子之身矣蓋道顯于用即是已發之和道隱于微即是未

發之中一部中庸只說得微之顯此云費而隱只是言道之用處乃至微者爲之體謂人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立大本要切之言盡于一隱字矣蓋發明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中庸恐人求道于遠故發此議論 先輩說費如費用之費出於此而用不窮也甚是不睹不聞而千變萬化都在這許所以只消在隱處下手隱處可求故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費處難盡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造化亦有不及處而有憾故君子之道只在隱處說語大則千變萬化無非性體苞孕六合涵育萬象都是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王觀濤曰夫婦天地上已說過重結之有何意味蓋夫婦也天地也皆以陰陽配合而生生不窮者也對舉言之見化育之功不獨在造物配匹之義不獨在人倫天地大夫婦也夫婦小天地也三才一理於此尤爲深切 道不遠人章 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友者卽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既不認其人又執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人我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之爲庸行愚夫愚婦日用而不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卽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只看得人字透徹橫說豎說都是不遠的道理 道只是一個性這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間那一步不是道那一步不是性那一步不在當人之身舍了這人道何從而見所以爲道者只是一個率性若舍了這性便是舍了這人舍了這人又從何處爲道道既是不遠人就是所以爲人處卽是爲道而又遠人以

爲之則索隱行怪矣如何可以爲道 詩言伐柯本說不遠惟有兩柯便岐爲兩雖在眼前猶煩睨視是不遠猶遠也若人之則卽在人之身乃真不遠人字原是槩論以人治人者就把人的道整頓人的身子改而止者改了不像人的道卽止此 以人治人主君子自治說且忠恕二字乃一章之主合下君子之道皆是反已自治處以人治人復共所以爲人也改卽得其所以爲人道不遠人得其人卽得其道止者卽此是道之意蓋人性上不吝添一物不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是敬手之說、忠恕節正是道不遠人夫君子以人治人者良以道在人心不待遠求耳忠者中心也恕者如心也忠恕只是如中心卽下文願字是也願者中心願也如陰怪有述他也自願隱怪但非公願如無父無君之教謂君父願之乎設令此人居君父之地亦必不願故必忠恕方是真願方是施之人已而不隔達之萬世而無弊蓋道只是流通于人已的道理此則求通于人已施受之情只如中心以爲之人情協處便是天理無違心之事便無違道之事便是不遠人爲道人只失了此心故違道遠違道不遠正是道不遠人卽人心卽道君子之以人治人以此不願處是已心上度量非必真有此施也勿施就在不願內描出此二句不但釋忠恕正見所以遠道不遠處道無過忠恕而忠恕只在反已之間何等近易忠恕一句正發明道不遠人意猶言道豈遠乎哉卽人忠恕之心便是道不必遠求也遠道不遠謂是心卽合得道體非謂由是心而進道亦非謂是心近乎道也不遠二字只照道不遠人之遠看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道忠孝便是德不足有餘非作實看是他心上見得如此
兩不敢字有惕然戒慎恐懼意而不敢處正是顧字精神
正是行正是謹不是復添一意蓋有敢忽畧心便有交相
照顧心非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二句只
承上衍說非深一步慥慥從庸字生來是從其言行而細
尋之事父事君事兄施友那有一處不慥慥那有一毫不
慥慥爾字卽改而止止字此句正結不遠人以爲道言如
是足矣又何以遠人爲哉非贊詞 慥慥指用功言不指
成功處言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

四書酌言

中庸上

證

則吾豈敢之意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
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
于能而後可之意聖人尙爾况學者乎道豈可遠人而求
之哉 庸言之謹乃所以重庸德之行也謹有餘乃所以
充不足總重行上無有餘不足故曰中庸有餘不足皆病
也只是一念放肆故于言行上照顧不來故曰不敢不敢
卽下文兩顧字精神

慥慥不根言行相顧來只是在這倫常上實實落落其精
凝而不散其氣一而不浮所稱惴惴無華者也這慥慥的

人政是不遠人爲道的人性體外無一毫粉飾增益的事
君子素其位章

通章只是個反身之學亦只素位二字盡之不願外是素
位的註脚無人不自得是不願外的註脚在上位數句又
是自得的註脚居易二節正申言素位之所以用力處已
與身字正是素位 蓋身之所居爲位位不能無得失但
反求諸身要於吾身之無失耳自得的自字正己的己字
總來是個身字若不能反身只可謂之隨乎位不可謂素
其位而行只可謂之制于命不可謂居易以俟命

四書酌言

中庸上

美

素猶云平素之素人身只有天命之性是平素具下的天
下凡有此位吾性中卽有此理人看做位君子都看做素
一叫做素則雖紛而才始非定雖暫而未始非常雖奇而
未始非平雖新而未始非故率性爲道綽然有餘故曰素
其位而行行字重看固位盡道斷不苟且塞責若素字看
得無力則其字說不去矣以素視位凡位皆內也以位視
位凡位皆外也從位起念便是願外不論其見在不見在
也假如當富貴時見以爲此富貴之位也而始求富貴之
所當行者此願亦落在富貴上便是外不是素了夫此富

貴當行之理原性中素具的則我非今而富貴者也素富貴者也富貴來而以素富貴者應之豈特不願乎富貴之外并富貴亦屬外而未嘗於其中添一願也其行乎富貴者猶之乎行貧賤其行乎貧賤者猶之乎行富貴素之用殊而體不轉也飯餼茹草若將終身被袵鼓琴若固有之是素富貴素貧賤的樣子推之夷狄患難孰非素乎孰非行其素乎得其素而無入不自得矣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方是以我轉

四書酌言

中庸上

毛

境故隨入自得得其所得而非得人之得者也自字正與外字相反惟入于其中故不願於外入字要玩此節本解行素而收以無入不自得蓋挈諸行素而歸之不願也我爲富貴貧賤所移便是得了富貴貧賤却失了自君子以富貴處富貴而自常在也以貧賤處貧賤而自常在也處富貴之自卽其處貧賤之我夷狄患難無不皆然任他世態變遷浮雲蒼狗而自常是不加不損豈不是自得這個得不是得了別的就是得我的性得我的命自家得自家也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是也非得人之得也

在上位節是摹寫自得光景在上在下原是舉二端以發生人變態耳言惟自得也任其在上在下自泯陵援只不陵不援未見得素位而行須想他行乎上下處不然何以謂之正己正己有完己之本體盡己之分量意無求無怨要說得細有忘己忘人之意凡人於所在之位着了一分願願卽生求而上必陵下下必援上求卽生怨而上則怨天下則尤人何入而能自得乎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正己而不求於人也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又何怨尤之有哉無怨卽是自得無求自無怨非有兩層天人二句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天

總在無怨內又抽出言之人由天宰也無怨于人卽無怨于天見俯仰皆正己之實學而正己無求所以不願乎其外也此五句政摹自得的實境末當收云所謂自得者如此故君子總結上文在正己上剔出易字在天人剔出命字君子只是正己毫無願外何等簡易合下卽是無夢子艱難阻澁坦坦蕩蕩政是安身立命所以君子居之俟命與孟子脩身以俟之同看便是立命處命字又透出素之根原來此正君子無入不自得處小人只帶言纔在世途上盤旋便有許多崎嶇嶮巇卽行得去也只是幸豈有

常常幸得的夫素日行而易又日居可見君子流行處卽是坎止小人雖閉戶閒居已行盡如馳此節只虛虛泛論易之所在卽爲命非居易外又有一段俛命工夫也亦不是聽其自至全在居易上說以字有力險易都忘若要費力去守已便不易了

引夫子論射方顯出反求諸身見君子居易有何妙法只是求身乃以証明正已通節雖說射隱隱要把君子做主說個失字以反照得字說個求諸身以反照不求於人見君子工夫只在反身上做益見道不在這人爲矣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五

身卽已反求諸身卽正已引射以足其意非有深一層也反求諸身不是不怨勝己只是不求之正鶴反求之身也

一倅如行遠章

此是子思慨世之求道者鶩高遠而忽卑近故強分階級以破其惑使學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何遠邇高卑之可言註以下二節爲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意字可玩令人想出個意來正於若有階級處悟出無階級來也所引是可近可遠之詞

道字作道理看子思子會心道妙借景指點正意都在言

外道無遠邇高卑定相下二句拈出倅喻言之見遠邇高卑總是一道指出自字非由邇至遠由卑至高之說乃是行遠只自邇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引詩妻子之樂兄弟之翁本非以順父母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有不行而至無階而升者一讀詩可知也此言邇之可遠亦邇之卽遠卑之可高亦卑之卽高君子之道不必窮高極遠也須隱隱含個家庭人倫之間就是天地位育景象但不必着實說出

鬼神之爲德章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此以鬼神明中庸劈頭說個德結尾說個誠中間提出齋明二字分明見鬼神不外人心人心卽是鬼神何處更着隱怪前面言夫婦鳶魚言子臣弟友言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言妻子兄弟父母皆從顯處見顯至此忽掉鬼神一段却又從微處指出顯來見鬼神至變幻至微茫都是至平常道理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首節言德包下誠字在內不專屬二氣說次節就無形聲道理網組處說出體物不遺正見鬼神爲德之盛三節舉體物之最顯者無如祭祀天地間盡是鬼神充滿無時不承祭祀無念不當齋

明四節因引詩以見人心非獨祭祀有鬼神當時時不忘
戒懼慎獨末歸到誠字上總見天人合一之道下文至誠
如神質諸鬼神無疑皆實理實事本無隱何須索隱本非
怪何須行怪此章從微處見顯與前數章從顯處見微一
以貫之者也

鬼神即陰陽天地間之聚散榮枯種種色色皆陰陽屈伸
之運似有物焉以主之故狀之曰鬼神夫子滿眼見天地
之間無非鬼神不覺嘆其德之盛盛字含下意虛虛說猶
云至無而實至有至虛而實至實提出為德二字見不落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窈冥恍惚隱含誠字意
次節正見德之盛處合三句看始見其盛不專重下一句
以不見不聞言鬼神猶未章以無臭言天正形容他微妙
處此即指其體物處說非別有不見不聞者在也 體物
不是鬼神在物外而主張乎物物物都是鬼神造出來的
恰似鬼神在物中做了骨子一般遺鬼神使無物矣故曰
不可遺此當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參看但此處且
未說透誠字 鬼神既體物不遺矣則天地間莫非鬼神
而承祭尤其顯者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

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上下左右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
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使者人心精誠自不容已此便是
陰陽靈氣蒸動人心齋明盛服人心上已有鬼神自相感
通而如在矣在乃心在如乃心如使乃心使此正體物之
不遺 說鬼神若只論個不見不聞體物不遺則在空虛
中言體物其誰信之不幾于閉隱怪者之口乎必就提出
個祭祀之鬼神自人心之齋明盛服上來見其洋洋如在
方驗得個鬼神之為德乃一誠之所為也故曰誠之不可
欺如此夫豈淪于隱怪而莫測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咏詩只重無不在意不重說感格上格思言無時不格正
言其體物不遺也詩原不主祭祀說此節不可輕看蓋祭
祀節特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在故下文急領云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何等周匝如待祭祀而後洋洋則
鬼神之所遺者多矣如必承祭祀時始齋明而無射則人
心之遺鬼神處又多矣鬼神固不可遺也而何人心遺鬼
神也此夫子立言之意也 夫微節乃申贊其盛也非推
究其所以盛也正與首節語意緊相呼應然亦不必以微
字貼不見不聞以顯字貼體物不遺說只總承言鬼神之神

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者如此是不從顯處顯從微處顯也蓋誠之藏之微而妙于顯者如此夫誠是天命之流行鬼神行之爲鬼神者

夫字總承上文來之字可玩中間包許多變化不測之妙上二節皆微之顯不可拚處其意已明說不可拚了下旬不過贊嘆一個誠字來見得微顯原是合一不可拚就指顯說如此夫就指不可拚說總是費隱的道理 如此夫直打轉其盛矣乎正結上文言鬼神合散乃實理之通復自不可磨滅是微中之不見不聞實落有個體物不遺道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理也故曰誠之不可拚如此夫

舜其大孝章

劈頭說舜其大孝一句分明此章書只重大孝上贊舜止于首節次節故字承舜下便推開說是因舜而泛論其理三節卽物以喻之四節因詩以證之就詩詞內提出受命二字以結之言有大德者必受保佑之命于天也德爲聖人以下須緊承大孝說要知舜德不在生知安行處見在論親以道化頑嚚爲底豫使瞽瞍不愧爲聖天子父安受天下養上之宗廟不至絕祀可以無慚于列祖下

之胤祚不至卒斬可以有光于子姓是舜合天下之孝以

成己之孝以己之孝成親之孝故曰大孝分明不重舜致此五者于親只重舜能致親所以能當此五者說與別處天子所以事親者不同 故大德節故字領上文脈泛論正發明德中感應之理必字重看玩四字言卽大德中自有之祿位名壽不待外必也非着舜身上德不必泥定大孝凡臣忠弟悌友信皆是故本文變大孝爲大德人不必指定天子凡公卿大夫士庶皆是故本文變尊富享保爲祿位名壽 上節只據理而言未露天字至此始借天之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生物以發明必得之理因材而篤只就好邊說因字最妙便舍不槩厚意故裁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帶言培覆並提正要把傾覆一邊以形培意此正是因材而篤處

生物節只槩自物言引詩方着到人身上以証培之意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卽物之裁也受祿而保佑申卽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指出德來引起下文大德揭出命來引起下文受命 末節緊承嘉樂節來觀一受字可証必受命應前四必字但前虛說必之於德此實說必之於天受字可玩是舜可以受天之命非天之私舜

也大德舜命正結大孝 前故大德節是抽出德爲聖人句結專富享保此一節又引天意詩意結祿位名壽而總歸之受命不得泛說 聖人非教人徼福者而孝又人子所自致何藉于福而以取必于天正謂我可必之以德則福亦所自來耳且尊富享保聖人若固有之時舉數者而命之曰福終是世俗見解朱註亦何曾說福

無憂者其推章

通章重武周能述以貽文王無憂父作只伴說下兩節言續緒成德俱是子述之詳而父作之業益光矣文王所以

中庸上

卷

無憂也周公制作則皆武王有天下以後事耳不得以周公並重 無憂雖以遇言然却以文之聖當其遇乃可無憂作述以文王爲主當云文王之德本足以光前而適值賢父之作本足以垂後而又值聖子之述所以無憂惟字重看言惟文王能之而他人莫與也 無憂與不愧作同父作子述交居其中而無慙于前後何憂之有

或云夫子樂論周事而獨於文王嘆其無憂王季越二兄而有國武王繼三后而有天下是處兄弟君臣之變者也而文居于王季武王之中因王季而有國未嘗受太伯之

讓因武王而追王未嘗失事般之節獨履其常而不履其變故曰無憂不可泛說個遭際之奇

作述處雖不言王業然說起積功果仁等語卽是爲王業的事矣只宜說文王無心以期父之作也而脩德行政如王季則已作之矣文王無心以期子之述也而脩德行政如武王則已述之矣此是父子各自盡道而文王適際盡道之父子又何憂如此講卽說王業無妨

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非直續而紹之直是恢張他一番與成文王之德成字一例看

中庸上

卷

下兩節總明子述之事章法當在之緒截住用過語落下連末節一氣看續緒只是續其積功果仁之舊緒不得以有天下爲續緒之實過云武之續緒本非有利天下之心也奈紂惡貫盈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然一着戎衣便有天下不勞再舉則人心之樂從可知顯名所以不失尊富享保皆本不失來雖與舜同然在舜則安安鼎鼎都是吉祥善事在武王處則覺發揚蹈厲有大作爲意在 續緒成德正極模武周之有憂處以見文之無憂也 武王句輕只引起周公以成德二字爲主追王二句是成

其孝先之德斯禮以下是成其孝治之德追王制禮而曰成德者益德者制作之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文之徽懿武之敬義總之有德可成許多降殺禮數皆天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更不可易玩一末字便見武王不急於代商無利天下之心

太壬王季有號而無謚則殺于文王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于太壬王季此見禮制之盡善處斯禮也只頂上祀句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管到祭以大夫達者做其意而絲分以自盡也堊祭不平重祭上本文武孝治天

四書酌言

中庸上

三

下之心使人皆得因祀以伸子情也喪禮又做祭禮之意而制之者因論祭祀而并及之前一達字自上達下此二達字皆自下達上父母二字正解達乎天子之所以然處人君以安民爲德有撥亂便不可無保治撥亂以兵保治以禮天理人情非禮孰爲秩之夫禮行而孝興焉使情順理安而風俗篤焉故能引養引恬保至治而不亂此文武未成之德所以有賴于周公也周公多材多藝就使武王未崩周家大制作亦自必經他手但在居攝之時則責尤重耳按武王得天下以正故公之制作有光公之善述皆

武王之善述也故曰以武王爲子不言周公武可括公也武王周公其達章

達章以達孝二字爲主達字卽化裁盡變之意善繼善述正是達孝而所制祭祀之禮正是繼述之善處其祭祀之禮如春秋二節卽禘嘗中事末又兼郊社而言見其享帝與享親共是一個意思而享帝由享親之心達之總見其爲達孝非末節又另是一意蓋社與嘗前王所有郊與禘則武周所獨創順時因勢本情理而爲之非善繼善述而何這都是二聖精神意緒與天地祖宗通處明達春秋二節所舉祭祀特其迹矣但按迹可以見心故有踐其位一節及孝之至察乎天地故又舉郊社之禮並言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上

美

達通也解在下節此處只虛虛說武周制作無絲毫與天下萬世之心相通夫孝者節只泛論其理不實指武周玩二人字可見夫孝者孝字上不必添達字二善字正解達字之意孝的道理原該如此可見達非有加于孝也先人所欲爲者曰志所已爲者曰事志則意緒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迹故曰述孝之理原是天下萬世公共的人惟見理透則不必拘拘於繼述之迹隨時變通毫不拘

滯這個志事做了天下萬世公共的志事這個繼述做了天下萬世公共的繼述參之經權常變而理無不透者質之智愚賢否而心無不合故曰達孝 春秋二節總一時事樂論天子所制祭祀之禮重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之意故復於祭祀時歷指其意義之周密而以愛敬二句總之愛亦所以全其敬也言春秋以該四時此句易頭下三項皆祖廟中物陳之示能守設之使神依薦之使神享祖考只在一念中四其字有肅然相見之象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完

精神渾乎一脈流通的氣象以首一段爲主宗廟即承上祖廟言於其中制有個禮在下四段皆宗廟之禮也序昭穆正爲族繁而易亂世遠則易疏故序之便是敦睦的大機括屬同姓序爵宗廟禮法所在而名分又禮法之大者序之貴貴也屬異姓辨賢只就賢一邊說辨某賢論某事也旅衆也酬是以酒相勸酬不是燕飲是天子祭畢既飲而歸於其長共其長將此爵往勸他人故曰下爲上二者兼同姓異姓燕毛只屬同姓看來序昭穆等件把親親貴貴

賢賢與夫慈幼敬老皆是治國的大規模廟中都括盡了所謂廟中有天下之象也每下句宜括開一步說

踐位節即承上二節來斷其爲孝非另一層五其字俱指先王踐其位句是主禮樂二句根其位來愛敬二句根上三句來言武周制此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須本愛親先王來敬愛雖兩提須識得以祖宗爲主蓋精神隆于假廟德意仰備乎羣心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而事亡又從事死推出生存之志事易見死亡之志事難見如生如存乃真愛真敬心源若接是也春秋以下皆是此點真命

四書酌言

中庸上

甲

脈行乎其間言達必有源此正是源頭處說到此許多制作都不是硬殼了矣孝之至是達孝結辭言孝中分量無有幾微不到處盡于己則曰至通于天下則曰達無二孝也 末節正發明達意以歸束一篇大旨郊社四句輕輕序過重在明乎三句贊其禮義之深遠正是達字享帝享親是一套事祀上帝祀乎其先不是推共意義乃是特地點出此等字眼以與下文治國相對見得郊社禘嘗之禮圓融活潑無處不推廣得去明禮經濟滾作一團正見聖孝之達於天下處禮義二字禮以義起便見化裁通變之

妙正達字大名理也治國句不重只是贊其宏遠都是實際語以序昭穆節觀之可見大要此章只以敬所尊愛所親二意貫穿則知尊祖敬天理物治民都是一派流出的原無兩項 郊禘之禮出自武周特創本上善繼善述來必曰所以事上帝祀其先者蓋王者有此一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精意凝結于中無以自將特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己者若只云報天地祖宗便淺示與視稍別視是我去看那道理示是那道理自現出來制禮治國同出一源纔明此便曉彼說到治國如視諸掌

四書酌言

中庸七

聖

武周一片繼述精神真個塞天地

只將序昭穆一節乃行禮奏樂愛敬各盡的光景一想像之則宗廟之中肅然乾坤整理民物雍秩景象蓋祖功宗德與乾父坤母稱兩大而民胞物與偕子孫臣庶爲一體能於此參悟得透便於此充拓得去而周家八百年之大平已曲盡於一時之祀典何難治國

武周之先王僅以國孝豈真有王天下之志與事而推在武周之時雖欲不追王上祀不可雖欲不禘嘗郊社不可假令先王而在亦必脩祖廟設裳衣薦時食以達其尊敬

之意亦必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達序齒以達其親愛之意而武周不過爲之推廣充滿於其間也卽指武周爲踐先王之位可也卽指武周爲行奏先王之禮樂可也此真若先王生存面授其志事而身親繼述者然此之謂達孝末節則又舉其達于上帝達于祖考以從出之先祖皆是滿其繼述之分量而爲達孝也

馮猶龍曰試就其制禮中祭祀一節言之而達之于所尊達之於所親達之于事天達之于治人橫衝直撞無非一片繼述精神卽以此達之天下萬世敬同愛同禮同義同

四書酌言

中庸上

聖

治同豈不是個達孝

論武周之孝極其變通似乎武周之獨創而夫子止名之曰達乃所以爲中庸也達原無加于孝之外故第二節只云夫孝者不云夫達孝者

哀公問政章

通章重人存政舉句然人存政舉又總以脩身二字括之故首自爲政在人至知斯三者節爲一段言人存以身法言合義禮以盡仁合三達德以行五達道皆脩身之事而爲政之本也身脩者人之所以存也自凡爲天下至所以

行之者一節爲一段言政舉以治法言亦只詳九經以明脩身而政舉也仍以脩身句爲首可見經行者政之所以舉也自凡事豫則立至果能此道爲一段又自上文所以行之者一兩一字而推本於誠以心法言明善其樞也擇善固執以明此善者此又脩身之功人存政舉之本也一章大旨不過如此須記問政二字通章是論政非講學一劈頭拈出文武夫子東周之思憲章之心也教公不是要他在方策死局子上模倣要想見其人緊把其人接去正謂政者其人之政也真有關雎麟趾之意宛然文武復生

中庸上

聖

然後謂之人存而政舉也四其字俱指文武指君言臣帶說不曰有無而曰存亡者語其生理之絕續也二則字甚緊上說人存政舉已括大意此急以道字襯接正從存字透出來見得所謂人存者其入之道存耳從君心看出卽下脩身以道之道藏仁字在內是真有關雎麟趾之意者所以從中流出卽是良法美意以地道形之正取其生生之意耳敏字有流行活潑之妙不止于速人之神脈能敏政猶地之神脈能敏樹也下云政似蒲蘆乃發明上二句之意爲仁字點眼非尤速之說蓋蒲蘆含有生機遇地

則敏文武之政原出自文武之仁比如蒲蘆含有生機一般以仁遇仁生機相湊豈不甚敏此人道所爲貴也反覆說來只要透下節一個仁字上下節相承細玩便見故爲政句承上敏政來是原起語而下文提出脩身二字是推言人存立政之本乃通章綱領三句一氣趕下倒重在仁字上爲政屬君爲字重看謂之爲則必有關雎麟趾之意將文武之政盡爲昭揭方是爲在人謂必得一代俊聖會當年講求之秘者其心思與典則相符故曰在人人而謂之取不是旁招俊又猶孟子所謂於己取之取同心

中庸上

聖

一德乎契無間故須是這君方用得這臣非但以藻鑑言道卽下五達道以身去體道使身在道中故曰脩身以道仁卽脩道精意徹切流貫於其中脩道皆從仁出也仁只完得個道的事非道與仁判然兩物必待以此脩彼之謂也人何嘗一日不在道中只因氣拘物蔽不能一一盡道網常倫理之間多所缺畧如何叫得脩身四句合來總是人存道字埋伏五達道仁字埋伏三達德次節親親尊賢埋伏九經要以仁身爲首務也上文說脩道以仁恐人疑仁爲懸空之物故直指仁卽是人見人非是血肉之軀

形骸血脈喘息呼吸俱是一團生意上只論理此却直指
出來一說人便說親親即人之所從出而聯為一本者大
不必開擴說只說親親念頭為脩道緊要處義禮是仁中
條貫不可與仁分對只重一個仁字山仁而行之得宜是
義山仁而行之有節文是禮總完得個脩道以仁的事尊
賢正以輔仁能尊賢則親親之宜賴以講明而凡道之所
宜亦將以次而明矣是以一宜妙象宜者也非大而何等
殺兩字因兩為大字生來等級處即是禮不曰發而曰生
者有自然而不假安排意不可云禮在性中生出生等級

中庸

中庸上

異

來所字亦有味 故君子節結上兩節單重不可以不脩
身句由脩身通講下而歸于知天蓋知天乃可以知人則
以賢輔仁而親可事以道物身而身可脩知人句最難體
貼蓋知人有自然之則不參情識不着意見皆天理也不
知天而強欲知人非以善惡狗吾之意則以毀譽狗人之
情何以知人此依註說知天處勿說太深恐碍明善
時講云上節言仁義禮已備脩身之道矣此節又言知人
知天者何知天知人智也仁義禮中要做得恰當非智不
能故下文三達德首言智可見看不可以不字分明有勉

袁公着力意首句脩身見政以身運即上文所謂人存之
樞要不可不為君子致嚴也身原於親故思脩身必不失
其身以事之盡親親之仁是也舊解欲仁親必尊賢看來
此天人二字即下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的人天
不指賢才說知人知此人道之所賦界即知性也知天從
人字推上一層知此性賦界之所從來即知命也作天命
天字看下文明善正是此知天須知事親在人道苟不知
為人之理便不能識仁之真切處何以事親此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也然人道原于天苟不知天所以生人之理便
不識此心本來處何以得為人之理此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也知人謂深明率性之道知天謂默契天命之性其知
人知天者正是智下文天道人道實從此傾去三達德之
智實本于此三重章知天知人與此天人之旨同註項上
言禮此起下言智參之前後俱通
達道都根着身字說若無五者便不成個身提出五樣名
目不說出親義序別信等道所謂有物有則人外無道也
故曰仁者人也朋友非交不成不與四倫同兩言所以行
之不是三之外又別有一亦不是達德之三真個有三件

中庸

中庸上

異

行字非知行之行是以三達德貫徹于其中而運行不窮
意俱指行此達道不是以一行三三行五之謂一只是不
二不雜卽三之粹然行之天然者也道雖人所共由然其
知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
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于當行之
理或奪于私欲或蔽于利害以至踐天常敗人紀者多矣
知仁勇是人而得天之理合下帶來的聖不豐而愚不膏
故曰達德行不是力行益天真本然流行不息不着一毫
阻隔氣質不能駁雜物誘不能二三也是惟一故知之一

中庸上

聖

成功一 非達道先有個知仁勇以行此達道卽在行達
道處見其有明則之知公渾之仁強健之勇如此看則於
下一字意亦自會得非與上有幾層
或生而知節以結果言下節以入手言然入手工夫正指
出知之一成功一節竅法上下血脉自貫須知這三知三
行俱自己知已行現成言曰或者只言生安學利困勉其
舉手時有累力不累力之殊勿拘氣質之說當側重困勉
七之字俱指達道明道爲知體道爲行行根知來生知必
安行然不是生下來便知便安只不勞窮究思索合下便

無疑惑自然貼向這裏面去了何有造作磨練之苦學知
則必利因知則必勉知行不是截然兩項觀末句不曰行
之一而曰成功一謂成此知之功也行到而知始盡矣
好學節卽困勉者下手工用功處好字力字知字極重蓋好
學之心卽知也下二句做此但到知之成功一處便是知
仁勇之盡頭還要工夫積累故止曰近耳三件俱以達道
貫學非區區誦讀之謂是於五達道上專事理會精神聚
久則蓄極而通矣行卽行此達道仁爲私意所隔情意不
能懇到惟力矯其便凡行之力處皆是真性用事私意自
己善則言

中庸上

聖

容不得耻卽耻其仁知不如人只一向不曾提醒纔一提
醒便覺退步不得可見無人無此知仁勇真是達德非用
工夫做得來的章意到此一小結束 旣稱達德何以云
近此全爲困勉一流人說由其自有而自昧之故同在達
德之中卒不能行達道孔子正欲從好學力行知耻內認
出知仁勇耳非知仁勇何以能好學力行知耻不知吾知
且好學不知吾仁且力行不知吾勇且知耻如此則知仁
勇不外是矣故曰近近非與生安近與吾之本性近耳近
卽未離本體之名非遠近之近重近知不宜深講好學以

工夫尙在後面餘傲此 知斯三者結上起下只一脩身
只一知二者下四句是現成光景知非空知中有工夫在
下數個知字俱根首知字來數所以字俱從知字透入吾
以達德行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間即吾身行于天
下國家處豈不足治兩治字有處之無不當意包得下文
九經蓋天下無身外之人既以身而治人則家此人國此
人天下亦此人一知則俱知一治則俱治天下國家特在
知所以治人句推廣言之不是說感化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吳

字來只列治之目且宜空說自脩身而下曰尊曰親曰敬
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字字有藹然惻怛之意是謂聯
屬天下以成其身分明一體氣象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者即此是也其道常而不變故曰經身為化原故首言
脩下八句俱根身來尊者師之友之非臣也親親據下二
節只睦族意敬體從尊賢之等而推之者大臣近而易襄
故曰敬羣臣卑而易疏故曰體子來柔懷從親親之殺而
推之者遠人凡異國之人以至九夷八蠻皆是以道招集
之曰來順其欲而不拂曰柔愛惜保護之曰懷

柔言事先言效明九經可以爲天下國家所以歎哀公也
但重下截句句要說得津津可斲方妙九則字有不期自
致意玩前脩身以道云云脩身即是脩道則字不隔一絲
道立即脩身之效以下是道立之效舊以標的爲道立較
落一層只如道凝意乃盡道之說也更確前曰行此曰立
者行以道範身立則以身範道不踰矩也脩身則道立是
入道盡矣下八條目是斂政也不惑屬理此平日啟沃之
功格心第一務不眩屬事元老主張盈庭方可不亂註小
臣不得撓句可味不怨者恩義所孚情相聯也報禮重亦

四書酌言

中庸上

辛

要與體字相關重字要形容自君受之則重士不知其爲
重也君父之恩而禮反其所自生故不曰報主而曰報禮
禮即體之有章者也勸要應子字視君如父母而不私其
財力也凡言勸皆感激鼓舞意百工器具有資于用皆謂
之財據下文日省月試則百工皆役于官者財用足重國
用上而民用自該得了遠人歸即孟子士願於朝等項及
九夷八蠻願向其化皆是畏是不負德非懼討也不曰列
辟畏之而曰天下畏之還是諸侯擁護內外莫侮意天下
之心既合朝廷之勢自尊 九經之事是正意各重上截

要看九個所以字全是自盡工夫勿創用身脩賢勸等語
脩身最要源頭乾淨故要齋明齋明是無體之禮而著之
爲盛服正是範此身於禮處赫詣之威儀應爾也古人治
繪垂裳之制有以乎非禮不動俱現成的話特申之耳讒
色貨皆所以眩人主而亂其尊賢之心者去遠賤皆心上
自爲主持不使移動而一手貴德尊之欲其貴也貴不及
者祿以隨之是欲其富也此是恩意而祿之未及亦不拂
其好惡之情意則我既彼彼必親我矣官盛任使俾以道
事君者得以從容密勿激發他全副精神出來忠信重祿
中庸上

中庸上

中庸上

注

誠字須知一不在九之外蓋經雖九行處只是這點精神
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懼離合種種各別然提線索者只
是一個人然更無二法與上節總要玩所以行之四字此
是孔子一貫之旨卽是虞廷精一之傳便是爲物不貳之
精凡事豫節接所以行之者一說下言這個一不是襲
取可能的一還要豫正教之素養此一之神非別有個豫
在一前也必言豫者只爲要說個明善工夫而吃緊催併
之辭非謂治民豫于獲上云云節節有個豫也豫字當不
得誠乃是存誠之功立者植得同振得起精神凝固宰制
中庸上

中庸上

中庸上

注

信友信友必先順親并上總歸于身之誠善之明更無多道足見在下位亦只是這個一看來獲字信字順字俱不在情意諧合上講俱按下誠明說總是起頭一着是善則無不誠之身無不得之親友上下句句俱要按下面講不誠非但無愛親之實也吾與親身原是一體而分吾身中稍有妄雜與親心便間隔而不能爲一此其機不在親而在我故曰反諸身反身直反到生身之始繼之者善有何偽妄明得吾身所自有之善此身渾然天理凝成卽明善卽誠身矣要看得渾合明善是致知誠身是誠意致得盡

四書酌言

中庸上

蓋

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明非明曉乃明淨也洗淨這一個善體無絲毫夾雜耳

事親何以要誠身試思我此身方在襁褓時全然不曉得事親親却愛我後來漸漸長成了到曉得事親親與我的意思道不免有夢際隔到不像那襁褓時這是何故畢竟襁褓時是個誠後來生出許多情識知故來便就有些偽妄耳目手足都無所愛於其親只是不免有些隔越處所以不能順親須是復却那赤子的知能方是誠身方是順親明善這個善字乃是繼之者善的善字就是性就是

命人惟不識得自己性命所以種種妄緣不得斷絕若直下認取了自己的性命本淨無垢本真無妄本虛明無罪礙本員徹無翳障一切妄緣妄念俱無從起依然父母未生身以前的氣象依然喜怒哀樂未發時以前的境界何處更有不誠這個誠却不是巧意傅合而來的原是一個自然而然者造化這是一團實理二氣不得不行五行不得不成與元會運世相爲終始的若是有造作而成便是虛假便有毀滅惟他這個自然而然的更無生無滅所以叫做天道止有一個誠纔去誠他便涉人爲了便有許多

四書酌言

中庸上

蓋

工夫然這四肢百骸七竅五官就叫做人畢竟完了這性命得了一段真實的造化纔成得個人所以叫做人道誠者節專爲誠之者而發言天道是爲人道張本言聖人是做凡人樣子兩個誠者俱以理言兩個誠之者俱以工夫言天字不與偽妄對正與作爲勉強對隱隱舍下不思不勉強在言天下有誠者此純是天用事一切不事人爲是爲天道天指在人之日即天命之性也有誠之者猛力善反都是盡人事以合天是爲人道講人道須根天道來誠之之字謂人所以之天也四句串說虛論個道下方着

在人上以申明之不思不勉一氣說言誠者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的聖人不思而得是其善之悠然會心處不勉而中是其善之安然恰好處凡本體上增一分則忙錯減一分則放懶卽此便是過與不及安得言中從容中道之道卽天道也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中道渾身頭頭是道猶孟子所謂周旋中禮也天道原自從容人人有之而獨歸之聖非是贊聖人只要把聖人形容出個天道來以表求誠之馮耳擇善而固執一串說善原于性而謂之擇者正從人欲錯雜中體認出天理源頭來既認出更不使他復

四書酌言

中庸上

美

奪於人欲便是固執善卽繼善之善上言誠者天之道也正是此個善此善原是不思不勉的擇執總是明善言明而誠在其中故人只患不明不慮不誠此誠身所以必明乎善也

博學節是擇執之目有弗節是工夫末節是效驗三節一氣說下此是一篇結束前說知之成功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耻者必當如此做到愚必明柔必強的田地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十四個之字俱指善博學之是領句問思辨

皆以完學之事也學至于辨而擇無餘事矣明善者如此而已故辨獨用個明字辨而能明所謂知之也至行而篤則功成矣知行是合一工夫不是學問思辨完後方去行就他著實做那學問思辨的事學問思辨始終如一絕不爲人欲所奪故曰篤篤也固也誠也一而已矣

博非炫博之謂天地間岳峙川流鳥鳴花落無非天命自然是之謂博博非審擇之謂吾平常詢師質友咨岳訪牧無非印証本體是之謂審天下何思何慮不去滅念總思入風雲總成妄想故云慎思者復其所不思者耳吾性白

四書酌言

中庸上

美

有本明此明不透總析入牛毛終是惑根故云明辨者辨其不必於外尋耳今日力行明日力行饒他怎麼勤勵終有作輟時節惟行以行此善精神更無走泄何至執極而播所謂以心行者也豈不是篤

馮少墟先生曰五個之皆指善字善卽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其不思而得釋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其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有弗學節勿分弗措為志百倍為功百倍為功正形容弗得弗措處弗措正是誠之工夫有措即不誠矣末四句足上語耳有弗只喚起之辭博學換個能字審問換個知字慎思換個得字獨辨仍曰明行仍曰篤蓋博審問俱是用功字眼明即明善是得手字眼篤雖似着力然到合天處依還只是個篤蓋學儘有博而猶不能者問儘有審而猶不知者思儘有慎而猶不得者故博審慎字可換明篤字不可換育末章到無聲無臭地位也只是個篤恭可見篤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卷

是徹上徹下語所以明篤就當明誠二字更換不得別字也已百已千只是要須到那知之一成功一的地步必不可半塗而廢末節此道即誠之者之人道果能二字着力有一片猛勵精神在矣字是了語雖字必字要挑剔人之本體原自明強故磨垢而明來振懦而強出不待知之成功之後人道斂政敏于果能此道也通章血脉流注此一節宜重看明即知之一強即成功之一脩身者脩此人存者存此及舉者舉此明強不必單就後儒學究工夫得力上說須融會上面九經治人治天下國家天德王道合

一處方與人存政舉相應

蓋愚柔原不但生于不果但不果能此道究竟在氣稟上用事脫不得愚柔若是果能此道直見本體並不靠着聰明勇力即愚柔便是明強故云必明必強故以此道必之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上

卷

自誠明節

此發天人一貫之真卽上明善誠身之旨以証其合耳自誠明卽誠者自明誠卽誠之者俱就現成說重教邊交互二句見原是一套更無分別正勉人由教復性意非申上文誠者明之體明者誠之用俱所性而有不別聖凡者也卽體發用是性之能由用識體是教之力二則字俱是卽字意正是成功一也之意對明而言別之曰誠然非外明別有個誠卽在靈瑩昭徹中指其不容僞者言之也此不容僞之心卽其不容蔽之心對誠而言別之曰明然非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能盡其性章

通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卽盡性中事四則字當卽字看非有漸次首句於至誠上着天下二字便見是首出庶物與天地參了誠卽性也至卽盡也不是至誠了方去盡性能字作自然看兼知行言不曰己性而曰其性便該得天地人物盡人物處

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便無性可盡只知得他明處得他

當便是盡了他性不是使他亦如我之盡性要定定想他仁民愛物一片經綸不得空談玄妙贊化育參天地又在能盡人物上轉想其功用之大故不曰能而曰可以化育亦卽天地之性也故不曰能盡而曰可以贊到贊化育田地聖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少一個不得故曰參勿作配字講可以參者我與天地無一毫歉處也只將贊化育說得重便見天地少我不得化育云者育人與物之妙不可知所謂化也中間裁成輔相作用處自不可少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二

朱子曰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的却有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燻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一盡人之性如教以人倫親義序別信之類盡物之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是也

要識得人物之性天地之化育都是吾性中元有方相合爲一塊只爲這物欲多端於虛空中妄分了多少畛域我自己所以逼人通物通天地的孔竅一發開塞了便自

我爲我物爲物天地爲天地如何通得至誠的人只是合下了了自家的性一切障礙都隔絕他不得我的心體依舊與太虛一般這步形色象貌盈虛消息的都只在自性中流轉攝受所以裁成輔相都只是性體上原是如此不從伎倆上湊泊來的若說人之性在人身物之性在物身上天地之化育在天地我如何與他盡得贊得

其次致曲章

着力在致曲二字主意在末句此節句與上節相照次字照至字曲字照性字致字照盡字盡人物參天地至誠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者能化也由形著明動變而至化致曲者亦能化及其成功則一也 其次承上節至誠來曲註謂善端發見致曲謂擴充其善端也此曲於何而底務究其量此曲從何而來務窮其源致雖在曲處着力其實直管到化上纔止曲能有誠言這曲便是全副靈根上透出來的愈認之愈真愈引之愈出久之一切皆真而本來性體完盡故曰能有誠誠則形以下只是狀一個形出來極盛的光景許多字眼都在形中抽出言之耳蓋率之機熟而達之境閉到化則合人我而游于率性之途返于天命之始致曲之妙一

至于此 形者實理中涵自恍恍焉肖真而流露是形著卽所形者顯著愈闡而愈章日新月盛也明則光輝發越之盛而於身爲赫喧於事爲炳蔚輝映及物了故以動字頂之動者誠之宣暢自不覺竦動振起變者誠之煥發不覺心爲洒易瞿然一新也化者化其變動所由來并化其著明所自出已納民物俱渾之一誠之內矣從前致曲的工夫到此都没用處了能誠的境界到此都不見了蓋化者化有而爲無能化化字正是豁他能有誠的有字至誠至字正是豁他其次的次字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四

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毅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 致曲不在發見事爲上用功在未發處着力

可以前知章

卽至誠便是道卽道便可前知非別有個道去前知也以前知者誠而明也夫天地間不可假者理而不容揜者理中之幾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其有可必者非干將興也亦非干禎祥也有將然未遽然幾也將亡句倣此兩必字有字正於未兆未萌或將兆將萌而人所不知者言之蓋前知者所獨窺其必然也須於將處決必字不是以禎祥妖孽卜將興將亡也至興亡之在物也見乎蒼龜也在人也動乎四體不曰四體之動龜之見而曰見乎動乎正冥冥中有默主之者矣禍福將至句言禎祥妖孽等項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五

乾坤消息盛衰之機相爲流通善機所觸卽與本心合而洞見福之原不善機所觸卽與本心忤而洞見禍之始非至誠以心度其善不善也蓋必之於此心有善無不善之宰也兩知之有主張幹施意在此善不善不必泥人說不必泥己說自神明戒懼中以至于天地人物觸處有此機括至誠如神總贊至誠之靈處如神也非以如字與神相比擬也 齊丘子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反清形散反明故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唯至誠則血氣不得而醉我七竅不得而囚我五根不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六

得而後我有形之後同於未始有形之先其爲魂魄也無以異于爲鬼神也 舊說善不善卽是禍福然變禍福二字爲善不善者正是禍福的先兆虛虛就光景氣象上說蓋災祥明著卜筮錄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

誠者自成章

性字重看此是窮源處誠者性也率性之謂道也誠卽仁而知在其中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性之德

也合外內之道也性之德則爲天下之達德而非徒自成
合外內之道則天下之達道而非徒自道故時措之宜也
通章四個誠字共是一個真精不要分某爲實理某爲實
心蓋實心完卽實理具也四個物字俱是一個物不要分
某爲造物某爲人物某爲事物蓋廣言之已所行之事皆
物也已所與之人皆物也要言之卽已身在天地間亦一
物也五個成字又只是一個自成的成字蓋物成其爲物
已成其爲已各爲自各稟誠以成也而成己以成物成物
乃所以完己則以兼成爲成自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七

自成自道二自字極微切誠如何是自成有了這個誠纔
成了得這個人沒了這個誠就成不得個人人那個不曉
得自己已然皆以情識當之只在幻軀上執着妄糾上盤桓
聚散浮瀰誰爲我有如何叫得個成惟這點真心實理乃
我自性永劫不壞耳目形骸非得此不實心思念慮非得
此不靈乃人之所以自成其人而道非人之所當自行者
乎道則以實心而行此定理言惟誠爲自成故道爲自道
而字串下甚緊只把自成意說透自道意便自了然成兼
本體工夫言下成已成物已包在內

誠者是先天而道便是後天道就是率性之謂道的道纔
叫做人便有許多日用飲食綱常倫理一一要從此誠中
流出那一件不是我身上自己的作用卽盡性之至至於
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都只是我自己性分內本
有的事我自有的身合下便有這誠合下便當如此道
去一毫委託不得一毫假借不得試看那不睹不聞之中
莫見莫顯之地那一個與他半毫氣力不成所以叫做自
道 物之終始節乃闡明白成之理不曰始終而曰終始
猶不言育化而言化育此乃貞下起元之意始而終終而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八

復始天命流行更無停息所謂道不可須臾離正惟誠者
物之終始故也此物字籠統說誠者物之終始則何物不
終始于此誠乎何物不以誠而自成乎天得之以清地得
之以寧人得之以靈物得之以形統觀乎則我亦其中一
物反觀乎我則萬物皆備于我我若滿了這點真心則我
先不成個我了而凡天下終終始始之物皆與我渙然不
相雜係物自物而我不能有其物故曰無物言不成其爲
物也蓋不能盡其性卽不能盡天地人物之性也物字與
上節自字對因上文說個自成自道若是只管得自則誠

亦未見緊切故又說這個誠是公共的乃是物之終始一不誠便無物了人生世上頂的是天踏的是地相與的人物那一刻離得這物有自便有物無物并無自纔見得誠可貴處故君子見誠爲開物之祖道理乃獨尊獨貴而誠之挈有物之端工夫亦無尙無加定要擇執以完此誠于已乃盡自道之功以造于自成之地也不誠無物句是反說言毀則俱毀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是正說自成不獨成惟不誠無物故君子貴誠正謂此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通章都一氣貫下此誠字時說由上誠之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九

知自仁知言則曰德自成已成物言則曰道德無內外可言道則着于人物似有內外矣因上文成己仁成物知分說了故下個合字此句雖說道然合原在天命之謂性源頭處合率性而出便是天下之達道當其率之時何知有己與人哉時措之而已矣緊承上二句來卽云性德合內外則率性自是中節的故曰宜側在成物說已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總見無所不成時字乃中庸要旨故曰君子而時中其出不窮時時合矩故曰宜此正誠之妙處故曰宜 說成物則是由己而措之於物者咸宜了而何以故也蓋以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原是渾合在我性內的故從性內措出來自然宜於己而卽宜於物耳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十

則這個成物非物索照而卽己之靈光所徧攝豈不是

爲長蓋就能誠的身上指出他這點實心而贊其功用之大也曰自成已分明照出首句自成二字而已也己字與於穆不已己字同看既有是誠則物之終始始者都在吾心流轉自有不容己之妙卽欲不成物而不可得矣所以成物者言所以在成己之中無兩層也遂緊接仁知兩句容不得一轉惟成己卽所以成物則這個成己豈是一膜之已而萬物一體之已豈不是仁惟成物卽在成己中

皆宜而成己卽所以成物也 成己是仁的道理成物是

徐岩泉曰成己之所以成物如我實心事父豈徒自成其爲孝卽所以處得一家父子皆得其宜我實心事君豈徒自成其爲忠卽處得朝廷上下皆得其宜凡是個實心的人自有實行自然處得人人妥貼件件停當所謂成物也仁是誠之無私意間隔處誠之本體也知是誠之活潑流行處誠之妙用也此皆性中之德分不得內外所以時措

知的道理這道理特因成已成物而名之耳非因成已成物之後而始有蓋性所渾具的道理分不得內外人見其措于物也故謂其用在外不知原從性上措出來見有知其實渾然一仁耳一己耳故得于己即可措于物而何不宜時措句重在成物上蓋謂之成物則措于物之時多矣安能必其咸宜惟從成己之仁措出爲成物之知則率性而行內之裕自爲外之利也物離已不得已離物不得離物則已是個虛空的離已則物是個無附着的這許多物都只是一個已纔成了已便就成物畢竟成物纔叫做成已成不獨成者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七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在無爲而成截中間說出許多功用根原只在無息猶天地處說出許多奇觀根原只在不貳也引詩言於穆不已卽是不貳言不顯之純卽是無息把上文肯意雙提咏嘆一番見其渾出一誠不是推進一步層着着眼在所以爲天爲文兩個所以字聖天配合之源可知矣、胡湛衷曰混沌既開形象繽紛然形象終有壞時其中有一個不壞的東西所謂誠也誠卽是個不貳卽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七

是個純天得此以常清地得此以常寧人得此以綿亘今古不得分爲天自天地自地亦不得分爲天地自天地至誠自至誠尤不得分在至誠爲純在天爲不已其誠同其不息亦同總是明此誠之必不壞非重至誠與天地合符也 不息久不得專以爲德之在內高厚悠遠覆載成專以爲業之在外其高厚之悠久處皆是不息之久也物之覆載成皆覆載成於聖人悠久之心也此處分德業不得又不得以高厚悠遠爲用配天地無疆爲體蓋因載物上見其德之博厚因其覆物上見其德之高明因其成物上見其德之悠久豈是先有一段高厚悠久之體而後以之爲覆載成之用也又不得以天地生物不測而聖人之德爲可測也德之純而同歸于不已之於穆則天地之爲物貳乎聖人之爲物貳乎可以測天地乎可以測至誠乎詩人亦言其爲物不貳耳非能測天也亦言其至誠無息耳非能測誠也 上章言終始言時便舍個無息的意思此以故字承之言誠造其至自然無息此是一句渾成語須就心體上描寫心體原是個乾乾淨淨純純常常的無一毫兒夾雜無一毫兒間歇纔起了步子僞妄便就夾雜了

我這真常的體就被他截斷了假饒復得却也停歇了半時惟夫至誠的人他完全保全得這個心體只是一個真更無夢子偽妄去夾雜他一念惺惺無片時間斷也豈不是無息斷而復續就在斷處斷了亡而復存就在亡時亡了若夫本無斷亦無續本無存亦無亡常是如此何其久也不息便是久但不息是反說此是正說耳這連上句一氣下不要痕迹并透下徵悠遠博厚高明亦一時事俱不要層次照下引詩凡至誠即是純字不息久即是不已字此二句便分截不得久則徵不可作形字看註中驗字極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七

好益謂其驗于外者一如其久于中者驗是徹內徹外意見誠非空涵意也久則徵節非自成已而已也博厚節所以成物也此正至誠合內外處徵字領起以下皆徵也必世後仁悠也萬世承賴遠也東漸西被博也淪肌洽髓厚也巍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字字要細剖然亦自誠之必徵者想像其事業之妙合當如此勿說到及人實事大抵勲業不從自性上發越出來的作用都是私意湊泊畢竟有夢凌迫有夢狹小邊幅易盡德澤不深入規模氣象都不俊偉都不掀揭若是至誠自然徵出來的都沒一

毫湊泊這纔是我性中的作用 所以載物與配地節一意不分體用成已成物原是一事纔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所有不在至誠心體中所以載物等特借來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只就聖人身上說三所以字言不待更有作爲即此便所以覆之載之成之也與天地配意已在理面下特足言之耳配地節須從至誠覆載成上論起不可先提出惟地博厚以載物等語恐犯下博也厚也節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如云載物覆物成物不在天地而在至誠則其博厚分明是個地其高明分明是個天其悠久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十四

分明是個天地之無疆故下個配字連天地亦待我而位配之以成化育非謂德足以擬之也悠久不言配者悠久二字是博厚高明之合無疆二字是天地之合分配不得試思耕墾服食不過一時經制而率由者幾與雷風水火並存親賢樂利不過一代章程而因革者幾與日月山河同昭有天地即不能稍違至誠之化理固然也如此者不是進一步說只就上面而贊其如此自然耳如此者三字已有章變成意了只指點一番章變成不自民物感應說俱自至誠功業說聖人功業配天地皆自至誠性中自

然流出的故不假聲色而自然著見不費氣力而自然變革不用作為而自然有成卽夫焉有所倚之意此節照下節看言誠之不測處。饒雙峰曰不見而章是品物流行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

不貳三節此開頭只一無息句遂分個悠遠博厚高明又分個覆載成又分個配天地無疆又分個不見不動無爲不知名目雖多總是沒有兩個故緊接言天地之道一言可盡其實非指天地也天地亦只是個物耳既屬於物則天一物地又一物已是分爲二了不知有個爲物者在爲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五

物是爲天地卽易所謂太極也這個纔是不貳至下生物方兼言天地之物與萬物之物耳不測因屬未分莫能窺測則從前以博厚高明悠久分屬天地者特就天地而言未論天地之道道則謂天爲博厚可謂地爲高明可謂天地總爲博厚高明悠久亦不得以昭昭撮土爲少亦不得以無窮廣厚爲多卽天地間之山川亦不得小卷石一勺而大廣大不測總是爲物者不貳則其生物亦不測意非從事功上浮擬也

這不貳卽是一物有百千萬億許多形形色色各各受生

于天地使天地一一的陶鑄他雕刻他天地却也有個窮盡這個機械就被人識破天地却不然只有個生生的理磨盪鼓舞在這兩間物生長於斯發藏於斯完全沒個形影沒個朕兆莫測其始莫測其終真正是微妙

只一個不貳便是天地的根基下博厚兩節總是他的作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爲下文生物的張本下面許多日月星辰華岳河海飛潛動植水土木石都從此博厚高明悠久生出來莫以博厚節作爲物不貳下節爲生物不測不測二字只在上面完了此處都只舉物生之盛以配聖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六

人之功業無不測的意思 此亦是一見

無爲而成以上大意已完復說出天地來不特與至誠映照一番寔窮出天地間不息之元以表其合同而化之總腦處節節相應爲物不貳與無息應博厚高明悠久與悠遠博厚高明應萬物覆萬物載與覆物載物成物應指出一道字在主宰上說一言卽下不貳對道言則天地亦道中一物故曰其爲物不貳不貳須從爲物處見之一真然運織妾不參爲亦無爲是爲生物之根已將於穆不已穆字意亦暗寓在此了不測就是不貳非有兩層不測是指

其生生之妙莫測言應上不見不動無爲意

博也節就爲物不貳中別言對待流行之德明說天地之道便不是法象是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以化機言之總根不貳來不貳是敦化之大德此乃川流之小德也六也字極現成不必實說天地如何高明如何博厚此節正應不息則久一節語正爲博厚所以載物節結脉博厚等字面上俱再見此不過點出天地亦如是耳可見至誠與天地配 下節是生物不測此節乃發明不貳之所以不測 道在天地只是個博厚高明悠久別無個不測書酌言 中庸下 七 博不厚不高不明不悠不夙得以貳之就此便見不貳了今夫天節正不貳之生物不測之實通節以載物覆物生物作主其中日月星辰等只是點景以形容其不測方得主宰講不測亦要根不貳來四今夫字是眼前指點聲口昭昭不言少乃言其多即昭昭之小明而極高極明的都在這理了何其多也總見無一慮非天及其云者自吾人論其所及者言之猶云若論其全體云爾天地二段說不盡故又入山水二段若謂天地士矣即就其中舉一山水莫不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

地之理蓋天地不獨自生自化而直以生生化化之權還授于所生所化之中而天地益成其大如之何測之

前云至誠無息爲物不貳是天之不已與聖德之純已說過了引詩來只作証無深一層意總是明至誠無息之爲天道不已者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纖毫夾雜也雨所以重看純便是不已曰亦者對天看天固不已文惟純亦不已不可云文之純亦如天之不已然純亦不已只是至誠無息然脉也配地配天無疆以此 命卽一元之命於穆卽所謂無聲無臭重在不已上周頌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六 之一言可以盡天之義矣若三光之繫萬物之覆非天之所以爲天也不顯卽莫顯乎微的數字與上於穆同一幽深玄遠之意正與前不見不動無爲相應前言章變成皆就微處說正論其德之著於外者故取德之純者以發之見得微於外者曰章曰變等皆不足以盡文之義獨此至誠之純於中不息則外者是文之所以爲文也此句貫至純亦不已不宜另說起 天命不已自其純之恒運者言之也聖德之純自其不已之精粹處言之也既是精粹有何不恒運故曰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章

前二節說聖人之道後二節說君子之體道而中間待其人而後行及至德凝至道二語乃其流貫之血脉若非聖人不能隆此道非君用功不得行此道也

洋洋節泛言道之大優優方實指聖人之道之大故獨下個大哉二字正與首句大哉相應使無是優優之道則洋洋者亦聽其升沈於天地萬物之間而已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發育于陰陽則道實發育萬物矣道既發育萬物天壤間種種形色象貌消息升沉皆物也即皆道也道不峻極于天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九

乎宜看是道之發育萬物非是萬物之發育於道峻極二字不相連言道之功用之峻上極於天也何處見道之峻極于天正在洋洋發育萬物上見得觀其極於天則知天之下皆道所瀰漫也不曰大哉道而曰大哉聖人之道則即道凝于聖人身上而行之意禮儀威儀正聖人所行之道也而先之以發育峻極為言者蓋萬物化生是發育乃天之道而以禮制經緯萬物以行于天之下則正聖人之道以為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發育峻極泛作道之大優

優節乃聖人之大其道下待其人句正謂要聖人之制禮

而始行其發育峻極之功用也君子之凝道必要之於崇禮蓋如此 性命于天萬物咸備聖人因之以立脩道之教而禮制出焉禮之行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夫婦以和兄弟以齊上下以備鬼神以順萬物以經天而緯地渾淪磅礴舉一世而治陶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者也發育峻極正見洋洋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是發育峻極之實無兩事也正聖人劑量萬物經緯天地實事威儀即在禮儀中禮儀威儀便是道若謂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十

更有道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矣合于三百方見道之無所不有所謂優優大哉也亦只如指點一鳶一魚呆認便非待其人而後行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正下三章張本非天子不議禮云云待其人而行于一世也夫子憲章文武待其人而行於萬世也至德即聖人中和之德至道即位育之事以德凝道植位育之本於中和也凝者合而為一凝在行前一步若不能凝更無一跬屬自家矣凝道于立默而行禮以經世非有聖人之德不足於與此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希聖之事也

上洋洋優優皆道之行處也然待其人而後行字輕只其人字極重下節至德卽其人也須是上大哉聖人的人上節行是行于天下下節凝是凝于吾身惟凝于吾身方行於天下非有二也 吾心中萬物咸備只爲私欲夾雜心體不純所以斯道散漫在天者散漫于天在物者散漫于物在人者散漫于人而我無與焉必有此至德則一心之中斯道一以貫之天之大者在我人之大者在我物之大者在我總會聚一處而不失萬物皆備之本體矣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窮故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尊德性是個主意道問學是個工夫小人之中庸亦是小人一種學問所以流于無忌憚者只爲不知尊德性耳念念顧着天命之本體不敢屑越而由是以問學無非以參合其本體將天地萬物漸見其親切而禮儀威儀亦不覺其散漫夫是之謂疑道因尊德性是個大題目無下手處故從問學上指出一個道路來言由此以尊之也下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皆是德性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此每句中似兩意互足然理寔相貫工夫一時並用非兩

截事致廣大而盡精微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是致廣大卽不蔽處便不令毫釐之差有包羅萬象之胸襟而明物察倫無毫髮之疏漏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如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是極高明卽不累處卽不令有過不及之謬有首出庶物之精神而飭躬勵行一軌于中道而不過也德性中良知合下便是有的只被外來聞見遮蔽了不得透露溫者只是涵泳葆守他使勿埋沒然這個良知却又不是虛空無住着的却在這事物上卽涵泳處便靈扁日啟可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日知其未知也此三句總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之非有兩層工夫合此數者皆敦吾德性之厚者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耳德性本厚禮乃德性中物崇此禮正凝此道耳厚卽禮之渾然處禮卽厚之燦然處聖人是本忠信以制禮而創爲三千三百以燦天地萬物之文君子是本厚道以崇禮而於發育峻極處全禮儀威儀之精夫然後學問精察德性純全而聖人之道在君子之身矣敦厚以崇禮用一以字便與上面而字不同性體原是極厚的渾渾淪淪不雕不琢何等醇履何等淳固只有一個厚求一些品節制度不得然惟有這厚在宇宙民物間於

此網繆於彼固結情自不可解却纔生出許多禮來是厚處正是禮所從出處世人只曉得用禮却把這些惇龐淳固的意思都耗散了用的只是步繁縟的儀節與性體何與聖人先要完了這步真純朴茂的意思時時的培養在那裡却把他來行禮雖情文兼備而不失太羹玄酒之意雖品則繁多而常留音希味淡之真這樣崇禮一一是栽培我德性的不是鑿我的德性了所謂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者也此常說錄以參觀

注石臣曰道無體這種經禮曲禮正畫出一個道體來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卷

故曰禮者體也此禮原自發育峻極流行于天高地下之間何等崇故必須葆合此厚使他不散不浮於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還他一個峻極光景味而字意重下以字意重上禮本卑而言崇者合于德性而尊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道之華而亂之首都為不知本于德性不能敦厚便流在器數之末而禮日趨于偽耳合通節味之敦厚以崇禮句原是落腳語敦厚便是德脩崇禮便是道凝故下緊接以是故居上云云其理甚明且朱子既以下二章承不驕不倍而言而下數都是說禮又前此無憂達孝二章

既以禮明聖人之道而敦厚字又隱隱接上誠字之脈又前後脩道以仁及經綸肫肫等語皆與敦厚崇禮互相發明則此句之非一例泛看也尤明矣是故承上見到敦崇地位則為脩凝之身由是居上不驕如下章以王天下之天子而猶必徵信庶民在上何等謙冲便有許多經綸參贊事業為下不倍如以孔子之至聖而猶必從周便有許多憲章祖述工夫味兩個不字想見疑中骨力與不是榮身寔有鼓舞人心轉移世道意容字正是遷世學問不止免禍隱然包容宇宙非世之能容我乃我之能容世也世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卷

自無道吾身自有道無人而不自得何處不容味兩個足字想見疑中的蘊藉此正是崇禮行道之事非效驗也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明哲從學問來乃德性虛靈不昧之體此身原是斯道所凝結而成保者保此真身所謂天地間之完人非保其血氣之身此之謂此字詩言明哲保身其即敦崇君子處上下咸宜之謂與此是尊德性道問學之後隨處道理流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是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操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華門圭竇衰世未俗無非發育峻極的世界禮儀威儀的妙

用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明
哲卽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卽疑道之謂打轉居
上不驕四句前面許大工夫反就身上只是個明哲保身
而已

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解爲下不倍亦爲下憲章文武張本三今字相照應
極重自用自專皆不安於今者也非天子一節於賤者特
詳非天子三字極重舉位以包德時言惟天子方可制作
賤者不敢專愚者不敢倍此今天下所以大同也今天下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三字重看三同字句句要根周天子所議所制所考來有
提醒當世之意此只可作盛世之思不可看作衰世之感
雖至今日莫敢異同其間者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故也雖有節繁承上同字來不但德位俱無者不可
倍上雖有位無德不敢作愚不自用也雖有德無位亦不
敢作賤不自專也玩亦字側重下段引孔子是把極有德
者作証重今用之三字正見時王之制與夏殷不同夏殷
二字與今字相反杞宋二字與天下相反夏禮曰說殷禮
曰學不惟說而無徵者不敢從雖存而可學者亦不敢從

倒重從時上今用之與今天下兩相照應正明不敢作禮
樂之意 章內以三字言之曰禮度文以二字言之曰禮
樂以一字該之曰禮 禮樂是通用字禮者理也樂者理
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于自然之理者故謂之
禮樂其實禮之一字該盡

王天下有章

前章爲在下位者言故重位此章爲在上位者言故重德
上論守禮此論制禮大旨重本諸身一句而時說泥無徵
不尊二意遂以德位時三平言之不知此節宜輕看蓋無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徵不尊乃反照之詞惟其無徵不尊故善不得力今日王
天下者明是時王建極有徵有尊了所憂者無令德耳文
義甚明故於劈頭處說個有三重這個三重是王天下者
所固有的何消說有有之云者道不虛行本諸身而後有
也本諸身是有三重的本子而知天知人又是本諸身的
精蘊本身徵民一串看正以本諸身者徵之添入時位不
是此與下節備言制作之善而括以言行最是實際語言
行者身之樞機君子宰治在身上運經綸不在議禮制度
考文上彌防打點也時云言君子制作之宜民覺寬緩了

末節言如此有譽此字正指本諸身而言居上位而本身
徵民是不敢飾民聽賄是不敢輕易制作以一切機權把
持天下蓋篤恭天下之上理而脩德行道之極思也故曰
居上不驕

王天下內包德位時在指聖人應運而興者三重謂議禮
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是謂重典寡過從重字來重
我有以寡民之過上民得寡過尙落一層有字宜重看全
是以至德凝至道方能有此三重不然有位無德且不敢
作禮樂自治不暇况天下乎 上焉者節反言以起下文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卷

上兩個不信俱無民字蓋無徵不尊只論已無以取信于
人勿就說民不見信善字就制作言德又制作之本也此
言制作之有善如此尙爲時位所限况無德而可徒恃時
位乎 故君子之道節極言君子制作之善所以可重故
君子之道讀斷本諸身是領句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反
上節無徵不尊看總言王天下有三重焉句內正意言要
取信于天下全在本諸身而徵諸庶民吾身實有至德凝
至道而三重之經綸皆吾性流出則乘時御位孰不信從
本字徵字極重三重而徵諸庶民卽本諸身者徵之也若

以民爲左券然一一與我符合也非方去考驗之謂亦非
身爲德而徵民爲時位之謂只民心信從則三王天地鬼
神後聖無不合矣故徵諸庶民一言已了而考諸四句又
自庶民而推廣之極言其無往不合之意以見三重之盡
善建贊等字與徵字一般總是徵民之極則非真有六事
也此節道字最重道字四指三重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
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神言也三不字一無字要說得
細蓋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拘拘形迹與他相合都
在因革損益之精意上說若以迹言豈能盡合 徵雖說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天

民信從仍重君子可信從上三王天地鬼神後聖總在君
子一性中其理體備于身到得徵庶民便不悖謬無疑惑
考建贊俟亦只從徵民上見非真有個三王聖人天地鬼
神考之質之也况下文但言知天知人而不及三王天地
可見 朱子曰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
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
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
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是我
自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也 細思建天地贊鬼神亦不是

懸空的事聖人制禮作樂畢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高卑上下清濁隆殺一一法效天地同軌造化許多陰陽消息的理都逃不得範圍於其中格重玄通冥漠自是實事 知天知人上文本諸身已有了此只申言一番見理之所契而天人冥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拈出此是源頭話不必泥定二件知天知人此是中庸大頭腦卽哀公章之知天知人此特點出贊鬼神無疑便是知天知天者知命也俟後聖不惑便是知人知人者知性也所云通性命之人然後可以典禮樂正此之謂天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五

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所以纔做出來古今爲式遠近醉心所以叫做知天知人所以叫做寡過君子動而節是說寡過之實是故承上知天知人來世爲道云云卽就今日制作之始而必之不待歷世而後知也要之天地鬼神前王後聖合來總是個天與人歸而民心卽天意則前徵諸庶民一語又足該之矣動是領句要說得輕卽如率性之率言君子纔一舉動便成了天下共由之路了下言行方着實說動是創制立法行是把這法制行將出來言是訓令則準也只是遵守意近中國遺四夷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正是徵諸庶民處承終譽
要其終而言蚤有譽原其始而言言永譽而必之夙夜蚤
可知矣不如此專指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也不然則
動與天違與人拂安能可法則云云哉

此只要言畢竟要本諸身者善而後徵諸民者信從也蓋
君子非以如此而要譽但大德必驗于行名而至聖決有
白而洋溢則有所以貴於譽者以如此也君子亦務如此
而已如此二字雖包上六事然只知天知人盡之譽字包
上法則有望不厭等意此是總上意來反結之也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祖述堯舜章

通章分明畫出一個仲尼來要以仲尼作主首節專說聖
人學問次節從學問說到配天地末節舉天地之大以明
之句句贊天地却句句是贊仲尼

王觀詩曰羣聖不如孔子只是不如其集大成然孔子之
集大成若一一集之該此遺彼如何集得孔子蓋一原而
時出者耳川流言其時出也教化言其一原也此數語該
一章旨趣

首節就帝王天地以形容聖道之全堯舜文武俱以道言

祖者斷自唐虞為始也述則不作矣憲是奉為成憲而遵

之章是表章他精意出來如刪定贊修之類章乃所以妙
於憲也都在心源上說不在道統及治迹上律如法律之
律無纖毫差忒非有所意必而然分明夫時之自然消息
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是矣故曰上律其
理確然不易如水必流行土必長止如安土敦仁經邦化
俗成必由之記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是
也故曰下襲不是二理此以妙理自相符合非有心於律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述憲章處範圍裁成造化在手即律襲也須知進退古今
出入造化當是一事當是一心是說現成的話莫着工夫
道一而已帝得之以帝王得之以王天時得之以運行水
土得之以凝結今仲尼惟得此即與堯舜文武一樣子特
以在前則曰祖述當時則曰憲章耳亦即與天地水土一
樣了特以在上則曰律在下則曰襲耳

辟如節聖道之大已盡首節中此特以天地形容極贊之
只辟如天地便了四時日月又就天地中指出運行者言
之兩辟如字是不能形容而強為擬議之辭上重無不二

字是兼體不遺意下重錯代二字是迭運不窮意總是形容聖心萬理咸備無物不有無時或間聖大渾是個太極摹仲尼配天地全要句句從仲尼身上說入天地覆載萬物聖人覆載萬理同一包舉無外四時行日月明有聖人而道常行常明如四時日月往來不窮也即從他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處見之全章文此節喻處只宜輕輕通過

萬物節因上節已窮于擬議無可說了除是說天地方見得仲尼故末節只贊天地贊天地便是贊仲尼更不必補仲尼之所以大一句萬物並育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謹

句是天地之所以為大但所以為大者只在大中看出非別有個小大之德在上面為主張不要泥所以字要着為字 並育並行即並字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並行了却又不害不悖並育不害物此理各一其性也物各成物如羽毛不入鱗甲意非不相殘害也道非道理之道即曆家天道南行北行之道並行不悖時時此理各一其氣也寒不悖暑故陰氣生於烈日之中暑不悖寒故陽氣回於重泉之下不相悖亦其氣自相乘除寒暑之道未嘗有生滅也此便是小德分布處而其實總是大德主張小

德大德不平 按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見

處但自物與道上各各分看起來則謂之小德而推原物

與道的總根所在只是一個道理蓄為化原故曰大德敦

化非是另有大以主小亦非先有個德以主與道大德小

德即在物與道上見之 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於

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

劍鑲鍊無不融化而歸一也川流是流其所敦敦化是敦

其所流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敦化正為我于無迹

耳在天地即所謂於穆不已在仲尼即所謂一以貫之末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謹

句只借言天地以形出聖德究竟不重天地上所以二字

不是推原其所以大只一言大德敦化中而小德為之川

流無所不貫無所不備何其大哉方與本文兩大字相貼

乃備言其所以為大也

聰明啓知章

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

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聲

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來總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

及人而以配天結之通章以天宇作骨亦可天體之存為

聰明等五者天體之動爲見言行天機之洽爲敬信悅
聰明五段主心體言不分質與德雖有許多名目而聖人
合四事爲一統五事于心玩一有字見臨容執敬別後人
不可少者惟聰明等方足以有之不如是則不足以有之
矣卽體而用見矣爲能守直貫到時出之句此是天能不
由思勉 聰明脗知而謂兼總四德者蓋虛靈之體人受
乎天以其衆理而應萬事卽大學中之明德正所謂小德
不外大德敦其化也這君臨天下者有許多經綸糊塗不
得的苟非真正蓋世的聰明神聖畢竟區處他不來惟有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窄狹舒徐而不急迫和厚而不慘刻慈順而不剛愎如天
地之覆載如江海之深廣如谷之虛那一步不在他兼容
之中 想其德之能執處卽分爲發強剛毅蓋天下大機
務大危疑最易搖杌震撼得人動若非實實的有個真執
守必然被他壓倒了聖人的心體却振奮而不廢弛堅強
而不畏縮堅立而不屈撓運行而不間斷精神振發意氣
擔當沒一點委靡懶散處任他机務紛紜危疑倉卒却有
個真主持在不爲他撓亂 想其德之能敬處卽分爲齋
莊中正蓋人君居九五履大寶最易倣忽緩沒步戒懼的
意思便以天下爲忒睢聖人的心體却純一而不雜嚴肅
而不懶無偏倚無邪曲若有天地神明在前許多敬天畏
民的意思都從這裏流出 想其德之能別處卽分爲文
理密察蓋人君許多事幾得失利害紛至沓來忠賢邪佞
混淆不一都一一辨別出來而聖人的心體經緯有章又
於章中脉絡不紊而不紊中又極其細密無疏漏處細密
中又縷縷分析無疑眩處若非此不免有錯亂處數足以
字只是言其本體完足無歉之意非言其用之足也下薄
博淵泉正在上足字內言之也四段不必露出仁義禮智

四眼日來每段只重上四字 溥博淵泉繫承足以字說
下足是十分滿足之意此即以溥博淵泉四字疏之極透
徹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列爲四目雖曰不外于一
心終是說川流之小德而未及敦化之大德故承之曰溥
博云云見其發脈處如此其周徧廣濶靜深有本而非徒
以緒出爲奇者耳時卽時中之時出卽時措之宜正是形
容應用之妙淵泉是借用字眼非譬喻字時出與溥博淵
泉無二境無二時如已發之於未發云爾下遂拈此出字
演個見言行來 溥博如天節卽上節而喻之驗之非進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 如天則是真宰之內一天宰
矣如淵則是淵衷之內有淵涵矣見也言也行也皆天機
之動而淵源之流矣民焉有不敬信悅
末節承上莫不二字極力形容聖德之可敬可信悅者無
遠不屆敬信悅所在卽聲名所在也是以字緊頂莫不字
來中國蠻貊串下須看洋溢字自聖德天淵中洋溢出來
舟車至尊親數句一氣趕下其地總不出中國蠻貊亦只
消覆載二句但要形容到盡處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指
人類言正打轉莫不敬信悅上上章曰高明配天故用故
四書酌言 中庸下 三

玄妙語也子思原天立教極其批根之說開口說天命臨了說天載中間發明天德甚備而要不外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之兩言是知天德原不是昏昏沉沉可以摸索的又不是閃閃爍爍可以擬議的除却聰明睿知全無入處然靠着聰明聖知一味潑撒又早是落見聞思慮窠臼裏了便是有所倚了上文個倚字下文個固字正對針

經綸對下立字知字還從心體上看所請心上經綸也不可說向外邊去天下之達道不過五倫五倫足以盡道聖人人倫之至而已故先說爲能經綸句然經綸雖從心出

中庸下

三

終有作用可見又須從此推其根本故次說立天下之大本然大本是性而性則天之命也故又說知天地之化育所謂達天德者如此而已大經大本化育是化經綸字立字知字是敦化吾性本無不備只一至誠而大經也在此大本也在此化育也在此渾渾淪淪完完全全此便是未發之中何倚之有

惟天下至誠爲能七個字貫下三句宇宙只此實理散則倫聚則性微則命莫不攝之于心故惟至誠爲能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常道故曰天下之大經非謂天下人之大

經也緊貼至誠身上這個大經原是天造地設的只因世人心體不純私意用事到得君臣父子夫婦等事上不免偏頗失宜惟天下至誠純是天理無一毫私意在裡面自然一一斟酌得宜貴賤上下條理等殺不得私厚私薄意增意減件件都從至誠心體上經綸出來的至誠之所經綸者不但至誠完得一身的事就是天下萬世所共由的經常道理所以說經綸天下之大經經是分析意綸是聯合意 大本亦單指已性言這個經綸不是外邊零碎做得落根處還有大本即前所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誠

中庸下

四

之至處即立之大處只是於未發本體絕無頹惰放逸性體毫無虧欠于變萬化道理預植于中未說到應用上然中涵於性性原於天天命之謂性又須知到化育方是窮源學問故本文層層剝入至于知化而後已知化者達天者也化育是天地所以化育萬物的道理知就主宰處說直是妙契太極動處即陽靜處即陰相爲出入渾然流通故曰知然亦自其經綸立本處知之至誠之人純一不貳倫通極于性性通極於命命通極于天則心全是太空運用自然流行不待思勉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在不睹不聞

之本體上說所字宜玩此句須知卽在三大功用內想見之不是推進一步卽知與立字經綸字都不費力都是一串渾成道理而備寫至誠能事畧分作三項如此非有三也 只見二氣五行四德幹運而萬物原無者忽然有原微者忽然著是其化處也卽此日爲生生長養成就是其育處也 肫肫節玩三其字指至誠仁天淵上文已有之此是直指話頭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經綸處純是一團慈祥愷悌的意思周流聯貫無一毫壅闕不通之處卽肫肫然與物同體卽是仁立本處絕無私欲無欲故靜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聖

靜便深而莫測至靜無感中萬理俱備隨感而應出之不窮卽是淵浩浩其天者凡物有迹便局于方所自是可窺測可捉摸今至誠之知化一動一靜一進一退絕無形迹如孔子之行無轍迹只此便是非局于形非囿于氣浩浩無邊渺然不可測卽是天肫肫淵淵浩浩又是形容仁與天淵之極處緊根無所倚描寫不可捉摸不可究詰之極處勿作贊其妙也

苟不固節肫肫淵淵浩浩此至誠不倚之道卽所謂天德也固固然之固卽誠之別名也收斂不露之意固聰明聖

知不露其耳目心思之迹自然妙悟天德此政不倚聰明聖知之人故能知至誠無倚之道不重能知上而重至誠之難知極言其盛也 固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消息知卽自見其性 註下個實字見得固聰明聖知卽是至誠也惟至誠能知之惟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耳蓋至誠乃天德非人爲也 鄒南阜先生曰達天德則無聰明聖知可言矣固者卽不有其聰明聖知卽無所倚之意子思把至誠的功用說得極盛如此然這功用只在自性上却不比發在事業做爲者人人得而知之除非固聰明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聖

聖知達天德者纔能認得自己的性體纔能曉得我這性體上真正有許大功用不是影嚮的話這個天德正足性體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許多經綸立本知化都是天德上自具的天能不是強合不屬外假直下達了這天德便知天德真有許大發揮惟其有之是以知之不然是問并詳語東海向夏重語亦耳何以能知

衣錦尚絅章

通章闡然而日章是大綱惡文之著是主意知微是緊關內省敬信正由知微做工夫去至勸威而天下平舉遠風

之顯處都入微中了。只先得一個尙綱之心，細分之首節，言爲己而知己，可以入德，是一頭潛伏；二節是入德之功，奏假一節是成德之妙，末節卽天道以形容不顯德之主，總著闇然日章之妙耳。

爲要說闇然一段精神，却把尙綱挑逗出來，惡文之善，非惡文也。須味前篇文之所以爲文在德之純而不顯，而豈在著故詩言重一尙字接詩意重一惡字卽其所尙則知其所惡所惡者以文著則章而不闇便是的。然氣象雖是釋詩乃正見立心處，闇然是聲色不到處，念念翕聚退藏。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聖

于密日章非著也就心內惺惺處說，乃闇然內密地精彩，卽是日新工夫，只重闇然不重日章，小人一段帶說此小人亦不是大奸惡，專在聞見上打點事物上，周旋於已炫長好表暴而不務實行，故外面極炫耀，然外面露一分裡面便減一分，外面日有裡面日無矣。沒箇溫三句正形容闇然日章之妙，三句一直說下無轉折，只論個性體，是如此工夫全在知遠之近，三句君子之道平常帶一味清恬絕無濃艷似沒滋味，然心下却自嫌咀嚼不盡，沒實不厭闇中絕無煩擾，日用飲食易知易能直心直事，豈不是

簡然卽此無爲無事的許多經綸變化都一一醞釀在中，間燦然有文章燁然有經緯而至文在其中，闇中渾然無物，無我不露圭角，是之謂溫然，其中條理脈絡井然不紊，一事有一事的理，一物有一物的理，而非鶻突沒分曉者，是謂溫而理，三句無有寔義不得寔填知行等字，知遠三句正指闇然寔落下手處，重下一句上二句白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近自都從心上看，放之六合是遠，卷之方寸是近，宇宙民物極廣遠的却都從此近處橐籥苞孕人，只曉得遠君子只在一腔一掬方寸之地討個宇宙的闢。

四書酌言

中庸下

聖

柄所謂知遠之近，著之猷爲是風本之淵，表是自許多齊治均平的風化都在自鼓舞動盪出來，人只曉得風君子只了着我自己的心性，這此風化都從此出，近自卽微也，卽微之顯也，顯不說到風遠上，知微之顯卽莫顯乎微之意，微處便是顯之字，作卽字看，此卽不睹不聞之真體，然許多夫婦之知能，鳶魚之飛躍，天地之化工，帝王之制作，無一不昭揭森羅在這裡，所以未發卽爲天地萬物之根心，此卽爲形著動變之始，君子知得微顯合一，只有這戒慎恐懼的工夫在這微處着力，以爲顯的根基，日從自心

尋索一步進一步故可與入德德就是天德入德卽所云
達天德也無聲無臭德之至也三知字乃闡中之覺照一
節只爲已二字便了不以爲已知幾對說

楊伯祥曰文字非是文彩之文人性原不是鶻突的卽上
所謂聰明聖知不必定要滅殺看他只爭向內向外之別
耳小人惟向外邊日播弄而神理早已索然不待銷鑠然
後見也君子只用內邊收斂雖開不露然日醞釀日覺精
采通節只閑然而日章一句盡了然又恐人將章開看作
二個故下又將淡簡溫卽是不厭文且理總無章閑之別
四書酌言 中庸下 罍

而又指此闢爲是遠之近是風之自指此章爲微之顯見
非自章也非閑弗章也總是一個微盡了如此纔爲君子
之道纔是不欲文之著意思
潛伏以下四節總一謹微入德之事引潛之昭以當微之
顯見潛伏中卽有孔昭者在這裡容不得有步子疾病故
君子知內省工夫全賴個昭之一字實認出闢然本體尋
討病根所在毅然斷絕不使有一毫抱疚夫疚非必私欲
潛滋凡一毫表暴處不符閑體便是心疚有疚則有惡而
於最初闢然之志乖矣蓋心之所爲志志卽心之動機

正孔昭之地至不疚無惡處此心直如秋月寒潭徹底無
塵一俯一仰有多少快活然究其用功只在內省夫內豈
可見乎而能不疚無惡此君子所以不可及處若於見處
鋪排縱做得十分好亦的然日亡而已矣工夫已在內省
二字內此二句只合虛喚出唯字更不說如何用力

上節云人所不見此言不動敬不言信正是於人所不見
處內省實落工夫非有兩路蓋不疚無惡非自己致敬信
者不能也兩室屋漏正透那間字意不動不言正不睹不
聞之真體室不是居卽所謂神明之舍相視也屋漏爲人
四書酌言 中庸下 罍

所不見處詩言相視爾幽獨之室庶幾無愧於屋漏深密
之處此正言屋漏有覺處須在自相得見也故爲相在不
愧卽上文無惡不動不言非指時候指本體言也二不字
不得作未字而字極渾成木體原惺惺不昧只常惺惺使
是常敬信只因內省功深此心精明之體自不昏散非檢
點操持之謂 此與上節只是一意上節云君子之所不
可及只在人所不見而內省不疚惡處故君子只從此處
下工夫不言不動自此心之一念未萌上論非泥定身在
室中也不愧屋漏只是此心耿耿有一點自覺之天光也

以爲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省于內而免于疚惡不分
動靜存省 謹微之功到敬信已無可加了除非即外象
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奏假兩節見天下若不同返于微
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惡處此二節皆描
寫敬信中妙用勿涉效說無言是敬靡爭是敬德之化即
在無言中不必向人去其爭心先須我心除却爭根不贊
不怒四字就德上看分明敬信功深之後喜怒哀樂俱不
用特以其性與民相觸發耳此正是闇然其際 此節言
君子敬信之學可以動民勸成但不事賞怒耳不賞不怒

四書附言

中庸下

聖

從無言發出民勸民威從靡爭發出

上節說民已無地不該猶恐拘于迹之近故又說到天下
只重篤恭上天下平帶言篤即闇字恭即敬信之心體從
不顯惟德發出天下平是人人化之風一道同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從百辟刑之發出篤恭非玄默之謂運用無迹
言而未嘗言動而未嘗動故謂之不顯之德此是闇到極
處人心之初自天命來本自平平常常一味篤實不着一
毫情識適還其天命之初而天下亦以初心應之恭與平
無兩候中和位育渾然一片光景 蓋德以闇入其入心

者微則其入世者亦微故借天下共歸一闇也德至此方
謂之入 德至篤恭而天下平則起聲離色迥絕倫類游
於虛合於渙渾是天載了三引詩一層深一層直到至處
至即中庸其至之至德必通極于天命之初方是歸根學
問倫比也毛雖微而未脫形象有形皆有類所謂精入於
無倫可証倫字以無聲臭形容不顯幾于玄虛矣曰上天
之載從發育峻極處指出無聲臭之妙正所謂微也至字
贊德非贊詩語德也 目已未能化得聲色又如何化得
民聲色只可說治民不可說化民蓋暗屬色間屬聲觀聲
色之化民爲末則其本在不睹不聞之先矣且德既從天
命上會得來即敬字信字恭字亦是強而名之又安有可
倫之處故如毛之說猶涉有倫也謂之有倫則非德之至
也惟質之天載之無聲無臭正是繼天命謂性說起此德
源頭如此玄微惟工夫既到之後便合着原玄微處是之
謂至也不是形容之至

四書附言

中庸下

聖

馮猶龍曰只說闇然而口章人誰肯信故淡簡溫三句備
舉天下濃艷多寡明暗之數以形容闇然中妙處却不可
以不厭文理就作日章乃其所以日章者也註爲己已字

是從人所不見人字照出一味爲己似乎淺簡溫而其實不厭而文且理者卽在此蓋中卽天下之大本和卽天下之達道此已包攝甚大遠由于近風由于自至微而實至顯識得此已透信得此已真自然死心踏地肯做爲己功夫故曰可與人德非爲己而又知幾之說三知未便是用功乃用功初入門處內省方是實落做事省亦不是空空點檢凡學問思辨等工夫都在其內內省照首章慎獨正是扼要工夫此獨知常惺則雖至靜之中亦有惘然不昧者自然能戒慎恐懼此便是敬信之本體若思量存個敬

四書酌言

中庸下

吳

信以待言動便不是本體的敬信便是愧根釋氏法門只說個無字吾儒法門也只說到無字這個自性上原是如此着了一毛便是罣礙如着金屑眼中金屑非不貴着在眼中便同砂土所以復性的人根塵俱遺空色兩忘連步聲息都沒有了纔是與天合道始爲復性作中庸者煞尾歸到此處真是提出個真性命指引個大法門明明朗朗與人看見這個至矣的至就是中庸其至矣乎的至字政所謂增不得減不得者也豈是增不得減不得只是無可增無可減此所謂天之命人之性也

晚照山居泰定四書酌言論語卷上

學而時習章

通章只一個學字只一個時習說者時習中惡可己之天機樂者天機之自暢不愠者天機之無所不暢一悅也一時習不已之妙也三者語意相承不亦字俱就上句說非深一步三者是一時事時習二字直貫至末

時者天心所運也學學此習習此一透時字天下更有何事悅正是想像時習中趣味朋來之樂乃善與人同之意王荆石曰卽是吾儒窮居時的治平景象不知不愠自是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知我其天之實心實德時習之悅朋來之樂其得力處亦須由此聖人立訓未嘗不以闇脩實詣爲切務故雖世極否蒙善道終有托是道脉所關宜爲一書冠冕朋來之樂須從自身體認當相視莫逆時自有一段暢快不可告語處彼我不得而知如孔顏之相樂是也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是專言孝弟非論仁也通章只孝弟二字盡之猶云爲人之道多端然依傍名理總是死套一投以孝弟真心便通活了此心活潑便是道生道生只宜在心上說不作

枝葉說生乃生活之生此有子從良知良能處不假造作指點爲人之道非教天下爲仁而以孝弟爲推行之始也本立則全體都活了便遍世界都爲同體不是漸漸生出來孝弟爲仁之本不要說到推廣民物上云只立了此愛親愛長一點念頭而天濤地泰萬物咸和機趣時覺在腔中藹藹有生意故天下有孝子悌弟的襟懷不患無仁人業仁者人也上爲人字與下爲仁字相照應註和順二字可玩 仁能孝弟是就天命之性言孝弟爲仁之本是就率性之道言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二

巧言令色章

巧令皆是爲仁要知病不在言色上人有本心便是仁體此等翻弄做作安有真種子收斂在內

三省章

此須從他隨事省察處會他根本總會工夫一段戰戰兢兢的氣象日字重看成湯之日新又新此目也全重恐有處三者要得細吾人出而對天下易入而慊自心難即人諒其忠友孚其信師許其習而此心或難對衾影此分明是日新望道之心這便是立誠工夫

傳是道統之傳師傳于我我將傳于人者晦翁謂以忠信爲傳習之本者亦是想見其習時着心處真無分毫之不足不實也

道千乘章

不曰治而曰道下正是道所在根本在一敬字觀敬下着一事字便透下幾項在裏面矣關係只在一個民字千乘之國只在方寸之心也敬事是民之事敬主于中信應于物敬卻先一節敬事有謹始慮終意信有以心相孚意節用愛人謂二事相兼亦恐難言但純心爲民者約已恤民自能兩盡使民以時又當時民事政務之實阜財寬力咸在此時字是時至事起氣至功成當活看此五者飭身厚下都是君道之本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朱子語錄曰敬事而信是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之本而敬又是信之本敬無形因事而見與元空者不同信只一點誠敬不欺與民相信意

弟子入章

此章責成爲父兄者俱重力行說聖人立教原非高遠只要人從根本上做起不孝不弟何以名弟子孝弟言行是

持身的道理愛衆親仁是處人的道理餘力但事偶不值便謂之餘緊接曰則以學文猶言卽用也令時時培養不令一刻放空學文正爲力行資也學文或學之于未行之先以啟其所行或學之于既行之後以証其所行講學文不可脫行意非後世文字咕暍之學此雖說弟子事然神化性命實不外此

賢賢易色章

德最恬澹色最靡曼一心賢賢而色不足以入之若潛爲移易者然是無以尚之之意尊賢取友自是兩事賢賢尊四書酌言 論語上 四

賢也與朋友交取友也雖曰未學實未學也必謂之學者卽此是學也學只是學爲賢學爲子學爲臣學爲朋友而已茲賢賢竭力致身交信是實實下手學處是吾心不刊之詩書故必謂之學子夏見俗學專尙文辭躬行往往缺失故發此論以救之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而已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若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君子不重章

容貌辭氣莫非學問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處然君子

之爲固學計者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個主忠信下二句乃補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固乃凝聚退藏之意與苟不固聰明之固同與淺露者自別不重乃不固的徵驗從已說謂之不重從人看謂之不處主忠信只是把本來真心時常存惺勿令物欲播奪攙雜便是主非另有主宰工夫亦非是以忠信爲吾心主也首節是病二節是藥三四節是調理之方

慎終追遠節

厚對刻薄寡恩言惟民生厚厚原是其本性第在上者無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必聞其政章

子禽亦知夫子非求但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就中拈出一得字甚妙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異只言出于常情之外非與他人相比擬

夫子太和元氣醞釀于中者不可測識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時君望之而心醉亦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子貢從旁觀之自其神情流溢處言之其有如此的意思見以爲和厚又未始不易直見以爲莊敬又未始不異雍見

以爲謙讓又未始不節制雖見容貌氣象上見須要在心體上摹擬邦君胸中雖自彼疆此界而游于聖人之天自不覺其銷鎔而樂就莊子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消以得之以字不必着力只是見其德輝感通處云其得聞政以此夫子固自不知其所以也卽人亦莫曉其所得也借名爲求從得字上生來凡人求則得之在夫子有所以得之卽謂之求亦可二句作子貢詠嘆語氣

父在觀其志節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當想其至情淒切三年如一日處三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六

年字當玩大抵人遭大故如不欲生之時尙有別念變更動作否獨至歲月漸遷此念漸解罕有終三年能然者若常如初喪時意象情態於此想見孝子之真心通章俱是觀孝 味道字道豈可改者但後生樂于紛更急于自見故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只在無改父之臣之政爲難能

禮之用章

禮之用言禮之用于天下處非言人之用禮也禮者是彼此相交接之儀文也和者卽交接中直意之順適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先王之道只是體人心自然之意制出

禮節所以合得人心而爲美斯字裏面隱着和字道字只還他道字蓋禮之可由處乃稱道也小大由之由人心自有之真也由字與行字不同行是按其步而行由是隨其意而出也有所不行謂人行處不是禮非禮之有時不行也不以禮節之謂任情而行不顧天理之安非是不以禮來節和也亦不可行謂所行皆不成禮非是說不可以行禮也亦只就自家心上見之心不安便行不得知和二句謂任情爲和非禮中自然之節也

信近於義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七

重謹始而謹始卽所以慮終無兩意信是約信復其言始成其爲信然必近于義始可復于言是信乃所以踐義而義乃所以成信近義就是可復不待取必日後下二段亦然因乃起因之因宗如宗法之宗在野如七十之宗孔子在朝如十亂之宗周公 學須理會頭腦若平日無精義明禮知人工夫從何斟酌 因緣何會失其親最要思

食無求飽章

安飽病在求字君子至正焉一氣讀下總摹寫一段孜孜求道之心味可謂也四字是把君子立個好學的樣子與

人看稍不如是便不謂好學安飽二字不但居食凡功名富貴皆生于求安飽一念一切燕安怠惰總成就安飽一事常人於此悞卻生平故須于此念頭斷絕得乾乾淨淨學問纔有安頓處事與行不同孟子云必有事焉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識得此事即欲不敏不得惟恐事係一生未竟之懣何暇于外洩而言有不慎就正政是敏慎之心非是敏慎完日方去就正言與事何日可了就正工夫最精細毫厘有千里之差只在道上爭離合一念定終身之趨正在心上決信就是親近之意有道曰親則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八

精神感晤此心自正非必別出意見以相印証也

總是心體澹寧精神自然淬礪胸襟自然冲虛一心用之于學而無所分者也故可謂好學

貧而無詭章

無詭無驕還從人面上檢點樂與好禮卻在其中有受用滋味樂只是一味清虛禮是在事上有節文妙處當在處貧富外看者也二字言此等造詣更高不但只在俗情中論優劣也故能打動切磋琢磨之語

詩咏武公進德事四如字可玩明道先生云學者無可添

惟有可滅切磋琢磨都是滅法子貢解此詩非自今始此因聖言有味乎此詩耳見靈機活潑處不是解詩其斯之謂與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乃爽然感悟自嘆之辭此時與論貧富已無相干見已往皆成陳迹而不可拘見將來原無盡境而不可泥意夫子許其可與言詩乃鼓動之使愈進亦不專貴言詩也此章節節脫化隨與隨掃引入無上妙呀

往來二字可咏曰往則已往無迹可尋矣從前習聞習見消得去曰來則前景在望從後新知新解引得出往來相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九

禪又循環無端告往知來非打轉本章前文云云也乃謂此人言詩他能告諸往而知來自以後言也

不患人章

知是吾心真知患人知一念便將靈明性體夾襖了故求徹吾心之知必先絕人知之心真體一朗妍媸自現如明鏡無塵百形莫遁非一一辨別人倫也

只在心上不明便可患了從違法戒之誤還是下一層事

爲政以德章

德者君民同得之精爲者有呼吸相聯之神以字不着力乃德意中涵而政自此流出耳居其所三字勿讀斷連而衆星共之一氣讀總描出個爲政以德的光景精聯脈攝的氣象取象於北辰非但居者之居其所也卽共之者未嘗不止其所也所者天下精神安頓處

詩三百章

此揭明詩旨以正人心思者聲詩所由起也思上能遏絕邪萌則思慮皆正正處皆詩也學詩者當只在心上着力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十

詩之爲教諷刺居半思何以得無邪不知心之動而爲思思之感而爲邪皆偶起紛紜反之本體原自虛寂如人目青見空生花但悟空體青花俱息乃知心本無思思本無邪因彼濁流溯我清源故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與其本無邪者而已

道之以政章

政刑全爲民設德禮不全爲民設刑卽政中之刑不作兩樣禮字言禮者履也本心德以厝之卽有形之德不是二時二事格字只就耻看出非耻後又格也耻是耻其無以

志於學章

對方寸非耻其無以對主上所以格也格卽格其非心格之此是夫子自名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若以意言解之則泥矣論聖學直下都到若論學之得力處則必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經數十年工夫乃有進步志則守猶未定守則知猶未徹只是道理無窮學無止息也

學卽時習之學志卽是學立便是到手如先立大者之立是德性堅定外物不能搖奪然猶覺有執滯不能融通處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十

不惑則靈通變化不爲疑似所淆已是知得天命了但微有并格尙未與爲一到五十時凡一身舉動潛乎默契皆順天時行合天爲一了卽中庸固聰明睿知以達天德的地位聖人初學便只是學天知天命後從此不逾愈从愈熟而耳順而從心不踰則胸中純是天命流行不見有內外之隔矣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凡天下之理得于外觸者皆其中之所融液變化如聞孺子之歌卽通到濯足濯纓隨他好醜入耳都是妙音不論寂喧聞性一齊貞應胡衡齋曰伯夷耳不聽惡聲未化故也

心體就是矩心體流動處就是欲卽此流動無不適應其本體就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待審幾慎動而與道爲一耳猶思不出其位寂然不動心也感而遂通欲也感而亦寂通而不動不踰矩也耳順者形骸應接處皆神也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的機括也從心不踰者精神萌動處皆天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的妙用也

無違章

無違卽左傳昭德塞違之違不曰理而曰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有品節限制正臣子所自律以奉君父者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生事三句總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忽不可假借意須理會無違是經生事三句是傳

孟武伯章

此以父母至情激動人子愛父母之心疾凡內而嗜慾外而縱恣皆足以致疾憂在未疾之時惟乃惓惓切切之意思及此知人子之身乃父母之心也可不循理保身以助親憂乎則孝可知矣

今之孝章

敬以行養纔是敬然敬是常常敬乃人子愛親之心旁皇

周至有誠身順卻之意不專在養時敬何以別緊承今之孝者來謂今人不但孝者卽孝者亦不過能養而已不敬何以別于今人而謂之曰孝者乎犬馬當依漢疏比人子說爲妥敬便是孝絕無兩層看能字自是犬馬養人何以別作犬馬亦可

色難章

人子事親曰承懽親心未懽卽愉色婉容何用惟默會其意曲體其心而以色承之令親一見而懽此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所謂樂則生則惡可已者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服勞奉養固不可廢但未必根于心之誠耳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不違如愚章

不違註有聽受而無問難也依稀有耳順光景二字已極其形容稱贊矣如愚不愚不過抑揚其辭總是稱贊其不違非不違夫子之言也不違夫子之所以言也又非不違其所以言乃覺夫子之言而不違于自心也自心不可以令人見故如愚自心儘可以自見故足以自發惟夫子見回狀卽見回心故曰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如愚雖是狀顏子不違處親便可想見其沉密不露德性淵藏之妙私指回方寸寂若之境退省卽聽言對坐時兩

神相照覺得他一種生意盎然豁然具足之妙不待見之
行事其中勃然不容己之機未嘗不踴躍其中而發字是
回自心上生發不局定夫子之言足字亦宜玩不愚是顏
子真體勿只作領畧聖言上看天下道理半爲聰明人壞
顏子不愚亦順天機自然

視其所章

此不重觀人要見人必須做恒德君子勉強不能欺得人
過以是用力處心之迹由者心之發安者心之存觀由察
安都在視以時三所字正是他頭緒來路處直窮其根源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西

去處所以人不能度離所以從何處觀察他

古今小人未必安于爲惡妄爲天下可欺遂浸淫而不知
反耳人焉度哉見人不可欺當實爲善以去惡也夫子最
提醒人處莫作逆詐億不信的伎倆看

溫故而知章

溫故只是心所已知者或從性地或從聞見所借之筏各
隨根器非可執定一格妙處正在知新是吾心實有證悟
非是增聞見直窺見性真所以曰爲師是可以與人共証
此知以千古知脉覺後知意

君子不器

形而下者謂之器不器是言心體非言事用若是用無不
周特是不局于器非不器也非無作用也作用之有處皆
心體之無處

先行其言章

世人皆知重行不知君子卻重言凡言之所發皆其力行
所至而言隨之也從隨也言隨着行不尙相離連上作一
氣說先後就君子心上看不就時看

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惟從躬行心得
說出故聖賢之心由是而傳 只是擬議而後動者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君子周而章

公字理字性字俱不必入只就君子之心上說君子之心
如天自然徧滿宇宙而能周非君子之能爲周也心也又
豈能更出一心而爲比乎不比只在周字上看出周正以
不比而得之也小人心體一團私欲卽徧物而及之亦自
意見中出而况其所阿比者乎不在周比上分別只在君
子小人上分別
學而不思章

思學原不相離古人文字原從思出後人解悟必從學入心思附之典籍如嬰兒之脫母腹也載籍資之神解如乳血之哺嬰兒也卽云不備廢猶粗罔殆卽在不思不學上見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的道理如何是思二則字甚緊不思處便是罔此處連學字亦說不得直謂之無所用心耳故曰罔不學處便是殆此時將何所思惟有懂懂往來而已故曰殆

攻乎異端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六

攻字要看得深彼特引其端而我反窮其竟彼猶標于其異而我反混于其同彼或借其說爲寄寓而我信其說爲實功其害可勝道哉害指攻之者自害其身心非害道也

由誨女章

是知也只在自知上見知之爲知之是自知其知也不知爲不知是自知其不知也當下卽照更無轉念故曰卽此是知夫子直指良知本體如此不涉見聞兩爲字卽是兩知字 不知爲不知最是得力處吾所未信不可以立言吾所未安不可以成行

是知也三字蓋知原在知不知之外理會始得其他一切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耳此處掃除乃爲這機不得又扭來補綴

學于祿章

祿在無尤悔而無尤悔止在闕慎則一約便足以盡學矣此分明以一約字殺子張務外之病

子張才高意廣多聞多見中有所蘊便欲發洩于事功似有干祿的念頭夫子卻不明說他只將多聞見做個引子精神全在兩個慎字上闕疑罔殆卽是慎的意思總是要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七

十分停當意別處說慎言敏行此卻連行亦要慎正欲其反博歸約也寡尤悔是我有以寡之也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不悔行不慎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慎言行中操無愧之學術內可以對自心執有用之言行外足以對世人無祿之心而有祿之具祿自在學中須說得活若說修德而祿自至則是祿在外矣非在其中也正是抹殺他干祿之心處

舉直錯章

直枉字要玩直的最惹是非所以容易錯枉的最善迎合

所以容易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心是非原自公我之舉錯一以直道行之自與民心之同然相符合自是心悅誠服非服其君也乃自暢快其心也

使民敬忠章

莊非容貌乃莊蒞之莊端舉動以爲表也孝慈非兩截孝是愛親慈卽推愛親之心以愛及于衆人莊孝慈舉教不是要民敬忠勸而故爲此乃是自做自己功夫上下同一血脉此掣則彼動上之莊處卽下之敬上之孝慈處卽下之忠上之舉教處卽下之勸則民不期然而然耳則字破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六

他使字勸字言人人都歡忻鼓舞知慕知勵不倦非必蒙其舉者而後勸也

善云孝乎章

惟孝二字另作一句友于兄弟另作一句君陳能推廣孝心以友于兄弟是以能施政于邦由書之言觀之則政之施于邦者卽孝之行于家者爲之耳見得孝在卽政在也是字指孝友謂孝友正是爲政的實事末句掉語甚婉言卽此便是那有別個作爲在正在施字上見得政惟所施何如耳孝所以植施之根施所以廣孝之脉卽其所施處

皆真心貫通便有唐虞的事業卽此是爲政矣矣必爲處方爲政也未句爲字正應首句爲字不可貼出居官來按昭公爲季氏所逐薨于乾侯定公卽位又從季氏之役葬昭公于墓道南俾不得與魯先公同兆及孔子爲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其初年不仕觀其以孝友答政人其意可知矣

人而無信章

信字乃人生本來之命脉此當是論心不是論事不知其可言不知如何其可也似詰問他如何是好意人之所以感通天下聯于無間者只是這一點真心真則自感自通自無有間隔之處無信則間隔矣其何以行得去大車三句是嘆辭不是喻辭輓輒是牛馬相接處此只就車說而無信意在言外

問十世章

損益不外因中事可知正從因中知之也只重一因字就一事言卽有損有益不過善用其因而已不可以因對革說蓋革字替不得損益字兩個可知非謂此已往者可明白也言當時這所損所益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九

據當時世運看來確確乎有可知者非必待更新之後而後知之也則雖或有繼周者又豈不可灼然預覽乎百世可知其文氣全在上四句此所論只是制作若國祚則云其或繼周有不敢自謂能知者

繼周謂子孫必能紹文武之烈以致行夏因商之意也繼周內有無限返樸深思

非其鬼章

義字爲綱諸主心生于非字勇生氣生于見字君子於義之所不當爲者豈退而守於義之所當爲者須進而圖蓋四書酌言

論語上

子

守義方幽無鬼責赴義方明無人非

見義不爲如石火電光倏起倏滅只如乍見孺子入井而惻怛見義也不能保四海則不爲矣嗚噫不受見義也不能辨萬鍾則不爲矣此等全是天性上不曾帶得剛勇來

三家者章

謂季氏忍字乃敢忍之義前句指亂臣賊子之心後句誅亂臣賊子之法 次節天子二字極重就舞八佾景象聳動他怵惕之心就歌詩詩句挑醒他羞惡之心兩下都不把名分與他較全從心苗中鈎剔

如禮何章

仁是人生來一點本心先王特自人心凝聚處有女彩的與做禮其流動活潑的喚做樂耳人心外安見其有禮樂如禮樂何說是襲取於外不得也不必說到玉帛鐘鼓上去亦不是不爲之用

論語上

子

林放問章

看禮字已是着文了無文安得爲禮但禮須有本乃禮之所自生此乃先天一着探討及此豈不是超世之見其關係世道人心者甚大也然本字實是上文仁字乃人心一點愜切自然處當文勝之日本已埋滅殆盡故夫子難直指本而微言儉奢儉亦不指定財用但儉則精神收斂含蓄而奢則精神盡耗矣儉雖叫做本不得然尙與真實相近由此意而想之便可悟禮之本矣然夫子又恐其認儉

爲本故復就禮之中抽出喪禮說個易字戚字作例使他容易尋討易字與奢字對得儉字與減字對不得儉未便是禮之本戚便是禮之本蓋哀慟慘惶之念正是人心真實自然處凡衣衾棺槨衰麻哭踊皆哀痛慘惶之念爲之有此念然後生出喪禮來則戚非喪禮之本乎學者存寧儉之意以求其所本凡行一禮必有一段真心實意如喪禮之戚一般者在卽此便是禮之本卽此而文之便是得中之禮不失于奢而亦不病其儉矣

夷狄之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君子還屬中國說如云夷狄尙知中國之有君不似諸夏以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反不知有君也觀管仲責楚包茅不貢則知此章之意有亡在心裡說

旅泰山章

旅泰山禮也以大夫而行諸侯之禮精神與大山不相接失其本矣林放尙有本之問大山豈享無本之祭極有感慨正欲止其旅意因不救之罪委之吾黨直以不享之竟決之山靈是求不能救而代爲之救處

無所爭章

不曰君子不爭而曰君子無爭蓋萬物一體人我之相皆無之也然不徒曰無爭而曰無所爭蓋字宙間皆君子一體相融的去所而爭於何所也下射正是爭之所矣猶然揖讓是讓處讓爭處亦讓而何所爭也

巧笑章

詩詠巧笑美目此是生人本質之美不求文而自然之文所謂本來面目也至素以爲綢則一涉于爲便失本來夫子恐人泥此句而素了文質之等故刪之正去僞文以存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本質意也故釋之曰繪事後素非別文質先後之意乃言繪事特素後之加飾耳亦何貴于綢爲此詩所以可刪也子夏迷悟及于禮後此意夫子默寓于刪詩之中不意子夏能起之真可以共救詩人之本質以還醇也故曰可與言詩 夫子原曉得世間所行禮都不是而此時偶未動念被子夏一道破連自己心下亦覺豁然故謂爲啟予而許其可與言詩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的問夫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然想到禮上於口頭說話來發出一段道理來方見善悟初問時原無重質之意

一謂之後則無論溢觴非禮卽尙忠尙質原無當閭然初

夏禮節

本旨是說周禮在魯孔子懼魯之爲杞宋而周禮之爲夏
殷也故云云 獻卽獻典之獻不足是汨沒于文勝之日
亡耳文到極處必須二者充足無缺方可折証他全在文
勝上生論全是欲挽人心非求証吾言也

月初封夏殷之後於杞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一時文獻
彬彬何其盛也杞宋之不足徵由周道之衰也思昔日之
杞宋思文武也不然生今反古聖人有戒安能復行夏殷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西

於今但文獻必不可無欲當世共惜文獻弗逐江河之趨
輕棄禮官裁識大識小之典型耳 末句正欲以徵文徵
獻之權責重當時有無限感慨徬徨不能舍去之意分明
夫子以已言爲文獻而望人之徵之耳

既灌章

灌是祭之始也未灌以前時無幾許其禮尙未舉尙未可
以指見得失既灌而往此是何等樣禮也而乃見于斯廟
也感于吾之衷不如其不入吾之目也要得欲言不言隱
然太息意總是傷魯祭之失意

禘之說章

只看一說字禘者有天下者之祭纔說禘連天下都說了
故知禘之說而天下更無難知之說也示與視微別視者
我去看那道理示者那道理自然呈現于吾前

不知也三字含蓄多少意思知其說三句只見禘之道理
甚大視此不知也一句意不重在知其說上天下三字要
提出如云先王有天下而制禘後王繼天下而行禘崇其
所自始推其所自出其中必自有說得其說者之於天下
不難然則禘豈易知者哉天下勿算治字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禘之說又何以於天下曰此只是吾生所自來的念頭推
廣到無所不盡處若把這個念頭推求到同生天地間無
不與吾一體而分總是一家何親何疏識得此意欲令各
得分願何所不及大都仁人孝子只充滿一個心體便幽
明遐邇都無所隔

祭如在章

只依舊說亦可

不必分先祖鬼神當云夫子之祭如在者以祭神如神在
也如不祭乃摹擬聖心之辭不與祭則精神不屬便無鬼
神何祭之有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凝聚卽如之心

王孫賈章

君子盡其在我只一媚字先不好了不曰天之降罪而曰獲罪于天是不在感應上論天而在心上論天一念愧怍不可與天知即獲罪于天也一念自愧皇皇無地措躬是無所禱也

周監章

看起頭一周字見周非尚文之周也乃監二代以成其周之文也未嘗從周周字正映起頭那周字夫子看當時文勝的氣習追想周初時好光景故有從周之說此即靈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美

文武意 郁郁是花萼初綻苞孕有無窮生意然不至於爛熳披靡意 文原不是制作得的制作要因乎文耳 入太廟章

聖人動容周旋是禮其每事有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初亦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猶師冕見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自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聖人只在心上言禮之是不是在迹上論禮之知不知 是丘也是知也是禮也當下直截此聖人傳宗處此正禮之神不可尋常漫過

射不主章

主字要玩主上立教者言上之所主下之所趨也較射乃性情發越之際也即以不尚力為閑情止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不說今人之所無而但嘆古人之所有無限感慨春秋列國競力而誦德浸浸有戰國之風矣故夫子嘆之

告朔章

羊之去留君相事也謀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而閒居嘆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志

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凄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 古者諸侯各自紀元天子所存止有正朔諸侯總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每月取一政而行之此忠孝之思禮之本也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

事君盡禮章

將禮字喚醒世人冠履尊卑人心到此不能不然夫子不是自辨非諂恐人認當時之大為禮又認盡禮作諂耳不可用傷時語本文無我字有概世人另是一番世界另是

一種議論有不可得而測識者

定公問章

如之何謂君必如之何而後能以使其臣臣必如之何而後可以事其君禮忠二字須暗關當時又渾然為妙禮者體也體不可過不可不及正名分辨體統裁僭竊是也非僅優遇之禮文也忠者衷也衷稍自欺即是欺君責難陳善無專擅無將順是也非僅誠懇之小心也以禮意體羣臣以禮儀優大臣以禮法馭強臣以忠告陳言以忠勇効力以忠烈臨難

四書酌章

論語上

天

關雎章

關雎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琴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值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不濫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即蕩焉而滯其聲悲以思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則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其蕩聽其悲思之聲而不見其傷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為雅頌之卒章也

問社章

通章俱是隱語且莫求着落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此必當時魯社有錯失處未得望木起敬之意故宰我言之卻於時勢未可故夫子成事云云不是責其非本意而啟殺伐也哀公素性柔懦雖啟之亦不能殺伐成在遂後既往又在成後若說宰我失言緣故又是說之諫之咎之耳只合大例渾講

器小章

管仲經營只富強事業猶知以尊王室服人故聖人不沒其功而稱其仁但世途見識見得管仲如此作用便目為四書酌言

論語上

天

蓋世偉人而不復知有明德親民的道理故聖人特斥其器小縱時人不識器小之所以然亦使其不至錯認管仲張皇其事也 看然則二字口氣甚緊緣胸中先有成見故先以管仲儉乎探之然管仲不儉或人亦知之待夫子說他不儉即以知禮歸之只是一個護短之心耳儉還以器小知禮則不器小矣此或人暗解意也但觀臺官培樹之設俱富強樣子 按管仲之作內政寄軍令分處四民不相雜亂操事於不足委輸于有餘出吾之緩以申敵之急傾吾之饒以致鄰之乏諸如此類但可以治一國而不

可以治天下可以濟一時不可以經萬世其爲器也小故
夫子譏之但以器言仲已見其不知道矣况又小之乎器
哉仲尼之門所以羞稱五伯曾西不悅比管仲者正在此

魯太師章

樂其可知其字乃謂其中機趣之妙可以心會處四如字
從性靈描寫直有心有成樂其妙有如此如此方成個樂
不如此便不成樂了聽此聲音便曉得樂故謂樂其可知
古聖人太人心之太和調之于樂原是心聲須于聲音節
奏間細心體會始作聽其聲音想其翕如處覺神氣翕聚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無浮散不攝之病及縱之而放手大作想其純如處心之
雍和發爲樂之雍和也就純如處聽之想其繳如處心之
條理發爲樂之條理也就皎如處聽之想其釋如處心之
聯絡發爲樂之聯絡也如此方成其樂而不失先王制樂
之本意乎令太師因有聲以會無聲之精意歟如字乃聖
人自得其意而像其妙也

儀封人章

想封人木鐸之見久已定之胸中物色之獨未得其人故
一見夫子而決其得神處在從之見之內大抵否太必復

自是定理傾否之事當時非夫子莫可當封人以木鐸着
眼便見曉得在茲之文則其把得位寬慰二子自超尋
常萬萬矣 木鐸之說非爲夫子幸乃爲天下幸也知夫
子的作用必不使天下終無道故天下無道句不可忽封
人是心乎天下的據木鐸二字非言設教則語意未貼當
只是周流道路隨地開發以醒人心之昏迷也而萬世意
亦寓將字當是將無之將

子謂韶章

專重贊部上若曰只有韶既盡美又盡善如武何嘗不盡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美哉猶未盡善也蓋聞韶而忘味不圖爲樂之至于斯故
極贊之復借武以形之非貶武也 其實夫子明不足武
樂明說未盡善絕無悲其遇之意不必曲爲同護曰未盡
善非不善也未盡耳其語意自渾不得直入征誅語
居上不章

一篇文字主意既差則辭之工拙皆可勿論吾何以觀乃
深惡而外之辭若曰觀其得失則臨喪不哀便是不孝又
何得失之可言

里仁章

此當精言之以註疏為正人之一身猶知擇里而居至于心乃不擇仁道而處是知有身之安而不知有心之安也管之一字正要在天理人欲之界見得分明擇字輕重處字處不作居字看處是處置安措必要到仁的田地居仁有安字意處仁有利字意只畧點里字而影說仁為是里止也里仁止於仁也總依舊講亦要看處仁二字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雖云卜居全是親師取友之意夫子稱子賤嘆魯多君子以此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約樂章

仁說到安利儘細未至于安利便是不仁要看得刻一分不然一日之約樂亦不可處何待久長乎不可處就在不仁上見之凡人心無自得之趣始亦在約樂裡面掙扎久之心上不受用自要敗露蓋心中不安不利豈能堪久不必說到濫與濬上安利就智仁上見得安仁則約樂皆安利仁則約利皆利不作兩層看蓋人心之約不能因樂不能移者即仁也仁是心體約樂是境於本心原無干涉安者安此利者利此遇境即仁非境外別有一仁亦非以

仁去御境無私是仁知其無私而無私焉便是智安仁與仁為一利仁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從仁內見安利非由安利覓仁者也

能好人章

仁者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故見善則相投自能好見不善則相忤自能惡並不設好之惡之心無心之謂能好能惡二能有許多妙用在中間非特加于當好當惡之人也當看樊遲問章煞落在行其好惡上不然縱說得精細亦是知而非能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苟志於章

志字重心無兩念天真來復之時就是蕩欲拔除之頃無惡就在志仁上說不是二項不必插入事說

富與貴章

人心本體原無欲無惡惟勿處勿去不少累其無欲無惡之本體此仁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這無欲無惡之仁既是心原的本體更無可復淨之時倘有念少有淨着欲惡的意思便是違仁所以君子終食不違而不問造次顛沛也通章一意講到底

富貴貧賤不止爵祿名位凡窮通得喪吉凶禍福以至動靜細微得意拂意之事皆是人所以撞撞往來不得安謐者只爲此欲惡兩念休歇不下耳這看肯安處此中如何立主非於天理人欲上見得分明主得確定安能如是君子小人之辨正在此間不曰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所惡也兩個君子緊相照不去即無違也有終食之違亦即去也終食字即須臾意無違是此心之天理周流不息分明是欲惡斷絕安仁境界任舉造次顛沛求其一線之違而不得故曰必於是亦是人見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他如此非君子有意必之然與上不處不去原無兩層不處不去是不違仁裏頭的事仁字還籠統說只該講完必如是然後補云設斯時而有以非道之富貴來者吾知其必不處也設斯時而有以非道之貧賤來者吾知其必不去也去之關於世境爭真妄違之隙于心境爭離合掃欲惡于一時方是不去仁貞本體于恒久方是不違仁去仁字要說得細益處之去之非仁易見也惟不處不去而此中未必渾忘便是去仁仁原在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外到終食不違卻又看仁在富貴貧賤造次顛沛

我未見章

此章總以好惡論仁而決其易以激人力仁也好仁惡不仁正是用力於仁處無以尙不使加正是用力而力足處即緊接下一口節不必別添轉語惟我未見有用力者故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重未見力不足一句末節不過申言此句耳聖人斷不阻人以難註二難字勿泥

無以尙之不使加乎其身只是與本來心體無添正是足處是說個好仁惡不仁的樣子不是說此地位難到力是心力非氣力蓋從所好不真所惡不切處去其潛萌之私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欲而充其本然之好惡非謂用力于好仁惡不仁也好仁惡不仁出于天性非由勉强力如何用三未見不是板然語乃怪嘆中寓勸勉無限屬望故解氣不勝婉轉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猶自兩層無以尙謂吾心之好惡注在仁莫能尙吾好也惡不仁便爲在仁矣字煞緊正嚴操此不使加之功也不仁乃身外妄增之物不使字無工夫此身無一毫垢汗自然不招他進來此二節正是用力力足處次節乃激勸人用力決無不足也意重一日用力于仁者只是向來因循今日忽決意奮起便無

復從前頽惰之氣好仁惡不仁便無尙不加了其機只在一念之果決正爲這一念果決難未見之嘆嘆其未能果決者非嘆人之難爲也好猶有尙惡猶加身正爲不果決處拖帶此等分數來

好仁惡不仁者心也心之能好能惡處卽力也心之用卽力之用心之無以尙無以加卽力之足

蓋有之矣不是說亦有用力而不足之人也用力必無不足之理指不用力者而言百念奮迅一念逡巡是卽不足也要之有奮迅而後見其有逡巡未有不奮迅而遽可指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爲逡巡者故曰我之見也我未之見着爲仁說不可指力此與欲仁仁至不同至只是一念提醒處不提便放只是指點本體一日用力是着實工夫雖費氣力卻是我受用

觀過章

重識仁於微處各於其黨謂隨其心而分出過之類來觀者正從心上觀之必須推所以受過處直想到他情理相持之境委曲體亮之就他的念頭上明知其不當如此又不得不如此不得已而如此又惘然不能一息安于此這便是仁謂不可以過棄人非謂必以過觀人仁就在過中

見非因此過而別想出他立心之仁也本文只說知仁不可深出不仁君子小人字

朝聞道章

道乃吾人無始無終之本性不與形同存亡者人不聞道枉卻此生可矣二字非必以死易道正言道必不可不聞聞字最妙重積力久當機一提便豁然貫通如一貫之唯一般方可言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彼不聞道者其何以哉

士志於道章

志乃作意向看恥乃無心偶露志道之士已自好了正夫子所欲與議道之人也恥字最微冷眼觀他稍覺神情不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五

王此便是俗根未淨議者彼此商量之謂天下原非別有道可議卽議此人心純粹之體心體先有粘帶便與道爲二了遠與深言恐趣味未洽故曰未足足字亦可玩

無適也章

此言君子心體之虛非言應事之善也心虛而義出焉於天下字妙天下爲主而君子爲應適莫亦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有心便非真誠本體無非落空但去執心不去應心義之與比心與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所謂時請之宜

也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之於正何思何慮處無思也無
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之於卽之與比妙非人爲
無適也是無可無莫也是無不可義之與比是無可無不
懷德章

德不是理之得於心德原固有懷者存而不去耳非知德
之所在而懷之也檢身渾是法度懷者守而不放耳非以
刑之所在而懷之也然懷刑亦懷德之儆惕處小人非不
慕德畏威然遇着士與惠處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通節
有以德字貫者亦是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美

放利章

利字廣凡占便宜皆是放乃放縱放肆之放利與怨因與
常人計是非不若與之計害只人怨儘殺了何必云造物
所忌鬼神所惡

禮讓章

禮非威儀乃人主所立之制度品式讓者禮之實是爲禮
處一種謙抑冲虛無欲上人之實心此已聖人心之精
治術之要凡制度品式所頒布處皆精神所運自可以範
國乎一國整齊乎一國苟不讓則驕心恣肆徒欲去整頓

範國乎一國則吾與禮且判然不相干其如禮何哉何有
非不難也言爲國只在爲禮中爲之禮外又何有所以爲
國也如禮何正是如國何非不可爲禮而況于爲國之說
能與不能只在真假上分出何有全在能以字內想他
一段收攝的精神若在國人威化上論便落一層

老子言孔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滯態驕氣滯態都是節文
太多處添出來真正節文便是太和元氣不驕不滯此是
老子精言禮處

不患無位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美

不曰立而曰所以立白經綸所從出者言不曰知而曰爲
可知又自屋漏之獨知者言不惟可以澹貪慕之思并可
以察空疏之病不惟可以羶逐之想并可以治枯槁之習
惟以所立者爲患故惟求爲可知求爲可知正以副吾
患所以立之心上下非兩層正文原無名字

參乎乎章

參乎吾道四字大有意味猛然喚醒他來而以吾道二字
覺之見得道不屬之事物屬之吾的道只是個一字不
指何物亦不是一件亦不是玄虛空說個一分明百慮一

致之一只渾渾還他一字有吾之一則不一者一貫就在
一字上見不在一之外也只把一字發得玲瓏貫意白見
曾子隨唯此授受之神處再着一字解說不得唯是會意
于忠恕之即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一以貫之功
在一字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更歇口站脚不得
吾道一以貫之謂吾道隨處流行只是一以貫通曾子便
悟得忠恕只是一個耳而可以事上使下可以交于前後
左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忠恕無所不貫也

曾子以忠恕為一貫便是化了忠恕的光景故而已矣三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罕

字言即此便是非竭盡無餘之謂夫子之道雖是指點一
貫卻亦要體貼忠恕字發揮方得接引門人意不可一味

君子喻章

喻字不待解說都是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此竟說知其
用尚在喻後即同一節義事功而用心各別若知其為義
而契合之便非喻

晉惠公時國饑請糴于秦穆公以問羣臣丕豹曰因其饑
而代之公孫支曰饑糴更事耳不可不與百里奚曰夷吾
得罪于君其民何罪夫一時應對未必預有擬議此非小

心宿解即事而遂露耶喻之謂蓋如此

思齊章

思省是抱為善去惡之心所以一見觸發便收為我用思
字省字最是見時精神透露處即便做我自己功夫賢不
賢都是借境思到齊處便勇猛奮發自省則借以自勵
兩見字詞或見之於簡冊而千古之淑慝可證或見之於
日用而當面之芳穢以形

幾諫章

諫在幾上轉移不待其過迹昭彰默默潛孚預奪不直指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罕

其失其志可轉此還有些言說到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全
在精神感悟是言諫不可而以心諫也敬不是外面恭敬
自家心裏有一段徬徨不自安的意思以感動親心不怨
是不敢歸咎父母負罪引慝以感動親心也見志不從是
心上默照之也此正是幾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
憚勞之心即是怨

父母在章

此重人子當以承權為孝遊而遠茫無方所遊必有方正
遊之不遠也惟知親念我不忘此我所以思親不置須知

總是不遠遊非上句為不遠遊下句為不得已遠遊者立法也

父母之年章

此欲人子及時奉養意重一知字人當中年以後精神血氣漸移漸換人子多習而不察故以知字做醒之一喜一懼正是知喜的即是懼的兩念合在一處又要他壽又怕他壽真難為情此形狀人子心事最為迫切

古者言章

古者二字有追想感慨意一氣順通謂古者言不輕出就就恥躬之不逮耳而今則反是意在言外言之不出全是四書酌言論語上 星

這點恥心所以制得住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要知是說不逮于躬非不逮于言也躬字全行字碎要認

以約章

此所謂約是收斂此心退藏於密即以此運用出來精神融結不散自步步謹凜事事嚴翼故曰鮮失鮮失即在以約內以字把柄常在手

欲訥章

以謹言勉行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惟窺君子於言行之前有一段淵然銳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矯矯善情不得

之言行而得之此心玩一欲字總在心上一欲收斂一欲奮迅總之治心不是用力于言行

德不孤章

德字另讀是說道理勿着在人說必有鄰只是申說不孤非有二意有鄰是同德之士與之相依附前後左右類聚出入往來嚮應如居之有鄰總是寫其神氣脈理到處流貫之機是實落語非虛論理

爭君數章

此示人以諫君規友之法見得事君交友當在大頭腦上四書酌言論語上 星

着力不宜在瑣碎上絮叨兩斯字極悚亥

不必以刑罰加我方為辱即言不入即辱也不必以惡聲加我方為疏即言不入即疏也要看二斯字數便是辱疏處

公冶長章

縲紲二句似分疏其往事之無辜取人于世法之外不廢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取人於繩墨之中實只是述其生平以見其可妻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子賤章

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暗重一取字別人之君子能與要自己之為君子者能取取無窮斯與無窮此章當於處處著神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賤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于魯之多賢如此則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器

魯無君子二句亦不費講

此分明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的樣子斯焉取斯全要吝嗒嘆息言美質係乎薰陶見賢友之益是這等不可少的說子賤能取君子正見魯有君子而不能用于賤取君子可以淑身豈魯用君子而不可以至道魯無君子明說出文武周公遺澤尚存未嘗不可用惜其僅成就子賤耳此猶言外意

瑚璉章

器是有用之成才瑚璉見其為貴重華美之成才從器中

指其實也是借來說勿執定瑚璉講還是斐然光輝之意時說有忠質意似不像子貢言外有勉其陶鎔渾化意雍也仁章

玩首尾兩個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照到仲弓身上可見此節大是惡佞意非徒為仲弓辨也屢憎者口可厲而心不服人字亦可味此是人心公惡處不知其仁仁字以心之德言心德在中雖未可知但如以口給徒取憎惡則有佞亦安用之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器

之德盡亡矣屢憎于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欲取媚而反見憎令人快然內悟耳佞何以不可用也蓋用以養德則心滴用以率人則風澆故重言以警也非以辨雍不知其仁就仁看不就雍看與下章不同莫講煞了末句承上句來方有着落

子使漆章

如治賦足民夫子信由求而由求亦因以自信夫子使開仕也只是恁樣開把仕看得大了似由求這般信都不把在心上直欲然以為未能此是何等宏願連夫子眼前光

景開豁一層恍然皇夢稷契之想不自覺其有喜意也此悅又進開于無窮之境地斯字不過脩己治人卽就仕亦是但勿露 這個斯字分明是能信時所結成者耿耿在吾前故言斯不然旣言未信何知有斯其云未信者恍然有見境親切必不可疑以嘗的意思分明是真信了夫子頓釋器使之意又不發賞嘆之言記者微窺之而見其有悅意也蓋默契而已 斯字與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字同開所與默所見大意開認得路途真點識得局面大開更精進便明徹點恐未必肯收斂入細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吳

乘桴章

夫子分明見道不行以爲吾旣不能挽天下之溺而安可與之胥溺也吾將有所托而逃焉雖不能挽一世之狂瀾或庶幾不與衆爲波流也此乘桴之意蓋有不勝其憂者矣子路不能憂聖人之憂而反以將隱爲喜勇退之志決絕之行誠有過于聖人矣然一世生靈豈能釋然于懷其實做不得子路當取此義而材之看是可喜看是可悲而乃無所取材勿作不知取材

孟武伯章

德性發出卽才是仁氣質用事雖震世功名都非一體之體但才在外易見仁在內難知惟隨其才而器使之湊合將來便庶績咸熙而仁覆天下矣若必待仁人而後用將僞士不借之以藏拙哉此當重才講仁字輕帶
邑長是分治者家臣是贊治者俱兼民與事束帶立朝見赤之丰采都雅赤非言語之科但優于禮樂願爲小相故可使與賓客言

孰愈章

此章是退子貢之勝心而亟引弗如全在弗如上生議論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吳

學者若與習熟商量畢竟歸熟境顏子如愚子貢穎悟且有謂賢於仲尼者夫子恐賜日用不知故于突然勃然之際冷下一語曰女與回也孰愈賜故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曰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第二念便不可知說出知十知二約畧是大悟小悟之意其差對如此其源頭可知然而知病識藥轉境非過夫子所以反跌法印可之也弗如也盡奪前塵吾與女弗如也忽渡彼岸予不先奪當前有地安肯登舟奪而不予大海茫茫拋却生命矣知二知十所謂弗如知其弗如所以可與蓋卽不知是知

也之意非與其弗如之知乃與其弗如之心從心思如則終如從知上求如則終不如惟一撥轉多識之念耳

陳白沙曰子貢只爲二字一關打不透

書寢章

精神全在今吾千人句言吾始念如是而今不如是也今昔非兩時單責宰予勿牽連春秋之世人之精神不振奮則朽傲志氣不清明則暗塞予晝寢偶然耳夫子便恁地說他便可想夫子自家一段發憤精神

未見剛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兗

左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是勇特作用之發舒而剛乃本體之堅定與勇不同究竟只是一片本性虛明着不得一步物事最耐久的此只就本體上說便是不滯不移不屈的體段乃可擔當世道且莫到發用上慾字但心上稍有放不下處非止私欲如嗜功名嗜節義便被牠牽住了不能常伸剛亦不單靠無慾夫子始就振解之但慾便不剛而剛之爲剛已躍然言外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我不欲章

此主不欲說非必果有加我也不欲之心就是欲之心不欲加之時就是無欲加之時隨念滿足無少不豫真是老安少懷的心腸不曰勿而曰無便是以無我自任矣說得容易自在夫子說非爾所及爾但心欲之未必身至之非爾今日所及也教他歷練體貼及字是已到之意

夫子之文章

文章雖卽性天流露處然落在夫子身上便是夫子之文章了若性道人人同具說不得夫子之性與天道故又着個言字在人爲性與夫性之所自出爲天道由性而推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兗

出一層故用與字夫子四十而不惑是盡性然必到五十纔說知天命則性與命中央一線地在大事了畢之人饒有分曉可得而聞者聞夫子也不可得而聞者自聞也人人能聞夫子故曰小子有述人人罕能自聞故疑夫子有隱楊龜山曰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本非二也聞者自異耳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指點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不必用文章外無性道連夫子亦不能秘但見未到者只曉得爲文章見到者乃知爲性道夫子以性天言之人

以文章聞之証合未徹則執着文章之見爲拘見解一差則擬議性道之念爲鑿不可得不是學者之見解一時聞不得乃道體原若此若可聞則非性道矣

既說是夫子之文章則文章出自精蘊與他人不同當有不顯自文不見自章者在蔚然現前全是飛躍與機要講精細方舍得下文性道的意思 性天的道理若離文章以求之則將何處是性天若執文章以求之而性天豈盡于文章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三句一氣讀便有理會只要畫出子路急行追追趕趕若不及之狀乃描神之筆非有實事下註脚一字不得恐字純在行上用心 未之能行當是設言如云有聞即急行之矣設若一時未能即行得彼即恐恐然以爲後聞之壘也 如是而尚肯宿諾耶則子路之進善無窮者以此恐心也如是而又肯稟命耶則子路之所過于兼人者亦以此恐心也

孔文子章

學問只在國政民事之間而問正以資其學其不恥心亦

是好學心文只是文雅之文與當時俗吏不同不必擇扯論上 好學二句一直看以敏字爲主

文子出人妻而妻以己女又令其女亂倫再室其素行如此子貢不滿故問之然其學問槩可知矣

子謂子產章

行己處爲主爲人根本既好故事上使下衆皆悅服而志得行使所以濟養之窮不主教夫子謂子產爲衆人之母政以其能養而不能教也雖指事都根心上來是皆春秋諸大夫所未嘗講者段段要點出是君子之道鄭之所以能國者以子產之能爲君子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不曰持己而曰行己以接人言如勿毀鄉校之類曰所善者吾行之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其辭巨讓善何等謙己下人是行己之恭歷事簡定獻聲四公外有晉楚侵陵內有強家僭逼他周旋其間不止宣力効勞凡捍難抗節這是事上之敬養也觀與人所誦如教子弟殖田疇民皆安居樂業這是養民之惠出鄭俗淫奢如禘衣冠伍田疇使之截然有制這是使民之義

晏平仲章

晏子善交必是有一點真意與人夫子與之从處特有味乎其交道故稱之曰善交意必有許多盡道處从而敬之只一指點他善處善字卻說不盡也要切大夫之交上大凡交際之生起于論交之前不先有一段真意持以與人故交多不善惟平仲之交覺得交道中有多少意味故善之蓋交从便有許多炎涼遷換之態惟能从之人即是能敬之人惟始終不衰之人即能真心實意回結不散人

居蔡章

居蔡是爲國藏守龜不是僧但不應山節藻稅耳然聽於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垂

神不聽于人文仲之謀國疏矣何如其知不可直說不知只謂文仲素有知名此不識是何等知就心體上說冷冷

婉刺

合尹子文章

二子行事俱一層難一層真是奇事子張好奇故認定爲仁夫子未許其仁皆歸重無私心上說到天地萬物爲一體方完得一個不忍之心如比干之忠不忍殷亡伯夷之清不忍世亂他把全副天下都放在心上這才是仁子文只做得楚家一個出力的伴當以是而爲楚蓋亦忠矣文

子只做得一個自了漢如是而潔身益亦清矣點出爲楚爲身二字方有斟酌 大凡有高世之行者其中多有不可知仁者心事光明可以使愚夫知亦可以使天下萬世知知得忠清之所自來則忠清是仁不知忠清之所自來則但見其忠清于吾仁體毫無干涉故非吾之未能知彼由彼之未能自知

二子於大義處多不明子文當楚子偃王猶夏之時當爲遠引之清不當爲忠女子當齊君見弑之時當爲定難之忠而不當爲清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垂

三思而章

女子與夫子生不同時三思而後行當時有是稱許傳于人者子聞之亦無貶辭只說再便自好了固非言可行亦未言三思爲不可事理已明審之曰再非思正可再更多不得也大凡事貴要思行則貴果斷遲疑不決反爲僨事

審武子章

考武子止事成公艱危之時未嘗事文公則有道句止是借以形出無道之愚謂審武子使其當有道時則知茲處無道之邦則愚也其知處量他所易爲的試觀此愚處則

有潛達默藏妙用在中豈是易及不重人不可及武子重
武子不可及保身濟君是愚之功此言愚不可及非言功
不可及成功則天也其愚之初念豈慮及此哉

按武子從成公於難至于士榮殺鍼莊子則而武子以必
不生之身入不再計之路向死路危路上行要以盡不可
逃之義而獨不被害至于納橐餖貨醫衍而晉人終不為
疑此時若露圭角必為晉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必
有裝呆作痴深自晦藏者而正假此以陰行其謀乃巧于
用知處此非精誠一念可貫金石則不敢思非才識兩合
四書酌言 論語上 番
可擔乾坤則不能愚

子在陳章

狂簡註志大而畧于事志大是狂畧于事是簡狂之真品
格全在簡上謂其胸次高曠世故不入其中正是狂處然
天下事有必不容簡者但任其資性高曠處多實在體貼
工夫少須要裁度一番方善能裁處便是體權但不曰裁
而曰所以裁之不曰所以裁而曰知所以裁之能知處乃
狂簡之所以自裁而非聖人為之裁但提醒其知耳
玩口章不見而章章字俱是光明之家蓋其意頗厚

胸中便多鄙俗汗暗惟高曠脫落便覺斐然成 光顯
字即狂便簡即簡便章 章可裁簡則不知所以裁

不念舊章 非有實事

不念止就他心境上摹出蓋來則照往則無水鑑所以無
心怨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摹出媿母不怨鏡無情故也
不念不足待既改而不念即惡惡之時就已不念了此中
盤淨之極一過便化去故曰舊惡 此只就他心體無私
虛想當然耳 他人之清只是欲清一己夷齊之清乃是
欲清天下天下清已心亦覺其清已心清天下益以其清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姜
微生高章

微生高章

直即人之生也直直字謂此心本然之體直遂發出無夢
子矯揉造作即孟子故者以利為本之利字高因人之乞
為乞假人之與為與便有許多展轉遷就處便不直了不
必說到掠美市恩 此夫子維直道也非譏議高也不然
乞鄰與人亦近厚道夫子何為刻責至此
左丘明章

此皆不是誠心直道聖賢所以深惡以彼可恥之行而知
恥之者僅吾兩人耳蓋傷之也

顏淵季路侍章

馮少墟先生曰聖賢之志俱是一點無我之心真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但裘馬善勞是由同未有的而老少友只在日用常行間隨處可以下手正所謂堯舜事業不離性分也 子路之志便有天下一家意非公物之謂 伐施俱自心上言見有得于己之心即伐矣見有得于人之心即施矣子路只兩件物事其心便公是性地極高明的顏子是見天下之善皆性內不見得有善可伐有勞可施非言有善勞而不伐施也是若虛之衷性地極純粹處 論語止 美

論語止

美

美

內自訟章

註口不言而心自咎釋內訟字甚切內自訟者如遇冤仇兩造相爭有決不相容之勢有此一段真精神過已消化了卽此是改不必又說能改

十室之邑章

忠信註謂美質然真心無同異而氣稟有淳漓其淳而未漓的真心宛然便是美質非是兩樣好學是葆任充擴此忠信的工夫世人亦有好學亦只是外面枝葉上做工夫不從忠信本體上培植夫子所學乃在于子臣弟友之間 論語止 美

論語止

美

美

南面章

此章總重在論簡上夫子原為許雍之簡發端雍之辨只要在個簡字有分曉夫子然之正取其論簡論得透耳而敬字包在簡字內言之可也簡簡即是可處非是簡可也居敬者此心兢兢業業凡事無一敢輕自放過其輕重緩急俱屬兢業籌畫而本其所兢兢業業畫者以行之自是揭其急者重者與民休息此則以嚴之心為寬即寬之也可以密之心為疏即疏之也可言如此簡始可行也非事治民安之說也下太字正反上敬字言是太做不敬

四書論語

論語上

堯

之簡也若作甚字看無味

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惟在所居處論簡不獨知帝王悖大之體且窮極悖大之根原剖析入微斯言真可以經世說苑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不遷怒章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處兩不字與四勿字一般乃克己工

夫也不是好學之驗不遷者當念怒當念即釋復于無怒本體上未嘗絲毫遷移不貳者當念錯當念即收復于無過本體上未嘗絲毫畱滯此在心上形容其鑑空衡平日皎月朗之景不涉事為之跡上蓋聞聖人克復之訓無一息不將禮操存在內作主有頃刻放慢時纔是真好學者今也則亡言如今沒有好學的了末句言就是學的不少然亦未聞恁樣好的當推深一步

子華使章

二子是豪傑夫子以中道裁之其以不繼富解之以與鄉黨通之猶第二義若論第一義弟之於師有服勤之詛粟原不必與君之於臣有養廉之典祿原不必辭夫子不明言者恐後弟子中有貧窮的執此例為得有鄙吝的據長物不為通則是有方之物矣此見聖人妙于化裁處

四書論語

論語上

堯

犁牛章

此聖人穆然有愛才之思屬邁德者以必用堅其志蓋士懼不足歎山川耳赫赫山川實式臨之人豈能勝神而舍之以類遺哉勿着仲弓身上或曰春秋世官禍人國多矣仲弓為季氏宰夫子教以舉賢才欲立賢無方之意

回也其章

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於顏子特提出心字與仁字相
粘可見即心是仁惟被私欲一隔便分爲二蓋仁體原無
斷續心機自分去來其心不違仁蓋言其心上即仁未之
相違也人多忽了其心二字三月不違是復不更剝更無
違仁時矣日月至全體亦都在仁上漸有不違的機括只
念頭斷續不能如同之久耳可見存養之功不可須臾間
斷 日月至非是仁至是心到仁上去仁豈有自至之理
欲之即至畢竟是心至仁非仁自至心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卒

問仲由章

三子學有成章講不可淺都要在從政上說君主聽臣主
斷不可不果决君行意臣行事不可不通達君執要臣聯
詳不可不多能三子不專以才皆性中之作用一斷可以
定百疑一達可以徹萬理一藝可以周萬幾故曰何有

使閔子章

嘗時費入于季汶入于齊閔子慨境內捨攘觀境外風景
何以爲情故不仕辭召辭氣雖委婉然始終是决辭善辭
只是好替我止其召不是恐激怒意故上句只云士固有

志丘壑吾志也如復我即去父母之邦有所不恤耳示之
以志不可奪非是令他不得越國召賢

賢哉回章

人心原來本體原光光潔潔活活潑潑與天地萬物同遊
是最樂的但他人爲境遇所動此本體便特顏子克己功
深渾然天理浹洽惟不爲境動耳故不曰樂而曰不改其
樂蓋只是真性流行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夫子覺得他
一種欲罷不能之趣任他逆境當前只無改變所謂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夫子實賞有味乎其精進故不勝嘆賞之
耳顏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故賢處正是取他
好學處不是取他能安貧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非不悅章

不謂我之道而謂子之道將使我與道爲二了既悅于心
又苦於力將使心與力爲二了夫子怪他何不在自家身
上尋求如何得力足之時聖人只是一個不足自然佳脚
不得冉子未曾造進輕輕說不足不知此畫也非不足也
若是不足將行至中道而廢矣設此必無之言以見其力
之必足也

君子備章

君子備君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小人只是自度而不能度人 重一為字有着力擔當意無為乃反言以足其意非有個為又有個不為也

武城宰章

得人只是識得個賢人相與砥礪世風不是取他輔政公事亦禮法之事勿作政事行不由徑一申說下室非徑至亦何妨然非公則室亦徑矣由徑子游特偶舉之以想見其為人只是一个方字流俗所不喜者外註云持身以滅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孟之反章

原于反之心原以敗軍覆將為辱不敢以後殿為功故其言如此而自掩其功是別人說他不伐之心正是不自欺其真心處故夫子稱他

誰能出章

是提醒語非怪嘆語精神在誰能上由戶是由道的影語言誰人自外于道何故乃不由道也可見道只在口用常行處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也由字不可看作行

字行則待於勉強由則自然率循也

不有祝章

補

今之世三字多少感慨正為求免者傷之也不有而有兩字見人情好諛尤甚耳春秋重辭令其間強辭文過者甚多流弊至戰國蕪張輩遂立談取公卿夫子時此風已熾矣且祝鮀免而宋朝不免當日亦有實據

贊勝章

贊文還只是外面看凡一身登降周旋皆是若從內而言則忠信誠慈是極好的豈同于野彬彬是太朴中自有文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彩間然之中自有日章之質不待調劑而自然停當恰好

君子是大中至正之軌不是人品

野只是朴野粗俗不必作野人史是成個文詞之書不必作史官君子對上野史作現成的贊語彬彬亦據其現成者言之大約贊為主文為輔大意在重質以救文上

生也直章

直是本來心體毫無枉曲生即生死之生二生字一樣直者生之理罔當訓無罔之無之也人之生也直有之罔得其所以生也若無之則必死其不死者幸而免耳幸免不

是空空論理要着實發揮

鄒南阜先生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至乞人不屑也此直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至得我而為之此罔也此之謂失其本心理賢黜人直處罔處何等苦心 註生理本直是上一層語然亦必有所以生者而後生也直字四德俱有

知之者章

知是此心已知得了好即求其所知而志向專一樂即得其所好而有趣融洽本一串事三者指所至之境言示學四書斷言 論語上 卷 者不可以知自足非品第人品也知之三之字只以之字還勿露道理字 學問中境界無盡不在能取而在能捨若生一念執着便是住境聖人故從吾人得力處點出個中消息令其自探自討光景躍如即樂亦非究竟處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不如註疏

語上章

教非有所擇全是要人悟不可只做他領受得領受不得勿說做教者當語不當語 道分不得上下聖人所言日用事物中即是神化精微道理但明敏的見是神化精

微魯鈍的只見是日用事物此可語不可語之別也

舊云中人以上可直談本體中人以下須曲示工夫亦得

務民義章

愚夫愚婦可與知能的便是民義務字照智字看行著習察所由與百姓之日用不知者異務義內便有對越神明意便是敬鬼神中庸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不說到敬遠鬼神便是知人而不知天無頭學問則民義亦幾乎粗淺纔是敬近則褻矣是絕妙轉語先難亦須照仁字如草木之重須從生意奮發乃為仁體獲者得我心之謂也四書斷言 論語上 卷 試看先難是何光景恐是言思路絕時後者略無正助的念頭說民義自必連着鬼神說難自必連着獲其敬遠處正見其務義處其後獲處正見其先難處方明齋曰知之聰明恐蕩于虛故要從實事上理會仁之靈粹恐着于實故要從虛衷上涵養

樂水章

通章俱是想像的光景動靜二字較是仁知實際語見仁知非他即人心之動靜是也上云樂水樂山不過從動靜映出是虛境下云樂壽又不過從動靜推來旁皇周浹言

之惟中二句是實義而語氣間間述下首尾四句尤為流通天地之道動靜而已鍾于物為山水鍾于人心為仁知其生機無滯而木體不朽故見于仁知如此

總從心體上分別從吾心之寂然一物不染處論便有山的景象有靜的意思有壽的受用從吾心之豁然萬物皆通處論便有水的景象有動的受用學有樂的受用學者欲求至仁知只是克己而已不為己私縛便動便樂便契于水不為己私斷便靜便壽便契于山

動靜處是真仁知非仁知方動靜也樂壽處是真動靜非靜處是真靜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動靜方樂壽也 知者之動非離靜以為動也深根寧極之中而天機固自活潑矣仁者之靜非離動以為靜也紛紜擾攘之中而性真固自堅定矣蓋動非反仁者之靜特反枯槁之靜而已靜非反知者之動特反坐馳之動而已其實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只完全一本體耳

樂非必從外生也此常明常豁之衷即樂也壽非以數倖也此不生不滅之神即壽也可見樂處即其動處壽處即其靜處非效驗非究竟亦非動靜之外又有樂壽也此必夫子觸山水而有會人能于自心中認取動靜真消

息而仁知無餘矣樂壽亦是人生之常惟仁知者適得其常亦不是奇異事

齊一變章

此借齊形晉謂晉變而道不似齊之變而僅魯其東周之思乎亦尊王賤伯之意乎至魯至道皆以人心風俗言

觚不觚章

寓言也非指定論觚也天下之敗壞名檢毀常棄法都從圓融來故觚之體圓而古人制之以稜示圓而不可流若使破觚為環則方為圓去其稜角流變何極此亦是惜名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存實之意

仁者雖章

李我此間有默動夫子援天下之意玩一雖字謂井固非有人但仁者急于救人雖或告之曰井有人焉此際不容稍有顧避其將以身從之否也何為其然隱隱說君子必愛其身然後可以愛天下何為其至于此也不可露愚字綴可欺二句于可逝二句之下推開一步義理極大

弗畔章

文禮只是一件比散于詩書六藝燦然成章皆謂之文故

曰博至體此文于躬行實踐截然有矩爲禮禮一而已故曰約約者約此所學之文於禮也禮在文中約在博學中更無先後兩時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弗畔卽在博約合一之中學之有文卽田之有畔也一到約禮田地則渾成一片界限俱融何畔之有以博爲博而內外橫分以博取約而源流自合數語最明捷

見南子章

請見雖據乎禮所以見者聖人無可無不可良有深意豈有否哉惟天可以自信卽人以爲否而吾心未嘗不可自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堯

信于心卽可上信于天南子請見其一念之良卽天亦鑒之矣子路不悅是君子不入也之見其愛夫子甚重謂其合浮海以自貴也如之何其見此人爲

中庸之章

中庸卽德也至者無聲無臭之謂民着意求之故鮮久矣

博施章

子貢懸空說卻在事上聖人從實地做卻在心上何事言不必如此也必也二句正形容仁字堯舜以博施濟衆爲已任而以一夫不獲爲已病宜也猶病之心卽立達之欲

惟其病益見堯舜之仁不是借病字以折博濟之說近取之心亦卽博濟之心卽堯舜病之心若說壞博濟則說小了吾仁矣博施自我之施思言濟衆自人之被吾恩言濟衆難于博施有施雖博而濟未必能衆故着一能字在中仁在人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之理然聖人只說吾心愛人處爲仁不曾說愛必徧及而後得爲仁蓋愛人之心吾得自盡愛必徧物勢恐難周聖人告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只從腔子內理會得萬物一體的公心自然天理流行所施所濟則隨分量以廣狹耳學者要無私最難須是將人反己以己譬人用強恕工夫方做得公字若許漫說博施濟衆無當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堯

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已說施說濟夫子只說欲說博夫子只說近己之一字乃仁之筋骨欲之一字乃仁之血脉從筋骨而運動那血脉在末節之取譬處須知博施濟衆原是仁者之極思故堯舜爲病聖與仁原

異聖是得位而行道者故下文以堯舜言之

次節借立達以顯仁體夫仁者非指人言而立而達合下是一念正是已立已達處亦便涉事業上不只空存此心

便了立是扶持起立之意達是開道通達之意視人之顛
仆卽己之精力未墜卓處也視人之壅闕卽己之意趣未
流通處也不知其孰爲己之立達孰爲人之立達大抵欲
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
意間隔物我處不能流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用功慢慢
銷鎔其私意始得流通

立人的仁只在己欲立心上達人的仁只在己欲達心上
是近取諸己可譬而通者能近取此心以通之人則卽此
譬之心便可以通欲之心故曰仁之方惟能取己欲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子
以同乎人以人欲而達之己此卽人已相通境界

述而章

古聖賢相傳以心夫子刪定贊脩是傳古來聖賢之心者
也以其心而寓之刪脩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不是述
其文辭便是繼往開來事所稱祖述憲章卽此信卽吾斯
之未能信信字信而好古正是述時神禱契篤如此乃是
足上句不是推原但述以事言信好以心言而好字又在
信字上看出亦非兩層此非謙處于不能作只明其不必
作末句見述也是竊比老彭况敢有所作乎竊比字還不
敢顯然承當只甚言不作之意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子

默識章

默是靜深意不假語言指點從心上察提而默默証悟者
識是歷歷分明識得他破顏子不違如愚是此境所謂等
閑識得東風面也 朱子曰默識是都醒然在此註不言
而心解最得默則淵藏識見存主不厭不倦從默識中來
自然不厭不倦於默識中得妙趣如知酒之美者味在舌
頭舌頭又說不出只喜飲喜人共飲而已焉得有厭焉得
有倦 肇註曰不以無我爲無我故誨人不倦是誨人非
爲人亦是爲我安得倦 何有于我亦是夫子想像默識

時若得若失的光景是自証語望道未見于聖心傳原着不得有字 默識試於伏羲無畫時可奈

德之章

四項以脩德為主修德猶云崇德要脩德須講學以明之義是正路徒乃移就之意不善是錯路改乃易轍之意兩者正脩德之曰講學之實事也講非口耳是自泰自証徒有貞神不滯之妙不善就心內言心體微動便非本體即為不善此所以脩之講之徒之改之之為難也是吾憂吾字有無可該無可代無可釋者默然崇抱何時已耶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四項都從吾憂中討出分明道出一生發憤的心事來惟認得吾憂真切故能樂以忘憂 憂之之心即是脩之講之徒之改之之心也 此是聖功須泰入微 吳因之曰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絕 燕居章

不分容色總是居不容恭而安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原

自形容不得 所以申申天天處要察

吾夢章

此正見聖人無時忘周公之心其夢也以神交其人不夢

而憶之也又是以心交之矣昔以思成夢今以不夢成思總是于公無時不往來于懷要于言表裂出一段惓惓不忘周公之意非徒付之長嘆而已

志道章

重志道句謂之志已着實去做工夫了不是空空志道只在視聽言動心思上古聖賢只這條路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教他把一切流浪情識盡行抹殺歸併一處正是全體精神毫無走漏處德得此仁覺此藝只是此道之緒餘把來做個游息工夫然既徹之後何藝非道

四書酌言

論語上

至

德即道之有得于心者也然得而復失不可謂據即不可謂志故要據德據者隨得隨守也仁即道之得全于心者也然得而不化不可謂依故要依仁依者心即仁仁即心更無離台也要之德與仁皆道中轉注之名據與依摠志後真通之象也

游藝如魚游于水水與魚相化水即為魚之生機人與藝相化藝即為人之靈趣生機一刻不可相離靈趣不可一刻不活游藝即在志據時見得非依仁後方游也

藝與文別道之顯者謂之文故曰君子博學于文道成而

上藝成而下故曰吾不試故藝周公多材多藝求也藝可証
藝亦是道德仁之精所散見而游特是隨志依據之中而
玩適非爲應務乃求其理也此方是志道之全功

不憤章

不啟不發不復當三平看悱字從心當主心裏說心已將
通而知猶未徹忽露忽隱而不得其說反是反之于心非
還以相証三隅只借言其類之可推者

憤悱在未教之先反覆在已教之後憤悱是能疑者反三
隅是能悟者復又是另一件道理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孟

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此便
是誨人不倦蓋人知教之爲教而不知不教之爲教不啟
之啟正欲啟之也不發之發正欲發之也不復之復正欲
復之也分明激厲學者爲受教地耳

子食於章

聖心與天地同慘怛天下之疾痛痾癘無不相關其不飽
不歎此是聖心自不能已虛聖人亦不自知其然

用之則章

夫子與顏子而抑子路處並見士貴有養養到則機融故

用舍合節養缺則須陶鍊故能懼而好謀

則行者何物則藏者何物有是字正是此物行是行其所
藏藏是藏其所行如大日輪晝時人謂之出夜時人謂之
沒而日輪無晝夜無出沒也此個是字人人具足而人人
不知受用不來惟獨與顏子重顏子同與已非爾我並對
三與字同必也二句全重一懼字懼非畏事而處其後
分明是聖賢兢業心法好謀而成正是懼處懼則百密猶
恐其一疏自然揮霍從心卷舒曲中不須于懼外言謀
外言成也要發出不任意氣以箴子路意此就平日言不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孟

掘定行師

富而可求章

此爲求富者故設身爲之商量一般謂富而可求雖執鞭
而求之亦可如其不可求也何若從吾好之爲愉快乎不
論富不當求而但論富不可求也斯言抹殺世人多少胡
思亂想龐營狗苟的念頭好字即各人本來的面目即在
中樂字亦即聖人知命處執鞭求富未能得富而先失吾
好從吾所好即無救于貧而先落得一個心上受用從之
一字所謂適來時也適去順也

所慎章

慎以心不以事慎嘗在三者之先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聞韶章

天地間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川鳴谷應草披木撼禽語蛩啾皆韶也都在于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亡舜得真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夫子贊韶若說馳神欣慕猶與韶二也到此時機決江河塔焉喪耜聰明肢體不覺俱廢門人記夫子聞韶曰不知肉味夫子贊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皆形容不得語言外有深嘆聖治不可復四書酌言
論語上
某
見不得與斯世共遊舜天之意若只在樂音上說無味

為衛君章

冉有子貢為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天下有君臣而後有國亦必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夷齊所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人心即天理理順心安即仁以中子存孤竹以身報商於父不失全祀之孝於君不失抗節之忠這是仁這是不怨子貢說不為二字不徒會夫子之意乃為萬世存公議耳說古之賢人便足以形今之不肖矣而又究其心之怨正

欲證其所以為賢處賢字仁字內只宜隱含讓國意講不可直指出來求仁處是求安此心得仁處此心安矣心安處即仁即無怨非得後而忘怨也

飯蔬章

蔬水曲肱富且貴在兩頭中間挑一樂字運局甚妙見得我所自主者惟此在中之本有其餘枯榮之過原屬浮沉聽他自來自去於我何干然不獨富貴之聚散無常即蔬水曲肱之聚散亦無常勘得此無常透便無時非樂矣都不要作實景樂字照下不義看全是不愧不怍暢然自四書酌言
論語上
某

得處在其中者無事他求之意不羨蔬水亦不脫蔬水但知可樂初不知蔬水曲肱之非富貴也在中與不改不同在中如春意之在宇宙無地不到不改猶樂與境相持有把捉得定之意不義二字要看必不義方如浮雲則夫子亦非是逃富貴者浮雲浮字可玩對我字看蓋我為真乃實境也物為浮乃幻境也實境之樂無在而無不在幻境之浮屬物而不屬我故曰於我如浮雲

假我章

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以天理言則為

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聖人之學易原在爻畫象象之外自有印合處不然依傍名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爲之體終不相合此便是過大過是工夫非效驗夫子惟見易之深故見我之淺

雅言章

聖人啟口無往而不與經會是經自不離于聖人之言須在人心上描出詩書禮求不止在經上發揮雅是經常之言見切于日用意對吳端曲學看只因學者見聖人言經則以爲經不知三經皆聖人日用常言渾身是思無邪執中無不敬故所言者直與太和同體與無逸同符與亨嘉同會不期與經合而適合記者從旁觀之若以爲雅言耳

發憤章

爲人爲字宜重看發憤便是他爲處樂則自覺其可以爲人也只一個憤便了樂即在憤中如學是憤學之不厭是樂時習是憤不亦悅乎是樂蓋憤是生意奮動處故樂凡人一生偷惰過了只爲不覺得奮孔子十五志學正是發憤此憤一發終身不得放下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望

道未見皆是終身發憤處不知老之將至是常憤樂終身

爲人之意不說憤樂循環若說循環則聖心不免于起滅要在女奚不日其爲人也與云爾十個字上想像神情

我非生章

重在要人好學上惟其好古所以敏求只是一意求非求之古也只是求之我心我心卽古心無古今也特借古人觸發我心靈耳敏以求之正見其好處求字下勿添一知字玩者也二字語意原未曾歇手

之字要玩所求所知者何指

四書語言

論語上

堯

子不語章

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聖人但不語而已若他人必力破其無然無証之辨反以啟惑故惟聖人能不語也

此是維人心之意只宜虛發個不語若着實講便是語了

三人行章

隨時隨處隨人無不反觀諸身必有二字最緊切善不善在人擇之着在我擇善改不善只知必有我師註脚

論此心感觸不必論從改淵源工夫在從字改字機要在擇字擇非必之人也必之我心而已

二子子章

隱對顯字言若說秘而不傳則謬矣無行不與二子子蓋聖人自不能離道非為立教而然言吾身所行件件都是眼見的是件件都顯出與爾二子子矣此實實是丘也見得說的都不是丘行的這個纔是丘二子子求不是之丘則謂為隱求所是之丘則無行不與而又何隱乎註語默動靜勿泥本文無言字

四教章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聖人因材施教而為自有此四者然一四書酌言論語上全
貫卽在此 聖人不以元虛誤世故就其切于身心者提醒夫人二子子旁擬之如此實非夫子立此為題目也雖云四教實相首尾得見有恒章

此章歸重有恒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看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于聖之脉末節嘆有恒之不得見正思有恒也 有恒雖解實心然尙是籠侷語細索南人章是個生平做事有頭有尾一心無二絕不作輟的人古云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故見聖之思寄之亡而為有

云云為有為盈為太皆指其作為而言也功夫便有作輟心地便有起倒必定要退轉故難乎有恒此是慨世大有感嘆意此非論常人乃為用功學問而不踏實地者發藥也 一亡虛約依大全作心體說卽人心之恒處一為之而聖真斲矣難不要說到虛情難繼上是無恒卽這真實本念已汨沒于矯偽之中矣總虛情難繼要他何用要看難字難便不可恒了

兩節再着子曰平對蓋聖人善人大抵天分一邊君子有恒大抵人力一邊然聖人君子又是論諸善人有恒又是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全

論質各以吾不得而見之起下得見斯可矣言天分雖不可強而人力則可自盡也 想來有恒則資學全欠只取他肯耐心守埋頭做若引之入道猶是困勉一流人耳得見斯可矣言可以至于聖人也

子鈞章

貪則取之動則取之以戒世之貪得妄動者惟廉無咎靜無咎聖心與造物同

益有不章

謂之作不止細微酬酢是在人身上筭得一件事的小則

係一身得失大則關天下成敗必須心上十分透徹巨細
經權迎刃而解此豈可嘗試漫爲者聞見俱兼今古聞是
作之斷見是作之案明乎作之理而不謬方是知作只在
知內勿另補出 聞見上無知卻能觸發吾知若不從聞
見上做起工夫有何着落惟實察驗將此一點靈明充
擴開衍隨擇隨通隨識隨徹我之知纔不墜落懸空纔有
實証不知而作正犯了自謂上智的病夫子特地爲他下
樂知之次入門雖殊及其成功一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
于聞見者次之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全

此章以善字爲主作期盡善不明乎善而作無本矣聞見
皆取善之資擇而從從善也識兼善惡恐或蹈不善之轍
也大學論知曰至善中庸論擇曰一善此千古相傳惟精之脈
擇識皆是知處不是作處從聞見收向心裏來聞見卽是
德性除却生知就是這個知舍聞見無良知也正是指點
求知的方法故曰是知之次也何有不知而作
或曰此非示人以求知之方謂多聞多見不過爲知之次
耳非德性本體之知而可以作乎哉似非

五鄉章

只依本文讀與其進三句緊着童子說人潔己三句推開
說正申說上與進意玩人字童子亦在其中玩保字往亦
只是去後 數個與字見人與人爲善之心先日五鄉難
與言此俗之不潔甚矣童子習染未深能知自潔聖人安
得不與與潔數語真是聖人之心如太虛任物往來于其
中而不見一毫礙 與進童子正欲緣子弟以悟其父兄
化五鄉而成仁里之意

仁遠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全

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生宰之仁卽此欲仁這點
念頭便是仁非欲仁之後另有個仁至也人之遠仁者都
被私欲隔斷了夫子就在欲上撥轉他向仁何等直截
欲仁仁至此只論仁本體不論仁遠請此聖門之頓悟也
陳司敗章
與孟子之稱皆緣他識禮故諱之夫子實謂其知禮乃揭
出娶同姓一事來責之以禮則是昭公原是不知禮了夫
子與之原非爲尊君其認過亦非爲諱君都是實話
丘也幸見三代直道猶存末季隱寓爲世道幸爲人心幸
意須知此過是改不得的或曰幸而得改非也

歌而善章

聲被于琴瑟謂之歌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惟歌詠是元氣元神欣合和暢自內而出書云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註以其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是也子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能曲暢彼之善機故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彼之善機暢即我之善機亦暢矣是與人為善之心

文莫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金

文不可看作言是以斯道發之言而斐然有章者也此不必君子而後能之故莫吾猶人第未為躬行於其人之身何有惟至于躬行是近裡着已懣懣切切做工夫的此非君子不能也所以謂之有得得非到得之得是實得之得若不實落做來終只是虛套與不得是躬行

若聖與章

聖乃道之的仁乃理之統仁聖是為誨的結果為誨是仁聖的工夫吾豈敢謂便到此地但此仁聖之功不敢不為耳為誨不屬兩念不厭不倦只是盡此心體無行不與則

誨即在為中己之自云與人之云我只可云此外則不可云矣不能學領為字說謂日承不倦之誨而不能為不厭之為也不重弟子重在夫子之獨能上此章夫子以為人未必生而仁聖正示人以入仁聖之門

請禱章

上下神祇只在聖人之一心丘禱久矣奚待疾病之一時子路出于一時私情夫子曉以生平大義

吝則章

不孫與固非流瑛吝即不孫非不孫不足以遂其侈心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金

儉即固非固不足以成其畜心也此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為害不孫二字最警策人心處春秋防微杜漸以此本文無禮字只主世風言

坦蕩章

蕩蕩只形容坦字君子只是平心能容得一切在內不為所碍與內省不疚聚看小人因心地不平動念便多窒碍

溫而厲章

精神全在三個而字上下三字就在上三字看出自然中節之妙無相濟意

泰伯章

德者心之所得也理得而心安謂德三以天下讓乃夫子由今日追論其事當日泰伯不去有商之天下必伯之子孫伯惟遜去併其子若孫無戎衣一着之憾雖謂固以天下讓于商可矣然今日始知其揖遜之心用意在去國之際當伯在日原無授之天下者安見其讓誰則稱之惟托採藥以行王季亦以長兄不返不得已嗣位耳况其七載一段委曲周旋之意心安而理得人誰知之所以為至德然民無得而稱獨夫子稱之乃闢幽之意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全

顧涇陽述程伊川先生之論曰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是太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何必革命乎此解最精

慎而章

恭慎勇直自有個中正之則便是禮非有禮而後惕于中正之則也勞憊亂絞處便是無禮非無禮後方勞憊亂絞也四樂着四德說不過少違當然之節不可說粗了

篤於親節

篤全在君子心上說即篤恭之篤以神注之以意屬之不僅親愛富貴也與仁正是君子篤處不遺主君子心裡言

精人益注不僅厚報之也偷乃苟且搪塞之意

敬予章

敬予意不在手足也即手足而其體可知以持行驗主等也踐形盡性正在手足處驗之戰戰兢兢是傳授心法引詩着神在而今而後二句正見其任重道遠處免從戰兢說與孔子曳杖逍遙氣象同呼小子者見予手足思予戰兢不可不猛省也註毀傷字非

鄒南阜曰曾子臨終才說出宗門一着吾知免夫蓋傀儡

之技已窮線穿木索一齊袂之謂非無遺恨之謂也學問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全

到此一步才曉得性自吾性命自吾命萬法皆由心作心既不作法何處有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先儒言之矣學者不透此以心運法以法自縛真所謂將針刺骨血淋漓不知悔也曾子豈不欲早拈出此一步蓋懼學者玩弄放肆流無忌憚故曰聖門曾氏之學獨得其宗又曰篤信謹守故傳之無弊欲透此學必自戰戰兢兢來

君子所章

道字事字相照應有司正對君子籩豆是形容瑣細語勿泥三個斯字猶即字是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此全是平

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須知遠暴慢等不是道
正謂有得乎道則容貌等項都到恰好處動者自寂而之
感出者自內而之外正是整頓之意俱就臨民時言總是
俯己以敬從臨深履薄中點檢道即一貫之道得其一而
三善從之矣 先有所以動有所以正有所以出者在故
一動一正一出便遠暴慢便遠鄙倍便近信鄙是俗陋倍
是背于理 貴者心貴之也

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容貌三
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豆是付有司管的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允

其事為輕今人于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于已
身大體上欠缺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為
可貴耳 一動容貌何等細膩不涉粗厲却就細膩中又
端莊而不忘慢須把兩字相形講下遠鄙倍亦然六句中
須隱隱描寫得可貴意出乃 佳動正出之間即存恭地要
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
以能章

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摹寫須索從他學
問說來方可想像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
推原口氣犯而不校正好像他虛無光景出是此心虛

無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但語氣不可粘帶耳

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言總來能不能
多寡有無虛實俱是會子摹擬名之其友心中俱不自知
渾是一個虛體從事猶言能事非用功也吾友只以吾友
還之此直從其友心體上想像出來

當日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虛提事在
前面因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溢于言外有嘆美追思意
與泛論不同

託孤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允

當以託孤為主寄命不奪正託孤事受先君之付託這于
係都在身上寄字亦然兩可以字是不負所託寄有許多
幹運在此二句是主臨大節句又就其萬一之變言之大
節指忠臣志節言論心體不論作用論屈伸不論成敗即
深明其可託可寄處非兩層君子人與從當局節操上看
君子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全從慎獨來重言君子人者
乃深加嘆美有意乎其人也 寄命是國家命脈不是命命
亦是托孤內事
弘毅章

士字重士是聖賢路上人不可不三字見弘毅之外別無

安身立命弘毅正任重道遠處見得是教他打疊精神牢
實下手處弘是心量毅是心力仁則心體之全仁包得弘
毅字弘毅字便當不得仁試察人能弘道及剛毅近仁意
可想 此要士當先充所養總是一個心無隘為弘弘之
無息即是毅士當用克己的工夫以復此心本體不可以
私僻之而不弘便不可以私間之而不毅何也士之任萬
物皆備而擔此重任又程途至遠弛肩無期苟非弘毅何
以任重而致遠哉任何以重任此仁耳須打疊此心念念
是仁事事是仁無毫毫私累方是仁方是為己任有一毫
染着便非仁便不勝任豈不是重且任是仁也直至沒身
無時間歇稍間歇便非仁便非任道豈不是遠惟任重而
道遠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卒

重字在己字上見蓋仁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為己任
云者此在己之獨脩獨証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
任之重也 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
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須知仁以為己任與以仁為己任
不同

與於詩章

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與志於道四句以用功言

者不同與立成在於詩禮樂正為彼靈明觸動超然自得
者言之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見得經學之益
興立成原是吾心所自能的但不感觸未必能奮發不約
束未必能堅定不陶鎔未必能純熟故教人學詩禮樂以
為之助非全假外以益內而只靠詩禮樂也

或曰此章重心學上說學者嘗於如臥如寐之中忽有警
焉勃焉之思便是興于詩嘗于多撼多震之中潛有毅然
確然之操便是立於禮嘗于若礙若虧之介徐遊渾兮穆
兮之天便是成於樂興立成心學之工夫詩禮樂心學之
借境也錄以備察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卒

民可使章

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知在人心須自理
會聖人真無下手處

好勇疾章

兩亂字生于兩疾字看好勇邊悟籠絡豪傑之理看不仁
邊得調停小人之法

如有周章

不是說有了才又要謙蓋有周公之才決不驕吝驕吝決

非周公之才看如字使字便可見其餘字不可放過聖人
視才爲餘故不驕吝書意只言才勿言德字見得把公之
不驕吝說得淋漓快絕纔見具聖人之才者另是一副腸

三年學章

須發他一段清潔的心體堅銳的志向恬靜的精神不至
作想不到看勿作志字不至子穀非獨利祿不入三年積
學儘可應世此際最易技癢而峇不動心只是純心向學
不是枯槁忘世不易得非嘆世無其人也極言其難能耳

篤信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奎

信卽信此道好學則所以審此道是非之真也守死正篤
信之極處惟好學則能善其所守之道正是篤信好學的
結果處見隱聽之乎道而我無心焉正形容善道之妙也
只拈一道字作主而根好學來若說死守便費力說守死
便養成自然 二則字二不字正見篤字之義善字之
義 有道之貧亦是士人之常事惟說個且賤焉則是其
自賤也自賤則可恥君子所以有道必見也爲兼善也無
道之富士人亦容或有之惟說個且貴焉是戀貴也戀貴
則可恥君子所以無道則隱也爲獨善也

節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所謂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者是 守死在篤行處見此二句
只是擇善固執事

不謀政章

謀有干預之義謀不出位則各專其責使無所借以自諉
免侵官曠官之弊

師摯章

爲師摯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亂以關
匪者何武王作大武之樂而推原王業之根本于文王故
四書酌言 論語上 奎
以關雎爲亂所爲撮其大要以收之也盈耳非徒美盛可
聽就有見文王肅雍之化后妃窈窕之手流注平聽聞者
覺其充滿而有餘韻在字出間也盈耳處正會心處夫子
追而美之其有文武成康之思乎

狂而章

狂者必直高曠內不容紆曲恻者必愿顯蒙中無所浮薄
慳慳者必信鄙拙中不着詐僞三者每相反如出兩人如
出兩心不知是怎麼人蓋聖人貴真

學如章

二句總是狀為學之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趕向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失非得失之失猶相失在後趕他不上也

舜禹之章

看有字舜禹非治天下而不與也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有者對無而言舜禹原未有天下者也即一旦而有天下舜禹只是值現在境盡現在心行現在事而已有者天下而舜禹之心無有天下以心攝過不以過着心斯真巍巍也觀其無為而治行所無事而已

四書斷言

論語上

論

大哉堯章

堯之大大在為君堯為君之大大在剛天惟則天故蕩蕩惟蕩蕩故無能名故其有成功則巍巍也其有文章則煥乎也何其大也通章只贊個為君只畫個大字則天是形容大哉不是轉語惟天惟堯兩兩相形已盡大哉意義又着蕩蕩句正描他同天處無兩層蕩蕩廣遠貌徒為君處想他德無涯際然不可實填德字無能名正是大極了措點不盡處只重堯難名不重名上次節正言其則天實際處即就成功文章想之其成功文章殆幾乎煥乎此正是

名言莫罄處仍然是堯之大耳首句為字宜玩分明謂

堯首開洪荒有為處大耳下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

成功也喚起下句煥乎其有文章正是成功之大處無文

章則功不高猶日月星辰之昭著皆天之王者所發越也

民無能名是言其無即天不言所利有成功有文章是

言其有即天之美利利天下有無相形正是發明則天處

舜有臣章

唐虞元凱充庭但曰五人此記者之遺漏處也周家稱不得十人此武王之誇張處也故孔子言唐虞之際舜為盛

四書斷言

論語上

論

耳故才之分量上較非數之多寡上較也若周除了婦

人止有九人上二句繫補虞廷之所未及稱也下二句隱

寓周才之旨大修也才實難矣予故不稱其才而止博其

有事殷之德而已九人之說是貶處隱貶主德之稱是褒

處顯褒才之憂衰主于氣化十人中止有九此字皆之無

完才也德之純疵主于人心三分不有其二此聖衷之有

完德也 以服事殷以字乃女王幸諸叛國以事殷也

問德章

大禹承帝之終開王之始存心行事易起問然禹和心純

乎敬天勤民而不問以自私自奉之念故曰無間持舉數
事正見道心上擇之精守之一而人心不待而閑之亦能
紹唐虞之心傳也夫子深見其心故云然

論語上

美

罕言章

罕言非言非不言此際可想學道言利則有襲取正助之
病爲治言利則有欲速見小之失命指數若論理則又與
仁相似矣必如道之興廢位之得不得則偶托命之一
言以消人奔競之心而使事事言命則人事謂何必如請
事者之養已深請問者之心甚切則不得已而以爲仁之
方示之而使時時言仁則躡等謂何

達巷章

此章當與太宰章參看太宰聖夫子以多能黨人大夫子
以博學俱是學問夫本領處夫子於太宰則以莊語破之
曰君子不多於黨人則以微言譏之曰吾何執蓋黨人錯
處全在一博字若曰大哉無所成名卽夫子之贊堯不過
如此矣惟黨人錯認博學是大故夫子反將博字引歸執
字大意謂人惟無事于博故空洞之中得以息心于何有
倘必取期博學則一能一技逐件俱要去做執御也可執
射也可但以執論又無一可兼吾其專執御而精之卽謂
我一執御之人可矣蓋黨人看博學恁大夫子說來只微
得一執御之人何等渺小可見一博則便落方隅便不得

四書章句

論語上

卷

爲大夫子本意全在語氣之外 無成名正見其博名乃
名目之名子聞之謂門弟子七個字要玩恐門弟子以博
學爲大故反其言

麻冕章

冕以純拜以上皆是人心尚簡畧一邊但冕可以簡畧則
謂之儉朝儀不可簡畧則謂之泰泰與儉皆自心言守一
儉心可以存禮之本長一泰心將至于無君

子絕四章

此聖人心體不必着在事上說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拏
四書附言 論語上 矣
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已便是我皆是道理
上偏有執着莫看粗了四者俱是凡心中必有之障記者
借凡心比照出聖心覺得聖人心境前後際斷一絲不掛
只是一虛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子畏章

文非典籍之文亦非禮樂制度之文不顯之德不已之純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夫子覺有契會文王之純處茲者此
也此心也此心在則此文在此文在則必天意有在蓋前
茲已往後茲未來茲正適當其會也乎字乃自擬自酌蓋

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

太宰章

本旨是箴子貢之多學而識非止賤太宰也固實也將殆
也言真實象天縱容他生知安行不爲限量殆是此等聖
了又字言其緒餘又兼乎多能非多能卽聖也是二人皆
聖夫子者勿看低了太宰夫子曰太宰知我止似應承了
太宰多能之語少賤鄙事正迴避了子貢天縱之稱君子
不多則已破上面兩個聖字正辨多能不足貴以破子貢
多識見解非多能不足率人之謂多乎不多勿貼能字蓋
四書附言 論語上 矣
能是人所必有的如赤子一點良能何其不多只忌在多
字人能之增天能之減也君子養得赤子本體自然通達
萬變本體無物君子焉得有多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正無能而能自無不該也不多不由學問
就天生本來說此句最重下引琴牢之言點出藝字便見
得藝成而下要會夫子平日教人不多意分明有借此道
之不試于天下而止以藝寄此閑身耳非謂由不試而專
習于藝又須知夫子之藝皆是道特恐人見以爲藝故分
別以不試故耳是以藝証多能非以不試証少賤也

無知章

此正聖人而能應之妙有知無知都從知識上看空空屬鄙夫兩端塌亦屬鄙夫其字正指鄙夫言聖心空洞原無一物一切聰明意見化而不有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知非吾之得有也寂然不動所知何在若有來問的鄙夫頓蒙未琢殆空空如也就他所問便有個徹頭徹尾的道理吾為之叩而塌焉原非益以吾知也因其自具之知而庸之耳未問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後無知以滯彼總是個無知也吾有知乎哉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一百

惟空故問惟問則有端可叩一叩復還于空故曰塌須知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只是明此心之體原非實事

鳳鳥章

夫子游神羲文之境馳心虞德之林庶幾且暮遇之而不可得也故借鳳圖以嘆之所以寄其思羲舜文王之心非專慨天下之無邦也說已矣夫正見其不已處此序象繫辭當日所不容自己者也

子見齊章

其作與趨非有作意乃聖人仁孝誠敬隨觸而形不期然

而然無非天則也

喟然章

此顏子得道之後始終形容夫子之道無可用力以深著聖道之妙也首所稱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就是末所謂欲從末由的光景惟其從之末由故嘆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然正從末由處發也故仰鑽瞻忽不可作用力看高堅前後非實指道有此境也乃悟後譚元覺餘述夢的話頭乃嘆道語非求道語乃悟後語非初入語

四書酌言

論語上

三

循循然即是善誘文禮即吾心之天則也自此理散于視聽言動燦然而可見曰文自此理具于心渾然天則而不可見曰禮夫子教人從身上逐一理會是博我以文隨理會到心體上來是約我以禮二我字重見文禮是我所自有的即文尋禮即博為約無先後也

卓爾一見原是實見欲從末由直信得文也不是禮也不是教無所施才力只見事物上做得心體上做不得故從之末由也立卓當主見真說才力既融則本體現便覺得事物皆心體流注心體與事物映發自如有所立卓然

道虛圓活潑原無在而無不在可化而不可從可從即非道也非顏子見道之真不能狀出此景

大意謂道之妙境為高堅前後其實不外心體之天則為禮而心體天則敬見于日用事物為文從日用事物會歸到心體上來為博文約禮而會歸處恍然見得即事物即心體是為如立卓欲渾化其心體以相忘于事物是為末由境界而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也欲罷不能是從事物之文上見皆是心體之禮則日用間條條是道何得罷乎既竭吾才是由事物之文漸約到心體之禮上來則一切

四書前言

論語上

五

聰明智力銷鎔殆盡而無可着處也如立卓是見事物之文皆從心體之禮所流露而日用間若有真機與我相聚會處也欲從就是不欲罷的意思末由則其才之既竭也據欲從之意猶不欲罷而既竭之才又何能為此將化光景正覺難化 夫子從心顏子欲從此一問未達處

美玉章

子貢以夫子不藏又不沽或者是價未善而必求其善乎求是求備之求非干求之求也但春秋之世那有善價若待善價則為已甚矣即連見行可亦不可沽矣故夫子愈

應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但待價者也非求善價者也若謂價至即沽我特待之耳

居九夷章

九夷自夷吾心自華乃九夷不足為君子陋也九夷為君子之所不陋又何中國為陋乎不忘中國之意隱然可會

吾自衛章

王述熄而詩亡正雅頌者所以存王述也要重正字而雅頌即樂章蓋被諸弦歌者雅頌得所就是樂正單舉雅頌者樂以朝廟為大也各得其所所字不以地言乃詩之所

四書前言

論語上

五

王朝侯朝乃雅之所王廟侯廟乃頌之所各得其所則正正字有名分井然意吾自衛反魯然後七字重看見道不行始退而刪述有凄然感嘆之意

出則事章

事公卿易敬畏而過事父兄易親暱而不及喪事不勉竟不及敢勉又要適酒不困者以有意持為困者以無心失看二則字二不字須有個大頭腦在都在心上看實實有難盡處是個中庸不可能

川上章

逝者當玩宇宙化機都是過去的故曰逝者一面來即一面去毫無停待毫無止息斯字指川上所目者蓋言水也要想他眼前所見的以狀出心中所會的光景在川言川川亦是借境 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拈一逝字直會得眼前皆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往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脉真光景存焉偶於川上一洩露之

好德章

或曰女謁難達正士難親與註中衛靈公事台不必講

四書節言

論語上

四

爲山章

重一篑上見得成敗只因于一念吾止吾往一是譴責深罪他一是鼓舞引掖他止則便是我自家不該進則我自家本事人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哉全是言當進不當止凡事皆然不拘定爲學然夫子只在爲山上言進止則碎如上下不得對着正意

學問無窮山與地只在自家見地上分孔子之自道無能終身平地也敏求發憤終身一篑也如此纔是有進無止

語之不章

不隋就在語之處就心裡描出神解的形狀他人或行之而不隋惟同語之而不隋不隋非盡因子語語所及與語所不及都解到了自是精不得的首句虛喝起不即着回其回也與方說其或是回能得論時精神醒發流暢勃勃乎不能自己處是不隋

惜乎吾章

進止二字當以心言顏子心學夫子見顏子之心也而不上正是好學所以可惜

苗而不章

勿就爲學說心如穀種苟不加培植則穀種雖具而精華

四書節言

論語上

五

不暢達如苗而不秀者有之即精華暢矣不還歸精實無純熟受用如秀而不實者有之人亦何可令有此也兩有之全在人無培養之功上說二句串講直下勿分三項歸重實上

後生章

可畏謂後生非謂我當畏之來句正解可畏處來今俱就後生言不必以我與較問還作問道之聞以今之可畏歛之以後之不足畏傲之無非激勵後生意

法語章

法語人之從爲法屈耳異亦是法語但異順與之說也人之悅悅以異入耳改則移不法以歸法釋則尋其異出之意緒玩兩能無是從悅之權言者能操之至改釋則在聽者身上白轉而看者不能操其權末如之何是激發語改與釋俱寡過而釋之致尤深蓋從而改猶似有把捉若悅而釋不覺津津于理自然易向矣大都以吾動人者不若令人之自動易曰巽爲風風能入物而爲之解巽之時義妙矣

三軍章

論語上

此以上句形下句奪帥亦非易事借以形容其志耳不可奪泛講不限定死生之際如非不奪是邪不奪正皆是

衣敝章

前後教子路總是一意只一不枝不求之心耳用之可以臧誦之則未足以臧子路未嘗有並立之事夫子只是諒得他高曠之衷決能不恥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他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層也不枝不求子路不自覺亦不自道好一覺得好翻恐枝求之心復萌而常誦此詩以自敬此正子

路聞斯行諸處非自喜而不復求進也然有這點念頭便是終身不化之根到底止成一個不枝不求之人耳故夫子奪之口何足以臧言未足持以終身也全要看得終身誦之句透則何足以臧自明此記者窺他心事而摹寫之不然子路未到終身何以斷他終身誦之也

歲寒章

此不但士窮見節義的話頭須有補天浴日旋乾轉坤的手段若一身守節于歲寒何益蓋松栢後凋不徒是明一已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也

論語上

後字活看幸而終不凋固足以見天地間無必然無可挽之數不幸而不免于凋亦足以存宇宙間有凜然不可畏之節國家當素培松栢之節若待歲寒後知晚矣

不惑章

惑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似本根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本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泰証只說外累難除真率須此一片好田地矣三者只在一人身上更無兩心

共學章

勿專重權字此章言學有極則一步須進一步無可立足之處不是循序意未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非終不可與也乃欲勉人所未至意有志向學是可與共學共不是相共謂可學吾之學也學有真得不惑他岐方可與適道常守此道而不變方可與立不徒能立而又圓融變通不執一定方可與權此權字非權變之權即易巽以行權之權須知適道即所學之道立即所適者而能定權即所立者而能通非有二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事者曰立執

四書窮言

論語上

頁

唐棣章

只就思之一字以抽繹之耳思原無處不通只是不思那得有這要看註中借字詩思字以人言這字以室言夫子引之雖指理言真影上文渾說勿露

鄉黨章

於鄉黨聖人非故斂之只是他真情懷到即有賢智自不能露在朝廟聖人非向口說只是他忠愛所觸信心而發隨事而投自然便而謹便便者便利而不貽本胸中素裕來便便於廟有魯祭非禮意便便於朝便有一變至道意俱有關係

朝與章

侃侃閭閻乃自其言時之氣度形容之非自言上論也下大夫分等而人眾非直毅且閑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聖隆論道經邦須委曲詳盡方明道理之精總以維持國是從詳要起見非從尊卑起見 跋踏象其心懼而立不寧與與又象其與與之中適只是 一個意象

使摯章

勃蹊者禮未行而敬已注不顧者敬方凝而禮有節禮如有岳峙淵停之象手雖動而身容之莊不動也翼如有行雲流水之象足雖動而手容之恭不動也

公門章

聖人敬君無所不至豈因漸近而敬有加漸遠而敬少解乎此章形容其動容周旋中禮要得事君以忠之意也看得門位堂階實是天顏之霽臨不論君在君不在君近君遠而認真行來不覺適當其則耳

過位之敬視入門若加謹升堂之敬視過位又加嚴者地以敬而遠非敬因地而增也

是顏色是顏色之間畧畧舒展不事矜持之意非便放肆也翼是敬之肅踧踏是敬之餘此節亦有三段總是敬不可看怡怡作和

執圭章

此章以聘為主享亦聘中事也論聖人又以敬為主容愉特敬之舒也

夫子一捧着命圭一身都為君用故敬形于躬則鞠躬如也容敬形于手則上如揖下如授敬形于面則勃如階戰之色敬形于足則縮縮如有循行之度

上揖下授註手與心齊心字可想心為身君圭在心則視圭如君也忠根于心置圭齊心動不忘君也

戰色懼君命之辱則起外國之侮不啻戰敗之辱也

覲字止訓見又輕于享要以通二國之情情洽而禮成焉禮勿字不必於本文外添入

緇章

衣服有表之出者有取其稱者有取其溫者便者有取其飾者有弟有朝一一有定制何必夫子此不可泥在衣服上服身之章也服不衷德亦隨之夫子不府求制于服而即其所服無不有制衣服所易侈易流處獨加節制耳

因制以別邪正而亦不失寒暑之宜因制以別公私而又因制以別變之用正大之情忠孝之節天時人事之宜俱見不失常變之用正大之情忠孝之節天時人事之宜俱見

于此不為襄服惡紫之奪朱也表而出之表裏合一之心也

君子出用輕裘居用重裘以狐貉之厚居者亦是保養天和安怡氣體不泄傷天地之精也

長左短右非徒求溫求便聖人之心當而不盡不欲其有餘也衰衣長身豈惟蔽足惟恐露體則不敬也狐貉非為適體愛其溫厚也去喪非以佩物清潔佩芳光明佩玉解結佩錡決疑佩玦萬物皆備心中原無不有也

齋必章

謹齋之事若只在致潔變常常人皆然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聖心原自有神明在一遇齋而此心觸焉此齋乃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變常之潔特借此以形容其心齋要重必字聖人無所不謹于此尤加謹焉

明衣章

明衣日之所服者白晝如對玄冥也寢衣夜之所服者夢寐可通鬼神也

食不章

其食處與不食處非有揀擇心只是隨物而辨養生之精

論語上

論語上

五

衛生之嚴至于須之人審之已過之神尤見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厭精不厭細雖精與細不厭饒而食之即食無求飽之意

割不正割時作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非所而割之即不正也

不得其醬謂調劑之失宜大拂其因物付物之心非惡其不備亦非慮其傷人

不多食泛說着此一語零星星星却可收十語把聖人節飲食衛生之經一句包盡 或曰只指薑言之 補玩盡或無多食之理

一不宿一不三日非急于公而稍緩于私也蓋公家辦祭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再經不得宿了私家隨辦隨祭即過宿亦不妨但不至使人不可食不汲汲在且夕間論遲速也祭于公節則自飲食而推之

不語不言是食息時存專一之心也食以養天地之和寢

以歛天地之精何為自屑越于言語易曰君子以慎言語

節飲食原非兩項

蔬食菜羹瓜祭就是用瓜以祭禮云瓜祭上環詩云是削

是菹獻之皇祖不可作必字此祭非祭宗廟乃祭前代始

論語上

五

為飲食者報本也必齋如即時祭之薦儼如大祭之承也

席不章

此非是以方隅地步為正如尊卑上下皆有宜居之位便是正也此句勿泥舉一坐席以見其無往不正

鄉人章

鄉人與儻皆古禮夫子猶行古之道也王道行于禮教禮教始于居鄉此二條正聖人敦禮教處亦見庸德之行無微不謹秉禮于儻寓尊王睦眾之思

問人章

聖人用意極真看得使者之身便是我之身故使未行而
神已往問未通而意已乎
未達不敢嘗蓋求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邊朝章

問人而馬曰知故不問馬者不必問也此時倉卒之間着
不得一毫安排布置

君賜章

以禮字爲主重敬君上玩首節三必字是敬君賜榮君賜
仁君賜上而頒賜及孝先愛物俱餘意不重下三條皆敬

論語上

論語上

論語上

君之念所推

必先飯者君祭而臣無祭之理不祭而不飯則與君同其
祭矣故急于先飯若主鬯者君而我特職其庖令天下知
促膝雖親不可忘循牆墮淵之懼也

人臣對君何暇計生氣之受否東爲階有主道焉首向
于東使君得居東以明向君之義也

荀子謂君召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夫子急趨君命
有卿忠欲獻之意

寢不章

此記孔子容貌之變聖人不自知其變也不過以理順應

之而已曰寢曰居曰狎曰褻曰盛饌曰風雷俱在尋常日

用上體察聖德之從容自中處人以爲變夫子則常而已

首節處已中三節處人末節敬天

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爲生靈之故一

旦車中遇此版籍卽林總如在目前卽有三代生聚之想

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升車章

把升車二字提起而以正立字貫重正立不重執綬見聖

論語上

論語上

論語上

人造次不離于正之意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

指以形容之重無心意

色斯章

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嘆其

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着曰宇在山梁雌雉之

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雖

指顧嘆息而飲啄自如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所謂

翔舞而不下者耳此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然而然

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夫子爲聖之時

天地間只是個機字時未動而機伏時一動而機呈此機人與物共之但鳥無私欲之累故其機靈人惟多私欲之障故其機蔽舉者時之候也色者時之微也色是氣色之色平與時字相關蓋時乃天地盈虛消息之氣候然羣鳥得氣之先故先在鳥身上見之時哉之嘆不得加知字鳥無知也亦不自知其作止也天地盈虛消息氣候陰使之也故曰時也如人心之殺機一動便此地之氣色不佳雉為氣色所蒸動斯三嘆而作非見人顏色之謂士人出處違不得個時字時非治亂之謂也亂亦有可集

論語

吳

天地間只是個機字時未動而機伏時一動而機呈此機

不有時習何能時中首尾相應古深矣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論語卷之下

先進章

此章目擊文敝而救之以質而實以立萬世禮樂之準先進四句非必當時有此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向如此見得先進朴茂是野人後進繁華是君子並不說他不是輕輕用如字撥轉但用之則從先進夫子獨有主張在曰只欲其有餘地而已則字甚斬截吾字可想其主持用是用禮樂以經世必指乘權制作言若吾身常用的禮樂夫子亦何嘗一日從後進何必曰如用之乎

四書酌言

論語

從我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記之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才即小小聚會亦無不備况杏壇洙泗之間乎大意言如此賢才焉得不係夫子之總行是所學有得而實見諸行言語是說得事理明暢鑿鑿不磨政事是原憲有方民得其理文學是博古通今有文采學問其實亦有相兼處但據所長處各定為一科耳

回也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辭一氣說下無助正是無不悅更無二意回

也悅不在言有得魚忘筌之妙雖同亦不自知也非助我
卽如愚的景象無所不悅乃足以發的意思

孝哉閔子章

孔子於弟子無稱字者此獨曰孝哉閔子騫乃內外素有
是稱也若曰孝哉閔子騫斯言也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下句言字正相應閔子之孝能化其父母昆弟所以
外人之言與其父母昆弟之言無間蓋閔子之難正以稱
於父母昆弟者為難耳全不重外人上

三復白圭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二
三復之意乃是一段精神真修省處非治詩工夫乃治心
也當作防玷之心看蓋本兢業以為言箴明是借箴釋以
為心箴耳夫妻之意自有黃精神相感動處世未有
保其身如圭玉而不足以善於世者

才不才章

玩為之梓非賣車以買梓也蓋欲藉命車以寵其死耳與
子路以門人為臣一般見識若說賣車以買梓門人且厚
墓之矣獨不能買一梓乎才不才非必定說鯉為不才但
以父子之道論之原不論才不才耳要見吾之愛鯉不減

女之愛回亦便有視之如子念頭在禮有隆殺係名與分
回惟弗仕故諷以從大夫後之微詞耳

厚葬章

厚葬必踰分也如欲以命車為梓之類故夫子既不可之
于前復深痛之於後若僅僅衣食棺槨之美夫亦何害
視予猶父自有志傳夫子之道言足發卽繼志請事卽述
事無言不悅不啻承歡語之不情不啻趨命

季路問事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夫子教子路分明要他在實地上做工夫非謂事神從事
人始知死從知生始人鬼原是一道生死本是一條正欲
以其事人者事鬼蓋以鬼卽人欲其知生者知死蓋以死
猶生不以正語告之而以反語醒之使之曉然悟其來路
引而不發令其自思

閔子侍側章

事人則鬼不必禱知生則死不當輕此又點化子路處
敢問死加丁敬字亦有意見得夫子不語鬼神人緣何有
朱子曰問問是深沈的侃侃是發露圭角的行行是發露
得粗的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掩護乃率真之意

見是任道之器此記者於辨難問疑上描寫出英才樣子如也正名要草寫他神情出來子樂如何見得正就他語言意態上想像出來則未句不是戒由乃是歡喜中過慮他的意思然亦不是面諛樂便是教不是樂其可教

為長府章

本文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言必有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蓋祿去公室魯人分明欲私儲蓄以為聚斂之謀閔子之言實有扶魯之意夫子稱之欲魯人聽之也都四書酌言 論語下 四

由之瑟章

一抑一揚總是造就子路子路學已見大只是涵養未融故借鼓瑟以教之奚為之言引之使人非拒之使外也是變他心上做了夫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使由知所自悟原是微言語堂堂二字從門字生來高明精微字勿填入只以堂堂字還之堂是胸中開朗的光景室是胸中冥會的境界入室亦即在升堂中重升堂上要味矣字口氣未入

室帶說曰未有日暮可至意此亦與詞鼓由之進步意問師與商章

過不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只兩開說原非低昂二子過猶不及只重抑過上見得過的病痛與不及的一般亢而高之猶夫淪而卑之也就過不及上論道理非就師商論人品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亦不可以中字作斷亦不可

季氏富於周公章

此以公論被私謀亦維魯意重吾徒二字須知絕求正所以誅季氏周公指魯也猶云敵國富也附益非是既富不可復益當以黨惡削公說聚斂非額外加征只是為取盈之計聚斂正附益之也求只是學術未純一仕季氏便欲以政事之才施之不勝技癢不過欲行其足民之志耳以為職分當如此非吾徒與鳴鼓一氣說見吾徒决不附益而私家不得以吾徒之助為借口攻如攻敵之攻有必欲勝之意攻求乃所以攻季氏攻季氏乃所以扶周公柴也恩章

聖道惡矯飾四者皆率真皆優進道故並言以提醒之使

他知自醫然只是要好學不是貶他

辟訓屏除與圖同是夢體而濶大設施開去

同也其庶平章

顏子從濶洩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消這段光景何等儵然夫子正要把來做子貢丹頭點化他貨殖習心耳全重屢空與貨殖上如云同也其殆庶幾差不多與道爲一了試看他屢空不言其安貧若何只一點其貧景若此不爲物累便含受命意正是他庶乎處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但億則屢中耳兩言把二子短長一盤托出令他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六

自知不惟貨殖心沒而聰明亦可以內斂矣然夫子口中只宜虛虛挑逗纔有想頭受命受字可玩曲蘊賜富究總在命中但賜着了一分念頭却似不受的一般億則屢中註雖云料事仍是燭道此要想他心境玲瓏處億字雖是病根夫子意中自要破除子貢這病却此語氣還是說他好處言由此而進于道這一種蕭然無累之景豈不自在而何用此營營爲也屢中雖就知見上說却正照着屢空二字賜試把這種聰明一回想到屢空光景總饒過人聰明也須冷然消歇

同之心猶同之室幾于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於財也喻多識也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

不踐迹章

迹者下學爲善之則古人做過的成法也室者聖人主善之地然大人止至善也須從格致誠正圈子裡做將出來但執之則爲迹化之卽爲室只不踐迹一句質美也在此未學也在此亦不入于室只當批出他不踐迹的病痛耳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七

迹正是走入室的轍迹不是兩層意到得入室則從來成迹脫化盡了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之于道何如善人質美未學子張豈不知之蓋他平素不務實學的人因夫子思見善人故有慕而問隱然有厭棄塗轍之意夫子言不入室勉之以實學也

論篤是與章

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信蓋篤則君子矣但篤於論則恐是色莊矣色字是寫他發論時的模樣莊是莊重正與篤近兩平字乃且信且疑之意兩詰之而意自

見不必偏言

問斯行之章

凡行自有節次非但遽趨善行即進銳者亦退速故進夫
退者使之決意于行抑夫兼人者使之詳審而行進之固
進退之亦進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會退他行也即裁狂狷
意兩答語明是一進之一退之了赤之惑特不解其故耳
說出其故方顯得夫子點化妙處所以有答問者五教中
特第一教 有父兄在不拘定稟命設子路之父兄不在
夫子何以施其退之之權曰有父兄在者言當照例不可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八

子畏於匡章

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夫子曰文在曰子曰在此是
不言而精脉相照處敢是勇敢之敢非不敢之敢

季子然章

此章專抑季氏借二子作話柄耳子然原不曉得大臣只
認道有才行有氣魄可替人出得大力幹得大事的便是
聞由果求藝遂以為問異字影下道字立心立身挺然有
以自見纔是與人不問大臣論品不論位以道正是異處

以字要玩言只有這件更無他術兼格心宜獻言勿說作
諫臣不可是道不行止則奉身而退不肯苟留正以身殉
道處非二層從之只是隨人做事不肯異同註從季氏太
露夫子許他真臣正謂他有從政之才也筭得一個臣非
只倚數之謂若曰從之連具臣也筭不得了

使子羔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以謂為學不必讀書耳其言
甚高而將來有使人廢學之弊關係不小故夫子不得不
以佞斥之但惡佞宜揆開活說不欲任季氏其意既不可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九

侍坐章

夫子何以之問本求其素所涵養者三子所言皆可見諸
行事之實但只於事功上着脚曾點洒洒落落無一毫拘
絆直從心體上說出一段快活的光景不用世時是這個
用世時也是這個故與夫子相契時談素位而行固不是
以無用為用也不是然此個心體就是聖人只如此但會
點也只窺見大意信口說出及聞夫子贊許反自失初見
却把用世看作兩截所謂嚶嚶然行不掩言者也故夫子

說亦各言志正點化他欲其自啓用世是一層事

無吾以節勿露志字際遇難明必待人知而措用則人終不知將此混乎士固有不出畝社而係天下之安危者彼獨何人亦有業滿乾坤而抱慙于未信者彼獨非知豈可無以而處此者即吾見在力量以究吾今日志趨人知之措為實用人不知養為實體要看既知後作用與未知前操持如何光景便得性中真趣故曰如或不重在他日知術重在今日之自處何如耳

由之率爾其實不在先對上通節俱見他率爾處千乘數語是如何擔當是如何氣槩夫子雖不限量他只一晒以微示其意晒意且勿實發以下文有不讓語在也

可使有勇二句側重下句事關君親雷不得一毫員融的故曰方由也為之內兼政教二意政以養民銳教以作民忠 求也為之內亦暗藏足民根子開源節流等意須知二為之不但說得國之柄下文可使作用全在此處足民不止富足要之民足則從善必輕以此驅而之善耳只說侯君子並未說非己能要發他欲興禮樂意服玄端冠章甫是冠服之盛願為正願學處

赤也節並無禮樂及諸侯字祭祀于宗廟是有事于親者會同于天子是有事于尊者意在觀會通制頗簡參酌妙理相字有味裁成輔相不失禮意也不徒是習儀文正于此取字畫之中和會帝王之經制

曾點胸中自有一種意趣只偶借目前光景形容出來如中庸言費隱而舉鸞魚之意

暮春節不必用樂字無非據見在景同見在人言見在事何嘗自以為樂只是胸中活潑不拘玩一歸字當是收盡春光之意所云童冠當是狂者一流人物斐然成章者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七 所云風浴詠歸當是可舒可卷粲粲然想見堯天舜日康衢擊壤之語也此正心性功名打做一團妙用夫子止為

及門諸子猛思用世却未了得此趣亦竟有懷莫語而點之言志忽爾觸之故不覺為之興嘆耳凡人搔着癢處不覺手舞足跳不能自己喟然之與亦搔着夫子癢處也只當云豈能于春風春服之外而別尋宇宙太和乎豈能于童冠游詠外而別議萬物咸若乎 吾與點也惟我與爾有是之意只在喟然嘆上想他無限深情非關與點

亦各言其志言各自陳一種抱負吐一番經濟非漫然無當者也已矣亦是嘆辭然則三子又是夫子與的黜益發不明白乃從頭問去爲國以禮須說得輕鬆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卽在本身之氣度上講有從容展布之意言特禮讓中之一節耳若實粘爲國講便從爲國上生情了夫子喟其言之不讓而黜疑他不讓爲邦故以求問然而說亦亦是爲邦而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亦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亦居小相非讓而何黜始釋然矣

上亦各言其志指點說下各言其志指三子說 禮流行

四書附言 論語下 主
於一身而發揮于天下國家曉得春風沂水一段從容自在處便是禮意此句分明夫子將自家一副致治手段說出唐虞景象宛然在目這種經綸便是性分實際才力意見一毫湊泊不上此正喟然一嘆大本領處
孫淮海曰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黜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說來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卽此而在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黜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
行三子格局死曾黜格局活

顏淵問仁章

此章只指心體以論仁工夫最直捷最簡易非顏子不能領略人之心一仁而已矣仁有自然之天則是禮仁者無物無我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于其中知有己焉則與天地萬物隔非自然之天則卽非仁矣故爲仁者在克己以復禮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己克卽禮復渾身皆天則而已卽化而爲禮矣

通章只是一個己字由己之己卽克己之己下視聽言動四字俱從己生出來從己生者而着于己便是當克之己克其着于己者只從其己處克之便是由己之己顏子請

四書附言 論語下 主
事正是以由己之己而克己
周季侯曰此章宗旨簡要直捷顏子己曾先下註脚只是約我以禮一句便了夫子指出克己二字正見工夫當體卽是不必遠求下三句只是一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機鋒迅速絕無停待這個去處不由着我更由着誰所以又點出由己二字正所以形狀其工夫簡捷非又叮囑也顏子請問其目卽把當身呈出討個印証夫子亦卽就他當身指出四相言你只拂去非禮便卽是禮禮原非有

實相可以舉似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也視聽言動正
是天下通塞之關就此斬斷自然觸處融通然則爲仁不
信乎簡要直捷一無他求者哉故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只就此腳頭踏處便是下手之時所謂欲罷不能如
立卓爾卽在此一時立證矣

馮猶龍云克己以復禮這是仁不可云克己則復禮而爲
仁一日能克己以復禮不可云一日已克而禮復言已克
而禮復便是歇手了蓋危微二字堯舜終身兢兢這克復
那有歇手處言克己復禮便是着力語便見得爲仁由己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五
處故一日字從奮然用力之說爲長

天下歸仁蓋仁原以天下爲一體吾人性命同根痾癢相
關融却形骸完吾同然之心體則呼吸皆通無所間隔天
下心體合處卽是歸誠想愚夫平旦清明便覺好惡與人
相近天下歸仁何難于一日證之
天下歸仁言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于仁之內矣則克己復
禮非仁而何仁說到天下蓋含了天下卽無處寄我之仁
正如火寄于木必木燃方是火到必天下皆歸于仁中方
爲完此一體之分量方是爲仁顏淵是問仁不是問爲仁

然本體不可見須從工夫證取之克己復禮爲仁雖是就
見成者說終未免涉工夫故於一日克復指出天下歸仁
而仁體曉然矣天下全由克己來故說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平哉語氣蓋深有味于克己之得力而爲咏嘆之辭
也 視聽言動件件由己不由人此正爲仁實下手工夫
勿非在口體耳目上禁乃在心上勿萌動也又非在心上
既萌動而思挽回也乃提醒于不睹不聞不言不動而勿
之也 一事之非禮事事之非禮也所謂己之當克者以
此一日之勿終身之勿也所謂克己以復禮者如此一己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五
之視聽言動天下之視聽言動也所謂克復而天下歸仁
者如此請事斯語曰事則語不爲空言矣
請問其目請事斯語此見顏子無言不說處

仲弓問仁章
勿用敬恕字六句一串講總是常惺之法見大賓承大祭
誰人不敬卽此便見我真心卽此便見我與天下同然之
心今把出門使民人情所最易忽的俱要如見大賓承大
祭一般則此心時時提攝更無放逸之處矣這正是推心
的根本不欲勿施正爲仁的實事必從見賓承祭說起者

蠢人若心事放縱焉能體貼人情所以施悖而怨多惟自
心束得極小所以覺得到處皆大自然無逆施此心對空
而實不責對神而神不恫對那家而那家豈有怨乎無字
怨字甚細只十毫與人心不貫徹處便是怨端無者我與
那家一心尋他問罅處不出我自無怨于那家此是收攝
最密處出門使民活看只是無家寡無小大無敢慢意不
可認真在出門使民處做工夫

司馬牛問仁章

通章以存心二字作骨然夫子口中却未道破只想若仁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六

者二字便有下落不曰詞言而曰其言也詞是指現成的
仁者說此句且虛莫露出存心意夫子不是教牛從言上
做工夫正教他在仁者二字上理會他所以詞言處夫子
是說仁者之言牛是說仁者之詞相去遠矣為之難為字
泛說不指為仁難非力行難之難即其難其慎意以心之
兢兢業業為難正是存心處非心存故為之難也得無二字
要發白然非強制意 一一當做的事實體認于心行
過一步纔是一步做得一尺又有一尺這裡真正有許多
難處全在心上模寫

不憂不懼章

二句字從省字來省得有何疚在便知有何愛懼了不疚
之中一片光明境界尋他那箇可憂那箇可懼不出分明
是個仁者勇耆不憂不懼要貼臨危處險境說非只自得
光景此指現成君子說省在平日非臨變方省疚字要細
此亦舉現成者說使牛自家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
合當盡何樣工夫非以內省為工夫也

周季侯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
庭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自行過不得去處凡事須是仔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七

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着仁義道德只討
得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不懼也

司馬牛憂章

子夏不是寬牛之憂乃欲牛急自備以感動乎兄弟也
敬而二句勿作兩平只重敬而無失上蓋敬與恭總屬一
心兢兢業業不敢有妄念便是敬本此敬心去待人便是
恭無失只是常常敬恭而有禮則在敬而無失中抽出只
是備己以敬一件工夫夫只一意不分持已接人人生只有
理數二字君子以數聽之天以禮盡之已

世間一切睽隔之弊皆從怠忽而起怠忽一起看得人不在心上則人之交於我者自覺禮意不淡即交盡天下終覺為孤子夏欲從其與人處言之却自根上說來故先言敬恭二句串說全要照顧着四海二句意發原

何患乎句須要打轉自己一家說言四海內感通為兄弟何患一家之不可化而無兄弟也然則惟患吾敬之或失耳患吾恭之未暢聽耳

子張問明章

子張分明要從遠處討明夫子窺其意向在遠故言汝欲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六

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得便是遠何必遠求明處全在不行上不行謂諸想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然其所以不行全在本體空明之盡他人在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

明與遠雖無兩層然兩對須作兩番呼喚方盡精神上段是實落說下段則就上文而形容之只為子張好遠恐其忽以為近故又足下段此從心境上論明諸想特設象耳此全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鋒此視探隱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日也己矣猶

言明至此止矣無以復加矣正夜驚寤者明者如止水照物遠者如止水之淵湛也自其能照物曰明白其照之徹瑩曰遠必遠方纔是明謂吾心空空洞洞十分通透無一遮蔽便是

足食足兵章

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就權三者缺一不可必不得已乃是兵食俱無上下離散之際臨時要做做不及還緩得那一件夫子說去兵又說去食全為必不得已設法謂如且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九

從容耳若稍定便須兼備非謂兵食為緩也只看唐宋名臣勤王無不先把忠義動人者得此意矣說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所謂國君死社稷上下同力守正而斃可也到此已無可奈何正見平日閒暇不可不及時兼備意之矣二字最可玩味曰足食食固已足矣曰足兵兵固已足矣若止曰信民焉知民之已信乎未耶必起而視其民亦既信之矣然後可為政足非實倉廩充武庫之謂藏富于國講武于農令無貧弱之象節而不耗賤而不焚令無飢旅之警人信雖不因兵食而有然懷生養者親上且

平日有教化工夫而民自精聯神結于我故蒙安則民心
陰維其富強之勢而不見信之爲重處變則兵食所不能
減而人心屹然爲重 民信之矣非兵食足後方施信于
民味之矣二字顯然見信不在于兵食之外矣使外信而
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矣

兵食之去非上去之乃時事之迫民之自去耳若上人
去兵食以全信便非信矣况當事變之際欲去彼存此豈
由得我 大抵兵之可去食之可去都爲其有信在耳去
食不是坐定必死直是特信足猶可全活也萬一不幸至
死則能以信死無能以不信生信之所係豈不大哉民無
信不立不但財窮食盡之時相叛相離不能一朝雖國富
兵強之日相詐相傾而勢亦將渙矣聖賢譚經濟實用爲
萬世立經與富強之術白異

棘子成章

右子字是主張世道轉移世風之君子質而已矣要說得
淵大分明欲使君脩黃虞之理民游胥庭之化不專在儀
禮上說 此須要曉得文不是個虛文世界全是這文狀
持從來聖賢無掃除文物之論夫子之從周亦正從其節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一

主

郁之文試想郁兩字生趣躍然只爲後人生趣蕭索壞
了此文罪固不在文也棘子成亦只把文認作虛文故欲
去之子貢却謂質文相離不得譬如皮之有毛一毛孔中
具有生意其潤澤處正顯得質地之美今若把文一起撇
却這質便是枯槁之質虎豹犬羊等之一鞞鞞則有何分
辨哉夫至君子無分辨于小人將世教于此盡壞而又何
能以挽回世道耶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謂惜乎夫子之
論君子 猶字非相等之謂文質只是一件文卽是質質
卽是文君子小人在文上分別若去文而獨存質則天
地間總成一個獠狂世界而聖帝明王不必許多制度文
章日與農夫樵豎爲伍成何世界 二賢都是說君子的
子成之言可以維風子貢之言可以經世

年饑章

魯國之勢不患貧而患不安年饑用不足益由祿之去公
室而入三家也由三家之刻剝其民而致百姓不足也若
行徹則分田制祿各有定制三家亦陰削于什一之中而
不得聚斂百姓矣 哀公未必必要加賦只因年飢國稅不
以時上以致用乏故商量個便宜之策而有若則推其本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主

於百姓之不足則孰與足孰與不足只在正課完虧上說
盡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
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王去行徹法語意虛活要他想
行徹法的好處出來 要發二與字見足不足乃百姓與
君共者蓋民富則君或不足民自然輸課于君民有以供
之誰忍使他不足民貧則君雖有脩民將起而奪之矣誰
放他獨足要根行徹與不行徹來見一體相關意

子張問崇德章

主忠信是真實欲為善之心徒義即為善也義即忠信之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化裁處忠信是根本更不可移易故曰主義是圓活的有
今日然明日又未必然不可先定主意故曰徒忠信義便
是德主忠信徒義以崇其德着力之辭徒真切意念做出
只是一意若云本立日新却似德崇了崇只是不墮落其
本崇之體非能增之也 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開說
重兩欲字下是實說重既又二字然既又二字只要形容
他惑亂意出非有兩層生死原有定命乃以愛惡之稱既
欲如此又欲如彼豈不是惑惑全是欲心所蔽知道惑便
是辨更不須說辨之方

崇德辨惑是一串事未有德
崇而惑不辨者

君君臣臣章

景公非泛問蓋亦有隱憂也夫子正暗指時事告之抑揚
重君父邊 君是個君以主治于上矣由是臣亦是個臣
以承事于下矣是個父以作則于前矣由是子亦是個子
以祇載于後則大倫克敦法制自舉政在是矣

片言可以章

此章正意重在言上不重折獄上因當時口舌誕謾言不
由畏全不足以取信于人把言之權特輕了夫子想着子
路是個至誠不說謊話的人故借片言可以折獄贊之莫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難折如獄而可以折莫費辭說如折獄而可以片言折此
其言為何如言而豈取給于臨時者哉記者識得夫子之
意故以無宿諾實之蓋所諾亦只是片言平時無片言歡
人故臨時即片言可服人 片言折獄與無宿諾俱非子
路實事精神全在可以與無宿諾上起個想頭
聽訟吾猶章
無訟無訟心也使無訟心使之地玩必也二字直想到刑
期無刑的所在然不明說所以使之處方覺語意渾然
居之無倦章

此章是以心論政雖分居行然行以行其所居也玩以字可見行亦心也之字卽指上政字居是心之宰政處人若惟不實心爲民所以一時勉強到底有倦此便是不忠無倦只是敦不息之誠精神貫徹正是忠處行之以是而已非無倦外又有忠也外居而言行其何以行之哉

成人之美章

成與不成之機在心不在迹大有關係世教處成美不成惡是一串事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尙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孟

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連他也自覺不得 君子以一念之矜全當大造之栽培以多方之化誨代帝王之匡直世風人才賴之 高中立曰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爲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

政者正也章

政者句只釋政之義謂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只說正人而正己意引而不發且虛虛說帥方有倡率意兼身心言須以振紀綱肅名分說方切康子身上執敢二字可味與

大畏民志意同

季康子患盜章

多欲則欲重欲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爲盜上不欲則下自不竊非獨感化之說

子欲善章

以善字換殺字正以德易刑之旨據康子就有道之意亦欲民善却不知自心上尋討夫子教他以身爲政卽子欲善也提出子爲政三字甚重卽主張在手意欲善民善全在于子爲政上描出欲字深看起念盟心皆安於天理之粹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孟

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卽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善矣而字矣字甚決正形容從欲之妙此機權全在下德字上發之欲字內卽是涵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善是民之同情小人正不能外君子之所得以爲得此三善是民之同情小人正不能外君子之所得以爲得此三句緊繫足上重感一邊風行草偃借言非喻也
風草不徒說個主感主應之義君子之神潛行于民間沁灌于民心而不自覺故曰風小人何德只以君子之德爲德故口草

子張問士章

自古聖賢論士全在真假上辨是非所以維持世教挽回人心全在此開達二節勿平對重達邊問只是帶講

子張錯處不止認聞爲達名實混淆只在邦家上着精神早已走漏了故夫子借此二語當面喝破若曰均此邦家達者於此必達聞者於此必聞而一聞一的一欺一慊自心裡瞞昧不過須着實討個下落 謂之士決非自了漢

其精神必有感通處故子張究及于達味可謂口氣乃問如何方能達也何哉爾所謂正教他自家認取子張名心未淨故認聞是達是聞便非達了只虛虛在字義上辨達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者自我達彼之謂聞者使彼聞我之謂是非二字重看因他認差途徑故下文仔細分割撥轉他來

夫達也者四句當以質直之實心爲主下二句總渾渾形容篤實近裡氣象是一氣的說話不可分立心制行待人接物便非語氣 人生而直此本質也後來姚曲都是增添出來的一如其本質之初而無所增添是純任本來初心以爲軀幹便是質直義即質直所宜處事理上肯細細斟酌所以充此質直也好在心勿就事說察言觀色正是好義的工夫蓋義從人起不從我起慮以下人就是那察

之觀之處一種思慮不敢忽畧高亢意與上句非兩層句句要箴切子張病痛 察觀非求以合人情乃在人情中討個自修之鏡正內脩中事 色不只是顏色凡顯露在

體面上爲人所見的俱是取仁者向人前做的十分親愛逼真是仁了既是色取仁豈有明明行達之理惟理不由裏未免手忙脚亂這行達處俗眼也看不出自聖人法眼

視之凡其粧點像仁處節節與本心不相干色取仁便是行達無兩層不疑不是假此欺人乃看得此便是仁卽自以爲是之意更不曉得下人句句與上節相反末當找云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你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的是這樣與達者絕不相同是急急救轉他不是空空對說一番

樊遲從遊章

此問子張亦有何獨善遲也蓋善其遊舞雩之有此問也想夫子遊舞雩時此中有一段翁張造物太空晴雲的景象遲適問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故善之 非崇德與與崇德也口氣有死活之別德在心無形似無可崇夫子就在心上指出一段精純之境來與人看說道不是崇德廢外此更無崇之法矣懸感同此

德字事字要看得渾合崇德工夫是事德之能崇是得講
崇德就在先事內描出一心先事更不萌念在功效上此
是打得心體瑩淨脫塵不為私意牽纏便是高明峻絕地
位故曰崇德不是先事後得自然漸進于高明

惡之匿于心者攻之自無暇攻人之惡矣何以又曰無攻
人之惡攻己惡而有為人之念即非攻其惡也若人之惡
匿于心如何攻得須玩其字

忿不及懲則蕩情滅性是不知道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
傷其身是亦親之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感不止忿忿
四書酌言 論語下 无

樊遲問仁章

通章仁知勿乎重在知不悖乎仁而正以成仁上舜湯不
逆借來引証仁知是本體愛人知人是本體發露處舉直
處方見作用勿認愛知為仁知之用未達只是疑知之有
妨于愛觀下文單說問知可見舉錯字明說個知字能使
字暗藏個愛字能使二字有力只從知人上暗想他轉移
激勸之妙須渾融說寓知以成仁意若講太露遲便解了
遲不疑舉錯句只疑能使枉者直一句因他先所未達者

知速能使句都做知看謂既知孰枉孰直愛便行不去仍

是疑知妨於仁之意舉皋陶舉伊尹舉直也錯諸枉不言
可知兩眾字正應諸字不仁者遠主感化言乃上之舉直
遠之也所謂能使也遲因兩個不仁者字偶然觸起問仁
一事乃悟夫子兼仁而言矣子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實
實猜着兼仁而言意謂夫子專言知難道帝王之治亦止
是知一邊耶全是發明富哉言乎之意宜明露知字而仁
字只含蓄言之

莊忠甫曰遲非謂化枉之事無與知也被謂天下枉者多
四書酌言 論語下 无

而直者少直者舉之可也枉而錯將不勝其錯枉因錯而
化直又將不勝其舉此其所以疑也不知所謂錯枉者非
謂放流之也但於眾獨有所舉則其所不舉者皆謂之錯
矣所謂化直者不必盡人可舉也但不敢為不仁之行即
謂之直矣觀於舜湯之事可見舜湯之錯枉者即在舉直
之內見之其化直者即在無枉之內見之然則所操者至
約而所化者至博也其言不亦富哉

忠告而善道之章

此章以忠字作主忠告者是吾一點成就朋友的真心披

肝露胆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忠在平日言特迫之而起者耳只恐慷慨過激未必樂受此心畢竟未盡又須宛轉委曲和順從容而善道之此正善用其忠處不可不是不可以忠告善道也止非棄也且含忠有待耳又是善藏其忠以數見疏便是屏屏而曰自見我自取之也

以文會友章

重會友之益上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下句是上句的主意凡日用之燦然而不可廢者皆是文文正仁之昭著處識透文與仁非二物則知以文會處即其以輔仁處會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文正講究此仁也看輔字畢竟自家涵養是個主不曰以友會友而曰以文會友友是死本子惟與友相講求益假文藝精華會合那友之精神志慮勸戒交加機鋒互起能使我神情勃發而心趣生機臺臺不自己此輔仁之說也

先之勞之章

倦在勇者身上說決不是偷惰但望治太奢求治太銳目前事做未了又思更進一步自以為勤政之極而不覺見在工夫漸漸懶散自昔紛更之禍多中于英斷之主而無為之說或起于小康之朝無倦一語其慮深矣無倦須緊粘先勞說言即此不倦政已勾了這先勞中其益不盡先勞無倦俱屬心凡以身先勞處皆心之為也且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寔自家該盡的道理

先有司章

通章為政須要識體先有司三段平皆宰政之大體下節又舉賢一事之大體先謂先儘他去做我後或允或駁正之未始廢綜理也過是無心之失小則其失更微則大背未嘗肆也舉賢才還是舉而進之于朝即古鄉舉里選是也有限定舉為有司舉爾所知此句己了舉賢才之意又看爾所不知二句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便知無不備矣正不慮焉知也此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

衛君待子章

通章只看一先字吾儒作用與尋常不同者只是先着冊

不錯下耳待子為政是設言為政屬衛君不屬夫子
迂者疑其不當先也不知者不知所當先也名不正節見
名居言事禮樂刑罰之先末節結言君子必先正名
名之大者無過君臣父子正者名當其實也必也是斷無
出此之意下一乎字又似沈吟心裡要如此又料衛君之
難從子路謂其事難卒不可成矣其正謂怎麼正得非謂
名不要正也 野是鄙野謂草茅之見不諳朝廷之事君
子是經世之君子其字所字當味是于無所不知之中自
家心下有信不過處是其所不知也闕如與闕疑闕文單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言闕者不同蓋彼可闕而闕之直是存而不論了若事理
之緩急輕重這是闕不得的然一時見識或有未到若胡
亂講論其誤不淺姑且闕起在一邊以俟從容商確而補
足之今日且不敢輕談一似闕之者然故曰闕如
名不正三字是一頭腦下不順不成不與不中無措一齊
都到無漸次特節節推出耳名不正言自是不順事不成
如祖實不是父如何成個事體事既不成禮樂從何處運
用不與言自此廢弛也禮樂指一身言君臣父子之間各
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禮樂與刑罰似無關涉

只是事既無序無和則政事皆顛倒矣亂倫滅紀之朝必
大肆誅戮以服人心不中也者謂其率意立威不原情法
以為之準也無所措即人人自危意此正骨肉相殘之象
名不正之弊直害及于民然為政原以為民也則其當先
為何如通節泛論暗指衛事勿實講 必可言必可行二
必字正是不苟處君子於名必思所為可言於言必計所
為可行於其言無所苟六字相連有斟酌議論必求其可
以告宗廟播中外傳之天下萬世而無愧意直以言字當
名字以無苟當正字此句不重言無所苟只重而已矣三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字以足為政無他之意
必可言就指名之時必可行就指言之時勿落下一層
請學稼章
兩不如言吾之所學者不似此也下禮義信正成其為所
以不如老農老圃處重三個上字見得與小人異禮義信
代稼圃字其好處全要根平日學力來連敬服用情都在
學術之大上形容莫作尋常感應話頭敬服用情即民心
之禮義信莫敢不即民心之好也四方之民極言大人規
摹宏遠俯視稼圃何足道哉

三好字有多少工夫只重發禮字義字信字好字而莫敢
意自見君子經綸宇宙乃以自滿其分量小人終身隴畝
不過自畢其生平此禮義信之當學非是說欲感動天下
而見其當學也焉用稼此是何等作用那裡用得稼着
誦詩三百章

此是夫子重心學不要口學木文最不好是個誦字誦是
隨口誦過無心得體驗工夫達是即此通彼之意不是不
通曉專對是獨見獨裁之意非特待介紹協贊也達與專
對非誦詩時便想要如此誦詩而有悟自然能用出來不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達不能專對天下鄙其事功因疏其學術安貴窮經雖多
何深言徒誦之不可不是說雖多亦奚用也

其身正章

世多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脩不知民愚而神其從違皆決
於身兩提其身重看下旬以決其當正耳行者彼由我而
行有感化之意從者要他來從我有勉強之迹要知正身
之君豈是廢令但不事令而行矣

魯衛之政兄弟也

兄弟也俱就政上說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

振起之故嘆其衰有惜之意深欲變之至道若徒嘆何益
衛公子荆章

當時世祿之家淫縱無厭攘君剝民只是不能安居其所
有公子荆隨所有而居之以自安所以為善夫子稱之亦
以風有位者始有時不想到先夫少有時不想到美夫
到富有時猶然是苟合苟完之心隨眼前所得都視為過
分只此念省多少經營馳逐之勞長多少逍遙自得之趣
只淺淺在他治家上贊他心裡知足不必深求公子二字
便有味三苟矣字正見他善字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子適衛章

夫子心存天下偶觸衛民而發不粘着衛民富教二字總
是保其庶不曾說如何去富如何去教只是不浚削他元
氣縱逸他本心與之以自然之利而我無慮啟之以固有
之良而我無忠即所以加之也制田里等乃開國之初事
兩之字要體會

苟有用我章

夫子深情全在苟有用我者一句葑月三年總自明其非
迂緩難見效的想他見得當時時局儘可挽回說時真指

其掌可者即有成之機有成者即底可之績二句勿作二項要說得融合重有成說講內亦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聖人作用非後人能憶度須說得活動方妙

玩已字則知可也是已試之效只望人用之三年以要其成耳

善人為邦章

世人以殺止殘殘不止而殺不休故思善人入道之化上二句是成語滋味全在誠哉是言內是感慨語亦非贊言是信善人之治非信有是言也 殘字正與善字相照民惟習於不善故多殘惟善可以勝之蓋殘出于習善本乎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美

性也勝殘則殺自可去又何必借殺以止殘善人入道之化世不多見而留此一段議論于天壤間便是滿目生機夫子曰誠哉是言也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言法術者如有王者節

此仁字與醫書痿痺不仁之仁同此王者是開天創世之主彼時經綸草昧始之以生聚繼之以休養教訓至于淪肌浹髓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無一人不貫徹非徒恩惠之治而已此在王者以天下為一體看出見其無近功也如有字必字而後字要得想像慨慕之意

苟正其身章

當時政在大夫壞法亂紀殊甚故發此言從政所以正人正人自正其身始所謂正身者守法循紀而已上正其身下正其民皆是正人

冉有退朝章

政逮于大夫夫子傷之从矣何晏之間與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于家者示其宜公議於朝也此是夫子正體統尊朝廷大議論 其事也一語分明見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政乎但語意說得渾涵如有政句不第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美

為事解若謂魯無政故至此此三字有無限感慨難以警季氏而欲此義之不晦于天地間便是作春秋心事 吾其與聞便有猷可替否有裨魯政意在 定公問一言章

邦之興喪由于君心之蔽肆回矣然章內兩為君字是樞柄兩人之言曰字是眼目知字重有喚醒之意自古喪國亡家只坐一昏字此句宜虛發只知透一難字則兢兢業業自然與邦君心微動的機括就是邦家昌熾的景象總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以

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與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其與其喪全在爲之者何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言不可若是其幾言字畧讀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言乃可只就人言添個知字便含意無盡與亦只在知難决之打動定公處全在虛處傳神不亦善乎講須斟酌不可用明良都俞等意益以惟言莫予違之語决是不可只言出得善的而莫予違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不至于喪云爾勿涉與邦意此二句輕不過引起下二句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美

近者說節

只欲驗民情以自考蓋政以得民心爲本註被澤聞風尙高一層 荆地廣而都狹西迫齊東近吳民有離心莫安其居夫子謂欲遠者之來當自近始調停其境內以爲感動地重近悅句一直說下

無欲速章

欲速是念頭急速不循次第只要完事得快見小利是夢小利益看的眼裡放捨不下卽欲速必過頭一步去做不肯腳踏實地不知空缺所在卽爲病端終被他牽絆住

做不通達見小利則精神力量盡局于所見之中外此遂不及照管大事不能成總是以求治之心害治無兩個心也 無欲無見分明教他胸襟要寬眼界要大把一切小喜小效一槩掃却澄淨其政源下二句不過足上語耳

吾黨有直章

曰直躬一躬之外子父亦不知矣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安也隱與直正相反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心曲隱微之地心安處卽是直改曰直在其中中指心說不是直在相隱之中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美

居處恭章

仁渾然而已無可指名恭敬忠只是一心隨在而存特借境提撕無非恭敬忠之意蓋恭敬忠原是心之本體不因居處執事與人而有也存得這本體就是仁 當以心爲主心中無一毫夾雜走作在居處名恭執事名敬與人名忠而總之在心體爲仁通節須打成一片看未句乃是從上三句而緊煞之辭總隨境遇而表出個操持之意如一元生意徧地皆春一脉周流通身皆徹 樊遲只問仁故揭仁之本體如此未曾教他從恭敬忠檢

仁的說話 此一別解

行已有恥章

通章重實行說連不辱處皆從有恥處出子貢是通達不為者夫子不欲其通而欲其守不望其有為而望其不為恥者乃不為不欲之真孝弟信果皆行已邊事論士品則愈下論子貢身上則愈嚴 重行已有恥四字此是研幾克已學問他反觀內照念慮間纖毫差失不肯放過寢不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愧衾行不愧影本此心以運用則有所不為者自無所不能為己不玷節蒙垢又何損威辱國故可謂士 不辱君命亦本恥心運用有招不來麾不去不依阿渙忽以壞操守意蓋必不貶辱于君方能免恥于此此正有恥之真作用不重才說 孝弟為百行之原何反云次以稱孝稱弟是僅以孝弟著者而他行無聞焉或足以表俗而不能經世也言宗族鄉黨者不是足以考實正以見通天地橫四海者有歎也然要之孝弟亦是已之行于家鄉而有大倫不教之恥也故為士之次 信果無病病在必字硬硬然堅確狹隘之意蓋圓融則變化無方故為大人拘泥則執一不化故為小人蓋謂識量之不大也然本心不欺真體

未斷亦是行已有恥之拘方者以硬硬留天地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可為士之次 斗筭指器量容受說言

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 虧一己之節弁失四方之望固不足

筭于上士之列也即欲筭之于士之次而無父無君矣即

欲筭之於士之又次而縱言誕行矣

不得中行章

不得中行章

不得中行章

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須將中字提起做個大衣鉢放着然後與之方有着落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

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獍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與之者言以千斤擔子交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付他這担子非狂者擔當不起非狷者撐扶不住進取者超然獨往有自我作古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也有所不為者不是全然縮手玩有所二字乃揀出那不好事不為蓋有所不為則其所為者可知是心上有所不屑非徒矜持於事為之迹兩人俱有不可一世意故行雖未必中而中實可望之行也 中是心體狂狷只是心體上乾淨傳道所以傳心

南人有言章

此思有恒之意非拘拘徒慨人無恒也大意言恒德一喪無事可為奈何不做于易辭而以有恒免羞哉通章只是一意莫把方言易辭平看只重易辭上分明是深微無恒而以易訓惕也不可作巫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作醫言此心不可以寄命脉善夫不重不可作巫醫只言人之必不可無恒也推開說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夫子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意非引以易證人言也緊要在一羞字凡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曰恒心恒德即恒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心恒是聖學始事不徒業特其迹耳引巫醫以為例即巫醫見一事無成意不恒節只借以起不占之意人把南人的話只說為巫醫言耳不知易已昭然示人矣承奉也言羞如或承而進之也真體鑿喪總人未必吾責如僉影抱慚何重下子曰字見聖人當日痛惜轉望無已移時不語而忽作一嘆息不占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甘故特提一占字打動他本來愧悔之念不重占上占字因引易而生勿泥一念知恥便是心占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此句與弗思耳口氣彷彿猶俗云不自忖度意蓋

占者卜也易之占辭原是人之所以卜休咎驗榮辱者惟人不可以榮辱之機自卜驗于此心此所以有羞而不知羞有恒而至無恒也乃全章以占提其心的意思

君子和章

此嚴和同之辨先要把和字同字說得相似易混然後從此處畧一點破便是妙解 此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看出與周比泛就用愛說者有辨蓋發而皆中節為和和是率性之道是天下之達道稍任情識便是乖戾和同要從相似處別他不同就在和中看出重君子邊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和如太和元氣寒不至於凜肌熱不至於炙手與人溫和可親絕無乖戾相嫌之意同如雷平窺矚人精神意向與他依附做一團絕無界限可以自立這和同迹相似而實異故從君子小人一別之 朱子曰和是公的同同是私的和極精蓋和同一也出于君子則為和出于小人則為同和同乃君子小人之心造出來的

鄉人皆好章

信皆好則世有偽中行信皆惡則世有偽豪傑子貢之問全憑着人夫子之答全憑在我我有定衡善不善不從鄉

人見也惟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而已不如鄉人二句正破皆字之謬 兩何如俱就好一邊看兩未可自鄉人二字看出蓋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未可必耳

君子易事章

此論御下之體見君子與小人異也事是求副其任使悅是求得其權心悅以非道任是巧佞百出不能中他却到使人又略不求脩此是易中形出難難中形出易來有相形互說之妙小人邊亦然 要看事悅二字事所以爲天下也悅所以爲一身也一難一易各肖其君子小人之本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體重公私上從來只有個事夫子又在事之中抽出悅字來以悅之難易斷其事之難易須側事勿平然非有心于難易也但自人之事者投而悅者黜則見其爲易事難悅耳其實君子只是一個無我 器之因材造就尙屬第二層君子之心萬理咸脩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于庶物盡人倫之至者也 悅難而事易則悅者皆將化而事悅易而事難則事者皆將化而悅所關于世道不淺

君子泰章

驕泰在氣象上而實本于心泰是自得是日休之心覺此心出入宇宙從道德生來驕是傲物是百肆之心覺宇宙不容吾身從意氣使出相似而實不同

剛毅木訥近仁

四者勿作資質看做真心未滿看此四者於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 剛毅則物不能勝心體可以常伸木訥則神不外馳心體可以內斂近仁謂即仁體也

此章即惡鄉愿取狂狷之意世多愛善柔取便佞聖人所謂道仁反在此不在彼有志于仁者可識所趨矣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切切偲偲章

切偲怕勿分貼心言色作三項總是心體有一段儼惻處是切有一段欵曲處是偲有一段溫和處是怕心體中和故謂士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偲偲怕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偲怕怕之前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猶云這樣人心體上涵養得熟點化得融故一觸而隨流亦不自知其所以流但人自其處朋友時則覺其切切偲偲之意多自其處兄弟時則覺其怕

怡之意多土人何嘗有心分別末二句只是上意以徵時出之妙真是發而皆中節絕無一毫粗心戾氣豈不是有養之士註混於所施較多一轉

善人教民章

教民不是講武乃教他為善即脩其孝弟忠信者也至七年之久民心為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雖即戎亦可味一可字只是論道理如此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一見善教之得民耳非限定即戎也即訓就以不教民節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巽

教字與上文同非教之以戰也當其不教時民固已棄矣特未戰未見其棄也蓋民吾一體何忍棄之提一棄之正激發其不忍之心

憲問耻章

憲性狷介看得耻字狹小只一潔脩便了或一毅為耻夫子言毅不足耻徒毅乃可耻因其有不為而進之有為也周季侯曰耻在俗情中者易見耻在名節中者難知原憲之潔脩只好免得庸眾人的耻夫子却進之以聖賢豪傑之大耻也須知有道而無所建明無道而無所匡救即策許沮溺皆躲不過一耻字夫子此言真令千古清流一輩人愧汗浹背矣

克伐怨欲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巽

克伐是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是因已所無而生氣歎也總之又皆一欲字也這不行焉與浸潤不行焉一般但諍怒是從外面投的外面不行便知內裡明淨克伐怨欲從內面生的外面不行怎知內裡如何若從外面看來雖中心安仁者也只是個不行若從內裡想來則有本體工夫之別只說工夫能過其必行之勢而逆折之也是難了若言本體則即此喫力工夫許多提防許多勞擾似與一疵不存萬理明淨之體不無少間故曰吾不知要他白知不知就在難處益不待乘間竊發而後知其未仁也

士而懷居節

凡一切適意之境依戀不舍者皆居也與懷土同謂私其身于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不足為士就在懷居上斷之謂士貴變化居則不化心性行生都為此懷束縛何以脫凡近而遊高明變化成事業哉士而二字有味固其士名甚尊故聖人還以其名愧之

危言危行章

通章重行一邊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所孫者特言語之間耳危者四虛無倚四書酌言 論語下 巽 不依名傍節之謂吾道與世道而共為發舒孫是吾言與世道而妙于挽回宛然時中君子此章總是持身之法不必說到保身上

有德者必言章

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煖豈有不能者哉雖然亦有未得而知及之者彼即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二言者相去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信德也夫人惟有堅忍果斷之力然後能制私欲而成其仁豈有不勇而能仁者然世亦有以堅忍果斷之力用

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信直躬之直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謂也有勇者之勇亦勇于義非聞狼之勇也必有是決辭不必有是疑辭兩必有俱從不尚言不尚勇心境發之兩不必有即於必有句醒出正反只一意令他證驗體會于心而求為養勝也

弈善射章

閒閒說出兩重公案極有氣燭的却皆被詆戮極勞苦的而倒有天下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所以轉移四書酌言 論語下 巽 此者自別有所在而却不明言正可令人深長思者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兩人相視莫逆于心其默慨者深矣未却說出尚德二語全把此意提醒世上這種爭權競力之人

适之人揭一德于力爭擾攘之上其尚也尚千古之莫尊者也尚萬世之莫易者也此不作崇尚亦見激勵天下意

君子二句一直說下惟君子始尚德惟尚德乃所以為君子 這是舉德力並較夫子獨稱其尚德並見其置力于不談始終是不答之意二段是惠吉逆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實事實理既斬世人僥倖念頭且掃吾輩感慨意氣

君子而不仁節

君子小人不入人品上說就以心言人縱有兢業之心猶不能無出入一涉放肆良心都喪盡矣不是絕小人要得微動人意見君子尚須常提醒何可一墮足于小人耶此不仁字但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有以夫只想像猜度之節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

愛之能勿節

重能勿二字二乎字亦不可忽勞即是愛誨即是忠不能不勞故必勞乃為愛不能不誨故必詢乃為忠一腔不得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五

己之心實有無限展轉躊躇夫豈漫然而出者受其勞誨者當自思之

為命裨謹章

此借鄭事以為脩詞命者之法鄭小國今于晉楚脩好睦鄰全憑詞命裨謹善謀謀於野則獲故以規模大槩制禮任之世叔美秀而文熟于典故故以討論任之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大夫之能否且素善辭令故使脩飾之脩是損其有餘飾是增其不足至于子產憚物洽聞素以文學稱者則總其成而潤色之化陳為新易俚為雅察然又

彩可觀合之同心體國大有和衷之風夫子所以稱之

按左傳裨謹三人皆子產所薦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可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不得樂作四平

或問子產章

惠人惠愛其民之人也子產為政多嚴然心主于愛彼哉猶云是他那裡雖有好處總非我這裡臭味中人也只是不論他註借王沮賢勿入人也連下一氣看若只此句則可云亦春秋一人品也勿作有功之人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之子西則又不論不議微示不屑之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於此

貧而無怨難節

語氣重無驕一邊春秋時富者未有不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乃為難耳若處富而無驕稍稍節制便為善處此亦甚易者奈何今之富者盡驕耶驕字猶可強制使不形于外怨字實難消遣使不萌于心此論理勿涉到工夫上兩境中人各自有所以居心者難易須於微處辨之

孟公綽為節

大夫陪臣各自有體以陪臣乘大夫之位自覺局促急迫不能展布耳公綽者蓋工于持體而拙于應煩智于宰大綱而短于分節目者也夫子分明說他不可為魯大夫借趙魏與滕薛以定公綽之品借公綽以定用人之品註中政繁勢重等勿用

子路問成人章

此章只重文之以禮樂一句見成人不可無養也若涵養之未至則為今之成人僅可以矯世勵俗豈成人之真學

論語下

論語下

三

問哉蓋道德衰而後矜名節涵養微而後重本質非成人之完學也 子路兼人故夫子連舉四子借來做個影像蓋破其兼人意氣而以中和化之若字直赶到禮樂方住全重禮樂上文之只在兼處文之諸人知廉勇藝未必盡善我如用其知必用于當務之急而且意見之俱融如用其廉必用于當辭之際而且矜持之俱泯此便是禮樂了文之以三字有許多涵養工夫化于無迹文非文具也禮樂只就心之中而言亦只完得倫家善內事非另一項譬如象花釀蜜成則無花象味調羹成則無味令之成

人者何必然只根禮樂來言禮樂非彌節也文之非浮飾也須先以忠信之真心為本天下有澆淳喪質之士而可漫言禮樂哉不重無才智上見利思義三句總是不昧其真心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為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不生也久要不忘非止約信己也是平生期待之言久要不忘則一生

之操履可知此皆澆薄之世所絕少故在今也箒個成須知忽然說今慕地感慨說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正說不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并此一節赶上文之以禮樂上去

論語下

論語下

三

正欲子路不以今日自限而進之禮樂也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方巧令成風貪冒不忌夫子傷之意文子審有其實儘可風世非疑其矯情也乃賈所對云云正與夫子之問相應玩然後二字言時然後言見不時則不言也正說不言不笑不取其然二然字與上三然字正相應夫子亦不意當世有此等人若曰文子之賢一至此乎夫亦驚愕嘆賞焉耳若逆料其不能殊非聖人之度

臧武仲以防節

武仲只不該看得防爲臧氏之防戀不能舍頓忘防從何來魯人亦竟哀而從之紀法何在故夫子特發其隱以先以有功而得防則今以有罪而斬防於理於法亦相安乃必以先功不可無後請是挾先功以求其君也故擬之要君之條以附許世子趙盾殺君之義若謂若防求後以示不得而將據邑以叛則亂賊之尤夫子何必誅其心

晉文公諡節

此夫子戮二公之隱隱非心術也指其事之正諡人不及知慮言若心術則皆不正文所倚者權謀所恃者詐力陽

四書

論語下

卷下

誘之而陰攻之無正大光明之行桓則所執者信所仗者義名則順而事則公無取于權謀詐力之私文蓋諡而不正者也若桓猶正而不諡自王道既微天下庶有賴于伯至春秋之季而伯亦衰矣故夫子思之須以尊周爲主斷子路曰桓公章合下章

按子路責仲不死子貢責其相桓甚有理夫子不論糾之當死與否亦不論桓之當相與否而但稱其相桓之功仲過在一身功在天下子路子貢見其一身之過夫子見其天下之功仲之功過自不相掩後儒見夫子無貶詞而并

謂糾不必死桓必當相非確論也有以匹夫匹婦之諒暗指召忽者諺甚 當日小白子糾非有嫡庶之分又並出奔並返國爭先入非有先君受立之命仲與忽事糾鮑叔事白不過以己意分事非奉襄公命也此時難說子糾是管仲之君小白是管仲之仇仲不死亦得不然夫子豈因其後立功名而頓壞君臣之義則後世背義立功皆可以贖罪耶 看聖人語下多少權度若明說管仲不該死則

召忽之死爲未當後來人臣誰肯忠于所事若不說管仲

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之人縱立得功業亦何之取所以

四書

論語下

卷下

稱仲之功又言其不爲匹夫之諒便是管仲一生斷案

一匡是功建功而不莫之知是名夫子許管仲是個功名

之士若論道德自有別議 未仁乎以心術言如其仁以

事功言主利澤及人言如字緊頂上管仲之力來言管仲

是這樣仁是這樣人如何說他不仁 管仲之功只在一

匡上一字重看言天下君臣大分夷夏大防决裂已八重

一舉而匡正之此正是有大賜于民處微管仲不是仲若

死之說言此時全虧他若非仲之相桓誰能維持得這

宙莫道楚國憑陵且將舉天下變爲左衽安能尙有今日

看受賜句則前如其仁更自了然 仲後來有此大功正宜愛惜此身以為建功立業之本當初豈得沒要緊這等死了此夫子從旁論他不是推管仲心事

公叔文子之臣章

既曰臣又曰大夫者自其後日言也曰與文子同升諸公則所以得升之故可知此記者書法處是案文子得謚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言只此一舉何等光明即可以為文矣蓋深嘆志分薦賢為人臣美行耳非解謚法 只是取其純心為國涵有無窮之經緯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子言衛靈公章

三子勿說太好只重用當其才上苟當其用雖以三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况有道之國乎

其言之不作章

凡言即言其所為凡為即為其所言不作即在言之時見之凡未為之言無不可恥他沒了這點差惡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從何發出則字頂上甚緊此不是要人莫言正要他竭力干為以免此內愧耳

孔子沐浴章

請討陳恒夫子知決不能行故曰不敢不告此是他本意所謂議雖不行至今猶有生氣蓋欲存此議論于天地間以扶千古綱常耳不然哀公之懦弱與三子之跋扈豈在簡公陳恒下而夫子願欲以陳恒討陳恒哉

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請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匡齊告而不從亦可以儆魯總之能使亂臣賊子懼也

勿欺也章

勿欺指平曰事君之心言於問事君方切要之心下未能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明做自己信不過的便不可與君知則不欺君內己該得不自欺意了在勿欺中說犯便完全在犯之上看勿欺便有漏 本心無一毫信不過本所欲言者無一毫不符其心方是勿欺 朱子曰犯便是諫

君子上達節

君子從闇然本質上做當下便超小人在的然可見上做當前使卑此就其隱裏片片精神默默鼓舞去言故曰達也神馳意想即同事而上下自別若說欲則言不得達了公餘存見云上達如登九層之臺上一級更有一級光景

把前面的盡覺不足觀必直誦其顛後已下達如下臺然
一級又落一級因從上者矜持從下者放肆必直至始快

古之學者章

須看為字是學的主意非論學的工夫古今同此一個學
只心之所為不同古之學者那一念不是為人却是個為
己今之學者那一念不是為己却是個為人

蘧伯玉使人章

自古聖賢相交與常情不同彼此一心學相砥礪耳夫子
假年學易期無大過伯玉寡過之思適與之契夫子愛不
善不能改伯玉未能之意又如此此其異地神交處夫子
於使者口中領會伯玉之神千古聖賢兢業精神一口道
出嘆使者契伯玉也契伯玉者契自心也
欲寡一語亦要得從旁描寫口氣不得只躑躅講

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所值之位即義理當然之極凡事必有至理所在思
止于理而不遷內不膠係外不安排思而歸于無思所謂
止其所也便是不出其位不出有恰好意

君子恥其言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堯

恥過非兩平語意乃謂君子恥其所言之虛而其行則常
過之也過非大過過於其言耳總二恥持其關鍵恥過二
字在言行先是未發言而恥已先據未力行而過已策勵

君子道者三章

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俱是自寫心得仁者知者勇名總
是一君子不憂不惑不懼心體原如此乃是仁知勇實受
用處若只虛襲其迹未見為難惟實體到心上受用真覺
難到勿作貞遇此三句不是紀君子之道只將來形已無
能仁知勇不可說我猶有憂懼或便隱隱台下自道的光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堯

子貢方人章

景自道猶云夫子自說自己的話蓋已契聖心之虛體矣
勿作謙詞 惟實有之故自道其底裏如此蓋人造詣已
至地位已極若心上曉得自己極至便不是極至了惟欲
然若虛歉然不足相忘於其所已至方是純亦不已無致
亦保之意故自見為無能乃其所以為夫子自道也見得
若不如如此自道便不是夫子

方人原把做學問內事做然與思齊內省專於自治者不
同矣賢乎哉正要他自醒亦是抑他大意云賜之方人得

無自治有餘而暇為此不其賢乎哉若我方孜孜汲汲惟日之不暇而胡為乎賜之獨暇也要看得暇字重夫子深抑子貢者只是見得無暇為此耳

玩夫我則不暇學者當各尋思其為我也

不患人之節

能字所指者廣學之弗能弗措吾儒學惟求之能而已一氣說下就他的患撥轉入來全是醒人求所以能非為人知地也

不逆詐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辛

此為世人以逆億為賢者發通節只作一句看覺與逆億字緊相對逆億正由不覺來覺正是不逆億處言君子於詐者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第覺之而已如人覺痛覺癢豈由思索先覺如鑑之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其逆億何異抑亦是轉語是賢乎對逆億活看猶云這纔是好非贊詞不以人品言亦非推高一層必如是纔謂之真明

微生卮章

佞乃佞阿求合意曰無乃為非直指其為佞蓋求其相

之故而不得也固者牢固守着自已要討個乾淨不肯稍加變通此是自明其心事非疾畝之固夫子不徒解脫佞字實發明以道易世不得已之本懷

驥不稱節

驥字正是稱處凡馬即有力亦足貴然不稱為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隱隱影君子上煞有責相馬相士之意

以德報怨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辛

通章重一個直字直是初心知其怨而故以德報便是轉念以直報者無怨的如此待他有怨的亦如此待他一味只是個公直報字乃承上報字文法來非欲其必報也若有德於我的報他須要加厚彌縫其失匡救其菑凡可為他必無不盡之心力此蓋怨欲其忘而德欲其不忘也報施得當正是平等處只重以直報怨一句而以未報是之官怨宜以直報也不宜以德報也德乃所以報德也非所以報怨也

莫我知也章

此聖人自明其為己之學只莫我知也云一句括盡全章

天知正是莫知莫我也夫一句非自嘆語乃自表語知
我其天正自信語非自誇語 何為與他為字不同下文
正言其所為者 劈頭從天人說起正要領起學脉勿作
優游閒曠解學求合天有何可怨學求盡人有何可尤惟
心體上打登得空淨無一毫怨尤之累而學始不浮故緊
接云下學而上達此正聖人盡道于天人之間處 天知
全在自知內自知全在上達內上達全在下學內下學全
在不怨尤內此謂潛脩聖學處處是達處處是天人只信
不過便是怨尤根子 聖人灼見為學脩德是自家的事
于天人之禍福毫不相涉何怨尤乎故只是下學上達自
盡而已此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
常之事無所異于人而人不知也知我其天不是淺淺鑿
臨之謂人心之初本與天合一只為私意間隔所以不孚
上達則與天合一矣故聖人以天知自信 下學句就其
積累處觀若猶有意像就其超悟處觀則在意象之上矣
蓋因學而名下因達而名上也 聖人非以此學求天知
說天知者只見得下學上達之妙可以獨喻而不可以喻
人耳

論語下

卷

公伯寮章

要看將字須把行與廢互說言道正廢着忽人有用我之
機而將行道正行着忽人有不用之機而將廢行道廢
之命非子路之命亦非夫子之命乃宇宙否泰治亂之命
其如命何言就使從此廢亦道中所有之常理命申所有
之常事公伯寮亦是命中人為命所使其奈命何夫子不
言命對若輩每言命蓋不以興廢之權歸之譏人正以
息小人之焰也

賢者辟世章

論語下

卷

賢者二字是總領脩言所辟悲世之意正不忍辟世之意
也辟世之辟擇時而仕也辟地之辟擇地而造也辟色辟
言之辟擇君而事也要皆非果于辟者縷縷數來可慨世
道之非不重賢者見幾而作不分優劣以所遇不同言之
作者七人章
作與辟不同辟者避彼就此即辟世猶有待天下之情意
作則見幾而作去不反顧矣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宿世門章

夫子是無不可的故無不為知字為字俱重口氣渾融道

盡夫心事非譏訕亦非稱揚

子擊磬章

荷篋亦大有心人也一聞磬聲遂動當世之想後來轉入
念頭便有許多憤激說話故夫子以果哉未難挑之言我
之所為斯誠難耳莫作怪嘆看有心哉句內添不得一字
只是言其有心不已正與莫已知也斯已而已句相應有
字猶云息心罷了勿露隱字深厲淺揭只作自家語勿添
詩云字深則有厲當見而止非如淺可攝衣而涉也可已
而即已即是一個果果哉者一刀兩斷撒手得快只這是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書云高宗章

此只就喪禮論耳其實高宗不言有恭默思道意在朝諸
侯有天下猶運之掌正此三年不言者為之也

上好禮章

易使非只奔走也即徂詐咸作使之使謂順化也禮達分
定之說乃求于分猶屬勉強須是盡將驕念消融殆盡則
滿腔皆是忠順之心不必驅迫而自馴矣此等治化畢竟

居上者真心實意傾注于禮然後可以化民若徒姑好之
如何感動得民

脩己以敬章

君子非能有異于人第能不缺于己最重是個己字敬字
就在己字上看出己乃真已提出真已使他堂堂淨淨光
光潔潔惺惺不昧絕無一點垢汙便是脩己以敬即脩己
處便是敬不是把個敬束脩己亦不是從脩覓敬也
只脩己以敬一句連安人安百姓都完了因子路不足故
又分疏出來已非單單一身敬亦非終日靜坐己之所行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即是人之所受脩己以敬便是無求寡無小大無敢慢之
意其精神自與人情不相隔而其舉動自無拂民從欲之
處若有一事做不當一人處不妥還是脩己未盡安人安
百姓是脩己之全功不是效驗亦不煩推致二以字最緊
緊言即以此脩己者安之更無別法也安亦脩中事也舉
此則脩加彼則安百姓亦人也散則人分則百姓堯舜猶
病極言脩己之難在心之兢業上說恐一夫佔危即是精
神未到處以是為病非病有負于百姓實病有負于己之
分量耳此節不重人與百姓只顯己之分量圓通發出脩

已以敬裏面意耳

原壤夷俟章

夷俟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故如此重不遜一句見無孩提敬長之心根基壞了故長而無進老而不死教壞人家子弟敗常亂俗故曰賊叩脛者彼以形骸為委蛻故叩之使覺以狎行其教也

闕黨章

使將命全是消其客氣二益字相照應成字乃成人之成非學問之成也

論語下

論語下

論語下

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君子成就後學都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衛靈公問陳章

俎豆之事事字內要見是先王制禮之心思所寓正生平所學以經世者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自悟以發問也而公默然無用夫子意矣故明日遂行遂字當味有決速徑直之意當行即行不復低回顧慮後面許多話皆根于遂字從者病六字作一句讀與字對衰字看正是幌着氣運子路之愠悲道之窮夫子以固窮自信有不以其道得之不去意固窮固字與亦有字相應言君子實為固然無心趨四書酌言論語下

女以子為章

避該得與窮撞着小人句見小人便窮不得只借以見君子之可窮不重貶小人士
多學而識者學得一件乃識得一件是無頭學問查外以益內是枝葉上工夫一以貫之者由內以該外是根本上工夫多字一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原是冲然澄然無有一物而萬象森然已具特對多言則為一耳勿露心字兩言子者不是明自己學問政要提醒子貢得此一着任學任識任多任少皆有頭腦益悟則多識即一貫迷則一

貫亦多識 夫子原不是禁人不要多學只是於學識得
個總頭緒自然觸處貫通女以予句語須有斟酌然非與
如夢忽覺疑端忽起正是悟門將開故夫子迫迤之曰非
也曰予一以貫之令賜見夫子之面目即自見其面目即
透出一之精神却不可說全不用傳上論一貫直指吾道
說此承學識說下是曲曲挑動他須粘着上文學識內指
點個予一出來非先有個一在以去學識也貫即貫其多
識者須認是予一以貫不是予以一貫之對賜說見賜所
口從事於多與識者見多識不見一貫也見賜不見予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六

予則多處皆一識處皆貫實一以貫之註知行字勿用一
貫原無實義隨人所提如顏之約禮曾之忠恕賜之性與
天道俱是此聖門提宗語

由知德者辭矣

心之真知處即為德心之自得德處即為知此知正是體
驗後之知都從吾身實踐中來沉潛默會更覺此中有無
窮滋味乃妙悟地位豈浮慕強索者可同非真知不靠真
得故曰鮮子路聞斯行諸過着好事便做不免意見氣
用事却不細心理會生平所不足者只在知上故呼而醒

之

無為而治章

無為而治蓋古來有此語而夫子獨謂舜有合也無為非
難無為而治難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不單描個無為之象
非其治象亦描之無為乃運用處絕無痕迹行所無事之
意夫何為哉虛轉以喝起下文正與而已矣相照應恭己
亦只在正南面上想之其所以然難以形容與贊堯無各
意同就人見他如此而舜一段兢業真精神不動聲色而
穆然運于上者亦何嘗不在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敬脩而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六

百姓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也紹堯得人二意
只宜用在其舜也與丙

恭己以心言非專以容言細玩語氣上一句便說盡了
二句不過申說上意恭尚論之餘不勝欣慕之至故深著
其無為以致嘆羨之意云爾

子張問行章

此章示存誠之功誠能動物故可以行忠信篤敬皆誠也
參前倚衡方是真能忠信篤敬非深一層也上下節只是
一意 忠信篤敬乃吾心之體至真至一者也從真處而

言謂之忠信從一處而行謂之篤敬總只一個心非偽妄之謂須融合貫講為妙 言行之行於世者忠信篤敬則言行皆心矣此心相通處便是行次節只申說上意以見行非可與取耳立則二句二則字宜玩是熟境不是工夫合二句方見動靜不離之意立與在與舉以為例耳見是心見非口見工夫須勿忘勿助到養盛後自然滾滾不離常在目前忠信篤敬總是個理理不離心只此心常惺惺忠信篤敬便都在了夫然後行難之之辭必非此然後行則未至于此便不可行參看處立不散之意倘有循環不

則書酌言

論語下

五

舍之意發言不獨信而加以忠者乃句句從心苗發出絕無虛花行不獨敬而加以篤者乃貼身著實做去容不放鬆忠誠貫在信裏篤就貫在敬裏

大要謂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而有夫子既告他言行要信敬又恐他只在言行上着脚沒有本領須要時時處處有見于此體方是不言而信不動

直談史魚章

兩大夫皆衛扶亂之臣宜重無道邊立論總見能以氣節相推挽處自有道俱淺淺看 正直不阿之史魚使其當

邦有道之時吾固知其無難如矢矣乃今當無道之邦亦如矢焉蓋因無道如矢而有道之如矢可知孤忠自許何等風裁故曰直蕪言行在內有養之君子哉蘧伯玉使其當邦有道之時何嘗不仕乃今當無道之邦雖仕于其朝原非不可以卷而懷者此蓋因其未卷而諒其可也懷字其中有物在按衛自獻至靈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四勿未嘗卷懷只就他作用蘧晦不露丰穎以搜禍處瓦其可

可與言章

則書酌言

論語下

五

可與言不可與言不截定兩項人卽一人之身有可與言處亦有不可與言處聖人因材而篤惟言其可與言不言其不可與言而已得力處全在知人故以爲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只是一意不失言正是不失人處玩亦字可見志士仁人章

志士是有志于求仁者下二句正是求仁處玩無字有字是何等立志 志士仁人不論生死只論仁生愧于死而心不安則仁善死愈于生而心安則仁成無有非實事言其斷如此耳只重理當死不貴徒死 殺身成仁非取必

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與不殺身俱是仁誠看求生求字有多少隱忍處

工欲善其事章

必先字固重欲字尤重須在己有此欲仁之心然後仁賢方為我助入之情欲譬如瑕類一般瑕類非利器不去情欲非仁賢不銷人只捺下這心終日與仁賢相處嚴畏切庶為兢兢這副心腸還容得別念夾雜否自覺情刊欲化本心現前矣事之友之即此心無放處就是仁非待事友後徐徐然借境練心也此為悅不若己者發藥 有位則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仁發于事業故名賢無位而止存仁心故名仁耳

顏淵問為邦章

此章就四代中名舉一事為例四代大業觸類可通非執定數件謂治已盡此也須從帝王之制上會帝王之精如行夏時便想當日所以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允釐百工庶績成熙皆本于此乘殷輅便想湯之同律度以式九圍者何如服周冕便想文武端冕凝旒而追其郁郁之雅至於韶以象舜之成功必思致治何以如舜而後作樂可以如韶都不是小可作用一放一遠宛然典謨訓誥圖艱保泰

之旨淫者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非淫亂之淫殆主佞人心術言最是個危險的人淫人心術殆人國家尚落一層

人無遠慮章

遠慮不論地不論時亦不論事只就心上說人要常存這一點兢兢業業長遠思慮的心則計畫必周自無可憂若無長遠思慮的心則意念疎漏處便是禍之胚胎無遠慮處就是有近憂處非有二項

臧文仲其竊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其字與字看得活若曰豈其位果竊得之與胡為蔽賢若此只深譏其蔽賢非力證其竊位

躬自厚章

曰躬又曰自見此躬乃自之躬於人無與也責人即在躬自厚內但云薄則與人為善之意固在專於脩己雖非為遠怨計然怨之有無亦吾人自脩之一證

不曰如之何章

曰字是心口商量語兩之何一連方見熟思審處末如之何言只管自是其愚雖有忠言嘉謨無由入矣

羣居終日章

此言燕朋之害以義字為主羣居正考德問業之會終日
凡日皆然不止一日也言不及義好弄小聰明慧而曰小
見無益于身心家國不過挾數任術目前聞捷耳此正與
義相反行即行其所言者耳難矣哉重入德邊免害帶之
爾時甚覺快活與爾時無限拂鬱而憐然若不終日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此章全是贊君子之義勿就處事上說本文俱在裏邊說
向外故不曰以義為質而曰義以為質蓋義與君子分不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去

得兩個如云君子無質義即其質也即此義行出來中節
處便是禮和順處便是孫到底成就無虛假處便是信總
是一義渾全于中而發見出來段段有許多妙處故以禮
孫信三字形之實則一時俱有並無次第轉換處不可下
又字亦不可以孫根禮信根孫君子哉贊詞首尾兩君子
政相呼應首君子字泛以人品言末君子哉在德性渾全
涵養純備上看出至此則義與禮孫信條而貫之融而化
之至精至妙止見君子不見義矣故曰君子哉

君子病無能節

病無能與患不能不同不能是外面零星的故曰患無能

是他心裡自看做空虛極了與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同

病如疾病之病是求諸己的心事然君子無能之病終身

不了如其猶病諸的病字乃可了念處也試看人當危病

時專心調治凡功名富貴總付之度外君子有這個病在

心上還管甚人知不知與下章疾字俱切身之痛

君子疾沒世節

疾其泯沒于世若無有我非疾其無名乃疾其無實以
自見也只是做人及時脩德意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去

君子求諸己節 孟子反求之說特求己中一節事這求
諸己不待有不得方求兩諸字有尋求
不盡
意

此與為己為人稍別為則原其隱衷趨向而求則指其實
實用力處君子會得己真看得己大道德固從性真事業

非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

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故

只求諸人同一求而人已異則品為之迥絕矣

君子矜而不節

矜如執玉捧盈有矜持之意欲嚴己之守恐怕人來混我

便要與人相爭羣是一夥共處絕無分辨欲廣己之量恐怕生了嫌隙便要欲人爲黨惟這矜不爭羣不黨易相涉而界限各分纔見矜羣妙處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與辨和同驕泰者不同兩不字要看得自然

君子不以言節

該重人字聖人每重行輕言言可以備採不可以定品語及人品則言必所不尙特就君子燕收天下之心言亦在所不廢耳豈遂因之以舉人哉舉人者必將心腹委之權宜聽之豈可取決于一言間正以議事者未必能任事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美

若意其不能任也而并廢其議又非以廣聽庸而恢任使故不以人廢言正是不以言舉人處

有一言而可節

終身可行只重在我去行的方法未着人說行之是行此一言不是行世此賜有反約言其恕乎玩此乎字有深味不盡之意恕者如心之謂也欲令人如吾心則難而欲吾如人心則甚易欲人人如其心則難而欲自如吾心則甚易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痛癢通而畛域俱徹矣又何往而不可行哉不欲勿施不但解恕字正解所以終身可

行處 勿施非徒勿其事抑且勿其心人心通處無如所欲所處只爲所不欲不欲勿施則所欲過矣所以終身可行

誰毀誰譽章

通章以直字爲主以人民二字爲脉夫子把自身亦入在斯民直道之中以警世勿以下節爲申明不敢毀譽之故夫子只把自己的心還諸天下人公心絕不自留一見故特拈誰字吾之於人人字卽是斯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言吾之於人會毀那一個會譽那一個正與斯民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美

也云云那一個是我毀譽得意思相應試卽驗也驗其今日微露之善端而知其將來必至之究竟則譽亦非譽矣此正是誰譽註脚次節言我固是誰毀誰譽就是這許多百姓從三代來都是把這無毀譽相爲通行也那一個好枉得的民字卽前人字斯民指今此之民行有率之成俗意所以二字從民心本直來蓋善善惡惡本無私曲今猶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以夫雖毀譽將誰欺乎

吾猶及史章

此章全在吾猶及三字上看出時之益偷朝有信史則是

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此亦偶舉一二事爲例今亡矣夫只就目前所見一變至此初得不惻然

巧言亂德章

此言立德立功者當自定其心也兩亂俱從自心而生能知言妄氣則不爲所亂矣此正是審幾之學

衆好之節章

衆字與公字不同察非察衆言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必察亦非定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直從以由後察其所安此直從性體上朗照毫不粘着好惡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堯

人能弘道節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道體際天蟠地何待人弘蓋道之靈竅寄于人心人得此一竅擴而充之便做出經綸泰贊事業而其人亦遂名爲聖賢是以弘道者而因自弘其入也能字乃其能人字即匹夫匹夫皆可與能下句即覆說以決之非道弘人斷却世人諉托之念

過而不改節

偶錯的過還算不得數惟不改去便年年留在身裏纔叫得過矣此只是要人急改

吾嘗終日章

思者聖功之本聖人豈不重思此警徒思者正欲以學善其思耳不食不寢非有意要如此乃用思專篤自不覺得無益者縱思之有得亦是空想非自得也要知思是心思學亦是心學但徒思是懸空思索便要入理學是有所依據循循理會語氣重學乃所思體驗處

君子謀道章

此專爲分心利祿者發憂道不憂貧是君子謀道的主意打從謀道講不食說起若曰君子所謀者道不曾謀到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堯

上去食非人所可謀也耕也餒在其中矣食有不謀者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雖有得祿之理而君子之心只是憂道之不得耳豈是憂貧而假學以濟之也憂自心之思慮言謀自心之經營言以耕比學不是較量指出得失全不關謀來以破其隱念夾帶處

知及之章

以仁守爲主知以求仁而仁之嚴密處形爲莊仁之節文虛影爲禮必仁守纔真是知及必莊蒞動禮纔完得仁守故末揭一善字知之盡仁之至也仁者或使人愛或不

能使人敬能無惡或不能盡善故既須以禮持已又須以禮化民 須玩復禮為仁禮亦即仁之節文也能守守字亦未是化境說到化境更無可見仍須在動民處驗之如中庸說入德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微妙之極已無可說仍須說向賞怒勸威處以驗其德之至

知謂之及必洞底裏徹內外豈有未仁故曰雖得之得即仁矣守不是把持執着此仁此知相依據而不離耳得失說極細守知易守仁難勿助勿忘着不得一毫意念故雖得而猶虛其失 既謂仁則形色象貌無非其精豈有未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全

有莊之理既謂莊則心身收斂周旋中禮豈有未能禮之理蓋莊非矜貌乃仁守中之檢傍禮非脩文乃仁守中之品制天下無無威儀之仁者而仁者容有檢傍不到處天下無無節文之仁者而仁者容有品制難調處則不莊不禮正指其不能守而言而不敬未善正是失之處 此動處皆心精流動之境而乃垂于禮則以語心學之全功猶未矣

不可小知章

玩語氣重可一邊主用人說良是就所著見日知據所承

當曰受不可小知非不能也謂不可以小事知之以小事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要講得活動 偶以小不能而求君子則失君子誤以小有能而信小人則惑小民之於仁章

通章一意正將水火蹈而死來發明仁甚于水火人當急圖其甚者待以生時水火不可無蹈以死時水火又不可有仁則不然可見民之於仁甚于水火也玩一民字專為喚醒愚民故就生死上說法

當仁不讓於師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全

不讓只形容一當字當仁不是奮迅勇往等語只言仁是自家故物自當承認雖師也不讓讓非謙遜乃退縮之意也不要不在不讓上摸索先要認得一仁字纔得光景當字是吾要與人相當只把當字發得透不讓意自見以一念負荷兩間視兩間皆我行仁之境以一念提掣千古視千古皆我貞仁之會

貞而不諒節

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亦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但有我但任已則謂之諒

君子是貞不是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 貞有允執其中光景諒只徑徑信果光景蓋貞與天地合德也

事君敬其節

事君二字領起須重看二其字指君言事者君之事何敢怠慢食者君之食何敢覲覲益君臣非責報之地但看一敬字何得精神分得到食上純臣之心如此後食正是敬事專一處

有教無類 人之有類為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自教者立心言主一榮者受說

類之不同由各趨所向而莫知統一也教則學宗于一正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可化異歸同更安有黨類有無二字緊緊呼應教字應作

脩道之教看若造詣則淺深高下政須因材而為安能取

君子之教如天地風雷雨露萬類皆屬其生成成君子之教

法帝王勞來匡直羣類皆歸其陶鑄

道不同章

謀者各出其意見有相濟相成之意不同而究歸于同惟道同也同道處要細辨如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易地皆然正是相為謀處若堯舜與巢由孔子與沮溺夷清惠和便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了合下主意既差各執其

是也是強不得的道理之廣原自如此太史公伯夷傳云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成其是也 主明道術非謀國是

辭達而已矣

辭字對斷言所貴乎辭者惟其達而已矣如曰辭既達則可已矣便落下一層 古來聖之作明之達或達己意或達前人之意然作述一出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亦若為之疏通透徹而毫無凝滯此之謂達乃所貴于辭者也曰而已矣則所存皆不可已之辭矣不然安知異端一偏之辭不自以為為達乎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師冕見章

要有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從聖心自然流出聖人非能增人之本有即冕亦自有不盲者存但得一精點自無不洞曉然仍是師冕做主聖人不過相他故曰相師相字最存斟酌聖人提撕天下萬世總是這方法今人須要信受自己做得主方許信受聖人信受聖人指點階席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理之流方告時亦安知此是道因子張指出遂見是道 此要看得濶大分明有俱立俱達老安少懷意思亦是天地之心贊化育的手段

王龍溪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剩語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全

將伐顛史章

通章聖人力阻顛史之伐不出理論勢禁兩端夫顛史節極論顛史之不可伐理而論之也不患寡以下極論不均不和不安將有蕭牆之憂勢而禁之也然論理是立言綱領其論利害則因而及之通章屢呼由求而切責不及季氏者蓋由未能救則季氏之謀必不果行聖人抑私門扶公室之要機也 提出先王二字把大名分歷倒季氏邦城二句根先王來不可分三項說先王以爲東蒙主既非私自割據且在魯邦域之中又非敵國外患是社稷之臣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全 尤不是季氏私屬有與魯相存亡意且字是轉語是字是直頂語三句叠登說下總見季氏不當伐意 伐顛史原只是一個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便無魯先王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他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引周任之言重陳力二字陳力以匡救言當去意不重只重在位當諫扶持是借用字正是陳力處相字亦借用字應就列正意俱在陳力二句內發透分明把季氏當顛危之人看且字又轉到諉其過上過矣指吾不欲之言虎兕影季氏之吞噬龜玉

影季氏之毀常冉求既就列而為之相乃任其越範任其毀常是真相而坐視顛危者也力之不陳就列何為故直歸之曰過今天節因夫子昔者一段生來言夫子欲之大有不不得已者固而且近則堅城完壁既足老我之師形親勢迫又易乘我之際此求與季孫之密謀可知矣今字有時不可失之意疾夫節作一句讀欲之正與夫子欲之欲字相應此還泛指君子所疾如此而責求在言外丘也二節只泛說道理因上為子孫憂愛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愛一句來開字重看本先王之制說要見先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全

王之制原是均的下根均字遞說均以分言和以脩言安以勢言季氏君臣當時病痛只在不和其不和之由則起於不均以不均故不和而其勢必至于不安而傾矣不患寡二句是述所聞均無貧三句乃以己意釋之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又添出和傾二字者和是均安中一個血脉傾不止于貧寡故究言之夫如是直頂上不患貧寡而患不均安來故字直貫到底言有國家者一心只在均安初無求于分外如是尙何心于遠人之土地人民以益其貧寡哉其有不服只脩文德以來之不消稱兵也文德對武

功言即均和之極致來只不負固便是來既來之我也是安的他也是安的相安無事謂安之均和之內也與上安字同下節纔指顛與此且泛說看夫子不均不安之論正說顛與所以不服之故其曰相夫子正指不能強公室以致遠人之不服就使不服亦以魯之文告招來之可矣夫子非欲季氏自家服且來之也更不能止其據國致魯邦分裂而內變生所以求與由者至矣不能來無文德不能守無內治而謀動謀字緊連上文季孫之愛正應子孫憂句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孫之身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全

猶云變生肘腋此正所謂傾也

天下有道章

此因當時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隱責君上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天子以道建極而禮樂不備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不然而綱解紐弛權烏得不下移也大夫陪臣之僭皆諸侯作備言言自諸侯出一句可味蓋者約畧之辭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也是論理亦是論勢竊柄亂臣不可理論只可勢禁說他得而必失煞甚警痛政不在大夫根不在諸侯來而

倍臣又可知矣獨言大夫分明曰擊時事而發天下有道豈獨政不在大夫卽庶人亦無有心非而巷議者議是議禮樂征伐之失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昌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下之事乎

蘇之去公室章

前章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見今三桓子孫已到四世其微也宜矣矣字怕像莫怪他微的意思此不徒嘆三桓之宜敗也乃冀王室之復還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六

益者三友章

友字活是我去友人也益損俱主我言只說如此則益如彼則損見人當趨益而遠損直若是非無隱諒者以信待人相諒而不蓄猜嫌多聞博古通今二便字便捷也猶云熟閑辟訓開張裝模作樣施設開來柔是軟熟一味順從人却又安貼不露痕迹故曰善柔三友各開不必依註相配損益就在友上莫誤講友後方益方損

益者三樂章

樂者情之所鍾得趣最深益損都在此處樂節處提心爲

主以吾心之未發已發印合先王之制作自有酌文質損益而定其從考性情功德而反其自始不以禮樂苦而禮樂自心生者矣道人善重中心企慕說多賢友重多字有思齊意驕樂以驕爲樂也宴樂同驕指言動說謂放逸于規之外佚遊以遊爲安佚一恣閑蕩宴樂如飲食聲色

侍於君子章

論言當以時躁者先時隱者後時替者不能相時三意非愆于語然乃愆于心此只是平日無檢身治心之功愆差爽也是無心之失勿說太深了 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七

君子有三戒章

三戒惟不使血氣用事非絕之也天性卽在血氣中三戒是志以帥氣定性之學 羅近溪云凡靡麗皆色凡欲上人皆闕凡汲汲欲樹數名皆得

三畏章

三畏不是空存個敬畏之心便自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全天之命便自高山景行以學大人便自信若著蔡奉若

神明以守聖人之言此皆是身心寔用工夫大人非勢位
乃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聖言即大人之言但自人論之則
曰大人自言論之則曰聖人之言然亦自人觀之有此三
畏君子則只有就業一心無時無處不然耳稍不提醒便
自墮落 其實畏不畏之分究其原固必起于天命之知
不知但本文自有語氣上節須三開下節側下各不相妨
生而知之章

羅近溪曰知有兩等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章
三知字當屬覺悟看三之字却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
知皆附言

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惡人人具足然雖聖人亦必
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但以其覺悟之速便像生成使然
其次則稍遲緩若德性則因知亦與生知一般後世錯看
知字遂疑德性亦有氣質之雜者非也

覺性是燈上之火氣是燈中之油油清則火光必明亮油
濁則火光必晦昧此覺性雖可以主宰氣而又不得不隨
氣以為轉移者思 氣但可謂之氣質但可謂之質不可
謂之性也性則所生之良知是已人皆生人皆知惟上焉
者未經物累困屈自然良知發現此亦是保其所生故生

生而知也非生而神靈之說若然則孔子不消放求矣
君子有九思章

九者就天下與我和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不過此九
伴故思亦若與之為九耳總之一心只此心常在天理上
惺惺自有不思而得之妙

此分明指出君子不汨沒其天性不拘未發已發常有惺
惺不昧之靈照徹于身心官竅之中蓋吾人性靈本然之
妙原自有一個至當不易的道理君子之思不是思慮運
看照管只作同光返照看乃參提法門也上五句就自身
四書斷言

說下四件就事上說此是訓君子當有此九思不是贊君
子思者聖功之本然人心易放難收聖人所以約思而歸
之于九此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在日用脫空因落昏沉
妄想亦屬馳逐此皆是無妄之藥

思字固不是專於寂時存養亦不是待應接時纔起念即
如視聽二端耳目未交養不睹不聞之體固是思聰明處
聲色乍接周作哲作謀之用亦是思聰明處事物紛隨擴
兼聽並觀之妙亦是思聰明處餘皆可例推 思雖在一
心而以之檢身則逐處分用所謂一致而百慮者也

見善如不及章

上節只是有學術下節方能以學術為事功有學術又有事功則士風世道皆有賴焉故夫子重其人

善不善只說自家所欲為所欲去言不必指人兩如字只描寫他惟恐不得乎善惟恐或蹈乎惡之意講此節句句要吸下節精神見此善不善不關天下止關一身但亦不可說壞了志與道要合看當以道字作主學術不周于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于性天便非達道隱非空隱隱居以求其志行非徒行行義以達其道兩以字重看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奎

袁了凡曰君子此身可隱而此志常要流通一時不求便與天下國家間隔矣凡建樹功名不難惟達其道為難方是此志究竟處若注脂不合天真設施不本性命即雖天下國家可均終非達道未見乃嘆出處合一之難非慨世傷時語 張侗初曰道為天地萬物一體者也達如源泉之達達于四海天地萬物海也好善如不及惡不善如探湯源也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執持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是想他向有箇善惡分別相在未離已身上着力恐他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之關頭其實求志

達道只此輩根基人也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的當求的時節便有好善而與天下

共還於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意念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如時至氣行即暢茂條達矣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通于時宜便是沉淵枯槁蓋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大抵類沉淵枯槁只為不行義不變通方員差別在毫釐間為天下為一身即從此分矣惟求志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之于天地萬物而作用而滿無窮極也蓋好善惡惡只謂之好惡不謂之道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奎

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大而覺好惡之為小也故夫子曰見曰未見

有馬千駟章

此章借兩人立個榜樣只重醒世上不必前斷二子之優劣景公于駟何加于生一死則于駟非其有彼附羶自喜者所享幾何夷齊不餓亦必有死一餓即首陽至今榮名被溫飽沒身者能得此否 斯民也直道而行誰毀誰譽故提出兩民字以為千秋公案

子亦有異聞章

道本大同異非所以為道即非所以立教也詩禮一脈乃先王垂世之大法歷代相傳即夫子不能為異者此道術所以歸于一統耳若只說聖心之公無味學詩乎學禮乎是問其曾得手與否非至此始訓以詩禮也未也亦是說未得手未必全然不學蓋詩之教委婉有不盡之味故可以言禮之教端方有不易之矩故可以立此不重詩禮之益全是即詩禮以照出無異開意開斯二者答得閒冷使充自思詩禮夫子之雅言但向也習而不察一得于提醒則恍如有得這字只對私厚而言君子不私厚其子亦足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破世人異同之小見豈不是長有見識全要寫出個喜字

陳亢亦直想到過庭時節

邦君之妻節

邦君之妻四字提綱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夫人乃與君敵體者君稱曰夫人而况于邦人况于異邦人乎君夫人與亦曰君夫人俱照君稱而尊之也小童小君特帶說然亦要見得君尊意君夫人如所稱君王后之意不可曰君之夫人

陽貨欲見孔子章

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無禮于君公論所不容一且為貨所困貨必自謂此人心所共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任子我此欲見孔子之意也

通章以孔子不見為主陽貨都是有意孔子一味無心所謂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時其亡不謂偶值亦不是特嘲孔子不欲見又要往拜而當其亡之時而往拜之孔子亦是無心即此亦見聖人之時處遇諸益未嘗有意避之不為已甚之意仁知之問隱隱打着孔子身上來孔子只隨口答應不認做自家身上去到感不我與明諷他仕方應曰吾將仕矣記者於此方看個孔子曰亦有見諾只是應辭與然字不同不言仕不言不仕而但曰將仕語最委婉問說亦不必頂懷寶失時來淡殺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陽貨一片機鋒 有可以救迷之具而坐視不救猶我迷之也故曰迷其邦從事與從王事同看隱然以主其事者自任而以從望夫子也機會在轉盼之間乘時者宜急不宜緩故失時口亟仁是道濟天下意知是相時而出意性相近也章

此困人以善惡相遠歸咎于性故爲性分解言習遠正以明性近欲人慎習之意此不是以善惡未分爲相近乃以彼我不殊爲相近相近的纔是性相遠的是習不是性對舉性習欲人于習中認性也習字就不好一邊看

性指天命之初言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于天命故其初相近於此見幾希也此分明是指性體說

唯上知節

此承上章言明性近非明習遠唯字重看雖說不移意却重在此外皆可移上習之所以相遠者只是多此一移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子之武城章

通章要體會夫子欲廣道化之用意只重個道字筭爾而笑喜其可行于天下之機望二三子之信正望其同以道濟天下之意無兩層絃歌者然而且歌正是學道處由于游之教來道乃明德新民之道禮樂特道中之一事耳勿露當時治尙法令以教化爲迂濶難行武城絃歌此便是治天下的樣子如何不喜焉用句正是喜辭暗含不得大用意此只借言不作喻看聖人無戲乃之武城而爲是言者見道行也所謂吾身親見之也能不喜哉喜之深故濫

而爲戲耳 牛刀一喻已全提大道之要子游特一証明

耳聞諸夫子節須得引述口氣又須得子游尊所聞行所知寔際愛人易使只重主治不可不以道教人以解上焉用之語不重君子小入上 愛人者謂卽以此道去使民時油然而有愛也易使者謂蒙其愛而相率服馴于所愛之中易于制馭不梗化也非役使之使是也非指昔之言謂偃所引學道之言明武城必教以禮樂是真化民成俗之言也以偃言爲是政信偃之能行大道處呼二三子者欲以道易天下並望之二三子欲共証此語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卷

公山弗擾章

夫子東周之想無日不思用行一旦有人以禮召恍若吾道有興機不覺本懷觸發欣然欲往乃情之所寄耳卽子路不言亦知其決不往也寄言東周特以子路不悅而爲此慨然與寄之言非直解說欲往之意也召我者領往公山氏說如有用我者是推開說不指公山了蓋用之在人爲之在我令公山而自爲但可爲公山有人焉用夫子以爲便直可爲東周神情寄託甚遠故不言爲魯直曰爲東周實實作與周說絕不粘着公山

能行五者章

子張一生病痛只在務外其問仁亦必在萬物一體處馳想但知行於天下而不知求所以行者于吾心夫子教之重能行五者上此正為仁之實功 別處論仁是要歛將進去此處論仁是要做將出來其能做出去處正是真心含蓄處也不可只以與世流通話頭講於天下却輕看過能行二字恭寬信敏惠句甚重能行正在此處着緊須實實落落在心裡做個恭寬信敏惠來此心更無絲毫走作方是仁蓋運用于天下見其莊敬處為恭宏裕處為寬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先

切處為信勤勵處為敏慈祥處為惠其實只是一心同出異名隨心之所行而見有五者也乃仁之工夫非散殊也單說一個仁却渾淪無下手處不侮五句正見能行五者于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不重以效自考上敏則有功效字即功不加于百姓功字不可泛說曰不侮曰得眾曰人任有功足使分明仁覆天下景象儻令百姓強傲猜離百事廢弛成什麼天下吾可叫得仁否可見吾儒無離天下之仁亦無離吾心之天下不侮得眾等指天下言必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精神

各各貫徹而絕無壅闕方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方纔是一體之仁

佛肸召子欲往章

聖人自有屈伸變化之妙物何能累不善不入之說非恐佛肸浼夫子也言彼既為不善即往亦無奈他何却不若不入之為愈耳 然字是言不善誠不宜大有是言是實已曾言此以示士節也然此亦為防磷緇者言耳兩不曰字從言字生來是極論之詞非夫子平日有此語堅白二字聖人借言以自況不可說物不可說道亦不添出個至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先

字如云不是說吾堅了雖磨可不磷不是說吾白了雖涅可不緇只是我不能懼其磷緇而滯定堅白耳見得磨涅固有磷緇之理我却為其所磨涅聖人雖赴召決不入其黨末節承上一直說下只將繫而不食影出個拘而無用來不為匏瓜見可為則為如其不可則操縱之權固在我矣語意極圓若說必為世用又未免有繫了 通士之病在緇磷貞士之病在繫字聖人有通士之權而無其累有貞士之守而無其拘

六言六弊章

此章重好學二字蔽字卽于言上見之德無可言可言只是個好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之這六件把做話頭拈弄不得須是泰研自心使我靈明迸露到處逢源遇着慈祥處卽謂之仁遇着朗照處卽謂之知餘俱如是故君子終身有六德之用而實未嘗有六言之名 學不徒誦讀而已只在心體上日日澄徹洗滌正是開蔽的工夫如心體光明洞達六者從光明洞達中流出何有于蔽蔽處只緣心體上鴿突理不明白耳 只羨個好話頭卽有一情見奏泊卽有一番影似障礙纔開門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一百

卽是墻垣所謂六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提子路于萬障之中後一一剖出病根病雖有六良藥只是一學字一味卽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愚又有學以治蕩也只愚便是蔽不是爲愚所蔽亦不是因有所蔽而爲愚餘做此子路未聞處卽是蔽夫子語他處卽是學

小子何莫章

首句雖云學詩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只以詩字貫下非謂學詩後能如此只說詩中有許多益在人不可以不學李九我曰將數段叙過後發當學之意得之

何莫乃提醒語非怪而詰之之辭學非誦讀全在自己身上體會與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表了凡曰與者志意相爲觸發如仆者之忽起觀詩所美刺之得失卽可考見我之得失羣處常怨處變最易流者情得詩而節最難治者氣得詩而平適之二句正領四句以來正典觀羣怨之實際處邇遠不論地分卽學詩時了卻事父事君關頭詩中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作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意遂湮玩一識字心靈固自無盡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一百

子爲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非治本夫子教子爲二南非求之二南也正教他邇入本原來果於此邇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間阻不然家庭且多窒碍何能及遠女爲句是喚醒他不是問辭爲有身體力行意下二句反言不爲之蔽正見二南不可不爲處墻面而立正是不爲的影子不必講落一層 但觀文之所以爲文其所以由官帙達之朝廷由朝廷達之國都由國都達之闕巷便可以破開面墻境界思及面墻則二南信乎不可不爲也

註一物無所見當融化用之

禮云禮云章

味數云字極活蓄令人深思而自得不必添出和敬字

色厲而內荏章

色厲不止面色厲是剛方模樣色厲正以蓋其內荏要重說內荏而將色厲來裝點他畏人知的光景此在衣冠之林說故曰辟諸小人辟者辟其心也即辟其貪昧隱忍之在處也此種小人正是大奸雄非明眼人不能覷破

鄉愿德之賊也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愿字是德而愿為鄉之所愿則流俗汙世之所為德非聖人君子之所謂德賊者傷害之稱就鄉愿本身言德本謹厚他謹厚却由鄉人習染不由德性之本真唯習最害性故曰賊不可涉孟子口中語

道聽而塗說節

道是目前路途是前塗道聽塗說只形容他入耳出口略無停蓄不能潛心體會的景象莫認真說與而不能受過而不能留故曰棄深為可惜

鄙夫可與章

鄙如村鄙無大識見的此亦不為大奸極惡只因見識小

不知有君故患得患失患得不過自卑求庸自小便求倖冀

一得以為榮若患失則思為固位保寵計而又恐位未必

固寵未必保充此患失一念往往到大奸極惡的田地本

非初意樂為無柰事權難捨其初人多以其鄙而忽之見

其易與往往援引共事到後來悔之無及故事君者當辨

鄙夫於蚤玩一與字不責鄙夫責在與之共事者耳

古者民有三疾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狂矜愚是疾之名肆康直是疾之實蕩忿戾詐是疾之機

古人率真今人習偽古人猶是本症今人變為別候矣此

即氣習以驗風俗或是者婉辭不但好處不如古即疾亦

不如古有無限感慨 非狂矜愚亡古之狂矜愚亡也

此只是氣習之失原無欺世益名意

惡紫之奪朱節

重邪能勝正意兩也字一者字主峇顯然惡利口要醒人知所防杜意須人主先自正其心然後可辨

予欲無言章

無言不是有可言而不言無言道之本體說得的便不是

道實不容言說也這正是夫子無言之言神契到言說不
到的真體真脉去處覺默地裡浸浸然有味平無言之妙
欲觀化於此中耳夫子自己有一段光景他自家發他的
道機就像逝者如斯夫的意思無言處正是無隱處若說
欲不言便是有意秘藏了子貢一問亦儘有悟頭言所以
教述所以學正要在無言處討消息不是死煞要夫子言
的話頭天何言莫誤認作告他在四時百物去述還是隱
隱躍躍將一片無言妙諦托出在行生上而所以行生竟
無住脚令他回光一照共轉于無盡之藏耳蓋不說行四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五

時四時自行了四時之不得行者何故所以行之者何
在不說生百物百物自生了百物之不得不生者何故所
以生之者何在滿眼行生全不是天言出來的流動充滿
道理原自呈現於穆之中何言何言然不得謂四時行百
物生不是天也使子貢恍然求之言外求之行生外意着
不得分析解說之詳行生真諦又在無言處兩個天何言
哉到底無言之意切不可在四時百物上死講行生
天是道之本原時行物生於何言中點出一個天來欲子
貢然而述之也時物總是天行生總一無言所謂教者默

述者亦默設法熾然實無法可說也雖隱着無行不與意
然此論道不論教

孺悲欲見章

將命卽將此辭疾之命化工在二使字此記者想像夫子
之意如此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之問非真忍于忘親也只謂用極之報原不在三年
衣疏食禩初無益于死者而徒使禮樂廢墜有乖于人道
故酌量情理而欲節之却不知孝子之于親每事惟恐其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五

不足故雖明知無益于親而爲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
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爲之斟酌其中焉將此心放頓
何處耶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耶故夫子不暇闢其禮
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期月三年之是非只反覆說他
本心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纔點出子生三年一語
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其不安慘然其欲
淚當自覺其本心難遏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樂可談
禮壞樂崩之謬不必攻而自破矣此聖人之善于以仁牖
人也一食稻衣錦就暮年外三年內說爲之是爲暮年之

喪不甘三句是設言以推其心之不安食稻衣錦則忍矣故曰不仁三年之愛句是喚醒語正打動他有無限悽意

飽食終日章

飽食則無活全之經營終日又非時候之急遽無所用心者沒個用心所在也博奕亦是影語乃最不好之事他也有個用心所在耳乃假此甚彼之辭凡心用則靈靈則活活則活活潑潑無所不易已則清稿則昏昏沈沈無所不難難矣哉不可說破說到博奕猶賢處則難之意可想危之也警之也亦惜之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夏

義以為上章

義以為上正見宇宙第一等事業更無加于義之上者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亦只在見義必為處見之此便是學問精微處若舍義以言勇便有正氣客氣之辨下二句正見義不可無而勇不可有令子路剛心猛氣一齊削去義以為上中亦要舍勇意是以道心化其雄心以正氣陶其客氣

君子亦有惡章

此是聖賢維持雅道處夫子之惡是理不該如此而例如

此故多用而字乃相反之辭也賜之惡是事本不如此而冒以為如此故都用以為字乃做造之辭也稱人惡下軌上不長強禦以立名此是假氣節勇無禮果而窒肆行罔忌喜于生事此是假經濟微為智許為直不孫為勇假借名理以自文其好此是假道德此士林中之五霸也世人往往喜他而聖賢獨惡之 下流要看流字果是有力敢是有胆此等人見事風生心上是非利害全然糊塗在故

曰室

唯女子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夏

難養不在女子小人在養之者多任情厚薄耳近之遠之此便是病二句須合言方見其難重在養之者身上正身以清其源不近不遠不在養之有恩而在御之有道古今禍生于雙俸床第者多矣惡可恕之

年四十而章

四十無聞已不足畏而况毀名墮行至見惡于人倘此復爾悠悠便無進步日子故特危其辭以醒之有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意其字活看

微子去之章

此為千古表忠忱亦闡幽意首節是案下節是斷夫子若曰周家謂商無仁人然殷豈真無仁哉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有之而不用也可慨哉此只是贊嘆之辭須知仁不在一去一奴一死之應迹而在所以去所以奴所以死之隱衷曰殷有三仁不獨剖心比干周不得有之即封宋之微子陳範之箕子亦非周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宗國之痛屢泰伯女王之德意可見矣

柳下惠為士師章

論語下

頁

頁

惠之不去惠自有不妨于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之故只就所云去者而以直道枉道商之何必去父母之邦正是發明此道決不可枉不是枉道易合之說總是明己之不去見道不見黜子當問我之道不當問我之去下惠還望魯從直道振刷有為言外有諷諭意細看程道二句可見齊景公待孔子章商量計較便是無誠心待賢然亦不為薄又曰老不能用則讒入而治心曠矣孔子之行正在于此若曰季孟之間為薄則以季氏待孔子孔子遂安之乎

齊人歸女樂章

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已心忌之矣齊人窺見是意故敢于行間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于齊之有是問故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于隣國內分訪於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翻焉孔子猶行也記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論語下

頁

頁

楚狂接與章

楚狂二字是一章定案句句要描寫狂楚鳳正所以尊孔子也非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諫是別人諫追是自已追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冷語掩說謂賢人起而行道者殆謂無道而仕國亂則身危也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若曰茲鳳也亦知今之從政殆乎孔子欲與之言只宜渾渾說未知其欲與言者何事不得與之言正所以成其為狂處

長沮桀溺章

重兩易字誰與易與不與易兩相呼應有道不與易見易之正以其滔滔也耦而耕便可見他同心避世的光景使問津亦是偶然知津矣言夫子在四方奔走必知津處何消問我雖含諷刺猶未拒絕後問孔丘之徙者正要說他是避人之士從他無益滔滔二句關夫子且而二句關子路與其豈若二句猶是商量挑動之辭至耜而不輟則直拒之矣辟人二字原不差夫子周流列國寔落是個辟人之士不忍辟世而辟人正是斯人為徒處辟一人復就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一人少不得在斯人裡面轉換討個易天下的機會所以然者正以天下滔滔不忍不易之故此夫子自明其辟人心事與辟世者所見不同無辨駁桀溺之說

吾非斯人何以人相與而成世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正是明人不可辟辟人則羣鳥獸矣若天下有道即斯人之幸也又何必周流以去易之也正為天下滔滔故用是易之亦激于斯人之必不可辟耳與字易字煞相呼應看吾非斯人句直是胞與一世之量滿目老安少懷景象

立達與偕的事業

子路從而後章

通章重不仕無義與行其義也兩句此是挽回末世的本意 丈人之貴子路謂其不務農業而求仕遊子路平時問浮海則喜原不以隱為非昔故一聞丈人之言默然無言而拱立是神情默為丈人所悚動處丈人止子路宿其神情亦為子路所感通處其明示以田間雜黍室家之樂未為無意其見二子本非為長幼之節但聖賢則就其事而挑動之耳 隱者也謂彼非農家者流真真是隱君子也勿添有德字蓋隱對見言有所以見纔有所以隱故

四書酌言 論語下 三

曰隱者也則成其為隱矣言外便有惜其隱意故使反見以挽回之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此一節大旨君臣之義讀至大倫止仕者不少何爭君子之一人揚個君子之仕可見與常人之仕不同常人之仕為功名為富貴則雖仕而未嘗有義也君子之仕為道有道而後君君臣臣成個世界則不仕便無君臣便無義了故雖明知道之不行而行道之心不能一日已耳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倦倦為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欲仕便是欲行君臣之義道雖不行然只管要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于吾身固行義之

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于天下亦行義之心也

逸民章

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言其胸懷灑灑超然物表蓋高民也彼見時不可為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為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為兩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于是首節七人姓氏各句俱說其逸有山林而逸者有朝市而逸者有用世法而逸者有用我法而逸者逸雖不同同謂之逸至于今芳猷謝矣而姓氏猶落人間也盟于心為志見于行為身不降是志之高不辱是人間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身之潔先下品評纔指兩人想見一時神往其降志辱身只是和光混俗此句輕起中倫中慮在處世上說倫者有次第而不躁率不亢亦不阿也得義理之正慮者有詳密而不鹵莽不矯亦不隨也合則然之心慮之為言精于思之謂中猶發而中節之中非有意為合也有意合則勞而不逸矣二句根降辱來世之降志辱身者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二子言行如此所稱逸民其在斯乎而已矣若欲人專在此處看他非謂此外無可取也隱居放言對中倫中慮看清權從隱放中推出清合道理的清故曰中清權

字便像時中了蓋言本宜謹不宜放但二子放縱其言以示不可用而得以自廢棄于河世是亦權宜之一節放言專為要隱居惟身中清故廢中權

第二節已有子曰二字則三節四節之首謂字非夫子謂之也宜云如謂惠連雖降志辱身乎然其言則中倫矣行則中慮矣如謂仲逸隱居放言乎然其身則中清矣廢則中權矣上節即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志辱身非汙也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居放言非誕也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我則異於是自表其異于諸子有多少委曲處下句無可無不可正是異處此五字成文分不得當合講會意但泛說則與逸民字無關涉且非聖人用世活潑之景象若勒定在用世上說則又有可有不可矣須要見得事雖有可不可但無不可之心也只是無執滯非是無主張亦不得為真融通變之術只要看二無字 可還可而非以我為可不可還不可而非以我不可可又可轉為不可而非以不可得不可又可轉為可而非以可得不可 我未嘗先橫一主意曰如此為可如此為不可雖後來究竟或成其可或成其不可而未始有期必之心也則歸之無

而已矣 楊復所曰此處勿作道理觀如無意無必等項也只是不忍忘天下不欲以其身自處于逸耳然時勢如此又不敢定其身不為逸民也大抵是無聊賴之語

太師學章

師學之始方有洋洋盈耳之盛迨至末年三桓僭亂故諸侯皆牽然去之適者辟地者也入者碎世者也非其官之罪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

君子不施其親章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此章君子二字振領施者離解而不相維繫也在情誼上看不止祿位怨字要想大臣心事大臣以安社稷為悅使忠肝義胆全無用處豈不嗟嘆故舊不棄既以酬先亦以勸後人鮮乘長故片善必錄合眾人之長而用自備此皆開國之始訓

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人見魯之式微遂以為貽謀所致不知魯之能一變至道者正以忠厚餘澤之猶存也記者於魯事曰非賢人散亡之後記開國再訓之語使知魯之衰非先王之過特子孫未能守其典

刑耳然有深感

周有八士章

重周有二字見國家氣運之隆祖宗培植之厚非特一門之慶而實邦家之光周才不止八士但以其產于一家為希有故特記之

蹇通達近容蓄笑禦難之才忽治亂之才夜乘順利貞夏剛明不屈隨隨時應變馴德同夏馬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士見危致命章

此章以立身大節為主首二句是理欲關頭看得透守得定次二句是根本上立脚得好其可已矣其字拍上為士的人言士如此方成為士有責成意非深許之辭

見危有守死善道工夫致委致之不顧未必即死也下皆言思生死危迫着不得思字得隨義轉非見了得方思義也此二句在成人章重真心此處重大節祭執不敬須要

追求水木本原之意喪執不衰須要深惟一本莫解之故可已謂綱常名節表表乾坤則其餘無難事非謂便可手

執德不弘節

執德以量言信道以志言弘則不以一善而自安不弘則

心有所局而所執者不完篤則貞之萬念而不變不篤則心有所搖而所信者不實雖彼自以為道德中人然執在

可操可合之介信在若是若非之間焉能為有亡此就出天全輔民

道德只是一理自所執言謂德自所信言謂道總在心上

說不密是心上自足不篤是心上自疑 這一種人偏要

子夏之門人章

友必勝已自是正理子夏之言未嘗不是但拒字未免着

意子張之說只欲被他拒字子夏言可者與之與尊賢嘉

善相同但不可者拒之則與容眾矜不能異矣所聞泛說

勿指定夫子尊賢二句是述所聞我之五句又以己意斷

之言不但人不當拒即在我亦有不必要拒不能拒者賢優

於善不能又劣於眾賢是成德善或一言一行之善皆是

尊是敬禮而容但包涵嘉是稱揚而矜則憐恤尊賢嘉善

是可若回與之畧輕看容眾矜不能是不可者亦不拒之

變重看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人將拒我又是不能拒人

如之何其拒人單承不賢邊來畢竟子張之說為優

雖小道節

此重經世之學小道說得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斥皆

小道也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施之亦不無小

效若欲推而極之天地民物精神作用全然不濟泥如塗

泥之陷物而不能前進正形容他小處說可觀便是不能

致遠非二層 致遠恐泥只為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

未免拘礙若能從心性融徹則人大入小各不相礙執御

游藝亦道也何至有泥

日知其所亡節

此處好學重在此心無所間歇上日知其所亡謂隨處體認天理而涉迷為覺也月無忘其所能講此理常加提學而覺不復迷也亡非本無乃迷失未復耳能即其所已知者日月字須活看總言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沈之意真是時習工夫故曰好學

博學而篤志節

博學二句勿四平看兩而字重在下邊惟博學矣而又篤志切問矣而又近思纔是真學問博學是於事事物物上體認天理而篤志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要理會不下又掉了切問是從天理懇至之處勘問近思是就勘問中着精神于身心性命間探討而不驚于支遠看兩而字從學問收攝到志思上仁本心得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學問志思即是操存了工夫凝聚處本體自存仁不在中而何在中字即對外馳看

百工居肆節

當看二以字成事就在居肆上致道就在學上百工何以成事居肆以成其事者也君子何以致其道者也學以致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夏

道纔成個學學是心學非聞見之學有精專意方與居肆

相配致即致中和之致 張洪陽曰君子為學就如百工

居肆一般必終日脩習一心在學問上務求致乎道而後

已不肯半途而廢虛費了光陰方是真實學道的君子

徐自湛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

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之過也必文

必字重看在小人心術看出病根蓋小人恥過遂非百計文飾到底不以破綻示人令人不得指摘在己永不不得改

四書酌言

論語下

夏

圖此小人之所以為小人

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一心脩中和之極其容貌辭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在望之即之聽之者若見為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儼然者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須逐句理會須合三句理會乃可彷彿君子温即在儼中

厲即在温儼中

君子信而後章

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權衡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

自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耳末二句是
決言信之當先也不為誘厲者非必皆君聽民悅只心上
須得去便是 須知亦有不信而不容不諫者其子比干
是也亦有不信而不容不勞者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
只是我所以自信與所以使上信使民信的道理畧無所不

大德不踰閏節

子夏謹守之士非謂小德真可出入語氣只謂人能立其
大者即小德未盡合猶可耳下句正形容大德不可踰閏
若大德未至不踰下便着不得可字 近說小德即大德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章

之細微曲折立得大規模定其間節目條件儘可出入自
由此子夏悟後語亦不可不知

當酒掃應對章

通章妙在以始卒字換本末字子游是頓教子夏是漸教
當乃承當之當則可矣謂矧于威儀言辭已好了本之則
亡言不在心性上做工夫如之何猶云怎能到得上達地
位譏小子實歸咎于教者過謂其過責一步兩君子之道
明是說道不必以教字替教字在傳字俗字謹字上纔見
聖賢教人只是下學其精義入神在其自悟耳子夏只辨

酒掃應對之非末非謂小子只可以末教他君子之道七

句一意貫下重在後倦可誣上以破他本之則亡如之何

意先者教他可以言傳者也下學是也後者不教他不可

以言傳者也上達是也口用便是神化叫做有傳有倦不

得譬諸草木借喻學者分量不同迷者自迷悟者自悟一

切俟其自至若更于尋常規矩之外別添一教法不但誣

初學亦誣高明矣君子先傳便了把後的交付學者自己

身上隨機漸轉學有淺深教無上下總是強他不得非量

彼之學力以為教之次序也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時都

四書酌言

論語下

章

有不假漸次也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自家事

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學者須循序漸進要

玩其惟字乎字口氣不重贊聖人只重小子不能上

孰先二句見心無先後譬諸二句言教不得有先後有

始有卒見先後一貫之難二孰字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

先後心無先後而却似有先後者是學者所造有淺深之

不同譬諸草木之品自別也先後字虛說不必粘本末字

仕而優則學節

此則重在學上言既仕不可以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

不可以人仕故學而優則仕謂仕優使當學必學優乃仕

子游曰喪致節

致字重看推而極之也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獨言哀者重本之論

吾友張也節

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然而二字是轉語未者難定之辭莫直說不仁與下章俱朋友規諷語要說得委婉為字不可忽言其所為者有非人之所易能也仁者先難而非為人之所難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堂堂乎張也節

難與以才言堂堂以貌言堂堂則高曠病根正在堂堂無有屋漏沈潛工夫有惜他意難與並為仁謂只好他足這等做人學他不得只在己難責其輔上非直說子張不足為仁然亦有規諷意

人未有自致節

致者至其極而無不盡意味必也與乎字口氣欲人自反能自盡與否也聖人指此欲人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與孟子乍見入井同意

孟莊子之孝章

此章不重在不忍忘親上蓋獻子賢而忠於魯所用所行必足以庇主福國不改云者體父忠心而成其未竟非曲謹無為者等也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

孟氏使陽章

久字要看蓋此是曾子見三家刻剝以戕民生僭亂以起民效故嘆云性道失則刑煩民散也久矣士師可不以哀矜一念以收其散乎高者喜其得情以明察自負也哀矜則原其離散之故而矜之只用法寬平不是姑息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紂之不善節

此非代紂分解只借紂來做個榜樣示下流決不可居耳惡居下流是自惡非惡人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善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

君子之過章

重在君子之過四字君子而有過須知是心體原自光明洞達毫無玷染只為時勢所遭情理所窮不能無過如周公之使管叔孔子之諱昭公其心體原無所謂過也如日月之明體原無所謂食也故其過也不煩掩護所以人皆

見之其更也更不作改如云少頃時移事定而君子之心
迹自白于天下萬世人有不仰之者乎可見人之文過者
必非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只是個不掩護皆見皆仰
處便是下二句只足上意非申明語先把君子與日月一
樣光明無翳看透而之過之食自明須知君子日月是真
過與食是假使日月為真食則一食之後無日月矣使君
子為真過則一過之後非君子矣

仲尼焉學章

焉學一問在開見上窺探子貢以道言所見便大通節只
一焉不學便了即文武亦是借証未墜地即天之未喪意
在人即文不在茲意識大識小不過形容道之在人正見
隨人各得曰莫不見何處非道曰焉不見何處非學夫子
無往不學故不可以定師目之夫子但師其道不師其人
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
亦不過道之所寄夫子見道并不見文武若認定文武作
丹頭又何得為焉不學哉一江水印月而月在江孟水印
月而月在孟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孟水看賢不賢之識
亦復如是 學有心領神會之妙合萬為一之意即所謂

惡章是也何常師只是無師蓋師人則有常師以道不以
人則無常師矣此其能自得師而統承文武也

子貢賢於章

子貢片言解紛功大效速一時翕然推重武叔便謂賢於
仲尼然只說子貢尤賢未嘗說仲尼不賢譬宮牆二節歸
重夫子上去不可以已與聖人相比宮喻內面藉藉墻喻
所造地位下面數及肩是以造位高卑言正應墻字室
家美富是以藉藉淺深言正應宮字大意言賜之所造遠
不及夫子譬之宮墻亦自有卑不及高者在不可聖賢平
說須把子貢夫子所造在譬之上畧見以下須只在宮墻
上影說不得其門而入直恁鄙薄他尚未實指宗廟二句
只摹寫其中何所不有何所不佳之意其實夫子之所以
為夫子不止美富可擬也得其門者句雖舉指天下人已
隱隱道着武叔夫子之云二句要像冷語嘲誚

仲尼不可毀章

就子貢賢于仲尼一句他人視之平平而在聖門深知仲
尼者聞之則以為毀仲尼矣無以為也 不是教他不要毀
言毀亦沒幹仲尼之聖豈是人毀得的猶可踰也無得而

躡窺賢者與仲尼說非指丘陵日月仲尼日月也喻其高
非喻其明其何傷于日月即備來移在仲尼身上言無損
其高也不知量還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

仲尼日月也只是言其會陰陽之精炳天地之運繼往為
代明之日月開來為繼照之日月不可作譬喻亦不可作

子為恭也章

通章只重夫子不可及上下節正發明上意因充庸陋堯
心之妙不可狀故設為得邦家者而姑指出功業示之正
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為恭即指日月宮塔

內書酌言

論語下

聖

之說賢以道言一言一字極重側重在不智何發不可不
慎意此只責他不該胡亂說話不必說低昂人物蓋子貢
意卑重夫子不可輕議上說天不在形體之高上蓋天原
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
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只宜就夫子上想
他不及不可階三字可玩所謂節從上節指出天道行生
之妙來言非上為德下為業也所謂二字貫下四句是從
德性上想出事功不必死煞說是引成語四斯字要極形
容其感應神速莫測意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

象如之何三字是求所以及之者不可得乃太空中運無
限之生機真如天一般如之何其可及也正說不可階而
升處

生榮死哀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
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
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是太陽一沒天地慘黯萬物都有
悲苦之狀豈不是哀

內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堯曰咨爾舜章

通章在未節斷上是歷叙帝王之道下是統論帝王之道
許大天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其所囑付只是三四言而
止又更無別說此可想見當時精神契合宇宙清泰之意
至湯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却費辭說然亦只陳
之誓語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持風紀
之事却費氣力此見世道人心之變帝王所以隨時區處
者不容不如此也

曆數在躬以其當天心而下之也中是個恰好的道理寂
然時在心應用賡在事物執曰允執不着擬議不假安排

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四海乃工夫所用之實地二句乃反
言以足上意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舜命禹雖多人心道
心惟精惟一之辭總為執中而設蓋中外無道禹亦外不
得這個中道故特以亦命禹一言括之亦以此要出得精
神 中者衷也即此心也心之用至神如何執得惟至神
故多走作而不協即非中也子曰擇善固執正欲擇其非
中以求協于心而毋令走作也舜以此中為道心之微而
以此走作者為人心之危于人心內精擇道心之原協而

一以守之斯之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舜之十六字舜
之招堯也夫子人道一語祖述堯舜之真也

予小子六句追叙之辭見上帝命討之嚴而無利天下之
心朕躬四句見在已託付之重而有任天下之懼曰不敢
敘度天心之必不赦而已兢兢奉之曰帝臣者示已不敢
臣也簡在句總承上文朕躬四句只重罪在朕躬上

帝臣不蔽或云桀既罪矣備觀天下諸侯皆帝之臣我何
敢蔽之隨簡闕于上帝之心屬意何人而君之也湯不敢
違為君而遜于天下諸侯聽上帝之所命乃其公天下之
心也 大賚在伐紂後下節則初伐紂時事紂以聚財失

人心故武把散財為收拾人心第一事善人積有功德之
臣 周親節是武王誓師之辭上一句見伐商有必克之
理下一句見伐商為不容己之事百姓有過二句與成湯
萬方二句意同全要想武王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欲人
人同歸于善非空空責己之辭謹權二節以行政得民平
對上是盡義見截然齊一規模下是盡仁見藹然太和氣
象謹者較定為準俾官不得侵漁而民間自無欺詐密者
密其因革損益之宜廢官或有官無人或有人不稱其官

脩則脩整使庶官各舉其職政指周之新政卽粘上文不
必推開政行謂四方皆如此行去無阻滯也勿作效驗說
滅國乃見滅之國必出于紂之肆惡而非其罪者故當與
絕世乃久絕之世必帝王會有功德而子孫失守廟祀已
絕者故當繼逸民是紂所播棄之賢人舉而用之此皆從
民心所欲所以歸心三重所以立人紀厚風俗帝王立法
經治無非爲民食喪祭此皆富教之本最切于民者故特
重之太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休息的光景末節統括
上文見帝王治法不出心法大都只覓信敏公四者盡之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尊五美章

此章實以繼帝王之統則所論從政乃經世之大法大戒
也尊美卽是崇道心意屏惡卽是祛人心意尊屏非截然
兩心尊之中卽有屏屏之中卽爲尊
尊是恭敬奉持意屏訓除卽嚴絕意五個而不字正是他

美處、須摹想美字并上五字亦是惡隣豈得爲美得下
五不消融上五字融化到無惡無勞無欲無大無威豈不
是美因民之所利不專是生財之法凡民所便利處皆的
順人情而成就之於民既得惠於己又不損故曰惠而不
費勞不專是工作之役凡教他做的皆謂勞擇可者擇其
事理所當然民亦知是該勞的故不怨三期不亦字二又
字都是指點他美處仁以政言欲以心言心裡要兼濟天
下而果于天下有濟此是自得其心不是有取于人又焉
貪無敢慢與不敢慢有別不敢者就持無則操存熟而自
無也三無字一直趕下只作一句讀勿斷象寡以人言大
小以事言無衆寡無小夫總在無敢慢內極言之耳精神
何等主一疑定何等從客自在使自舒泰與侈然自肆者
不同故不驕正其衣冠等不是另有一心在外只是從無
敢慢處發于威儀之間耳只在己身上檢點得端重自然
氣度覺得威嚴並非勢力凌人何猛之有四惡不教句以
立教言不戒句以作事言慢句以出令言猶之與人三
句言其當與不與非有貪心卽有吝心皆非惠民之道故
亦曰惡須知殺罪視成致期與人皆行政所必有卽聖王

四書酌言

論語下

聖

豈能廢此但只是不教不戒慢令就去行法責于民者本難該緩的反急了出納之吝施于上者本身該急的反緩了行得沒次第便爲政害非謂於政外別作惡事也

不知命章

吉凶禍福之命與於穆之命原無兩層但命一落于人事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君子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全發諸氣數然必趨避之念消斯進脩之志決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文乃律身的規矩惟知禮方能執持不滯不移不爲血氣所奪立字兼治心治躬

四書

論語下

卷三

說言根于心因言以知心方是知言不知言就是不知人了此是一生學問大關係處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人則在人者無道情知斯三者故君子之道備

又曰命卽天命之命不知命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而以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蓋君子之難如此

四書酌言孟子上

孟子見章

通章以仁義爲主不可把利字平對仁義是治道學術大關節亦是孟子一生學問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是正說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以空空仁義奪之其誰肯信故指陳利害反覆相形正曲引之於仁義處利字是利益之詞不是財貨梁王開口說利又說利吾國只曉得有我便予知有大夫士庶了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乃人性所固有亦有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一

二字可味而已矣者謂此理已盡治道之要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說下方陳利害出來直窮到利之盡頭處使之竦然惕懼所以先呼出王曰一句下連下曰字何以字都緊緊跟着王身上來利之端自王破之害之實還自王受之蓋何以內有許多商量計較在利國決無神運鬼輸之術不過祿議滅賦議增耳人君欲獨專其千萬致臣下反不安其百于士庶大夫那得不急故初猶上征下漸至下征上此必然之勢全從上何以看出非是效尤下面弒奪卽交征內事三疊言之者不過極言以

形容交征國危之象耳說到此把一個利字說得極冷淡
沒趣了以見其不可言如此後義先利雖說臣下要根上
好利來蓋習見上之好利而後義先利則身家之念重而
尊親之意微不至尊上之有不足履其心而遺親後君又
不待言矣若仁義安有此乎遺後以心言要說得細皆自
一念真切慷慨中流出一切利害都不計較二者也正應
大夫士庶說見得舉國之人皆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總由
上先仁義以倡之故又緊打轉到王上爲之王者亦只是
揭真性爲感應自有無窮好處何必曰利以自取危亡也

四書酌言

孟子上

須知此節足上文之詞通他結語方與上文不同前曰亦
有仁義而已矣重一有字離他亦有以利吾國句後曰王
亦曰仁義而已矣重一有字離他王曰何以利吾國句倒
何必曰利在熟語叮咛有味亦曰何必曰不止是說不說
便罷直要他躬行仁義掃却戰國功利之習意

沼上章

通章重賢者而後樂此句舉不賢者以反足其意不是偶
局指出一借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
者所以雖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借文王與夏

樂來做個賢不賢的榜樣一注一戒照然嚴明重法文王
上賢者亦樂此乎是疑詞不是極詞故孟子但迎其機而
引之樂不樂全在自家心境上說一後字有味是惟是個
賢者憂勤足以致逸豫纔樂此而其中活潑闊暢何如不
賢者雖有此祇益之悲耳何樂之有樂不樂勿着一能字
引詩節申明賢者樂此句文王以下只就上詩詞衍其意
至與民偕樂方是孟子議論與民偕樂與字要看文王之
民樂境人人各足故文王之樂與之爲偕必與民偕樂而
後樂蓋一體萬物之心始安耳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字正得與字之神借樂處正是能樂處不是能享其樂引
湯誓節借不賢者不能樂以明樂之不可不公意不與上
節平對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覆亡只想民情至欲偕亡
滿口皆愁慘之象心下白是不快故能豈能正相對

盡心章

通章當以盡心二字爲主益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
看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豈與惠
王之移民移粟者同况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
盡耶此章重養不重教重農不重桑重穀不重材木治貴

因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較民數語意歸在末二句梁王自謂盡心便望得民意河內四句正是盡心之事何也內使舍罪蒞意好戰節說者謂小惠不可言得民孟子連小惠惠字亦不許他此只輕轉以起下二節耳不違節與下節全要見王道因民之利爲利更不須移民移粟兩節總是一套事非上節言始事下節言終事也民苦移粟由穀墮也而穀之墮由時違也故首言穀魚簋材木皆可以佐食之窮者不勝食不勝用亦照移粟看見在此在彼無處不有不必移此而與彼王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四

子狗彘所以塗有餓殍不知發則粟又朽於倉廩既不知檢又不知發側下看兩不知正破他盡心二字人死二字中不知消耗了多少百姓了無罪蒞有反躬責己意便能革當時之弊政行王道之始終故天下民至民至只在無罪歲上見一點負罪念頭便自有許多教養心事精神便可締結天下何止加多鄰國哉

願安章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五

道由其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受教緊承上文狗彘節意步步挑發翻出他病根猶以爲未甚切故以爲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再以無後二字儆懼之說到此末有不動心者說挺刃只要引到政上下文庖有四句正說虐政殺人末二節反覆言其不可庖有庖有民有野有四有字彼此相形不言厚歛而厚歛自在其中要他自悟出率獸食人來不言君言父母正見一體相關處搏入行政二字正應以刃與政政字只象人而用便傷心體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須說得甚狠落下使民飢死方有力不啻號呼於挺刃之下

晉國章

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須知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非是只要他救民不必報怨也開口說莫強二字此是梁王病根乃措辭非誇辭其三敗中皆非義舉以貪而成其謬耳願此一酒是不勝其忿而求逞一快如之何有自歎其力意便不知救民以為報怨之本然喪敗之餘其氣甚悽故孟子以百里可王激之此句是通章大旨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六

切處入事出事正是脩處可使使字緊粘行仁上說只虛論民心下方實說戰勝內提壯者二字正以為下用兵之地彼奪二節須句句與上相反正明秦楚可誑之故奪民時正陷溺其民處往征無敵重我仁不重彼暴故曰二字要他取信於古勿疑是疑百里可王之言疑字是做事業的大病根

梁襄王章

通章俱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告切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大旨重不嗜殺人四字卒然二字要摹寫輕忽的景象定以勢言指兵革卒息說一以權言指政歸一純說隱隱舍不嗜殺意孰能一之指君言孰能與之指民言嗜殺包得廣凡刑斂皆是不獨兵也嗜字大是打動良心先提莫不與見自有不得不與之勢下正言莫不與言苗一段如詩之興體苗之勃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嗷嗷明主之資也今夫天下四字極重正指出當時所以不一之故人牧牧字亦可味牧者養也正與殺反望以心言歸以身言出語人最有味政為今天下之為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為今天下之人牧告耳未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七

有二字與莫不二字相應

齊桓章

通章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說桓文下文開土地云云正桓文事惟志向桓文所以與兵構怨甘作違心之事而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肯不忍二字是保民的本原推鳳二字又是不忍的作用而是心足王句乃一篇之命脉也此章反覆攻擊俱是一難一解無非發明其不忍之心耳自百姓以至庖廚也只醒得個是心二字自有復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八

至善推其所為而已正解是心足以王自今恩至末反覆窮其不王之根而實教之以保民之事事是經營霸業之事此問便是求大欲的根子仲尼之徒不道而後世遂無傳所以尊儒術也無以一句要將王字易他霸字乎字絕妙挑動問霸曰事問王曰德齊王亦自分曉政足用為善處保民二字斷而王莫之能禦一氣讀保民二字極重即如保赤子意舍下愛牛意就全民生上觀貼方有味保民即是德莫之能禦就在保上看出若寡人者一問語氣甚緩後面不為不能從此剔出吾不忍三字極重以下百方

開導總為此若無罪而就死地只從牛穀棘上形容不必添人字以羊易之亦王語講須斟酌勿犯後兩全意是心

足以王矣只為有這不忍念頭便舍個保民的端倪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的光景以此心之本體至足者言勿添推致的話頭此句已說煞即從是心中生出個愛字又生出個不忍字正要他自猜自疑尋覓自家一個真心出來臣固知王之不忍句最妙是撥動他靈機的轉語煞甚喚醒齊王之心一向被鋼他不敢殿鍊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批孟子所述不忍殿鍊二句糞糊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九

答去只求解脫個愛字而已竟不能自覓得這個不忍之心出來即遽也此一字描寫乍見良心最妙宣王易牛之心原是不忍非是愛茲又被孟子牛羊何擇一句所難心上却打不過故云云而易之以羊也而字下宜添一何字此三句一氣看正是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宜乎二字與前誠有二字大懸前全是怪百姓故解之以無異此并怪自家故下遂護之以無傷無傷謂不出於愛此不忍之心之無傷害仁術一句正解何擇一難術不是方言處置得妙乃天機自然非有心也見牛未見羊政解就其易羊之心

無傷處蓋牛之無害以見而全已感之仁羊之無害以未見而全未感之仁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王以未見者為可殺故又說鋼遠庖厨纔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雖君子不過如此此句分明是轉撥王心使之自信遠庖厨非為食肉計也蓋於不睹不聞之境默涵天地生生之氣也使生人命脉暗中常運耳齊王口口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酸憐光景宛然在目方識得此心不從外得若能常存此心自能保民而王莫禦又復疑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十

合於王却只是不曉得擴充此心耳故孟子下面引啟王擴充但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一節重用字過當云王無謂此心之難王也今王已易其所難矣百鈞二段是喻體何以說仁民易愛物難此不論事而論心也獨何與作怪嘆詞使王憬然自悟然則二字翻得甚繁三用字最妙人皆有有力有明有恩但白不用耳三句重百姓句用字與推字有別推又是用中之次第挾泰山節只重不為邊兩形處全要得鼓舞的語氣非徒

解形字全要照他不為之心言也老吾老節正是心足王之實承上言王之欲王亦在用恩而善推之耳吾老吾幼二吾字與及人字至重推恩有序正在此處及人及字謂一念真切念念真切矣分明舉斯加彼但未露心字引詩揭出運天下之本正明其所以易也運於掌只就心上虛虛說勿作治效言舉斯加彼空空就不忍之心說而詩意自明只一念不忍之心時常流動勃勃莫遏性天中有自然之運量雖欲不次第以加彼而不可得矣而已二字應上可運於掌意故字緊承此意來保即保民之保亦非說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十

效反言不推深明其當推也大過人即保四海之功業善推所為與上不為為字相應君子行仁不止空空一個心如有見牛不忍之心便有這以羊易之處置的方法此便是為後面制產以下正善推所為的實事正所謂仁術之大作用處也因心為恩我有此心推將出去由此達彼自有一次序自能徧滿便是善推其所為以上答是心所以合於王意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再詰再喚直究他病根出來兩個獨何與前詰其難易倒置之故起下不用恩此詰其先後倒置之故起下文請度提出古人政破他

桓文習見

宋羽皇曰言舉斯心二句政對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引詩以証運掌并前來許多不了語一齊証合若作釋詩誤矣

權然後節政為恩及禽獸不及百姓處全不在心上思量若細勘源頭了然自見輕重長短矣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度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何處也政要鈞引出其大欲來抑王節因王不自度而代為之度妙在挑動心字不能愛民處不止一端而與兵云云其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尤甚者不忍一無罪之牛而忍殺無罪之民乎將此不忍心與快於心處彼此稱量能無惕然快字下得狠與兵三句串看與甲兵以危士臣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句齊王吾何快一念即是心是王之心將以求句實實自供矣欲之一字正愛民輕短的病根笑而不言欲大故難其備非慚也為肥甘五句輕孟子明知大欲不在不過引起話頭王之諸臣二句有冷峭齊臣意辟土地則強大而秦楚與之故來朝秦楚既朝則中國為我蒞而四夷可撫矣一

套事古人善推所為以吾所為分明相反猶緣木求魚明

所求非所為斷無可得之理後災二字掃盡他一段雄心

然則三句因鄒魯而槩論之孟子說保民而王宣王反以求大欲之故不能保民故言反本以撥動之兩言反本都反此不忍之心吾自有此心而為外邊物欲蒙蔽故特指出一本字此心為保民之本即為王天下之本但以是心反照不必外求故又揭出一反字前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句要重看齊王雖說於我有戚戚焉到底只是反求不透故此心得於一牛而失於百姓若反求得透則輕重長短亦是不忍中自然之分數何至有恩不用忍使民救死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贈哉孟子兩言反本是因他一隙之明教他反求到十分透徹處正所謂明教以輔其志者也發政節仁即不忍之心發政所以施仁即上文用恩推恩功加百姓處使天下三字直貫五句五個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合天下之欲方是大欲若一人獨欲天下必不欲矣孰能樂應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句上面說發政施仁尚無實下手處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而孟子遂舉保民所最急目前所至急恒產一事以教之下手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不忍一牛仁人之心以羊易之仁人之術焉有仁人

云云又獎他又規他絕好挑撥機括不罔民政是不忍斯民而必用恩處是故繫承上恒產所係之大來明君即仁人行仁有術無隱不察是明君其實即能保民者必使內有經畫周詳意二足以字即及老及幼的精神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驅猶率也然後二字重看驅即教善即恒心今也民非無產上亦非無制然與五畝云大異矣乃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一恒心也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救死不贍固無恒心皆上有以使之也再言反本見行仁不必外求只要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十四

莊暴章
通章見樂只分公私不分今古重好樂甚一句與民同樂節甚也好樂何如一問正恐王從欲處多甚字只是滿其量暗含同樂意然勿露庶幾只是言其精神益溢太和充周將宇宙戾氣消於王之一念勿填入治字此二句是通章血脉與人與眾所謂甚也與非徒與之共鼓樂共田獵要得情意歡洽血脉關通之妙既曰與人又曰與眾恐王以人為左右近習之人只要喚醒百姓意人也眾也謂此民也臣請為王言樂看一請字全從兩不若轉脉蓋不知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十五

在不忍本心上來蓋欲王察識此心以為推恩地故曰是心足王兩本字不必分疏五畝節此制產之實也承上反本來要得推恩意五畝三段是使民有恒產須重看五畝百畝正明君之制也恒產制則民有恒心故有謹庠序一段即上驅而之善二句意耳井田學較不平未句打轉大欲能保民而王莫樂又何屑桓文之事

其不若縱言之無益也既知其不若則已得樂之情正好對王徹底細說何暴之未有以對耶連說五個今王絕妙提呼古樂有何可憑有何可見只就今日試看作何光景作何局致不與民同則如彼與民同則如此原無兩樣樂分甚麼古今只爭好之甚與不甚耳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正首節註脚所謂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者蓋如此兩百姓聞見處雖指臨時實錄平日先有一段愛樂之意鬱結胸中故耳目感觸倍覺舒慘之異常耳張侗初曰孟子論樂就民情欣欣動色處描寫一番覺得鐘鼓管籥都

是借民間景色為音樂的此等意思直從虞廷典樂來

文王之囿章

通章論囿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上論大小只重與民同之一句當時齊王既廣其囿左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亦不辨其誣只引他到公利上去按文王猶方百里起豈有七十里之囿大抵周都岐豐山林陵麓多於原野文王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耳與民同之便是一國之人之囿了故民以為小不是猶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己有之并非其大亦忘之也此復見王民景象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去

交隣章

通章要以安民之意為骨天以愛民為心以大事小者順以體天愛民之心也故曰樂天以小事大者兢兢不敢拂天愛民之心也故曰畏天而勇正所以善成其仁智聖文武二事証之須知文之大勇在對天下不在伐密武之大勇在助上帝不在伐紂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不必講勇

但要從計安天下而發耳不然仍是敵一人事大以心言

事小以禮言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不復知有大小強弱之迹惟欲感而化之以歸於仁知者知大之當事而弱之當為役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湯與文王太王勾踐是事小事大的榜樣樂畏二字已在上文為能二字內了只重二天字照下畏天之威看來正指上天之天不必以理代之蓋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不曾教強去凌弱去暴小致生靈不安此即是天之所以畏天者有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七

所戒懼之謂知其不可違不但不敢侮大挑舞兼有兢兢自治意樂天者非有所畏中心誠樂而為之也亦總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耳保天下不止說氣象我能舉小大一乘包容福履則兵戈不興士民不擾疆宇之內萬方之外那一人不享他和平之福保天下乃容保之保保其國只是保守之意引詩單言畏極妙要知樂天裏面也全是一副戰兢惕厲心腸自其坦然與物無競則曰樂自其惺然無敢虞豫仍是畏於時時字著眼出王游衍無往非天威之降鑒曰明日且何時非畏懼之小心詩所謂保措天命

說不指保國說王請大之一句直喚起下三節精神勇合於仁智便大以過三句一串下密人侵阮非侵周也然侵阮不已則滋蔓何窮故過密不但安阮遂有以答天下之望此文王之勇也只點透勇字下句方見其大下節同怒者勇之發也一字重看正見勇不輕發安字與保字相應天降至四方推上天立君之意有罪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意一人虛說暗指紂衡行不遵道而行即越志也而字亦字俱承上文王言今王亦一兼承文武所謂王請大之者以此一怒安民非并鄰國而有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六

之或鄰人悔禍嘉與維新我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國便是智小大成得其所便是天下之民俱安故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

齊大國也可以使保天下故宜以安天下說照應前交鄰處是大關鍵

雪宮章

通章關鍵在引君與民同樂樂以天下句一篇要領前三節正意已盡後不過引先王故事以為法戒耳其實事在補助其打動齊王在君臣相悅四字亦有此樂即賢者亦

樂此乎意孟子對曰有便接人不得則非其上見賢者何嘗無此樂但有則便要公之於人此二句已引向與民同樂上去不得而非其上邊輕全側重亦非也邊在為民上三字着神合兩非字看便見君民一體意樂民之樂四句泛論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方正就為上的身上說以字着力樂不以己以天下謂以天下之歡聲喜色為吾心之太和也憂不以己以天下謂以天下之愁苦怨咨為吾心之痲瘵也此二句正是樂民樂憂民憂的斷案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未有不王即在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九

此中看出景公晏子勸習本不足道而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是引他法古非是法景公修字正與後惟君所行行字相照要知孟子只借個景公來做個宣王的影子却把晏子來做自己的影子取他人的唇吻寫自己的心胸只是要宣王與民同樂耳天子節節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大者故統言之所守所職皆侯國治民之事故曰無非事者此句承上起下意重下段春省秋省天子諸侯皆然言述述之外只有此耳引夏諺正與非其上相反遊豫不分遊則必豫也民休由于上助休豫

是民樂光景今也句指當時遊觀說句與先王相反賄
 賄二句正是非其上處是民憂光景從流云云正指遊觀
 實事不但釋義是深恫遊觀之不善處先王節卽上流連
 等義推之見先王無此荒淫惟君所行緊承先王無三字
 來不是聽他自擇直要他決意法先王非介在兩可說語
 景公悅悅字最重通節皆從悅中來下相悅亦重君邊言
 臣悅君正欲使君悅臣也大戒示與民更始意出舍不敢
 寧居且行將省民也發補是實行先王省耕之事彼時景
 公是春遊故止說補不足勿說助不給在內於是始三字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干
 可玩正反今也不然之弊召太師作樂一段是摹寫爲事
 爲民之意而君臣相悅自寓其中徵招角招是孟子指其
 所作之樂者君何尤是指其樂章好否是又解樂章意要
 知總是這一章詩依徵聲歌出便謂之徵招依角聲歌出
 便謂之角招舜以韶名其樂意在主於康庶事阜民財今
 亦謂之招亦見君臣爲民之實意詩之篇章不可考此舉
 詩中一句言之耳何尤是君悅臣孟子補出好君是臣悅
 君通篇只聽得晏子拱掌而談字字打動景公然却字字
 打動的是齊宣王孟子借來正轉移王心處

陳伯玉曰雪官自娛何知樂民之樂特引出舍來打動他
 明堂章
 此章以行王政爲主首二節因王欲毀明堂而啟以王政
 當行治岐一節是正說公劉二節因諉不能行而誘之是
 權說總要他行王政意須知兩與百姓同之卽治岐之政
 不必看作幾層王者之堂重政令言不重制度上行王政
 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事治岐一段自耕
 者至罪人只消五句說盡而鯨寡孤獨却費許多說話者
 更是驚動齊王蓋一物失所遂傷天地之和人君須從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干
 此處體貼則生意無一處不到所謂必先者謂加意於此
 而不避也公劉太王本未嘗好貨好色好貨好色本不足
 以致王孟子只爲仁民之心急了隨他如何躲避都要引
 他仁民路上來好貨只取詩中乃積乃倉一句好色只取
 爰及姜女一句故公劉也可說他好貨太王也可說他好
 色全是無中生有的議論只要齊王與民同之耳上節看
 兩個有字卽所欲與衆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卽所惡勿
 施的念頭曰居者有積倉則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貧
 也曰當是時則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無室家也豈因

已有是好而始推之以與民同耳故行曠夫下補與王業
意方與於王何有意相應

王之臣章

首節原情次節議法凍餒指稅斂困民不治暗指嚴刑
峻罰設此二段卽是四境不治的斷案全要摹他有心之
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四境節是孟子立言本意四境內
只冷冷諷他未着齊王身上顧左右句記者形容一時自
慚光景如此不是飾非拒諫此處見齊王朴實孟子終於
不言俟其自悟也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故國章

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爲世臣地
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末句
申明所以如不得已之故蓋用賢所以爲民立國規模全
在得民心爲主讀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一結便知此
章爲民而發須處處參入民說世臣所謂元老舊臣也然
世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卽所爲腹心之臣不是倖臣全在
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徒以亡去爲無親臣也曰不
知其亡便只糊塗混帳夢中過日或所用非其人旅進而

旅退或賢人不爲所用離心而解體此可想見朝堂之上

一段昏蒙陰翳之象問何以識則有知其亡之萌意故孟

子教他先要從進用時仔細詳審慎的精神全在如不得

已四字画出下數然後字又正說其如不得已處將使卑

賤尊疏喻戚猶云將使他爲世臣也蓋今日之親臣乃他

日之世臣任用何等隆重倚賴豈同小可始進之初雖欲

不慎而不得說賢又說去不可一段恐其失賢者正欲得

真賢也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耳蓋國君欲進一賢其時

便有許多議論有一番說可的又有一番說不可的當揀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擇欲進之時慎於去不可正其不輕以爲可用舍兩擇總

是進賢一事不是去已在位者曰皆曰賢皆曰不可只一

皆字內有許多病弊在然左右諸大夫之爲君不如國人

之自爲故不可繼以國人爲定此已暗透着爲民父母

意又說可殺一段以國家不得已而後爲者無如殺人一

件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要影

借相形說上面踰尊踰戚且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

到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方是進賢如不已的本意爲民父

母非以好惡同民言也此用賢則有賢無不賢則父母之

澤及于民者無窮故可以爲民父母然後可以四字要看得鄭重見不如此便不可以爲民父母蓋必可以爲民父母方能回結人心培植國脉在一時托爲心膂在世世倚爲楨幹所以成其爲故國耳湯程林曰此與大學絮矩不同彼重在同民心上此要得他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纔與上慎字相關看然後可以四字非許之之辭乃難之辭

湯放章

君必桀紂方是獨夫臣必如湯武方可誅獨夫孟子以誅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字易弑字大有扶綱常意在仁以肯天下義以正天下紂

無仁義與天下無相聯屬故曰獨夫

爲巨室章

通章總欲齊王大用賢人人主任用賢人豈徒爲賢人處其所學哉爲治國家計耳齊王小於任賢卽是輕於愛國故上節詰其任賢不如任木下節怪其愛國不如愛玉也不任賢正是不愛國一直貫下爲巨室影國家大本影賢才工師匠人帶說不重幼學不是窮養達施意須知學定於幼乃業定於初志是孩提之真性素豫父師之傳授已

真故及其壯也正欲以此學行之壯欲行不肯自壞而小之意則何如有駭然意語意了而不了正欲起下文更端雖萬鎰不是說價少還是說價多方形容得愛的意思出言雖如此貴重如此珍愛只得交付玉人之手方可成器曰必使玉人琢琢之則隨他處置更不須教道掣肘他此全是護惜這一片美玉只恐師心自用弄壞了他至於治國家却不要任賢人一味憑着自家擺佈則何以異云何以異三字是惟異的聲口不是詰問的口氣教字內有把持牽制意治玉而自教琢琢鮮不壞玉治國而教賢人從

四書酌言

孟子上

我鮮有不壞國家矣

勝燕章

宣王意在取一邊故接天以神其事孟子提出民字正對天字言側重勿取正要齊王自揣語意極圓悅不悅是預先度定的非既取而觀民也此亦是論理非實事文王未嘗取商未有民不悅之事簞食四句不第談民情直被五句二語豈有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益深益熱分明是以暴易暴孟子已窺見燕民不悅故云如運而已矣

取燕章

何以待之齊王心中畏甚為政二句是一章綱領誅其君弔其民是為政于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千里畏人的根子先引書而後自說自說而末復引書正言湯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誅君正所以弔民不平天下信之此信不在臨時從平日能行仁政來不止不變即在弔民內想出他景象如此民以為將拯己以上言燕民望齊救意若殺其父兄以下言燕民反被齊殃重下段若殺四句正是取燕實事使不取燕則民方簞食壺漿迎我何必有殺係之紛紛哉天下固畏畏字即千里畏人畏字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訓忌動天下之兵言兵端自我啟也未節正答何以待之句速出者先將此意布告燕人以安其心而使風聞于諸侯也連字最重不連便無及了反旌倪舉未殺之父兄與係累之子弟令反其初安堵如故也止其重器中包得復其宗廟在謀於燕眾正是收人心處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通節以置君句為主

魯閔章

以君行仁政四字為主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而有司所以殘下

者由君不行仁政也穆公不尤有司而尤民孟子不但尤有司而并尤其君玩民莫之死語穆公有咎民之意味誅之二句穆公真非仁主致民之坐視有司而不救也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却說民之死於凶年者不知幾千人穆公說民疾視長上之死孟子却說有司當日亦曾視民之死而不救此正出爾反爾處凶年如兵戎疾疫之類饑是殺之不熟君之民三字公只曉有司是吾有司不知民亦是君之民君與民隔所藉有司上達其情今君既不行仁政而有司復坐視不告民方恨雪憤之無地况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望其救乎君無尤焉欲君引咎自責意政破其如之何其可也意君行仁政是切緊要穆公行仁政以倡有司親上死長從疾視其長上來斯字甚捷政出爾反爾之意仁政指得寬不止發粟一件

滕小國章

纔說事字便只要依傍別人如何可以常恃孟子單教他自守一着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大有感慨言是乃僥倖苟免之策我却不知欲圖存只有自強一策民勿去由平時團結民自不忍去味鑿築效死有許多綱繆捍禦意在即

次章所為強為善也是則可為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見外此再做不將去的正與無已則有一焉呼應無已猶云無可奈何與無以異

築薛章

此與上章只一意把太王遷岐立案正所以堅文公死守之心若曰遷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為之耳其後來子孫王業只在為善不在遷岐所以君子為善只求可繼此外非我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耳然則今日為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天

計之左也大意只如此創垂亦承為善來創為世業即垂為治統創為世德即垂為道統為可繼正君子創垂初心只愛子孫世世守法非有期于必王之效也為善不過積德行仁堂堂正正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又

不能在成池遷能上布等

竭力量

當時小國值強凌眾暴之禍只有出奔守死兩樣太王亦是出奔但去而能存耳別民樂從岐山立國此太王尊之所能為也故雖去一世守復得一世守若五十里之滕舍此而去何處更延宗祀惟有急急收拾民心專為效死之

計庶幾上下同力猶不至於遽亡者也全在非身之所能為句上見得宜效死請擇亦正要他從身之所能為不能為處度量須抑揚重守邊守字兼為善自強說非僅固守城池而已

狄人之欲土地太王始即知之其事之以皮幣等者乃是緩狄以徐遷之計亦是曲喻以怒民之計交鄰章稱共智正在此

魯平章

此見孟子不怨尤的學問本領禮義所指者廣倉所謂禮義只就外面儀文度數豐儉隆殺上說正子本以五刑李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他却先之曰前以士後以大夫直是要露出大夫士以陰折之耳行止且慢指道說即上告君沮君二項便是行止之機兩或字有莫之為而為意已暗含天在遇者須諒行言聽懂若魚水方見明良遇合意非止乘輿一見便做過也孟子直以天字歷倒賊舍非以天自寬也此天字非一已之天乃平治天下之天小人亦為氣數所使隨他權奸何能與得一分氣力安正子之心亦以奪小人之魄

當路章

通章是黜霸崇王在由反手也分上言王齊之易下言齊王之所以易總之以德爲本以時爲乘通章只言時而勢自該蓋勢不能違時而獨立也可復許乎乎字是震望而不可必之辭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此外更有光明俊偉者皆所不知此雖是鄙丑亦卽是鄙管晏處兩執賢就人品說畏只是不敢忽非不及也或人初擬魯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始及管仲亦知管仲不及子路識見高於丑矣矣得君專便合個勢在行政久便合個時在功烈卑歸重在德不足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烈之卑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功烈卑句凡人不能爲則不願只責丑何不以魯西待我不可看低了魯西丑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遂舉霸君顯君來說見得管晏功烈不卑以字重看猶不足爲深訝之詞以齊王以字大有力正與以君霸以君顯對照反手與運掌不同運掌是順治反手是轉亂爲治反字大有作用把虐政一反轉便是仁政故易反手內就含有時勢然勿露以齊王非謂齊王也乃孟子能以之王耳此非誇語實有可據處在丑或不在于王上在反手上且字宜玩言姑勿他論王業莫盛於文王猶必敦望相繼然後大行以致王今

言王太易此所以滋惑耳亦不是不足孟子由湯節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破丑文王不足法之惑何可當指德言山湯至莫非其臣也總是形容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以引起文之難王不必拘拘分貼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見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覆明難王之意由湯至難變也是人心戴商之久武丁至存者是中興遠澤之遠又有微子至相之是衆賢維持之力故从句總承之尺地二句加一况字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轉下其有其臣二其字指紂言卽文王之百里亦在其有其臣之中文亦代商而布德耳是以王之難也須知文王以服事殷何心計以王之難易但要言文之難益以見齊之易耳文王難王全是非時方百里起只帶說齊人節承上起下以下方實解以齊王由反手之故齊言本意重智慧孟子引來喚起今時句見時不必待插入勢有可乘意待時乘勢只爲有智慧有鑑基者言也若無智慧鑑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說德之流行提出一德字便與霸者作用不同夏后節是正說今時則易然且王者一節是

反說今時則易然一節總見有可王之資而又適逢今時只憚融說個時而勢自在其中仁政與虐政正自相應下節且字一轉又見亂極思治猶如饑渴易為飲食言人暴之後易為仁民生憔悴根王者不作來上仁政而王莫禦已結完今時則易然意又用一且字轉下不過深明莫禦之意益以見今時之易也引孔子曰德字指德澤及人者言應上面文王之德德字德而曰流行便舍時在內若非其時德亦壅遏鬱塞而不能流行矣文王之未洽非與須枯下文說謂德澤本易流行况復乘此時平方與文王無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得萬乘之國句從今之時內抽出勿重倒懸在憔悴上見倒須用反與反手應事半古人不深仁厚澤功必倍之可以反手王齊應上功烈之早句惟此時緊照疏於此時甚於此時見文王不可以例論可惜哉此時孟子有汲汲用齊之意

浩然章

丑不是問事功是問心學如此緊承霸王來則動心宜在功業上論言事功不消說了到此處畧有夢粘帶不是尋常時應一般如齊桓之震驚謝安之折屐皆動心也此等

只是根基淺薄把功業放在心上若平昔有涵養根基年實便做旋天轉地也只屬應迹何動心之有章末既說願學孔子又推尊孔子於堯舜百王之上可見堯舜百王事業只是餘事便做到霸王如何動心看來動不足論若動心的也做王道不來孟子只論不動心未暇辨及此不動心分明是個勇孟子的不動心却是大勇若止論勇則孟黃而外尚有黜舍若論大勇則惟曾子所聞於孔子者是也當之孟子願學在此不但告子不足道雖子夏子游子張舉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伯夷伊尹俱非其至方且堯舜百王皆在範圍中何霸王之足動心乎篇中人名錯出自有線索過孟賁遠還指不動心為是蓋孟賁絕力其有重必不動心夫子當大任而不動心又過之矣是不難非以不動心為易如不問所以不動而但言不動是則何難即告子亦可以先我先謂較捷一着說一先字便非善養以俟之便是弊病有道是泛問有個方法曰有亦只虛虛說個必有道方能不動也下知言養氣正是道引黜舍二項因世多以養勇為浩然故先以此二子引到曾子身上去以開大勇之源此一節不是實敘其事總是極其形容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味一思字視字便見就是曰字亦是代為舍語耳不撓不
 逃直畫他勇敢瞋目的模樣此二句是不見屬於人以下
 是必報夫人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于賤者雖貴者
 亦必報之不惟辱來必報雖小不善亦必報之視刺萬乘
 二句不是就刺了其意若刺之無畏者惡聲只就諸侯說
 句句要模寫必勝意出舍自述其所能故養勇上加一所
 字視不勝猶勝以下皆舍之言只模寫操命撕殺口氣量
 敵二句雖說他人然總是表已無懼意舍豈二句是孟子
 推舍視不勝猶勝意勝豈所能必得只是能無懼蓋惟儘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理隨氣轉的模樣正見得自反而縮便是大勇以萬養字
 之意四句須合說方見大勇自反功夫在平日不在臨時
 二吾字着力吾往是往而央大疑斷大事以一是矯眾非
 一正抗眾邪皆是自反而縮便舍下集義等意于萬人吾
 往便有塞天地氣象
 按字書縮收也歛也退也蹙也不及也從無以直訓縮者
 此杜撰幸合處看來縮字對伸字看是收歛淨盡之意反
 之於中虛憍愧怍之根剷削殆盡連這點神氣歛藏不露
 如莊子所謂望之似水雞這方是縮如是而吾往所謂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句句要寫他無懼意點舍是影
 着告子曾子是影着孟子自家只為告子似孟子恐人誤
 認學脈故先言點舍似曾子子夏似者不同道而相比之
 詞只在人已二字上彷彿氣象必勝則不可必於人無懼
 則可必於己故舍比點之守較為簡約其實勇只一般說
 未知孰賢已將二子都抹殺了後却把大勇來壓他說舍
 守約正要形容曾子之尤約不可云舍優於點曾子又優
 於舍子襄節承上說來見得孟施舍雖似曾子特以氣勝
 耳未聞聖賢之大勇也故此以大勇言之自反四句形容

得已而應之者也若收縮未到十分田地未免血氣用事
 血氣便有盛有衰能必其不憚乎不縮便是守氣縮便是
 守理能疑能懼正是縮意自反二字最緊要告子兩勿求
 全不自反我知我養及行有不憚於心等語全是自反惟
 常存憚褻寬博之心纔見得自反而縮之力彼悻悻自好
 者安能自反而不縮這憚從自反中來正戒慎恐懼工夫
 勇即氣守即養點合曾子摠是守氣但其守有約不約之
 分耳守約全從自反上看出自可以觀其約反可以觀其
 守又不如是相懸遠此節只提心脈以示人更不與施舍

較守氣者亦欲不動此心不知心苟可動氣必不能持心不可動氣亦不必守約字不論勝負之情而論無勝無負之神正從心之動不動處微觀之大抵點是刺客舍是戰將告子是枯禪孟子是自在大通禪不得於言四句相承談言以理勝爲得心以順理爲得告子當未言之前便已不得於心了故不得於言全該就自心去想他恐心爲言動便憑他不通曉罷了更不求於心就他勿求於心處自然不得於心了却又再不求助於氣論來勿求於氣雖不是然病根全在勿求於心上能求於心則理無不明而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行無不慊不必更求之氣而自無不得之心矣不可處全在這裡微辨求氣還是第二義看來告子勿求一味硬做下強不照管全不曉得自反工夫羅近溪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又把心在氣外另覓一個去處勿求只要個氣定是倒做孟子持志是心上做工夫是順做夫志以下兩舉志氣一見合一之體側重氣之不可勿求意志是心之動而有所向處也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九氣之附麗於身者皆聽命於志是志乃主宰夫氣而爲氣之帥也自足至

首都是體氣則充滿於體之中周流貫徹體非氣則不能運動故爲體之充也充字反下候字自明要見能輔志意若卒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至是至到之至次是次舍之次言志到某處氣即次某處也就帥字充字上見得故曰是孟子自說不是成語持志二句固非内外交養然謂無暴工夫全在持志上亦是而未透細玩下文集義有事云云單說養氣並不說持志可見養氣自該得持志了持志是個大頭腦其實落下手工夫全在無暴其氣上志與心微別志者心之所之心纔有所之便涉着氣分了所以說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志至而氣即次如主帥轉動便離不得士卒也持志持字是拏把得定不放走作不令妄有向往告子勿求之說亦是要去持志卻不曉得養氣工夫一味硬力強持所以不動離提而不免於暴氣何以見得他暴氣只味外義兩字多少不妥貼在故曰持其志全在無暴其氣故曰告子未嘗知義義與氣合外義即外氣了安得無暴孟子集義養氣於持志全不費力或疑下文養氣中行有不慊云云仍在心志上用功如何反說無暴其氣爲持志工夫不知無暴其氣原不在氣上着力集義有事全是心學但歸重無

暴其氣上則勿忘勿助等語正是持志的妙法若歸重持志上不但告子自謂持志雖必勝無悞為主亦皆自謂能持志矣惟以無暴其氣無暴二字按之於三子便覺不合必管子自反而縮足以當之安得不以無暴其氣爲持志之功夫乎又嘗以兵喻志氣持志是定帥無暴氣是練兵似乎定帥爲重却不知將帥之能全在訓練但訓練處仍須靠着將帥爲主此可悟持志無暴氣之理求心與持志有辨求字活持字死集義懋心在此氣亦在此能求者一以貫之而已若持志只與不動心字面一般看此章專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論不動心不動處本是勇勇必從氣上論守氣者全以氣用事勿求於氣者全置氣於無用善養浩然之氣者氣自聽吾用而不爲氣所用譬之用兵否是猛將非大勝即大敗告子是自守之將不敗亦不勝孟子則智勇兼全之將百勝而無一敗者丑意志氣不相離則持志卽是養氣更不須有二層工夫故孟子把志氣相關處指點見得持志工夫正在無暴上志壹二句要抑揚串說重氣一邊志本是心之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一而氣不可一氣可動而志不可動

也志之動氣令氣發越充滿氣之動志卽心體亦多不寧照下蹶趨看則志一動氣宜主好邊說趨蹶動心非是直以趨蹶作暴氣蓋謂如趨蹶之動心可知氣亦有關於志特舉此爲驗云爾我知言二句是舉後之成功言兩我字與告子相形看知言養氣可見言與心無二體心與氣非二物持志無暴卽善養法知言者空明之畢照浩然者元神之渾淪乃是不動心光景難言只是不易言謂須實體而自得非有不可言也故下二節兩提其爲氣也再三摸擬之謂正所謂難言處不可說體段功用通節在善養後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三

指點其妙志大無二處不包至剛無一些可壓已描盡了浩然之狀了直養二句將塞乎天地之間來描他至大至剛之狀摠是本體勿涉功用說直養意在木節甚輕但非直養者不能有此浩然景象耳直者任此氣直透發出自是剛大但須理直氣方得直故須直養直養便是無害卽下文集義而非義襲不是兩層氣體之充也便合得浩然意塞乎天地之間極言其充耳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

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元初本色則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即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涼寒暑薰蒸相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真個是塞乎天地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塞天地只是原還他本來剛大硬與天地不作兩物且勿遺了之間字註中無間二字最可想此與下節正言浩然之氣都就氣說尙未說到人能養成上故兩以其爲氣也起之上塞天地只說得一個懸空境界到配道義方見塞天地之實落處配道義的道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四十

義只是說個理這理要在人身上做不是氣運用他如何成得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義自是義須是勇往做出他方是個義故理者氣之主宰氣者理之運用天道非二氣太極如何成得功用無是無這氣餒仍是氣餒餒對充看苟不能直養無害則無是至剛至大者以充其體卽有血氣亦易衰而不能配道義矣如忠孝節義今人亦明知是不曾養氣故做不了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義使知氣之所生本於直養無害了集義兩節不過發明之耳人之生也直生者氣也非白反常直氣能生乎故曰是集義所

生者集義在心上看集如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柄而事事逢源蓋從源頭潑發不在事上做工夫若逐事去集仍是義襲了生字要細看不是事事合義了另有一種浩然之氣發出來原只就是這道義勇往奮發精神鼓舞有勃然而不可禁者便是生襲如襲衣之襲正是外意襲則取義附氣而心不許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雖說襲取不得的証驗襲於外必不慊於心然味一有字却是進一步語言不但一行一事之偶合于義不可強氣之生雖事事皆合義而有一行一事之偶不合于義就此不合處心便不慊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四十一

氣便餒了必毫無不慊方謂之集蓋氣從義義從心義不在心外襲則氣不在心外取也告子之不得於言不得于心所不得者何物不得此義也究竟所以暴氣而不能持志說告子外義不重既他只借他印証自家所長外字對心字看告子只爲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個心在如彼長彼白聊以應世緣而我心無干焉者殊不思離義更無慊心之處所以有不得於心之病集義是養氣的丹頭三勿字是集義的火法告子外義只是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故矯之以必有事焉見不落空此四字最重三勿字言集義

之節度只就其間提撕做覺而已。揔之養氣者只要在義上做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力。蓋集義可爲也，浩然不可爲也。正助是一連的病痛，助長乃病痛到頭，故下詳言之。宋人一段因是說助長，其實正忘都在內，天下之不助苗長，何指養氣者言助長者？只是血氣用事，粗狂暴戾，氣根本已摧折了，害字只就當下見之，不必說到任事上，正是於其氣也。上說直養，不曾說直養之何事，上說無害，不曾說害之何在，故以集義義襲辨之。助長正是義襲此心生機不絕，義不生心，則非義者生心矣。義生心，即爲至剛。四書酌言 孟子上 聖

人之得其踪跡也，乃心之離而至於窮，則屈于理而不能自伸，如旅人離其鄉里，遂終年飄泊，窮無所歸矣。當看四所字，便見病源之在何處。生心以下，正申明上四句之意。蓋說淫邪道不自言起，而蔽陷離窮亦不自言止也。生於其心四字，提起看，見得四病不是偶然一念，乃生於心者。其害雖發于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不是流弊。蓋四言皆談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實欲主持世教，然毫髮之辨若不從根原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爲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爲害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不日不身吾知，而日不易吾言，正以其無不得于言者，俟諸後世也。說辭頂知言德行頂養氣，夫子既聖，丑是推尊孟子，勿說疑其過任。觀下節引言白，可概見丑意，只借諸子以形孟子，原非品題諸賢，勿太分折。下以一聖字作案，借孔子不自聖來，相形語意，直到願學住，提出仁智二字，此是因學誨相忘處，以論夫子心體之妙，不作推原，卽不厭便是聖心，明通處卽不倦，便是聖心，公溥處玩仁且智三字，則仁智歸併一路，揔見心體渾

論之妙學不厭數語見得孔子是聖而已亦不敢推爾知
言養氣便見願學本旨後願學之說持因丑不達而明言
之耳一體指文學威儀言具體已無一不肖所爭者神情
邈忽之間耳微字只輕帶都不可說壞丑因孟子辭聖不
居見得此數人皆聖門之選故問其所安學何人姑舍是
者不欲以此自限也纔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
勿貶數子不同道且虛莫露清任時字亦不是外之之詞
只單說淵源各別便了乃所願只推尊孔子不必說孔勝
夫尹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任止久速一聽於時此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卷

心常如太虛而已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源頭孔子刪
述六經即學即教孟子知言養氣守先王之遺以待後學
分明是欲做孔子的事故丑問霸王不異而孟子反結歸
學孔子上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二問俱承皆古聖人
來自有生民以來不知有幾多聖人了含道德事功說不
泥任止久速此已包舉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百里節
言三子德之盛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加齊之
卿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是自反而不縮所
以不爲一段串說言其德足以得天下而其心又不肯苟

得也兩皆字俱提起孔子說此二段爲贊孔子事功張本
正以其不爲君不有天下卻做出萬世事業所以爲生民
未有 於有爲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爲處見無霸之心孔
子與二聖異處直是難言故下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
使人自思得之智足以知汗不至阿一抑一揚極明其言
之可信賢於堯舜遠矣就有位無位一時萬世上較堯舜
是一時之夫子夫子留萬世之堯舜見禮五句泛言羣聖
末二句推尊至聖政與其人俱往而禮樂則常在故必據
禮樂以推以此法品第百王皆莫能逃其鑑矣夫子定禮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五

以寓改正樂以昭德其立道嚴和溫良恭儉讓之妙皆子
貢所親炙而神喻者故見得百王莫及非一時萬世之說
豈惟民哉言不獨民有民之類也類以並生言萃以並處
言拔萃就是形容出類的意思不平惟于同形同性中獨
踈形盡性自然在鄉國高乎鄉國在天下高乎天下矣此
二句泛說羣聖未有盛於孔子孔子尤出類拔萃之至者
勿云出聖人之類拔聖人之萃拔三節意指各別孟子引
之無非見孔子異於夷尹以終前面未有孔子之言而表
己願學意耳平生學力盡宗於此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勤

心也

以力章

此章是借霸形王下節即申明上節勿分上感下應看王
霸二字是分別其品謂此是霸者此是王者非論霸天下
王天下也仁以政言德以心言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件
以德行仁仁與德是一件德是不忍之心仁即不忍之政
也須知休養固是仁弔伐亦是仁以七十里以百里皆謂
以此行仁非謂以此王天下王霸之業皆以服人而成其
假仁真仁處說之不盡故只就服人處想之王者非以德

四書約言

孟子上

吳

去服人只以德行仁而被其仁者自被其德耳服本於中
心之悅此便是誠以服之誠見仁之誠也獨舉孔子者見
以德之意七十子之服尤見德心悅誠服引詩重思字以
証心悅誠服之意非言其服之廣也思是心思正與中心
字相合服至于思民情固極真德入於思王道亦極粹
服出於悅無復有不誠者矣服本于思又寧復有不悅者

仁則榮章

通章言榮辱禍福皆以悚動世主世主誰不喜榮惡辱而
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機關只在及是時

三字引詩與孔子之言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

若今之及是時而般樂怠傲則禍轉而禍辱轉而辱矣故
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為證行事合天理便是
仁如下任賢明政皆是榮辱以國勢言仁則勵精圖治有
浸明浸昌道理不仁則溺志晏逸有日淪日下道理二則
字甚緊便含自求意非深一層一句抑揚說居字有安然
而無變計之意莫如節是仁則榮的樣子如惡之三字有
幡然改圖之術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貴德在人君心裏玩
而字須串說貴重有德而尊顯其人也賢能便是士在位

四書約言

孟子上

呂二

在職便是尊之用人脩政明刑是仁之作用國家如何得
閒暇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及是時及字有惟恐蹉過意
能及時圖維便高人一着政皆仁政刑皆仁刑我不制人
而人自畏我矣何榮如之迨天節引詩來是及是時一証
道字應及字未陰雨應是時此句重桑土句應使賢能綢
繆句應明政刑或敢侮予或字可味大有憂慮之意知道
且虛說解在能治二句能治全在未然之防上誰敢即必
畏意孔子此嘆有追想周公慨嘆時事意在知字要玩孔
子贊詩惟恐人不知也孟子前後危懼亦惟恐人不知也

通章須把此字作眼今國家節是不仁則辱的實事政與上文相反樂而忘返如盤旋然故曰般樂般樂者動而縱欲怠傲者靜而偷安是自求禍句言卽此是禍不必人侮而後爲辱也多少感慨多少驚惕之意禍福節無不二字危言之有倚伏之幾在世主把禍福歸于天所以把好時節都錯過了旣曉得自己求的卽欲不及時強仁不可得矣引詩證禍引書證禍此之謂句總結自己求句人主精神與天流通一念懼命卽配焉一念怠孽卽隨之毫不爽也欲榮惡辱之主當自圖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上

樂

尊賢章

首五節雖說王政却便是爲時君畫策看五個天下字分明天下皆不能行而我獨能行之也信能二句不過總上文耳信能字皆悅字須玩信者上之真心悅者下之真心下與上一真聯屬卽毛裏之親不過於此所以爲父子弟也首言王政待士之重士爲四民之首故王政首及之賢曰尊能曰使亦有分寸尊賢使便是俊傑在位二句申說願字從悅字生來下做此市廛節言王政待商之寬市是統言之廛是市中列肆市廛二句串說重不征上立

司市官平物價治爭訟在上不廢法在下不病商人心自然悅服關譏節言王政待旅之厚關訊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但用三關以限之以防姦宄在市曰商在塗曰旅耕者節言王政節用愛民公田所入儘可足用自不必稅夫聖節言王政之厚流氓夫是粟米之征里布是布縷之征二法專爲儆游惰而設屢居之民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是新來安插與久居游惰者不同須知先王自助法公田外分毫不欲擾民若得百姓入人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權取以摧抑之絕無一毫

四書酌言

孟子上

樂

自私自利之意信能二字重看而信字尤重卽此便是父母心誠求之之念不到天下皆悅而願的去處也不叫做信能行如論語不到不侮得衆等亦不叫做能行五者於天下此五者在先王之世則爲常政戰國行之則爲劍觀矣仰若父母細玩此句又深一步有媚茲孔邁之意不特願爲士農商旅已也天吏二字重看奉行君命爲君吏故天下無逆命奉行天命則爲天吏故天下無逆天蓋存天心行天道以贊造化所不及兼廢興存亡之權而用兵伐暴特天吏一事也王字有爲威若景象

不忍章

通章為時君而發言先王以歎之言今人以醒之言自賊
賊君及不足以事父母惡名危語以激之何等愷切重擴
充二字而知字尤緊要所以謂三節申明人皆有之意人
之節承上起下凡有節實落教人法先王不曰人皆有仁
心而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最妙天地以好生為德而人
稟造點為心則一腔中見有一失所者自有耳不忍聽目
不忍視意思無論古今聖愚皆有此心兩人字緊繫相粘
貼人我皆人忍人即自忍自然痛痒相關然不忍人之心

四書酌言

孟子上

至

人徒皆有之而已而不能達之於政惟先王云云斯有字
要看是台下充足完滿無停待無轉機註所謂全體此隨
感而應者也運掌如老老幼幼各得其所運之一心而有
餘意不作效說此特將先王來做個例子不重先王身上
今人不信是心非先王所獨有故孟子以乍見來作証今
人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卒然而
感未有納交等三念正是本心發見處其後擴充正欲時
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若既見之後稍
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

所獨有由是觀之緊承上來是字指乍見一事言非人也

正應人皆有人字四句反言無者決言其必有因惻隱而
非及羞惡辭讓是非不是四個心須以惻隱為主羞惡不
忍居於惡辭讓不忍居於私是非不忍居于昧摠是一個
不忍人之心說人便皆有一無便非人何等激切仁義禮
智是性體性體無形惟發見處可見而此其發見之幾微
故曰端玩端字便見可充而又舍不可不充之意夫人論
及仁義禮智必以為美德而歸之先王孰知就是這個端
緒可見盡天下皆仁義禮智中人盡天下人皆可為先王

四書酌言

孟子上

至

以四體喻四端蓋有四體件件隨我運動有四端件件隨
我發揮照下自謂不能則此喻正見其能處不但形容其
皆有而已一賊字與忍字相照應乃喚醒人處凡有四端
節下一凡字見得不但先王知字最重正拈他不能擴充
的病根皆字指人言凡人所以不能擴充此心者只為不
能識取此心故誤認以為惟先王能之我必不能耳若真
正知其皆有誰肯自賊賊君自然皆擴而充之矣此句只
問問論理苟能充之方是實落着在人能充之能充便是
斯有不忍人之政了故遂云保四海擴而充之非有加也

四端自有只要人識取而充之耳火然泉達是論善端充
長之勢其勢必至保四海方是火然泉達究竟處不能充
二句反言以見其當充意

矢人章

此章總欲人爲仁以免耻要在反求諸己矢函巫匠重不
仁邊摠見爲術所使所以要慎豈不仁就平日本然之心
言二惟恐字重正今日爲術之心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
術字該得廣不止藝術道術治術學術皆術也術一不慎
便害了吾仁孟子一生受用萬占光明只從善擇術來曰

四書酌言

孟子上

註

天之尊爵則人爵不足道卽萬善皆良貴而仁爲元萬善
亦俱出其下矣提一尊字正與下人役相反你看一不仁
卽不智卽無禮無義可見仁爲尊爵上天寵綏如此其重
而人於此安身立命卽爲安宅曠而弗居日陷危途耳仁
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爲仁者由于是非之心不明與
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
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求爲
仁之機也人役二子最妙失其尊爵一處子之不從自主
棄其安宅如家鄉之無復可尋流落生涯空傍門戶豈不

是乞丐奴隸之流此等人良心固自在他心中仍有一點
不自甘暴棄的念頭故孟子就他耻爲人役處點撥之弓
矢如何又有耻謂彼雖唯恐不傷人而其不忍之良心固
不自安也只爲擇術在此只得沒奈何做些兒活計如耻

之大令人激發猛省作速回頭意莫如二字極喫緊乃一
章大關鍵正孟子爲人慎於擇術處爲仁何其必如射
之反求諸己而後可己爵自尊曰宅自安己有里仁己不
擇處己自不智己無禮義己爲人役己又何耻耻是自耻
爲將誰爲仁者如射反求諸己所謂術不可不慎者蓋如

四書酌言

孟子上

註

此正己而後發句極重發而不中二句申明必欲正己之
意非正己後尙有不中時也而後二字多少躊躇審回意
正是慎處

子路章

摠見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管高上去故由進之禹禹又
進之舜愈進而愈無窮勿三平看但不可抑由禹以形舜
要見由禹己自大了舜又另有一種廓落處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喜其聞不善以進於善要見懽欣鼓舞無係
吝勉強處禹聞善言則拜非徒爲受善計要摹寫他摠摠

虛懷雅度畧點拜字為雅玩二則字見速應意若一涉停待私意便起焉能喜焉能拜過下勿貶由禹惟云由禹已大矣而舜之心胸尤有極其廣大者焉此大字與下文莫大大字相照善與人同四字是三節綱領此善字懸空說舜視善是太極渾然之體人我公共之物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為一體故曰善與人同舍己二句即善與人同事舍己非舍不善亦非不自滿足乃舍己之聰明意知而不自用雖善亦忘之也舍己就是從人從人純是樂取人之善而為之於己樂取不是懽欣鼓舞着意去取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五

只心理有虛受無強納耳掩形容聖心善與人同即舜亦不自知也忘已忘物者此也成已成物者此也就其忘處以見其同故又說舍己兩句就其成處以見其同故又說與人兩句總是分疏形容這善與人同境界也蓋有意舍己即是有意從人即是有人真舍己者不見有己併無己可舍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併無人可從所以又提出一個樂字以見舜之取於人以為善都是一派天機鼓舞一片精神朕舍舍無可舍何己而非人從無所從何人而非己大公無私之本體原自如此同之至也自耕稼節又

正形容舜之樂取處絕無勉強間斷蓋取人於耕稼時猶易取人於為帝時非大舜不能蓋天子舍己從人尤難故曰自曰以至曰無非總畫出一個樂字意求大舜一生只是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安所不舍安所不從安所不取安所不樂是以謂之曰善與人同末節則又進一步以極贊善與人同之妙正見大舜有大焉蓋取諸人以為善是人善與己同也而人亦懽忻鼓舞於此善中合天下共成一善這便叫做與人為善是己之善又與人同也合一舍一從而樂之意始吻合一取一與而同之量斯滿人有善而我不能取固不謂之同我有善而不能使人同歸于善亦不謂之同鄭申甫曰與人為善猶云與人共為此善也蓋舜忘聖智而遊眾人之間則人亦忘顯蒙而遊聖人之天到此地位纔復得此善原初之本體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莫大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五

伯夷隘章

說伯夷處原無事實孟子推其心而設言以形容之如此一節緊一節便逼裏畫出一個隘字叙下惠雖為生平實錄而因言以推其心亦是從想像見得然一節寬一節便

逼真畫出一個不恭字隘不恭全在兩不屑處見之末節
須講得活如云至於今遡孤竹之峻標追柝下之逸行得
毋曰一似絕物而近隘一似玩世而近不恭乎詎知夷有
所以爲夷者在不在不就也倘執其不就之迹而由之未
得其清先取其隘矣惠有所以爲惠者在不在不去也倘
執其不去之迹而由之未得其和先入于不恭矣蓋必夷
然後可以隘不隘不成其爲夷必惠然後可以不恭稍恭
不成其爲惠此正二子絕德處合下便如此不是流弊機
要學夷惠便走向隘與不恭去了不曰君子不爲而曰君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五

子不由以斯知隘與不恭自迹言也若自二人之心言則
二人壞矣何以爲百世之師然不由在此所由者隱然見

天時章

全章總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所謂
道卽以德仁是也兩不如處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
在天地者不可取必而在人者所當自致耳要知人和內
已舍下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天時不如地利在環
而攻之上見就攻上說地利不知人和只在委而去之上
見就守上說故曰二節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在
於得道故曰二字承上接下之辭域民三句不申地利只
以起得道者句得道重看雖不外以德行仁要切人和講
蓋大道如春風和氣盎然宇宙間若得道則君以元和勸
民而民亦以元和應君就是順之意正是人和主平時言
末節方說到用兵多助之至不過卽多助而極言之非又
出多助外也順是願歸意以天下所順乃指自家言以我
爲天下所順攻彼親戚所畔之國有不戰而自服者此句
最重下句輕講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
如其當戰戰必勝矣只重不戰意卽無敵之謂也

朝王章

此孟子以大有爲望王通章敬慢二字相照孟子朝王正

將陳堯舜之道以敬君齊王來召則特富爵之尊以慢賢夫王不就孰爲謀王不學孰爲教故疾召而卽以疾辭正重吾德重吾道處而猶委曲感悟王心猶然是敬王王使人來其詞甚婉而其意甚倨就見而曰如若曰如吾念頭本欲就見的適有寒疾乃不如所願耳不幸有疾一對便合不可召意卽以疾辭儒悲之意明日出吊卽取瑟而歌之意公孫五滯甚腐甚所以孟子亦不把實話與他講令其反思而自得也至王使人問疾醫來雖致慇勤亦是愚癡又加孟仲子一番周旋卻將孟子一腔心事從頭埋沒

四書附言 孟子上 五

不惟辭疾初心抑鬱而不得達并東郭一行亦覺徒然而了無味不得已而宿于景丑氏以公孫孟仲所未達者曉喻景丑轉告齊王而孟子之心始白卽明日出吊之心也疾非真疾吊非真吊宿非真宿齊王聞之當必恍然而自失矣敬王泛就平日說未見所以敬王雖合不應召之意此處且勿露出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一句是齊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也云爾二字讀斷如謂道等說來則不敬莫大乎是蓋明知仁義之爲美而不與王言是以庸君世主待齊王豈非不

敬之大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分明望其君爲堯爲舜孟子一念不敢之心真兢兢然不敢藐君以不能主敬者蓋主以不敢之心也下引湯桓之於伊管則不敢召分明待其臣以爲師爲賓上不敢召下不敢陳兩不敢處纔叫做君臣主敬丑惡足以知之丑引禮重不俟徧句正明未見敬王意殊不知賓師之禮不與臣同豈謂是與是字指禮言哉今日不應命自有其故又不可以常禮論也引曾子之言正說不當召之意彼以其富四句有抑富貴伸仁義意非相當之謂夫豈不義正見曾子重道處是或一道不是

四書附言 孟子上 五

疑詞故作宕句醒發出道字來達尊一段正解是或一道句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箇主君言另提講重齒德上輔世長民就維持世道表率斯民言勿就世治民看辭若亢激然其自重處都是敬君言富貴與爵王所自有亦須要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堯舜如何反來慢我此正孟子以堯舜望君敬王之意不是傲王故將節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必有所三字就君心待賢說將字必字緊相呼應可見那大有爲是待臣而有爲謀卽大有爲之謀則就正是不可召處便是尊德樂道了德就賢者所存說道

就賢者運用說是字正應上有謀則就說不如是重看即尊樂矣而心稍惑於謠邪移於功利不如是尊樂之至有為雖指君玩與字選作賢者斷其不足與有為而不肯來輔也見君之大有為乃道德之士與之與字中有謀意其尊德樂道不如是無不召之臣不足與有為是非大有為之君故湯節是援古為証是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學焉而後臣之勿泥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正是欲謀則就之意與下教字對看不勞二句見湯桓有為之主皆從尊德樂道中來孟子崇王黜伯此以湯桓並論皆因

四書酌言

孟子上

本

當時豔稱王伯之業故舉而言耳勿平對當云不但王業為然即伯者亦有之今天下節是無大有為之業因無不召之臣德字以所就功業言管仲且猶不可召只借來跌起下句耳重桓公不召管仲上而况字隱隱說莫露我字上面伊尹管仲平說恐落了自家地步至此又分別出王伯之佐見已非管仲之比亦以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之意且與平日不為管仲之言更不相悖矣通章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已正好想其道德自重之意全是堯舜其君之心

陳臻章

臻意重在不受齊餽孟子意亦歸重在辭齊餽臻意側注在非邊孟子只發明個是字不必添出義字未有處全重自家說處當也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憑他有辭便落小人之計本是取貨而曰貨取取貨猶是我做得主貨取則貨為主而我被其貪癡哄賺如魚之餌釣獸之掩羣全為貨所驅使矣焉有君子句推開說持身之節焉有君子界限直恁分明持身直恁孤介道義極其精微權衡極其中正而可以貨賄中之為所籠絡也乎又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空

何疑于不受齊餽之非耶

平陸章

此與士師不能治士章同一機軸先提醒他使之無所逃遁然後其言可入也一日字要玩見我一日不可曠意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倉距心不得為意若曰則此寡人之罪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為矣語法了而不了真有雋永意味在反諸其人立而視其死是就受牛羊者商確語揔之不是要他如此若當時

轉溝壑散四方則已立而視其死矣此一段斧敲暗刺攻
擊甚嚴蓋初為使之不得有為其責在上因其不得有為
而怨于不為其責在下責無可諉故只索去若此時不去
必能辭其咎耶為王誦之非為稱道孔距心特為百姓訴
說一番耳齊王不難承認罪已一言亦是足用為善本色
孟子安得不惓惓耶

賦畫章

孟子諷貳畫處極委婉却又極激切如以為不能言士師
不必詰也如以為為不得言士師亦可辭也得言而不言與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空

不得言而不去無一可者而子將何辭於我耶孟子使畫
言畫既言時便是如此擬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更無別
法此便是孟子善為畫處不得其職言兩不得處就若不
任用聽從上着孟子進退有餘裕不是漠不相關的話是
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
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參子不似那有官守言責者恁
地逼迫官守言責所守一方所職一事不得便可去孟子
把世道民生擔當自我直有不去不安欲去不忍之意兢
兢若不從自由者正是我可餘裕而自有不得餘裕者亦

然言外觀下數章去不遽去之意可知孟子之心矣若只
無守無責身輕自由之意則淺矣

為鄉章

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之道陽以存忠厚之意陰以維道義
之防全然是孔子待陽貨家法與驩同使不惡也不與言
嚴也行事兼儀與物言有司不指驩言孟子到底不與驩
言若果欲與之言雖有司治之亦不嫌與輔行者商量此
乃托詞耳

葬於魯章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空
當時墨氏教興葬親之禮薄而非制木若以美然充虞之
問當仍是後喪踰前喪之意無度在過厚邊易喪葬取之
大過可見非直為觀美謂必如此然後于人子之心無遺
憾耳非直然後四字相照應既達于庶人則法制當得矣
不得無財是設言細玩不得無財二句不平重得之上為
有財只輕帶獨字對皆字說且比且字緊承上來言得之
為有財而遂用之者正為無使士親膚耳必如此方為盡
心非更端之辭形盡曰化無較非快然只此心無歉然不
到處為少安也吾聞節言人之至情不匱所包者廣厚葬

特其一耳儉非指愛惜此心不足處便是儉了以猶爲也
天下指世上財物

沈同章

沈同以其私玩以其二字是私承王命而問孟子原識得
此意其謂燕可伐者只就燕論燕而未嘗以燕與齊也其
曰子曾不得與子之不得受是燕君臣罪案全在一私字
取管處又曰不告于王而私與之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則
齊之伐燕亦正犯了這一私字沈同方以私來問而孟子
借喻曰不可私與私受全是暗刺他的病言外便見燕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卷

可以私與私受而齊何可以私伐私問耶乃沈同不能理
會孟子之意乃與齊王一味貪癡乘燕之危一聞孟子可
伐之言遂爾私爲得計伐燕之舉齊若有辭於燕而勸齊
之名孟子一似無解於齊及或人一問孟子始把前日未
盡之意明明說出曰未也言外便見齊非其人固未可與
議此也奉天命者謂之天吏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
背是也贈之私相授受民心決不安便知非天命蓋齊與
燕均爲得罪于天一個是妄于天命一個是僭行天討以
燕伐燕見兩燕豈可以相伐不必添暴字此蓋甚有望齊

爲天吏意在

燕人辟章

賈意側重在智一邊其曰周公未之盡亦正謂不是不仁
必是不智定要坐周公以不智之過不知聖人在天理人
倫之外更不忍着一毫意見周公是弟管叔乃爲之兄周
公只以己心爲管叔之心何忍逆探管叔之心有所異同
乎已爲兄受過故曰宜只可說這過是該有的不可說當
理若當理則非過矣且古之君子一節又從然則聖人且
有過與一句生來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人皆見之又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卷

致爲臣章

齊王就見語氣親熱而意實疎冷觀其說不識可以繼此
而得見乎乃決別語不是挽留語孟子曰不敢請耳二句
其欲留之意已吞吐於此所以後面三宿而後出盡也惜
當時齊王竟付之一別也他曰見且未去雖託時子而欲

返其轍其所致辭傳語亦是羈縻虛套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却遣了其君用之一邊分明見孟子仁義之學迂濶難行而姑使之坐鎮雅俗以要尊賢之空名耳故孟子不把自己本意對陳子時子說而但說己之不欲富堯斷之不可爲向一賤俗人粗粗說個大槩齊王亦原不曾疑孟子欲富孟子亦非真爲欲富置辨意若云留予者必當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在于富豈肯辭多而反受少既非欲富則其所欲殆別有在矣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正好與此章欲富的欲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奕

字反看行道之志引而未發令王聞之而自思耳及引季孫語諱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不覺心事逗漏出來明明影着自家不見用罷了豈可又使弟子受其萬鐘之養乎直是惜他人話表自己心非是以失此求彼喻辭此受彼也未節雖是釋蠶斷之義然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句大有味孟子在當時以齒德達尊自處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分庭抗禮分明接孔子歷聘木鐸的衣鉢若可以利祿羈縻自家先可賤了將開時君輕儒慢道之端故寧辭祿而去則身雖不用而道未嘗不尊也

此又是不可中之深意

宿畫章

孟子無聊之感全在兩無人乎處徘徊嗟嘆蓋孤忠莫與獨正難容當時齊廷設有同心一德者爲之左右維持則不必去卽去亦可復留故一則曰無人再則曰無人倦倦致意而他曰云吾退而寒之者至正此意也二段不可平對俱重君上曰不及子思分明說該到齊王之前議晉不該到孟子之前徑晉也那邊不能婉轉調護空把己意代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宅

泄柳申詳停爰則爲三子慮者正深于爲繆公者也客欲晉孟子但知爲王而不知爲孟子便是慮之不孰處故曰絕者再無回心之望也二乎字詰詞不說煞令他自思

尹士章

千里而見王必不輕去既不遇故去正宜速去然三宿出畫却是令人難解惡知予哉空空說予所欲欲王爲湯武也卽迹涉于澤予皆不計不得已三字語意無限淒涼敢以濡滯爲嫌哉猶以爲速正爲望其改也王庶幾改之三句正表予心爲速之意予雖然一轉多少番戀處用予用

其道也王庶幾改之正改此不用予之失所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也王由足用爲善這却是孟子用齊王處正不忍遽去之根必齊王先用孟子孟子方能用齊王此六句正表豈舍王哉之意末節言予之濡滯如此是以厚道望君不忍忽然長往效小丈夫之所爲耳小丈夫言彼所見者一身之去就孟子所見者天下之安危于此分別個大小不在忠厚淺薄之迹小人卽小丈夫耳

焦漪園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畫時望也見出畫的心還是望王之心予曰望之是歸去後望也見歸去時的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宋

心還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認得個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以安天下之民便似有他望一般

充虞章

此章要看一時字方見孟子爲天下不豫而反之故吾則實未嘗不豫也豈是怨尤不可以憂世樂天對說充虞是安慰孟子的話不是訛辭彼一時謂說這話是那一個時候如今却又是這一個時候暗含下數過時可言見得此時關係非小乃遑遑汲汲之時自有不容忽然者下正發明此一時也之意二必有字最重孟子不豫根原全在此

惟以五百年爲定期則七百餘歲而王者不興名世不得

有爲實是不能遺諸胸中也五百年其間都是大約的話曰過曰可若信若疑全是一片着忙之念惟數過故時可不平言王者十分該興再佳不得了名世者當此時十分該有爲再遲不得了全是目下要做不得急的口氣非僅以前事相比付之浩嘆而已夫已過而已可宜有而不有此天意未欲平治天下也萬一天心厭亂平治有機當今復有誰人吾何爲不豫正見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一轉寄想悠然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宋

居休章

只被兵不可言師命此必齊王要與孟子商量兵事故曰師命因師命固入于齊特未去耳非仕也若仕則豈容不受祿哉我志卽上文去志蓋其道不行所以一見卽徹底看破入有去志然顧瞻斯世有如齊之時勢乎有如王之足用爲善乎所以去復遲遲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家法

道性善章

通章都是勉世子爲堯舜意其道性善不過發明堯舜之
可爲耳世子之疑堯舜未必可爲非疑性善也道一者
只有這個道理不必粘着性善三引古訓總証堯舜之
必可爲亦不必粘着道一疑字最害事故首引成覿何畏
語要他放開胆量再引爲舜師文等語見堯舜可爲非吾
一人之私言都是豁他個疑字疑則不爲不疑則必爲矣
服藥者不辭眩眩惟信藥之可以瘳疾耳正鼓其必爲之
志亦不粘着絕長補短見孟子亦只是性善一念之偶觸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卅
處不要誇得太好了道字該得千言萬語但約其旨不外
於性善耳稱堯舜者見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所性之善而
已非有加也乃人人可爲的不徒引堯舜証性善也世子
疑吾性雖善未必便如堯舜孟子說道一謂道之大原出
于天之爲物不貳而人稟是道以生又豈有二是把吾
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無二而已矣者言止是
一也歷引成覿等語斷他疑關是教他實落下手處全要
發出意氣激昂勇於希聖的口氣與下瞋眩緊照不止證
道一之旨但在三子口氣中不必拘拘明指出論性何畏

非空空藐視乃真有見聖賢豈是我爲不得的舜何人二
句有敢作敢爲的意思有爲非爲舜也只爲自家耳故不
口亦若舜而口亦若是文王我師謂文王我可師而至非
謂以彼爲我之師也未節故動世子使自奮勵善國善字根
性善說來蓋善出於性人人具有我善其身因以善其民
陶成美俗便是善國言做得一個好國也可以爲三字當
味可以爲人所不能爲不敢爲不肯爲便是瞋眩之藥疾
喻不善瘳則復善引書只重勉奮發有爲意

滕定公章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卅
大旨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
後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於
心終不忘一語是能行喪禮的根本不亦善乎緊接他性
善善字正是提引他口固所自盡却又點動他仁孝之良
心發於天性至情所不容已然細味之亦是啓他去自盡
後面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正教他自盡處曰盡見不
可一毫不憚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于人曰固所
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畧爲人推阻然且泛說未着在
世子身上此一句已抹煞了父兄百官卽此便是瞋眩之

藥然盡心必須盡禮故引曾子葬祭以禮而因說到行之禮諸侯禮未學是節目三年之喪是大綱齊疎餼粥在三年內自天子二句相承說言古今貴賤各宜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之耳吾有所受之吾字先祖自謂言上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因志而釋其意總是明其不可然法祖未嘗不是但誤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恐其句世子自恐格於羣議不可他求只要他自盡莫管父兄百官孔子曰以下言這個自盡的心正所謂性善人人具足只無所觀感興起故云然耳說到莫敢不哀則父兄百官獨四書酌言孟子上 主

民事章
通章重民事不可緩一句前段告滕君爲國在行助法後段告滕臣行助法在正經界大抵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中分外私皆所謂正經界也正經界即行助也行助即取民有制也取民有制即民有恒產也總之不緩民事便了中間論制產說到明倫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不可以養與教對說此篇是從性善處認出個民物一體之仁所以作用至精至備是孟子一生大經濟大學問文公問爲國不忘猶可爲善國之語也不可緩是教四書酌言孟子上 主

制而兼言禮下者蓋設官亦是爲民養賢正欲撫字且禮下有定祿而不至多取其意亦歸於厚民也伏下分田制祿案須知此皆制恒產內事也制字以心之節制立爲民產中之定制罔民是爲富恭儉是爲仁此節結上起下引意重爲仁邊夏后氏節只重取民之制蓋制民恒產卽在取民有制內貢助徹取民之制雖有不同其實皆什而取一總見三代無非不緩民事其愛民之意無不相同味徹字何等公溥藉字何等簡便此二句正見助徹之義相通以起下文用助張本其實實字對名字看言實心實意根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七

於志誠愛民也禹湯文武不沿名而沿實龍子節通是龍子之言引之以貢法不善形出助法之善見今日當行助耳貢不善乃後世行貢之弊非禹貢之舊也如夏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後世討便宜法也多取句是設詞爲民父母以下俱跟取盈來盼盼然口氣直趕至益之方止總是形容取盈之害正挑動他仁人之心若助則公田私田豐歉各自當之豈有此弊乎世祿節舉世祿以見助法之當行不重世祿上蓋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則無公田祿何從

出內含不免過取貢賦以給之意但勿露出此句只作過脈以起下文引詩不是再証助法之善只爲當時助法入廢孟子特因詩中兩句想像出雖周亦助來言盡制如周公文武豈不能制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則其善可知雖周亦助而况于滕乎雖字亦字要味恒產既制恒心可與設爲句是指文公當設學以教民也設字有久淹而特起意教字內含明倫意但勿顯露耳鄉只一學庠序校特備舉其制非欲其兼設也夏曰校三句見三代各異其名學則三代共之乃國學之同名也此上只叙三代建學之制皆所以明人倫總承上文正與善什一處對看只要得三代之意總歸于使民有恒心耳明只是講明之以教人非指躬行小民親正人倫明處人倫內情意相聯屬處便是親非親上也要描寫三代時光景倫明而民親視彼放僻邪侈者何如而要本于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有王者起二節語氣相承說上爲國之道已是說完了此下以師世新命鼓之制產貢賦學校皆爲王道三代盛王遞相爲法以至於今而湮沒久矣若我能法古討究斟酌得宜則後王必來取法於我此滕之治法乃王道之可以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七

經 164-435

世承而不能易者也見別無第二般治道然不特師後王而已文王之能新國命以其行仁政耳今子力行之奮發自振不沮於國勢之卑弱則仁政翔洽民皆得所國勢煥然改觀這便是天命所向處國新而天命亦新矣蓋德如文王便不有天下亦是其命維新聖賢論治原不在效驗上說新子之國正與問爲國字相照應單戰一問滕公直有力行之心矣孟子爲之獎勵堅決他而曰選擇使子必勉之者前有鑒於父兄百官之沮喪禮後預知夫許行陳相之亂並耕也正經界三字是下數節之綱領行井田四書酌言 孟子上 志

其必有下二句不重相須意只重不可相無惟不可無君子故當制祿惟不可無小人故當分田此助之所以當行經界之所以當正也然世祿滕固行之側重野人豈然助亦有行不去的所在故又加一請字言野外只管依助法去做國中則參以貢法而濟助之窮曰九一曰什一曰五十畝曰二十五畝皆是正經界處此處不正如何得均得平九一以區數言什一以分數言亦皆什一也圭田二節乃法外之仁圭田取以奉祭以濟世祿之不及無鄉大夫之別此先王孝治天下之心餘夫不授之田恐爲游惰使四書酌言 孟子上 志

畢然後政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助法之善一至此乎所以別野人也。一句極妙便見野人之宜養。君子卽此一句可先破許行並耕之說。添出君子便不是然井田之法不行已久。顧此辦中外而別公私明經界而定畝數特其大略也。若夫舉此大略處而度時因地務有以潤澤之令不拂乎今而亦不悖乎古。非徒執一硬局則在君力行於上而操縱有圓机與子勉力而以良法輔理之。此又與子之君數句相照應是望其獨斷。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去

獨行無惑衆論有千載一時不可錯過之意。於爲國乎何有信乎民事不可緩矣。

並耕章

此篇文字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是鎖上一段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是承上起下雖欲耕得乎又是鎖上一段。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又是鎖上一段。此二段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四段至不用於耕耳又是鎖上一段。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俱與並

耕而治句相應蓋並耕是此章骨子許行欲以此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故孟子攻詰辨難從他口中兩個耕字翻折勘問一轉一結並耕之說不能復伸故又責他倍師罪狀仍是說並耕不可學亦爲不善變矣。又鎖上一段與用夏變夷二句相應惡能治國家又鎖市價一段亦總是爲闢並耕而未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平重許子欲亂勝法假托神農着一爲字便見許行撰出來的着一有字言前此未有是說而有之自許行始。文渴便寓不用尊貴章展意捆織爲食便寓自食其力意陳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去

民之徒四字便伏後面倍師一段公案棄其學而悅許行見惑之易而悅之深也未聞道只竟說暗暗與神農相關並耕一句一串下並耕一字爲主並耕言不取於民正與有倉廩府庫相反厲民自養說他與賢君相背刺勝君者正以刺孟子也。孟子最善辨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就許子身上所難兼者歷結之明知許子種粟只要將此句開個辨問之端此句是一頭以下則屢詰之得他兩句以粟易之難兼之情已露了却又重重詰難直討出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句纔以治天下獨可耕且爲闢之使他

便開口不得自織之與總承衣褐冠素來必種粟必字從上並耕而食二句來詰他中間衣冠對看皆根首句來下釜餽爨應饗殮織耕應並耕另作一段以粟易械器四句不是實語亦是詰詞全承害於耕來言自織自爲既害於耕而不免相易難道農夫與陶冶相易亦可爲相厲不成稷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不爲厲陶冶不消說了歸重在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以見君之不並耕而食非厲民意此處已折倒他厲字了又不露出來再用且字轉到許子身上以窮並耕之非且許子四句一氣疊下取詰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百工之所爲而後備是件不可缺意或勞心八句皆古語言天下原有一種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勞心治人者何其勞治於人者抑何其逸故治於人者須出賦稅以供上若治人者則食於人而已全要體貼治不兼耕意不重相濟上天下之通義言勞心者不勞力政謂上通其心於力下通其力於心上下相宜故曰通義自有天下卽有此義見從來無耕且爲之事當堯下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汲汲去治人而不涉小人勞力之事正引証或勞心數語許行把神農做並耕的証佐孟子却把堯舜做不並耕的証佐幾個憂字俱從勞心字生來堯獨憂之獨字重看是天下都在一人心上纔見勞心之大此二句是個總頭舜承堯憂汲汲而不容已今日使益使禹明日使稷使契水土方平就去教稼穡纔得粒食就去教人倫故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看他何曾傾刻少停那有工夫去與民並耕堯時洪水是主草木因洪水而暢茂禽獸又因草木而繁殖五句皆根洪水來五穀句則頂上草木句禽獸逼人二句則頂上禽獸句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益裂三澤不重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特起禹施治水之功耳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於海於江順其勢而利導之也可得而食要味可字只是有可耕之地尚未得粒食三過不入畢竟是懷襄之勢未除不得入家耳方切不暇意樹藝良結上中國可得而食一案重是契畷后稷特引起耳此段是教民耕稼爲急聖人有憂之有字可味到人民育時聖人還有憂在又命契爲司徒汲汲立教人之有道有字最重五倫是性中自有的率性之謂道所以下面類義序別信都着個有字教以人教特從氣物物蔽中爲之一開明耳近於禽獸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便舍爲天下意此二句直結有大人之事言從古以來大人之事只如此而已上文曰聖人分明點出大人而自此節曰農夫分明點出小人而目分人以財節承上言憂不得舜憂不得禹畢陶是爲天下憂也而却以爲已憂視天下何等關切以天下爲已萬物一體之仁見矣故點出仁字來分人二句用人字人已相對猶有限下用天下字則生意無邊爲天下三字重看要認一者字以天下與人易二句猶言付託天下不難付託得人爲難要在爲天下三字上發出一段難的意思得人全爲天下不爲己其功之大直至仁天下此真人君所難難是贊語不作知人不易看大人勞心意上面發揮殆盡又引孔子之言只取無能名而不與兩句反起用心句不重贊美上豈無所用心只望空說要還他豈無二字其用心於得人意自隱然在亦不用於耕內至此三提撥耕字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據許行之意方謂野人不宜養君子而孟子引堯舜來折之正要君子去治野人但用得一個好人便能仁覆天下自不消耕得己上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責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語意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只重責相不重揄揚陳良只要見相之不可信未能或之
先先即開先之先蓋北方學者雖盛却有周孔爲之開先
良生於楚未嘗有周孔却能悅周孔之道北學於中國未
曾有人開先他此方是真正豪傑昔者節舉聖門不倍師
者來責倍師者見得聖門雖似其師猶不肯事陳相乃於
反其師者且從而學之大相懸絕相向哭者悲失所崇也
此是羣賢之不倍師獨居者極思慕之功也此是子貢之
不倍師子夏等欲事似聖人之有若亦無聊之極思也此
亦是三子之不倍師但只想像其言行氣象曾子直窺其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心體尤爲尊師之至通節落重在曾子上江漢二句只是
就聖心一疵不存萬理明淨處揆擬想像潔是十分潔白
是十分白天下更誰得而尚之江漢秋陽萬古不磨夫子
既江漢濯秋陽暴則亦萬古不磨雖沒亦未嘗沒也可
以人爲事異於曾子全在非先王之道看出吾聞節合下
節引詩來斷他變於夷之不是出幽下喬當以去高明就
畢暗影射發之勿粘定鳥亦勿直指許行陳良許行亦如
荆舒之輩是周公之所膺者而相反學之故曰不善變不
善變應前變於夷何以定其罪曾子不肯師其似聖者而

相乃從其非聖者深足異乎况夷又周公所必膺乎何變

之不善若此日中爲市始于神農從許子之道正附于神

農之道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市價不二主惟不二所

以無僞而莫欺見其道能返淳遠樸君雖並耕而得暇人

雖交易而不煩開口說許子之道并倍師之失而辨之不

知物情難以強齊所謂長短多寡大小之數參差不等自

倍蓰以至什伯千萬如何此而同得緣許子拙屨爲食故

單舉屨之大小以明之而長短多寡輕重可以類推如何

一槩使之賈相若耶不必露精粗美惡許行之意蓋以長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與長同賈短與短同賈則布帛不論也輕與輕同賈重與
重同賈則麻纁絲絮不論也此其意正欲世人相安樸拙
巧僞不生而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
治治之也相率而爲僞正破他國中無僞之說情之一字
正是僞之對僞之一字正藏欺之府惡能治國家又應饗
飧而治句關齊物之說則知無解於並耕之謬許子之道
斷不可從而相之倍師無辭矣

墨者章

通章只重一本二字愛無差等是墨教施由親始是儒教

夷子亦是異人他雖學於墨氏却自出聰明看得儒墨二家學問不甚相遠故欲於不儒不墨之間自成一派其求見孟子要看儒家議論如何孟子揣破他心事尚踏兩頭船在故墨之治喪一段明白說他出來此乃所謂直也我且且字有味謂未即見且盡言以相質也欲闢墨道之非不獨治喪一節因夷子葬其親厚良心不死故以厚葬詰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言必以薄道為是而貴尚之也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只要他自省厚葬的這一點念頭夷子被孟子說着了便將胸中擬成的一家學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問索性鋪排出來以請教於孟子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過辭是夷子一生學問極得意處宜說完自家主意方點出書辭若直作釋書便無味矣墨氏兼愛而治喪以薄不欲使親獨厚於他人也夷子則倡為施由親始之說則以為吾於天下無所不厚厚天下亦無異於厚吾親但當從厚親為始分明自出一奇若非孟子闢之又

是儒墨中一子莫了孟子特即愛無差等而辨之單就兄之子與鄰之子以破其若保之惑彼有三句正言書意以明無差等之非且字宜玩言姑無論味著之本意且以天

之生物言之物指人說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只是一脉天使二字亦重其真意相維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己者下節非為人泚等字可見二本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說人各本一父母情有獨鍾決不容無差等的今夷子情不鍾於一脉之父母而有所岐而二之故也二字是推他一向迷惑之故只為一本處不清楚此說一本二本把儒墨二教判作兩截使他再混不得然厚葬一念儘可引到一本上去故下節痛言之上世一段說得凄凄切切以見夷子正是這個念頭不為墨之薄而葬其親以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全

厚此正一本之情所由發見耳兩蓋字大都想像憶度其如此上世事涉渺茫無繇親見也委於堅非忍也祿禮制未與不曉如何殯殮姑置之耳他日過之亦是已置不忍忘復往顧低個意其類有泚乃不能為心之甚在他人未若此之甚可見只一本也非為人泚句輕引起中心句極重蓋一本之理所可驗者莫切於此蓋歸至掩要見其情甚急意凡少有人心者所必至故緊緊承接掩之誠是也誠是者情動于一本是實說不是設言亦必有道正反以薄為其道看且含蓄不可露厚葬字言既有喪禮之後則

仁人孝子之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天理人心自然極至之道此孟子打動他不忍薄親的念頭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此正是孝子仁人用心處如何說的愛無差等却不自相矛盾乎憮然有如夢覺如醉忽醒光景命之矣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提醒我多了亦如顛之有泚乃一本之良戚戚不容自己沉吟一會畢竟孟子講得有理於是棄墨而從儒矣

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強設也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矣

陳代章

此章如不待句作一冒只說無招必不可往道利等字且慢及以下凡三轉一說利必不可為以勢言一說即使有利亦羞為以守言一說枉道者必不得利以理言一步深一步亦可為與雖若丘陵弗為也層層折他宜若可為句前曰何哉是與虞人比量後曰何也是與衡者比量枉已直人只與枉尺直尋一般看言枉了自己未有能取直於他人者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或者事業為重出處為輕耳大則以二句須活說言大則可以王小亦不失以

伯耳只道枉已可以直人把身與道看做兩件兩宜若是商量口氣引虞人事且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論及枉尺直尋之非不忘二字要活看取非其招句推孔子贊美廣人之意非其招猶有其招不待其招則併其招而無之此句是一章之眼要重看且夫二句是起下二句語提出一

利字便是孟子拗彼世情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不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盡甚言必不可為也此論道理非論說樊引王良一良承上說來謂枉尺直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矣

尋不獨君子不為即藝猶或菽之將王良事輕輕叙過重在我不可不貫句正見已不可枉看此節要得良實能自操其賤之權而奚無能輕重意範我馳驅四字多少鄭重玩一貫字是言今日不過暫試以明善技耳又豈原貫為之此處有羞意御者四句緊承承上說言御者且有枉已之羞何況君子而獨無之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于徒枉而一無所直蓋枉直正相反枉了自己未有能取直於他人者又何得以尋尺計之蓋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欲成伯王之

業斷無是理

景春章

仁禮義三字雖不可用然小注廣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說得好儀行只是行事處氣焰烜赫自己全無本領不過因人成事妾婦之道此則由居而立由立而行纔是天下之大道次第遞到第三句上此大字即大丈夫的大字此道字正反妾婦之道看下文獨行其道即此道也細玩自明只以順為正四字觀破戰國遊士心事大丈夫全要將此四字反看一怒則兵連安

四書的言

孟子上

九

居則難解將乍作乍歇之態說二人威名不勝欣慕意引禮只重女子一邊以順為正二句正見喜怒哀樂世主者全然自做不得主故直鄙之曰妾婦妾婦對丈夫言只是從已從人之分未節全要說出大丈夫嚴嚴氣象非儀衍可窺其萬一居廣三句是主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又描寫受用三者的雄壯處居無廣於此者故曰天下之廣居天下字正含大意餘做此志有得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時富貴貧賤各有得志不得志各有獨行與民由兩種只是無時無處而不行大道也三個

不能字任憑天翻地覆恐嚇他不動正與順字反看此之謂三字煞有斟酌居字就心立字就身行字就施為說

周霄章

周霄數問重君子之難仕何也一句孟子數答重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二句便了一章大旨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請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仕之失位猶失國自本國而言士之仕猶農夫之耕自出疆而言霄之意不知弔在失祭只知弔不得君故以為急孟子明所以弔之故在失祭上諸侯耕助四句

四書的言

孟子上

五

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餘皆孟子解禮犧牲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無田由失位而無田祿也不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為不敬也則不敢以晏猶謂三月無君不足弔乎重士之失位上說諸侯是引語霄疑載質太急孟子以農夫喻說見得農夫不為出疆舍躬耕之具士又豈出疆而舍見君之資哉此所以必載質也周霄得孟子願仕之意故遂諷之君子之難仕句正是發問本意孟子告以難仕之故政欲仕之情欲惡只是一念惡不由道政欲出道以仕耳丈夫生二段雖比說然願字賤字出於父母國

人而欲字惡字出於君子自心非為怕人賤惡而然全要得孟子不見諸侯本意

彭更章

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孟子說非泰暗指有功下二節方名白說明總見士食不為泰意末二節是餘波後車二句暗刺孟子如其道二段側重如其道一邊子以為泰乎政見受天下猶可何況於傳食豈為泰乎曰否正謂舜有大功宜受天下之養也然士之功在隱彼惡知之子不通功節孟子比類而通之以見士有功宜食之意子不通功四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奎

句只反言以見功之當通不重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此字可玩當時異端蜂起後學風靡先王之道斬然矣於此有人以孔子之木鐸為己任不憚好遊不辭好辨務要將仁義到處表揚以醒人心見有一來學者則汲汲引之恐後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如此說則從者惟恐其不多從者既多勢不得不資於諸侯以為食此中有一段大不得已的苦心在守待處要看得與車從傳食處相關若只就一身說只合閉門死守呆待足矣何必呼聲聚徒遨遊列國為哉為仁義為字重看士之功全在為字上學

第二字括盡先王之道彭更論志詞窮而遁也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且子二句又詰他平日所食欲得其情以再伸其辨毀瓦畫墁是故意設言以難之既知毀瓦畫墁之志不當食便是食功安得以繼往開來之功傳食為泰乎二節反覆辨難只要歸到於非食志也食功也上中以羨補不足重補不足之意要想戰國時所不足者何在補不足者何人之責孟子借從者傳食正是善補妙用正通與易之大處

宋小國章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奎

此章論王政專在征伐上說稱湯只在平民二字稱武只在取殘二字二段全要體貼四海之內皆望以為君意前引湯處太多後得於湯有光一句文字便有關鎖不至前重後輕此孟子文章妙處末節云爾句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邪小字宋本欲霸不是欲王萬章見他用兵錯認以為行王政見識甚謬則如之何不是為宋畫策疑小國無濟于成敗王不待大之言未必信也湯屠毫節先著小國有可伐之罪以為次節與師張木遺之牛羊湯實不罪葛非愧之也仁人用心婉至可想引書全重

一仇字非徒證其殺童子事已也爲其二字有味見湯之
征非無名之師體認皆曰二字便有以服四海之心了匹
夫匹婦不止童子父母乃禦天下而言舉一葛伯天下之
爲葛伯者尙多也湯始征節言湯之行仁政未有惡而伐
子者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湯師未至而望與既至
而悅見湯之所征不止一葛之民爲然引書只重民大悅
一句有攸句見商有可伐之罪以見武興師張本不爲臣
不必爲周臣其助紂爲虐便不是爲臣的道理士女不安
甚矣東征以下言武之行仁政未有惡而伐之者重救于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卷一
水火二句其君子以下倒釋書意其君子四句應匪厥二
句救民二句應東征二句言武之得民繇於能救民引書
證上文重則取於殘句武取湯子孫之天下而反曰于湯
有光夫曰取殘則非取天下也與非富天下者一也蓋湯
武同心弔伐有武而湯之心事益白也不行王政是直斥
其非故齊楚惡而伐之耳苟行王政以下只打轉湯武身
上而槩論之望宋之行王政在言外
載不勝章
此欲不勝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宋王所行多不善如

滅滕伐薛之類不勝柄未有心於善王者故孟子告之我
明告子一句貫到下節齊語一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
並重子謂薛居州二句正是欲王之善處要看子謂子使
之字以居州爲善而進之者子謂其善也子使之進於王
所也非王心確然見其善而進之也所以必須左右夾輔
同心同德君德始可轉移若有一人牴牾其間則君志盡
蕩無論居州難以成功卽王心不見居州之好矣而王所
非莊嶽長幼卑尊不必皆齊語與王爲不善者常多與王
爲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不能勝衆楚之咻也引而
四書酌言 孟子上 卷一
置之數年陶成責在不勝而已誰與誰字從長幼卑尊來
蓋左右前後皆正人非有所嚴憚而不敢肆卽有所輔弼
而不得逞格心者可以收靜正之功閉邪者亦且効糾繩
之力王卽時有不善之萌誰去逢迎將順他故曰誰與爲
不善一字獨字要看正與上文一齊緊咻相關
不見諸侯章
只一個不爲臣不見盡之首引二子不是說他不好言二
子便是不爲臣不見的寧迫而猶不見未有不迫而可見
者孔子雖是不爲已甚的必先而後不得不見未有不先

而可見者看豈得字亦自有沒奈何處蓋本不欲見而以禮故不得不見無非爲禮屈也卽見而不見者自在也若未嘗迫而見未嘗先而見便順會子子路之所訛你看看肩誦笑一流人費多少精神照管打點未同而言的心之神明獨覺處亦自欺不得二項泛指趨權勢者不必指定見諸侯君子推開說勿泥二子由是二字有味當時士習日卑只爲看得區區一見沒甚麼要原來一笑一言苟且不得可見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曰所養可知則卓然自立處非徒以氣節爲高必明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七

不見之義矣須知君子之養非合下只養個不徒見也蓋不肯枉己求見處正是有所養而然也然則所養是何物只是禮義耳有嗜脣自負意與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一劍看

摸鷄章

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連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鷄不可穢而日攘月攘均盜行也均非君子之道民不可取而今年明年均攘心也豈得爲大君之義何待來年只重非義上不必說到農商怨叛及來年又

將因循苟且是論利害不論義了待之一字甚足誤人

好辨章

大旨在不得已三字緊要只一個正人心歷數大亂一代甚於一代洪水之災此猶是氣化居多至暴君代作沛澤多而禽獸至則人事之失多矣然猶是自上虐下至于臣弑君子弑父則是下之逆上矣然弑父弑君猶止是幾個亂臣賊子間曰有之未必徧于天下至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天下皆相率而無父無君不止於亂賊之人矣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人而至于禽獸則視夫前之所謂鳥獸

四書酌言

孟子上

七

害人禽獸至者不大相懸絕哉然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堯時有聖主在上有諸賢夾輔又只是洪水一件禹只行其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相武王既要謀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小難處所以周公便難似禹然周公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至於孔子則無權柄却欲以警勵人心事勢又難似周公矣至於孟子當七雄世界無權而人尤不信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屬望一世之能言者則是孟子所處豈不尤難於孔子哉公都之說孟子好辨病在一好字孟子說個不得

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見循環意重亂邊大抵亂因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在人事挽回氣數上生字可味世界原是生生世界此點生意即常洪水夷狄時常番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個聖人出來挽回幹濟是知天下得其生則治失其生則亂聖賢之出皆為生天下計也看下文民無所定民不得衣食及弑君弑父九說亂處生意索然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人心皆死而孟子欲以口舌生之視三聖人尤有不得已者當堯之時節言洪水之

四書附言 孟子上

一亂為巢為窟正見民無所定味警予二字便是堯不諉於氣數處後面孔孟之懼亦承警予一脉來使禹是堯使之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下獨重水土注悔放菴二句正是治水事水由地中行則不至氾濫於中國險阻既遠則不復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人得平土而居則下者不為巢上者不為營窟矣總之從水由地中行來玩然後二字當時不知費許多精神方有成功中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此節是禹不得已而一治處堯舜既沒二句是原頭聖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暴君至又

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壞宮室等是亂之在上者邪說暴行蓋欲行暴行者必有邪說糊塗了個理義然後暴得始作此指在下者逢君之惡以濟其虐者如下文奄與飛廉之類是也此氣化人事相符處圍圍二句從壞宮室棄田來而澤從圍圍汗池來禽獸又從沛澤來暴君代作中間不知幾亂了但未有如紂之甚者故云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相武王誅紂是總肩周公只是治紂之亂有不得已而任其責者以下皆誅紂內事伐奄至五十以紂黨與言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豢養言是除物害言天下大悅悅

四書附言 孟子上

其無人物之害也引書謨烈寬說不止幾亂一事重一承字孟子意專重周公說蓋武王有繼承文謨之心而周公相武王以成其烈即所以終文王之謨也成字貫下言佑助啟開我後人者無一事不正大不周宥也此周公以人事挽回氣化見一治若只說誅紂而無謨烈啟佑一段話頭則只是戎衣之天下不見全治上猶曰道衰此曰世衰道微微則聖道所承無幾矣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同弑君父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委罪君父藉口行權者此便是邪

說兩日有之特未橫未充塞耳前此雖曰世亂然但有禽獸繁殖戕民之生而已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傷壞人倫將人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孔子懼懼字重看正是不得已處春秋本魯史而孔子之筆削褒貶一稟於文武之憲章如禹治水周公兼驅奉行天子之事一般故曰天子之事所以還大權於天子也不可說托天子之權是故二字緊承天子之事來知我者以明王法而諫其心罪我者亦以明王法而惡其害已君子知之則公道不至泯滅小人罪之則奸惡猶有顧忌夫子甘心於知我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百

罪我而不辭正其所謂懼之心也要見一治意天子諸侯世教主盟惟王綱不振而侯度廢弛處士復何忌懼乎此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爲我六句正見橫議處爲我則雖至尊如君亦不爲他了故無君兼愛則雖至親如父其愛亦只與路人等故無父蓋作爲我兼愛想便是無父無君作無父無君想便是人將相食不是以漸流弊是禽獸也緊喚率獸食人句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着息著之關全憑距之者此二句正爲下文距楊墨張本誣民便是食人轉相誣惑便是相食二

食字總是食人之心此又一亂吾爲此懼此字指食人相食之變懼字從孔子懼懼字來害熾則生豚幾斬所以不能無懼先聖之道即堯舜周孔之道閑閑衛也峻其防也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中截然若具城郭而異端自不得以入之通節以此句爲主而距楊墨正是閑聖道內事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正是距楊墨內事邪說者者字指人言如楊墨輩也不得字有理屈辭窮不敢開口意作于其心句極重亂源皆從心上起故撥亂須從正人心起距之放之使不得作心以善事害政則不至惑世

四書酌言

孟子上

百

誣民充塞者從此剪除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矣曰不易吾言者隱然見聖人必不以我今日之辨爲無益常人安得以好目之重提周抑云云正要吊起不得已意歸到我亦欲上猶云由往事觀之由亂而治歷歷可攷矣唐虞之天下不自平也有禹以抑洪水而後天下平者也禹欲不抑洪水其得已乎成周之百姓不自寧也有周公以蕪夷狄驅猛獸而後百姓寧者也周公欲不蕪其得已乎春秋之亂臣賊子不自懼也有孔子以作成春秋而後亂臣賊子懼者也孔子欲不成春秋其得已乎全重上半

苟而字見難意抑字兼驅字成字對自家辨字看下文正
人心只對天下平百姓寧亂賊懼看此節只是申明三聖
人不得已而有爲之意以見我今者正所以衍其傳而責
有所不容辭耳引詩不重周公亦只申言楊墨之當厲與
戎狄無異而已之辨不容已耳我亦欲三字直貫到承三
聖者作一句讀而以正人心爲主與前作於其心相應人
心不正故邪說得承間而人行從此而談詞從此而淫欲
正人心則必欲息邪說而距之放之不容已矣全把三聖
形由自己維世的意思非如私淑紹統之說能言距楊墨

四書酌言

孟子上

重

謂以言而距楊墨聖人之徒承上心正二字來蓋其心先
正便是吾道中人然不重一脉相承意只要想鼓舞人大
家去距楊墨口氣人人與之爲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
害自息孟子到此亦覺得一人之口舌恐未必能勝天下
之充塞還藉天下之公非庶足以辨人心之真是亦無聊
之極思不得已之苦衷也亦要見隱然以一治自任意

陳仲子章

只重惡能廉一句前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下是揭出
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居食二字是一章骨子辟兄離母

是一章斷案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止就仲子一
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夾非人之可爲耳仲子本世
家子而苦節若此匡章所以取其廉糟食句不惟與世無
競亦且與物無爭惡能廉者非謂仲子不能廉言就仲子
之廉以窮仲子若有廉不將去者下面反覆都是解這一
句充者是推到盡頭處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也曰蚓而後
可言必不能爲蚘夫蚓以下正明其不能如蚘處但合義
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選
既未可知則其愧于蚘也不亦多乎母兄室粟之從來固
以不義而不食不居矣然自己室粟亦未必義也如何又
食之居之耶提出齊世家三字便見兄之居食非不義叙
列生鶩一事正見仲子矯激不情然大病則於辟兄離母
上仲子一世祿碎其兄若離母未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
不得不併離其母耳看他日一歸或者思母之念動矣
是醜醜之肉不全是訕諷他見汝可以食卽我可以受亦
有感悟他意母食兄室爲不義則更何爲義者然必不能
無食無居以足蚘而後可之意只重不能充操且未暇責
其廢倫再言蚘而後充其操者也蓋謂人必不可同於蚘

四書酌言

孟子上

重

正是惡能廉處畢竟不說他不廉便是苦節如仲子亦俗
穢中不可少之一人只要見人不必這等苦耳聖賢每每
教人不要往難處去做
有不食有食有不居有居只此二項便已窮倒仲子正不
必責其廉之果中正也

四書酌言

孟子下

高

1

四書酌言孟子下

離婁章

戰國諸侯把先王井田學校之仁政姍姍不講而惟富強
是圖爲之臣者惟逢君之惡不急爲救正故孟子發此論
至君則揚之以喪臣則耻之以賊倦倦反覆只是望其行
先王之政耳重責君上

只是一個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叫做道揆以其合天
理人情之宜叫做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叫做禮其
皆有尺寸準則可循可守叫做法叫做度量內惟堯舜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一

道道字是泛言其餘道字皆指仁政

離婁公輸師曠只引喻起卽堯舜亦是借說歸重治天下
者不可不以法度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下的雖離
婁公輸師曠亦不能不之以成方員正六律况庸匠庸
工乎不以仁政雖古來道大如堯舜也不能平治得天下
况後世庸主乎此道字是總名且虛看仁政乃道中作用
也然不外於教養

胡雲峰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
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爲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

於外是爲良法

今有節見當時不能平治正由不以先王之仁政來以証上文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意仁心濫爲仁聞澤今所以傳後勿平看仁心亦不必深求孟子當時只要引誘時君行仁政卽如齊王易牛一念便許他足以保民又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行仁政正所謂充之也說個今有仁心仁聞正是說他已有行政之基末句吾君不能謂之賊與不忍章自賊語相同亦在在仁心上信其必能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二

故曰非古語乃總括上文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在上句見徒善之弊與徒法一般不足以足字與推恩足以足字同

按上句已了上局何爲又着徒法一句蓋孟子此章本意重法又恐人之泥法而不得其推行之本也故特地點明見心法夾相離不得

引詩結上起下見用法必善於治意意謂用意過當慮志謂照顧不及慮惟能率由舊章故無愆忘之過遵先王二句反言以决法之當遵也是通章一小結束法卽指仁政

先王泛說非指堯舜遵不止守其成憲直以接其心源此與徒善者相反非與作聰明亂舊章者相反

既竭節上文云先王之道此卻提出聖人二字見得此法是古來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制出不忍人之政以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爲政者可以廢法乎繼之以規矩準繩正是目力竭處繼之以六律正是耳力竭處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正是心思竭處竭心思竭心之思也此心卽不忍人之心思卽思所以措此心於民者聖人心思豈有竭時猶云筭無遺策耳聖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人有思必竭隨竭隨繼竭與繼相引於不窮不是一總思筭到了纔發揮出來下文道揆揆字正是竭心思意仁覆天下且就聖人說尙未說到人被澤處

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是不明於治體豈不是不智故下文極言廢法之害一見成法之當固耳味一因字含多少變通意在仍要自己仁心運用他非執定死局也看爲高爲下便知

玩是以字承上遵先王來說宜即宜民宜人宜有澤以被民當時皆以為宜有法以傳後世亦以為宜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為不仁即是仁之惡流播於眾處播如傳播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

此節正播惡於眾之實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法守五句又以法守句為綱曰不信道不信度曰犯義曰犯刑都是無法中名色由無道故無法由無法故不信由不信故犯一步深一步說道即先王之道法即先王之法道法是一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四

作上必深信先王之道可以澤民及後是以揆度而設施之下必深信先王之法尺寸不可踰越是以謹守而靖獻之不信度正與下文言則非先王之道相應責難陳善皆法守中事非空空奉行故事之謂

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國富強故城郭不完等正當時總總然以為災害的孟子却看做平常不足介意的惟上無禮下無學之弊深足為災害也上無禮應無道揆句下無學應無法守句無道揆則事事物物皆無條理是上無禮矣而下安所視以為效故言下無學賊民興不止於

犯刑乃敗常亂紀之民也喪無日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可見不遵先王之法一至於此危哉危哉君既不仁猶望忠臣義士為之極力扶持天既方蹶臣又泄泄然不以為事安用此臣為哉無然二字有無限感慨意

泄泄是東周時語沓沓是戰國時語不徒釋字義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國之罪下節則指其實事君節正解得一個猶字義謂匡君禮謂持身言則非先王之道此句極重正是無禮無義處不是真以為非即下文吾君不能意也再點猶沓沓也見得清議之可畏令此等人凜然自思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此節見泄泄不可以事君而示以事君之道重末句責難于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閉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君而播惡於眾故曰賊責難陳善只是一事陳善閉邪却是做責難的工夫然閉邪又全靠陳善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以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人性之所同則所謂邪者不覺自為之閉矣如孟子因好貨好色而告以與民同

正此類也所以自謂能敬王以其青望之大故曰恭以其小心謹密以開陳之故曰敬總是事君之義進退之禮言則先王之遺者也

規矩章

此章重一仁字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此仁體耳聖人若只自盡得倫理豈得謂至直是經綸天下之大經所謂施施其仁者神明變化令天下萬世之人舍是更無所取則故曰至兩所以字全是會通其精神不拘于成法正合仁字在內皆以愛民為主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至天下不以爲君後世羞以爲祖稟稟動人只是望他法堯舜之仁仁民以盡人倫耳引詩只重幽厲當鑒方是此之謂也口氣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六

章內而已矣三字言舍堯舜之外別無可以爲法出乎堯舜使人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下而已矣正足上而已矣之意引孔子只就人心泛說須重仁邊出平仁則入平不仁矣其法堯舜意補在言外

上段法堯舜下段鑒幽厲入者知之而中則仁不仁是其

幾也此幾最微最危必須心上夾之

三代章

此以不仁提醒當時諸侯說得凜然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卻以國爲主重國之所以廢與句然又側重廢與亡邊仁不仁各兼心與政兩以字與所以字宜玩點醒人主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所惡而進之以強仁耳惡醉強酒非喻其難免乃喻其醒而忽自昏沉耳

反求章

此章勉世主重在反求二字首節只虛論個道理次節方實以自反功夫着落在人身上引詩亦只重自字以映已字然點出配命來正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屬己身擔負此反求之功不容緩耳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七

仁智敬都在本原上愛治禮乃其作用處三反字不惟不歸咎於人且有借鏡於人意不是從人親處治處答處起念方反也

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是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已故下一皆字其身正即在反求

上看出天下歸卽在其身正上看出蓋身正何必人歸天下人心同此仁智禮故身一正則天下之愛敬且治者已先在我故可必其歸歸如歸仁之歸全從自家收攝得來此正明不必外求意只言盡求己之分量當是如此不是說效驗

一章緊要全在行有不得者二句其身正二句只輕輕作轉勢

引詩非泛言多福之我集也正謂永言配命乃所以自求多福耳必以我身作主乃見引詩本意自求二字正與上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八

文反求之義相證

福之權命實操之而配命之權我實操之我配命而命福我則福非求之命也求之我而已故曰自求多福永言只是無間漸意

恒言章

張洪陽曰凡人於尋常言語只輕易看過了都不得他言外意如人開口便說天下國家不知道言語中還寓個根本意思在故孟子爲之從頭點破拈出身字以見天下國家不是渙散的東西不是憑空可以做得的但不可明解

如何見其本於身半吞不了留有餘不盡之味直是動人深長之思煞有無窮意趣孟子原是教人理會恒言不是替人分疏恒言

為政章

通章重德教二字言教不以政而以德慕乃欣慕愛戴之見非懾於威而詘於勢也不得罪何須重不得罪不重巨室不日服而日得罪可見人主之德不脩則巨室得而罪之矣慕正與罪反國人天下之慕總根為政者來不是以巨室為轉移總是我德教流溢但自巨室近始耳慕處純是德教洋溢處可見為政機括不在天下井不在巨室而在吾之德教也最足悚惕人主

順天章

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恥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玩天命靡常句正與首節天字相照順天存逆天亡大槩雖如此然天命不可知而好仁無敵乃必然之理重回天不重順天本意只重師文王句而景公舉來對說見文王與景公正相反見得不自強則為景公之事夷狄能自強則為文王之膺天命處無道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九

天者不可不師文王意

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從有道說起望當時諸侯好仁無敵轉無道為有道之深意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指出天字專為羣雄爭長說有道無道中舍個天字在天字註訓理勢蓋德賢以理言大小強弱以勢言以天有理有氣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繼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如云氣運是也順字不是聽字是順其所適然而自盡其所當然但不與造化爭耳非諉而聽之也則存則亡二則字便見天隨人轉人不可不自強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十

之意重無道邊順天便是存逆天便是亡

引景公非謂其能順無道之天正見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必不免意正是不能自強不免人役的証驗絕物是與人睽絕和好自取絕亡意涕出二字乃狀他羞赧的光景下文恥字正從此生出蓋女吳是景公受命處涕出是景公恥處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必遭責辱喻恥受命之必遭侵伐此不是要他去受命見徒恥之無益耳恥字正是激發他故下文把師文王來提醒他見得師文王方可免恥

如恥之三字絕妙激發又說必為政於天下又是絕妙歎動師文王是回天的樣子師只是行仁政但此處且勿露仁字五年七年泰之時勢俱言其速為政於天下只是大畏小懷即下無敵意此句極有深意蓋不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則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十一

賢德者且甘為我役而何論其力哉仁不可為眾句指文王說是孔子推原語國君二句是孟子找足語蓋因文王以泛論其理是如此今也節夾言文王不可不師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濯在未執熱之先仁在未無敵之先引詩重誰能二字言執熱必以濯見無敵之必以仁也又翻前面耻受命而師大國者說

不仁章

通章重自取二字正意先說在前後面一味虛衍語意愈緩愈切總是激發他受言聽諫意事迫曰危害至曰災樂

其所以亡者總上二句而添所以二字見危蓄皆不仁之所爲也此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雖反言之實夾言之多少傷悼多少做愴然不仁之人把道理板執與他正言不得倒是套歌俚詠借來隱隱挑動偏可感悟孔子口中妙在不說說歌中義理只將他歌句諷詠一番就中換一二字便已指點殆盡玩矣字當側重方與下句意緊接有味玩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也斯字從可以字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自侮等自字承自取二字來極可疏味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見不得歸咎于人此皆由不可與言來舉大甲來要重自作孽句此之謂正措不仁者取敗亡之謂曰自作見不得歸咎於天總發明自取之意

張彥陵曰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于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爲安雖蓄自以爲利茫然不知己之所爲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曰安曰利曰樂曰侮曰毀曰伐皆言其不自醒覺處句是說他不可與言曰危曰蓄曰亡曰敗曰自侮自毀自伐自作說得十分利害十分痛切却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又是句與他言

桀紂章

此章仁字是主先論民情後陳利害總是激發世主語以今天下節作骨將桀紂爲例便是今之諸侯的榜樣首節以得天下爲主得其民得其心都是得天下事欲惡正民之心與聚勿施正是仁處全從萬物一體中流出爾也言得民心只在如此與聚是爲之滿其欲勿施是爲之絕其源次下二節緊相連看摠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曠是狀其必歸之勢歸則不待敲而况又有不仁爲之敲其歸不益速耶要將歸字與敲字相縮看出得民心得天下的機竅又要知湯武雖仁桀紂不暴民亦未必舍此而就彼如此乎共迫且急也緊緊全在天下三字上今天下是何等時樵樵倒懸不啻飢渴之待飲食皆字跟此說言爲我敲的不止一個桀紂比湯武更便宜了圖王者切不可失此機會要他急急好仁若世主志仁不堅一失此機會人必有起而收之者故曰必陷於死亡猶七年句是慨嘆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恤民困三年之艾喻志仁不喻深仁志字最有力摠見世主平日既無積累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引詩溺字應上陷字其何能淑
指不志于仁者言載胥及溺卽憂辱死亡意當時天下如
陷於水火惟仁可以沃而解之援而出之故引此詩以致
警也非泛語

白暴章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二自字極重次
節一人字正醒之以自也首節詞雖是絕語而意實屬望
激發一是喚不轉的一是激不起的孟子一生要與人有
爲乃自暴的連言也不可與如何望他有爲專望喚醒自
棄者者一透兩自字與下面人字直指此人當身說安宅
二節喚醒指點語意悽惻如云仁義不是別的就是你的
安宅正路是真切語不是喻辭曠舍二字正是自暴自棄
所以可哀

道在爾章

此章爲賢知之徒思以道易天下者發事卽體道之工夫
道求諸遠事便難了親長便是道所在親之長之便是事
所在人人卽是天下親親長卽是平天下平不重只凡
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不必求諸遠且難耳勿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廿

以天下平作遠且難看亦非作上人倡率

君下位章

通章以誠身爲主思誠便是明善正是誠身下手處所謂
盡人以合天也誠能動物已見於獲上信友悅親等而未
節一正一反決言動物必本于誠見思誠之功不容自己
肯歸重在思誠上不作能誠之驗說獲信悅俱點出道字
攝一誠身盡之照下節二道字可見誠獨係親同是遞
下文法亦須從良心真切處着落耳善卽性善之善繼善
成性之始正生身立命之原不透過到此則形色天性本
體安得融洽踐形盡性工夫亦覺支離如何得誠身要知
善卽是誠自其純懿精粹而言謂之善自其真實無妄而
言謂之誠明卽惺然不昧之謂通只是一個道理渾然全
備于人之一身這身不是個空殼子明善之學要將此身
切磋琢磨見得私欲淨盡瑩然透露純是天理無毫髮夾
雜此爲明善卽爲誠身又說天道人道者不是辨誠有天
人蓋推原人之本有是誠也重思誠上誠者天之道從人
身中指出個源頭來見得此誠原是天賦的天人無兩個
道理只爲落在形氣中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思誠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廿

工夫只在明善然實落在事親信友治民獲上處體認不
是空思至誠卽由思誠而造其至也動字未可便着獲信
悅乃是所以獲信悅處卽明則動之動在至誠自心上論
不在物上論蓋盈天地間只是個誠隔不得形骸誠之至
自能動物天地民物合爲一脈之意非自人已感應之迹
言也精神稍生隔礙遂分對待之形故曰不誠未有能動
動字下不着物字動機在至誠益見獲信悅之非外假

辭紂章

此孟子見當時諸侯無行文王之政以收人心特舉文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六

養老之政一端以勉勵之重在末節善養老該得養民在
丙舉東海北海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意只重
歸仁上辟亂意輕文王以服事殷脩舉商先王之政故二
老來歸還是歸商齒德重德還歸就歸心言非卽是身歸
之也此節雖論二老其實重文王操天下之機有行字見
文王之政當時無行之者而今能有一行之曰七年曰必
說得實落蓋計其農桑教養之次第大約如此見得王道
非迂濶而難行也絕妙故動行文王之政寬說不單措養
老然養老亦在內

求也章

富強總非美事而善戰之罪爲尤重因戰國以善戰爲第
一等良臣故痛發之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求也
二句紀事孔子二句迷言德是擾奪惡德無能改而匡救
卽是倍他日此是孔子甚責之之辭非吾徒影下不以仁
政說孟子借來以徹當時厚斂之罪皆棄於孔子自求推
開說爲之強戰之字指君然富強均不可訓此非滅富國
者之罪正以甚強兵之罪耳玩况於二字轉法極重殺人
盈野殺人盈城最可酸心食人肉全在此二句見之罪不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七

容死謂死有餘辜也故善戰節須說得下二項之罪甚大
方形得善戰之罪尤大兩次之俱對善戰說連諸侯而使
之戰辟草萊任土地而蓄積以助之戰三者總一條路上
人但下二項猶非身親爲戰者故姑次之單要重善戰之
罪不必于下二次之內又替他分別
眸子章

存字最妙見得憑你良心善性喪失幾盡此眸子到底存
乎人也隨你遮掩他不得故曰莫良此良字卽良知良能
之良一毫安排做作所不得參者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

問此非把聽言撇卻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聽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度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玩不能二字見眸子非不爲夫人掩也但不能耳

恭者章

此爲世主浮慕恭儉故借其名以引誘之不侮不奪正是恭儉處皆從真心中流出與下爲字正相反惟恐二字是誅其心味此二字便有許多聲音笑貌千遮百掩在全是霸者一副假仁假義的臉嘴豈可字與惡得字正相應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十六

男女授受章

此章須辨權與道合一處聖賢濟世之具止有此道權之說正在識時達變上見之權正所以善道之用而守道不屈正所以操援之權若謂枉道以從權則非其道而失矣又安所謂權原不識道故得孟子一權字便要他枉道爲援孟子將權字歸在道上正見權與道非二物相離不得天下溺正爲無道故援之者全靠此道枉道便失所以援之之具只剩得空手了難道天下溺也比嫂溺一般可以手援乎近說謂孟子自謂天下溺我自援之以道子自

不知似爲元虛惟從註爲是

公孫丑曰章

父子天性世有父而不欲子之善者正慮其責望太過其勢或至於相激教本是愛之而怒則反傷之也曰反夷可見正行不去曰相夷可見教以正行不去此一節總是解勢不行且虛傷恩意下方詳之假朋友之義以全父子之恩乃權子勢而曲成其子之法也未節正字易善字夷字易離字惡字易不詳字又是解易子之說前着在人是設言此則正論其理此蓋爲不肖子虛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于邪子亦曰愛之能勿勞乎父亦未嘗不教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十九

事孰章

袁了凡曰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爲大便暗含下本字意守身緊跟着親來蓋吾之身親之身也必戰戰兢兢惟恐不免舉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于親纔叫得守身恐人把事親守身當作兩件事做故又說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四句以見事親者正以守身事而守身者正爲事親守也此是合解事守相關提出本字又解身親

所以為大欲無虧事之本必當知所以為守之本而守身以事其親惡容已耶但事親內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但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如云人惟事親為大可見這事是著第一件事人惟守身為大可見守身正所以事親吃緊處惟其為本所以為大引曾子一段正是說曾子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處鄭東廓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事無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餃一絲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養志亦全本守身不守身如何設能養志這便見曾子能事其親不必推到臨深履薄上黃葵峰曰此可謂養志正是默應上文蓋曾子一飲食間尚且念親之志恐其更欲與人思以順之如此則凡親志所在如憂子之有疾或慮子之不善凡所以戰兢惕勵必保其身必脩其身以順其親之志者皆無所不至矣故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故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之云者言可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也如云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足可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守

人不足章

人主之國所以紛紜靡定者以君心之非雜出於用人行政之間而羣臣又以口舌諫諍相持盈廷有若聚訟國是受其其危疑所以愈爭而愈不定有大人正己以正君自然君心一歸于正而國亦帖然無杌隉之患豈不安享歲謐之休耶又何必人而適政而問哉首二句即看定君心故曰不足精神在惟大人句主意在未句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精神感通潛正默移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非心既去真性流行君心渾然一仁義而人與事各得其理矣君正即在仁義上見又說國定者正君之外無餘事也蓋仁義者君之心也亦一國之心也正則自定定則人政無可適問亦在內此句方可見上兩不足精神有不虞章

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

人之易章

人方以無可懲責為可得肆孰知此乃大不幸也玩矣字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主

感慨語一說作責任看自家不擔這條擔子隨他任意說
短論長所以言之不覺容易亦通

人之患章

此戒人自滿壞在好字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一念上人
念念不如人矣所以可患

樂正子章台下

正子亦知子敖人品特以一行之便從之至齊視爲沒緊
要事不知一失身從他便非因不失其親了故孟子責之
亦字乎字須玩味亦勿大露下重學古道三字與在我者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不孝章

此章專爲舜而發上節是案下節是斷非泛論也三不孝
皆是正路上差錯與世俗不孝不同無後爲大正爲舜不
告而娶伏案以爲猶告亦諒其爲無後之心耳此惟君子
知之難與俗人言也不告以通其告之權既變通以成已
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故曰猶告

仁之實章

此孟子教人從孝弟上識性也仁義禮智樂皆性其實只
此事親從兄兩件而宇宙各理那一件不包裹在這裏許
故各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辭雖是五平但智禮樂實包
在仁義內須以首節領綱實字邊作華實果實照下生字
看卽所謂根本之謂其名實真實等意亦自在其中蓋實
是個生生種子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萬紫千
紅皆由此生這事親從兄兩念托根於天性結脉于最初
發而爲愛而推之無不愛這便叫做仁發而爲敬而推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無不敬這便叫做義這兩念常常提醒良知無復有昏昧
放逸之私便叫做智這兩念發出天然有個矩度有個條
理便叫做禮這兩念發出心安意肯自然而無事矯拂
便叫做樂既到樂的竟界則一團理趣油然而一片生意活
潑有感必應無叩不靈如萬物之挺生怒生勾萌甲拆暢
茂條達而不容自己就其歸根復命曰實就其流動充滯
而言則曰生曰惡而已曰不知只是孝弟隨感而應觸處
皆圓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仁也是這個義也是這個智也
是這個禮也是這個樂也是這個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本卽這個實字生卽這個生字註中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解得甚爲真切到惡可已便處道理一以貫之故是孝弟滿用獨不下是也字

天下大悅章

通章表舜之大孝首節推舜之心惟在于孝親次節贊舜之孝能合天下以成其爲孝所以爲天一章重在舜盡事親之道一句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大悅悅字正與底豫豫字相關言天下之悅不以易吾親之悅也得親須要順親蓋得爲得其懽心天下無無親之人故曰不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孟

得乎親不可以爲人然得親豈可易言必能順乎親方可
以得親蓋親乃子之親也子與親本是一體子心稍與親
違忤則親自親子自子分而爲二了離親叫不得子故又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人只曉得替喪至頑嘗欲殺舜
不容易得卻不知世上多少父子相愛的也只是父母將
就過了兒子處多究竟父母心中十二分像意無念不遂
的恐亦千中少一可謂得親易言乎若非真正孝子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毫釐不拂其意親心終未免有隱然不愜
處此順親爲得親之本也註中論之於道亦是自然感動

不覺自論於道非有勉強所以爲順試看替喪恁地非理待舜舜並不曾有一分違拘只是一味變變齋慄便是頑

石心到此也不覺回心轉意與之俱化矣這纔叫做順親蓋事親之道所謂順親也替喪底豫所謂得親也替喪底豫而天下化天下皆知順乎親矣替喪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天下皆能得乎親矣得乎親順乎親之謂孝能令天下皆得乎親皆順乎親不謂之大孝乎此之謂大孝蓋舜從來有大孝之名孟子以此實之非孟子特加之名也底豫言起初雖不豫到底回嗔作喜了注訓致未肖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孟

曰化曰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舜亦人子之極而替喪亦立人父之極舜盡人子之變而替喪亦不失人父之常則天下之爲子者更有加於大舜之上者乎則天下之爲父者更有加於替喪之上者乎夫安得不化不定耶化字定字從盡道盡字看出大孝大字從化字定字看出四書眼曰天之生替喪生舜非爲一人也爲天下萬世耳若無這個榜樣不知今世父子化爲何物矣
一說化是天下釋然無疑于舜父子之間也定則各當其父子之心而無不相安矣須要把定字化字與上豫字看

做一個精神流貫上句只說天下下句有為父子三字亦須理會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先聖後聖章

此章見聖人心源相同舉舜文以例其餘千古不一聖于聖不一道自古决無循塗守轍的聖人所以孟子從時地中點出一志字正要在作用各別處見其心心相印故不曰道同而曰揆一舉舉舜文一生之歷履只要起下文地與世之不同得志者得其行生平所志也當時舜文所行之事殊矣而其所以相合者全在志上見蓋聖人之道每涇于志其所志者共此一理特看是何等樣的宇宙以得展其志耳此志因時而起因事而見其實不拘拘于時與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子產章

通章以平其政句為主乘輿濟人特偶然行之亦是好事但恐人艷霸者之驩虞昧王政之大體借此示訓不泥定

敗駭子產首節是書法次節須云子產誠惠矣而據此事則不知為政有大體在惠字打開說至不知為政方自濟人之事言之下三節皆發明此意但不可實作評子產語也徒枉輿梁亦未便作王政特就利涉一事言之只須造此徒枉輿梁而足矣不必以乘輿濟之未字可玩若到寒時方做民已病於涉矣平者周徧廣濶無有餘不足之私也行僻人要得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意方纔是王政光景可也者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焉得句就政體說言那裡務此瓊屑悅字是為政者病根故孟子提出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以破之見如此私恩小惠也沒得許多開工夫應酬他凡三因轉總結惠而不知為政一句

視臣章

人臣豈有報復其君之理而不能必其心視字正就他心上不可言不可知處說施處便是報處可不慎與諫行言聽民實受其德澤此正人臣得行其道處手足腹心之誼全從此看出

馮厚齋曰國人寇仇之論可以做其君不可以論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

無罪章

此示士大夫當見幾玩可以字有遲之須更便欲去而不能者矣

君仁章

前篇指人臣正君說此章指人君正已說莫不一字在民感化上說

非禮章

此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是精微處久分曉便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于禮義蓋隨事順理之謂禮因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時制宜之謂義不拘這死格套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有今日為禮義而明日便非禮義者有在此為禮義而在彼便非禮義者孟子從禮義點出兩個非字教人不可着成見於胸中耳大人弗為所謂跳出這圈子外正是可與權處只說他不為非禮非義不必說他為禮義鮑焦枯而季子讓仲由勇而荀息忠只為先有個禮義在執以為是不覺已蹈于非

中也章

養如養花木一般栽培灌溉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

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是常有一段快活的意思兼正與養相反

人不為章

有不為全從滋養中來是不躁妄去做事非有定見定力者不能有為的力量全養在不為裏看可以字即在為中見得不必到為之時

言人之章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帖定報復說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仲尼不為章

本分外稍着意過一分便是已甚只夷惠之清和亦未免着些意思此是贊孔子至聖處不是說他為平易的聖人

大人者言章

信者語言的實果者作事斷決必信必果正是有心合義處殊不知義者變化不拘非可擬而成也大人道理爛熟全沒信果二字在胸中打攪視所當然因而付之即人視之以為不信果而卒不害其為信果也如夫子答子路聞斯行之之問則曰有父兄在及答冉有則又曰聞斯行之

語若相悖而不善為信去齊接淅而行及去魯則又遲遲吾行事若相反而不善為果是也

大人者不夫章

大人赤子心一耳赤子之心如草木始于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大人只培之使足已耳非矯之使增然此只論本體非論工夫

養生章

事親者直到送死方見養生者之真心方是盡頭處少有未憊後難追矣此不得養生的日子長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深造章

深造是造工夫以道是要循這個路向做工夫自得是循這路向做工夫深後自豁然理會心通如一物前此猶似隔手今實為我所得者此是深造以道的主意意味在以字上學不深造不成然一有意於求深未免意識才力雜然用事究竟或自負為得道而不知其襲取也非自得也道中有個自然的節候不由我做主的只看孔子十五志學章顏子傳文約禮至欲從末由機非在我把這節候聽之於道而無容心焉這纔是以道所謂勿忘勿助是也

所謂之者果何物也卽下原字原是何物乃吾人性命之本體自安也自深也無不取也無不逢也惟深造以道而自得之故此自得之內居安資深逢原一時俱有而相遞言之者極言以贊其妙耳末句不是歸結欲其自得之也一句正緊緊打轉深造之以道句惟自得之妙如此正君子所以深造之以道之故

博學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博與約同而中間點出詳說二字此正博約交會得力處說非言說乃自家探討剖析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五

意約不可說借博以顯約所謂正言之不足反言之是也反說約說字要討個着落 詳字不由博生一事有一事之詳說在博學者多不能詳說今博學而又詳說之所說者何正要反而說到至約之處耳不到約處還是說之未詳說之至於無可說不消說自然見約而不見博矣蓋博學則理無遺事博學而詳說之則事無遺理事不一而理至一豈不約乎

以善章

自以爲善卽所謂服人善與人同卽所謂養人以善服人

此善字是假善未有能服人是不心服養如天地之養萬物然末句以反語作正語只要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則以善養人烏容已耶孟子王伯心術之辨微矣微矣

言無實章

只想一蔽字便是天地晦冥的景象何待天怒民叛而後見不詳乎

徐子章

原泉二字便合有本在內盈科放海卽在源泉中看出陸象山曰只此混混不舍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海口如是曰是之全從上文裏面指點出雖就水說卻已暗與聲聞過情意相照乍盈乍涸便是聲聞過實的樣子則盈科後行便是成章後達的樣子君子可以有志於本矣不曰過實而過情在真情自不能掩飾處說君子恥之之心正仲尼取之之意非徒亟稱於水而已也取本是水之本都不專取水之本意如鏡花水月

人之所章

此歷叙道統見千古聖賢只是全點異于禽獸之心以維

人道於不墜意不違言人之異於禽獸而必推言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令人自思而自悟若不為聖賢便應為禽獸
矣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
剝喪已甚僅有此未亡之心也此幾希原是初心完完全
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乃是言只爭這些子
好的說然此事不難望於庶民而專責乎君子何也此君
子是主持世教之人即下舜禹諸人非自了漢蓋庶民者
待君子而後與者也無君子則庶民亦去之而已全仗君
子存之以為庶民之標準世以人而成世人以心而成人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君子存之即以存人而存世也如唐虞三代之世庶民仍
是個庶民豈人人化為堯舜禹湯乎但有堯舜禹湯在上
能使百姓熙皞各率其庶民之性而無所雕琢則此一點
幾希便覺充滿大千世界要之只係乎帝王一人之存而
不可歸其存于庶民也首言舜者舜是性之聖不費一
毫工夫以證幾希尤為親切不言堯者堯蕩蕩難名若舜
則封土濬川化頑格暴明物察倫處歷歷可據山仁義行
非行仁義正見此幾希自然妙用只看明物察倫山仁義
行想其景象此幾希者已布滿于倫物間矣所謂君子存

之善如此註中補出不知來正暗透下面明察此是人
心一點虛靈不昧之良仁義於此托根人倫于此各盡所
以戰兢惕厲四字朱子特為存之裏面拈出工夫緊要處
以示人人惟常常提醒這個戰兢惕厲之心便是聖賢歸
上稍一昏昧放逸便墮落了禽獸一路去禽獸之所以
不知有人倫也無仁也無義也者只是一個頑冥不靈止
不知與不知之介此一去一存之間即判人禽故把舜來
做個存的樣子全在明察處得力倫物不平庶物乃樂倫
事物之理而人倫則庶物中之切要察人倫者亦體會其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物理之切實者也明察不着力由仁義行即從明察處見
其所行如此若預計明察之後行則行屬勉強矣不可與
明物察倫作兩項說個明物察倫而去存字方有着落說
個山仁義行而明察字方有着落蓋由仁義仁義從內出
行仁義仁義從外來不止安勉之別正打破五伯假之也
竅曰
張彥陵曰幾希字其所指則仁義也明物察倫不是在倫
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在這點靈明上蓋這點靈明乃是
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根苗此念常自惺惺則物遇之自

明倫遇之自察此特借倫物以顯幾希之妙若說如何去
明去察便差然則所謂明察者從何見之正在下文所謂
由仁義行上見得

徐自漢曰舜之明察豈是但識得倫物之理卽是於庶物
人倫間仁義之行處有如此明察也然舜心中原有本然
之仁義故由此本心出而行之自然於庶物無不明人倫
無不察稍涉擬議便落安排故明察卽在行處理會總是
見仁義之渾成處

禹惡旨章

日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曰不忘曰思皆指其心之精神處所謂存也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三

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叙羣聖事特各舉其切要
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于此也其中發出憂勤惕勵
存存不已之心來方見得保合幾希之理禹只重好惡二
字一酒耳禹飲而甘之便慮到後世亡國玩此節便見聖
心以天下萬世爲好惡非一人之好惡也堯舜禹親授受
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
於危微之理易隔故以執中揚出言之執中雖在行政上
見還在心裡渾然一中說立賢卽執中內事自用賢之心
言所執惟中則心無偏係空空洞洞只見有賢可立不復

知有親疎貴賤方隅界限也不日用而曰立用或有不
時立則如國之立儲一定而不易此非真見其賢者不能
然虞夏用人止是荐用世族至湯始廣其途相有莘卜傅
岩敷求哲人旁招俊乂此是其垂統之卓越處如傷未見

只形容文王一個無窮之心全要着想視字望字如傷者
當若有傷未見者心無時滿不顯亦臨無數亦保卽其齋
事而字不必作如字遠邇通指人與事言泄字兼有親狎
忽畧之意不泄不忘總是一個心朱子曰聖人心如潮水
上來灣均浦激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此是真精神流貫處

四書酌言

孟子下

美

若說易忘易泄而矯之便看小了聖人末節思字乃通節
綱領凡通權達變之妙皆從此出四聖而曰三王著其代
也四事槩舉四聖之事不泥定上四條不合不得要看得
微細不在依形攸跡上去尋思亦不是空空懸想便有斟
酌變通在內若其事跡上求施終不得合待且未便見之
行事只是其心如此總是摹寫他思時一段汲汲心腸勿
以思之深行之力對說揚升菴曰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
盛非贊三王也蓋三王立君道之極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如此看方

與下章孔子有關

王者章

此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重末節一義字義者人心是非之公也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者為王迹而美刺具于詩歌天下無王者則賞罰素於伯圖而是非存於聖經聖經始終之際正幾希絕續之關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詩亡乃天子不巡狩而歌謠不貢于天子諸侯不述職而燕享之詩不作詩亡則天子之柄大是凌夷夫子不得不作春秋以代天子著命討之權然後二字見當時聖

回書酌言

孟子下

竟

人有多少苦心在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三意處則在末節義字上然詩亡與春秋作何干須知詩書春秋皆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得不作所為六經為宇宙元氣有絕必續顧涇陽曰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二經始終之際正人心幾希絕續之介

晉之乘節此原所自始須以春秋作為主言春秋未經聖筆之前與晉楚之史一般無關重輕此節輕遞過正為下文義字伏案

其事則齊桓晉文見當時有霸事則無王迹矣是無義也而當日史官鋪張其文不能以義斷之則王迹終無從明孔子取其文中所紀之事而筆削之只在正例變例大昔特書中立個公案合於萬世是非之公是所謂義蓋義者宜也正所以斥霸者之事而明王者之迹也便是存人心之幾希使不渝于禽獸處取其義而曰竊蓋謂此義乃天

回書酌言

孟子下

罕

下萬世之公而吾以一人之私見言之也若位不在而假權之說則是竊權而非竊義取者謂取之以還周天王也謂桓文假之而當歸之也王者之迹熄由於君弱臣強以貴王賤霸說不如以尊君抑臣說與亂臣賊子懼較合

私淑章

按數章歷叙道統與由堯舜至於湯章畧不同此只重維人倫世教上說人倫莫大于君臣父子行倫莫大於仁義舜履父子之變而遭君臣之盛所以叙舜不及堯言仁義不及精一也故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其勢如

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權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教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脉正是吃緊爲人處澤如恩澤德澤指昭垂於外者言如成春秋而亂賊懼便是孔子之澤自其顯行于天下曰王迹自其流溢于後世曰澤以五世論者止爲下去聖人之世未遠說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私字正揣自心獨得之妙蓋孔子作春秋以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聖

可以取章

此教人於節義名行之中不可不精察幾觀變之妙在事上說總在可以中辨出個可以無來傷廉非是不廉但廉是個完全的道理他只見得一邊於完處未免虧損耳惠勇亦然如公西華受粟論朋友通財之誼儘自可受但富則不必受也此非孔子不能知之勿看得粗了不但利不

可取名亦不可取苟於取利者固損名樂於取名者亦復損名此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也

逢蒙章

此專爲交友發弊之見殺罪不在知人之不明而在立己之不端端人也三句是一章斷案思天下這個思字是極不端處無罪而曰宜若無罪者此是推勘語故薄乎二句正發宜若二字意罪弊只在取友上篡夏事又當別論我疾作三句是以已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端就立心制行言端人也三字最重唐荆川云友以及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况親在門牆者而不及察其奸乎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况親受業如蒙者而忍殺之乎君子以斯律蒙蒙固不容誅矣弊亦孺子之罪人也惡得爲無罪

西子章

此提好潔之公心以激人之去汚而就潔也皆字可以字則字宜玩一說主稟言見得質之美惡皆可移美者不可自恃不美者不可自棄也西子惡人皆天與之資非喪善自新之謂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聖

言性章

此章非教人論性乃教人以知性之意然顯性者智也而壞性者亦是智性之不明知者過之耳故孟子提出智字來說此智字即指此性靈明說不與仁義禮智對許敬菴曰上帝降衷是人所原有的故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孺子入井之惻怛嚔蹇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本體原是如此智字要認得明凡性中之隨感而動靈瑩活潑處皆智也下二節本一氣語若曰智須行所無事千歲曆元至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即可坐而定况事物之理近在目前又何必鑿為哉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聖

性無形影的如何說得惟就發見已然之迹觀之儘足以見性矣然發見已然之跡有發之人為者有發之自然者發見而出于人為之勉強非性之本惟發見之自然利順者始為本性也如乍見之怵惕童子之嘩嘯故也即利也杞柳之柶捲湍水之東西故也非利也然人之所以失其利者只因情識用事自以為智姑以智言之智性之德也然從來智之故儘有可惡者人或執以疑性而不知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鑿非利即非智故也吾試言一故禹之

行水行所無事何其利乎智者能若此纔是性中之智纔是大智吾試再言一故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然曆師之智不必神禹苟求其故然按成法而可以窺千歲之天運此亦行所無事之明驗也故皆若此方是利言故者皆若此方是性之本體治水無過於禹日至莫逃乎曆家天地之故皆以利為本人不能以不利者言天地之故而獨以不利者言人之故何也

從故字指出利字非性中有利不利之兩岐正見利者是性不利者即非性要人在發用處認出本來面目善字代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聖

利字解不得
不曰治水而曰行水可見水自行也禹特行之耳即行字便見無事方不着意見以鑿壞性體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孟子主意只是欲人行所無事而古來行所無事者莫如禹故把行水來畫出了個利的樣子立個標準發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所惡于智只是提綱之語下正發明上意 智在吾心原自廣大至虛至靈只為意見攙入所以障蔽處多能行所無事則無將迎意必之擾本性上覺得空洞無碍故曰大智按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

皆有常度所謂故也畢竟天之故從星辰上推非天有天之故星辰有星辰之故也求其故亦是以星辰之躔度次舍上求天耳千歲之日至指已往說日至是冬至子之半年月日時皆會于甲子治曆以曆元爲據順推其已往便可逆推其未來千歲以上千歲以下俱已在內可坐而致謂可以布算得來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二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以後之日至也歲差法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邵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

四書酌言

孟子下

望

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

公行章

此章重禮字當時齊臣以於右師言爲重可見象人羞惡之心已盡亡右師以得孟子之言爲重可見右師是非之心猶未盡喪孟子豈獨辨個簡不簡正揭明大禮于混濁之時吾不知當時齊臣聞之當何以爲顏

存心章

此章重所以異于人一句直說到終身之憂纔完得一個存心的事仁禮是主意自反是工夫憂處亦只是自反到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吳

底耳反心全是憂心憂心正是存心異于人人字暗指鄉人所以異異字影可法可傳心一而已仁禮豈有二乎豈有迹乎存之而愛心生焉仁也存之而敬心生焉禮也必曰愛人敬人者仁禮不感則不形發而後仁禮之迹可見也又曰人恒愛恒敬者蓋必恒愛恒敬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橫逆一段正人之失其恒君子之恒其存處自反而曰必全不見得人有不是必而曰我只覺得是自己不是直到何難卽忠而猶自以爲不忠仍只以仁禮存心而已愛人者人恒愛之二句此仁禮乃仁之恒心人自不

能以此存心耳非君子真有異於人也味舜人也我亦人也君子自視真無異于聖則人視君子自不能無異矣大抵人有三等曰妄人曰鄉人曰聖人反其恒曰妄人盡其恒曰聖人混于恒中曰鄉人鄉人遇妄人則患妄人遇聖人則化不如聖人猶未免為鄉人然則君子之憂合天下萬世以為憂豈特終身而已哉憂謂兢惕從我生患謂煩惱從外至常人心于外視憂皆患君子存心于內視患皆憂看終身之憂四字何等嚴密自然擠那一朝之患不下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不如舜必不已而君子之心又豈敢自以為如舜則憂豈敢有已時此所謂終身之憂也只君子有終身之憂一句存心也在此異于人也在此者夫君子所患則亡矣要提出君子二字看未免為鄉人猶有患也君子而又何患乎非仁無為一句緊承上句君子二字來不是覆說終身之憂正是實解無一朝之患凡患皆從非仁無禮而生既謂之君子則終身之所行為無不從存心之仁禮而出矣然無患即使有患君子自能消之而不以為患矣於禽獸又何難焉即無患意人未有患禽獸者只是馴擾之無法耳如舜者亦止如其存心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聖

舜處橫逆之變而不失仁禮之常而自反無已時也

禹稷章

通章為顏子聞幽非為禹稷敘功首二節是案同道節是斷下皆發明同道之意重看一地字禹稷之思顏子之樂各隨地以盡道不必添出時字首二節當字宜玩平世以君臣過合說亂世以無由見用說但平世似無可汲汲亂世似不當悠悠禹稷顏子一緩一急各不相侔而孔子均賢之是必有故孟子均述之以發下面議論過門不入極形容之辭勿認太真不改其樂與論語不同此處只想他四書酌言

孟子下

聖

一種閉門獨樂尤景非賢其安貧也同道且虛說道者千古所同禹稷即顏子樂體舒暢之顏子收禹稷無窮生意盡在樂中同此仁體即同此道側重顏子邊下文易地皆然方是所以同處思字由已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論救世之心更無兩樣同道解兩賢之易地又解同道只重顏子之能為禹稷同室鄉鄰之喻又解易地兩可也大有斟酌在此正是同道處亦須抑揚重下節反覆只要見得顏子非無用之學術未可以禹稷經綸而少之蘓老泉曰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都繳卻藏顏子不

說便見顏子豈果於忘世者哉同室鄉鄰之喻已在

匡章章

通章重設心一字匡章雖非純孝然其設心有可原處故孟子獨闡發之蓋聖賢取人論心不論迹也舉世俗不孝正以破通國之見以下方為章子辨明五不孝莫草草看過連用三個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地步而移妻子一句正對出妻屏子說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說責善兩節是言其因責善而得罪責善朋友之道便見非父子之道以諫友者諫父故誤而為賊恩之大耳此是章子罪處亦是章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巽

居武城章

通章亦重曾子能為子思上末節師字是孟子借人以自表處首二節只叙事勿斷其是非其微意露在先生字君字上重末節斷之自居武城至曾子反言曾子以師道自處左右曰一段以報施之道律之汎猶行一段於師道諒

之不去便是死難非真死也此是昭臣守之節如彼去一

句是示以不去之故同道在心上說重曾子邊下即所處之地不同各惟其是正是道同處亦須抑揚勿平師以道言則有父兄之尊臣以分言則有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易地皆然不是說曾子亦能死難子思亦能違害要見去者非避死者非輕生君子心裡不着利害可去亦可守子思固能輕生曾子又豈偷一生以傍倖人國哉

儲子章

此節只重講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輕輕帶說同處亦只在做人上說指孩提赤子子臣弟友等人說不必添形性齊王使人矚孟子全是視吾道太高見得孟子平日開口便說堯舜疑有驚世駭俗之行故使人於隱微處矚之非嚴其真偽意果有異于人連上句讀屬齊王矚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堯舜則立人之極者亦非有加于人之外也所以言必稱堯舜

齊人章

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廡墻間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憐恰與乞墻相似鄙賤當世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之意不言如畫妻妾皆羞泣正是醒男子之心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上不重妻妾之能羞泣由君子觀之句要重看以齊人觀齊人方恨術之未工何羞泣之有惟君子清心亮眼方體貼得良心出求字又加所以二字千醜萬態都被君子看破真是辱妻污妾可羞可泣正不必論妻妾之果羞泣與否也

阿書酌言

孟子下

至

舜往章

章疑號泣之故孟子只以怨慕二字解之章又疑怨字孟子即以慕字解之慕者其常怨者其暫因論號泣事故先言怨後言慕號泣處是怨所以怨之心是慕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上須渾融且莫說破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二問俱疑怨親非爾所知只重舜心難測上夫公明高以下是孟子推他不答長息之意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慈是他慕親不得不肯自己處於我何哉是他自怨以求必得乎親處此極力形容大舜怨慕的

阿書酌言

孟子下

至

心事其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言之但上文只就往田說帝使節又見得舜怨慕之心不特歷山之時爲然卽當登庸之後無求不遂然而其心亦常是如此窮人無所歸歸卽歸根之歸萬物本乎父母不順父母此身如何歸着最形容得迫切之至情畝畝之中四字以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多就之者以心就言卽下文所謂悅之也卽慕之於民而民受之意玩爲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從底豫之後追論舜的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天下之士悅之節句句從上節看出覆說

一番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
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此何憂也而若此之深其慕父母
卽孺子之慕故其憂爲不易解耳說到慕君如熱中句正
見富貴情濃惟富貴之極不足解憂者爲不可及人悅之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
過因此贊其爲大孝耳五十者舜以孝升聞而受禪故以
禪位之時結之于於大舜見之矣有千古無二意

娶妻章

前段言舜處父母之變重一權字後段言舜處兄弟之變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

重一誠字權則天下無難處之事誠則天下無難化之人
告則不得娶句最重正答他不告而娶之問下數句詳推
所以不告之意如告則廢大倫反致仇怨父母益見人倫
不可廢所以不得已而行權不告也此足見舜之善於順
親處帝亦知告二句作一句讀此亦見得堯亦能體舜之
心亦以不告成其孝也須知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
平看又萬章節從舜既娶之後以叙其人倫之變愈見未
娶之前不容不告而娶耳二使字皆象之謀父母使之
也叙象曰一段見象待兄之毒舜在亦正見聖人之天

定處鬱陶二句寫出象之詞色忸怩是萬章補出亦是象
真心動處惟茲二句是寫舜依舊愛弟之心象憂二句是
聖人愛弟休戚相關本然情分如此全不因當日事故有
所變易蓋至愛鍾於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未嘗責
以知識郝鹿野云象憂者謀欲殺舜是也亦憂者憂其何
以至此象喜者鬱陶思君是也亦喜者喜其何以得此亦
是一見然舜之亦憂亦喜固是愛弟亦是順父母心處然
舜之喜非僞亦信其理耳引子產一段只取可欺以其方
一句其實欺者自欺舜不億爲欺也象雖非愛兄之弟而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

弟原有愛兄之理卽一來字亦可味故誠信而喜誠字是
大聖人設心原是如此况處兄弟之間乎斷不着逆料等

象曰章

以仁字作主親愛卽仁也封之者固是親愛而使吏代治
亦所以曲全其親愛此章實立萬世分封之法立爲天子
刑賞在手正當誅不弟者以勵天下乃天子之事不是說
復仇何也疑放之罪輕四凶不仁于天下誅不仁也要見
除民害意方與有痺之人奚罪焉相對象至不仁正是章
發問之意仁人六句泛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厚五句

方指舜言因後日爲天子不復追念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怨而已親愛就心上虛吸下封之有庫正是親愛之實處末二句又反言以見當封象意使吏代治而使象不得肆其惡此是保全他處豈得暴彼民哉只開豁他有庫之人奚罪焉句雖然一轉言舜之使吏代治其心不止於爲民又有這個意思在仍說歸親愛上去須知象當日已化過不至甚暴民了

咸丘章

首節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堯

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攝則堯還爲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于舜安得謂之臣父末節又引舜能化其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語云至岌岌乎止是一班誑說此必當時無禮于君父者撰出此段語以誣舜而自寬其罪咸丘蒙問此語然否亦是疑其未必有此事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亦不是又疑臣父但見臣父之語與普天率土之詩相似故舉以爲辨端以觀孟子之說詩何如孟子於前段言民無二王使人分義凜然後段

言永言孝思使人良心惻然都是豁去末世爲臣爲子者之邪心末節故作遊戲語猶云乃若父不得而子則有之炤堯舜之道要湯看極妙蓋父之化子其常而今反見化于子若難爲之父者然乃借古語而破之猶言除非作如此解語云一段時說不一看來是一套話猶云士雖分在臣子而其德既盛君父不得而臣之子之蓋有非常之德而常倫非所拘矣舜盛德也故天與人歸遂承堯之禪而南面受君父之朝然天性終不可解總不慚於讓位之堯而不能慚然于生身之瞽孔子以人倫立教者想此反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堯

常光景嘆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言外便見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除却舜第二個人也難保無事了據咸丘蒙所聞有此語不必說古語再玩語云到瞽瞍北面用個亦字是倒重語故但曰見瞽瞍而不曰見堯也孟子結末只辨父不得而子不辨君不得而臣正爲此於斯時也三句亦重臣父邊孟子反就堯解者蓋父子親於君臣辨臣堯之謬而臣瞽之謬自見矣故下節蒙直云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言舜即無臣父之心而瞽亦天子之父天下止有一個君則餘皆臣矣敢問云云引詩重疑莫非

王臣句勞于王事三句是原作詩之意說詩者三句是論說詩之法如以詞三句又示泥詩之病正見詩之不可泥如此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孝子節正見舜之得成大孝者以其為天子而以天下尊養其父也非反以天子而臣其父也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是通節之綱尊養是目而以天下養正是尊親之實處此四句泛言下方着舜尊養全在人子心上說為天子父正應替賸之非臣句既為父何得曰臣引下武之詩重思字維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堯

則是則其孝思非則其尊養然不重法天下上夫舜為天子方且以尊親養親法則于人合天下以為孝也尙肯臣其父而卑之乎末又引書以明孝思之實夔夔齊栗四字正破其容有蹙之諫是謂父不得而子也非正解語云言因此說來却像父不得而子一般豈如子所云者乎大意重子雖盛德父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即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

堯以章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通章綱領以下皆發明此句以

天字作主而究竟天心不外民心故未引太誓以終之堯以天下與舜有諸非疑其無蓋懲於後之篡國者以禪受為口實有怪堯作俑之意不能二字便舍下天人意但未說破於是萬章就不能上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孟子就不能上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見得天下非一人可私相授受之物幽有百神明有百姓非惟不可得而與亦不可得而取况可得而奪為後世奸雄篡逆之防慮至深遠也出身曰行加民曰事行事不平有行纔有事故加一與字示字正換他命字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若啓若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堯

翼然相其行事無不如意處便知天意所在薦之於天薦其可為天子其不能處即天也為諸侯為大人都有極天之意况為天子乎此二段陪說本說薦舜於天而又曰暴之于民正從民心上驗出天意天受罔天民受亦天受者拒之反主祭主事即指攝位言使之主事以此耀百姓之耳目故曰暴安字宜玩以臣而代君行事百姓必駭以為非常却安然不以為異便是受之為君了此二段極重正舜行與事所在使之者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則舜之得天而非堯之能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二句

亦不平卽人與以驗天與之益決下過文云乃天與之也假使主祭主事而歷年未久猶有說而故違之二十八載以堅朝訟謳歌之心故曰天也全本相堯之外來不可只云人心之歸爲天然天不可知而民可見故又引太誓証朝頌一段以天心卽天意二自字宜玩民有耳目而後天有視聽堯舜之以天下禪者亦只爲民也後世不顧民心之得失而暗奸天位藉口天命之去番會不思無民安得有天可畏哉

人有言章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堯

通章重一天字天與賢四句乃一章大旨重與子一邊昔者以下言民心之歸子未露出天字次節正明其爲天與意匹夫四節卽古聖人之不有天下以明益之不有天下均出於天也未節引孔子之言見繼與禪一義總之爲順天耳要把禹益作主德衰之說亦是燕子之徒所倡論聖人之心只是與賢一途但賢或在臣或在子則聖人之所不能必而聽之於天非設與賢與子之二念以觀天意而從之也孔子曰禪繼一義正爲一於與賢耳天以愛民爲心聖人體天心而與賢賢與子非所知也然觀天之所

廢必若桀紂者也則繼爲常而禪爲變孟子所以塞奸維之望者未嘗不在可與賢則與賢固以爲天下可與子則與子亦是爲天下禹與堯舜初皆欲與賢但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曰吾君極有味見其肖吾君也亦幸子賢而不忍肯非謂上世功德恐得堯舜次節說民從禹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于天以發明天與賢四句之意不肖特不肖父之神聖耳故賢處只在敬字此千聖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雖曰與子亦猶舜之繼堯禹之繼舜而已莫之爲一句推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卒

泛說亦串講以天爲主而命之一字正見天之着落人處如舜禹未嘗圖禪厥未嘗圖繼此是莫之爲如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此是莫之致大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以氣數主宰言王觀濤曰上章止言天此兼言命者蓋來均不肖而舜禹聖人天必不棄舜禹此可純以理斷若益與啟皆有賢聖之德而一與一奪則氣數不齊故兼命言匹夫二節連絡說下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若有德無薦亦不能有天下仲尼是也此是引起話頭然則益是有德又

有薦何以不有天下蓋以遇嗣君之賢如伊尹周公之列
耳仲尼伊周都是答以益爲主繼世以有天下泛論暗指
指啟必若桀紂極言不輕廢意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是
咸有一德不愧舜禹而又當嗣君之顛覆值可以有天下
之會然不肖改而爲賢則天亦不廢之矣此伊尹所以不
有天下知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况賢如啓者乎而益安能
有天下周公節承上文言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成王之
賢也周公之有聖德而有九功亦宜有天下然值成王之賢
不特猶益之於夏亦如伊尹之於殷同一繼世之有賢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至

也知周公之不有天下則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引孔子
言重繼邊其義一非聽天所命總是一般之說此繼字結
前繼道繼世二繼字禪非繼世而實繼道繼則以能繼道
而繼世總之以道爲主又一說以奉天命爲義徐微茲曰
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惟承
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
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心故孔子以一個義字斷之

樂道章

樂堯舜之道一句便已樂尹之生平自耕莘做到伐夏救

民只是這個物事堯舜之道正天下之道而正天下不外
正已非其義也二段是推其正已之意以斯道覺斯民是
推其正已以正天下之意故就湯而說之應使是君句救
民應使是民句此是正天下之業正即潔不潔即不潔看
伯夷辟紂待天下之清則正天下亦即天下之潔也不曰
潔其心而曰潔其身即遠道去就之迹亦無不潔者正要
反割烹事述伊訓證伐夏之功全是伊尹一人做的此何
等樣人而疑其有割烹之事乎樂非空空懸想直恁沈酣
浹洽不肯一息放手正養其君民親見之具許多事業都

四書酌言

孟子下

至

從此樂來莘野耕夫與堯舜何干而乃樂之便有正天下
氣象辭受取與正樂道之實道即精一之道義乃道之時
宜義與道不事宜云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弗視弗
顧非真有是事乃原其平日爲人之素而推其行誼之峻
潔有如是耳危微相持只此一介切莫把一介看輕了置
置然曰幡然改曰爾曰字下節三予字皆孟子從他樂道
中形容其心事故推尹之意而代爲之云然亦非實有是
語也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三豈若要
摹寫他自任口氣前說個聘字便與要字相反囂囂二句

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兩節俱在出處上自家較量前非試湯之意後非感湯之誠使字重不以堯舜期其君民而以堯舜使其君民於吾身親見者從使字決之親見二字當玩正是樂堯舜實際處私樂於一身何如公樂於天下不可云樂不如行天生民一節言天以覺民之責付我正申明所以應聘之意知是全體覺是知之初苗先後字可玩見人未嘗無知覺特有先後耳二使字重看予天民三句正自任之辭天民承天生此民來斯道即堯舜之道非予句決言不得辭其責意湛甘泉曰伊尹天民之先覺覺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

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於我也我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上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為君以覺之也所謂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而使君為堯舜即在此覺字是伊尹一生的担子思字是伊尹一生的心事思天下五句即從上文推究出來堯舜之澤即指覺民若已納溝與非予覺之而誰也相應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珍恤直是萬物一體之心必不欲一民失所自任何如其重自任自字與前後已字身字相照伐夏救民正自任之實事如此二字不是了語是

有力語吾未聞枉已二句是通章斷案辱指割烹言辱已必不能正天下正說正天下必不辱已聖人之行四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至於尹而疑之重近與不去上吾聞節正破他要湯之說言由潔身之聖人觀之原無所謂要然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是湯之求尹致之也即謂以此道要湯可也借他要字貼在道字上反掉其說須講得活引書重朕載自亳句証伐夏救民之事要與上相關若使尹始出時而辱已以要湯則既出後必不能救民以正天下矣此不可不辨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

癰疽章

通章以進禮退義句為骨或謂孔子主癰疽寺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故孟子言孔子進禮退義以折之其辨苟主之非雖有三節意却以彌子節為主蓋癰疽之得君水必如彌子瑕之專即主癰疽寺人未必有如衛鄉之我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之危乃其拒彌子者如此主貞子者如彼其不苟主自可想見主顯雖由句提起看彌子只借來作個引證大意只要將禮義二字發明聖人立身大節即命之一字亦是借來轉此禮義二字

不是平對禮主辭遜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義主果斷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邊得之固曰有命矣而不得亦曰有命重不得邊照下無義無命看自見命之當然便是義如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是義然聖人不言命大凡對俗人難與分割禮義只選他一句有命而邪謀自塞當既句最重見死生之際且然況平時乎豈有苟主之事曰周臣提出臣字便非癡倖輩可知末節又以觀人之法為証人品以類相從近臣如癡侍其所為主必非孔子豈遠臣如孔子而所主乃癡待乎上句伴下句說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五

百里奚章

此章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個知字來說他知廢知興必知食牛于主之汗又自此智推出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無自鬻成君之事勿以賢智平看飯牛是奚實事其污穢病在一要字宮之音諫句亦是為百里奚出脫惟其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叙假道一段總見虞人驕偵懷諫以見奚之不諫為智末節智字從不

諫看出賢字又從智字看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句截斷是個總冒承上言奚之不諫非不知諫也蓋知虞公之不可諫也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于主之污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為解矣斷乎是不智了下却轉云然而奚則非不智人也不可諫二句承上知虞公之不可諫句來重不諫二字見他主張得定知虞公將亡二句從而去之三字來重一先字見他慮事之蚤時舉三句從上去之秦秦字生來重可與有行字見他擇主之明相秦一段又從上而相之轉生出來加他個賢字以為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六

下段之案重在下段智以識見言賢以抱召言智足以辨興亡決去就豈不能鏡自身之榮辱賢既為天下之人為後世之人倘豈不能為鄉黨自好之人以此見其不要君

集大成章

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承節因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總是形容一個聖之時伯夷節不視不聽處正不必深求只是眼耳內着不得一些齷齪意非君回句論身之出處橫政以朝廷言橫民以鄉俗言數段散說當對三句以實事總結他人之清只心清伯夷獨并其形而清之所以自撥于海濱待天下之清伏個清字伊尹節首二句是尹之言次二句是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

忍皆是仁人之心與伊尹納溝之恩何殊可見夷惠亦不是與世無關的人孔子節舉去齊去魯二事而推其生平速人處仕皆當其可不必補去他國之道只在去父母之道之內便形得出了去父母句是孟子解遲遲吾行之意遲遲吾行也遲遲字宜讀斷猶云且從容少不得要行的此因子路促行而曉之若作一句讀便無意味了上孟有則字有決斷意此用四而字有圓活意伏個時字伯夷下惠獨言風者見得伊尹勲業在一代孔子刪述在六經皆班然可考若夷惠之可自見者惟流風餘韻而已若吾夫子則又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聖之清節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內分別出來倒轉便非聖兼造極自然二意聖字固重分別清任和時四字尤重言夷只是個聖之清而已云云便見一偏意時字乃四時之時是借字蓋三子造一偏之極即可就其所造而名之曰清曰任曰和孔子道會其全不可得而名姑自其任止人速各當其可知寒暑晝夜之各隨其時而太極無心焉者故擬之曰時清任和顯者也時則渾然者也此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字孟子要說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卷

孔子聖之時全由于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歸重智字上大成樂名集字則孟子加之集大成是借音樂字面影說到金聲句方着樂上然大成字本文已自解明始字只發明聲字終字只發明振字只要借始終二字挑出個聖與智來以見孔子所以集大成處金聲而王振下一而字則重在金聲可見有金聲纔有王振有始纔有終也條理指衆音之節奏此二字甚妙分明藏得個時字始終只是這一個條理曰始者謂以後之條理皆自此引起曰終者謂以前之條理皆從此收拾若一音自爲始終則只是一音

四書酌言 孟子下 矣

之條理便是小成不得謂之集矣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音可名故曰大成聖心無始終由事乃有始終智之事聖之事只是一事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正論聖之時全由於智下文取譬不過形容其智之妙耳集大成根時字來言惟聖妙於時則萬善衆理完具全備是群聖之綱紀須兼帝王聖賢在內勿單指三子只就時字見之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過下如云清在和人之所能爲也時則非人之所能爲也吁聖至此難言之矣意所以始其聖之事者先有智焉

嘗試譬之樂孔子其集大成者乎有始條理方有終條理吾是以知聖之成於智也然求其所謂聖者吾能強以時名之而求其所謂智者吾終不可得而知嘗又譬之射孔子其無不至且中者乎其至爾力也力之分量可得而知者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巧之分量誰得而知之此則渾然太極而非人之所能爲者即擬之以時亦僅足指其無可無不可之妙而聖心終歸于不可思議而已矣集大成節由聖字推出智字正是聖由于智然樂之始終可言聖智之始終不可言未盡智之妙處故又以射之巧極其形容

四書酌言 孟子下 矣

容時字主解全在下二節勿作譬喻抹過時說俱未透三子亦自有始終至中但落了清任和名色其始也以此始其終也亦以此終其至也至于此其中也亦特中乎此而已故其條理未備而巧力亦有限妙哉時乎孔子所以爲孔子乎不曰其中爾巧而曰其中非爾力也要人自思所以中的妙處始終條理如羿之彀率然還似有階後可臻及說到心巧而羿始獨擅其技矣顏子竭才而欲從末由只爲中非爾力故 三子之清任和亦是因時爲之但三子有心於時而時得其偏孔子無心於時而時得其全

觀伯夷節亦有當紂之時尹非湯不出此獨非時乎

班爵章

重尊王意以天子為主爵祿之班天子班之也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合一節提是班爵之制天子之制一節統言班祿之通于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合六節提是班祿之制此周室大一統之規也未節發明祿足以代其耕之意雖只是畧要想周之盛時內外相馭大小相維尊卑隆殺截然不乱意爵祿出自天子諸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侯皆去其籍正所謂朋黨行私并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口只要抹殺天子耳所以提個天子一位見名分凜然不可奸也提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即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后重馭輕弱枝強榦周制一何善哉漢疏云自天子至子男皆有君道然公侯伯子男又皆臣乎天子者也自君至下土皆有臣道然卿大夫士又皆臣乎國君者也等不

止等級即等威之等要得相臨相制意制地五節以爵有

崇卑而地有多寡畿內與畿外無以異中土下土未說及

者想亦視附庸耳又以國有大小而祿有厚薄鄉四與鄉三漸以殺大夫以下三國所同者恐不能自給耳要知受地者或亦是數之所入如其畝之所獲不然天子畿內安得有許多地分他三個君十鄉祿俱不重只重在臣上君祿已見上故也鄉以上不加降大夫以下不加殺正是制處又說耕者一節因上文庶人在官者同祿而未說明白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以農夫之五等分庶人在官之五等或事有煩簡而食因有多少耳不及下土者想下土之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上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至意未要補出爵祿無一不班自天子以見典籍之不可去此章言封建而未微及于井田井田封建相為維持故祿養耕食相為泰酌

不挾章

通重友德末節尊賢正應此句敬者友之實也未言尊賢之義同于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子四節見自大夫至天子無可挾總立個尊賢樣子不重四人事跡友摺我去友人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

是挾友德自然不挾惟不挾乃稱友德三者之中挾貴尤易犯故下獨詳之獻子以忘人之勢取五人則自忘其勢可知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可見獻子之不挾貴處惠公不敢躋王順長息于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王順長息句輕帶此見惠公所友在德而不挾貴處晉平公節述大國之君友德不挾貴處上意重然終于此以下意輕是總一章轉關處非專少平公但平公爲不挾住頭故從此轉語耳只要形出下文友德之極不重貶駁王公有祿位而平公諸賢便與士庶之尊賢一般友德從不挾生而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七

交際章 萬章先問許多轉折全爲猶禦一段後來反覆辨難只是說不可受禦把個禦字來品題今之諸侯識趨儘高謹論儘正中間每問處十分嚴峻直使天下無可赦之人世間皆不義之物每答處然甚平易婉和蓋苟可施吾轉移之微禮不必窮其饒問其所自出然聖賢同一事道之苦心孔以獵較爲之兆孟以交際爲之兆就此以道以禮之中以爲相通之一脉全爲事道計此其委曲深情正與仲尼不爲己甚同一家法大旨以事道爲綱以義字爲眼以孔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七

止于不挾猶未見貴德之質故又推出个王公之尊賢來舜尙見帝節言堯不挾天子之貴以見友德之極則儲甥謂以副官之居居之也亦作又字變舜謂以牛羊之俗養之也迭更也迭爲賓至只是忘分下交絕無挾意不是互爲賓主天子而友匹夫乃是友其德也樣子非是王公尊賢的佐証未節結語上二句平看不說以而說用則敬子是用意真切處語雖無軒輊而意有重輕兼言貴貴只要明尊賢之爲義敬字指出友字意痛發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要合友德章旨

子獵較爲證而中間血脉全在諸侯猶禦一段前四節是翻案語後二節是旁證語反覆只是一意交際何心便指諸侯下交說章疑以爲羈糜養之意故疑其不可受孟子曰恭也便有取他重賢道無心頭何識承恭字來是疑其當却意尊者賜之便關却恭也意却去揣度其賜之所從來是義不是義必義也而後受之若不義則却之矣是尊者方以恭心來賜乃反以個不恭的心腸料他是我不恭也萬章又論辭却心却處費多少周折斯孔子受之蓋孔子乃辭受之宗者斯字何等直截交接是一事交以道

者非無處而餽也接以禮者是餽之時又非儀不及物也此三句已說明交際為恭却之為不恭之意蓋此時只論來的該受不該受切莫管他原日取的是義不是義義之為用極精密又極圓活充不食不居之心必蜩而後可充無穿窬之心即爾女無受而交道接禮則又為義之所在陽貨蒸豚孔子可以拜受七十鑑五十鑑孟子不得槩卻即以禦論一是不待教而誅一是教之不改而後誅自不相同豈可謂取非其有便與盜等也充類至義之盡一句已說明今之諸侯取之於民猶禦苟善其禮際未為不義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斯君子受之亦不害為義而即引孔子獵較以明其為事道則今日受賜亦為事道計耳引獵較者以獵較非美俗也而假為奉祭之需則其託名也大矣所以可從諸侯橫取非義政也而假為尊賢之餽則其託名也大矣所以可受正字與較字相照較則不正矣故於簿中先正之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行道之事為之兆者孔子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露個吾道端緒使人知吾道平易可行是以未嘗一句挽一章語見得大道委蛇却有介然不可犯復說行可一節者見行可之仕即前孔子之仕魯也一段不特

此也又有際可公養之仕此二段皆借交際以為事道之端此處方露主意今之諸侯善其禮際亦猶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絕行道之機耶

仕非為章

此章非專為貧仕置解全為居尊享厚而不行其道者發此以激其耻心若果貧仕自當辭尊富既居尊富如何道不行看孔子位卑祿薄尚思欲盡其職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以行其道罪自外至或以出位得罪猶可言也耻自

四書酌言

孟子下

美

丙生當耻而不知耻不可言也首說仕非為貧也句宜重看言仕果徒為貧乎哉非也暗含下行道意有時乎為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為貧也可見辭字活看為貧者便是道與時違自不得尊富何待於辭此在擇仕之始自審當如此抱關之職重在此職身盡不至虛糜此祿於為貧之中而不失為道之意孔子節是為貧而仕的樣子兩而已矣謂聖人任小官亦必盡職而後已照下行道看即此便見孔子之不言高亦即此便見孔子之行道居卑居貧且然况尊富乎位卑不必言高為貧者辭尊居卑正

以此耳若立朝而道不行則位不卑而高又不能言廟堂之上豈齷齪之士所覩顏糊口之地故曰仕非爲貧言罪欲人自安言耻欲人自揣

不託章

通章著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之道然孟子重在善善待士上通章精神結注全在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二句舉更重於養士無常職而賜於上如何以爲不恭蓋士既未仕方儼然以賓師自處若受臣之祿而又存賓師之體却不是倨傲了即孟子不受齊祿已可想見時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七

說俱未透前段說士未仕不敢食其祿後半說悅賢者正當使之仕即徒養尙非王公之極則也悅賢二字重看君若悅賢便當舉之自不使士無常職了若士無常職由不能舉此便是君悅賢不至虛然或者能養未必非能舉之機悅賢之心猶未盡也士亦附於周氓之義而姑就其養以存夫士之體而已矣通章大意如此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字謂流亡寄寓之民與廟爲之氓同看士自比於流寓之民則可比於流寓之君則不可賜近託餽近周賜有常數餽無常數惟無常數故無常職者皆可受惟有常

數故必有常職者後可受君之於士常餽可常以君命不可不以君命則失之簡常以君命則失之濇子思不受而必於卒也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及終不悟纔標使而不受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標亦只是不延到

內而請出在外非逐去也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自是毫無餽繆公愧或有之悔則未也末節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束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爲養能尊乃成其爲悅只是一意九男等則廩人庖人不足言牛羊等則繼粟繼肉不足言舉而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上位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七

只是爲相所爲共天位也能養能舉方是王公之尊賢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蓋舉古人以見例耳

不見諸章

通章以禮義字作骨然守禮而行便是義觀首節萬章問不見何義而孟子答之口禮也次節往見不義也註云不往見者士之禮可見摠是明士不可往見而責君不可召意尤重以孔子往台之事作結尾提出官守二字正發明

士不可召之意而君所以不可召士者全在君欲見三字
故下文俱就他欲見的心事折之爲其多聞也抑不止此
尤爲其賢也意重賢邊多聞特賢者之餘事耳故後面不
賢人賢人只承賢字穆公以友待子思尙加於召一等景
公以旌召虞人比其本分尙高二級而二子不受况士而
况往召乎引子思是正說引虞人是借說上節重下節輕
皮冠節明旌之不可樂用故招虞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
以旌士僅以旌必如大夫方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哉欲
見賢故爲賢欲見賢而召之是待之以不賢故曰以不賢

四書酌言

孟子下

五

人之招招賢人不以其道何道即禮義是也禮義繁承上
文禮也義也來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惟君子
三字不必在禮義上分疏君子非是白高定要國君來求
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夫是不往見而往役之義不
是別的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不去
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
舍此便手足無所措當講云非猶之路也猶之路而路之
爲路尙岐也蓋義即其路無義是無路矣非猶之門也猶
之門而門之爲門尙竟也蓋禮即其門無禮是無門矣這

個門路其實人人共由共出入然多走向邪僻曲徑上主
惟君子守之甚嚴持之甚力一錯足而有所不敢若應非
禮非義之召而往見之便差却門路矣禮義無定體亦無
定用細微曲折處最多原是活動的爲士時則以不赴召
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爲禮義孔子應召亦是出義
出入禮處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友善章

此廣君子友善之量謂善無窮取善亦當無窮全從心之
不滿足來故章內未足字是關鍵要味斯字口氣甚緊直

四書酌言

孟子下

六

赴到尙論古之人方佳總是取善無厭之意首節教人見
善便取如食賈入市見物便取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
等句泛就人之有善者說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
誰不誦古人詩讀古人書而誰能尙交古人者正爲不知
其人也必欲知其人是以前論其世是教人誦讀前方法即
取友的方法尙論非評品有泰求印證意古之人往矣詩
書特其糟粕而非其人也故欲知其人不離詩書亦不泥
詩書是以直從當世所以爲人處究而論之誦詩讀書亦
是論世中事蓋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者意也信詩書

皆死語耳論世而詩書種種活矣古人安可得而友然尙論處卽是友神之所往故爲尙須知尙友古人自處鄉國天下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盡天下而後尙友也

問卿章

要知去亦是感悟君心易位者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之之道勿看或死然

二卿之諫皆重在反覆字場誠盡忠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方是反覆必至反覆之而不聽方可以易位可以去也

四書酌言

孟子

全

杞柳章

夫人豈以弗勝爲患哉弗爲耳彭更章孟子亦自說爲仁義爲仁爲義爲字原無病病在說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櫨擬非其倫將仁義看做性外之爲天下將有借順性之說以棄仁義於不爲者故孟子闢之辨其以杞柳喻性栝櫨喻仁義之非猶食色章辨其以白喻長之非順杞柳之性句可玩杞柳本無栝櫨固必待戕賊難道性本有仁義亦待戕賊不成順杞柳之性必不能爲栝櫨順人之性卽爲仁義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故者以利爲本孟子

四書酌言

告子

子道性善正要人去順性今却說順性無仁義鑿性方有仁義此言一出不爲仁義者既有所自諉欲爲仁義者又將恣其穿鑿而孩提稍長之良遂失故曰率天下之人而歸仁義禍仁義卽禍性也必子之言夫有深懼而亟止之意言字亦最有味見他心亦不如是也告子只一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這亦可見孟子知言處下湍水與此章只辨得順逆二字

李乘一口據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何嘗以仁義爲不可爲也彼其意但謂非人性中本有必爲之而後成耳分

明謂人性都無善無不善須是為方有善不善告子此說亦不是欲為善亦不是欲為惡只管做到無善無惡境界如佛家不思善不思惡還歸於無一般故孟子開端即把為字攻擊直中他病根所在

鏡塵陽曰詩言秉彝不言性書曰若有恒性言性矣不言善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亦既言性言善矣而未嘗合善於性至夫子則言性相近子思則言天命之謂性曾揭其本體而直指之曰善乎既有善可名則便對惡而言若直論性體雖不可以無善當之亦何以善目之明道先

四書酌言

告子

生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性且不可說况善可說乎然性雖不可以善名而善何嘗不出于性故虛而可見如透水之月華應而常空如答禱之山谷性體本來於其感通時愈可見此孟子徵性於情又徵性於才而謂其善非直指性為善也不然者執善於性善亦病耳金屑雖貴豈能投之清淨之目而以為無害哉

湍水章

只一决字便是他鑿處故通章只辨一决字搏擊節正在决字生議論首節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由於使然中

節孟子言性有定體未節孟子言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湍水喻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勿混作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分字從善惡相對生來孟子把上下換東西字折到他人性之善二句喚出善字下

二句即足上語非另一意重在無有不三字此只說人性無惡水性無上見其有定體不是說人人皆善水水皆下也今夫水節不是為不善人分跡正透發人無有不善之旨從搏擊兩字勘出個使字從使字勘出個勢字不善而出於使正見性無不善處上章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此章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
大乘起信論云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動若風止時波動即滅非水性滅眾生亦爾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句儘不差凡不學不慮之良皆所謂生一切作為皆有生之添入便不得為性矣但據告子杞柳湍水之說見必不到此故孟子先問曰猶自之謂自與即如子張問達達自是好的夫子料子張認達字差在那裏故先問

以何哉爾所謂達然犬牛之異於人者則孟子幾希之辨耳告子却少此轉語是勿求諸心處緣認人字不明白故認性字不明白

食色章

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孟子平生將仁義並言而告子欲與爭衡故言仁內義外以矯之見仁總在內義終不在內也制重義外還食色性也根生之謂性來仁內四句根食色性也來須揆開說非有長于我是告子義外的主意下文以我為悅是真有愛於我也以長為悅是從共長於

四書酌言

告子

四

外也愛與長俱出于我之願愛願長而然故曰悅但愛不同而長不同則由我同則由長故分內外告子已自認長非義長之者為義了但謂長之者由長者而生故仍以為外耳不知就是愛不同而長同然愛之長之總是以我為悅如耆之未嘗不同然未嘗不以耆之者為悅也告子既以甘食為性若謂義之同長為外則食之同甘亦可謂之外矣恐告子總能外義終不能外性也此章只辨倒一個外字要認在長之者義乎一句至於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

行吾敬章

此章只發明一個敬字大抵告子義外之說只緣不知義即是敬所以彼長我長一例看做外面虛文故把同長處說外孟子直以心裏實敬為義故把不同敬處說內因時制宜宋儒從冬夏字勢出其質孟子內義不在因時上行吾敬上行吾敬三字極透醒敬是心之敬自吾而行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一句體會出來的敬是禮如何解義畢竟是當敬而敬者行字內有多少斟酌權衡在非義而何孟季子謂敬因人立不得謂自我行之伯兄

四書酌言

告子

五

鄉人之辨依舊是長吾長楚之說故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見敬長由他殊不由我安得謂義內孟子言敬雖立字人然在其人身上又隨在而別必須我裁度始得豈非是我所行安得非內季子又言敬因別於隨在都向某人身一起與吾無干依舊是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意公都謂飲湯飲水亦隨時而別然皆從吾心發動豈謂無干安得謂在外非由內觀上章則在外之亦明觀此章則非由內本則然總歸結者飲蓋因彼以食色為性就其明者言之使易曉也

公都章

章內性字情字才字心字須分明在心裏未發動的為性
 事物觸着便發動的為情就動的情發出來為才便善才
 乃性之用也下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
 夫性口思曰得是才詩之則字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
 好是德德是才如齊宣王先有個不忍之心在腔子裏是
 性見牛便隱其無罪是情這情一發而不可遏便思量以
 羊易之作用出來豈不是才然畢竟不能推恩到百姓上
 所謂不能盡其才者也心統性情而才又性情自具之本
 四書酌言 告子 六
 領盡性工夫全要在才上擴充以善其情之用故孟子以
 盡其才為盡性首節重兩無字亦似窺到人生而靜之始
 但未推到繼之者善處二節重兩可以為字言性無定體
 乃活動而可移文武兩則字甚活三節重有字言性有定
 體以堯四句乃有定之証三而字是不宜有之意君父兄
 子字見情規則易化分尊則易行也彼皆非與還是疑三
 說之為非特舉以相質耳乃若其三字要玩盡性渾然在
 中無形象可見惟動而為情根性而出隨感而應但可以
 為善的則性之本善可知迥流而源可見乃我所據以為

性善也為不善非于他才弱發不出只為物欲所汨把許
 多才幹都錯用了故曰非才之罪也就情之可以為善不
 可以為不善決性之有善而無不善此孟子一筆掃盡三
 說處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又開豁不善一項以足性必
 善之意可以為三字正是他才幹處所謂良能是也此三
 句已包下交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
 之耳性無為也動於情則為矣凡人所本有者可為也其
 所本無不可為也乃若其才則可為善矣善性本有也若
 夫為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人皆有之我固
 四書酌言 告子 七
 有之五個有之反着性無善的無字廣那有性善的有字
 總是明其可以為善不可以為不善也惻隱節總是以四
 者之心著其為仁義禮智之性而性為固有特人而不思而
 求不能盡其才以盡其性耳語意一氣不斷四者之心皆
 就皆有上發揮要得任天而動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就
 是善性仁義禮智若云在情為惻隱在性為仁猶二之矣
 仁義禮智三句還帶下說以起勿思句外鑠二句一正一
 反外鑠是由外以銷鑠其中固有字要本起初降衷時說
 弗思上須本隔溺于物意思以心言即仁義禮智之心常

不昏昧放逸也求以用力言然求字須帶思字來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舍失與求得相反或相三句指為惡一邊言此但論為不善之異于為善至於無算未論到人品成就處盡才盡字宜玩盡者本然之能初無限量極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今乃若此是有才而不能盡耳就源頭初差處說一念不盡便到無算喚醒人改以見非才之罪情才性前已發明引詩曰孔子曰做個對証全要証明情善以証已說之非誣只重好是懿德句正所謂性之善也好之者就其行于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而順適真有權

四書酌言 告子 八

欣暢洽之意即所謂禮義悅心也非好善之好總是天生蒸民之妙處未說到人功盡性見得人好是懿德正所謂情可以為善也情善蓋可徵性善矣曰則曰德性之別名也曰好情之別名也曰夷曰塗善之別名也好是情能好是才引詩專以孔子服諸子不是泛然引詩套頭乘夷句是故字過文

王陽明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若執定一邊便不是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孟子說性

善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就大槩說 陳搏曰情者性之影

富歲章

通章以類同斷心同以心同斷才同雖為性善而發然首尾都論心只有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一個性字似不必粘他作主前云陷溺其心後云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此是聖凡由同而異的關緊宜重看故理義之悅我心云云全是欲人自認同然之一脉而求得聖人之所得不可使心為陷溺也若只空空辨個同字尚未是喫緊

四書酌言 告子 九

章內曰至皆熟粳麥之才也同者同聽同美口耳目之才也能悅理義心之才也多賴多暴兩多字要活看言不必盡然暴乃暴棄之暴與賴字對玩非天降才二句側重多暴邊多暴之由於陷溺見心不陷溺決無有不同者故下文歷歷只証其同粳麥節不是明性之同粳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能熟皆才也其才同而其熟異異於地有把德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正由陷溺其心而然此只明得上一節之意要知其地同只謂同播於地方與地有肥磽有別重皆熟上故字承上推

開說故凡與物同類者其生生之機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類而疑以為殊此節重一類字並無形性字面不可謂同類是形相似是性若既云性矣而聖人句又說類自足難解聖人與我同類者字指其人只虛虛說同是個人此是不了語而降才不殊隱然言外疑字最害事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喝出本來面目何處更着聖凡二相聖人與我同類不可何說我與聖人同類此下歷舉數事分明承上聖人同類來龍子節借來引起下口耳目三節而口耳目三節又只引起心之同然總發明舉相似句以見降才

四書酌言

告子

十

不殊各節字面不必死煞粘着易牙先得句要重我與易牙同意即為末節先得二字張本說易牙誦曉影出個聖人來自口而外推及於耳與目一節節見無不同意故曰數句捲上文以起下文至於二字意甚婉曲正要在口耳目上顯出個心求理義共是一件總是心之懿德同然不是同好只是契合之意此指人心本然之初看亦未遽是悅字悅乃根然字說蓋惟同以為然斯同悅之也先得正對潛溺其心者說蓋聖人不為物溺未有感觸原無不然即先得也其寔無先也理義二句正見其不期然而然之

妙理義自然悅心非心去悅理義也即所謂懿德之好也此正是同然處又何疑於降才之殊哉先得句不重聖人只重凡人同於聖上故字緊頂此句說

牛山章

此章特為放良心者指示以可養之機全重夜氣一段章內三存字宜玩存乎人者是此心本來自存夜氣不足以存是說眾人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去存如何存養之如何養操之如何操還他本心活潑之體則息者常息近者常近無時非平旦而其美如昨矣常美矣對今失其

四書酌言

告子

十一

美而言郊於大國此斧斤牛羊所自來對眾欲章章言自日而之夜重夜邊潤即潤其所生息者萌蘖處正好培養使不又收以牛羊何適至此重收邊未管正與嘗美呼應雖存雖字照下不足以存看曰豈無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從旦且而伐之中提出一息字從日夜所息中提出幾希二字正要人作急回頭人之氣聽命於心者也心靜則氣自清氣清則心靈無所遮障而才情自發且晝之精心不安靜全憑一股濁氣做主把本然之良埋沒于濁氣中而不暇認取直待嚮晦冥息心稍寧靜這氣依

舊澄清如雲霧開散日光便霧出來故夜氣之足以存非
心已放失而別有氣可以存心也只此氣不與心爲構便
是存了到格之反覆心管擾而不安夢寐之中無非且晝
雖夜氣亦物字得養則無物不長况心之生機未嘗滅息
者乎失養則無物不消况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重失養
二句養重在既失而復之不可與未失而保之乎看益上
節言夜氣此節言夜氣須要養養即溫養之養下文指出
操之一字正是養夜氣工夫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
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所謂入者亦非此心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
在內耳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人則出無間處可以安頓
愈見夜氣之不可不養也徐鴻洲曰好惡與人相近道人
字便是說天所生之人而與之以人道者人人自應有此
非別有異人也人但自失此人道却與禽獸只有情欲者
不遠矣夜間靜息到平旦未接物時其氣清明便存得些
未發之中此時好惡相近却便帶得些和的分數來且日
晝所格中既逐物而亡和便任情而錯喪此幾希却與禽
獸何異放失之斧斤梲亡之牛羊正由自無所主故逐物

而亡可知操存爲要也

無或乎章

此爲齊王不能純心用賢發人心善端一覺便生故易生
二字是提醒人處須知未退時寒之者已在但一退全是
寒之者世界了卽有萌然陰氣盛亦旋萎而死矣安望其
長且成哉吾如有萌焉何哉句多少痛惜下節重專心致
志四字味一人雖聽之云云連吾見之時而王心仍不在
吾也下節似刻一層鴻鵠是就他心志空虛無着中蟲出
一個光景爲是其智二句是設爲問答以深省其不專不
致之失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魚我所欲章
此章以羞惡之心論義總是欲人自識其本心也舍生取
義專爲下面不義之萬鍾而發先以禮義與生死相較而
知其輕重後以關係生死之簞食豆羹與不關生死之萬
鍾相較而知其輕重苟爲非義關生死者尙不受不關生
死者乃受之此真是失其本心然此本心欲終不昧者良
是希常人之情以生死爲最重事非真理明識定孰知其
輕於理義居常之日以萬鍾爲大厚利非較于得失生死

孰知其輕於簞食豆羹孟子所以倦倦欲人致辨故辨禮義辨字極重賢者滿腔禮義不辨白明常人在物欲中體認本心全是要辨於二者不可得兼中孰宜舍孰宜取正是辨處辨其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也禮義是本心辨禮義是本心不失本心皆有無從而見於能辨處見之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其說兩個甚字正指出本心言之且莫露義之甚意生死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與生死較不得輕重爾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

四書酌言

告子

十

決生死於危迫處非以此為欲惡甚於生死之証也此不受的人與下受萬鍾的人亦不必作一人看於我何加何字活看是詰問之辭下文三與字是也鄉為云云正是替他辨處有萬鍾則可以飾其妻妾令其美衣鮮食以奉我故曰妻妾之奉鄉為六句只就上文慨嘆鄉與今前後比勘直是令人莫解其最提醒人處只在身死二字見得人世種種皆好皆附身而起鄉使不受嗙蹴而死則身且不能自有而况身外之物而視向日弗受弗屑的念頭謂何可已即在無關生死上見語甚冷醒此之謂失其本心心

四書酌言

告子

五

上加一本字從前面由是二字生來失本心正與賢者能勿喪耳相應此之謂之字是悲嘆口氣與他處不同

仁人心也章

此教人求放心直指學問的真訣求以心字作主仁固入之心義亦根心而化裁仁則成人無仁則非人而不由路者正惟放其心也故總括以學問之道惟求放心而已若以仁屬心義屬事孟子亦是仁內義外之說了凡仁之宜處皆義路即心之所用而成也曰人心人路兩人字見仁義即在當體全要人皆有之意舍其路而弗由由於放

其心而不知求衰哉者衰其不得爲人耳兩其字卽上文
兩人字放心加以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
不覺來看來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借雞犬以爲
提醒雞犬有自走去之理故曰雞犬放吾心原不走作乃
人自去縱他昏昧了故曰放其心不曰學問無他而曰學
問之實者是夢人思想聖賢設立學問名目的緣故若人
心自然不放學問可以無設學問之設專爲求放心一事
耳更不爲別事也人心惟危求放心是終身不了之事故
聖賢學問終身不斷若說能求放心學問便了則堯舜尚
四書的言 告子 未
且就業學問那有止法而已矣三字合在無他二字內想
之 張彥陵考終忽命子懋忠誦此一章誦畢微咲呼忠
問曰汝道孟子這章書還是輕學問的意思還是重學問
的意思忠對曰求放心之外更無學問孟子還是輕學問
的意思彥陵問曰推首曰汝曾理會這求字麼孟子分明
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却解曰求放心之
外別無學問大錯大錯心不是自家的心麼心到放的地
位連自家也不認得古聖賢指點迷途正教人從學問這
條路認出這個心來故下箇求字吾人若撇却學問連心

也不認得從此看來學問還是重麼還是輕麼
今有無名章
心不若人之人不必泥定聖賢凡謂之人其心原是完完
全全的不完全便非人心之初便是不若人也心之若人
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蓋心不
與捨類心不若人不與捨不若人類而一知一不知一惡
一不惡顛倒昏迷莫此爲甚故以不知類激發之
拱把章
養字從生字來口所以養便有所以生在愛身愛其生也
四書的言 告子 七
不知所以養由弗思其所以生也所以生趣愈濃生理愈
汨所以養者如何解在牛山之木章上章以指喻重信字
此章以桐梓喻重生生字上章挑撥人處在一惡字此章挑
撥人處在一愛字而一章精神又全在所以二字弗思之
甚全在此處看出愛身不若桐梓甚之也弗思甚何卽承
此句說不是概其不思正提醒之使用其思重看一甚字
兼愛章
此是孟子怕人又錯認了養字故又提出一個善不善來
使之自考考者着他自家查勘要人提醒此本念耳然亦

不須外邊尋討於已取之乃示以自考的方法等級分量當身而具執以自考輕重了然瞞昧不得自家既曰兼所愛則兼所養如何又只養其小蓋小體之養有形大體之養無形養其小者知有小不知有大自以為兼所愛而實忘其所甚愛自以為兼所養而實昧其所當養者也自小人觀大人或有疑其異於養之常情者而不知大人調攝神明獨於無形而握有形之權以一體而周百體之用夫是之謂善養雖謂大人能兼愛兼養亦可玩飲食之人必有失則能無失者惟大人矣蓋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

四書的言 告子 六

此善不善之分也孟子就人兼愛兼養之情而提醒之若說養其大不必養其小謬矣所以考其善三句且空空說過下云同一養也如何有善不善蓋體有貴者焉而餘皆賤有大者焉而餘皆小故養其小者則為小人體賤而人亦賤是為不善養必養其大者方為大人體貴而人亦貴是為善養小大該得貴賤取已之體而考其孰貴孰賤孰大孰小即可以斷其養之善否矣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正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總是設養小害大之喻以起下飲食之人但由養物而

養身漸漸說到切近處末二節反覆呼應上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何不可此又假設言之以甚言養小之必害大飲食之人不定是窮口腹之欲只不去照管自家本性便單養得一個口腹了着一失字正形容醫欲之溺人

鈞是章

此章是教人以做大人的方法不可作泛泛問答看綱領在從其大體為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個機竅正要人從形體中認出主

四書的言 告子 十九

幸來見莫大品格其主張端的在自己心上大意言耳目不能思易染於物惟能思的心可以主張駕馭他大人既運吾心思去主張這耳目則小體聽命於大體故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兩為字只作謂字看耳目之官四句是言耳目所以為小體心之官三句是言心所以為大體此天之所與我者承上起下語言天之所與本有大小如此不止耳目舉以為例耳先立乎大一段方着在大人身上耳目之官不思乃耳目之本體自不

能思非指心不思也物交物引之而去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不是引心心之官則思乃心之本體自然能思得不得主盡職不盡職說理字不必添入二句正形容心之靈通所以爲大體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先立字有味靈明畧一放倒便爲他物所役矣先立者提之無物之先而非持之有物之後也不能奪全根能思來要說得自然此爲大人以心言心原極天地民物無如其大者既能植立則其體能宏而人大矣此句正收從其大體爲大人句而小人不言自見也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天爵章

此章借爵之一字分別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爲天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天人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首二句二有字可思正令人尋思天人分界處天爵人爵要抑揚重天爵邊仁義忠信即是善忠信是仁義實處樂之不倦卽好是懿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之意皆是天生自然的勿涉工夫此乃得之維皇寵錫乃天爵也要會尊重意公卿大夫此不過人爵而

要會輕忽意不是與天爵對說天爵而云脩者蓋以天之所賦或累於人欲須脩去人欲以復天理只是本忠信以盡仁義之實而樂於不倦也從字如影隨形全不費力古人絕無一念想到人爵上脩天爵以要人爵雖曰脩之然其要之心卽已棄之矣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謂之棄耶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惑乎是提人處蓋爲人爵惑也惑於人則不見天安知人隨天爲存亡則天爵安可不脩此孟子不得已爲要人爵者計耳或曰其始也有要人爵之心則天爵之本固已先亡其終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也有棄天爵之心則人爵之本隨之亦亡是終同歸於亡也亡在性真剝蝕上看不在功名消索上看功名爲世人說耳

欲貴章

通章重人人有貴於己一句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在弗思二字良貴卽仁義可以他於己之心亦可以施于己之身人不得而賤之也不願云者就世之慕營謀交繙者借以點醒之耳二所以字正要人思欲貴貴字隱然指入之所貴但且勿露人人有貴於己句極重正對下

文人字看弗思耳謂貴卽在各人自己身上只是弗思耳是冷嘆以醒人勿作推原說人之所貴與下文人之膏梁人之文繡三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正對上己字看良貴良字與良知良能良心字一例所謂本然之善不從人得者也飽仁義及令聞廣譽施於身不是誇張聖賢與天爵樂善不倦同看人人能飽人人有此聞譽方見人人有貴於己方見是良貴但弗思者自不知故舍飽而就饑可施於身而自不肯施耳仁義根德字說來飽有嗜之不厭又有用之不窮意聞譽又根仁義說來合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聞廣譽卽此仁義輝然之章采乃令德之聞于世者自廣也仁義之飽不可見惟譽聞可見故孟子挑出譽聞亦示俗人非以譽聞爲貴也

仁之勝章

此節爲有志於仁而不力者發人心只有個仁本無不仁不消說勝字仁之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耳勝非較分數多寡直是這個常存那個自滅猶水決能勝火今之爲仁者平日無培養工夫而欲以幾微之仁敵方張之欲所謂救也謂之不勝此是當時不力仁自諉的話頭與於

不仁句只作自己說蓋人欲愈熾而終不可滅故曰與於不仁天理愈微而終不能存故曰亦終必亡此二句相連說方貫

五穀章

此見爲仁貴熟借莢稗設喻不是取莢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玩之字便知有許多漸次工夫在而已矣者見必熟方可謂之仁獨舉五穀爲喻是種之最仁者學者必先辨種而後可以論仁

羿之章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此崇正學意見教學相成之妙大抵爲馳心高遠而厭棄常法者發四必字重看於此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千聖相傳只此定法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志者以字須講得活不廢法亦不泥法得其巧妙之機盡乎巧妙之神方謂之能志於設能以規矩

教

任人章

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食色亦重食色以禮為重
輕不與禮相為重輕任人有意乎輕禮故外禮以伸食色
屋廬子有意乎重禮故外食色以伸禮皆岐禮與食色而
二之也孟子撤却禮不論只將食色中無禮之弊破他而
禮之重於食色自見兩問禮即食色中之禮非舉全體於
食色一節較也末節亦就食色中舉失禮之甚者折之禮
所以品節乎食色而使不至于貪淫故曰重屋廬子兩禮
重是論禮之常任人又從變上以折屋廬子是較偏之說

四書酌言

告子

五

必以禮乎必親迎乎兩語虛虛冷詰要駁倒禮重的意思
之鄒以告這見古人不獨晉心學問實亦是擔當世道此
下三節先開明屋廬子之心末節方教以往應不揣節是
就其說而喻之禮與食色須以大分並較始為兩平若只
據食色一邊說去則欲升寸木於岑樓而高卑幾倒置矣
然要之非是之謂也假如以鈞金與輿羽較而輕者反重
重者反輕豈所論於金羽之常哉二節一正一反相承吸
起取食節方見正意五重字緊相呼應兩節雖都是借喻
而輕重是本章正字眼孟子提出本末二字以權輕重則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句是通章斷案不宜平對要將本末
轉出輕重來方得其解任人見得食色皆可廢禮孟子言
果如任人所言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奚翅差重而已奚
翅句對食色重看此節正折其言之非下節則代屋廬子
之說往應節正見食色之必不可離禮孟子教他往應妙
在就任人食色之論而反詰之以為軀命重於縉節則又
有重於軀命者以為人倫重于儀文則又有重于人倫者
夫使天下凜凜自持至于不可縊不可撻者何物乎而禮
之重何如哉

四書酌言

告子

五

曹交章
此章論堯舜可為重亦為之而已矣句奚有節言堯舜
在於為徐行節言堯舜不難為子服節勉之使為末又以
知字提醒他蓋人之不為者苦不知耳知則更無不為能
自得師正所以為之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原是孟子平日
提宗語曹交舉此為問意重在皆字上然字正是決其可
為重在為字上曹交亦非流俗輩思量要與古聖人絜長
較短且自愧其虛度一生志趣儘高如之何則可字照
可以為堯舜可字看此句隱然有患不能勝意但不在自

家身上討下落而妄生出此擬形骸來豈已錯認了一針也奚有於是是字指形體亦爲之而已正領着可以爲堯舜的爲字而實言之也正要他辦一個必爲聖人之志出來無力有力全在委奮一念上見得烏獲一喻只破其形體之拘言人但能舉烏獲之任卽爲烏獲不必形體似烏獲也曹交把湯文與已對說便分做三個人看孟子借烏獲爲喻只做一個人看語意增着堯舜若曰爲堯舜便是堯舜也患弗爲不患弗勝只教他自身上認取絕無對待世人不能爲堯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

四書酌言

告子

其

來你道堯舜不能爲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爲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何以不勝爲患以徐行爲言者謂其步趨間有一段從容和順處此卽孩提一念油然而不容強之心便是唐虞揖讓的氣象不謂之弟而何此節正見人皆可爲處見得堯舜只是孝弟孝弟又只是徐行無非極言其易以破他患弗勝之念子服節正教以爲意子字宜玩言爲堯爲桀只在子當身一轉耳不徒服也而言不徒言也而行漸漸說向實地此三句全要在源頭上看源頭合件件合源頭差件件差孝弟之人橫來豎去都是堯舜非

在形迹上模擬是堯是桀只在當身轉換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按出堯入桀卽道心人心危微之關莫兩平在曹交自宜請晉在孟子自宜遯避交是一時有志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末節正足亦爲之而已矣意道卽堯舜之道堯舜此孝弟人亦此孝弟是知能之良爲人生日用常行者豈不若大路然惟路大則明白坦夷人人可得而知豈高深元遠爲難知哉人病不求應前弗爲耳句歸字對留字看求之有力行意惟歸而體認於良心真切處則孝弟之道觸處而形愈體認愈無窮隨心所運皆可

四書酌言

告子

其

得師矣此正是指堯爲堯舜處末要發不必留此受業意篇中四個而已矣說得恁地煞落末句有餘歸卽此意

小弁章

通章總以小弁宜怨爲主凱風是客重一仁字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曰怨是述高子之言以怨爲小人之詩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詩自有怨體概以怨爲小人則滯而不通矣故曰固越人二段重其兄一邊親親要與涕泣而道相關此非徒自傷實欲感悟其親而不忍視同於越人暗照下不肯愈疏看怨正

所以爲親親親正所以爲仁天性真愛自有一段不忍
忽然處此正從一體流出丑非疑凱風只引以例小弁不
當怨耳凱風過止身家故曰小弁過係宗社故曰大把
怨不怨和形說正見怨爲仁孝之苦心愈疏者言定既疏
我而我復忽然不怨是愈疏也不可勝者若無所容也石
比母水比子一是一之深一足發之暴故皆不孝舜五
十時親已底諫有慕無怨矣此舉舜之慕來說見小弁之
怨亦從慕生也此所以爲仁

宋惺章

四書酌言

告子

元

世主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利
則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利而興兵矣
孟子所以把仁義去點醒他人若無自私一念則殃民贖
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何構兵之足言春秋弒君三十六
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
不嚴其防也極先楚後秦就不遇於楚必遇於秦勿倒說
志大謂志在安民與縱橫者不同號是不利之名號不可
二字正是欲抹殺其利之一字下二節正發明不可之意
以利說秦楚正所謂以利爲名也秦楚之王悅以利以下

正所謂不可也不曰悅于利而樂罷乃曰樂罷而悅於利
蓋罷兵之後猶覺得利有餘味也下文懷字本此來懷是
懷抱之懷有念念不忘意曰終去仁義有不可救藥意蓋
人心中一懷利下此種子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終去仁
義終字可味懷利相接處皆是相構處豈必兩國構兵哉
絨奪之禍必作故曰亡仁義節是說仁義好處以見說二
王者當以此爲指懷仁義以事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
不是把仁義去事君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
如此大凡君臣父子兄弟間各見得自己分所當爲便是
四書酌言

告子

元

懷仁義若有所爲而爲便是懷利懷利便去仁義要說得
去字醒然後懷字方精神

居鄒章

居鄒處平陸處守爲相這正是敘事中伏案問答全從此
處生議論受同而見異此中夾有個義理所以屋廬子喜
其得問而問爲相乃執國權君子避遠權勢所不輕見特
設以相探儀是禮意卽下志字物是禮文志與物兩盡纔
成個享惟不役志故曰不享書意已自解明孟子又說爲
其不成享也一句似復解書豈應說了又說是自解不見

又未明說出儲子爲其口氣與爲其問語暗答暗照言外
可想從書上影射到儲子身上屋廬子悅如點頭會意不
消更下一轉語或人乃疑其同一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
之異遇這樣鈍人又不得不明白以告也然亦是道他自
家悅的解悟處欲來而不得來則季子之幣爲實意得來
而不來則儲子之交爲虛文然又何爲亦受之正要受而
異報上示意

名實章

連章三問三答總只心迹二字是訊孟子一步緊一步始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以名實未加而去之其責猶寬次謂其雖不去亦無益總
未必名實加于上下語氣漸緊然猶以賢字與他至末云
無賢直謂無名實可加矣總爲在齊無功而發不知功之
成成於用孟子三答大意在齊不我用上引夷尹惠非以
夷屬自爲尹惠屬爲人都作名實未加看伊尹重就桀邊
三子皆選非其主中便舍得不用意下文虛不用與秦繆
公用之及魯司寇不用教用字是血脉雖說仁賢提重個
仁字名實卽功名二字爲人自爲雖並言其實致訊重爲
人邊在三鄉之中見得似非自爲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

成其爲人仁字承爲人邊來主立功濟世說髡以自爲爲
人之迹兩路律孟子孟子直以本心之仁破之不拘拘在
形迹上論也叙三聖人與別處不同全要寫出自已行徑
來夷惠俱是名實未加於上下的伊尹當五就之時亦尙
未有名實孟子却不說名實而一歸本于心之仁言所由
之路各殊然一片純白心事更無一毫沾染這便是仁又
柳殺齊曰仁字照名實未加看俱指濟世愛物說然尹惠
之仁易見伯夷之仁難知只據不以賢事不肖亦是欲天
下並爲賢意也此不論名實之著不著均之萬物一體之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心甚髡以迹論仁孟子以心論仁君子推開說已暗打到
自己身上來正與末君子之所爲何慮爲政是相臣爲臣
是庶官若是乎句寬說暗指孟子訓何可得句直承不用
賢句轉下要醒出亡字全在用不用上較量見得矣非愚
於慮而智於秦此正是賢者有益人國處一伯佐而有閑
與亡如此况不屑爲伯佐者乎自負意隱然言外髡又舉
王豹諸人來說見歌工婦女畧有一長亦足自見以例孟
子無名實之見不得爲賢有諸內四句承上事而泛論其
理以起下文也內是蘊藉外是作爲爲其事承形諸外說

功者爲之成就也此四句漸說入賢者來故遂說無賢者
影着孟子名實未加上若有賢則上下名實顯著自有功
可見故必識之孔子節孟子特惜孔子事道自己本色重
不用二字隱然見我仕齊無功以齊之不用我非不賢之
故爲曾司寇影在三卿意不用中裏見孔子心已去而未
即行意知不知就魯人言據未識其爲不用之故也微罪
還是自家擔個不是非不顯君相之失也蓋燔肉不至小
事耳乃不稅冕而行不免太過這些不是事可自家擔着
借此爲名要亦非無故而苟去矣欲不欲二句因論不用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而并及之見孔子有多少苦心在正孔子之仁也君子之
所爲二句推開說隱然寓言已之去齊亦自有所隱諱而
曲全者衆人那能識得正破他有則免必識之意玩所爲
所字須就所以爲出爲處之心說不徒在事爲之迹上看
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人知也得知不知也
得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其妙用
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
識得

五霸章

此傷當時之無王故以三王作主五霸是已往的重在今
諸侯尤重在責今大夫特先立定五霸的罪案今之諸侯
今之大夫始無逃其招供矣五伯名曰尊王其實無王扶
天子之空名而實以自張其威令後來犯上亡等效尤罔
忘此皆五霸作之備耳備舉王制者見賞罰征討之柄皆
自天子出而五霸輒假之而猶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正
要合謀併力以示其公所謂諸侯無王而有王五霸尊王
而無王也五命雖中天子之禁令其實正爲後曰執詞搜
伐地也今之諸侯皆犯之併假亦不會矣曰犯不止于罪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而敢於爲惡今之大夫復長之逢之長惡猶是無能而巽
懦阿諛之人逢惡則才大機深非傾險陰邪之輩做不得
皆犯此五禁皆逢君之惡二皆字不可忽說個今之諸侯
今之大夫分明一槩抹殺語是何等感慨何等激烈五霸
誰不謂扶三王之衰而不知皆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誰
不思紹五霸之業而不知皆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誰不
自許爲諸侯之良臣而不知皆今之諸侯之罪人此孟子
劈空立案發前人所未發 五伯雖獨舉桓公爲盛亦要
補其他霸者皆跡此而爲之不敢犯此五禁方合之罪人

張彥陵曰凡世所稱敢於爲惡者莫如五霸然俱是大有才的人今之諸侯大抵皆是凡庸其才不足以爲惡乃所以成其惡而不可解者全在富強諸臣借此以爲逢迎地孟子所以分別個罪之大小若曰使君之惡盡本于自家的主意做出卽長之亦自有限惟有逢之者而後敢於無王則無王之罪正逢君惡者之罪也彼所爲效忠處正其所爲得罪處

慎子爲將軍章

此章以仁字爲主仁卽此心之天理率之斯爲道矣殃民

四書酌言

告子

語

踰制搃是非仁玩然且仁者不爲句可見然踰制是正意末節歸責慎子不教節論利害一戰節論義理此二節一氣說下上節引起下節不可虛虛說理上去不得說不容於堯舜蓋堯舜時德教翔洽不忍以師旅動衆便舍個仁字吾明告子至仁者不爲皆發明此句味然且二字言外便見况未必勝乎此則滑蓋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天子千里非伴說言惟天子千里諸侯只方百里言侯封有定制以起下節古人受封不能違制之意周公節見我周開國元勳莫如二公而封止百里纔見是定制所限不敢過

也起下節違制意二段不平亦側重周公邊舉周公之封子魯見魯之不可益舉太公之封于齊見齊之不可損以一人而擅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見在之地

且在所損未有之南陽决不可益也徒取謂不必殃民也仁者不爲以踰制非禮也况於句又打轉殃民末節以事君之道教慎子仁字緊承上仁者不爲仁字來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矣作一句讀務引非多方引誘之說是屏去功利專一引在道理上行事正要令其中心志于仁耳玩而已矣三字是此外而富強之謀不以溷君也蓋引之當

四書酌言

告子

語

道正使之志于仁然必到志仁方完得引君之事

今之事君章

此章專爲提醒人君而發當時諸侯倚仗其臣爲良臣欲以爭雄于天下孟子看破諸臣伎倆不過如此求富強強皆不恤其民而強求之者雖說爲君求富強其實爲君樹民怨說到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信乎今之事君者民賊而非良臣矣右奈何爲此輩所迷而不悟哉闢與充約與戰俱一串事民字重着不向道根不志於仁來道與俗俱以富強言人倡之斯爲道人人效之則成俗以

今從今則爲由以古易今則稱變由變俱指君身說向道志仁便是變今俗的捷法與之天下言臣爲君取天下不能一朝居就民心離叛處決其必亡言外便見欲安天下須變今之俗始得

二十取一章

總見賦有中正之法不可偏廢須以堯舜之道提起作主以道定賦所以存中國也重無君子上言人倫則該城郭宮室等項言君子則該人倫而君子又維持此人倫者也然稅以貉輕究必以桀重豈若堯舜中正之法萬世而無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堯二十取一大約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弊至與桀等此與關許行同意貉道見得中國而行夷狄之法成何世界惟黍生之本不可多取此意輕迭用三無字見百用俱廢不必多取故二十取一而足惟繁乃可耳此意重言外見得有城郭宮室則有營結之費幣帛囊橐乃諸侯交際之費故以諸侯字領之百官有司此言祿食之費中國字重看正與貉反去人倫應城郭二句無君子應百官句去與無皆從輕稅來舉陶而言因其所明者而通之無君子該得去人倫了無君子不可以爲國知君子不可無不可

輕稅意隱然可見末節言輕賦之害有同于重賦詞平而意重在欲輕邊桀伴說本論輕賦却說重賦亦以太輕而不可行勢必加重桀固不可訓也貉獨可爲乎

丹之治水章

摠見治水有道順則利而逆則害兩言過矣俱指白圭之言而斥之前論順逆後論利害然順逆是利害的根子摠重一仁字道者路也水自有路乃天地脉絡陰陽關會所謂由地中行乃其道也道則歸海不由其道卽是逆行不必添出順字惟其水之道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海禹以四海爲壑爲民除患是千古仁人丹以鄰國爲壑貽害鄰國不仁甚矣故下文云仁人所惡以鄰國爲壑則逆行之治水無異矣逆行之水害人謂之不仁丹築堤害鄰其使水逆行之害與堯時洪水之災一般故孟子以子過責之

君子不亮章

此言君子必有定見纔有定守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蓋亮則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過的然不疑而確然不易方於事能執持不亮是糊

塗而堅確者如王荆公行新法滿朝爭之不得豈不自謂有執而君子不謂執者不亮故也故執而是則爲允執執而非是則爲執着寃且爲執拘爲執一則此心自信不過便爲事物所撻奪安能執持得定以成天下之事

魯欲章

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重在好善二句爲政直是爲相強知慮多聞識皆世俗所尙此皆以才技自名藝能見長者正子不以此爲長而孟子所喜亦不在此說出一個好善則善之所含宏好之所攝入無強知多聞之名而

四書酌言

告子

三九

收強知多聞之用正子善人也可欲之謂善與善相迎氣脉自親全要在其爲人也四字上模寫好善不是容善優天下不是治天下吳文英會墨云天下大矣吾好善則吾與天下等天下之善廣矣吾好善則吾之善與天下等廣甚得優字意夫苟好善二節一正一反正發明優於天下之意乎既已知之矣作誦誦之人心口自負傲然自聖看極有光景

陳子章

此章總見君子委曲爲道之意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

途而槩去要之就此意者去亦以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徇人也陳子借古爲問亦感嘆商彙語去就不作出處看仕之初爲就不終於仕而止之爲去所就三見君子必仕所去三因所就三生來見君子不苟仕也不可兩平合始終去就觀則君子之仕見矣所字宜玩下三節正是所字意迎之節是以道爲去就者重將行其言上言行則道亦行故爲道而就道不行卽去不爲禮所拘庶其次其下一步將就一步迎之有禮亦是言有可行之機故就禮貌衰言無望行矣故去此是以禮爲去就亦是爲

四書酌言

告子

三九

舜發章

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乃所以成之勉人自勵意首二節論聖賢之亨於困三節論中人之亨於困四節論國家之保於困末節總決其成敗之理窮與過畢竟是二項話頭聖賢自反無過不宜窮而窮故

從窮上安慰他常人遇未必窮而過所不免故又從過上激勵他推之於國法家佛士過之屬也敵國外患窮之屬也窮與過總是憂患此章書不但爲憂患人提醒他志氣亦爲貪安樂者很下一鞭舉舜說諸人做個樣子說凡做功業的未有不以困起不重聖賢之亨於困且勿露天字故字緊承上節聖賢之困皆天意也大在謂君相將字必字所以字一氣呼應勝大任全仗所能而才能又本諸心性心性之動忍又全從困中來行以事言爲以經營于心言節所行出的事與心之謀爲相背吳不得以如意也心

四書酌言

告子

聖

是良心而性即吾心中德性忍則不爲嗜欲所奪不動不忍不動忍不增益非三平語蓋動心即憂勤惕勵之象非震撼煥惑之謂也惟有以竦動其良心斯心能強忍而堅持其性體靈而能應者故寧極而活潑寂而能止者故變化而藏密也聖賢之能皆心性自具之妙何待增益但心性從困窮中磨練則聰明知慮若見其目開發耳蘇紫溪曰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俗云性氣大凡任性而逞者未有不輕試而喪功者也惟忍乃克有濟使剛銳圭角之氣盡歸含忍斯能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即此便

是增益處吳因之曰本文所以字原指聖賢說不指天說謂困乃心所以動性所以忍不能所以增益亦各有見上文苦心志數語裡面亦似有困心衡慮意却不待有過性中人則必待有過而後改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徵色發聲是跌脚而後轉步中人之過亦若天或閉之其作其喻亦若天或開之說到人恒過然後能改此孟子惕勵人心語謂不可以大任之不我及而自墜於過也能作能喻亦可以聖可以賢而可以大任入則節言豈惟人哉卽國君亦然國恒亡總由于人主之不能困衡動忍來兩

四書酌言

告子

聖

無字是人主之心自無之謂不把這兩件放在心上然後知三字承上文看出推開說非止收拾上文也全要得做悟人意憂患安樂四字自人心言不自境地言生死二字活看只論理如此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安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

教亦多章

此節不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聖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虛言術便有經畫曲處在內此正教之

微權不屑而亦教則不屑處正所以動人愧悟之機卽此是術正見君子成就後學之心固自無窮在學者善體之而已

盡心章

此章本意只爲當時人不知性因不能養性全餘於不識心故每每指出心來與人看曰仁人心也曰不忍人之心曰不失赤子之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道心須要知而擴充之纔滿其本然之分量盡者擴充之謂也以本體言性是心所涵以發用言心又是性

四書酌言

告子

聖

所感其原頭總推本於天命之謂性而心統之者也孫奭疏云蓋惻隱等心則是知仁義等性爲吾固有而知天實賦之者也可謂片言居要已首節是摭見成渾淪說言人能充滿其心之分量是卽洞徹其性之真體若不於性上十分透曉此心那能充擴得盡此二句是因用以識體的說話既通達人性所具之理卽泰悟到性所從出舉於穆流行之宰無不一知貫徹曰知天者天卽性原總此一知無次第淺深之別此句又是邇流以窮源的說話然則人之不能知性者皆不能盡其心心旣不盡何以知性又

何以知天耶故欲盡其心者當如何下手須要存其心始

得存對放言惺存其所固有幾希之良不昧操存其所已

放夜氣之息常清這便是養其性謂無斷喪其生理無屈

折其天機心與性原非二物存與養亦無兩功存之固所

以養之要知養雖不是另一樣工夫也不是全沒有工夫

蓋養卽存存不已無間歇止息之謂如勿忘勿助是也又

曰事天者心性此天之所與我者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若特亡其心而不存便戕賊其性而不養是謂棄天襲

天天全而生之我不能全而歸之安得謂事天看所以二

四書酌言

告子

聖

字心性之外無天存養之外無事能事天方叫做知天能存心養性方叫做盡心知性以知天然此存養工夫必須到盡頭處不可歇手凡人存心養性皆所以脩身然或于死生關頭看得未破而謂吾身將死心性工夫可少放下則天所命心性之理不覺墜落矣若夭壽之故不以貳其心而一味去存心養性下脩身工夫直至死而不變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也歿壽不貳句只振起脩身俟死是一串事命主理言與上歿壽不同蓋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脩吾身無所疑貳則卽心性足

命而天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命字不指天壽立字須帶天壽不能搖奪意 二氣五行是天道化生萬物之具有氣便有理人得此氣以成形卽有此理以成性知性盡心便是能全此理至於形有脩短乃是形氣稟受之初分定而不可易者此亦都自賦命中來若知得天道便不當復爲所動人有於此心之理自能不昧而未免猶以生死貳其心正坐知天未至不能深識天地化育之理於賦受時有此定分故耳知天者必不惑能事天者亦必無妄念及此益已付愛在我我只須將來自作主張如人臣

四書酌言

告子

聖

既受事於君便是在己之事不自盡己之事而妄有希望要求便不是盡職之臣聖人不惑之後乃言知天命至于知天命而不惑之理愈有得力不待志帥氣充自然純一矣 通章雖是盡心爲主然緊要在提醒人知性上如惻隱之心擴充到四海纔盡得須是認取仁之端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不然只是個端而已知其性則知天矣明天不外於人也雖說存養是盡心實下手工夫然存養工夫豈可泛責之茫昧者知心性賦界之重自然不敢放逸常提此知而不令暫蔽卽存養在此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亦在此可見知性是一了百當事孟子所以道性善也

順受章

通章以順受其正句爲綱其大旨只上文修身以俟一語可盡上章所說命字是理此章所說命字屬氣然氣數者卽此理之流行節度處也順受處正是盡理以聽氣數耳若巖墻桎梏是自違其理豈可徒咎於其氣數之昵此承上死壽不貳來言心性固是命卽氣數亦莫非命吾但盡了心性的功夫以聽死壽之自來則所受者爲正命此便是立命了玩章內數死字俱自死壽言不可泥莫非字添

四書酌言

告子

聖

出吉凶等語是故二字緊承順受來立巖墻是借言允行險僥倖皆是知命知字要看又是下文盡道的本領知命而不立卽止文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也盡其道而死命固當死義亦無愧於死故曰正命桎梏是實事不必作影語看病痛全本不盡其道上正命也非正命也命豈有不正者哉人有順命逆命之異耳比于殺身正也盜跖考終非正也此二段非爲正不正分疏見得必盡道乃爲順受語意仍歸盡道上須知正字在順受上見順受處方是正也如自取是逆了命卽非正

求則得之章

此喚醒世之妄求者我字外字只宜空說凡求者求其得耳然在我者有益於得在外者無益於得而求之者孰當求孰不當求要他自想自悟以舍則失照出求則得來轉關在兩則字上得即有益末句正解有益之故只重在我二字不重求上有道為防閑是妄求不得的縱得亦有命在可見雖求亦未必得雖得亦不關求矣二句申說末句正解無益之故兩段不是平重一曰得之失之見我自得失不是別有加損一曰有道有命道與命亦都在我不

內書酌言

告子

聖

萬物皆備章

此章總是論仁誠即仁也首節是直指本體次節又寫出習俗的光景與人看末節則為未到家者設梯航耳蓋上

章既說求其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混沌未破故此章

直指個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若落處也對我而言謂之物我與物合下同出一本不是兩件纔言我而萬物森然毫釐不少物不備我亦不完備有完足意又有合而一之意此是仁體舊云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性此只要後人解得明白不落元虛耳其實不要加理字性字萬物備於我備於我之身也誠即誠意之誠天生我之身本萬物皆備我惟反之天生我之初而所備者實皆備無一毫欠缺是我之為我渾是一天命無妄之誠則滿

內書酌言

告子

聖

腔皆生理滿前皆生機真有鸞飛魚躍之趣蓋樂是心之本體非快樂也直是心體中生意流動之滿油然而無不順適即誠意章之自慊正可想皆備的氣象強恕亦根皆備來言末能反身而誠者須要強恕做工夫強字恕字行字俱要體貼行者在作用上體認出本體來也物我易隔要行恕大難須猛力下手故曰強恕者如心之謂如我之心以付于物則物我不隔而可漸通為一矣纔走向恕的一路便合着皆備源頭故曰求仁莫近大抵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是爭得個反身未能誠則心覺

不樂便須要強勉做工夫

行之而不著章

全是望由道者加著察工夫要得言外警動人意道者率性之謂本體現前何難認取一般在行習之中誰能離得道道的範圍竟莫向心裡理會一生鶻突過了豈不可嘆行暫而習久著淺而察深行之而不著即至習矣而猶不察第二句換個矣字便增多少怪嘆行即是由習即是終身由著察即知其道也既不著察如何行習都是從外面沿迹行事不會向心裡體會

四書酌言

告子

哭

人不可以章

此章動人羞惡之心四耻字只一樣皆以心言不可以三字要在人字上着力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以無耻爲耻必能滿用其耻心不惟無可耻之事形于外抑且無耻之念伏于中故曰無耻矣

耻之於人章

耻是人心所固有顧其人之用不用耳章中三人字正是提醒人處人生只此不爲不欲之真心可以無品不造故曰耻之於人大矣機變之巧四字形容人情極透着一爲

字便見與真心相反用字所字俱可玩既自以爲得計即有耻心沒處用得着他自有耻而自不用豈不可哀耻心人所皆有我獨無所用耻此正是不若人處說不若人全要激發他若人非是絕他語

好善忘勢章

此章玩何獨不然四字宜倒重賢士邊賢王句特引起耳好人之善便忘已之勢是一串事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此句正意在下文只云賢王方好善忘勢以重士而士何獨不自重使人主重之也下緊接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亦

四書酌言

告子

哭

無兩層致字盡字有味不特有挾心者不得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盡猶不得亟見之玩且字况字是即見之所屈者小以形臣之所屈者大意

宋句踐章

本文只有個遊字如孔子轍環孟子傳食之類不必添作遊說士欲得志澤民非遊不可然爲士者自有個本領德義是也下善字即指德義而言因窮達遂有燕獨之分得已二字甚重士既尊德樂義足乎已而無藉于人可窮可達自然操縱自如乃不爲遊所役而後可以言遊知不知

指遇不遇泛說囂囂非因人之知不知彼自有所得耳無欲故自得也二句串說重不知邊尊德樂義正是囂囂本領由賦畀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處曰義義即在德中樂即在尊中全在心體上打得乾淨所以不困外遇爲欣戚若在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強爲囂囂而不可得也則可以三字宜玩窮不三段總是借士與古人反覆分疏人知之亦囂囂兩句每段皆以窮領起達不離道正在窮不失義做出見得道義在我無往而不囂囂士所以不失不離要味故字神吻窮主守故曰義達主行故曰

四書酌言

告子

至

道不失者吾心本有此義原不失之也不離者依着此道而行即所謂不變塞也得已不失望就在不失不離之內二故字緊根上來味得字有以我完我悠然獨得之趣不失望在我不自生平上然望在窮而不在達下脩身見於世見字內已含着望字然此道惟古人有之故舉古之人以證士志行道之志澤自道出一片精神流注於彼故曰加脩身而曰見于世即守先待後迹晦而道不晦要見係天下之望意窮達字承得志不得志來二則字甚圓此善在已可獨可無隨時旋轉而無容心焉此正可想囂囂處

待文王章

此激人以豪傑自期不可同於凡民文王二字活看只自聖人教化說興不興以精神言非指資稟後字雖字猶字都是激發人意病痛在一待字豪傑即生文王之世原不依傍文王蓋從人間渡便是凡民不是豪傑凡民意輕重豪傑邊 徐自淇曰凡民豪傑其品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言直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異

附之章

四書酌言

告子

至

人心原清虛無物富貴原是外物故曰附若贅疣然非既有而附益之也欲然又非藐富貴之說要會自視二字謂富貴之附於吾身而吾自視性體上未嘗加一物欲然其若無也欲然空虛之狀蓋吾心本自空虛不以富貴寶之也此真有還觀太虛之體自空白淨更無處着一浮雲之障是其心體過人達矣不指品格說亦不必添識字即有天下而不與意

佚道章

三道字最重就上人之心言使民非佚殺民非生而其心

則欲佚之生之也不使不佚不殺不生是乃所爲道也爾以字有多少苦心兩道字有多少妙用不怨不是令其無怨此心自無可怨也

韓愈章

王民氣象難以形容故說皞皞而又曰如也王者之規模未可措言故曰化曰神以贊其盛皞皞是想見王民的世界如此過化存神又是從王民上想見王道的妙用如此皞皞處就是過化存神處就是與天地同流而非小補更無兩層末節特在王者身上想出耳非推原也驩虞皞

四書酌言

告子

五

皞一是其民感一是其民忘只在有意無意上別出此意且勿露只在民風氣象上模寫不怨節正寫他皞皞處皆其罪故不怨利出於因故不庸教本於性故不知俱重民身上寫其不識不知帝力何有的情狀不怨不庸不知已是過化存神了末節因而贊王道之大也提個夫君子三字因王民想到王者身上過是刑政教所經歷處存節刑政教所存主處纔過便化不待積久纔存便神并不待施爲二句串說不平須知過與存非二項化與神非二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亦從化上見得過化從存神中來與

天地之不測從不戴中來同俱是王業勿分過爲業存爲德德總在言外流字重無心自溢之謂要貼註同運並行意天地之神化流到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故曰同流此其盡一世而鈞陶之直是重鑄一番世界且不可以補字擬之况曰小補乎所過者化雁絕遺踪水無留影所存者神情識不生如空如水纔說補便小不必以霸者比勘

仁言章

歸重得民心句仁言仁聲全在善政善教上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事王者之道固能使民愛亦未嘗不

四書酌言

告子

五

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爲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得効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政教原是合一的不得說壞善政李卓吾曰後二節便是前一節註脚勿串合串合便失本來血脉也此說要看他勿串合三字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可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曰得可以觀其入曰愛曰心可以觀其入之深曰善可以觀其仁曰善教不止於言而必且措之爲聲但要大意聯合不必拘拘分貼須知聲如帝力何有之歌不只是稱頌得民財不是取民乃經制有條民足而君亦足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

不學不慮章

此章從知能之良指出仁義以明人性之善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只就真機發動處言之次節正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又申明其所以為良達之天下無一人不具仁義者而又何疑于性善乎良字是至善之義謂其不落擬議不着安排也兩所字乃不學不慮之根原兩其字亦可味正見此乃自有之良所發須知學慮吾人所不能廢但本體呈露之妙反在不學不慮中見出可見人生原有天生的知能此足以見性之本善處孩提節正驗其良處孩提

四書酌言

告子

語

愛敬亦不自知其愛敬也惟不自知乃是真知無不二字重看正見不學不慮處又暗含下文天下在雖只說知而愛敬中藏得有個能字了不必再補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勿說是仁義之發仁義字便是良字觀牛山草放其良心即指仁義之心可見此親親敬長緊就孩提稍長上看遂舉仁義而屬之豈有他哉惟其達之天下不必學而無不能不必慮而無不知達字即上文無不知三字不作擴充說惟是無不愛敬一點真心達之天下無人不然即已學已慮之後仍是所不學所不慮之知能方見本性自

有之仁義所以謂之良知良能由此而為仁為義大人仍是赤子即由此而為學為慮工夫仍是本體耳張侗初曰石中有火一擊便見性中有良一觸便知陽明舉良知以立教只要人因知以悟良耳而後人却認知以為良不將良字并混入知字內乎萬以約曰乾坤只是一個生理太和元氣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命脈從這些子緒聚方成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孟子深于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言性善

居深山章

四書酌言

告子

語

總狀聖心虛靈之妙舜之所以沛然莫禦全在上半節孟子亦借來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切莫看呆了曰居曰深曰中亦定靜之極退藏之密矣曰與居曰與遊亦機智之盡捐物我之渾忘矣其所以異于野人句要依本文說異不要說同幾希二字凡兩見總是指此心中一點靈明覺性只爭毫釐微渺之間所謂道心惟微只有這髮子未感則寂然一真之自湛方止則惺然萬理之淵含若野人但寂而未必能惺虛而未必能靈及其二字天機全從此中勃發精神全從此中鼓舞若非聖心原有這一段圓融活

潑的光景單靠聞見上湊泊如何有觸即應感而遂通蓋緣大舜心中冲然一無所有而實渾然無所不有九天下之一言一行皆聖心之分派支流一會其源則注之皆盈者投之即化要看一字聞見乃與幾希之心觸動也若決江河且不必言其見於行事聖心萬善同源只借外感做個引子便自洋溢出來莫禦形容他心境中神妙通透之機不可遏也江河為有源之水故有決即下舜心乃有源之善故有感即通

無為章

四書酌言

告子

堯

此孟子把初心提醒人兩無字直起到而已矣方住今人做壞了事做壞了人只為昧了良心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我自家原明白既不為矣緣何又糊塗為了我自家原明白既不欲矣緣何又糊塗欲了如今再無別注只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便是失初念便是完了心體管你不為禽獸管你定為聖人都在此而已矣更無餘事不為不欲總在心上說全要在二所字上想出他決不為決不欲者何在兩無字有一刀兩斷意

德慧章

此章要看疾疾二字世人身經險阻大都諉之於遭遇便悠悠忽忽過了若認做自己身上病痛則精神自然專一志慮自然周到種種智慧皆從此透露故曰恒存乎疾疾存之云者謂有所安頓而不失也不必有疾疾而常存如有疾疾之心也獨字活看孤孽正是疾疾的樣子蓋君父之倫理無可逃臣子之義責無可諉欲推推不去正所謂自己身上病痛也操心不得不危慮患不得不深此處要體認若只為自身免禍計夫亦何難惟其身處孤孽而兵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所忌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冀一悟則几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之心者無不洞悉矣故達首節人字所指甚廣不專指孤孽德慧是體術知是用慧本于德則其慧不小術運以知則其術不窮術知又從德慧中生出不是一兩件操心二句勿平惟操心乃能慮患而無所不達正見疾疾之益人也

有事君章

戰國策士皆容悅之徒孟子有感故逆推而上之此章是論士品非論臣品恐子天民大人難通事君曰人不得比於臣數者也志在求容悅以見容於君為悅這等人惟圖

四書酌言

告子

堯

富貴而國之利害全不計矣安社稷真正忠臣人君所倚重者故獨以臣名之此悅字借上文悅字描出他一片狗國忠誠社稷字對上君字看立君以為社稷他拏定題目甚正大天民道關天下出處自裁豈係於天而稱民明氣運所乘非世主可得而臣也達字稍斷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一氣下雖違而未可行于天下彼亦必不肯小試重吾道正所以為天下也如伊尹單人至于正已物正則造化在手不惟君不得臣之并天亦不得而民之直謂之大入而已人以德大天下事業皆小矣物正物自正也不可

四書酌言

告子

堯

云正物正已無工夫物正亦不着力即中庸盡性以盡人物物字兼君民此是聖賢精神不是豪傑事業周孔皆是不分窮達

三樂章

此是孟子內重外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為細而弁髦之也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是位在而道亦在不徒曰不與而曰不與存焉存字可玩這三樂雖或達雖或不達然總屬性分之事可以常存于意中若無端想及王天下便是妄想即使偶值亦是應遇而非真樂之所存也下章云

所樂不存焉所性不存焉又言君子所性云云可見性之所存即樂之所存有字下得極妙須將王天下說得可樂然後跌入三樂別有一種快樂處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

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若空空說個俱存無故何樂之有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的景象不虧天之所付則於天為肯子不失人之所同則於人為完人無愧無怍即大學所謂自慊也此樂大有把握才而曰英如草木之英英將發故不徒曰教而又曰育育者正滋濡其生意也此樂照朋來節看不必說到傳道上再結一句

四書酌言

告子

堯

玩味無窮

廣土章

通章只重所性不存句下二節申明之不加不損非性足貞遇之謂只見所性與外遇全不相干根心節全是形容性中十分真樂以此歷倒勢分土廣故民象括一國言有可以施澤之資而澤尚未施也故只欲之曰天下曰四海則不止廣土眾民曰立曰定則澤已加于民了故樂中天下二句分明畫出個王者一統氣象然畢竟外面事業特性之發用而非性之所存也大行二句發明所性不存之

意分定二字正見所以不可加損之故性屬分內欲樂屬分外內本定原無不足何得而加原不待於外而足何得而損合得之分原初具足所謂有物有則更添減一毫不得分在有生之初遇在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後安能移故無可加損分定二字只指出性之本體然此性人人固有何以獨歸之君子正以惟君子能盡其分耳兩個君子所性正相呼應根於心三字最有力根字合着定字有根則定矣無工夫據現成說仁義禮智卽是性性卽心不可說仁義禮智之性又根於心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道盡了

四書酌言

告子

全

言君子氣稟清明物欲淨盡全乎天不雜以人四德根着於心植立堅固不可摧奪則蓄極流光生機自不容遏生字從根字來生色二字貫下三段總形容根心妙處合面背四體見周身皆性真之發越不可徒在形體上討意義逐段分析 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從性根上作用出來便是生色不從性根上出來雖功業震世不謂之生色性可作用作用當不得性只在根上辨耳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便是中天下定四海不言而喻者四肢作用信手拈來不煩思議事業與心靈一片滾出也此卽大舜無爲

而治恭己正南面的景象這便是恂慄威儀莊蒞動禮的學問不徒一人一身之衣冠言動各中其則也所謂性天功化不大聲以色是矣呆認形色上去則君子所性止是一個獨了漢

伯夷辟章

通章重在善養老上借文王以款動當時耳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意不同蓋彼只重在二老之來歸此却重在我善養老則有以致仁人之來歸也伯夷太公之歸非只是來就其養而有善養老者則人心便自繫屬依附向往愛

四書酌言

告子

全

戴他故曰仁人以爲己歸仁人有何私心仁政所感亦是仁歸仁之意天下有善養老二句承文王事而泛論個道理如此次節是教天下以養老之法五畝三段是量言養老之政非遂謂文王之政也五字二字百字定個制度不徒養一時之老者便可使世世老者取足於其中入口無饑又使老者無家食之慮卽一養老而王政之以大周審如此末節承上節而言太公伯夷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其政不過如此此之謂也與所謂首尾兩相呼應一節重在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上見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

之惠也看一導字一使字兩其字全是激發他自家天性至情出來教之以孝道自當如此不徒田里樹畜之各有其制而孝弟人倫默鼓其趨此所以爲善養老也文王善養老必從分田制里說來者蓋二老以天下爲心者也使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故而就其養明矣

田疇章

民之不仁莫如戰國都由民窮財盡而然分明是上人有以使之故孟子把民仁歸到民富上正見足民之爲重也

四書酌言

告子

奎

通章精神全在使字易田疇從不奪農時來薄稅只是什一便是此是開財之源食以時用以禮重在非時不食非禮不用上皆指上人教民而言然以本躬行節儉求此是節財之流跌下云神知仁民即在於此乎民非本以國爲只是引起語意歸重在使菽粟如水火上使字最重然亦只在上兩節勸出這裡面已有個仁在聖人治天下仁天下者也不止菽粟如水火纔見其仁連上面易曰時等語民一體血脈流通已都是仁了也曰焉有不仁者正脈噴菽粟如水火之妙不落一層分教養也仁且只是相親相

睦聯屬一體之意此不由教化來仁是人的本心生養既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

孔子登章

三引水此是章中血脈先說觀海而以遊聖門比之使人眼界一空茫然自失次教以觀瀾即水之發源處也而復以日月有明指點與人看想頭有入處未即以水之盈科後行教人以上達之法使人腳踏實地下死工夫所以成就有志之士也不必說道亦不必添出心體只開只說孔子二字便是寫了一篇小傳首二句就孔子所處地位

四書酌言

告子

奎

上言其大下二句就人之見孔子上言其大所見承所處來勿平登東山二句亦非平對語由一國而說至天下非孔子以此小一世乃其造詣地位特立於一世之上自一世皆覺小了孔子之地位如此故人觀之者難矣觀於海句特形起下句耳難爲言不但百家即詩書禮樂皆爲塵餘說言亦非正意通是假借形容言觀海令人汪洋浩蕩不可測識似難達矣次節則引起人心必有所以由達之意故又教以觀水之術瀾非即本然瀾內藏得個本在因此句尙未明白故又將日月指點出來日月有明明字就

是本了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照無不及正形
 容其明之大處此言顯微一貫大小一致瀾與容光便是
 全體所在不是由瀾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
 者不得不出此以體悟耳即文章皆可以悟性道顧其見
 地何如說統云上二句不必添源字下二句不必添觀字
 然水日月亦非兩平兩觀字正承上難為水來本之一字
 脫却在日月有明句蓋於照可以得明此正是觀之之術
 非徒論道之有本而已末節不重漸進只重本意盈科後
 進者見源足然後流長此引起下二句成章以心言亦中
 四書酌言 告子 歪

鷄鳴章

全是以舜為主而以隣於跖危之不可交互末節兩個與
 字可玩正是界限相通處鷄鳴是指人初醒眼時乃一日

之始也起字作起念看學是孳生之義不徒曰學而曰孳
 孳言念念相續也為善為利只是向善向利的念頭耳不
 必說到作為上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跖一邊人二
 節側重跖一邊莫說錯走路途方是跖即時時在善念念
 是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為跖終身品格始自鷄鳴
 一念奈何不慎知字極重提醒人全在此間字與幾字別
 人心但有善原無利起念稍錯出善入利利介於善之間
 所爭只在毫芒故曰間謂善心方萌而利心已伺其間也
 不是兩路中間大抵此知不昧起念自是了然如何肯向
 四書酌言 告子 歪

楊子取章

利一邊去欲知之說正醒人獨知
 此章總辨明個中楊墨執一邊而非中子莫執中夫而亦
 其精一之中認得權字明則中字自明玩此章之旨似關
 子莫意居多鄒南臯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為時孟
 子發之為權楊子認一個我字立教以為人各有我人各
 自治其身而天下治矣墨子認一個愛字立教以為天下
 之不治者皆起於不愛若使人人交相愛而天下治矣不
 拔一毛及摩頂放踵不但形容其為我兼愛之至只要見

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主兼愛便不復顧己此正說他執一處爲下文猶執一也張本楊子不是指楊朱是世有一種楊子學問墨子做此執中是擬成這一種不楊不墨的學問而執之以應世自以爲中而不偏矣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近猶似也就執中名跡泛論不可云近道亦不可云猶賢於楊墨無權就在執中上看出中不可執不可執處卽是權按猶執一也執一明指楊墨而緊承曰所惡執一者云云此節是自明其平日開揚墨之意而今曰開子莫之意自見子莫之執中既猶執一則亦難逃賊

四書酌言

告子

卷

甘食章

此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累處要人在心體上打疊乾淨耳不直破貧賤二字不必添出首節病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脚是未得飲食之正也只不當飲食而飲食之便非正不必又添出味字理字來饑渴害口卽是害心莫作兩層玩亦皆有三字見得世之饑渴我者非一端其飲食我者非一端而我心所甘者亦非一端則失正

者亦非一端其意虛渥次節首句借上文轉下能無以最有力然點出饑渴二字要從親身經歷說來大凡吾人心體原自潔淨然身處境外而談空說妙亦只是掠虛頭漢置身於饑渴而此念淡然不生羶逐此非方寸中見得真字得定者斷斷不能蓋心體澄湛依然太初無欲之心故曰不及人不爲憂如只說過人便與憂字無着落只就今日心體之起上論不說他日所就

柳下章

四書酌言

告子

卷

介不止分辨乃有堅確之守如易所稱介于石是也全要本和字想出介字特借三公以形其不可易耳是影子語不易只在與以三公上見不兼奪以三公惠惟能介所以由由不自失若無此一段亭亭物表之氣象徒然與世浮沉何以爲聖

有爲者章

此章只主爲學說把有爲者三個字喝起要人打疊一片耐久的精神狠下手做工夫直究其底止也辟若掘井句且虛精神全在猶字上見得井須及泉不及泉卽九朝亦沒幹有爲者可不竟其成功乎泉者水之原頭以水在地

中喻理在心中及泉二字示人以窮原之學

堯舜性章

末世爭羨五霸之功勳必稱之以繼堯舜湯武之後故孟子以假字破之使天下曉然知他伎倆勿為所誤堯舜湯武五霸總是一個性但堯舜合下稟來即合下如此完備道理只從性中流出有從心不踰之妙是所性而有的湯武身之不免有個軀殼在然由官骸以會天則脩為自有實地是身脩之而有的五霸之資不讓湯武乃不從身上體貼一味專述上剽竊只借個好題目欺世盜名與本體

四書酌言

告子

亥

予不狎章

借伊尹立論所以立人臣不執之防予不狎于不順只這一語便是堯舜其君的主意即此便是伊尹之志兩個民大悅始悅其能正君終悅其能成君便見伊尹之志足以取信於天下處志字在任上想出此志亦非臨時辨得全體精神正在不與不取弗視弗顧中打磨出來則可二字

可想他一段不得已衷腸原不是正當的道理語意側在則篡邊斷不得借口伊尹以放君

不素餐章

此章以功字為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士說勿以君民平着當云如果君用之則有安富尊榮之功以效於國矣即君不用豈遂無功而素餐乎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有裨於民風即是有功於君國也弟子弟從之之功其績更隱人默被其澤而不知遂有素餐之疑

尚志章

四書酌言

告子

亥九

通章以尚志為主志即是事仁義即志之尚處學術事功不分兩樣首尾事字相應大人二字須說得重正表其事之大也整意隱然以無事為識凡宇宙間無限經綸皆從志造若祇在事功上著脚根基便淺了士以志為尚祇把心體上撻疊得乾淨則清虛一念亭亭獨上便有超然塵寰意仁義對功利說此正說尚志之實不是士志於仁義謂天地慈方正之脈渾具於此心即士之志也士惟完全這心體亭亭物表便是尚志殺一無罪四句是泛然解說仁義二字不必對到他日不為處分明是將大人之事料

理於心無論殺纜非仁即微存殺的念頭便非仁無論取
纜非義即微存取的念頭便非義既知其非便求其是以
志之所棲言曰居以志之所率循言曰路兩是也緊頂上
文不殺不取二項見祇在此仁義是也更無他道有不走
作一線之意大人事情備其備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備
即在居仁由義中勘出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
異不在異日作用上志字與事字對勘分明

仲子不章

章中兩義字是筋骨小者大者俱以義言信其大者信不
疑也以讓國為義之大而不疑其別有大義之勝也玩前
仲子以兄之粟為不義云仲子一生以義自信故孟子
特設為讓國之事而一筆抹殺之奚可哉三字特責以大
義教人莫被他瞞過

桃應章

假問假答祇發聖人用心之極致耳通章重舜一邊應祇
為舜為天子何若得太重故疑舜於此甚難處然舜實看
得天子甚輕惟吾親為重逃之窮海不為天子則臯陶亦
不為吾之士師一解萬散有何難處執是守法而已矣者

四書酌言

告子

七十

無疑之辭想皋陶守法之心只得如此受謂法本于天制
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不是說受于堯其曰竊負而
逃全親亦所以全法也想夫舜當日愛親之心只得如此
猶做屍非輕之也以父之故也直從有天下不與之心看
出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是樂於得親順親非樂其全親
也忘天下便不把天下在念頭直從天下不足以解憂看
出通章意須虛活勿呆看

自范章

通章重廣居一句前有感於王子見居足以移人以形起
廣居之移人尤異後旁証于魯君見居真無不移人益以
見廣居之移人為必然也蓋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
眾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
感嘆若此語語嘆王子實語語嘆廣居也非是因王干始
悟出廣居來居移氣四句要得嚼嘆口氣猶云吾乃今而
知居之移氣與養之移體也居之關於氣體若是其大乎
此三句虛虛說夫非盡人之子與方着王子有是居則有
是養宜以居為主夫非盡人指王子言惟盡人之子而卒
以移氣移體不益信其居之大哉多與人同指日用所資

四書酌言

告子

圭

言非同於制度華美言雖不盡同而同處較多也其居使之然帶養在內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其神情乎采從性分發越處看此節文氣與上相連分明輕觀王子口氣精神全在借王子轉出廣居來况况字手字有形容不出之意引魯君以証王子亦要我歸居廣居上呼主魯君自呼方切氣體意蓋聲出于氣體居相似則氣體同而聲亦同也未補觀勢分之居如此而居廣居者又可知矣

食而章

此爲當時諸侯不能尊德樂道說敬字是一章之骨實字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非另有個無實之敬食愛敬遠說歸重敬上敬者必恭故總言恭敬未將處是恭敬則將處是幣帛此句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以起下君子不虛拘之意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爲恭敬而未將之先原無此心也正所謂豕交獸畜之也故君子不可虛拘要把恭敬無實與豕交獸畜者作一人看虛拘猶言把空套子拘縻他君子不可以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卽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意

形色章

此示人盡性之學形色天性不是形色中有天性形色就是天性了如耳目口體是形視聽言貌是色聰明恭重是性蓋言形色原不是空的乃一點靈明發於此人若虧了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一分虛浮不實處惟到聖人地位然後可以踐形踐者填實之謂也如均是耳目彼則作謀作哲均是貌言彼則作蕭作父自然合理更無虧欠若實實踐之者然只一個天性隨處充滿便是看可以字不是能能字有工夫可以字則工夫俱在聖人兩字裡面其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短喪章

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爲主吃緊在教之以孝弟一句是猶二字直貫到底教之孝弟只承紆兒臂者說教短喪在言外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良心喪盡矣所願士君子者正在教以孝弟動其不容自己之至情反謂替愈於已亦何異於教紆兒之不弟者乎語意要歸重丑身上不重齊王曰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全是把孩提

真性點醒他使之動其不容已之至情也

五教章

通章只重教人不重人能受教君子二字不閑乃誣育羣
岳陶鑄百代者與專門之教不同曰所以曰者五全是說
君子委曲造就囚才而施教之主意要得不倦意下面連
下五個有字五個者字正見人之材品不齊承受各異隨
其所得無不歸陶鑄而樂裁成又總一句曰此五者君子
之所以教也醒出所以二字正見君子教思無窮甄陶之
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化字成字達字答字
俱就君子身上說私淑艾雖指學者而餘澤流風還本于
君子來故總曰君子之所以教

四書酌言

告子

孟

高矣章

此章以教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教有
成法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穀率為喻
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道字泛說不必指孟子高美不平
惟高故替其美宜若宜字指學者言道如此其高美宜乎
學者視之若登天然而不可及也說個宜字便有不咎學
者而咎教者意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躍如就

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

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
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于不
言之表不發非秘之也道之精妙處有欲發而不可得者
是以不發也然雖不發那真機却不能掩纔說動頭時道
理昭著便躍然于心目之間大凡活物必跳躍躍如猶云
活現也中道而立應前高不可及意道猶路也如云中路
站立即此可見君子教人未嘗過高只在若隱若顯中立
個儀的可從之形便為中道而立字可玩如射者之的
四書酌言 告子 孟
有卓立吾前不可那移不可遷就之意能者從之言惟在
吾會悟體認者從所引以悟不發則躍如在我又何嘗不
可及也其不能者亦且柰之何哉

殉身章

此為枉道者發道與身原不相離不是道殉身便是身殉
道若以道去殉人則身不成其為身而道亦不成其為道
矣曰未聞者言道是殉不得人的豈有殉人而尚可為道
者乎豈有道而可以之殉人者乎口氣有嘆息當時意有
道無道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有道以殉身即不

幸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

滕更章

受教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借不答以折其驕盈之氣正不屑之教也有二須渾融不必指實禮主答問不答其問即不在所禮

不可已章

此樂就人情必至之弊以示戒已以處事言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該厚的決薄不得進是以修為言該從

四書酌言

告子

天

容的決性急不得益進銳只是個浮氣這浮氣最不耐久即進銳時便知退速註其氣易衰得之看來首一項是漫不事事像清淨家一流人次一項是倏刻少恩像刑名家一流人三項是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人像更張無漸一流人指為治上說亦得

君子之於物章

此重推恩有等上宜以親親為主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有用其仁者在矣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有用其親者在矣此二句虛說未明說何者當親下二句說親則用之

急先務章

此章示人君以不可不知務一知務則智之體得而仁之體亦得矣智仁不平惟智正所以善用其仁也前云當務之為急而後云急親賢之為務兩務字正相應急字務字倒轉一下大可味智者當務之為急則必不泛用其仁矣

四書酌言

告子

主

所急者何在莫急於親賢是乃所謂當務也引堯舜不徒曰急當務而曰急先務先字是孟子自落註脚言當務則時說所謂治水教稼明倫之類皆足以當之惟說先務則必堯舜舜舉禹皋陶方是第一義可見堯舜之急親賢正其所以急先務也此堯舜所以立仁智之極也不可以智屬處事仁屬待人據論語仁曰愛人智曰知人而舉直云云亦是以智兼仁可見再會末節知務知字與無不知知字相應分明只證得智一邊察字問字俱與知字關切不可分應仁智此節是不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盧未人曰此章兩務字當一樣看上言當務為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蓋仁智原是互用分言之則有知有愛合言之急親賢為務則當務之急自無不舉耳末只結在不知務上語意自見

不仁哉章

此下四章大抵為當時好戰而發此借梁王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首四句以仁形起不仁只泛論其理而惠王不仁意在言外仁者發源是愛推之自無遺愛不仁者是不愛自不暇顧其所愛上及字是推及下及字是累及將復之總以土地之故非為民復仇也孟子主意却重愛民上君以愛民為仁以土地故殘民甚至殺其子弟而不恤是真以所不愛及其所愛矣

四書酌言

告子

末

春秋無義章

此章義在尊王無義戰三字是大斷案征者上代下是斷案的律今春秋以經言無義戰在有貶無褒上論或假借名義則聖人取節焉彼善於此益見其無義戰也孟子言在春秋意在戰國上伐下必由天子之命此便是用兵之義王者有征而無戰只一戰字便是不義了將天子放在

何處故曰無義戰

盡信書章

戰國時好殺者多藉口古人以自文故特為武王辨白如此仁人無敵句是斷案而何其血之流杆句是繅案語凡紀載往事皆謂之書書非直可無但盡信之不可也蓋無書不過武古人之迹盡信之必至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好者其遺宮不小故不如無書舉武城以為例取二三策而已矣正是不盡信處仁者雖曰無敵原無兵不血刃之理且紂象如林豈便肯不戰而下誰謂武王之師盡前四書酌言

告子

七

我善為章

此章是提醒時君勿為自誇戰陳之人所惑意罪在殃民處見得善字正是非處當時方以戰陣為功而孟子以為罪且以為大罪誰不駭之及論好仁無敵而引湯武為証方知戰陳之人全無用處好仁自平時脩德行仁說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韋車二句只言不尚

兵威意若崩向方見其無敵也模寫一時民情嚮應意前
章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此言征之為言正也
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明明懸湯武之權以待好仁之國君
矣湯武皆國君而無敵于天下者故引之當時湯武何嘗
用善陳善戰之輩耶

梓匠章

此是影語正意首末見之規矩法也善用法即是巧巧不
出規矩之外使字自與字生來須重能與不能使上規矩
迹也巧神也述可傳神不可傳也言外要見上達卽在下

四書酌言

告子

全

學之中在學者自悟而已矣

舜之飯章

全要在舜心體上模寫他不能加損的光景二若字在旁
人想像他如此在舜并不知富貴貧賤也不曰爲匹夫而
曰飯糲茹草不單說爲天子而又言被袵衣鼓琴二女果
爲匹夫也有飽煖安樂的獨舜不得於交耕稼陶漁匹夫
中又是下一等最苦的人天子也有勤勞多事的獨舜紹
堯之後無爲而治天子中又是上一等最樂的人如此跌
入二若字纔有力被袵衣三句分明畫出太平天子模樣

不止富貴而已

吾今章

此是有激之言人君養全心體自不須論到報復上當時
人君糜爛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却難與深
言不得已而以天道好還之理懼之非泛泛論報施也

古之爲章

此嘆今政之不如爲闕特其一耳古人事事爲民今則事
事爲利蓋本原不正卽古人之法未變而立法之意全失
爲民者且轉而病民矣又况於法之已變者乎

四書酌言

告子

全

身不行章

重一個道字上一句主感化言下二句主役使言使人不
以道又本身不行道來身不行道者在已有違道之行不
行於妻子無以責其盡道也使人不以道者令人以違道
之事不能行于妻子無以強其信從也

周於利章

周於德周字無一處不到卽識到守到氣又到是也邪世
與亂世不同卽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是也不能亂者
有定見而邪不能眩有定守而邪不能搖且屹然有砥柱

中流轉移世道手段

好名章

病在一好字好在名其心但知有名名所在則讓名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極其形容之辭人只講得非其人不會講得苟非其人苟字不可放過此孟子教人試出好名之人來也人知庶士能讓千乘之國殊不知好名之人亦能讓千乘之國等讓耳何以知其出于好名而不出於誠也蓋千乘之國須得真能讓的來苟非其人少不得有破綻出醜的日子冷眼觀之而畢露矣能讓見色是一四書酌言 告子 三

仁賢章

通章以仁賢為主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而信又是任賢之本也上下亂財用不足皆空虛之象推誠委任始終勿疑方叫做信不信猶之乎無也無仁賢雖百官充位皆虛設耳故曰空虛仁賢有仁德之賢人勿平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制尊卑之謂禮防僭竊之謂義政事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天下大勢煩簡疎密偏輕偏重利源不開弊實不

塞無非財用之濫厄如何得足

一不仁而章

得國者得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於天下人之心得於諸侯之手者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若人心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悍服也以得形不得不是平講

民為貴章

通章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來形容民貴之意欲君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下三節非各節釋各句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君者神人之主而孟子反言

四書酌言

告子

三

之使人主猛醒貴賤輕重皆在權柄上虛論下方詳言之是故二字緊承民為貴來得乎丘民句正意已完又說下二句要形出丘民之獨貴此節要體貼貴字首句是綱世之論貴者自大夫而諸侯至天子極矣然天子必本于得丘民來可見雖天子之貴亦因丘民而貴也故不曰民為重而曰民為貴危社稷要根虐民來變置只說易君不是滅國總是為民在器曰盛以時者不失其期也祭祀無靈意者神不喜棲此故更其所非變其神也其置其變總是為民

百世之師章

要看聖人二字則通體皆活蓋聖人者自闢一局致獨創一法門振厲一己之精神以嘘拂百世之精神而人之得於觀感者無不歸鼓舞陶鑄之下曰百世師不重百世師聖人只重聖人能為師百世下聞字典起字雖在百世而風字奮字全在聖人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乃極其贊嘆嚮往之辭師字只在聞風興起處見得風無形而能鼓物此字最妙奮字有自我特起之意矣字是氣味透入意不止觀面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甚之之辭此是餘意孟

四書酌言

告子

金

子仰慕之極猶恨未及親見也胡雲峰曰四時之風莫和于春莫清于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莊忠甫曰世之頌夷惠也止於德孟子之頌夷惠也兼乎功然後見逸民與天民其維持世道之功未可以優劣論

仁也者章

仁者生生之理降衷之初此理便附在人身上了與形色天性也一般原是相合而不相離的即此合處言之人之日用動靜俱自有當然之則出來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夫

意是以仁之切於人者名道見道非外鑠意看一言字只

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徐白溟曰就人而精言之曰仁就仁而形言之曰人就仁與人合言之曰道即合之一字自言道者見之仁即是人原不必合然只可說仁合于人不可說人合于仁只可說仁合在人上就是道不可說合處見道又不可說合處有當行之道

尼於章

此為疑吾道非與者解說言上下不交亦氣數之尼耳於君子何咎孟子言此其在去齊梁之際乎志慨深矣

四書酌言

告子

金

貉稽章

通章重士字引詩不是說文王孔子亦曾不理于口分明是責備他為士必如文王孔子而後可理如分理清白之理不理猶云不自無傷謂訪出于人無害于已也是慰之辭憎即屢稽於人之憎正所謂大不理也只要我是士耳憎多口何妨引詩不但申無傷之言亦見為士必如文王孔子即見愠無害欲共白反自脩而無徒咎人也孔子也文王也直派在他兩人身上引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于見愠下言文王雖見愠亦何損于聲問

以二愠字貫串歸重不隕厥問上所以勉稽勸脩意不可作兩平看

昭昭章

此明新註疏也上以其是躬行倡率下以其是法令驅迫上使字是藏身之喻下使字是反好之令變賢者言今今有不忍言者矣

山徑章

提醒高子處全在介然為閒四字上人心一山徑也工夫安可少有間斷正意在末句上通節俱是影語為閒不用四書酌言

告子

全

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二句又承上句意說成路與茅塞相去遠矣然所爭止用不用之間可見成固易塞亦不難可懼也夫今字重看言吾子之心非復昔比塞心指內欲障蔽言蓋茅從路上生欲從心上生也若說外物蔽心猶未精

禹之聲章

高子之意重禹一邊以女玉來相形不是並說城門之軌二句正應他以追蠹以字通章重是矣足哉一句不可致詳末二句則顧奴失主矣

齊饑章

齊王苛政猛於虎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非齊王本思可知也况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再饑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復發又可知也君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為沽名則以為市德矣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虎負禍與莊子逆鱗之喻同皆指君之威靈言齊臣皆畏王而不敢言者故國人獨望之孟子耳笑之者以負禍之虎搏之終不得耳非謂改行可笑也如發棠之請衆何嘗以為不可孟子蚤已知其無也

四書酌言

告子

全

口之於章

此章示性命合一之學性命二字只當天人二字具于人曰性賦于天曰命其實本是一個而人皆認作兩件徃往甘心於欲而暴棄乎理不知人只有個軀殼耳目口鼻皆是靈明發軔處即仁義禮智亦只在上而非性自性命自命也世人都於耳目口鼻處看得太粗竟忘却天命之精於仁義禮智又看得太高不知已落在吾稟受之內須知辨聲色臭味安佚者仍是生妙明故孟子直說是性也此一點性靈從天賦予來有個真主宰如何可任馳逐動

形色上去故從耳目口鼻處表出個天命精微之理來所謂窮源而防流而生之謂性之說可破也仁義禮智天道在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未有之先卽是個於穆的命恐在造化虛無上做去便少個承當故說就是切於人而爲性的人不得仁義禮智天道形色亦不能立須要將頭面去承當故於仁義禮智中表出他個着落處所謂體實而証虛而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可破也顧涇陽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見軀殼原非塊然之物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四書附言

告子

允

處以見天理具在人事之中或曰耳目口鼻五句時說單作性以性也二字總之畧斷再轉出有命來愚謂性中有命之於兩字絕可想此中正如許妙明在卽性卽命頂上直指可也仁義禮智節時說固是愚謂命在性中之於二字又絕可想以仁義等貼在父子等之身而聖人之於天道正不得離人以言天卽命卽性何須添一轉折尙之智專是別賢者不必添否字仁義禮智俱是天道屬於君臣父子賓主等物事則人人有此天道何以獨曰聖人之於天道曰此盡人者也人盡而天完貼相離故以

此歸之卽此可以見命也有性焉之旨便可以見君子不謂命之旨

善信章

通章以善信爲主人心只有此善信卽善之實也美卽善之積也大卽善之發也聖卽善之安也神卽善之主也究竟只完得個繼善之本體而已語意雖對浩生已隱寓激進正子意益稟是個善人而善非虛假故又說個信人要合兩邊說來二之中方有着落勿平對孟子謂人性皆善而獨與樂正子爲善人者在他人不免爲氣質所汨沒只

四書附言

告子

允

可以善名其性未可以善名其人正子天資既粹又未汨于習直可以本性善字予之人而不漓乎天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人不能無欲其爲欲也可則情如其性而可謂之善人孟子嘗謂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好者欲也好善則其欲也可矣善雖人性皆有而夾于質習此善猶爲去來東西世間公共的物未可認爲己有樂正子則質實落落爲自家可有物事故謂其有諸己而名之曰信人充實句信者實也豈其有不實處存而待充正謂實處未滿其分量耳此善已無虛假如粟飯

丙所有豈有別種但亦要水澤時候到日米粒乃飽滿充實則米粒飽滿矣此時方可謂美光輝即其所充實之美不容掩藏處在身則晦面益皆在事則德普化光是則所謂大也大即善之員滿處不以一善成名故謂之大充實非偏於丙也應事接物俱自胸中流出但發外未盛耳光輝非偏於外也外面光輝畢竟是丙面充實不已所露化即化其大之迹也實返於虛光還於闇若水之融於日而金之融於火也聖以全體至極言聖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者言之也神不出聖之外然畢竟加一等不可知熟

四書酌言

告子

本

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以用言則變化而莫知其機曰聖猶有可得而知者如夷惠清和猶未至也聖而不可知則意必固我之俱捐聰明睿智之皆固非惟人不可知即己亦不自知與赤子之不識不知百姓之日用不知無以有異這纔復還善性之本體無聲無臭的境界人而天者也豈非神乎善信憑天資美以上則憑學力至於聖神則學力亦無所事矣二之中猶云在善信裏而非中間之中點出四之下一語見得自善信而上還有無限期步善信豈住足之地合勉勵正子意在

逃墨章

此見君子維道深心重歸斯受之句非但欲成就楊墨並欲收之以爲用意逃墨二句申說到歸儒上凡人泛濫不情便厭苦而思近實然一味自爲又於事物上更通不去不得不趨而就中此理勢所必然者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不受而已矣若愛之外無他說也異端之與吾儒抗固是道相左然吾黨攻擊太過略不放鬆反堅其不善之念故辨該在未歸之先不該在既歸之後如追放豚三句喻歸而後辨彼必窮而無所入矣

四書酌言

告子

本

布糶章

此爲當時取民無制者儆重用一緩一句下不過反言以見其當緩二耳三征皆國所不可廢故俱言有緩非不征但不一時並征之耳着個緩字多少仁民實意天下萬世受無窮之澤矣用二用三一時而並用其二用其三也未嘗加賦而民已不堪矣可見惠民不必罷征殃民不必橫斂也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提醒世主全在寶字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爲我享

然人主之身必托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皆安三官不
平須重政事上政事得宜則民心合而土地固矣寶字裡
面有多少經畫作用在卽寶珠玉亦非珍藏護惜之謂多
方面求之賤削而得之不難驅民命以殉之甚則積忿歛
怨以取之財聚則民散悖入亦悖出安得不殃及其身耶
夫吾之所以得有其寶者爲吾有身也身且不保矣何寶
之有

益成括章

此戒天下之恃才者才以道大小自道中煅煉出來則爲

四書酌言

告子

卷一

大才若不聞道總智落天地能雕萬物絕世奇才俱命之
口小有才而已矣益成括之才孟子以其未聞道而小之
也若果才小發揮不去雖得禍亦未必烈陳有公曰聞得
大道其才自不小

之滕章

孟子之設科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或人雖不能釋屨
之疑而亦終諒大道爲公之心若只嘆所遇之窮便非肯
不忍章

此章教人盡仁義只達所不忍不爲便完了說害人穿窬

實落指出所不忍不爲之心使人知所達耳非有兩意

無受爾女二節又只細推上無穿窬之心總完得上達字

意人皆有三字喚醒之辭兩有字不虛就全體之露其端

處說俱以心言遠非從忍爲處掃除直從不忍不爲初機

一下提醒使前念後念曲暢旁通滿腔子是所不忍所不

欲之心非仁義而何二達字最重仁也義也是直指全體

故次節遂言不可勝用無欲言無穿窬無受爾女三無字

俱是本無者正與首節二不字相照緊要在達字充字達

者足此通彼之謂充者合彼此而滿其量之謂達是橫說

四書酌言

告子

卷一

充是豎說工夫全在達字下面三個能充俱指現成能達
者言充字上要補出達字來不忍不爲雖俱指心言然不
忍分明屬心不爲似涉事了故下文無害人邊獨添個欲
字纔說無欲害人便滿腔皆不忍之心仁更不消說了惟
說無穿窬之心人誰肯爲穿窬者以此解有所不爲似太
粗了故又有後二節言我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充其實
也充其類也論起爲穿窬與受爾女都是不得已而爲之
若但無穿窬之實淺而易見無受爾女之實隱而難知殊
不知人皆有所不爲之實正於此可見能充者卽以無受

之心達之於其所愛而已然受爾女之可愧人人知之至一語一默而有餽人之情此之可愧即士類素居名義者亦未必推類至此却不知是皆穿踰之類者以人皆有所不為之實仔細自省當亦愧汗無地於此不為斯真能達之於其所為者矣他人看得無穿踰之心甚粗甚淺孟子却以語默餽人為類便知所謂無穿踰之心其精甚細大抵聖賢說話徹上徹下雖仁覆天下亦只免得害人二字雖義塞天地亦只免得穿踰二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四書酌言

告子

告

言近章

此專為好議論而不務自修者發大意重為道上故提出修身二字一見根宗旨所以明道道之約處即近而可言道之博處特遠而可指遠莫遠於天下天下平至博也近莫近於此身修身至約也帶不離身而言不下帶正舉平天下之道而自此身言之耳指治平之道以言于此身是謂言近而指遠而守此修身之道以施為天下之平所謂守約而施博此善言善道原是一意首二句懸起說善言善道俱在下面方實說兩善字在而字上看出指是言中

含蓄的意味施只是守中流出的精神但單言修身工夫而天下自平平亦總是完個修身即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之說也勿滋感化上味一字字吾身之理便包涵天下之理君子不以泛濫之功務之于天下而以精實之守持之于吾身故曰守舍田二句是影語不是譬喻所求者重正打轉言上自為者輕正打轉守上其所為責人之言非不詳備然都不從自家身上體認說出來就是所言亦是均齊治平的大道理終是虛話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病字可味吾身以天下為任者也若自身不修則此身一疋羸無用之委形如何非病

四書酌言

告子

告

堯舜性章

通章以性字為主把堯舜禹湯武做個樣因而泛論性者之德與反之之事動容四段聖人率性而行處即法之所在此也君子而欲作聖亦惟行此法而無感于命乃可以反其性一章側重在反之邊性者者字指人言而反之之字即承上文性字來反字猶返本還源之反謂用領說執說之功以反於其初也要見湯武與堯舜一樣又節形容性之之妙性不可見合動容四句而貌與情言與行畢後可

以觀性之流行矣盛德句作主下三句都從盛德中來三非字蒙性意周旋二字重看動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節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便不消說非禮在而聖人中之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所謂由仁義行也七情中獨舉哭死蓋人情到生死處是一變長死而誠則必無偽情可知不回回字訓曲天理自是直致纔有一念計度便是回曲不回方是經德亦必非以干祿方是不回正行正字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同看謂預期也正行即有意于言意四段合之只是一個性字

四書酌言

告子

卷

下句都只解說上句其實下句意思即在上句內了末節承上言未能性之者有反之之字性本無方無體就性中作用若循規矩準繩不可踰越此謂之法行兼守經通變俟命只純心行法意惟避福避禍之心都盡而後為真能行也非貞遇之說而已矣承侯字來是全不計較意性者曰德反之曰性便見有意無意之分天命之謂性性者即性即命俟命則反於性矣

說大人章

藐大人處全在我所不為處見出而窅所以不為之故喫

察在皆古之制句說字重看此正要把古制來規正他勿視即藐也只是不把他放在心上不是倨傲次節正見藐不足為故勿視之耳堂高等正鋪張他巍巍處三不為鄙之之辭制非制度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一毫不可踰故曰制古聖賢相傳只有這個道理故曰古之制味制字古字正與今之大人驕奢放縱相反要知制即上章法字制在我不在古惟學古纔能認我彼輩只是不知古故不知我

養心章

四書酌言

告子

卷

看莫善二字可見養心不止一法有以靜養者有以物養者有以強制為養者算來不如寡欲一法為善聖人無欲非無欲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即欲即理有欲而如無也學若未便能使欲化理權且提起天理為玉而使欲不得以勝之如此則念頭日漸澹泊靈明日漸清爽此心不為欲所打攪豈有不存寡欲即制欲之說蓋裁抑銷鑿之義不致放縱流溢也非謂十分欲去了七八分尚留二三分在也養者溫養馴習不縱不逆之謂寡欲就是心存心不馳逐欲上去便存在腔子中下二句兩言其為人也是舉寡

欲多欲兩種人爲証以發明莫善之旨若只死講仍是首句了

曾皙章

此要味不忍二字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借羊棗形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作真於不忍源頭何管千里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於羊棗故孟子特揭一獨字曉之

反經章

此章以中道作士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

四書酌言

孟子

卷

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愿惡其似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狂則必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進取是向上之意世上許多離亂下流多是後來增入不是最初一念狂者不忘其初是不失本來面目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覆言孔子在陳見當患難而猶注思狂士不知有何好處故問之中道二字是一章主腦故思其次只主狂者說不可必得必字活看只是難意何如斯可謂狂是問曾士誰可當之者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爲人之實也如琴張

如字有不能盡舉意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孔子已明

明分疏了萬章又問何以謂之狂當是不明進取二字故

孟子以居今慕古解之而并釋狷爲不屑不潔此二節要

貼進取有所不爲二句提其志二字于寥寥之上以其志

大者形之爲言大也不平古之人古之人乃輕藐鄙薄容

嗟不足之詞正形容其志寥寥然處寥寥者高曠寥廓之

意所謂眼空六合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

狂者惟即其言而與其行平考之便不能踐其實處然

却不遮掩以自蓋非單指不掩言說此見他心事光明便

四書酌言

孟子

卷

是入道根基又不可得只言不可多得恐碍琴張句不屑不潔還是不屑爲不潔之事的人然亦只他心上說不在事上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辨也心迹之介微是又其次其字還指中行言與上故思其次其字相照鄉原分明以中行自儆想當時之人亦以鄉原爲中行故章因孔子取狂狷而併問及之何如斯可句究鄉原爲人之實也德之賊句乃孔子自表所以不憾之故一鄉皆稱原人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下文方詳言賊德處何以是寥寥五句譏狂行何爲句譏狷生

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呼應闕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譏狂狷未必有是言度他一段媚世心腸想當然耳踽踽拘拘束束逐步行步之意今道家有禹步涼涼非不見親厚於人乃是自家涼涼然淡淡薄薄與世疎遠不着人之意善亦是許其員通稱其長厚之意闕然媚于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深自閉藏是收歛退縮意凡事含糊不敢出頭觸忤一人是鄉原也只粘頂此句然不敢得罪一人如何却譏狂狷狂狷流俗汗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自滿之正從

善的言

告子

百

悅之自以爲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耳非深一層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爲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全在似字上引孔子之言正以明其似之可惡蓋上節似是而非賊德意都說盡了此則承云孔子之所以惡之者正在是耳抉出似是二字判斷亂字正解賊字與上節只一意惡似而非一句是大綱惡莠五句引起惡鄉原一句佞者能辨說其言多近理而實不然故亂義利口之人惟巧言嚮人而初無誠實故亂信反經節言所以絕之之術正是惡中作用君子是有主持世教之責者不以位言經即德乃堯舜孔了所傳之中道也以其爲萬世常行故曰經反字有尋流索源之意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是也有躬修倡率意經本無不正只反之便正了正者不爲邪所亂也真理既明真心自動經正以下庶民興無邪慝自不費力玩斯無字有不待攻擊而自無意楊過倡爲一說故稱邪說鄉原闕然閉藏邪多匿于其心故下一匿字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

四言首言

告子

百

見知章

通章孟子歷叙道統之傳而隱然自任意却在言外篇末
口氣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謂歷世相傳之道統至今中
斷了不成一中之傳發自堯舜故道統以堯舜為始歷禹
畢陶尹散諸人以至孔子或為見知或為聞知搃來見得
道脉有以俟後聖於將來有以承先聖于既往據以前數
世看來統系已是如此繼孔子者容獨無人乎叙此三段
全為自己承孔子的張本精神全遷注下節去見知聞知
無時或息有絕即生孟子但于孔子後自任堯舜來一個
入耳見耶聞耶渾渾理會未二句孟子不直曰見知不直

西書語言

管子

耳

曰聞知連着兩個無有乎爾爾之云者分明設為問世之
辭無之云者又自設為不然之意乃反言以決其必有也
此與孔子文不在茲乎語意極相似 若限定五百歲一
人堯舜禹畢何以湊集若直待孟子見知顏曾思閔諸人
難道聲蹟須知此道在天地間刻刻流行百年二百年內
時時有人代代相續直至數窮理極到五百年也須突地
生出個人來斷不斬絕所以百有餘歲後不管見知聞知
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然而二句各含見聞不必分屬 歷
聖相承全憑這點知脉不斷面承耳受之知有限聖人傳

心之知無窮此知不即聞見亦不離聞見聞見未必是知
不聞不見未必非知孟子說兩個無有正起然有得於見
聞之外

西書語言

管子

耳

四書酌言三十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脩號禮亭白號殿栩逸叟同官人萬厯丙辰進士官至蘇州府知府天啟中周順昌被逮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後佩韋臨刑稱曰公好官知我等倡義非倡亂者卽其人也其學出於姚江故是編多與朱子立異如解論語至於犬馬句主犬馬養人之義本諸注疏猶有說也至於解齊必變食句謂爲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解弗如也二句爲盡奪前塵忽渡彼岸解始可與言詩句爲入無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謂知原在不知外理會其他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此處掃除乃爲逕機又扭來補綴則純乎明末狂禪之習矣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

(一)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四書備攷敘

古人不朽之精赫奕

千載鄉塾葩其事寤

寐遙其神攷無庸也

其次則有顯晦異載

籍蝕雖博與家不無

訛與訛導謬與謬資

蹟湮於旣燼理毀夫

繇來咏物而物成其
質久矣人莫重於陽
秋水鏡物莫寶於墀
雅水經注諸篇散而

自序二

稽則考急也廣而彙
則備攷尤急余選時
偕仲氏和卿策蹇黃
金臺 余則稽崑賢

語錄心勤腕裁積成
帙百計仲亦封履
邸舍閱祁寒暑雨盡
獵古籍而騰之命曰

自序三

四書攷非地延仲氏
譽紙貴長安如律令
不虞天之摧我仲較
李錄事更慘石火之

身其無憑也哉頃
予假課家塾因簡曩
所藏出示孤姪濟世
試披其端委語刺刺

自序四

不休余喜甚莊復之
而知其能讀父書也
携仲書并藐嗣屬叔
氏中卿玉汝以成再

命廣其攷爲聖賢傳
所繇聖賢靈常燭天
未必不鑒立言之者
心中卿素尚自矜性

自序五

不因熱門懸語石以
代蒼仵歎著書其本
蘊也宗方山不已文
目荆川抱冲簡臣錄

刻彙集成書合余

註大學衍義補行在

後先而理無不洽公

之海內魚豕之訛立

自序六

銷質之前人鬚眉之

精自吐此余所忻忻

焉不願藏之名山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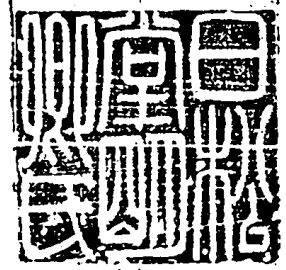
而付之梨也梨固應

其大年已

甲戌春季史官陳仁

錫題於白松堂

自序七



四書備考凡例

一攷中帝王作紀臣大夫作傳從史例也其餘經史悉標出以叙事不致纖毫妄書

一人物凡見於四書者悉為編輯其次第先後或以時或以國或以行業或以食用動植各從其類

一各出處行蹟辭命章疏禮樂政教山川器用飲食飛潛動植見於經史稗官諸子者俱用

本文不為省約以備文章之大觀即有幾句

四書考 凡例 一 重複亦仍舊也

一先儒所稱不見經傳及論註異同或子集可據或地誌闕載亦為采輯所以備訂正也

一諸子百家所載凡可疑者多從刪削間亦有兼收並載者蓋宇宙間事未可執一將以資

詳說而反之約也

一各人事蹟載在諸書互有異同亦惟僉同可信者錄之

一各人言行有彼此互見而並存者有但曰見

某人傳者亦各因其所重也

一各人言行凡志於別籍者則為采輯其見於四書者人所共知不悉載若止於四書而別籍不經見者則采四書所載聯備其名氏以俟博雅君子

一舊引古書為因各傳互見不能無所筆削然學古者自宜考諸經子史以邇其源傳今為

一二揀訂苟非義例有礙大抵改從原本雖有節錄無輕竄易

四書考 凡例 二 一諸書確可考據後學或未經見者茲為補之外謬誤相襲者訂之一遵先輩成說不敢妄

參臆見至於熟事人既共曉間亦減削以省煩文

一某段出某書某篇某卷如左傳某公某年之類悉為標出以便覆勘俾逃覽者得以引而

伸之春秋以前人物探諸左國居多下迨戰國則國策史記說苑新序韓詩外傳諸子百

家蒐輯漸遍矣然於離經叛道者俱無取焉

家蒐輯漸遍矣然於離經叛道者俱無取焉

舊例謹嚴，今不敢越尺寸。問及禪官雜記或近隱僻，聊借以廣異聞，然必附綴數語，明非傳信。

一古字古句，既用原文，或難通曉，俱簡諸子釋解音義附註本句之下，庶便誦讀。

一讀書從四書始，稽古從四書人物始，書有字音字義當考，証宜外訛相襲，人物別有撰著。

一全書可考，如孔氏之孔叢子，闕里志，周公之原雅，周禮，周髀，皆非僻書，又如管晏墨慎諸

四書考

今凡例

三

子之書，但一嚮之肯綮，將千蹀而未厭好學者自得之。

一前採錄書目，幾數百種，閉關兩歲餘，鱗次成集，涉京省之奚囊，編之楮墨，歷寒暑之竹簡。

詩之棗梨。

一四書者，五經之滴派也，故舉業家攻於五經，則作四書藝者，如堪輿之求龍真穴，故人物

有關係者，獨詳。

一論歷古史之人物，每切四書者，摘取必到，凡

以備典故，而因此通彼云。

一朱註援引舊事，大約只一兩句提綱，茲集亦照左史書出，以便考證。

一遺經外史，甚足以資聞見，且知宇宙之大，名物之賾，亦罔陋空疎者之藥石也。

一志林記錄詩賦詞苑，取其識見之宏博，文彩之富贍，用事之典覈，庶掃筆端淺薄之敝。

一古今人物散見字內，嗜古者未必旦夕可致，混在全集簡門者，未必俄頃即得其搜羅之

四書考

今凡例

四

備誠萬卷之真諦，四書之輔翼也。

一上截細文，多述稗官野乘，及小節片言，關切本文者，故不遺也。

大學

按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於曾子或謂作於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下拱辰等嗣後諸子為之章句或問以釋之遂由中庸獨行於世云古本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注疏中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即二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見二程中而董槐葉夢鼎王栢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

附考者異 大學

二章于聽訟之上於是紛紛之議起矣今所定蓋本伊川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為之也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鄭公曉頗信之而許公孚遠則謂出好事者之為余未敢有定論也姑存之以俟知者

大學考異

大學

顧諟天之明命○顧陸德明音義一作顧諟鄭玄注或作題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其命惟新○惟詩作維

緜蠻黃鳥○緜詩作縣

瞻彼淇澳○澳陸一作與又作陔

采芣猗猗○采毛詩作緜竹韓詩作簞

附考者異 大學

有斐君子○斐毛詩作匪韓詩作邠

如琢如磨○磨陸本作摩

赫兮喧兮○喧陸一作喧毛詩同韓詩作宣

終不可諠兮○諠陸一作喧詩作諠

恂慄也○恂陸一作峻云嚴也

聽訟吾猶人也○陸本作吾聽訟猶人也

此之謂自謙○謙鄭玄讀作慊

身有所忿懣○懣鄭一作憤又作寔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今石經作譬下放此

如保赤子○如書作若

一人貪戾○戾鄭一作吝

此謂一言債事○債鄭一作犇陸本作賁

上恤孤而民不倍○倍鄭一作倍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矩鄭一作巨又作拒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詩儀監作宜鑿峻作駿

若有一个臣○書作如有一介臣

其如有容焉○書無焉字

人之彥聖○彥鄭一盤下同

四書考異 大學

不啻若是其口出○音作如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書作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

尚亦有利哉○尚亦書作亦職

媚疾以惡之○媚書作胃

而違之俾不通○俾陸一作卑通書作違

命也○命鄭讀作慢一本作息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伊川云一本作彼

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

古本大學

首大學之道至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下即云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勝

彼淇澳二節次克明德一章次湯之盤銘一章次

邦畿千里三節次聽訟一節次所謂脩身一章次

所謂齊家一章次所謂治國一章次所謂平天下

至末

明道先生定本

首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

四書考異 大學

次邦畿三節次古之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次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誠意章次脩身章次齊

家章次治國章次所謂平天下者至則為天下僂

矣次淇澳二節次聽訟節次殷之未喪師至末

伊川先生定本

即今本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其分章次則始

於朱子

石經大學

首大學之道一節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次物有

本末一節次綿蠻一節次知止而后有定節次邦
 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次物
 格而后知止節次誠意章次修身章食而不知其
 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齊家章次治國章首
 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
 所謂平天下者至民之父母次泰誓四節次節彼
 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
 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
 四書考異 大學 五
 勇犯節次仁者以財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
 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克明
 德章次盤銘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中庸
 按中庸亦小戴禮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
 附于禮經之後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未
 知卽此書否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
 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汪應
 辰以下蓋重之也朱子爲之章句或問與大學
 並行遂爲四書之一

四書考異 中庸 六

中庸考異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陸德明云一作中庸之為德其

至矣乎。

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穽陸本作阱。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漢明帝詔注作而不

息。

素隱行怪。素漢書作索。鄭玄如字。

吾弗為之矣。弗漢書作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陸一作拂。韻注同。

人猶有所憾。憾陸一作憾。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古本作僚。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樂爾妻帑。帑陸一作孥。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詩作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壹戎衣而有天下。衣鄭讀作般。左傳

引周書禮戎般。

所以序昭穆也。穆陸一作終。

所以逮賤也。逮陸一作選。

其如示諸掌乎。示鄭讀作真也。

義者宜也。董仲舒作義者我也。云仁者愛人

好學近乎知。公孫弘傳作好問。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

治人。公孫弘傳作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

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必有妖孽。鄭本作妖孽。許氏說文作妖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乎陸一並作於。

可一言而盡也。一今石經作壹。

其為物不貳。貳陸一作貳。

載華嶽而不重。華陸一作山。

龜鼈蛟龍。蛟今石經作蛟。

於穆不已。正義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

是故居上不驕。驕陸一作喬。

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哲徐道明作知

雖善無徵○徵鄭一作證

考諸三王而不謬○謬今石經作繆

在此無射○射詩作數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辟今石經作譬下放此

無不覆幬○幬鄭一作燾

為能聰明虜知○虜今石經作獻

施及蠻貊○貊陸一作貉

衣錦尚絀○絀陸一作頡詩作衣錦裝衣

耶書考異 中庸

亦孔之昭○昭陸一作昭詩同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今石經無之字

尚不愧於屋漏○愧陸一作媿

泰假無言○泰詩作駭

不顯惟德○惟詩作維

上天之載○載鄭讀作裁 陸士二韻注云說文

作緯楊雄傳同

論語

按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為篇二十

即今所行篇 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為篇

二十二 蓋多問王知道二篇共二十篇中章句

頗多于魯論 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氏壁中所

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從政

以下為一篇 名曰從政 武曰兩子張其二十一

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成時安邑侯張

禹素傳魯論 晚講齊論問采其善者從之 號曰

耶書考異 中庸

張儀論當世重焉 曰張氏論行而齊古之論亡

矣 堯克存齊 論語自古文二十一 篇外曰又有

魯及河間九篇 凡三十篇 河間論語 漢苑文志

所不載 今不可曉 意必河間獻王所得 而克曾

見之者也 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 或者其遺文

乎

四書考異

學而第一

傳不習乎○傳釋論作專

子貢○貢蔡邕石經作貢後同

柳與之與○石經作意予之與

亦不可行也○石經作亦不行也

可謂好學也也○石經作已矣

未若貧而樂○石經樂下有道字

為政第二

吾十有五而志入論語

學○于石經作乎

三十而立○二十今石經作卅

書云孝乎○乎石經作子注疏以孝乎惟孝為句

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德明云也一本作乎

八份第三

起予者商也○石經作起予商也

爾愛其羊○爾今石經作女

哀公問社於宰我○古論及包張周三家並作問

主於宰我或以為廟或以為社

邦君樹塞門○邦石經作國下同

里仁第四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處王克論衛作居漢書

同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石經作我未見好仁

惡不仁者

夕死可矣○石經作可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劉愷班昭傳乎上有於

田書考異入論語

從政三字

公冶長第五

漆雕開○古今人表作漆雕啓

不知其仁○仁今石經作人

吾與女弗如也○論衡作吾與汝俱不如也注疏

同

宰予晝寢○晝韓愈云舊本作晝

朽木不可雕也○董仲舒傳作腐朽之木不可雕也

棄而違之○棄今石經作弃後同

猶吾大夫崔子也○崔子魯論作高子

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雍也第六

亡之命矣夫○亡楚孝王傳作茂注無也

女得人焉爾乎○爾今石經作耳

文質彬彬○許氏說文作份份

予所否者○否論衡作鄙云原也

述而第七

游於藝○游今石經作遊

吾未嘗無誨焉○誨魯論作悔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

三字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一本作音

加我數年○劉元城云加一本作假

五十以學易○五十魯論作亦劉元城云石經作

卒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作雅音鄭

正言與音也

葉公○葉今石經作葉後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石經作我三人行必得

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蜀石經擇上有我字三人行章

人潔已以進○潔今石經作絜下同

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正魯論作誠

誅曰○說文又作誅

君子坦蕩蕩○蕩蕩魯論作湯湯

國書考異

泰伯第八

可以託六尺之孤○託說文作佗

子有亂臣十人○亂一本作紕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作材難不其然與

以服事殷○以漢書注作猶

子罕第九

晁衣裳者○晁魯論作紕鄭云本作弁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李膺傳注作恂恂

求善賈而沽之○沽石經作賈說文作劬云亦多得曰劬

下句同

雖覆一箕○箕班固傳注作覆

衣敝緼袍○敝說文作弊

偏其反而○偏晉書作翩

鄉黨第十

色勃如也○勃說文作𦉑又作𦉑

攝齊升堂○齊朱雲傳作齋說文同

沒階趨○今石經趨下有進字

褻裘長○說文作結衣長義同

論語

狐貉之厚以居○貉說文作貉

不使勝食氣○氣說文作既云小食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蔬今石經作疏瓜魯論作必

君賜生○生魯論作牲

加朝服拖紳○拖說文作純云衣也龔勝傳作拖洪

武正韻作拖

車中不內顧○魯論無不字

三嗅而作○嗅石經作夏云鳥爾雅作臭云舒爾也

先進第十一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漢書若上有曰字

仍舊貫○仍魯論作仁

其庶乎屢空○陳士元韻注云屢說文作婁

億則屢中○億史記作意

黜爾何如○黜史記作蒞

鑑爾含瑟而作○孫韻引論語作慎爾捨瑟而作

咏而歸○歸鄭本作饋饋等而祭也

顏淵第十二

膚受之愬○愬漢書作訴

論語

棘子成○古今人表作葦子成

誠不以富○誠詩作成

片言可以折獄者○折魯論作制

必也使無訟乎○無漢書作毋

博學於文○正義云一本上有君子二字

草上之風必偃○上一本作尚

無自辱焉○無今石經作毋

子路第十三

白無倦○無古本作毋

三年有成○鮑昱傳注作三年乃有成功郎顛傳
注作三年乃成功

冉子退朝○內府本作冉有韓氏筆解同
經經然小人哉○經經趙岐孟子注作悻悻
不可以作巫醫○禮記緇衣作不可以爲卜筮

憲問第十四

羿善射○尹說文作羿

寡盪舟○說文作寡湯舟

裨諶○古今人表作甲漢

陽書考異

入論語

七

彼哉彼哉○陳士元韻注云彼廣韻作彼也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漢書作量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漢書而下有人字

祝鮀○古今人表作祝佗

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公伯僚愬子路○愬說文作訴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蕢說文作夷

闕黨童子○闕古今人表作厥

衛靈公第十五

小人窮斯濫矣○濫說文作熾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漢書作亡爲而治者其
舜也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恭正韻作共韻注同

則可卷而懷之○之今石經作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今石經無之字

行夏之時○時後漢輿服志作正

奸行小慧○慧彘論作惠

四書考異

入論語

十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風俗通作衆善

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不莊以涖之○韻注云涖說文作埭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其食蜀石經作後食

其祿

師冕見○顏師古作師冕

季氏第十六

不在顯臬○今石經在下有於字

而在簞牆之內也○石經而在下有於字

友便佞○便說文作諛

言未及之而言訓之躁○躁魯論作傲

陳亢○說文作陳

不學禮無以立○學白虎通作為

陽貨第十七

歸孔子豚○歸鄭本作饋趙岐孟子注同

公山拂擾○古今人表作公山不狃

佛肸○古今人表作弗肸

古之矜也廉○廉魯論作賤

四書考異

天何言哉○天魯論作夫

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石經作君子有惡乎

子曰有

惡居下流而誦上者○石經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窒魯論作室

年四十而見惡焉○石經作年卅見惡

微子第十八

何必去父母之邦○邦石經作國

齊人歸女樂○歸一本作饋

何德之衰○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石經作往者不可諫

也來者猶可追也

夫執輿者為誰○石經作誰下有子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辟石經作避

擾而不輟○說文擾作擾石經無而字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石經作子路以告子憮

然

四書考異

遇丈人以杖荷蓑○蓑說文作蓑

植其杖而芸○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子路曰不仕無義○一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石經作君臣之禮如

之何其廢之也

欲潔其身○潔石經作絮

共斯而已矣○石經作其斯以乎

夷逸○石經作夷休

君子不施其親○施陸本作弛

仲突仲忽○古今人表作中突中留

子張第十九

其不可者拒之○拒石經作距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白虎通作以致其事

子游○石經作子於

焉可誣也○誣薛宣傳作撫云同也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石經作吾聞夫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不如是之甚也○石經作不如是其甚也

論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未墜於地○墜石經作墜

賢者識其大者○識石經作志下同

譬之宮牆○石經作辟諸宮牆

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安國注多一作祇

堯口第二十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作皇天上帝

無以萬方○無石經作毋

不教而殺謂之虐○殺漢書作誅

不知命一章○論語無此章

孟子

按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

書以其書號諸子篇籍得不泯絕至宋始升為

經又有外書四篇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

為正趙岐謂其文不弘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為

後人所託然性善之篇王克亦引言之而荀卿

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

見耳洪武時

論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上嫌孟子士芥冠譬之說令儒臣更脩之名曰孟

子節文頒于天下永樂中纂脩四書五經大全

仍以舊本行于世云

孟子考異

梁惠王上

白鳥鶴鶴○詩作需需

時日害喪予及女倍亡○書害作曷女作汝倍作

皆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餒孚而不知發○漢

食貨志引孟子作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欲野

有餓艾而弗知發

則盡及其本矣○蓋洪武正韻作蓋

御書考異 孟子

並訟之宅樹之以桑○鄭玄周禮注作五晦之宅

樹之以桑麻

梁惠王下

以道徂莒以篤周祜○詩作以按徂旅以篤于周

祜

天降下民至厥志○書作天祜下民作之君作之

寺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無無罪予曷敢

有越志

蓋敬招用招是也○招陸筠作韶

京此 獨○載詩作摩

思哉用光○載詩作輝

湯一征自葛始至後戎○書作初征自葛東征西

夷怨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僕我后○書作僕予后

係累其子弟○累古作累

公孫丑上

曾西斃然曰○楚說文作秋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詩作女

御書考異 孟子

自作孽不可活○活詩作迨

公孫丑下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論衡于上有君字

故爲兵餽之○論衡作放爲兵戒歸之備乎

有仕於此○仕論衡作士

則是于澤也○澤風俗通作燕

滕文公上

成蹊○說文作成蹊云齊景公

厥疾不瘳○不詩作弗

殷人七十而助○陳士元韻注云助說文作鋤

滕文公下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岐注載一作

再言征二十二國也

後我後後來其無罰○書作後我后後來無罰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罰用張

脊肩諂笑○韻注云脊鄭玄詩箋作胎

澤水警于○書作降水傲余

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作啓佑我後人咸

爾以正罔缺

孟子

三

出而哇之○哇論衡作

離婁上

莫長於眸子○眸子論衡作牟

離婁下

其洞也可立而待也○韻注云洞楊氏古音叢目

作渴即竭字

逢蒙○古今人表作逢門

庚公之斯○斯古今人表作茗

尹公之他○他古今人表作佗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宋書歷志引孟子作

可坐而知

萬章上

為不若是慈○慈說文作念呼介切

娶妻如之何○娶詩作取

殺三苗于三危○殺說文作斂

封之有庫○路史國名紀引孟子作有鼻

故源源而來○源說文作源魚怨切

申書考異

孟子

三

放勳乃徂落○書作帝乃徂落

三年四海晏然入音○年書作載

民無二王○曾子問引孔子作土無二王孔子問

居喪服四制同

普天之下○普詩作溥

夔夔齊栗馨臆亦允若○書作夔夔齊慄慄亦允

若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莘說文作侏

兮介不以與人○介馬總意林作衣下同

天誅造攻日放言朕哉自毫○書作皇天降災假

于我有命攻自鳴條朕哉言毫

於衛主癘疽○癘疽說花作雍雍名也

萬章下

頑夫廉○漢書丁鴻傳作會夫廉論衡同

接漸而行○接說文作境其兩切境乾瀆米也

樂正裴牧仲○古今人表作樂正末牧中

賢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書作閔不畏死罔弗懲

周道如底○底詩作祗

尚書考異

入五字

告子上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詩蒸

作烝夷作藝

此天之所與我者○此趙岐注作比

告子下

方寸之木○晉書律歷志引孟子作方寸之基

儀不及物日不享○書作儀不及物惟日不享

于不屑之教誨也者○屑說文作屑

盡心上

陣陣如也○陣說文作陣

變其殺率○殺正韻作殿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王粲古本作盡信書不如

無為書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論衡作如何其血之浮杵

也

二女果○果二女作嫫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高麗本人也之下

有義也者宜也○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

尚書考異

入五字

者實也凡二十字

亦不須厥問○殞詩作字

四書備考卷之一目錄

大學上

曾子

太甲

湯

大雅文王之詩註

邦畿

黃易

文王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目錄

淇澳綠竹

意

目

屋

身

苗

康誥

舜典

盤銘

商頌玄鳥之詩註

詩約靈黃易二句

丘隅

衛風淇澳之詩註

如嗟琢磨

肺肝

手

體

心

頃

目錄終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中卿禮錫

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弟

成卿智錫

宗聖謚號

曾參唐高宗贈少保加太保配享封鄭伯宋改武城侯加鄭國公元加宗聖國朝改宗聖曾子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鄭國之後也禹孫

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鄭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

圍書考大學卷之一曾子

滅鄭鄭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為曾氏巫凡幾傳生

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命參之楚受學焉

出闕性至孝曾子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

曰今者客至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

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

歌聲若出金石曾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

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嘗驕人縱君有賜不

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家語曾子嘗云瓜誤斬其

有項而蘇蹙然而起退曰大人用方敬參得無疾

手退鼓瑟而歌欲交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問

之曰參來勿納也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

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出

既全其存
逆以上觀
不廢其命

賢者外傳
云曾子曰
吾嘗仕為
更禮不過
露委則猶
成欣而後
非非以為
多也樂道

兼顧也視
及之後當
容得此正
越得此正
曾高九節
限從三尺
轉數百來
然猶比同
而後者非
為賤也非
不見其說
也

說○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謂明

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

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

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

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尊齒則下益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

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

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條則四海無刑民

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

行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

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

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當權變之宜靡不反覆

詰焉○曾參志存孝道齊嘗聘以為卿而不就曰

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

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怠子夏過

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且為公費乎曾子曰及

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內君子有三樂鐘鼓

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

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

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

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

而忘此二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

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貢曰善哉謹身事

言愈于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于治萬民之功

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吾田期歲不收上

不然何况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

酒書考大學卷之一曾子

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

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曾子處費費人

與曾子同名參者而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

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去以曾參之賢

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曾

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

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

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

乎○會參後母遇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

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

用命况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會子曰高

宗以後妻殺孝已孝已事親尹吉甫以後妻放伯

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終

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食

元曾中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

大夫之篲與子春日止止童子曾子聞之瞿然曰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曰

夫子之病革矣革急也不可以變也幸而至于且

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引○大明一統志曾子墓在兗州府嘉祥縣

康誥康叔名封文王子武王百孟侯武王也孟長庶其弟小子封惟

考文下克明德慎罰不愆悔寡寡庸庸

威威顯民言文王用所當用教所當教用肇造我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始造我區域中國及我一

之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怙如修治至德西上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或大也滅殷作文王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勗自勗

力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也肆故王曰嗚呼封汝

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今治民將在敬紹聞

衣德言繼其所聞服行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又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老成宅心知訓知所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廓而于天理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

身敬哉恫瘝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也天畏棗忱天

不常誠則輔之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小人小

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也治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慙不慙慙無大小惟在順

勉行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惟在廣上德意

應保殷民應和亦惟助王宅天命宅定作新民

王曰嗚呼封有叙刑罰有時乃大明服明罰以

復民

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罪棄咎民其和順
 去疾之心去其罪故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民其安治
 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刑殺者天之所賦
 以已意刑又曰非汝封刑人刑殺其無或刑刑
 人○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無我殄享無使我殄絕明乃服命明汝侯高乃
 高其言不可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毋辱汝所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太甲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克明章 太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副王太甲也惠順也阿衡也
 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
 顯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
 德用集大命命之有撫緩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
 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尹言我又身能左右得
 以大承其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安邑在夏
 夏自周有終周忠信也言先相亦惟終故其輔相
 終其後嗣王謂桀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當敬爾為辟不辟忝厥祖君不君則王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弟伊尹既立都

惟庸罔念聞太甲惟尋常于伊尹之言無所念聽伊尹乃青曰先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

命以自覆慎乃儉德謙儉約惟懷永圖求永久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若其人射擊弩牙既張

法度然後發則欽厥止敬其所率乃祖攸行惟朕

發無不中矣欽厥止當止王未克變不能變伊尹曰茲

以懼萬世有辭稱譽子弗狎于弗順營于

乃不義習與性成習惡而與子弗狎于弗順營于

桐宮密邇先王其訓使親近湯無俾世違身也王

祖桐宮居憂居喪克終允德此太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克明章 七

帝典法也言堯舜可為萬世常法說

曰若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稽古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文

然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

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平均也百姓昭明言

其德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湯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承契之後也契佐禹

治水有功封于商鄒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商

湯特發于土民曰

此商書也

貨於老猶 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 賜姓于氏 禮緯曰 物奔國中 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 賜姓于氏 禮緯曰 曰國所以 子也 數傳至主癸娶扶都氏生湯 氣貫月意感而 有氣家所 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居 以為家者 以有人也 今國無家 家無人矣 君有人國 君之有也 湯自至誓 大帝作造 明教士民 今若王滅 民惡夫吾

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 主之事素王九上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湯進伊 尹於桀桀不能用伊尹颺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 遇女鳩女嬀之賢臣也遂作女鳩女房二篇 出史 書考 大學 卷之一 克明章 人 桀殺直臣關龍逢羣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 怒囚湯于夏臺 夏臺 已而得釋 出路 ○湯出見野 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 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 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况於 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是時夏桀虐政淫荒諸 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 把鉞以滅昆吾 世未云昆吾 遂伐桀升自陬而作 湯誓桀敗于有城之墟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既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既放桀曰予恐來 世以台也 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既歸于亳作湯 誥誦告萬方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 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 也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 皆推湯然後湯即天子位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 改歲曰祀水德王色尚白都于亳 出藝文 ○十有 九祀大旱二十祀夏桀死于亭山二十有一祀大 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二十有四祀大旱太史 書考 大學 卷之一 克明章 九

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為民也若必以 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禱於桑林之野 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與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 行歟苞苴 苞苴 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 則大熟天下雖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護以立 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 易以坤為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為傲戒 出帝王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禮之樂
而天弗振
禮之亂而
人弗行故
禮廢之治
政在諸侯
之大夫治
與後

者仲池名
湯曰德日
新其邦惟

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
 月之明而就火之光於室也故明主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
 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其得言也少故上之於
 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
 也藏之必自也行之必自也新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
 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遠諸侯也是疆幅順既長有
 城契母方將也大帝立子生商商室也契是時為司
 命始于此受玄王也契桓武撥治受小國是達受大國
 是達無所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視其民則相土之契
 孫烈烈海外有截也整齊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與之
 湯降不遲生當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久而上帝是
 祇帝命式于九圍為法九州○三十祀湯崩在位
 十三祀壽一百歲子太丁未立先卒外丙方二歲
 仲壬方四歲惟太丁之子太甲差長伊尹乃立太
 甲為帝堯成湯於亳非之濟陰

盤銘

宋史田錫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
 有戒蓋起居必視而夙夜不忘也正義曰湯沐浴
 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云者蓋取其澡身浴
 德之意故云日新又新金仁山口盤沐浴之器也
 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槃則盤木器
 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孟之戒蓋即杆亦浴器也
 銘字从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為名釋文曰刻
 全日銘古人之有訓戒勲業者多刻之於金器若
 鍾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也然則刻字書於
 金故曰銘古者凡器必有銘蓋常用之物而
 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器之常待以常警也
 場屋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
 因方氏誤指為燕器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違安之
 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
 必於沐浴云者蓋取其澡身浴德之意故云日新
 又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則
 盤非沐浴之器而何孫彝示○日日盥類人所同
 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

五日揮湯請浴二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

髮浴謂盥手盤即內則少者所奉之盤語云浴手

沃亦謂盥濯而已古者浴有二義浴而盥手則

沐同此是也浴而潔身則更用杆玉藻所謂浴

杆履劇席是也或問事以潔身言者髮與手亦

也張叔○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屈木為槩準以

矩把水貯之時其張叔煖以瀉濕人身之污垢一

舊染用享上帝夫張叔欲猶垢汚也顧可無沐浴之

功哉張叔注

大雅文王之詩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

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既沒

言文王既沒于天是以周邦言文王既沒自后稷始封于有餘年而受

命則自今始言文王既沒又有周之德豈不顯乎上帝之

命豈不時乎言文王既沒益以文王之神一降一降無時不

在上帝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也

慶慶文王言文王既沒令聞不已陳錫我周言文王既沒侯文

王孫子言文王既沒文王孫子木支百世言文王既沒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言文王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言文王既沒是以上

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

修德與周言文王既沒○世之不顯厥猶翼翼言文王既沒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

而生于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

士則足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

宜其傳世之顯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天命假大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於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斂裸

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黼黻王之蓋臣蓋

也無念爾祖幸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言文王既沒命不易○命之不

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言文王既沒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既沒上天

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又

使紂之所以廢與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帝之幸無

聲無臭不可得而步也言文王既沒周公追述文王之德

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繇于此以戒成王

商頌玄鳥之詩言文王既沒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言文王既沒玄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

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

通考云古地名芒古帝命武湯武湯以其有正域彼四方治也方命厥后命謂人心歸也奄有九有謂土地

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其宅毀土芒芒也殷
郊祿軌道邪簡狄亦而生契其宅毀土芒芒也殷
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其宅毀土芒芒也殷
地名芒古帝命武湯武湯以其有正域彼四方治
也方命厥后命謂人心歸也奄有九有謂土地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
王靡不勝武下湯武其子孫襲湯龍旂十乘諸侯
所建蚊大禧音是承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也四海來假來
假祈祈衆多景員維河景山四出皆大河殷受命
咸宜百祿是荷也○此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
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邦畿

世紀云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
○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
千里○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
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
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詩綿蠻黃鳥止于丘隅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
飲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載之者平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為者為鳥言以自比也

黃鳥

驪黃自關而東謂之鷓鴣自關而西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言○離黃倉庚也鳴即黃生○黃栗留看我麥黃然熟不故又名黃栗留

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鷓鴣一名鷓鴣一名鷓鴣

庚或謂黃栗留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搏黍或謂之黃鳥皆此物也當楛熟時來在桑樹鳴則盤熟

丘隅

爾雅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功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又云天下有名丘

鳴則盤熟

丘隅

爾雅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功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又云天下有名丘

鳴則盤熟

丘隅

爾雅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功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又云天下有名丘

南其二在河北○**廣雅**云小陵曰丘○**風俗通**曰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二者地也四方高者天下傑形也○**詩箋**云丘隅丘角也

文王

文王名昌父季歷古公亶父之少子也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之荆蠻以讓季歷古公老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山火禮后稷公
傳書考大學卷之一邦禮禮
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幼
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容於二虢度
閔天誦於蔡原蔡公訪於辛甲尹名重之以測
畢祭億寧百神而柔萬民於是伯夷之徒
咸至齊子名熊其見文王也年已九十矣
逐狡兇則既老矣使子許政治之舉置帝心二十
以預斷得失則子尚壯不衰也遂舉之帝心二十
七祀崩子辛立是為紂紂不道滋甚九侯
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紂紂且
曰西伯昌與其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人三聖合謀

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羑里文西伯在羑里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闕大之徒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
詩譜西伯者崇侯虎也山史明年虞芮質成於周虞芮二國爭田質成於周人其鏡排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從字人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展君子之德乃相讓以其所爭田而還又明年伐犬戎得呂尚呂尚年八十餘
傳書考大學卷之一邦禮禮
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太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又明年伐密須公都於程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邲又明年伐崇竹豐邑徙都之山史西伯立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歸者二千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出呂氏初伊闢之懼以

為人天下
有之而勿
也

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西伯以服事朕
終身不二在位五十年九十七子發立伐商而
有天下蓋其父西伯曰文王出史

衛風淇澳之詩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堅剛茂有匪君子充耳琇音
瑩充耳瑀也琇瑩美石也會弁如星弁也以匡音
如星之明也斐兮匪君子終不
可諉兮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瞻彼淇澳
竹如簧簧也竹之聲也匪君子如金如錫言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邦彥章六
綱練精如圭如璧言其生質寬兮綽兮寬宏裕
猗重較兮重較狎士之車以兩輪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言其樂武公之德○國語
武公年九十猶猶為會有知以下至
師長士苟在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
朝以交戒我存德成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
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
自防也可知矣故作此詩以美之

淇澳築竹

淇澳在淇水之上
淇水在淇水之上
淇水在淇水之上

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與水流
入於淇漢武帝塞決可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內
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弼篇
草不異毛與地里○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機
草木疏援爾雅云菴王芻也郭璞云卽菴葍也
子謂不然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
干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為河徒而其竿
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為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
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邦彥章充
有以綠竹為題者試入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菴
試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鄭公嘗辨有司之
誤矣○埤雅傳曰淇衛箇篠文曰淇衛之箭又曰
下淇園之竹以爲棹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
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
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竹
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
其卒章又曰如簧如簧言盛也且曰如簧則又以
明其爲竹矣○呂氏春秋曰管黃帝命伶倫爲律

詩三石竹
日觀以觀
竹時八月
為春三三
者為竹

君不謂
非亦不謂
非亦不謂
非亦不謂

竹葉竹之
堆其其前
不九林若
人功並定
易球亦產
陰和一日
伏老名實

伶倫自大百之西阮險山之陰取竹之嶠谷斷而
節間長六十九分而吹之為黃鐘之官律之本也

一丈名僕竹南荒有節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
為大舟笋味甚美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

色相映可愛兩垂界有百葉竹一枝百葉故名又
云勞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即紫錦江心礪石

上產桃竹可為杖竹性中虛此竹獨實類木○謝
靈運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戲香晨人聞蕭瑟雲岷

推名楚潭美質梁池○江適賦云有嘉生之美竹
挺純姿於自然合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

宗爽瑄列族圃田○禮記禮之于人猶竹箭之有
筠松柏之有心二者天下之大端也故買四時而

不改柯易葉○拾遺記蓬萊山有浮雲之篔簹青
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磧細如粉

柔風至葉條翻起沸細砂如雪霞仙者來觀戲焉
風吹竹葉聲如鐘磬之音○海錄碎事紫雲莖慈

竹葉竹之
堆其其前
不九林若
人功並定
易球亦產
陰和一日
伏老名實

湘中記
度為年歷
有文竹此
上有石床
四面編竹
映映常綠
風聲如簫

蓋山出竹
葉大如指
竹葉細葉
葉如紫
後人採為
方物贈人
切之為琴

竹也赤玉脂挑竹也青地蛇枝苦竹也紅鵲尾
竹也○博物志云舜南巡不返二女追之不及至

洞庭之山以派揮竹竹盡斑妃死為湘水神故有
湘妃竹○白居易發竹記竹似賢何哉竹本圓

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
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

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廣用虛受者竹節貞
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各行夷險一致

君子多樹之為庭實焉○劉寬夫刺竹記堅可以
御書考大學卷之一 辨說章 三

配松柏勁可以凌霜密可以泊脂地疎可以瀟
宵月嬋娟可衝勁拔小回植樂風生韻合宮徵○

史記渭川千畝竹其八與千戶侯等○涇州產方
竹體如削或勁挺堪為杖不讓張琴箏竹杖也其

隔州亦出大者數丈○竹譜武林山西舊有雙竹
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

謂錢塘扶竹是也譬碧海之桑而兩相比謂之扶
桑耳○晉書王徽之字子猷嘗寄人空宅便會
種竹或問暫住何煩徽之但嘯咏良久道猶續

日何可一日無此君○東坡綠筠詩可使食無

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

可肥士俗不可醫傍人笑此言必高遠似痴欲對

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楊州鶴○蘇軾云文與可

自號笑笑先生晁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

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笑笑之餘以竹

發鈔竹亦得風天然而笑○岳州風土記岳人五

月十三謂之龍生日種竹多茂即齊民要術竹醉

日也又曰竹迷日山本謂種竹酒用辰日○雲窓私志凝波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莊

竹出區吳山紫枝綠葉堅滑如玉風吹有聲環佩

漢成帝種于臨池觀更名曰環佩竹花如海榴實

如蓮子而小服之肌滑體輕趙飛燕舞于掌上服

此實也○楊誠齋詠竹詩便無文與可自有月傳

神○張正見詩翠竹梢雲自結籠輕花嫩笋欲凌

空欲知抱節成龍處當于山路葛坡中

切磋琢磨

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周禮云百工飭庀八材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杵曰剡金

日鏡華口 制羽日別

周頌烈文之詩 注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諸侯

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封靡于爾邦封專利以自

強使戎子孫保之也無封靡于爾邦封靡于汝

也紹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言汝能無

大功則使汝子孫繼序而益大也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呼前王不忘

勸勉之詞 聽訟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莊

周禮大司寇之職以兩造禁民訟兩造兩爭入求

矢於朝直也不入矢則自服不直矣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劑券也一札入鈞金三十斤為鈞金

其剛而不變也不入三日乃致於朝必待三日乃

全亦是自服不直矣三日乃致於朝必待三日乃

致民于然後聽之以嘉石不平罷民嘉石文石也罷

能自強于善故設嘉石于外嘉石文石也罷

朝門左以平之使為善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

未麗於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坐諸

其過也嘉石赤石也窮民無告之

石於外朝門右以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

達之便得伸也

止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立於肺石之上三日取其心也。肺肝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長官遺絕下情故加之罪。小司寇之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辟聽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觀其面則氣聽。觀其氣則色聽。觀其目則耳聽。觀其耳則目聽。不直則聽。不直則聽。不直則聽。

意

內經云心藏神脾藏意。○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在謂之志。○荀子曰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誠意章

朱之一 誠意章

書

肺肝

白虎通云肝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五藏肝仁肺義肝所仁者何肝木之精也蒼龍之位也仁者好生也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蒼龍色青而有枝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也。○靈樞經曰竅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內經云肺者流精氣之匡佐也。靈樞經曰竅精而出入者謂之肝藏魂疏神氣之輔弼也。隨神而往來者謂之。○又云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黃庭經云肺神皓華字虛成。又云白元君主肺宮之神。又云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形八寸二分。純赤。肝神龍烟。字含明。又云肝神名聞君童。字道清。形長六寸。色青黃。○養生要曰肺為華蓋。肝為清虛宮。魂所藏。

目

神回元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形長三寸六分。衣五色。又云兩目神亦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又雜俎云靈鑿目神名。○世說唐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釋名云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春秋元命苞云日肝之使。○國語單穆公云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常之間。○韓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甘泉賦云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倦游雜錄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誠意章

朱之一 誠意章

書

春秋元命苞
四目是謂
靈明在焉
瞳子限限
單明

謝惠連曰
氣之清
子也

糊屏風所以養目也。○襄弘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河目謂眼平而長也。沈休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瞳眼中人徐陵：日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係權幼時，眼碧色，號碧眼小兒。

手

兩手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寃陰。○釋名云：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真誥云：手爲人關。○李命手握三公之字，仲尼手握鉤。○韓子曰：各實相須而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誠意章 手

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掛，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論語：摘輔象，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是謂敏士，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血，期是謂病惡。○鉤命訣：仲尼虎掌，是謂威射，滌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老子：手把十文。○傅咸掌有臥龍紋，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虎膺，手掌也。松根，指節也。蹲踴，大指也。鉤戟，頭指也。玉柱，中指也。○通

屋

典云：魯季友有文在手，曰友，唐叔有文在手，曰虞。鄭玄：孫手文似一，名小同。宋武公女仲子有紋在手，曰魯國夫人。後歸魯，隱公生桓公，后稷之孫生而有紋在手，曰鞠，因以爲氏。○元和姓譜：周昭王少子生而有紋在手，閻康王封于閻，唐表，周平王少子生而有紋在手，曰武遂，以爲氏。

釋名云：屋，與也。其中溫與也。大屋曰廡。音廡，廡也。上世具也。也。懔，覆也。并蕘，人謂之床，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誠意章 手

○論衡云：屋覆人，形宅居人體。○楊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憐憐。○家語：周公居家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注：白蓋之屋以茅覆之。○郡國志：秦州俗，其居八板爲屋，故詩曰：在其板屋，脩我甲兵。○齊張融爲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後問其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供王父遷居詩：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但喬木。

黃帝年首
龍身逾九
尺兩兩堪
桑條繫花
瓶河日陰
顛首如龍
顏

竹落荆新扉。上有鶴鳥都。下為雞犬栖。云云。○塵

史熙寧間故太師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

侈。中堂起屋三層。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

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

其間。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何新事。堯夫

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體附形軀

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形

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城也。

圖書考大學卷之一 誠意章 天

○真誥云。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

身

釋名云。身伸也。可屈伸也。○內經云。身半已上。其

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其氣三矣。

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

病牛。所謂天樞也。○六微旨論云。天樞之上。天氣

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中。人氣從之。○

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

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

左傳云。心
書曰。心
之鏡耳。非
身之臟。

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

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

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

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

之道。尚繇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

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

○孝經援神契云。人頭圓像天。足方法地。五藏像

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

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涉星辰。節法

圖書考大學卷之一 修身章 无

日歲。腸法鈴。

心

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形長九寸。色赤。又曰靈臺。

靈府。丹府。泰宇。○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

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如涉驚。一則以之

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

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天矣。夫所謂神

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蠢。明不居則耗。

而又奚以善為。○釋名云。心。織也。所識織微。無物

河漢云。心
神生之本
神之變也

書林云心者氣之主

白虎通云目為心視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支體主也

內經又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

不貫于心也。○元命包云：心者火之精，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白虎通云：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

圖書考大學卷之一修身道 三

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又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于體，聽之不合于道，視而不復于性，三官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心之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與也，自止也，故

苗

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曲，中心不可劫而使易意。○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括地圖云：無咸民食土，成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王關四萬六千里。

公羊註曰：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欲得其孤，特疏數，長也，欲相與，居，相相助，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

圖書考大學卷之一修身道 三

○春秋說題：籩粟五變，以陽化色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粟，四變入口米，五變而蒸飯可食之。○晦菴次劉秀野蔬食芡腐韻種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淮南王弄術，成豆腐。○漢高后時，諸呂用事，朱虛侯劉章，侍宴飲酒，酣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詩：魏風，穎鼠碩鼠，無食我苗。○亢倉子得時之麥，長稠而頌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量，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

德 一

碩

詩經播厥百穀既庭並且碩大我黍與與我稷翼翼之庾如坻音池如京音高也乃求千斯倉音求斯箱黍稷稊梁音次之慶音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四書備考卷之二月

大學下

如保赤子

棗

糾

桃

蓼

曹風鴈鳩之詩

矩

書考大學卷之二

臺

山

貨

寶

秦誓

中國

府庫

庫

馬乘

堯

桀

周南桃天之詩

小雅蓼蕭之詩

蕭

鴈鳩

小雅南山有臺之詩

小雅節南山之詩

石

楚書

舅犯

口

財用

府

孟獻子

豚

伐水

羊

笛宰

牛

百孝

目錄
大學
卷之二

二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

大學下卷

康誥曰如保赤子

王曰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書武工

堯

帝堯姓伊祁堯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其先出自帝堯之子摯之弟母陳豐氏曰慶都孕十有四月

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按放勳書注

附書考大學卷之二治國章
也勳功也言其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此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耳史記以放勳重華皆為名謬摯立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

改國於唐合而稱之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都於平陽之安邑屬山西以火德王色尚白出

記○甲辰五載載歲也言一歲無不覆載也乃命羲和欽若昊

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和義叔和仲和

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免釐

百工庶績成熙出堯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各

慕成守好貪求於是伐而亡之有苗各不享征而

通典記云 堯之爲君 一日十端 官事教化 爲未履風 止于庭神 能見于宮 澤府神生 積善爲五 色易化位 神木生通 堯生神子 天甘霖降 于地堯爲 十瑞

克之於汴水之浦命閔音伯長火居商丘以祀大

紀命毋句氏作離聲句一作祭制五絃徽鼓大唐之

歌命夔放山川谿各之音以歌八風西北立冬日

冬于日廣漢風東北立春日條風正東春分日明

也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出史路五十

載帝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出列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於我哉出文六十有一載洪水懷襄懷包其四

上也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于羽山放驩堯

於崇山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肯堯求賢德可

以讓位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於是二女

妻舜九男事之七十有二載納舜於泰山之麓使

之主祭命禹平水土蓋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

徒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文祖

之廟七十有六載流共工于幽州竄三苗于三

危八十載禹告成功詳具書禹貢篇八十有一載

堯始刑

堯始刑

堯始刑

堯始刑

堯始刑

肇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荆揚封十有二山封五

四岳於有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部於吳

率羣臣刺璧而書東沉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

今逸書有中候逆衡之篇是出通堯之爲君也其

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

貴而不舒黃收純衣收是名其色黃故彤車白馬

芽茨不剪茨覆也以茅覆僕柄不斲惟質僕

題不拊題彫頭也楨音大輅不畫天子車越席不

緣越草太羹不和以肉汁爲羹而飯於土簋飲於

十銅飲食皆以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

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室

室屋不塗色塗音籍白土也布衣掩形鹿裘禦寒

衣履不故盡不更爲也出通存心於天下加志於

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

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視之如父

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洽出說○景星耀甘露降朱草生鳳凰至

而民洽

而民洽

而民洽

而民洽

而民洽

帝舜代行
天子事
已崩年百
十七在位
九十八年

禾華醴泉湧焦僕民來育沒列各列美
又有草萊階生隨月生日以前生一
一集服以占日月之數各西一葉若月
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癸未一百歲
於濟陰之成陽西非是為穀林

舜

生於姚墟
生於姚墟
生於姚墟
生於姚墟

帝舜曰有虞氏其先國於虞始為虞氏系出虞
是生喬牛喬牛生韓腹初家於冀韓腹娶握登生
舜於姚墟故姚墟見大虹而握登生
早喪韓腹再娶而生象象得親乃成惡舜御不以
道舜於是往於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大枝
避小枝受事親撫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于四
海執玄德而化馳若神歷陽在河之耕者侵畔乃
往耕焉田夫推畔雷澤在濟之漁者爭坻乃往漁
焉蛟人遜長東夷之陶者苦窳音于乃陶於河濱
在定陶西而期年而器以利牧羊於潢陽而獲玉
曆於河巖所至嚮合遷於負夏音地販於項丘信
傳虛項丘實貴于是信於傳虛編蒲結罾每徒

帝舜代行
天子事
已崩年百
十七在位
九十八年

帝舜曰有虞氏其先國於虞始為虞氏系出虞
是生喬牛喬牛生韓腹初家於冀韓腹娶握登生
舜於姚墟故姚墟見大虹而握登生
早喪韓腹再娶而生象象得親乃成惡舜御不以
道舜於是往於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大枝
避小枝受事親撫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于四
海執玄德而化馳若神歷陽在河之耕者侵畔乃
往耕焉田夫推畔雷澤在濟之漁者爭坻乃往漁
焉蛟人遜長東夷之陶者苦窳音于乃陶於河濱
在定陶西而期年而器以利牧羊於潢陽而獲玉
曆於河巖所至嚮合遷於負夏音地販於項丘信
傳虛項丘實貴于是信於傳虛編蒲結罾每徒

子實云舜
葬於姚墟
王崩于河
際之岩知
天命之在
已歸道不
傳

舜史注
舜與象每
欲殺舜其
妹嫁與象
為之醜列
不傳舜女
弟象與二
弟象與二

洛京實事
舜云舜受
終成象朱
皆龍成朱
神生象朱

民歸之舜一徙成邑再徙至鄧之墟小大悅之秀
士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諛秦不虛靈甫
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遜位於是疇咨於衆
詢四岳明明揚側陋上明謂顯之下明謂已
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進又
不格姦言舜能和以孝使之進以善克曰我其試
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於是錫之絺衣細葛布雅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治綱緯五
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
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於畎畝之中
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勤靡懈帝將胥天下而遷
之乃歷試諸艱使宅百揆揆度度靡不時敘以時
無廢屬之徽典也無或不從實於四門之門四方
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諸侯穆穆也烈風雷雨
方至而使上為故口賓相視原原雷雨大至衆懼
納於大麓而弗能迷也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
失常而堯之七十三載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
遂攝位出路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頡

屈辱之極也。天下謂之八愷。愷，和也。言有此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天下謂之

八元。元，善也。言有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堯未

及舉舜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

於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不才，掩義

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渾沌，即驩兜也。言

而好為凶慝，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氏也。毀信惡

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窮，共工氏也。顛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謂之檇杌。檇

杌，無稽也。此三族世憂之，堯未能去。緡雲氏有

不才子，緡雲，黃帝時在緡雲之官。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天下謂之饕餮。饕餮，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

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狼惡，好息積財而不

用。善奪人財物，強狠長萃，而單名饕餮。言三苗性

似故，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乃流四凶族，遷於四

裔。以鯀、鮌、三苗、共工、驩兜、四凶。於是四

門辟言毋凶人也。攝位二十八載，堯崩，舜避

堯子於南河之南。天下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之

丹朱而之舜。歷二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都於

後漢李固傳曰堯禪
基三年地
別見堯子

美事

蒲阪，今河以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廟立七廟。

官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庠。州，今道。封黃帝之孫子

十九人，為侯伯詢四岳，命九官。命禹為司空，棄為

庶宗，垂為共工，益為虞，而後為咨，丁二牧。州，

衛少而誅求寡，國用不匱。七載，作大唐之歌，以美

堯禪。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三

十有三載，命禹總師，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三

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之為君也，上循堯道，下任賢，

紀后，拜蒲衣。莊子留缺，舜問於玉，似四問而不一

其子，曰：而乃今知之，予有虞氏，不及泰氏，而有

親善，卷學於務成，報其名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德，天下不足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德，天下不足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德，天下不足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德，天下不足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之德，從天下之德，天下不足也。昭之於舜，曰：天下

終年三后
陳命備代
嶺山嶼山
女子第
人曰
其受

異字新
異曰
吾敬而
事上故
見為忠
以接吾
故見為
下故見

止也法貴德尚齒藏金嶮巖之山指珠五渥之淵
俾下服度於以社淫邪而絕艷媚作米廩以養帝
籍有虞氏之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巳南面無為而
治兩學即上岸下岸出通鑑五結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是時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
趾北祭肅慎肅慎北東長島夷長或島夷西渠析
枝二國名撫字出入日月罔不俾率四海承風暢
於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四十有八載南巡狩
崩於鳴條出通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
壽百一十二歲葬於蒼梧山九疑之陽是為零陵
今永禹封舜後於虞而客之及周武王克商封舜
後胡公於陳賜姓媯氏出通

祭燔之所言皆從自是禪百姓之財為頃宮瑤臺
瓊室玉門日與妹喜行淫縱樂政事怠廢見通左
師曹觸龍讒嫉才智夏祭荒注于樂沉溺于酒其
祭左師觸龍身左師觸龍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奉事
辰於天祭令逆於時隕山地震及泉發徒鑿之通
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祭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
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謀恭
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
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
已去天命不祐蓋少懷乎祭曰吾之有天下猶天
之有口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較湯問
之嘆息使人哭之祭怒囚湯於夏臺獄名已而得釋
祭大會諸侯於石叻氏有潘氏俱見祭汰後引
師先歸祭率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姓
顧氏昆吾氏音祭之惡恣行亂政出通鑿池
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占名執其圖
法泣諫不聽將古山奔商出通祭之世星隕地震
伊洛水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殷湯修德諸侯畏

服禁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伐桀紂曰吾悔
不遂殺湯於夏臺及戰不勝走鳴鳴地音在如入
於三艘之國在兗州府定陶縣今有三艘亭湯又從而伐之放於
南巢今巢縣是三年成於亭山紂在位五十有二年湯
封夏後於杞至周仍之夏自禹至桀歷十七君十
四世共四百三十二年

按祭子淳維妻於泉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
葦育逮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
後是也

四書考大學 卷之二 古圖章 十

紂名辛帝乙之少子也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
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紂母之生微
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帝乙立為妻而後生
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疵法而爭之
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為後
氏春 帝乙二十有七祀歲丙午崩紂辛立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殺猛獸知足以拒
諫言足以飾非矜已誇人謂天下皆出已之下

釋名

論語比考
纘曰殷也
纘已五馬
走未均曰
王馬喻實
纘去也

棄黎老昵比罪人弗祀上帝神祇宗廟恃其強本
好用兵性汰後好濃色出路始為象箸箕子嘆曰
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
他人將稱是王未足為天下殆哉山通八祀伐有
蘇獲妣已妣姓嬖之惟妣已之言是從於是師涓
作新聲為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財鹿臺名其大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
盈鉅橋之粟鉅橋名鉅橋在濮陽縣北二十里多取
物充仞宮室廣沙丘苑臺沙丘苑臺在邢州
四書考大學 卷之二 古圖章 十七
野獸黃鳥置其中惕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
酒為池酒池在衛州懸鐘磬於屋楹懸鐘磬於屋楹
人為縣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
之法炮烙刑紂之無道紂之無道十有一祀以西伯昌
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
三公九侯有好友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
之而醢九侯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紂伐

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昏糾糾四西伯於羗
湯陰有羗里城 西伯之長子曰伯邑考實也
 糾御糾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下藥
 王食之糾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文奇物善馬以獻糾糾
 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洛水一名洛水
之東謂洛西文以請除炮烙之刑糾乃許之賜弓
并方等州也 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仲為政費仲善
 諛好利般人弗親糾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謗諸侯
 糾書考大學卷之二 國章 主
 以此益疏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
 糾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一說糾之臣祖伊聞
 之而奔告糾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元一作
 敢知吉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無大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今我民罔不欲喪王
 其奈何糾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糾不
 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孟津諸侯
 聚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
 知天命乃後歸紂愈淫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
 效爭乃強諫糾糾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
 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糾又囚之般之太
 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
 侯伐糾糾亦發兵距之牧野地志云今衛州城
 紂甲子日紂兵敗糾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自
 焚而死武王為天子封殷後為諸侯屬國武王崩
 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出史
 糾書考大學卷之二 治國章 主
 周南桃夭之詩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灼灼華之盛也 之子于歸宜
 其室家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 ○桃之夭夭有
 黃黃實也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天
 入其葉蒸蒸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始如以時故詩
 人因所見以起興
 洗
 抑雅云華之感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

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常桃生三歲即華果故首
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末華餘頗急四
年以上宜以刀割其皮故周南取少桃以興所
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者灼灼其華
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蕢其實
蕢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
桃故曰有蕢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
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
其家又以比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治國章 古

桃能令人笑也
人笑亦色
若山木也
櫻桃之皮
主引則
說以桃
李商其
子在街
笑者名
笑入樂
家風崇

黃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興備云桃
者五木之精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令人作桃符著
門以厭邪○述典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
投我以木桃是也○陶潛桃源記武陵人捕魚爲
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
華鮮美落英繽紛○天寶遺事明皇禁
苑中千葉桃花感開帝與貴妃賞玩日不凋萱艸
忌憂此花亦能消恨因折一枝插妃子寶冠上曰
尤能助嬌態也○張正見賦萬株成錦千林如異

者畫波文花然樹色發泰源而逸氣飄漢綬而芳
流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妝○拾遺
記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地寒有桃樹
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傳玄桃賦瑤海島
而嶺嶺兮懷皮索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
絲而麗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
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虞世南史略北齊
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
與兒曠面而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治國章 古

與兒曠面而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
悅取白雪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
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
華容○高蟾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
栽

小雅麥蕭之詩註
藜長大彼蕭蕭也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諸侯
心寫翰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麥彼蕭斯
零露漙兮既見君子爲龍也爲光德之詞也其德
不爽詩考不忘麥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

不夾詩考不忘麥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
不夾詩考不忘麥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

也燕登音體弟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考

蓼

詩云子又集于蓼音辛○爾雅蒿虞蓼也虞澤也○

吳氏本草蓼實一名天蓼一名野蓼一名譯蓼○

魏文子曰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

賊也本不可失○蓼類甚多有紫蓼赤蓼青蓼馬

蓼水蓼香蓼木蓼等花色皆紅白紫赤黑木蓼一

名天蓼其最大者名龍蓼辛物越王苦思報吳臥

則以蓼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

因書考大學卷之二治綱章十六

蕭

蕭菝也即蒿也

曹風鳴鳩之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

兮心如結謂結而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

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馬之青黑色兮鳴鳩在桑

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言其德○

于形于形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身也

鳴鳩

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鳴鳩之飼子朝從上下養

從下上一名枯謂鷓一名搏黍一名布穀一名獲

穀又名撥穀又名郭公又名鳴鳩又名馬盤鷓

又名桑鳩又名鶉姑○曹子建責躬表曰七子均

養者鳴鳩之仁也○牛僧孺象化篇曰象性莫若

心而已使性并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刺鳴

鳩足以象均耶辨身性觸而理歸身冠足以象

爾書考大學卷之二治綱章十七

耶○風土記祝鳩反舌也釋者謂之雛正秦漢

謂之鷓鷓鳩其大者謂之鷓分鳩小者謂之鷓鷓

鳩或謂之鷓鷓鳩或謂之鷓鷓鳩楚鳩荆鳩

或謂之鳩夫鷓鷓○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注曰

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

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

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亦當見其乘居而匹

處者蓋具性然也關關雎鳩相應之和聲也○齊

齊書也鷹為鳩屬者應陽而則啄桑仁而不

故月令曰鷹化為鳩夏小曰鷹者其殺之

鳩者非其殺之時也○博物志鳩似山鵲而

短尾青黑色多聲又名鳩音鳩鳩又名鶻音鶻鶻

喜朝鳴又名鶻朝音鶻朝一云即鶻音鶻也陸機

以為班鳩非也班鳩項有繡文班然與此全異

外又有鶻音鶻鳩音鳩及鶻音鶻鶻音鶻小黑鳥鳴自呼江東

呼為烏鶻音烏鶻爾雅口鶻鶻也又有鶻鶻似鶻而

憤兩翼有白點剪其舌可教以人語俗謂之八

者亦鳩類○杜詩布穀催春種音布穀李詩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治國章大

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張華曰農事方起此鳥

飛于桑間若云五穀可布種也○瑤應圖自鳩

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張華曰

勝即首上飾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一名戴勝

似山鵲而尾短長嘴青色尾冠俱有文采如戴花

呼戴勝○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音羅

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蓋鳩陰則屏逐其匹晴則

之○天將陰鳴鳩逐婦帝中林鳩婦怒啼無好

○李白自鳩辭白鳩之白誰與憐霜承雪襟誠可

珍含哺七子能均平食不咽音不咽性安馴首

政鳴陽春天子刺玉杖銀形賜耆人○曹植魏德

論曰班班者鳩委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為魏出未

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幽冀錄

長安有張氏者甚獨處室有鳩自外飛入止于對

牀張惡之披懷視曰鳩來為我禍耶止乘音乘

為我福耶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鈞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治國章大

焉遂寶之自是子孫咸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鈞云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

出於矩平矩以正繩仰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

矩以知遠環知以為圓合矩以為方大矩之於數

其數制萬物惟所屬耳○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注

云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

小雅南山有臺之詩

南山有臺音臺非山有萊樂只音只邦家之基

鳩中
之鳩
鳥
詩
之
一

鷹
向
來
謂
之
鷹

傳
成
鳩
賦
數
文
音
鳩
而
有
序

語
三
門
進
就
出
門
香
徹
也

矩

只君子萬壽無期齊千册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臺

臺莎草也可為簞笠疏而無溫故曰莎其實為莎附子入藥

小雅節南山之詩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瘥病也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

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輔也俾民不迷不

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不

我衆并及空窮也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邑所以含精藏雲故編

石布山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

爾雅曰山者氣之邑所以含精藏雲故編石布山

爾雅曰山者氣之邑所以含精藏雲故編石布山

曰山大而高曰崧山小而高曰岑多草木曰岵草木曰岵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岵

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六萬四千五

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天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

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爾雅又云

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山色曰翠微亦

曰山腹史天下名山八三在夷五在中國華山

爾雅考大學卷之二天下

首陽太室少室太山此五山黃皇嘗遊管子凡

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寸出銅之山四百六寸有

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

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

上有赭下有鐵山精曰夔亦曰鼓亦曰雲陽

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

也又云陰含陽故石凝為山運斗樞曰山者

地基也釋名云山產也言產萬物爾雅大澤

曰夫山生材用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

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

露之澤萬物

以成百姓以饗○淮南子曰八紘之郊乃有八極

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

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

之山曰蒼門西南方曰緇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閼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

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河圖云山地之輪

也○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正

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書考大序案之二河天序

滿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列子曰渤海之

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曰岱與閼闔方壺蓬萊

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帝命禺彊使巨鯨十五

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而能伯之國有六

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鈎而連六

于是岱與閼闔二山沉于大海○蜀王本記天爲

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

石

吳越春秋禹按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乎

疑上東南嶽曰崑崙承以文王履以盤石其書金

簡王字禹乃還齋三日發石取書○列子天亦物

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

關○穆天子傳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

焉天子使重暉同之民鑄以爲器于黑水之上今

國人所鑄作器天子于是取好石形成具色修○

亦皆石類也○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看日出處時有

三齊畧記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看日出處時有

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遠神輒鞭之皆流血至

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疑之東傾狀如相隨行

○書考大序案之二河天序

○左傳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臣聞作

事不時怨讎潰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

室崇後民力凋盡怨讎並作莫保百姓石言不亦

宜乎○習鑿齒晉陽秋惠帝永康元年十一月戊

午朔大風起從北來飛石五六日乃止○周禮大

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

窮民凡笮獨老幼之欲復於上而未達者立於肺

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本紀梁天監

被詔於公車府。訪木、石、傷、各置有一函。有龍、方、應、才、高、抱、歎、豪、門、陵、殿、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貨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貝，海甲蟲也。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漢書云：王莽時八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歸藏：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微。以求則得有喜。將至，郭璞曰：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而易資，犯而不過。

楚書

國語云：王孫圉大勝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嚙玉以相。王孫圉以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白珩者，玉也。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

寶者，謂之寶。子之寶，謂之寶。子之寶，謂之寶。

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雲連徒洲之地，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也。國語考大學卷之二 平天下 圭 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諱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倚相楚左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測于詞令，信于訓告，是楚人賈之。觀射父，楚大夫也。達諸禮典，習于說朝，悼信而文，淳精而慈，以故水有詞于世。

物志云珠寶也。美寶為琛。爾雅曰寶起于萬民。金起於汝漢。珠起于赤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漢書地理志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謂使者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即賢臣也。惟大國之所觀，秦觀無以對。○華嚴經云：海底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燒百川之水。一曰日珠，二曰離潤，三曰火珠，四曰寶珠。○朱仲造嚴童子書曰：長至徑尺，則寶也。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點，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念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寒一也。貝大者如輪。○王榮車渠枕賦：楚材於少岳，舍陽陰之淑貞，飛輕縹而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絕倫。○皇雜錄：明皇賜號國夫人，照夜珠，蓋希世之寶也。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地境圖云：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兩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勇犯

禮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勇犯，勇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臣，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藉額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以爲本
中生使
耳
者

晉語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
國亂民擾得國作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
子鉢鉢道也長重耳苦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
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
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道民不哀喪而求國
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
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息德是哀樂喜怒之
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
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
國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天

晉語重耳
重耳避齊
三年四
三秋後
行如莒
三秋後
季與以
三秋後
生伯儀
隨以叔
齊趙衰
年而獻
牛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敬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較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
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山於五鹿地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簪首受而戴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獄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
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國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无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也而視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若得志於
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取焉乃饋盤
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
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政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本道不得
若止命也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救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郟同僂
共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
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
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必報不殺。曰。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晉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
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
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
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
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
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明年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以
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
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以。公子曰。所不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
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為文公。○呂卻畏偏將。焚公
宮而執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
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
澆。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即至。雖有
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新文公未祛。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
難告。○時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於鄭。秦穆
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狐嫪言于文公曰。求諸
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先
於諸侯。今為可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
右師圍濕。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王賜晉陽樊。濕
原。攢茅之田。楚伐宋。文公帥齊秦之師。以救宋。子
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師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乃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師次于城濮。既陳。
大敗楚師。子玉死之。文公歸行賞。首狐偃。○始女

壽元虎二
云晉文公
之狐偃
禮未生其共
犯者治國
首望有死
犯也

公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

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豈焉公曰可矣狐偃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殊以正其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門一戰而霸

諸侯多子犯力也○說苑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

濮君問于咎犯咎犯對曰服君之義不足于信服

戰之君不足于詐詐之而已矣君問于雍季雍季

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

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

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

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

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韓詩外傳晉文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

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黜

黑手足靡胠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

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文公曰噫我豈

晉侯問于
雍季曰
焚林而
田得獸
雖多而
明年無
復也
乾澤而
漁得魚
雖多而
明年無
復也
詐猶可
以偷利
而後無
報遂與
荆軍戰
大敗之
及賞先
雍季而
後咎犯
侍者曰
城濮之
戰咎犯
之謀也
君曰雍
季之言
百世之
謀也咎
犯之言
一時之
權也寡
人既行
之矣

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

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伊我為成人者我以為上

恭我以禮防我以義使我為非者我以為次

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則則處前難在後則處

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

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

將何錫之哉○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息須從

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史記晉侯賞從亡者介

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

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

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

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

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秦誓

左傳杞子原秦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叔襄叔曰勞師以冀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備之母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

也無得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襄叔哭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過

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起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

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

禮則脫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

之以乘韋先牛十二以輕先物犒師曰寡君聞

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勝敝邑爲從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皇武子辭焉辭次鄭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惟是

資餼宰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

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

原秦成
鄭人使
穆公
訪諸
叔襄
叔曰
勞師
以冀
遠非
所聞
也師
勞力
竭遠
備之
母乃
不可
乎師
之所
爲鄭
必知
之勤
而無
也無
得必
有悖
心且
行千
里其
誰不
知公
辭焉

之有其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今較
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子曰鄭有備矣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晉原軫曰秦違楚叔而以貪勤勞民天奉我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
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死
公之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
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
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天下

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至孟明視西乞
滑白乙丙以歸文嬴秦穆公所妻晉請三帥曰彼
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
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
夫力而拘諸原婦人營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
警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
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稱首曰君之惠
以累臣擊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出

公孫氏
孟明使
渭水伐
大敗晉
取王官
駘以報
之役深
少自其
察利口
不遠

不朽。君從君惡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

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

也。不替孟明。而使孟明之。孤之過也。大夫何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遂悔過作誓。○書公曰

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義也。古人有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安于狗已。多責人。斯無難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忌。惟今之謀人

將以爲親。親。老成之人。以其不。已而。之。雖則云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美

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怨。其。番番良士。又

力既。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

欲。惟哉。善諷言。子。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多。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

我子孫黎民。亦職也。有利。燕人之有技。冒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遠。是不能容。以不能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隳。曰由一人。邦

榮。慎也。亦。一人之慶。○後穆公之。用三。以

殉。墓。國人爲之賦黃鳥。

說文云。口。人之所以言食也。○鬼谷子曰。口者

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可以食。不可以言。○養生

經。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管口也。甘泉。也。○養生

要。口。爲華池。○傅子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口

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

○杜如。體論。東俯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在云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美

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不。漢書周昌曰

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燕書司馬況與蘇

職。食不知口處

中國。西夷

晉書曰。考義。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是

前。辟。愛。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

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玉。海。云。禹。貢。甸。侯

綏。服。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蠻。○國。策。曰。中。國。者

聽。明。府。智。之。用。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被藝之所賦也遠方之所觀也蠻夷之所義行
也○後漢東夷傳云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
曰蠻睪題交趾睪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并有不
清涅之交趾是相指相向也

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東南地氣暖故有不火食者西又云東方曰寄南
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方曰象西方曰狄獫狁北方曰譯言能通風俗
象風俗之異於彼則欲別其服○風俗通云東
南之異譯則欲辨其音語之異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方謂之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咸育而由夷
者厥也其類有九倭夷傳九種○一日玄菟

日樂浪三日高驪四曰濊韓五日鳧夷六曰婁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

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授也其類近
八倭巡注爾雅云十日天竺二日咳首三日僮

僂四曰跂踵五日穿胸六曰僂耳七曰狗軼八曰
旁養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老

戎者兕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二曰僂夷

戎者兕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二曰僂夷

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羗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
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
也其行邪僻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
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財用
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
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謂笑一歲經用
之數用其什一
喪用三年之仂喪祭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周禮天官以九職任

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
地之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

百工飭它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宅
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如蕉葛可布草九曰
根木實可食者

開民無常職轉移備作
執事以九式均節財用一

九式均節財用一

則是用小
之節賦乃
所以理財
也

則善云民
賦雖難財
聚而財亦
未必聚於
天子如漢
之實云梁
翼則聚不
實賦唐之
元載伏士
則聚於
於宰執皆
似道則聚
於宰執皆

以本失其
綱太阿則
曉權之所
歸財必聚
焉

府庫者三
天下一家
何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則非若正
中外賦賦
也

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有贈賻給之式有禮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分頒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稂之式八曰匪分頒之式九曰好用婚媾宗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地

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三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讎七

曰情禮八曰殺哀九曰藩樂開藏十曰多昏十有

圖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甲

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府 庫

玉海云周官有大府內外天王泉府而無常庫也

官蓋府庫通言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禮記

云季春之月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

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左傳疏鄭

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為車馬兵甲起處又

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庫亦藏財貨

○說文云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

○春秋曜鉤云軫南聚星曰天庫天庫者天子藏

府○又云離珠五星在須女北為藏府○又云咸

池天潢五帝車舍也○韓詩外傳云晉平公藏寶

之臺披公子宴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

於百姓農夫藏於國庾商賈藏於筐匱昔桀紂聚

欲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君之福也○漢

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或曰王者藏於

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國庾商賈藏於筐

圖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甲

匱凡韓詩○鍾會論蜀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

非獨為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生

災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則國虛矣

府

周禮天官大府治府藏幣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

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長藏於府頒其賄於受

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玉府玉府金玉器物之府所藏寶璫等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掌財藏

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則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外府主泉貨藏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

待邦之用○面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藏六司

木藏材司水藏水司草藏蓄司器藏器司貨藏貨

典司六職○漢制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

私府

庫

釋名云庫舍也舍也者言物所在之舍也○說文

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帛所藏也故藏之為名也謂

田書考大學

卷之二平天下

聖

之庫藏焉凡安國治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實之故

天有天庫藏府之屋春秋文曜鉤曰軫南衆星曰

積者天子藏府也王者審五庫之量凡禮一曰車庫二曰

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見蔡邕

句一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築五庫藏出兵

禮月令云仲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筋角齒羽箭翰脂膠丹漆母或不良五庫者

一庫皮革筋角一庫一庫齒羽箭翰一庫一庫脂膠丹漆一庫○史記趙文子

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通鑑唐憲宗時有請以

左藏羨餘輸內藏者李絳曰自左藏輸內藏是徒

東庫實西庫耳帝悟○武承嗣傳武三思當國苛

取民貨產毀放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三思築天

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火焚之不遺一錢○唐德

宗起瓊林大盈等庫以貯私錢陸贄諫不聽後朱

泚之亂罄於兵火○唐書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

入不貲耗登不可較請別列舍以簡盈虛於是

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

贖庫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

者為月庫○五代史後唐明宗廢內藏庫四方所

上物悉歸之有司

孟獻子

宣公九年王定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

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其庭實旅

百主人亦設筵豆百朝而獻物獻其治國若往

是容貌秀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承

命也辭稱也加貨命有幣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

成公十三年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共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

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獻子謂公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以諸

侯之師及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

會晉侯及諸侯盟於虛打。謀救宋也。以楚人鄭

宋人辭諸侯。而諸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

而先歸。會莒。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

宋彭城。魚石自宋逃楚。又伐宋而納魚石于宋。之

四書考大學 卷之二 平天下 聖

已納魚石。據宋一邑。因為薦食之謀。未已也。時晉

悼公以十四歲。新立。即會諸侯之師以救之。師至而

楚師還。宋因辭諸侯。而請其師圍彭城。至是晉大

夫師諸侯大夫共圍之。彭城降。晉以魚石之族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而責諸夏。復會諸侯之大夫

次於鄆。鄭地。鄭從楚伐宋者也。晉既救宋矣。故

二年秋。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知入於

戚謀鄭故也。鄭人報晉。孟獻子曰。滿城虎牢。以信

鄭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檮

地。獻子相公稽首。地盡。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表。密邇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共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

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

七歲。豈有者焉。之言。晉侯不許。獻子曰。以寡

之密邇。仇讐。而願固事。無失官命。言以魯國

之國。而願堅固。一心以事。無失官命。言以魯國

晉君。無失官命。言以魯國。言以魯國。言以魯國

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以上

子聘於晉。宣子起。觴之三。從鍾石之懸。不移而

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

四書考大學 卷之二 平天下 聖

吾甚貧。惟有一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

也。以養賢為富。我歸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宣

斥。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垂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後稷以祈農事也。是

敬。而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其不從

敬。豈又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周四月。是建卯

月。既春分。而後卜。郊。宜卜筮。之不從也。言時已

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

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增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共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共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

師說已甚，則猶不堪，况卿乎？有災其執政之三

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奉

聘且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鬼

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我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敢問。傳言獻子友于凡且不隱。十九年獻子卒

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懸而樂比御而不入孔

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禮記：獻子為卿不驕

賢不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三

魯人謂之社稷臣也。所友樂正襄、牧仲，未嘗有

聞善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笑

子之家。獻子亦忘其家而與之子。莊子：速速生

獨生獲

馬乘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飾，問士之

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按四馬曰

詩云：四騏翼翼。又云：四牡駢駟。大夫以上，乃得

故謂士初試為大夫者也。○按天子傳

入駿之乘，右服華驪而左綠耳，右驂

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簡簡為右。次車之乘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

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王

子年拾遺記：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

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曰

超景，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

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兩翅

逾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豚 詳上五鷄豚

因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笑

爾雅曰：豕，豬也。呼為豕。豬，音律。豕，俗呼小豕

豚。音音。豕，最後生。奏者，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

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

有力。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豕，音音

為死也。○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

應生天理。○說文云：豕，謂之猪。小豕謂之豚。牝

猪謂之豕。又曰：豕，音音。小豚也。豚，音音。豚，音音

豚生六月也。○纂文曰：梁州以豕為猪。河南謂之

豕。吳楚謂之豕。音音。魚陽以猪為豕。齊徐以小猪為

也詳以豕也故羊五三八

角不齊音一角三齋音一絕有力奮音一格物論云羊

腹未成羊音一五月絕有力奮音一格物論云羊

羯白黑二色亦有青者壯一歲曰辨音一三歲曰羴

牝一歲曰特三歲曰辨吳羊音一界曰辨音一殺羊音一

曰羯羊子曰羔曰辨音一鳴曰羴五月生羊曰羴音一

六月生羊曰羴音一七月生羊曰羴音一易林羊腸九

祭○坤雅云羊性善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為主舉

羣聽之今所謂羣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羊性前

逆牛性前順故羊宜驅而牛宜牽羊性畏露跪出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而早歸○易注云羊無睛而能視死不羸目○古

今注云羊一名長鬚主簿一名胡鬚即又陝西同

州沙苑出璽耳羊其羊耳小味美○周禮云羊宜

黍注云羊火奇黍火穀故羊宜黍也○曲禮云凡

宗廟之禮羊曰柔毛按柔毛周禮內饗辨腥腥羶

香之不可食者曰羊冷音一毛而羴羴冷毛羴毛結

○春秋繁露云凡贊卿用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

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飲其丹必跪乳類

知禮者故以爲貴燕周法訓羊有跪乳之禮鷄有

撥時之候賜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窮幽記裴

晉公午橋庄小兒坡茂少盈里晉公每使數白羊

散於坡上曰步少無情賴此粧點○詩羔羊鵲巢

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

直德如羔羊也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還食自公

委蛇委蛇

百乘

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

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千里成十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平天下

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

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爲百乘之家

菑害

洪範傳云凡有所害謂之菑無所害而異于常謂

之異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

四書備考卷之二目錄

中庸

子思

喜怒哀樂

天

昔獲陷阱

白刃

袞金章

大雅旱麓之詩

四書考中庸卷之二目錄

魚

商風伐柯之詩

射

小雅棠棣之詩

琴

祭祀

天子

宗廟

大雅假樂之詩

預史

天地

地

顏回

子路

塗

彭

淵

柯

正鵠

瑟

鬼神

大雅抑之詩

四海

子孫

王季

四書備考卷之二目錄

武王

周公

上祀

喪

三年之喪

組紃以上

祖廟

時食

序爵

旅酬

郊社

大王

道王

墓

葬喪

父母

春秋

裳衣

昭穆

序事

序齒

禘嘗

四書考中庸卷之二目錄

聖子思謚號

中庸列子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
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乃以徽宗
為泝水後大觀二年從祀先聖
思并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
二年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子思

孔伋字子思魚之子孔子之孫也述事孔子而

受業於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年十六適宋宋太

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首也

下此以訖於泰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

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處

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

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

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

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

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離焉請

改之遂闢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抹子思子思既免

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

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

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

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出孔子魯人有公儀潛者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

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

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

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

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

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

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廷矣臣又

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

思曰縣言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

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

臣是臣之修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

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

而受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

子思曰... 先人有訓... 聖所以致... 必中誠所... 以致其力... 也故必於... 子詩者而... 子思謂子... 子曰白承... 魯曾深... 思而莫... 得也於... 則... 帶金... 而... 想... 繼... 而... 若... 則... 矣

子思曰：既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出檀子上之母死而不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禮為出母齊衰杖舂，而為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當不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大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君子為問，子思難言。伯

由書考中篇卷之三子思五

桑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墓先聖墓南數十步。○子思言苟變干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以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也。

升庵集云：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毘曇論云：一剎那者，謂為一念。一恒剎那，翻為一瞬。六十恒剎那為一息。一息為一羅漢。三十羅漢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漢。二十羅漢

由書考中篇卷之三子思六

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喜怒哀樂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類也。善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

由書考中虛卷之三 天合章 七

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喜怒哀樂之感。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肅。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翼奉傳云西方之

喜東方之情怒下方之情哀上方之情樂

天地總論

三五歷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滓始可濛濛。滋分歲起。攝提元氣。起肇。易有太極。足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白虎通云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仁交。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為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成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

由書考中虛卷之三 天合章 八

祛疑說曰。自天純開於子。輕清之氣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胎靈攸召。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

事曰天
氣非
公
注地上
九如
安之清
下亦
又云
無一
地大
是氣
而深也

如棋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一書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裡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服虔注曰。天地無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生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挺。八挺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三清三天正法。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闕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

關今內傳
云天有
五萬五
千五百
里地亦
如之各
以

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不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蝕則無陽激。則勃。陰陽蝕。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地相去四十萬里。廣雅云。天圓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居業錄云。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舉之。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精當。○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又曰。地却是有空缺。

謂亦辨也 夫子馳亦 感也夫子 古道回亦 言進也及 李進池應 而回登若 子後者夫 子不不而 信不不而 民助子前 而不知所 以然而已 矣

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成其恭敬而
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
者其至乎出韓詩 外傳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
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
而言志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而言志夫子曰辯
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
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
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甃鑄劍戟以為農器放
凶書考中庸卷之三 回之章 五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
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
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出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
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
柄也出家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
曰齋吾將語若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

故不此致 而此殊不 亦進步不 精中而信 外不亦及 子不先處 事難難乃 謀不亦晚 乎

者數月矣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心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
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
虛乎夫子曰盡矣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
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
幾矣○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禮
矣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
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而果其賢
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顏淵侍子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易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
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四寸畝足以為
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三歲生
參州東防
山南梁宋
戰兵生子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發色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備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非同年二十九歲，髮盡白，三十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欲。

白刃

淮南子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云：亦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原道訓曰：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錚，矛戈之錚，刃矛戈之刃，亦在前。故犯難錚在後，故無患。說林訓曰：錚之與刃，孰先弊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初

東魯子路
從孔子北
遊長山曰
願赤羽若
凡由當一
陳而敵之
子貢曰不
畏強禦不
侮強顏
每事必
仲由之
仲由之行
仲由之行
仲由之行
仲由之行
仲由之行
仲由之行

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狻猊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搗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出家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失策，操弓不反，繫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受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矐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出家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

問書考 中 庸 卷之三 問 第三 大

策操弓不反，繫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受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矐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

子路問子
孔子曰有
人于此被
得而後至
何如子曰
因無遠險
之可也因
有遠矣見
而執玉

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
禮也山家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終日

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室

於室於堂執事也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

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也禮魯有初者子路拯之其

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

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為心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此呂氏春

四書考中庸入卷之三 剛強章 九

子路問子
孔子曰由
則大是
世富其不
能有其子
物本其不
之也而子
能備節以

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

萊俱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

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

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

其美乎出家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

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

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御索幾

何不靈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

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出家初衛靈公有寵姬

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

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於是立蒯子

立二十年其父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懼

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懼作亂紫隱云蒯聵入孔懼

剛強欲之盟而立蒯聵謀入孔懼家與其徒襲攻

輒輒出奔而贖入立方孔懼作亂子路在外聞之

四書考中庸入卷之三 剛強章 九

左傳小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解以勾

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聩，聩與孔懼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懼，請得而殺之。」聩弗聽。子路欲燔臺，聩懼乃下，石乞壺壓聩之。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冠緩，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夫矣已而果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醜之矣，遂命覆醜。」出榘子貢曰：不畏強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龍荷天子之寵。」拱，法也。擊大也。厚也。龍，荷下道也。天不難音，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師往有孤，論語隱義云：衛蒯聩亂，子路與之。城上下麻繩釣于路，半城問曰：「為師耶？為君耶？」曰：「君為君，在師為師。」路曰：「如明星之光，耀照不能前。」曰：「畏子之日，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日，照遂殺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讐，壺壓。」○子路為蒯子持滿，弓木戟，與仲子崔戰而死。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信其重而

令備水災，與民脩溝瀆，拔于民一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覆之。子路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匿於食，故與人尊食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化行也。子曰：爾以民饑，何不告君，發粟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罔不明君之惠而見爾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祖金革
中庸管窺曰：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韋皮也。以皮為繩，穿金葉以為甲也。○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韋，皮也。衽鐵為鎧，甲被之如衣，然故曰衽。○以衽為席，即請衽何趾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衽，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

呂子曰孔子用魯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楚辭迴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陶淵明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李太白詩畏途巉巖不可攀

大雅旱麓之詩 全篇六章此第三章

濟彼旱麓榛楛攸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瑟彼玉璫黃流也 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焉飛戾

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

爾者才中盡今朱之三 康輿章 宜 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 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 返何通

鳶 魚

埤雅釋鳥云鳶鳥颺其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翼不

動曰翔鳶鳴也摩風迴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前

有塵埃則裁鳴鳶焉則將風故也 鳶鳴則風生

起禽經曰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詩曰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鮑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

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

人之類

况君子作人之盛昔墨子作木為飛三日不旋

人乘風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

以洩內熱恭放於此舊說觀魚翼而劍櫓視鷓尾

而製拖池○揚譽鳶賦云初指冲天之鶴遠言拂

日之烏望有塵埃謂翻形而戴旃德無音響疑避

影以啣蘆始回風於元氣終出入於高衢所以羽

翻既成雲霄自致合璧事類云魚鱗物之總名

也其種族尤繁各言所不可既也然其大者為鯨

鯨小者瑣瑣不足論鯨雄鯢雌鯢大者長數千里

由書考 中庸卷之三 君子章 語

小者亦數千尺眼睛為明月珠放浪成雷噴沫成

雨水族皆驚畏而逃匿莫敢當者鯢大者亦長千

里海中所有也其他如鱈音鱈音鯉音鯉音鮫音鮫音

鱣音鱣音人所述豈容一二數哉爾雅云魚枕謂

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又云魚有力者

衛疏云凡魚之強大多力異於羣輩者名衛○

又云鯢魚子疏凡魚之子總名鯢音語云宜公夏

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鯢鮠音鳥

翼鼓音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鯢為魚子也○壯子

淮陰王... 生于水... 流改... 而高... 而下

任公子為大鈞五... 籍以為餌投竿東海大魚

之牽巨鉤鎔沒而... 驚揚而奮鬣自波若山海水

震蕩聲作鬼神...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而腊之

家語云魚之大者名... 鱈其小者名鮓

南異物志云海... 二島如燕相去各六百里有

大魚出其間因... 吹沫鯢掛一山巔海中暴風

雷霧露皆腥雜... 凝七日山為之折

感志云魚始雷... 不驚鰓頭皆向上

云門鑰必以魚... 不瞑目守夜之義

南書考中庸... 卷之三

淵 李蕭遠運命論云... 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

管子云水出地... 流者命之曰淵

積水成淵而致... 陸士衡賦云佇重淵

音鱈

商風伐柯之... 詩曰伐柯以之

今曰得... 見周公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 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

柯其則不遠我... 指其遠豆有踐

妻也

自此見之而成... 其同率之禮矣

柯 疏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畫曰欲伐而不得生斧柯

射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為耦人射三侯

今之射三獲... 三容

節奏樂以為射節之... 節

節九節先歌五節... 節

雲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

四書考中庸... 卷之三

節三正... 節

容樂以采繁五節二正... 節

也若王大射... 節

行則止而擬步... 節

射則令去侯立於後... 節

行卒取令矢祭侯則為位... 節

中佐司為治射正... 節

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節

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 節

射禮之始
以射為始

大戴註云
子路之延

射禮之始
而斤之
射禮之始
射禮之始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
 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禮記孔子射於
 魯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則飲將族
 者一人為司馬將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則使相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斐序點揚解而語
 曰勿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
 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
 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衰耄期稱道不亂者不
 在此位也蓋勵音有存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
 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故男子生系弧蓬矢六以射
 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有事也詩行葺
 三章敦音弓既堅四錄音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
 賢中為敦弓既句通既挾四錄音四錄如樹序
 賓以不侮通

正鵠

周禮司裘鄭注云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騶
 諸侯以下禮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
 毛也方十八尺曰鵠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侯
 謂之鵠者取其形如鵠也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
 之為鵠亦取其言變鵠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
 用虎能豹虞之皮示服猛討逆惑者儀禮大射
 之儀鄭注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
 皆鳥之捷者留書曰孔張布曰侯侯中者
 四寸實二寸射儀注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恭
 格直也言人正而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
 器名詩傳云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
 中而射之也則張布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
 侯而設正射儀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
 最難射所以取鵠的鵠取革置其中正則畫於
 以為的許東陽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
 士則無大射而不賓射燕射三禮辨云天子九寸

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

小取其巧也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惠曰

實射之向謂之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也

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須直也

按射有三等將祭擇士射於澤宮曰大射諸侯

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

射大射之後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

侯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

射之的故曰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

四書考中庸卷之主而行章 堯

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畫謂之正

小雅棠棣之詩註

棠棣之華不韡韡音偉先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灰喪之威兄弟孔懷死喪之禍人所畏原隰裒矣

也音隙兄弟求矣音隙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

也永嘆音隙兄弟閱音隙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

也無戎助也不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此言人情親儉爾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

其和樂且濡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且湛有妻子而必兄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

圖豈其然乎究窮也也音信也

海經云晏龍始為瑟○伏羲作二十五弦之瑟

以制婚姻之禮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

窒慾正人之德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

寸三十二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絃

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曰錦瑟周禮樂

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

四書考中庸卷之主辭如章 幸

音者矣○荀子云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

琴而六馬仰秣白帖云趙女鼓瑟而鳳舞

伏義作琴所以脩身理性以反其天真也白帖

云神農氏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以

合天地之和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

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簾懸也

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

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之意氣感發善心

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神農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

廣六寸。象六合也。上曰池。言其下曰穴也。前廣後

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

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曰少宮。少

商。以合君臣之恩也。次為一絃。為宮。次為商。次為

少商。次為。[風俗]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

愁而作。命之曰操。暢言其道之美。暢樂者言

操云。古琴曲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

四書考。[中庸]卷之三。[樂記]。三

曰駒虞。四曰鵠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

歸操。孔子之遊。聞殺。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三曰

逝山操。李恒子受女樂。孔子欲。四曰越裳操。周

伯丘曰。拘幽操。文王始。六曰岐山操。周人為。七曰

復宿操。無罪。見。八曰朝飛操。後。十

鹿而。九曰別鶴操。商。夜。十

感之。十日凌形操。管子。十一曰水僊操

而作。十二曰懷陵操。才作。

各

疏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其誓云。子則帑
戮汝於人。則妻子為祭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
以害鳥帑是也。

鬼神

禮祭義云。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

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

於下。陰。為野土。其氣揚於上。為昭明。蒸蒿悽愴。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

四書考。[中庸]卷之三。[禮記]。三

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

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者。口折人死曰鬼。又云。

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皆曰神。○

家語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

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

魄者鬼之盛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殮

瘞。殮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饗。鬼所

以報魄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

之類。

至也。○朱子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伸者鬼之神。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言察也。祭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土曰瘞。

祭地曰瘞，祭山曰瘞，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祭是禘。

實柴實牲於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燔柴而燔之也。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燔柴而燔之也。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燔柴而燔之也。

祭祀

以蒸冬享先王。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方祀。

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也。祖迎於坎。祭壇。暑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故厲山氏之子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祀以為稷。其工氏之子曰后土。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序星辰以著象。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書考中庸卷之三 鬼神章 姜

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也。祖迎於坎。祭壇。暑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故厲山氏之子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祀以為稷。其工氏之子曰后土。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序星辰以著象。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書考中庸卷之三 鬼神章 姜

成。莫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大雅抑之詩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為也。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無不承視。爾友君子。

射思。言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常若戒懼。以省愆過。常人之情。倍於頭者。無不如此。然爾獨居時。庶幾不愧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子見也。當知鬼神無物不體。其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輯柔爾顏。不遺有愆。其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常若戒懼。以省愆過。常人之情。倍於頭者。無不如此。然爾獨居時。庶幾不愧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子見也。當知鬼神無物不體。其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天子

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公羊注云。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呂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書考中庸卷之三 大孝章 姜

之所生而勿撻之。謂天子。獨斷云。天子夷狄之。亦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帝王嚳論。王肅云。王者雖號稱帝。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乃天之子。子之與父尊卑相去遠矣。奎光明經云。以天護故復稱天子。

四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

焉。博物志曰：天地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

蓋無幾也。七戎六蠻，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

之謂之四海。通於海也。○又云：四海之外皆

復有海。東海世稱勃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

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柳文

云：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

無南，且則於閭而出之，夜則消列星，溼太陽，揚

火珠寶之元，以為明且塵靈之雜不處也，必泊之

西澗，故其大也，濛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

四書考中，入朱之注，不無。○

海經云：大荒中有山曰大壘，海水入焉。○神仙傳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

向到蓬萊，水淺于往者畧半，豈復為陸陸乎？方平

曰：東海行復揚塵，金華子北海縣因發地得五錢，

錢取之不盡，得石記云：此海眼，以錢鎮之，眾懼復

掩。一統志建昌府城南山下有潭，人呼為海眼，有

龍王廟，成化中旱，巫者命一兒投鉄符潭中，雷轟

立至，一黑犬追兒入潭。○昌黎縣入海七里，每

宵海市現，尸子云：湖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

留青日札云：東海甯海易窮，漢使東道，

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甯離國此亦當是西南，

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三百里，行可百餘日，

至條支，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

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

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一千三百里，其西北

可二十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大地之極際也，班固

賦：西瀛河源東濟海，海北極，南趨朱琅，

四書考中，入朱之注，不無。○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海，法苑云：大海為八

維之浸，日月為四方之海，爾齊記：晏子曰：吾

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宗廟

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漢書

舊事曰：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禮王制云：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始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一昭一

禮記宗子
口宗子也
上正二廟
天子為大
天子為大
皆祖之廟
為大夫立
不為宗立
宗別無故

亦立

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庶人無廟

故先祭禮記祭義云祭宗廟所以祇祿所尊人君

賞功德廣孝道禮記祭義云唯聖人為能享帝孝

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

子臨尸而不作臨尸不作則其鄉親之

人莫盜齊之與也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

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

切切諸其欲其饗之也說文云亡者神無所依

也也

撰孝子以主繼心子心與祖考之心相通也虞摯

書考中庸卷之三大孝章堯

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

函故名宗祫

子孫

哀公問云子也者親之後也身也者親之枝也

西漢杜欽傳云子者父之陰也史越世家云家

有長子曰家督儀禮云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

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以傳重也庶子不得為

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史記本傳云君子抱孫不

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大雅假樂之詩詩

假樂君子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右命之自天紳之○千祿百福子孫于億穆穆

皇穆穆敬也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王

子蘇百得自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通為天

子蘇百得自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教者

王季

詩大雅皇矣皇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愛載錫之

光與兄以謀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唐

相書考中庸卷之三無憂章聖

其心謂其無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無也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

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聖歷古公少子古公

將卒令季歷讓位於泰伯泰伯不歸季歷乃立是

為公季事殷為西方諸侯遷后稷公劉之業脩古

公道道為於行義諸侯順之商益衰公季以有功

多受主爵○之賜九命作伯得專征乃伐西落

羗戎俘其主以歸故詩人歌之曰維此王季其德

克明克明克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

克明克明克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武王得天下遂稱曰

王季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娶太姒有賢德生發

發娶呂尚女邑姜又賢總內政發即位太公望為

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

緒業九年東觀兵盟津渡名在河為文王木主載

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遂與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旅家之正色

四書考中庸卷之三無要章

命歸周之兆既渡有火自上復同於下至於王

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聞屋王所居屋流行也

周家之正色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亥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歸居二年間紂暴虐滋甚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

可以不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

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

津乃作太誓告於眾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

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地人也離過其王父

母弟王父母弟相父母之族必斷棄其先祖之樂

為淫聲變亂正聲怕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

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水經云

尚父致師致其必紂師皆倒戈以迎武王商國百

姓咸待於郊武王馳之紂兵潰紂走返入登鹿臺

之上衣其珠玉自燔而死嬖妾妲己皆經自殺武

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

四書考中庸卷之三無要章

懸太白旗以玄鉞斬妲己頭懸小白之旗以上

記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攝折為三天

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

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

大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

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

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

趨而進曰不然使各慶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折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

不道不道
東人之心
以觀不道
則不戰而
知勝矣以
賢伐不能
則不道而
知吉矣彼
之我利
民可得而
使也武王
曰善乃召
周公而問
曰天下
之謂善者
皆以樂生
天子以周

脩武勒兵於鞏更名邢丘曰懷齊曰脩武行

於牧之野 周頌於皇武王無統維烈允文文王

克問厥後嗣武受之勝豐遇也劉也者指定兩功

於錄王師遵也養時晦時純熙也矣是用大介

我龍也受之躋躋也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

公允帥王武王問羣臣曰受將何施尚父曰殷

民習於凶惡者宜殺之以張威召公曰有罪者

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高公曰宜使各安其

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殷人如周

殷民如子 已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

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虛 商容者執羽蓋馮也

能遂其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欲以伐紂而

曰吾嘗馮於馬欲以伐紂而不能也三公容辭

以備三公遂罔辭不命 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 南宮伯達逸遷九鼎於

洛水命閔大封比干之墓 命宗祝享

祀於軍 周紀 微子膠鬲皆受賞為臣殷人咸喜

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仁賢

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

散之况有復籍乎王乃罷兵西歸 出尚書 縱馬華

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 樂記 諸

侯受命於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

月為歲首水德土色尚青服以冕都於鎬 全編 乃

散之况有復籍乎王乃罷兵西歸 出尚書 縱馬華

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 樂記 諸

侯受命於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

月為歲首水德土色尚青服以冕都於鎬 全編 乃

祀於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崇堊大

告武成作樂曰大武封諸侯班賜宗彝 宗廟作分

殷之器物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 今陝

黃帝之後於祝 左傳云其黃火谷 帝堯之後於蓀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三 無憂吉 聖

燕國有薊縣帝舜之後於陳 宛丘縣在陳中 大禹

之後於杞 汴州雍丘縣古 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

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 日齊 營丘今青州府 左

封弟周公且於曲阜 魯 州府 召公於燕 今順

封康叔於衛 今衛 封紂子武庚祿父於股 以守湯

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條各以次受封而姬姓

之國五十有三 出史記 武王踐祚三日召上大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

者乎師尚父陳冊書王齊三日奉書而入東面而

特存也

持存也

持存也

持存也

持存也

古公謂少
以有功而
受主者世
世之歸也
命作後代
國無天及
其其主以

沈約云文
王述周而
不集武正
集之而未
成周公雖
無王位而
受見二重
之禮不可
以不終焉
不表下也
功則禮作
集或六百
也案于
二聖之矣

已民欲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

我與在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予不忍

為遂去邪踰梁山正於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

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

是古公乃貶也也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

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

其德詩疏云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

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其追號也

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三月成城廓一年

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文王在時旦為子仁

孝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

多武王有天下後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公於少

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

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也敬公曰未可以

戚也我元王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公北面

立載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

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於

天元子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乃

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

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寶命我

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

璧與圭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

於是乃即三王而下人皆曰吉發書祝之信吉

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于一人周

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

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保之中公乃踐祚攝

政代成王當國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

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

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

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公於是

避居東土三年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鶴王亦

四書考中廟卷之三 無憂章 聖

齊人下燕
生見周公
周公出見
之曰先生
遠慮何以
承之玉璽
生曰昔內
事者內
外事者
外事者
外事者

四書考中廟卷之三 無憂章 聖

不敢謂公世魯秋大熟未穫暴風雷雨不盡偃太
 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
 乃得公所自爲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王乃
 出郊迎公天乃雨尺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
 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
 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足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祿守之以
 恭者樂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
 以平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
 皆謙德也出韓詩伯禽之管管蔡武庚等果率淮
 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
 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乃封康叔於衛封微
 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出史記成王長
 公反攻於成王北而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
 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辛也營築
 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

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無逸諸書
 以誠之時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
 作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出史記
 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司節洛以明我不敢
 辭成王公既卒成王亦讓出史記周公成王以明
 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出史記周公沒成王乃命
 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榮周公之德
 也出禮記
 追王
 即書考中禮卷之三無憂章季
 禮記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王昌不以
 卑臨尊也註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
 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疏中禮云周公追
 王太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
 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
 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
 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儀禮子夏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
 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

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王始制追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禮

彥威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

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

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

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

不可法也

上祀

田書考中庸卷之三無憂章 至

或問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即所謂葬以土祭以大

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則袞冕享先王於

九章祀先公則鷩冕享后稷之前太王之前章公

章其鷩鷩冕諸侯之服也當是時雖周天子祭先

公之禮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故用鷩冕然

天子之鷩冕亦與諸侯微不同天子九旒十二玉

諸侯七旒七玉

檀弓云音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

之哉○又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

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之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

乎哉○又云塋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

之故也禮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

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

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縹布夾

為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獨子中川紫然

縮者二儀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上下棺

之後置抗木於棺之上亦儀者三縮者二上加抗

四書考中庸卷之三無憂章 至

不謂也然不謂也然不謂也然不謂也然不謂也

狀有為者為者有為者有為者有為者有為者

碑御棺用羽葆之使執紼者知道途之險夷也

大夫葵用輅二絰一碑御棺用茅士葵用車二絰

無碑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棺至

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

章 祭

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遠繼孝也疏追其不及之孝而繼其未盡之孝也

喪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暮喪

呂正叔曰暮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暮為祖父者也

有旁親之暮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之子也

正統之暮雖王侯莫敢降旁親之暮天子諸

侯絕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暮之

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暮身為大夫雖為大夫

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

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

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畧只是親親長長之

意成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

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

不可易

三年之喪

禮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節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編鈔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主痛極也斬衰苴杖居何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三年之喪人道四書考中庸卷之三無憂章

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壹也

父母

表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

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左傳云父慈而教刻女傳魯母師魯九子之寡

母也穆公賜號母師稽含傳母訓曰慈

禮記以上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西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當圉立當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祖緝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

春秋

禮記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繁繁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愷愷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愷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禮記

禮記祭義

卷之三

武王章

九祭有四
禘祭日
嘗祭日
饋祭日
醴祭日

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愷愷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愷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祖廟

禮記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父廟曰王考廟祖廟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也皆月

凡祭不
一祭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
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

事物紀原
禮記祭法
王立七廟
而而七廟
三昭三穆
與祖之廟
七也周禮
文王二祀
於九廟

樂器宗廟
禮記祭法
王立七廟
而而七廟
三昭三穆
與祖之廟
七也周禮
文王二祀
於九廟

祭之每月一遠廟為祧有二祧三昭二穆之當是

祧一年享嘗乃止言不在月祭之例諸侯立五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

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前士二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諸侯之

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庶人無廟亦得薦之於祧也

按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視盡當祧

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

王鎮大寶器存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

事藏之上春柴寶鎮之寶器以血塗之凡吉凶

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以備所以致明季冬陳

之以貞來歲之敬惡若遷寶則奉之主者遷都則

之重器也○書顧命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劍

宗器

武世室

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玉
陳先生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語亦在焉文武之河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也河也河也

裳衣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木服在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

時食

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周禮天官掌六畜六獸六禽六牲也

圖書考

中庸卷之三 賦 狂 詩 聖

聖

六獸麋鹿狼麇野豕兔 辨其各物共祭祀之好羞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行用也羔羊 膳膏香膳治也
以牛肺夏行肺音 膳膏腥治肺也
秋行犢麋音 膳膏醢治犢麋也 冬行魚音 膳膏音
也膳膏音 膳膏音 賈公彥疏云春用羔豚者草
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春木王火
相土死羔豚為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
膏殺其氣夏行肺鱧膳膏腥者肺鱧夏之暎熱而
乾故食之為其太盛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

死之脂膏煎和之秋行犢麋膳膏醢者秋時草物
可實犢麋食之而肥故用之雞屬東方木秋時木

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魚膳膏醢者冬

魚之性定屬又新來故用之羊屬南方火冬時火

死魚屬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不

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於四時土賊

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獨斷云

春薦非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指馬制無常

物取於新物相宜而已

圖書考 中庸卷之三 賦 狂 詩 聖

聖

禮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

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

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親之殺也周

禮小史掌拜國之志奠繫世奠定也父子辨昭穆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死王死日為 大祭祀讀禮

法以戒史讀禮法以 書叙昭穆之祖筮強以盛

盛案以昭戒百官也 新安陳氏曰王制天子七廟王昭三

穆為先後○新

穆與太祖之廟七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

子子可大

子子可大

通不
則家
則王
以上之主
皆統于后
之
夾
王昭王以
下則隨時
程運達于
昭穆之曰
廟而止也
周則文王
為穆之官
廟於新廟
者則昭則
不昭穆也
昭則昭昭
次室

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崇卑。故七廟同於都官。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自不失其序。一世目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汰裕而會於一室。然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紊。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未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稱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程公泰云。先儒謂祫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堂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

因書考 中庸 卷之三 武王章 李

深遠之義矣。况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為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為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漢舊儀曰。子為昭。孫為穆。昭西而穆東。而春秋傳言大王之昭。于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球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奠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所禮禮記曰。祧必以其昭穆。此祧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土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則書考 中庸 卷之三 武王章 李

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奠祧。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

序爵

中庸輯畧曰。秦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瑋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報貴賤也。

序事

中庸輯畧曰玉幣交神明也禋祀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祿則玉幣尊以它也故大宰贊之也則大宗伯涖之禋則又卑於禮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

中庸輯畧曰饋食之終。薦尸之獻。下逮羣有司。爲獻酬。此旅酬之爲。上所以達賤也。通義曰

周書考中禮入卷之三 武王章

奎

許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辨賓賓一人衆賓無辨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至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姓皆至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復於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益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飲再酌以獻賓賓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奉

酌酒自西階酌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

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解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

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第

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

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

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

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爾引導之行也主人舉

解酌酒自西階酌賓賓主无自飲再酌以進賓受

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解於長兄弟於阼階末

周書考中禮入卷之三 武王章

奎

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

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

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

篚此旅衆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

解於其長亦先自飲知旅衆所謂下而上也賓取

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亦交錯以

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達賤者如此

序商

禮祭統云凡酌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

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於助
者之酒衆兄弟子孫等在屆列者自爲一色在穆
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族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
昭與昭齒穆
與穆齒也

郊社

自帖正月天子以元日郊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

舍文嘉五祀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兆正謀天子

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郊之祭也

迎長日之至也漸舒故曰迎長日也大報天而

王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四書考中廟卷之三 武王章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匏亦器之質者質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

用辛也用之始郊口以至周家始郊祀造卜郊受

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用龜以下尊祖考之義也

卜之日王立於澤官親聽誓命受教誅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天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

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祭報報白日時

備具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三旒則天數也乘

素車賁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周書作是
爲日祭丘
以祀上帝
以祀后稷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下

吉以爲稷牛謂之童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帝牛

必在滌三月除之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

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

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社祭土而主

氣也君南向於北牖上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社所以通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

四書考中廟卷之三 武王章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

美報也家主中雷而罔上社示本也唯爲社事

出里社事祭社之專也言當祭社唯爲里

社國人畢作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唯社丘垂

供樂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田之制夫爲井四

爲邑四邑爲丘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禋

祀昊天上帝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珪也

其末出於四旁以象大道之全以祀天旅上帝兩

圭有珪以祀地旅四望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天戴禮] 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通典] 曰：黃帝封禪天地，則郊丘之始矣。又黃帝內傳曰：王母既會，帝於蓬萊，帝歸，廼築圓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此則圓丘方澤之始也。[事物紀原] 云：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禮也。漢平帝立，王莽專政，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別著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祭天地於南郊，南郊之合祀，自王莽始也。[禮記] 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圓丘，諸侯內書考中，卷之三，武王章，祭。不祭天王。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星辰之位，列於壇下，燔牲王於壇上。○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后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后稷。[五經通義] 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剋辛也。[春秋繁露] 云：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父，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

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唯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圓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地非時，告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重者則謂之類，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註渾言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禘嘗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禮祭統] 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烝者陰之盛也。

禘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烝者陰之盛也。

在秋之時陰功故曰莫重於禘嘗活者於禘也

爵賜服順陽義也爵命之者也於嘗也出田邑

祿食之者也田祭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

邑制於地者也禮王制云天子

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牲特禘禘禘禘禘禘天子禘則特祭各於諸

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禘祭

秋來朝故禘禘禘禘祭四方皆然諸侯禘禘禘一禘一

禘嘗禘禘禘禘諸侯禘於天子故禘一禘一禘而已

○疏云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為炎暑

故謂陽盛嘗者陰之盛也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

成就故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丞對夏禘○後漢祭祀志禘之言禘禘祀昭穆

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

卑之義○詩長發大禘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

水滌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禘幅隕既長有絃

方將帝立子生商疏長發詩者禘之樂歌也禘

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月祭其

所感之帝于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為禘

樂

樂

云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

記季夏六月以禘祀周公于太廟禘用黃日

用玉瓚形如祭案五升以大薦用

爵用玉琖同仍也形而為飾加

璧角飾也皆以玉飾也用棬

左傳昭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

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稜非

其在滌事乎戒齊成也後見于宗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其在滌事乎廟故以為非祭禘地

四書備考卷之四目錄

中庸中

哀公

方策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百工

昆

官盛

薄飲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目錄

送往迎來

朝

稍食

從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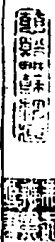
禎祥

著龜

天

月

地



政

蒲盧

諸父

譏

時

既稟

朝聘

聘

考其弓弩二句

鹵莽滅裂之學註

妖孽

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日

星辰

土

華嶽

海

石

禽獸

貨財

龜

蛟

魚

維天之命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目錄

河

山

艸木

寶藏

水

麗

龍

鼈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政

尚書政貴有恒○張南軒曰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楊龜山曰上不知為政乃欲見其八而五其資以為賑饑之術所謂得禽獸若丘墟也

哀公

哀公名蔣定公子也四歲即位元年春正月癸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定公之世魯無大夫不

二年春二月季孫斯桓子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出合鄉及沂西田癸

巳與邾子盟於句繹邾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

官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郟魯陽晉故冬

十一月州仇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城郟魯陽晉故冬

六月辛丑毫社災於諸侯以為國之戒記曰費

然則惟其屋所以災也五年春城毗六年春

城郟取邾邑也而魯夏叔還會吳於祖魯俱在

城郟取邾邑也而魯夏叔還會吳於祖魯俱在

之伐我於冬何忌帥師伐邾年夏公會吳於

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伯仲景伯對曰先王未

郭猶聞鐘聲邾不設備師遂入邾處其公官衆

畫掠邾衆保於絳山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

獻于毫社囚諸有瑕邑故驛齊侯之負瑕故使然

厚之邾莒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謂救於吳八年春

吳為邾故將伐魯時魯叔孫輒公山不狃即弗皆

在吳吳王問于叔孫輒輒勸之以問于不狃對曰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雖若無能自立則諸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大伐魯克東陽而

入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每月

見師行遂次于泗上微虎大夫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穆

門之內季孫止之吳子聞之三遷吳敗吳人

盟而還詳見子服夏齊人取譚及剛先是齊悼公

至魯在五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侯通焉魴女言其情弗敢與也言其私通之

子不敵以齊侯怒命鮑女歸齊 且遣使如吳請師將以冬十二月齊人歸灌及闕之故公十年春邾隱公公穀說也遂奔齊隱公奔齊 甥也故遂奔齊女所生 人弒悼公赴于師吳以師 春齊為邾故國書高無 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境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境 四書考 中庸 卷之四 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境 是季孫告叔孫孟孫以孟孫 類羽御邾洩駕右冉求帥右 右及齊師戰于郊地 反後入以為媿求 五月克博壬申至於麻齊 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等 三千以歸秋季孫命修守備日 無日矣季孫欲以田賦以

民始時而人作會而民始疑也無禮義也信誠之中心以推之難固結之民其不解 之使冉求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而不對既乃謂冉求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詳見冉求傳 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公會吳於棠臯吳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爲惠故會吳于棠臯修邾吳使太宰嚭請尋盟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冬十二月孟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蠶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冬十月而後蠶盡盡閉 四書考 中庸 卷之四 哀公章 今火猶西流司曆過是九月曆官失一潤也 三年夏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於黃池書會晉與吳兩伯之 詞秋公至自會九月孟冬十二月孟孫前年季孫雖聞孔子之言而不正曆尚失潤也左傳九月孟冬 流司曆之過若以此月爲孟冬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司曆之過一至此乎天下皆有是理 也蝗蝻乃火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蠶者有蠶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冬冬暖而有蠶將蔓延 尤災之異也十四年西狩獲麟詳見孔子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 六月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孔子請伐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之何對曰陳桓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
 人曰吾以從之夫之後故不敢不告十六年夏四
 月巳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音傳遺
 一老僇崩子一人以在位筑孰余在疚嗚呼哀哉
 尼父無自律子貞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
 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為昏失所為慙生不
 能用死而誅也而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公弟平公孟武伯相齊
 四書考 中庸 卷之四 哀公章 五

齊侯首公拜齊八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
 首二十一年夏吳人始來越勝吳欲霸中秋八月
 公及邾子齊侯盟于傾齊人責稽首齊侯為
 稽首不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蹶
 見答也高蹶也高蹶也言魯軍緩數年惟其儒書以
 不知答稽首故以高蹶來此為魯是行也公先
 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
 至于陽穀齊邾周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
 之軍先至齊地故言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齊魯
 則其所欲傳君急速比其後也君無乃勤及其往返之久為
 寡君也魯君無乃勤勞為

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
 辭 秋八月叔青叔還之子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來
 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公之將以
 為夫人使宗禮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
 汝為宗正立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
 公及武公娶薛孝惠娶於商商者避定公諱
 自桓以下娶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
 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
 人始惡之公開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適郟郟
 四書考 中庸 卷之四 哀公章 六

孫季孫懼使因太宰詆而統路焉乃止二十五
 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
 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
 欲使公盡公晏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
 何肥也重之貌郭重曰請飲琬也琬酒以魯國之
 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充免於大行又謂
 也肥既得免從行之役奈何又謂重也肥公曰是
 食言多心能無肥乎以飲三桓飲酒不樂公與

孔子在魯
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耻之思及子
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池日不能用臨襄
顧念之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也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忠公
之妾也故君臣多開公遊於陵阪名遇孟武伯於
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攻公公奔衛孫於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
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韓詩外傳哀公問取
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史健驕也佞諂
也讒誣也故子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
士信慈然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
其難以身近也
呂氏春秋孔子見魯哀公哀公
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

夫始有惡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鄆
田封於駘上欲使魯還鄆田二月盟于平陽
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耻之思及子
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池日不能用臨襄
顧念之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也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忠公
之妾也故君臣多開公遊於陵阪名遇孟武伯於
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攻公公奔衛孫於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
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韓詩外傳哀公問取
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史健驕也佞諂
也讒誣也故子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
士信慈然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
其難以身近也
呂氏春秋孔子見魯哀公哀公
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

魯國說曰
本曰版竹
曰簡版大
簡小於上
呂氏春秋
小中書子
簡

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于
身者得之入失之于身者失之入不出門戶而天
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者乎
方策
演繁露云張蒼傳注杜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方
策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為方
簡為策近者太學課試皆出文武之政在方策賦
試者皆謂策為今之書策不知今之書策乃唐世
葉子古未有是也○西溪叢書云蓋義謂方版簡
南書考中庸卷之四
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卿大夫則策命之卿
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
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為之為之
辭也以方出之謂以方版書而出之○兩學紀聞
云古未有筆以書方刻字於方策謂之制魯為詩
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制為良○揚子危言云
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方小而
策大也簡是一片版簡衆簡相連也○案制是去

其故而更書非必以刀刻字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各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各書于方。既夕禮。書聞于方。書遺于策。蓋策以歛眾方。一而已矣。

蒲盧

文苑英華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么麼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大鈞所播。各異稟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改形而革面。初其穿土。取

御書考 中書 卷之四 家公章 九

彼桑蟲。負以蚩飛之翼。情真諸蝸舍之中。以氣相感。以類相通。翳翳鼓翅。咽咽傳意。音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蠶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未同而本異。俱為化育。別感生成。已改其狀。復移其情。躡糞上而股戰。弄清風而翅輕。漸能羽化。永別岐行。謂我自然。莫知所以。化形如蝶。既以忘於神遷。委蛇若蟬。信難窮於天理。○音雅云。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上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贏。

音課 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莖常緣於水。故亦三

謂之果贏也。傳曰。在地為厥。在水為果。詩曰。不流東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取諸蒲。其

義一也。○演繁露云。政猶蒲盧。真是蒲與盧耳。以蒲盧為螟蛉。誤始說文。○留青日札云。鄭玄以

螟為蒲盧。今按揚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蠃。

果殪。蓋蜾蠃凡細虫皆可負去。必嚙死之。音而

音意。蓋蜾蠃凡細虫皆可負去。必嚙死之。音而

御書考 中書 卷之四 家公章 十

寄生一子於其上。積四五虫。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虫。俱盡則可以啓封。而出戶矣。又大戴禮。雉入海為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沈子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捫蝨新語。沈存中曰。蒲葦不音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予嘗辯其非是。案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子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

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政遂

以為蒲葦其實未知螺贏贏音蒲盧之義。○楊升

庵口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龜之細腰者曰

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是綬草綬易皆

名以勝。勝音青黑之莢。莢音青黑之蟻皆名以雞

雞音也。中府曰政也者。蒲盧也。即螺贏也。謂當以

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范處義之說也。○或問

云。舊說以蒲盧為果。蘆於上下文義不甚通。惟沈

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相應。夫沈說固為善矣。然

西書考坤卷之四蒙公章十一

夏小正十月亥雉入于淮為蜃。大蜃者蒲蘆也。則

似亦以蒲蘆為變化之意。然以蜃為蒲蘆不應二

物而一名。若以蒲蘆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蘆

矣。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白虎通云。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

者。堅也。屬志自堅。因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于子者。孝也。

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

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

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

兄弟者何謂也。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

順行篤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

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

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

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

百工

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

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

絲麻以戍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

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

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戍之。謂之婦功。凡攻木之

工七。輪為輪。輿為輿。為虛。匠。建國營國。車為

為梓。為筓。為侯。為攻。金之工六。祭。為冶。為象。為

音。粟。段。為鑄。桃。為攻。皮之工五。函。為絕。治。鞣。音。逆

為量。段。為鑄。桃。為攻。皮之工五。函。為絕。治。鞣。音。逆

其工利在
 九臣周工
 人皆命
 官以工平
 則古人未
 常以工平
 考其誠
 職本上物
 職工本以
 考其誠

韋關來為文
 之工五書精
 備物體曰書
 分布米色曰積
 治圭柳音耶
 柳音耶
 禮月

今季春之月命
 工師令百工審
 五庫之量金銀
 皮革筋為一
 角齒為一羽箭
 幹為一脂膠丹漆

毋或不良百工
 咸理治造監工
 日號工師
 辨或作為浮巧
 以落

上心不謂為浮
 巧之器以
 天有時地有氣
 材有

夫工有巧今此
 四者然後可以
 為良橋輪准而
 也

為枳鸚鵡不踰
 濟谿踰汝則死
 此地氣然也鄭
 之

刀宋之斤魯之
 削吳粵之劍遷
 乎其地而弗能
 為

良地氣然也燕
 之用荆之幹胡
 之符吳粵之金

錫此財之美者
 也天有時以生
 有時以殺草木
 有

時以生有時以
 死石有時以泐
 水有時以凝有
 時

以澤此天時也
 諸父昆
 爾雅云父之昆
 弟先生為世父
 後生為叔父○毛
 詩云既有肥斝
 以速諸父○爾
 雅云男子先生
 為

兄恐當作弟字
 後生為弟弟兄
 也兄之子弟之
 子相謂為從父
 弟弟○南史王
 琳有子九人並
 知

名長子鉉學業
 雖不及弟錫而
 孝行齊焉時人
 以

為銓錫二王可
 謂玉昆金友舊
 唐述傳趙令曦
 兄

弟六人韋述弟
 亦六人並詞學
 登科說曰趙韋
 昆

季今之杞梓也
 荀子曰傷良曰
 說○左傳云毀
 信廢忠希飾惡
 言

靖譖庸回服讒
 蒐愚以誣盛德
 謂之窮奇○風
 俗

通云眾口鑠金
 俗說有美金眾
 人咸共詆訾言
 其

不純賣金者欲
 其售因取銀以
 見真偽此為眾
 口

鑠金○王夫差聽
 伯嚭以殺伍員
 是也

官盛
 書周官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內
 有百揆四岳外
 有

州牧侯伯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
 立太師太傅太
 保

茲惟三公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唯其
 人

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之
 貳弘化寅亮明

天地弼予一人
 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司徒

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

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 洛神人和上

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憲掌邦禁詰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平成兆民周禮每解六十屬

○華陽范氏曰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

天下萬事備盡于此如網之在綱委之挈領雖百

職不可易也人若如欵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位

未見其可也

時使薄斂

周禮小司空之職掌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

數均人均力政以歲土下豐年則公旬公上按

用三日焉兩札則無力政禮王制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冬

官司稼掌巡邦野之務而辨種陸之種周知其各

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間巡野觀稼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掌均均民食而調其給而典其民

○天官以九賦斂財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

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

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甸甸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九曰幣餘之賦十曰土功能見而畢務戒事

賦六曰邦都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賦六曰邦都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賦六曰邦都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賦六曰邦都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賦六曰邦都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九曰幣餘之賦十曰土功能見而畢務戒事

也周十一曰

而畢生故上

大數人力之成物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

常足取之無度用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歎

錄天用物之多少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

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

既稟

案箭幹曰彘子弩箭名物見考工記三等謂強

弱中三等○朱子既讀曰餼餼牲餼也如今官

員請受有生羊肉即廩給所送錢之類是也

送往迎來

周禮春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

節山國用虎節上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

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

竹為之秋官環人主為賓客掌送逆邦國之禮

竹為之秋官環人主為賓客掌送逆邦國之禮

竹為之秋官環人主為賓客掌送逆邦國之禮

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謂道路用旌節也則授館令聚僚僚折同夜有任器則令環之環之門關無譏送逆及疆象胥主傳諭夷關路戎狄之國使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狄掌傳玉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象胥則效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與其辭言集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掌掌牙國主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委積蓄聚也與士與南書考仲入卷之四賓于擬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據據音及委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則次于舍門之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訐訐治之如朝而理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地官遣人待館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族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

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食十里三十里有宿室大室路室有委五十里宿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加之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余飲食
 朝聘
 周禮春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處時會以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惡問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災
 朝
 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繁

數者不至於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
 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
 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
 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
 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
 四見男采各二見矣。○子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
 相見曰朝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尚書曰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又曰六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
 四書考中書卷之四哀公章 九
 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曲禮云
 天子當依而立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而侯西面曰朝疏秋覲以見君
 其贊與享皆受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覲者取
 於辨分也春朝以行禮受贊於朝受享於廟位於
 廟門內而序進明者取於通情也周禮大宗伯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頌曰視
 聘

周禮云玉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頌聘鄭注
 特來曰聘眾來曰頌聘有圭頌有璋蓋頌為除惡
 而已故其儀物殺也。○禮書曰輕財重義交人之
 道也聽命達言使首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
 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小聘曰問大聘曰殷。○
 聘義云聘禮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
 明貴賤也。三輔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
 而後至階三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以圭璋聘
 重禮也。已聘而還音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四書考中書卷之四哀公章 九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音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音倍禾皆陳於外乘音禽日五饗
 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
 重禮也。○禮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
 大聘比年所歲也使大夫聘使侯相厲以禮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
 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
 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
 輕財重禮則音作讓矣。○唐張薦應對詳辨三使

鄭元壽五聘絕域

稍食

周禮天官宰正掌王宮之戒

令糾禁其紀散今之

使有為禁措其功緒考計其

之使勿為狀有端均其稍食稍食

躬行者幾其出入均其稍食稍食

廉也稍者出去其淫怠與其奇豪之民

如無常也義不也合其什伍而教之道

十人為什道謂義理月終則合其稍食月終

歲終則會其行事吏職功也內宰掌書版圖之

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

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註

周禮夏官寮人主齋寮弓矢之掌受財于職金以

齋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六物謂王佩夾唐大也

等四物亦如之四物夾唐大也矢八物皆三

寺八物謂繫符等服亦如之服亦如之服

春獻素素也秋獻成成也後及秋乃可獻也而

日其等以饗工酒食以勞之等為乘其事乘其治

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當大閱時試其

其祿甚則賞之不善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

從容

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從其春注去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為一

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忌疾擊之

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

鹵莽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長梧對人問子牟曰君為政焉勿鹵

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不用心也昔予為禾耕而

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穫之其

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

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遊其天離其性滅

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態為

性荏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

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禎祥

疏云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

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

是祥也○美曰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

正告之祥也○天欲降以禎福先以吉凶之兆

詳審告所之

妖祥

說文云衣服歌誦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

為孽○春秋傳申縞曰妖由人興也人無孽焉妖

不自作人

常則妖興○又云天反時為災地反

物為妖人德為亂亂則妖生○尚書大傳云貌

之不恭厥極憂時則有龜孽雜禍言之不

從厥咎備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虫之孽時則有

犬禍視之明厥咎孽厥極疾時則有草妖保虫

之孽聽之聰厥咎急厥極貧時則有鼓妖豕禍

思之不聰厥咎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

妖時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厥咎雲厥極瘡時

則有射妖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

行星辰逆行

著龜

易繫辭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

閏五歲再閏後再扚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

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能事也矣○著之德則而禱卦之德方以知

六爻之義易以頁深贖索隱鈞深致遠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之靈應者莫大乎著龜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是謂有姓與能○白虎通曰天子正

至士皆布○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汝

則有大法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

之吉凶成○下之靈應者莫善于著龜禮三正記

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

寸龜陰故也○龜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

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聖人獨見先睹必問

著龜何不自專也乾艸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天龜玄龜地龜
 龜曰繹屬地龜黃仰東龜曰果音屬果龜青前西
 龜曰靈屬西龜黑左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北
 若也黑右倪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
 時龜至秋而堅攻龜用春時至春而乾實各以其
 物入于龜室物色也龜色不同上春燬龜殺牲取
 龜甲神荖人荖音睡荖荆木也灼龜掌共燬契燬
 之也龜之木也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藝燬遂飲燬
 其燬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燬音後燬也明火以
 燬契取火于日明之
 至也燬者契之銳頭也以此燬契于占人掌
 燬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聽其役也
 占龜以八筮占八頌頌占兆之以八卦占筮之八
 故八故八事以眊吉凶凡卜筮君占體也體兆之象
 凶大夫占色色兆之氣也史占墨墨兆之廣也卜
 入占圻圻兆之壘也凡卜筮既事則繫帛以比其
 命既占則書命十之辭與禮神之歲終則計其占
 命幣而擊之于龜比協也並也
 之中否○管子云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
 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
 正○龜策傳曰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

之其上常有青雲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
 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八十莖已上長八
 尺者即難得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可用矣龜
 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
 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凡八名龜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
 長七八寸可寶矣○論衡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
 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
 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
 可以得兆灌音灌灌葉莖也可以得數何必以著筮
 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著也龜之
 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古史考云
 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禹穴碑
 云伏羲得神著而定筮○禮書曰蓋大衍之數
 五十天理自然之數虛其一以為本實其四十
 有九以為用分而為以象兩陰陽也掛一以象
 三陰陽與陰陽之中也陰陽變而為四時四時變
 而為閏天道之變不過四而易之所營亦如之

寶鑑
神龜之
物休乾
之自然
夫以則
地以理
而法大
於以呼
也或以
也或以
也或以
也或以

以至十有八變而後成卦，則每爻各三變矣。○
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巫咸作筮，筮人凡
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卜筮，
辨禱禹武王伐紂，而卜筮兼用。此所謂大事大筮
者也。降於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若筮而已。然太
卜凡小事，泄卜則小事亦卜矣。此曰：大事有時日
月卜，小事無時日。蓋此謂大事者，小事
之大者也。小事非小用卜，以用
而卜，春秋之時，魯桓公卜成季
之生，晉文公卜
御書考中，謂余之四至，至其
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卜而後筮，何也？物生自
幽之乎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
先筮而後卜，後世先卜後筮，失
矣。○雜書云：
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
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
寸。○禮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
十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老
事必考之。說苑云：靈龜文五色，
似金，背陰向

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
時文者象二十八宿，蛇頭龍如
月千歲之化，下氣土通能知存
信信如也，動則著矣。○郭璞
可以卜，緣中文似蟻蝓，
衣皆郵一名元精，一名僕向
名神屋。○白孔之帖云：龜
百歲為一總龜，千歲曰五總龜，
知。○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
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龜
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
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保
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
向。○抱朴子云：千年之龜，五
起似魚，浮於蓮華之上，或在
有白雲蟠蛇，龜能潛螭，則食
月蟄而大肥。五代史云：龜互
物也，汙泥川澤不勝

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
時文者象二十八宿，蛇頭龍如
月千歲之化，下氣土通能知存
信信如也，動則著矣。○郭璞
可以卜，緣中文似蟻蝓，
衣皆郵一名元精，一名僕向
名神屋。○白孔之帖云：龜
百歲為一總龜，千歲曰五總龜，
知。○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
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龜
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
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保
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
向。○抱朴子云：千年之龜，五
起似魚，浮於蓮華之上，或在
有白雲蟠蛇，龜能潛螭，則食
月蟄而大肥。五代史云：龜互
物也，汙泥川澤不勝

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玉海云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制。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闕廉立言不疑何上。

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制者子貢曰以禮觀之。

君皆有死云焉。夫禮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則

即書考中篇入卷之四

主

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以乎。○是乎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天

朱子曰天之形質只是個旋風。下頓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流。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氣高處則至。

濟至明耳。○劉允濟賦。驅馭陰陽。裁成風雨。叶位而變化。建坤儀而作輔。錯落九垓。崑崙八柱。燦黃道而開城。闢紫宮而為宇。橫斗極以旋運。廓星漢之昭回。總三統之遷易。乘五運之遞來。察文明而降祥瑞。觀艸味而動雲雷。其功不測。其變惟神。

日

體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春秋元

命苞曰日者故曰滿。滿收仁。故明。明故精在外。

注曰滿者常盛無虧也。○春秋內事曰積陽之熱

西書考中篇入卷之四

主

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又云日者陽德之母。○五行傳云日者照明之太表。光景之太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效也。故日者君丈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為明。處照而有光。

○說文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字從日。一象形也。又君象也。○列子夸父欲追日。影逐之于陽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飲不足。將走。非飲大澤中。未至

際。渴欲得飲。赴河飲不足。將走。非飲大澤中。未至

日為木陽
之精人君
之象鹿子
中天以九
明無所不
德出入順
德無所不
應入君乘
運而王其
姓亥庚

道渴而死○淮南子曰日出于賜谷入于咸池拂

于扶桑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是

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音明也

至于山阿山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曾泉在東方多水

之地故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

是謂禺中對于昆吾南方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方

方之是謂小遷至于悲谷西方是謂晡時迺于

女紀西方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言日

春日高春頻于遠石西方是謂下春言日將欲冥

春下爰止義和爰悉六螭即六是謂懸車日乘車

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薄于虞泉是謂黃昏

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日所入經于細柳

之野入虞泉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蒙谷蒙日西垂

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其光在廣雅云日名耀

靈一名朱明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鳥日御

日羲和山海經云東南海之水甘泉之淵有羲和

帝浴日于甘泉郭璞注羲和能生日也故曰帝

王世紀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

所入處正崑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又云大

之中賜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

載身前漢書云陰陽往來馴積而變日西至其行

最急而漸損以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

其行最舒而漸益以至秋分又及中而益急○

物理論云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

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引之也行

陽之道長故出於卯西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於

卯西之南春秋陽陰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五經通義曰日在牽牛則寒在冬井則暑牽牛水

宿宿外達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尚

書考靈曜曰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地說書曰日

照四十五萬里也○周髀曰日光外照徑八十一

萬里○起世經曰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

旬上下亦爾日有一千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

向下而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

中漸移北向一拘虛舍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

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拘虛舍不差日道日

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許。
○雜寶藏經難龍王問斯那云。日之在上其體是
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短。
斯那云。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
遠行。遲照於金山。故長而暑熱。冬時行於下道路。
近行。速照大海水。故短而極寒。

月

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月魄
始明。○春秋元命苞曰。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常

師書考中篇卷之四無息章圭

肫任而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孝經援神契

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爲使婦

從夫。放月紀。○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

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禮斗威儀云。政太

平。則月圓而多輝。政昇平。則月清而明。○五經通

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兔並

明。陰係陽也。○呂氏春秋曰。月羣陰之本。月望則

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孳。夫月形於

天而羣陰化於川。○皇甫謐年歷曰。月羣陰之宗

光內日影以寄曜。名曰夜光。○張衡靈憲云。月者
陰中之宗。積而成魄。象蜃兔。○釋名云。朏。月未成
明也。魄。月始生魄也。承。大日月生二日謂之魄。月
承。小日月生三日謂之朏。月
關也。滿則缺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
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
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
望者也。○論衡云。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
是飛相類。○物理論云。京房說。月與星至陰也。日
照之乃光。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又云。月水之
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隋書云。月者陰之精也。
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
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視
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
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
見也。○乙巳占云。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
合影。稟日之光。以明照夜。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
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
也。是以近日則光缺。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則

明月受日
光只是得
一辺先日
日月相會
時日在月
上是無光
光都在上
兩上邊故
地上無光
得得日月
兩上相會
月光漸上
見于下則

光滿為其守道循法蒙君榮華而體勢伸也當日
則餽猶臣僭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缺示
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臣道妻道不可使盈理
當恒缺也其行速臣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遲
疾陰陽政刑之等威也○徐整長曆月徑千里周
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范子計然云日者寸
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寸者制萬物陰陽
之短長○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一名夜光月
御曰望舒亦曰織阿又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
陰書考 中 庸 卷之四 無息章 五
水氣之精為月○河圖帝覽壺曰月者金之精也
○漢書云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
分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墨道曰
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朏音
健行疾朔而見東方謂之朏亦謂之側匿音
猶縮也○漢書云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又云日
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光
盡體伏謂之晦七聖記曰鬱華亦文與日同居結
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曰精結隣月精也○天洞

論運管如
北辰星
更詳
運管管如
北辰星
更詳
運管管如
北辰星
更詳

經云日亦名鬱儀月亦名結璣玉京山經云左顧
提鬱儀右盼攜結璣
星辰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
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京房易傳云星
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
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感精符云地為山川
山川之精上為星各應其州城分野為國作精符
驗也 又云堯翼之精星在南方舜斗之精星在
中央禹參之精星在西方湯虛之精星在北方文
房之精星在東方○三五曆云星者元氣之英也
○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博雅云歲星木
宿謂之重星或謂應星熒惑火宿謂之罰星或謂
執法鎮星土宿謂之地候太白金星謂之長庚或
謂太實辰星謂之鈞星太角謂之棟星天宿謂之
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大辰太微房謂之明堂額女
謂之婺女參謂之實沉昴謂之旄頭東井謂之鶉
首張謂之鶉尾軫謂之烏鴛營室謂之豕韋北辰

謂之太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亦謂之太堂。天
 亦謂之三淵。軒轅謂之路。寢。鬼謂之天廟。
 憲云。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洞湖。池沼。陂澤。溝
 經。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三百四十八座。
 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為星也。星者體生於
 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適屬。在野。象物。在朝。
 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者。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
 之北斗。四存於左。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
 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
 二十八宿
 系東方角
 宿三星
 為天廟其
 開天門也
 其內天庭
 也。元四星
 天之內朝
 總指天下
 系事也。於
 四星。高明
 堂天布政
 之宮也。亦
 四輔也。心
 四星。天
 正位也。中
 四星。天
 前星。太子
 也。星。九
 後星。之也

增一阿含經云。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樓
 炭經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
 十里。星是諸天宮宅。○瑜加論云。諸星宿中。其星
 大者十八拘盧舍。其中者十拘盧舍。最小者四拘
 盧舍。○法苑珠林云。若依內經。十諸星宿。並是諸
 天宮宅。內有大住。依報所感。輝方光現。若依俗書
 卽云。是石。故宋時。星落如石。或云。非星。是天河石
 落。故俗書云。天河共地。河相連。故河內時有石。若

如須彌象圖。山經云。天空有河。名耶摩羅。於虛空
 中行。亦有大小石。小砂。時有漏失。卽統為星。此非正
 經。是俗所造。妄述。流行。六經。天文。編云。五陰散之
 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
 謂之辰。其實一也。○左傳。晉侯問。天文。伯曰。鉤
 謂辰對日。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
 月俱右行。於天。日行。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遇。半。月
 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謂。此。聚。會。也

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
 也。○魏氏曰。日陽之精也。天之神所使。天左旋。日
 右行。而與之會。若父子。而行陽度。則漸以贏。行陰
 度。則漸以縮。又其道為賓主。月陰之精也。日之並
 所借。日東出。月西生。而與之配。若夫婦。而去。日。則
 明生。而舒。近日。則魄生。而疾。又其義為君臣。星為
 日之陰。陽象也。不以晝現。而以夜現。陽中陰也。乃
 三垣之外。播為經緯。又燦焉莫可數。辰為天之體
 陰象也。又不從天數。而從地數。陰中陰也。若其

事陰即... 命也... 頂上如... 成龍者... 蓮花明... 下女... 而仙... 日月... 龍... 龍...

華山五嶽之西嶽也。為豫州鎮。在華州華陰縣。各
太極總仙洞天。少華山在華州。南連太華山。太

華山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峯。蒼龍嶺黑
龍潭。日池。日月崖。及仙人掌。石月之勝。少華山其

木多。別祀其獸。多野牛。其陽多。學呼。音餘。鳥多。赤
鷲。音鳥。○山海經云。華山削。或而四方高五千

仞。其廣千里。○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
服之羽化。因曰華山。○辛氏三記曰。華山在巨

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斗天之雲。○水經注
四書考中。卷之四。無息。聖

云華山古之敦物山也。○唐玄。太華山碑銘曰。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西

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
中土。西徧當七宮。正位是。何西嶽。石壁磔堅。而維

疎。眾山奔走。而領附。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
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

之塞。右岸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仰厚收之別
館也。下有方氏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

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于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觀。

給曰。嶢嶢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在
峰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眾山之長。白帝西下。

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
災。玉池神挹。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倬哉

此鎮。崢嶸中上。鬼神乍遊。風雲忽驟。高標赫日。半
壁飛雨。○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

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西京賦巨
靈。音巨。音高。掌遠。蹶以流。河曲厥迹猶存。○文

苑英華。楊敬之華山賦曰。嶽之殊巧。說不可窮。見
四書考中。卷之四。無息。聖

於中天。掌掌而掌。裂裂而連。起者似人。伏者似
獸。切音者似池。洼者似口。欹者似弁。呀者似口。突

者似拒。翼者似抱。○薛綜注西京賦云。華山對河
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

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山。
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于

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亦存焉。
○述征記云。華山有二峯。其高千仞。廣千里。自小

岑迄嶺表。有如削成。○昭文館記云。上有三峰。上

附隨侯賦
法使侯命
深出養命
物生靈
窮少陰之
窮之五
分融融太
白之尤準
星夫其色
一色之類
其音也而
焉為五音
之配其味
屬辛辛為
五味之和

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一應二十八宿青松

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旋于幽草懷蘊金玉蓄

藏風雷為大帝之別宮神仙之窟宅也○唐天文

志鵝首實沉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太白山即

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呂令問掌上蓮峰

賦曰衆山邈音迥移音移曾何足仰未若太華音華碎音碎為

之掌削成三峰壁立千丈伊昔太虛結而為山伊

昔巨靈拓而為掌擘開元象崛起原壤當少陰而

德合秋成據丁酉而氣涵金爽深沉其色齒昔其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無息章

狀雲霞不映而其勢彌雄塵露將禪而其高靡讓

掌形仙蹠石容天壯雖造次於自然若鐫磨於意

匠晦夕霧而群峰乍隱煦朝陽而衆徑相向繇是

考圖籍高為四嶽之先盼靈奇勢出九天之上○

搔首集李白登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

通帝座矣○李白詩云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

絲天際來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山

峯却立如玉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

氣石作蓮花雲作臺續古叢編云韓昌黎大華峰

其行也金
金為五行
之始帝則
少時於卯
在祀侯觀
其六德禮
新之然然
神靈秀之
形尚華以
其若前洞
吟所以香
雲天光結
青中融寒
星子則當

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
香輦三千里又非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
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因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
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遣書為訣
時譏其好奇之過○沈佺期云西鎮何穹崇壯哉
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峰特美好傍見巨掌在勢
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去開折此河道磅礴壓洪源

因書考中庸卷之四無息章
鬼峩載青昊靈泉紛亂瀑天磴音磴石音石橫抱○唐
語林云東夷人有識山者徧拜五嶽一拜而退惟
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咤曰京
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唐柳公傳舊聞記
云茲山峭拔若削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
張旭序云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
廣獸奇虫山經有紀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
祀蓋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秦始皇踐華為城
其頽垣即古長城也○李滄溟太華山記云余既

詩始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詞後見真人關今尹喜
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
香輦三千里又非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
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因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
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遣書為訣
時譏其好奇之過○沈佺期云西鎮何穹崇壯哉
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峰特美好傍見巨掌在勢
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去開折此河道磅礴壓洪源

遠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夫善載厥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瀛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河

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河神曰水夷亦曰無夷即馮夷也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

死天帝署為河伯又博志馮夷涇鄉人得仙道化為河伯穆天子傳曰河與江淮濟三水為四瀆

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山海經云河源出崑崙

南書考中蕭不卷之四

崑崙之墟崑崙山在廣西萬里其墟其白水出其東非角居向東南流為中河河百里東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河大率常然東

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非流分為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其潛行地下南

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道城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非地郡也

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靈夏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

門所在古氏春秋曰龍門未開河門東大瀛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

周以而河之於日而西而來而之其流以後西而東流

積石也高導河自此始而之後無水者七百七十餘年則定至五年河從於地

非書之考

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

然漢之發原於崑崙崑崙者其原最遠惟中國之河為

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夫川先河後海

其原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公

布懷陰引度也援神辨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蓬

○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

曰河潤千里○乾鑿度曰天降黑應河水先清三日

積石山名地肩為別符星千里入龍首山

莊子秋水至百里之河大流注之河注之不辨牛馬不辨魚鱉不辨人馬是以天下之莫為之也

曰象野草莽蒼之形。○博物志云黃帝問師曠曰
 吾欲知歲之苦樂善惡可乎對曰歲欲豐甘草先
 生甘草也歲欲苦苦草也草先生若草也歲欲惡惡草先
 生惡草也歲欲病病草先生病草也又草之總名曰卉。○尚書中候云文
 命咸得俊又在宮則未草生郊。○大戴禮孟春水
 泮百草權輿。○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
 行也。○元命苞云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
 母也木之為言觸氣動躍也其字亦推計為木八
 圖書者中廣朱之四息章

禽獸

爾雅云二足而飛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邢
 昺爾雅疏云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
 獸者守也言其功之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
 獲故曰獸也。通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
 故曲禮鸞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夏曰王用
 三驅失前則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
 云大獸公之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

也。又鄭玄注周禮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
 禽作六贊。獅羔犬。鷹。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
 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各稱也。○淮南子曰鳥
 排虛而飛獸賦實而走。○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
 名。獸守備也。○說文云飛者棲木食木故鷹鷂之
 毛猶木走者栖草食草故虎豹之毛猶草飛之類
 喜風走之類喜土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
 之類上曉接下。飛之類下曉接上。鳥雄者以左翼
 掩右雌者以右掩左。故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
 者是雌。圖書者中廣朱之四息章

寶藏 貨財

隋川戴氏曰寶藏如五金之鑛貨財如菰蒲萑葦
 珍珠珊瑚之屬。○爾雅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
 之珣玞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
 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
 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
 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

五州西...
子...
五...
之...
羊而生

影...
生...
之...
月...
色...
青...

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又云鍾之寶山銀
有精光如燭。○大戴禮云玉居山而水能潤。○管
子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
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又云
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
之金鑄泉以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泉救人之困
○酉陽雜俎云山上有慈下有銀。上有菴下有金
上有菴下有銅錫。山有寶玉。傍坡皆下垂。○後魏
書云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
四書考 中 卷之四 無 聖
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
七兩宣武帝並置銀礦每令採鑄。○梁書云林邑
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始
興記云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處光曜
若星辰居人往觀皆是銀鑠鑄得銀也。○湘州記
云曲江縣有銀山山多雲霧。○廣州記云廣州任
山銀穴有銀砂。○水經云屏山水源有金銀礦
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神異經云西南有銀山
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萬餘丈皆悉白金不雜

廣...
一丈二
尺一本三
初上有四
百六十二
玉...
五...
初...
參...
山...
珠...
不...
男...

土山。○漢武內傳云五百歲天下各山一開開時
金玉之精湧出。○鹽鐵論云南越以孔雀耳門戶
崑山之傍以玉璞抵鳥雀。○玉贊云鍾山之寶爰
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紅霞君子是佩象德開邪。
○陸士衡云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山
海經云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堯作鐵網沉水珊瑚
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
網出之。○廣花木考云珊瑚初生色白漸長變黃
初得肌理軟膩見風則堅硬無紅色者為貴若失
四書考 中 卷之四 無 聖
時不堅則盡敗。○珍玩考云琅玕樹生海底丹柯
碧葉與珊瑚畧同出水紅潤旋變為青擊之作金
石聲五音相節。○大戴禮云川生枝而岸不枯。○
禮斗威儀云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尹文子
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任子云丹淵之
珠沉於黃泥。○南越志云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
精珠。○異物志云合浦民善遊採珠兒年十歲餘
便教入水採珠官禁民採珠乃盜者踰水底剖蚌
得好珠吞而出。○靈異記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

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
沈滯而亦不散越○尚書大傳云非水無以准萬
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子華子云風
含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水含
太乙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地中○列子
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流水溢水沃水泚水雍水
汙水肥水之潘皆為淵是為九淵潘作蟠水之盤回處○尸
子曰水有四德沐浴孳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
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
因書考中肅入卷之四無息章 堯

文字又曰
水之道大
不可極深
不可測廣
物不得
生有寧不
得不成

月令
命漁取
龜

拾遺記云禹濟巨海龜鼈為梁埤雅云龜大鼈也
潤一丈鼈以為雄龜鳴而鼈應所謂雄鳴於上風
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即此類也○廣雅云海龜大
一貳重于鈞○淮南子曰燒龜致鼈此以其類求

之舊說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二曰龜亦
卵生而影伏○古今注云龜一名河伯使者○博
物志云鼈解其肌肉唯腹連於頭而經日不死
猶能鬻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
○錄異記云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龜白者為
鼈俗云鼈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
鬻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鏹者皆能跳走鼈與龜雖
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搜神記云千歲
龜龜能與人語○顏籛稽聖賦曰龜鼈伏乎其陰
西書考中肅入卷之四無息章 卒

史記世家云楚獻龜于靈公靈公笑曰果然靈公
食異物及人見靈公進龜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
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與羹子公怒
染其指染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
家謀遂弑靈公

草木疏云龜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小者六七尺

博物志云
南海有龍
斷其首乾
之極去其
為而更選
生者三乃

南州志云
龍能通
牛馬水中
應舟殺人
佩劍則不
敢離一
生即數百
千歲地及
成形則有
為地為龍
焉或為龍
為蛟者片
十類及蛟
人捕取其
實能為膏
膏風雨

首尾皆有鱗甲皮堅厚宜鼓○夏小正月刺龍
以為鼓也○埤雅云狔將颯則踴躍欲雨則鳴故
里俗以狔識風以龍識雨晉安海物記曰龍宵鳴
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龍為為龍鼓亦或謂龍更
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
也○補博物志云龍一名主龍鱗甲黑色能橫飛
不能上騰抱蹠然之體隨月以運○本草云龍口
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形如變化為邪
魅○物類相感志云狀若龍五色形長丈餘介胃
四書考中廬參之四 李

傳焉其類長者能吐霧致雨聲甚可畏入穴中掘
之如百人掘之須百人取之一人掘即一人牽取
不然終不可出梁周興嗣嘗食其肉後為惡噴成
惡瘡此物靈不可食或能為妖患害於人也○說
原云龍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
能吐霧致雨善攻磬音岸性嗜睡目常閉方亦善
健

蛟

說文云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滿三千六百

龍能通
牛馬水中
應舟殺人
佩劍則不
敢離一
生即數百
千歲地及
成形則有
為地為龍
焉或為龍
為蛟者片
十類及蛟
人捕取其
實能為膏
膏風雨

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潛
子曰蛟龍伏潛于川而制
雖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
而能高者風兩奉之也○
足細頭頸有白嬰犬者故
又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謂
交而生子曰蛟水鳥蛟也或曰
蛟音臬即蛟也或曰虺也
雌交生卵遇雷即入土數
乃能升騰卵不入土但為
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
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
漁父之勇也○博物志云
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
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
輒躍出乃毀壁而去示無
龍登龜取龍鄭氏謂蛟言
言登尊之龍龍言取賤之
卵生子生一二觔能

四書考中廬參之四 李

九龍
以千變
龍身
龍身
子之一
既散
爾于
爾于

易九五
龍在天
聖人

龍身
主身以
字武亦
乘雲霧
龍身以
龍身

吞人。○述異記云。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而為角龍。又五百年為應龍。莽蛇目。圓蛟眉連生。大明一統志云。太江中有螺磯。南有一石穴。廣一丈。深一丈。測蓋螺居也。螺即老蛟也。此磯在今蕪湖江口。有廟。俗訛為喬如廟。

龍

說文云。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剪也。侯中之陽。故言龍舉。而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章。章。章。

雲興。○理雅云。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之金各生龍。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欲大則溼天地。欲上則凌雲。欲沉則伏潛。○陸佃曰。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蟹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陸佃

變化論
龍之
能變
部新
燕肉
問神
蟻於
也歟
以安
飲食
印書
事帝
畜龍
乘龍
雌雄
氏既
孔甲
子有
上所
之有

變化論。龍之能變。見百里織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火。○爾部新書。龍之性。兇猛而畏蠟。愛竹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或曰。其性畏鐵。又畏棟葉。及五色線。○揚子問神篇云。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飛則升于天。潛則蟻於泥。坑其肆矣。蛇哉。蛇哉。龍之志也。歟。○左傳。燕翠對。子云。昔有龍。安。龍之志也。以安。其有。高子曰。龍之志。甚好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而畜養之。以服印書考中。庸。卷之四。章。章。章。事帝舜。舜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少康。擾于有帝。其德能乘龍。河漢各二。甲以四龍。河漢之龍各二。雌雄。孔甲不能食。能食之。而未獲。秦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孫之。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賜之。賜氏曰御龍。○按龍生子有九種。各有所好。有曰狴。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所刻如獅子頭者是也。一說。狴能捍守。故獄用之。有鬪。下平生好負重。今石驛下如大龜者是也。

有鼎屬避賦平生好文今碑兩傍石刻如螭者是也。有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上如小獅子是也。有睚眦平生好殺人今刀柄上刻龍形者是也。有螭吻平生好吞今屋脊獸形者是也。有蒲牢平生好鳴今鐘紐是其也。有囚牛或云好音有後狻平生好坐今佛座。蹲者是也。○淮南子曰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潛者雨奉足也。○又云羽嘉生飛龍毛特生應龍分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水中升也。蓋當雷電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酉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楚國先賢傳宋玉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昏宿于孟津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澗之裏夫尺津之鯁豈能與之料江海之大。○抱朴子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蚓化成之龍。○大唐西域記云夫龍者畜也。一惡類然有大威力乘雲馭風陷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說原云龍有三停九似

之說謂自首至腭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頭似駝眼似規頰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或云龍無耳故以角聽。

魚類魚鱗物之名也大者如鯨鯢鼓浪成雷噴沫成雨他如鱣鱣鯢鯢鮪鮪詩書所載不可盡述。○又云月老陰之宗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

鼈鼈形似龜而背無文其腹亦黑其鱗亦黑由書考中唐入卷之四無息章 奎

鼈雅云天地之性剛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純鼈之屬又云鼈以鼎聽穿脊連肋甲蟲也水居陸生又云鼈伏于淵而剖卵于陵此思化也。又云鼈後隨月謂隨日光而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也。○內典云鶴影生鼈生。○世本云鼈之所在其上必有一名河伯從事養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為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龍則魚不復去故龍一名神守。○本草會編云南人魚池中多畜鼈令魚不

隨秀去又豈無耳○三元參贊云龜居水底性甚

冷肉能補陰又能補氣○章氏燕山錄云煮羊以

胎生而影伏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無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四書中庸卷之四終

無息章

四書備考卷之五目錄

中庸下

聖人

威儀

讓禮

車

禮樂

樂

杞

宋

周頌振鷺之詩

襲

川

蠻貊

霜

血氣

衛風碩人鄭風手之詩

錦

禮儀

大雅蒸民之詩

制度

書

禮

夏

殷

周

祖

四時

聖

舟

露

經綸

經綸

經綸

經綸

小雅正月之詩

商頌列祖之詩

鈇

坩漏

鈇

大雅皇矣之詩

四書考中書今卷之五目錄

聖人

性理誠者聖人之本誠即本極聖人之所以為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寂然不動者成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白虎通云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而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四書考中虛卷之五 大義章 一

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禘衡連珠惟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額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後度蓋象招攝帝學駢齒上法月象康度成紀取陰除湯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決河疎江阜陶鳥喙是謂至誠決微明白察于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抑

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倮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幼主孔子反字是謂尼市立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規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禮儀威儀

禮記疏周官為禮儀禮為履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者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儀禮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春秋說謂為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一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禮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

廣故有三子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餘耳。

大雅蒸民之詩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命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鑽

戎也。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

外。四方爰發，庶肅雍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也。附書考中卷之五

否，何山甫明之既明且，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剛，剛則吐之。維仲山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

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寡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馬，六

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

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綬，男執蒲璧，○以禽作六贄，以等

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

鷩，工商執雞。

制度

與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

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禮儀皆以九為節。侯

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亦如之。○黃氏曰：抄云：愚意制者，制作

之制度者，注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

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車

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

正，建旌旗於旒，以別尊卑等級。○淮南子曰：聖人

車之五乘
天子乘中
大夫乘下
士乘下
庶人乘下
士乘下

車之五乘
天子乘中
大夫乘下
士乘下
庶人乘下
士乘下

車之五乘
天子乘中
大夫乘下
士乘下
庶人乘下
士乘下

觀轉蓬而為車。周禮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

者車為多。多如輪。人與人。凡察車之道。

欲其樸屬而微至。微至無以為威。威也。

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微至無以為威。威也。

疾速行。與人為車。圓者。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

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如附焉。制作之法。其

其方必中。如生者。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水之平直者。如木之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轉人為輪。轉之方也。以。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蓋之圓也。以象天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三十以象日月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有八以象星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象大火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七旗以象鵠水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有龍旂六旗以象伐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其屬龜蛇四旗以象管室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之屬其屬有四方。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星之有於飛上也。如附者。如附者。如附者。

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

牙也者。以為固抱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牙也者。

者以為益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以眠其圓也。萬。之以眠其匡也。縣之以眠其幅。

之直也。水之以眠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

眠其同也。權之以眠其輕重之倖也。故可規可萬。

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園工。是故進則與。

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

不契。需終歲。御衣不。敝。此唯翰之和也。勒登馬。

力。馬力既竭。翰猶能。取焉。風俗通云。黃帝戰。

蚩尤於涿鹿。常有五。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車。

因作華蓋。又云。武上。機。紂。大風折蓋。遂為曲蓋。

○又云。車一兩。謂程。及輪。兩兩相耦。故稱兩。○

李經接神契云。王者。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

藏萬物。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海經云。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先是始以木為車。司馬彪。

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

民。○王。海云。車之制。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

轉。而首。以。較。下。軸。而。銜。以。轅。對。人。者。謂。之。鞶。

先。如。舟。者。謂。之。朝。音。操。而。相。迎。者。謂。之。牙。朝。之。曲。

十二乘車
黃帝指雨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車末紅車

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衡之下
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轆之下水
皆曰軛里以其旁止於此也軛可以名輿可以名
車達常可以名部軛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
材而通名也其為車者有長轂有短轂有杆輪有
倂輪有反捺有又捺有兩輪有四輪有有輻有無
輻有曲轅有直轅轅有一轅有兩轅有直輿有
曲輿輿有廣箱有方箱有重較有單較者或駕
馬軛駕牛試輓以人或飾以物或漆或素皆因宜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五 議禮章 七
為制稱事為文然論其任重則同稱為車論其輕
威則禮有屈伸各有揚也○韋玄成傳云四方同
軌師古曰同軌旨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文苑
英華白行簡車同軌賦云推善御於有截被至治
於無譁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暗
天下為家然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既同轍而異
履兼發軛而循度周流勿越誠轉蓬之足施鞣轆
非迦將挂轄而可布至若偈計今無外隱爾如
斯念微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茲固將混區宇會

書

華夷始曳輪而牽衡遠邇終推轂而不失毫釐
季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鈞有似文字
之史記云蒼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
潛藏故鬼哭龍藏也又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
天雨粟鬼夜哭故為雨粟鬼恐為人所劫故夜哭
網鑑云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
制有六一曰象形謂日月之數象日二曰假借謂
長之類一三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
字兩用也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五曰轉註
謂考者之類建類一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
文心相受左右相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
可為聲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
歸六書○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春官
外史掌書外令領于外國者掌四方之志四方之
志即郡國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之書謂之
九丘之篇是也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之書謂之
五典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名也達于四若以書
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外史書其詔秋官大行人七
歲屬象胥象胥通四夷之言論言語協辭令通四

言諸協九
等之辭令九歲屬瞽史
論書名聽聲音
之各
五音
之利
按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
小學學六甲書記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至

三代其文不改秦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
大篆周宣王時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為大
篆十五篇以其名也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

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
一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省繁籀之文著著頡篇
九章本曰秦世謂之籀篆又謂之八分小篆大

四書考中篇八卷之五 劉勰章 九
篆小篆皆簡册用也三曰刻符其形鳥首雲脚
用題印璽也四曰蟲書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又

曰傳信鳥跡書五曰摹印屈曲其體施於印章也
亦曰繆篆六曰署書官殿題署是也七曰殳書
銘於戈戟也文記劬武記及也八曰隸書秦程邈

以文脂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取便於隸佐故
謂之隸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漢初以六體書試

史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
繆書六曰蟲書又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

文為六書漢興又有舛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
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隸文遂盛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葉書楷書懸針書小篆
字畫細木如絲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逆勁如那

飛白書形如雲霧散亂一曰隸書大而輕微曰飛白
填書莫書鳥書虎爪書龍波書向書各各人用虎

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書高鳥氏作龍虎書
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旋書小篆體也垂支

之史著讀見鳥獸跡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
也初作書契蓋在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即為之字字者言筆札而後多也著於竹帛謂
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魏書江式傳
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及宣王
太史史籀著大篆十篇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

古文的始
創四聲以
第一第二
為平為上
以等三第
四等為聲
入是四聲
又平是聲
謂死活為
六體

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其後七。殊執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斯。乃奏獨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太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言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事詞類奇云。八分書。二分隸。法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中所作也。隸書者。秦下邳人程璜所作也。章草者。漢黃門佺史游所作也。○江戎論書表云。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所以書幡信也。○困學紀聞云。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縱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際。祭。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又云。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際。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

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於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考古編謂周頤始有翻切非也。○文苑英華。王起書同文賦曰。四方有謚。九區如一。或簡勝而異制。或艸隸而殊質。莫不採摭其文。錯綜其術。由是日月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成。若合六書而大同。垂露成規。既由近而及遠。崩雲殊象。亦自西而徂東。流離翰墨之場。輝映詩書之闕。或虫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混。匪來規於率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革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常。則朝書考中。庸。卷之五。講禮章。主。帝義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籀變篆。徒列於三。禮樂。合先進章奉。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有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樂記云。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

大儀通野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 則不爭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異世不相襲禮○又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 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樂者效和 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又云 樂其所自生禮反其理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 則書考中 入卷之五 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 則不爭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異世不相襲禮○又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 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樂者效和 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又云 樂其所自生禮反其理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 則書考中 入卷之五 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 則不爭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異世不相襲禮○又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 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樂者效和 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又云 樂其所自生禮反其理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 則書考中 入卷之五 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 則不爭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 異世不相襲禮○又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 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樂者效和 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又云 樂其所自生禮反其理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 則書考中 入卷之五 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東方委吐
耗下之氣
感之之時
商全之氣
失如言律
中太族律
中林鍾于
此盛則彼
衰方春木
氣盛却金
氣不與使
夏不和不
與天相之
氣相慶

淵○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舜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遺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史樂書注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城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修，咸謂之樂。○晉志：張六星，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異二十三星，天之圖書考中唐入卷之五 禮樂章 七

夏 玉海云：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周書：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案祀以姓伯禹，屬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祀以不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王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

後嘗遷都綠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殷 玉海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後為殷。○海錄碎事云：湯伐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者，以契封商，湯居殷，受命故二號。○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朱氏曰：商言其國，殷言其地。○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

宋 今河南 歸德府 案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案此應天，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紀是共滅其國。左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

傳云三
川河洛伊
也文云
亦有也

塞○周禮云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
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濟雍
州其川涇汭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庫池渠夷○
又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揚子曰順則便逆則
否者其唯川乎○前溝洫志云治土而防其川猶
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李壽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冰理絡通○
九州新水聖水河水漢水
江水沅水淮水渭水

四書考中卷之三

風俗通云聖者聲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
地條暢萬物也○白虎通云才稱萬人曰傑倍傑
曰聖○家語云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莊
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又云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人戴禮哀公問曰何謂
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
不窮測萬物之情性者○孫卿子曰神固謂之
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五經
鈎沉云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曜八風有序四氣

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
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理之機聯天為師用醒已
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
中衢而致尊即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名得其所宜
○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謔告在聖人
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姚信土緯云聖人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謙仁若春陽
信若影響此所以與於天也○傅子曰聖人之道
如天地諸子之與如四時四時相反聖人合而通
焉○又云聖人指機握杆縱成天地使萬物順應
人倫正焉○筆談新論云體道者聖游神者哲
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游神然後窮變化之端○
荀子曰聖人者道之極也○列子曰龍叔謂文華
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華從後向明而聖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考靈應云五百載聖

紀符

蠻貊

留青日札云南方之人曰蠻從虫繼聲蛇種也禮

夏官疏蠻縻也以為夷狄縻繫之以政教善三百

里蠻注蠻慢也風俗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類

說文北方國名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

貉史記胡貉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朝之屬南中

志云類大如豕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

廣志云類色蒼白其皮溫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

貊之義而推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東方

圖書考中庸卷之五至聖章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謂之四蠻又

南方之蠻有五種以金髮兩齒曰金齒蠻漆其齒

曰漆齒蠻文其面曰繡面蠻刺其足曰花脚蠻以

絲繩撮髻曰花角蠻

舟

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淮南子曰古人見

窾木浮而為舟○易繫辭云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呂氏春秋曰虞

姁作舟物理論曰此孤作舟墨子曰巧能作舟

山海經曰番禺始作舟 水督發蒙記曰伯益作舟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黃帝二臣也○器物叢談

舟船也水行用之以周流故曰舟以其術水而行

故曰船船上施屋曰廬施重屋曰飛廬又在其上

曰雀室取其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總名曰

船曰艘○釋名曰上下重板曰艦外狹而長曰緣

艘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廣雅云吳名舟

曰扁李處通俗曰音扁晉名舟曰船岬蒼云海

中舟曰銀舸○說文云江中舟曰盤○爾雅

圖書考中庸卷之五至聖章

云天子還舟為楫諸侯舟四艘大夫方舟伊舟

士特舟船庶人乘泝以木方言曰綸艘音余○說

統云古者見浮水而知為舟攬轉蓬而知為車蓬

也○廣雅云艦大船也舫舫音船也筏衝船也

○其制云艦首天了船也船船也艘海大船也○

李光銘云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輦重原遠以濟天

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霜

大戴禮云陰氣勝陽則凝而為霜雪陽氣勝陰則

徵為雨露。○周易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春秋考異郵云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為言亡也。物以終也。○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感。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艸。○山海經霜降則鐘鳴。○援神契云霜以挫物。○詩含神露云陽氣終白露為霜。○京房易傳云誅不原情其霜附木。

四書考

入卷之五

重

露

以降霜青女及青履玉女

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及在草上。○國語云馴見而實霜實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馴房星也。○淮南子曰青女出以霜降。○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春雷始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十日霜不降又曰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說文云露音早霜也。露白霜也霜有玄霜仙家上藥有紺碧霜甘霜廣延國霜色紺音早霜也。淮南子曰秋三月青女出以降雪青女及青履玉女。

月令章句云露者陰液也釋為露結為霜。○列星圖曰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五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為露露從地出。○說文云露潤澤也從雨路聲。○白虎通云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為霜。○春秋瑞應圖曰露氣濃甘者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艸木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晉中興書云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賢容眾則竹葉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美如飴露之異者有朱露。

四書考

入卷之五

美

血氣

內經云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又云天墜日明則人血薄液而衛氣浮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液而衛氣沉。○又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人臥則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又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思恐。

○本草云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於陰衛行於陽氣主煦之血主濡之血體屬水以火為用故曰氣者血之帥也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熱則行氣寒則凝

經綸

統林伐山云經引之即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衛風碩人鄭風丰之詩碩人全篇四章此首章丰全篇四章此第

三章

碩人篇云碩人其頡音新碩人指其美頡頡衣錦聚音聚如采英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賦頡人而首章極言其放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所宜親厚也○丰之篇云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衣錦聚衣裳錦聚裳叔兮伯兮

子與行叔伯人之時也而失此人也則曰既物其類之不送無與車以送我而偕行者王

錦

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似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左傳曰歸夫人重錦二十兩注言錦細熟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三十疋○國史補云蜀

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采煥發○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岍昔蜀時故

錦官也號錦里城猶在○小雅風俗傳云襄邑

離渙之水出文章故曰藻錦○鄴中記云錦有大

登高小登高天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天菜

更小茱萸天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

朱雀錦霜文錦桃枝文錦或青錦或白錦或黃錦

武緣錦或紫緣或蜀錦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拾遺記云周成王時因抵國貢女工能以五色絲

綉口中手引而結之使成文錦有雲昆錦文如雲霞有樓閣錦文如樓閣有離珠錦文似佩珠有篆隸錦文如篆隸○白帖云翻鴻走龍迴鸞舞鳳

古錦之文○孔帖吐蕃其所貢波斯錦○唐西陽
編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杏麻以為
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絲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
魚油故也○五代室草其人工巧音織毛錦○五
代阿保機以朝霞錦聘梁○唐樂府錄水蠶絲所
織錦暑月陳于座蒲室清涼○吳叔錦賦曰伊織
文之重錦炳爛分之紙麗

綱

禮書云乘車而加之以最猶衣錦而加之以裝也
景以禦塵裝以晦其文○王藻曰禪綱則錦衣蓋
亦禪歟衣錦尚裝夫人始嫁之服也

小雅正月之詩全篇十三章
正月夏之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詎孔之將
也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涼亦
憂以瘳瘳憂也使我心憂傷矣而造魚在於沼亦
以感群聽者以方盛大家人莫以魚在於沼亦
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于痛也○魚在於沼亦
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也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涼亦
憂以瘳瘳憂也使我心憂傷矣而造魚在於沼亦
以感群聽者以方盛大家人莫以魚在於沼亦
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于痛也○魚在於沼亦
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夫所作
屋漏詩見鬼神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捷為舍人口音占者
徹屋西北隅音以炊浴沒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
漏也○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釋名云
西北隅曰屋漏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
新以費蠶養沐供諸費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各
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令徹
幽書考卷之五去第章 三

屋漏

上知之在下○道旃璣言云古人宮室門東偏南
向故謂西南為與西北曰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
愧暗室也○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
隅為與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纔進便先
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
密之地曾子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
光所漏入也
商頌列祖之詩

四書備考卷之六目錄

學而

孔子 初下

學 二十一

有子 六三

千乘 北四

使時 七五

子夏 北六

子禽 七六

賢 北一

子貢 七九

為政

北辰 七六

詩三百 甲

四書備考卷之六目錄

國風 四十七

周南 甲一

召南 同

邶詩 同

鄘詩 同

王詩 同

鄭詩 同

齊詩 同

魏詩 四十一

唐詩 同

秦詩 同

陳詩 甲三

檜詩 同

曹詩 同

爾雅 甲三

小雅 同

大雅 同

頌 三十一 甲三

魯頌 同

商頌 五篇 同

詩三百 出處

思無邪 四十四

政刑 四拾五

孟懿子 四拾六

樊遲 八

三家僭禮 註同

孟武伯 同

子游 四拾九

孝 五拾三

犬

馬

色難

酒

食

師

器

四書備考卷之六目錄

子張

季康子

定公

君陳篇

親軌

三統

議辯 數

西書考卷之六

至聖孔子誕號

孔子自出於世... 聖文宣王我朝... 朝朝封爵... 稱至聖先師孔子

學而第一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 初微子封于宋... 微子卒... 嫡子早亡... 傳弟思衍... 號曰微仲... 仲生宋公稽... 稽生丁公

西書考

卷之六

申申生潘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于弟

厲公何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

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

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嘉生金金

父命父生畢... 夫畢虎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

奔魯... 夫畢虎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

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

女其幼曰微在顏父問三女曰阪大夫雖父祖為

西書考

西書考

名山... 聖文宣王...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孔子生於...

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張十尺武力絕倫

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 三子孰能為之

妻二女莫對微在進從父所制... 何問焉父曰即

爾能矣遂以妻之微在時於尼丘之山生孔子于

魯平昌阪邑而首上巧頂... 言頂上露也因名

曰丘字仲尼未生時有麒麟... 書於闕里其文

曰水精之子繼哀周而為素王... 顏氏異之以綉紱

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誕生之夕有

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

西書考... 卷之六... 二

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

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手注面

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千唇昌顏均顴輔喉駢

齒龍形鰓脊虎掌脰脇修肱參指所頂上降林肯

異骨注頂平額理眉池足谷竅雷聲澤腹珍上趨

下末健耳後面如蒙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

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跨手握天

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

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孔子生三歲

孔子生三歲

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六歲為兒。始嘗陳俎

豆設禮容。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

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子六世祖孔

所親其。其子弗父何也。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

父弗父何佐戴武宣公。三命益恭。恭故鼎銘

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勝略

則又加。僂。僂。俯。循。增而走。亦莫。收。余。傷。謂。禮。讓。甲

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曰。于。是。粥。于。是。以

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四書考止論入宋之六學而

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以吾即沒。若必師

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在昭公二十年。十九歲娶宋元官氏。二十歲仕

于魯。為委吏。料最平。二十一歲為乘田。養畜蕃息。

是歲子鯉生。二十二歲始教子闕里。顏回之徒皆

受學焉。出闕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

父墓。及母卒。殯之。五父之。獨。父。獨。在。兗。州。曲阜。

者。今。乃。在。魯。故。人。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莫。處。然。後。得。合。葬。于。防。梁。紇。卒。少。孤。也。然。顏。氏。

之卒。夫子成立久矣。聖人入翁之至。等。在。終。時。之

世。不知。父。葬。之。地。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室。虛。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以。滋。後。世。之。感。其。矣。非。矣。○。謂。其。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六。歲。聖。母。卒。今。從。歷。聘。紀。年。列。在。此。○。謂。其。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六。歲。母。喪。既。祥。期。年。為。小。祥。不。計。閏。三。月。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謂。其。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謂。其。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鄉。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鄉。子。而。學

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其。不。信。學。在。四。夷。之。中。人。及。不。如。鄉。子。故。從。之。猶。信。出。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東。夷。之。鄉。子。而。學。之。○。謂。其。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往。學。焉。○。謂。其。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

四。書。考。止。論。入。宋。之。六。學。而。四。之。后。非。也。然。聘。紀。年。記。此。三。十。歲。齊。景。公。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

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身。舉。五。刑。矣。也。爵。之。大。夫。起。繫。紱。之。中。與。語。三

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辭。小。矣。景。公

悅。出。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

十。二。歲。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

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

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出。說。三。十。四。歲。謂。南。宮

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出。說。三。十。四。歲。謂。南。宮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趣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言於魯君賜
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
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
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蓽而行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囂氣與多
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
若此而已出史記既辨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由書考上論卷之六
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
者也博辨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
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歸而求之
于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世家又訪樂于
長弘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
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肢而龜背長九尺六
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疆
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出孔子孔子觀乎明
堂觀四門牆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負辰朝諸侯之圖禮記卷之三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
古所以知今人主不禮記卷之三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怠其所以危亡是虞禮記卷之三而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
惑哉禮記卷之三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禮記卷之三多事多患安樂必禮記卷之三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
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流為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禮記卷之三末不禮記卷之三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
也曰是何傷福之門也禮記卷之三其君不禮記卷之三知其天之不
必遇其敵禮記卷之三蓋禮記卷之三人不可先也故使之溫恭
慎德使人慕之禮記卷之三我獨不禮記卷之三徒內藏我智不示人技
由書考上論卷之六
我欲其高禮記卷之三人帶我蓋禮記卷之三能至此禮記卷之三江河雖左長千
川以其卑也禮記卷之三天道無禮記卷之三親而能下人誠之我新謂弟
子曰小子識之禮記卷之三言而禮記卷之三夫子自周返于魯而道
也情而信禮記卷之三宋語現則篇禮記卷之三夫子自周返于魯而道
蓋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禮記卷之三三十五
歲昭公出介孔子適齊舍于外館景公造馬賔主
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
問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
之子曰釐王變文王之政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
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
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在車中
禮成而
指其
石案
又有
禮之使

本篇 三十七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

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

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天備者滑稽也而不可執

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逾哀破產厚葬不

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

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諄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

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趨先細民也異明止孔子

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于魯出孔子四十二歲

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

仲尼云以丘所聞罕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蝮

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怪龍罔象謂龍也非常見故曰怪土之怪積年

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于

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

之山封封山禺禹為瑩姓在虞夏商為汪罔于周

為長翟文公十一年齊王今謂之大人孔子時改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無佹氏三尺短之至也長

者不過十之十位儀儀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

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出孔子四十六歲在魯

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于守廟者此誰何

器對曰此有坐之器坐則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

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嘗置之于

坐側顧南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

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力振世守之以怯富

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出家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鄰宰制為養生送死之

禮

禮

禮

禮

師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
雕飾。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為
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子此
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
于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
丘。三曰川澤。四曰墳。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歲公山
弗狃。因陽虎為亂。陽虎因季桓子。桓子召孔子。五
十一歲為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
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正卯魯之聞人

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
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
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
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
者也。不可以不除。出。家。初。孔子為魯司寇。時國人
謗之曰。麇裘而鞞。麇。鹿子也。鞞。音。犁。刀。鞞。音。消。也。
鞞。音。子。所。服。鞞。指。子。所。佩。也。

投之無戾。投。亦。也。戾。過。也。鞞之麇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
盛行。魯有。版。羊。者。沈。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
飾。焉。以。儲。價。及。是。特。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也。
也。妻。僕。沈。氏。越。境。而。徙。當。牛。羊。者。不。儲。價。賣。羊。豚。

者不加飾。刑者讓。行。者。避。路。男。人。誦。之。曰。衮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出。綱。五。十
二。歲。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
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
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
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簡。揖。
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
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旒。羽。祓。矛。戟。劍。撥。伐。鼓。噪
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
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
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小。之。人。為。戲。而。前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變。惑
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
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景。公。告。祭。臣。曰。
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殺。寡。人。使。得。罪。于。魯
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
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
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
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
者也。不可以不除。出。家。初。孔子為魯司寇。時國人
謗之曰。麇裘而鞞。麇。鹿子也。鞞。音。犁。刀。鞞。音。消。也。
鞞。音。子。所。服。鞞。指。子。所。佩。也。

有過則謝以文君乃返所侵魯之鄆汶陽魯陰之
 田以謝過世家五十四歲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
 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六丈曰雉今三家遊制
 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
 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孟孫孫入于季氏之宮登臧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者姑蔑子奔齊遂墮
 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氏也我將弗
 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世孔子五十五歲孔子相
 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為之先奔矣蓋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陳于魯城南門外桓子卒受齊女樂
 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組于大夫孔子遂行適
 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淵家五十六歲在衛衛靈
 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武譚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

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出入孔子恐獲罪
 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
 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與陽貨入匡所匡人
 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
 止孔子孔子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乃使從者為韞武子臣于
 衛然後得去世孔子去即過蒞月餘反乎衛主遽
 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
 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
 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瑤
 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上見如字
 音我不為相見居蒞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
 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翔
 孔子醜之去衛適費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
 平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十四年宋陳哀公三年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
 惡哉夫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遂適鄭

孔子曰
子貢曰
下之遺
何孔子曰
為天下其
士者願之
得之得五
後為鳥獸
生則在也
公則不
故曰能為
下者其味
五

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
東門有人其貌似堯項類皋陶肩假子產自察以
下不及禹三寸繫紫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上公
故景然而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
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處子家五
十九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人止孔子
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
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
于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難難矣而况死關甚疾
細書考止論不來之六序而
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于與之盟出孔
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野
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師之
所以待晉楚也蒲在衛西故韓魏及楚從以衛伐
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
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鄙人伐其與公
公曰善乃不伐蒲世案五十九歲在位靈公老
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
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呼使人召孔子孔子
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于
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
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何謂也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
殺之吾聞之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
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
何也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子之義也尚知
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退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
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
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世案孔子六十歲在陳夏桓
桓廢廟于已而果然秋季相病謂其嗣康子曰我
即死若必相脅相脅必召苾尼康子立欲召苾尼
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

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 王于天 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
 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
 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
 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
 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七十二歲在魯七十三
 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 反手卻後
以曳其杖
 道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
光
 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
 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在阼也殷人殯于兩
 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
 猶賓之也 猶在阼猶賓之者 孔子不忍死其類疾
 以爲賓也 在兩楹間則是主與 而丘也殷人也予
 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
 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七日而沒 山檀魯

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
 卒葬于魯城北泗上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公二
七十二 若襄二十二年 生則孔子年 至哀公十六年 爲
 七十二 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哀公詠之
 曰旻天不弔也不愍也遺一老也 孔子 仲非予一人
 以在位贊其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母自律 律法
母以自 弟子昔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
 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塚上凡六年然後
 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 命曰
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而諸儒亦講
西書考 上論 宋之六 學
禮鄉飲大射于塚上
 莊子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
 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
 緡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
 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爲仁
 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者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倘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仁，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說苑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問之信，賢于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于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于丘也。于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夫也？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六學而主

子曰：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庶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事，必見進退之利，稱伸之用者也。孔叢子：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不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于耳，是非禦侮乎？說苑：仲尼曰：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斝而鼓之。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稷、枏之術多，枉木、良器之門多，疾人、頑鷹之術多，則地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放教，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舞，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禮，楚二木，二物，收其成也。未入學，不視朝，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選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六學而主

子夏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學矣。子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有弗能，能之，有弗知，知也，有弗能，能也，有弗學，學之，有弗能，能之，有弗知，知也，有弗能，能也。

按風俗
有子之
果氏之後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
有子嘗問于曾子曰聞喪于夫子乎位曰喪曰聞

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

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

有為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

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

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之言也南

齊書考上論人卷之六

官徽叔反南宮後復反又載實而朝從行以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為徽叔之言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

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法中都定公九年孔子為中

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死不欲速朽也昔者

夫子失魯司寇為司寇三月將之荆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先使之呼什與否也以斯知喪

不欲速貧也出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

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

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

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伴滂沱矣離宿也畢星好雨月昨暮月

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于畢則有雨昨日

月宿于畢又無商商謂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

使之齊觀母請之孔子曰無憂漢年四十後當有

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然無以應遂避師席出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

有若見之曰子何雁也宓子曰若不知賤不肯使

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雁也有若曰昔者舜鼓

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

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

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

身雖瘁靡猶未有益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瘁掌

千乘

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七六里提封千里井定出

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包咸曰古者井田十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少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三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遠亦然者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使時

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于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上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樹板

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將墜者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鵝或曰事何不住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瘦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也出關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子詩也為用犬否子夏對曰詩之子事也昭若乎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

論語注疏
卷之六
論語注疏
卷之六

論語注疏
卷之六
論語注疏
卷之六

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外傳孔子問

居子夏侍者夏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以人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

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無者至微而不見于遠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

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聞書考上卷之六學而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

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無聲之樂也

儀儀棣棣不可選也即夙夜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張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有子夏曰此三無猶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

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

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

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

服之衣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孔子

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大

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耜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聞書考上卷之六學而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

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無聲之樂也

儀儀棣棣不可選也即夙夜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張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有子夏曰此三無猶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

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

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

子夏曰
樂而不志
則謂之五
兵而難不
無陷大事
不忘者居
之言

何休曰孔
子云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子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送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夾爾，爾使民未聞也，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拔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聞而索居亦已久矣。出檀弓夏嘗遊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讀史志者問諸晉師，果曰已亥，于是衛以子夏為聖。出史記子夏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敘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相都。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循循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聞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

子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子夏曰

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忘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敢取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居，劣者之所勉。括地志云：涓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水經注云：其山岵壁五嶕，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遷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
子禽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子亢，子車之弟，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子於是弗果用。出檀弓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蠃，日夜而鳴，古乾聒，然而不聽。今鶴鶴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賢

物理論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千里一貫。謂之比肩。覆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春秋繁露云。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家語云。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

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新論云。賢有五品。謀救于家事。履梯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使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

兩書考。上卷。六。而。主。行高。能達于從政。宥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高卓絕。疎殊于眾。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百虎通云。玉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齊景公問于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子貢曰。賜終身慕天。

賢

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淵。探。盡。有。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出。

魯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吳子在蔡。舉。使。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東歸。以行。注。略。吳。見。太宰。括。語。及。衛。故。評。曰。衛君之來也。後。

寡若。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武者難。以霸乎。輕乃舍衛侯。出左。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固。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子何益。吳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用辛會稽痛入乎骨髓
 日夜隻辱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
 敵于數戰士卒勿怨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
 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
 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邀其志重賈以悅其
 心甲辭以尊其禮其伐齊也彼戰不勝王之福
 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比見晉君令其攻之弱
 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敵
 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言于
 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開大王將與太義誅強
 救弱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
 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
 甲二十領屈處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
 君受其幣許其帥而離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魯

謂晉君曰臣聞之處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
 之必矣與齊戰而勝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
 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
 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地大破齊
 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
 遇于黃池之上晉吳爭疆晉人擊之吳敗吳
 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夫城七里而晉吳王聞之
 去晉而歸與越王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
 趙遂與王官殺夫差而戮其相太宰嚭破吳三年東
 向而伯也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初願若
 撥晉以敵吳使吳人而越斷者賜之說也美言傷
 信慎言哉子貢有口才者名孔子每誦其辭
 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于齊
 為政第二
 北辰
 爾雅釋文云北辰謂之北辰
 圖云北辰五星一名天樞一名北極○晉志云北

正風十三
國為變風

周南詩十一篇

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
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推
之邦國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後之修齊
治平者取法得之國中者繼以南國謂之周
南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全體
葛覃卷耳言志行之在已樛木采芣斯美德惠
之及人其詞美后妃
實著明文德之效

召南詩十四篇

詩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
東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被化
井案以下又見由召伯能喻文
王之化皆能修身正家以及國

邶詩十九篇

邶鄭國北之國名武王克商分自封
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之地後皆入衛
故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

鄘詩十篇

衛詩十篇

王謂康叔居洛邑周室之初文王居
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
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
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
至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宮處卑與諸
侯無異故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嘗
也故不曰王

鄭詩二十一篇

鄭邑名宣王以封其弟友為
地後為幽王司徒而平于未成
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攝突定平于東
部亦為司徒又得龍榆之地乃徙其封而施
舊號于新邑

齊詩十一篇

齊本少皞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
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

公望太公姜姓未四
岳之後故為大國

魏詩七篇

魏下縣晉故都在禹貢冀州其地狹
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故列于唐風之前
猶即鄭之于衛也

唐詩十二篇

唐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
晉水至子嬰乃改國號曰晉其地土瘠民
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秦詩十篇
秦其地有西伯之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涓居
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駘生成及非子非
子事周孝王秦馬子濟渭之間馬大駘成
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大夫成成
之族言于志命非子孫孫為大夫諱西

秦詩十篇

武不克見殺及幽王
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其送之王封襄公為諸
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
西都也內水百里之地王玄孫德公徙于雍
陳詩十篇
陳太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闢父為
周陶正武王初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
元女大姬妻其子濞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
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
大姬嫁人尊貴好樂至魏歌舞其民化之
檜詩四篇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
州居漆洧之間其君姓祝融之後
周東為鄭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
地也程氏以為檜詩皆為鄭公所作如鄭
商

陳詩十篇

陳太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闢父為
周陶正武王初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
元女大姬妻其子濞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
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
大姬嫁人尊貴好樂至魏歌舞其民化之
檜詩四篇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
州居漆洧之間其君姓祝融之後
周東為鄭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
地也程氏以為檜詩皆為鄭公所作如鄭
商

檜詩四篇

齊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齊詩四篇

齊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幽詩七篇

幽詩七篇 幽國在周時維州虞夏之弊葉為后
子不密失其官守而自廢于戎狄之閒不密
生鞠陶鞠陶不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
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二國于幽之谷十世
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時武王崩成王
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
立年幼不能治時則公以家宰攝政乃述后
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
而後人又取則公所作及凡為周公作之詩

附以

小雅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本有大小之殊
正大雅會朝之樂多周公編作
時所定及其變各以聲節之

大雅

幽書考

卷之六

頌三十一篇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
也

魯頌四篇

魯頌四篇 魯公牧馬之盛
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有駉 頌之詞

泂水 頌之詞

閟宮 頌之詞

商頌五篇 頌之詞

詩三百

孔子曰詩三百篇之義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之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御首之類○楊升菴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史王翰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聖人者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三百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還何彼穠濃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麋若黜鄭衛淫奔之詩○陽明子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之音哉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國先齊家以二南三百篇之首亂極則而後下章齊亦詩如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

幽書考

卷之六

王海云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義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之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御首之類○楊升菴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史王翰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聖人者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三百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還何彼穠濃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麋若黜鄭衛淫奔之詩○陽明子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之音哉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國先齊家以二南三百篇之首亂極則而後下章齊亦詩如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

思無邪

駟駟音駟，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
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
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任
任，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
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釋釋，思無敦，思
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
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禮，禮，思無邪，思馬斯
徂，行也。

駟駟，上，入，宋，之，六，駟，政，異

家語仲弓見于孔子曰：雍聞桀紂之世，至刑無所
用政，成康之世，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
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
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者，例也，例
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改，君子盡心焉。古者司寇
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臣，訊羣吏，訊
萬民，有指無簡，實聽之，則不聽也。刑從輕，赦從重。
○凡作刑罰，輕無赦，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
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

子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
○書，刑，命，侯，所，作，其，贖，及，五，刑，不，可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賂，惟來，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
駟，書，考，上，入，宋，之，六，駟，政，異

管子政與教孰急，曰：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
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蕩然若夏之
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論之靜，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僖公十五年，孟僖
子卒，懿子有女，夢以具，維，孟氏之廟，遂，介，僖
子，其，後，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也。
及，南，齊，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初。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禮記卷之六為政

借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
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
禮蓋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僇再命而懼三命而
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予侮禮于是粥于是以糊予
口其共也如是吾聞滅孫絕有言曰聖人有明德
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今其在孔丘乎我若
獲沒必屬說叔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
四書考上論卷之六為政
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
過者君子也出左懿子問于孔子曰文王有胥附
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
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
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
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
入于耳是非禦侮乎出孔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
周獵得麇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麇之隨而呼之西
秦巴不恐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麇對曰余不恐

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名爲其子仲曰
夫子不忍麇又豈忍我子乎出說哀公十四年八
月懿子卒
樊遲
樊遲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樊遲少仕于季氏齊
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
曰頃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師不喻滿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出左魯
三家僭禮
三家專政擅權生事之禮僭也視桓楹而設撥莢
禮之僭也八佾舞于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
莢禮諸侯用桓楹于楹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
中而爲鹿盧以絳貫其中以下棺槨楹謂之桓楹
侯用四梓貫二碑大夫二梓二碑而楹形小視桓
楹是用梓貫夫楹也楹者引表之絳禮諸侯而
以撥引絳僭諸侯也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孟
武伯將鬪馬于成孟氏成宰公孫宿不受不許曰

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孟孫以成邑之民皆屬成不養焉于成邑恐妨民
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成倫繁嚴固武伯乃反
成有司使武伯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
奔喪弗內但免哭于衢聽其弗許成人袒免發喪
命共使孟懼不歸成八懼不敢十五年春成叛于
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通成也十七年公會
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
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者主柴曰魯衍之役

國書考上
卷之六
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臈武伯曰然則孰也
都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出左傳孟氏之臣
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
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
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
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及除又何執焉子
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出孔後
逆公五楅心康子傳中
子游

子游姓言名偁字子游共人孔子問弟子游侍曰
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
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
若家有禮故長幼新闈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
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闈軍旅有禮故武
功成游遊而學禮出家孔子與于蜡二音賀事畢
出遊于觀兩觀之上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
國書考上
卷之六
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
為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親
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哀矣禮制于周公而其子孫
也周也宋之郊也葬也當與既天之祭故郊是天
子之事守也惟此二國可以周公攝政致太平而
與天子同是禮也周公雖致太平不過人臣乃與
○出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惠子
軍交子孫卒之葬惠子麻衰以古服之布為衰也
游特為非禮之服

白帶圖
長耳
龍也

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搜神記曰：繁者本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蠶，以紙離盛之。○
偃王志曰：徐國宮人妊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鸛蒼，獵于水濱，銜所棄卵，以歸。孤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小兒。坐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徐君國。鸛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莖之徐梁界內，今名狗隴。

馬
由書考 上論 卷之六 為政

堯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云：陰合于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頭。○韓詩外傳曰：頽，四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亢景一疋，長耳，故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孺。音二歲曰駒。三歲曰駘。音八歲曰馭。八歲一變，故從八也。○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云：陰合于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頭。○韓詩外傳曰：頽，四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亢景一疋，長耳，故

後人號馬為一疋。○說郭云：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牛陰也，故起後，後足。○伯樂相馬經云：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朋，春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巨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于口中欲得赤，膝骨員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

由書考 上論 卷之六 為政

堯

大腹，二羸，小羸，大蹄，三羸，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脰，短脅，四駑，淺體，薄髀，五駑。○周禮曰：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胆，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又曰：馬八尺以上為龍，九尺以上為路，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較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種馬良種者，王路用之一物，戎馬一物，戎馬為齊馬一物，謂以類相從也。戎馬一物，戎馬為齊馬一物，齊馬為道馬一物，道馬為田馬一物，田馬為駑馬一物，駑馬為道馬一物，道馬為田馬一物，田馬為駑馬一物，金路者，道馬一物，象路者，田馬一物，田馬者，駑馬。

子張魯之
孔子為天
人以公六
人從而
之傳之子
學
厚視子張
之子欲使
之於欲使
志也死
言也也
本為欲使
盡為欲使

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皆寫龍，于是天龍聞而
下焉，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
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
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
去，出文子張既除喪，而見于之琴，和之而和，彈
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出文
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虛，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
四書考
卷之六
奎
顏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
其不獎百姓則仁也。出文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
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
之喪，公明儀為志，出文焉，出文幕丹質，出文以布幕為棺，
蟻結四隅，出文其文如蟻行，往來相文，
殷士也。出文
季康子
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桓子有
疾，命正常，桓子曰：無死，出文勿從也。南宮子之

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宮子，桓子之妻，女也。
則尸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周臣曰：南氏生男，
則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
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刳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召正常，正常不反，復立康子。十一年，齊國書帥師
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賂齊師于艾陵，地，齊
遂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
一年，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之法，周其田賦，通出馬
四書考
卷之六
奎
家財各為，出文使申，出文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賦，故言田賦，出文使申，出文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求，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
矣。出文十二項是賦之廢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其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
年春，卒用田賦。出文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
郟，出文越太子名與，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將有山

則一先出
漢承秦制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則一先出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子孫承

假告于季孫康子懼使因太宰而納賂焉乃止
武伯送于五梧魯前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
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上壽惡郭重曰
何肥也魯之季孫曰請飲也飲謂酒以魯
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
從行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速行公曰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以馭三桓飲酒不樂飲謂酒故公
與大夫始有惡出左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
孔子曰未可殺也康子曰治民以孝不亦可乎孔
子曰否不教而誅其獄殺不辜也上陳之教而民
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
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焉凌遲故也今其仁
義之衰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出韓詩季康子問
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
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然後世有繼子夏聞之
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夫婦學于舅姑者也出國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
哀公亦奔越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出史昭公卒十
乾侯齊侯公先孫于齊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
是為定公出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定公即位季孫使意如闕公氏闕公將將為
城不與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先君同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遂君縱子忍後必貳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鸞
曰吾欲為君謚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
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
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水

若陳篇

王若曰君陳王成王若惟何惟何德孝恭惟孝友于
兄弟克施有政命汝乃茲東郊之則下都乃東郊
之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思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又治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蓋聞周公之訓極至之治黍稷非

饗明德維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
 敢逸豫凡爾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戚哉爾惟厥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
 有廢有興出入爾師虞庶言同則釋凡有所當
廢有所當
 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嗚惟良顯哉王曰君陳
 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爾民在辟予曰辟惟爾勿辟
爾民在
 爾之意以者身主殺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終有弗
 若于汝政非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之而可
 之狃于姦定教常亂俗三細不宥人犯此三者雖
 爾無念及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簡厥修簡別其修亦簡其或不修進
 厥良以率其或不長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遂上所
 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
 大猷惟予一人情受多福也其爾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

輓輒

吳氏程曰鈞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輓直且無
 挑駕馬則稱而用之其最前鈞衡者為輓而亦通
 謂之輓輒為曲木以駕牛而聯于衡木上曲句輓
 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鈞于衡
 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為輓之前鈞衡輓前
 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桓馬領于前使不得出謂
 之輓其平處為衡合言之衡即輓也輓所以鈞而
 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輓音現
 輓輒者卷之六
 故輓輒有不凡木之曲者雖其天成亦必以人
 物故用皮為之束之此輓之末施衡木也此
 橫木當兩服馬之頸故曰衡于夾輓兩馬曰服
 在輓之右故曰夾輓也又曰衡下者以輓末之
 橫木加馬之頸是衡之橫木圓蓋象天方輿則地
 在馬頸上而馬頸在衡下也
 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踈達開通兩輓彰
 邪尊甲是從輓輒之用信義所同出李尤
 三統
 天統之正始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
 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

初日蔡成子黑至寅半日生育而戊此漢律康節

分十二會言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蓋天

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

人始于此故三代即以始處建以為正朱子正正

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

以為正月以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

見皇極經世書新安陳氏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

紀也十一月黃鐘為天統六月林鐘為地統正月

太簇為人統兵于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

田書考上論卷之六為政充

之衛丑為地正木簇寅為人正三正本于三統故

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手三正故爾又

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

以吳氏典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吳氏

識緯術數

識如亡秦者胡之識緯如赤伏符等與諸經之緯

術數如三氣歷勝風角等皆是

四書考詳 語卷之六 終

四書備考卷之七日錄

八份

季氏

庭

雍徹

堂

林放

夷狄

旅

冉有

衛風碩人之詩

文獻不足

灌

王孫賈

憲

太廟

圭皮

名節

禮記

八份

三家

周頌雍之詩

禮樂

禮

諸夏

公山

揖讓

繪事

禘

享

奠

奠

方祀

散軍郊刺

鐘

定公

周南關雎之詩

宰我

松柏栗

柝

管仲

樹塞門

儀封人

部

忠

社

夏后氏殷周氏

柝

栗

三歸

反坫

未嘗

武

四書考論卷之七

七

四書考論語卷之七

八佾第三

季氏

季氏即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祖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子定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之苦衷知變虎以桓子還邢昺疏曰按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議之故知桓子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見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魯世家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廢子以代之後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于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八佾

白虎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一行
 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
 行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官 考成也成仲子之官
 桓公母也隱公將讓位於桓公故以桓母為夫人
 諸侯無二嫡既以孟子為夫人故為仲子別立廟
 以六佾獻於將萬焉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 衆大
 仲子之廟 將萬焉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 衆大
 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
 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入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
 六羽 曰初明前此不始用六佾也 公羊傳昭公
 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于玉戚以舞大夏
 四書考上論 朱之七 八佾
 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
 用他廟也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
 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舞 詳見韶舞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
 綴長短之制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
 伏人氣壅闕故為作舞以宣導之 禮記曰理人
 勞者其舞行綴遠理人逸者其綴短故觀其舞知

其德 山海經曰帝后八子始為舞 周禮春官
 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敔舞 折五 祿之有羽
 舞 折重翟之有皇舞 東五采之羽以有旄舞 持旄
 以象百有千舞 持十盾 有人舞 人舉袖而舞 效
 獸率舞 有千舞 而舞 有八舞 四夷來于之舞
 教樂儀行以肆夏 遠詩 魯名 行趨以采齊 遠詩 魯
 朝庭 地官舞師掌教兵舞 于戚師而舞山川之
 之 祭名山川 教帳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敔羽
 舞 師而舞四方之祭祀 教皇舞 帥而舞早曠 賤音
 之事 凡野舞則皆教之 以備 野人之學 舞者教之
 四書考上論 入卷之七 八佾
 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無功德可 案 敔舞 全羽也
 羽舞 折羽也 皇舞 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也 魏
 名臣奏曰凡音樂以舞為主 又曰樂所以表君
 之德 舞所以象君之功 樂書云 歌者象德在堂上
 于美或然 拾遺記云 廣延國以善舞者二人獻
 於燕昭王 一名旋波 一名提漢 並綽婉妙絕 曠古
 無倫 又云舞者樂之容也 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
 驚鴻或如飛勢 婆娑舞態也 曼延舞綴也 尚書
 注于楛羽翳皆舞者所執

庭

王海云堂下至門謂之庭○周書鄭保解云周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鄂昧真立于少庭○管子曰湯有緝街之庭○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又云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

三家

周書考

上論卷之七八

四

邢疏曰三孫同是曾桓公之後桓公道于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同伯仲叔季之次取庶長為始也○春秋魯三家所始係元年公於鄆而季孫氏始是役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十五年公孫放敗徐孟孫氏始

雍徹

類考云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玄注云徹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管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替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爾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借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佑食之俎

周書考

上論卷之七八

五

有來雖離也至止肅肅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也相予肆祀也假哉皇考假大綏子孝子武王自稱○言諸侯為大牲以助祭而大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美文王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右尊也烈考指文王亦右文母也○言文王昌厥后而安之以肅肅助之以多○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孔子語焉
子孫子貴
言其德
曰王於
十日於三
人言善於
故使使法
無不道也
無不道也
曰何如子
曰無不道
中論謂之
謂之不中
謂之不中

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
後較其彫敝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
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
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
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
禮者養也稻粟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蕝所
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
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孰知夫士出死要
節者考上論卷之七八節人
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
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死苟列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情之為安若者必
危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
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尊之
上也也祖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也凡禮
始乎脫疎畧成乎文終乎稅疏故至備情文俱
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是以君

孔子語焉
子孫子貴
言其德
曰王於
十日於三
人言善於
故使使法
無不道也
無不道也
曰何如子
曰無不道
中論謂之
謂之不中
謂之不中

子之性守官度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房皇周
決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樂書上古明王舉
樂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夫音
樂者所以動盪血淋通滯精神而和正心也故
宮動脾而和正聖高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
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體羽動腎而和正智琴
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
也商張右飭其音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
臣之位正矣故陽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陽商
音使人方正而好義開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
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
好禮夫禮由外人樂自內出故須臾離禮則暴
慢之行窮外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聖
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
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
無由入也
林放
博物策會敘兗州人物云林放問禮議其本也商

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尊、彝、笙、師之陳樂器。眠者、瞻、音之、感、引、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壇、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泰山

大山五岳之東岳也。為九州鎮。在兗州。泰符縣。泰去大空洞。天許曰。應府。應曰。

充氣。

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澗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乎。漢書云：五嶽皆三祠，獨泰山五祠。○風俗通云：岱宗上有金篲，玉策能知人之壽脩短。○論衡云：大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埤音：鬼。○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福地記云：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之所。唐文粹：張說封禪頌：泰山有聖。○袁宏曰：東嶽守至於岱宗，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

泰山有七十二名。六朝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之洞周廻三千里。名之三百餘。則之天。

功不弘濟，不得勢。髡斯儀。○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應山頂西巖為僊人石閣。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曰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望見齊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增，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陞，以報地。○大明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三

東觀漢記

西越觀可望會稽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史記

世守伯孫

四書考 上論 卷之七 八節

十五

十五

十五

之使有求
而白來與
而辨之禮
子曰其使
使我不
戰平伯孫

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欲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出家。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邇，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克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出家語○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習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氏使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自稱，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

古者射侯
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
卿士大夫
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
之禮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是役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哀公十一年春○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諷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記史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四書考 上論 卷之七 八節 十五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祖決遂而立堂。下作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

禘

公羊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後漢張純曰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四書考止論卷之七八

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遷居南面以配之也○鄭氏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王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

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台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祿餼用鷄彘鳥羹朝踐用犧尊再獻用兩象爵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如室中之左右也合

四書考止論卷之七八

九手

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禘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禘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紀間云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裕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禘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先王不啻九獻而已彼蓋滿於禘大

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違者

取便於已庶習熟共儀而成其備也爾觀大輅

萬舞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核所以祀文王

周公之禮而偏及於尊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

惠公之時乎出類

禮祭統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禘○周禮春

官肆師之職祭之日表齊盛告禘禘祭諸國與

圖書考上論入卷之七八節

祭以爲禘用以禘也○爵人掌禘冠凡祭祀寬

容之禘事和禘也以實奠而陳之○金香草和之

地降神達芬芳於神也凡禘王后用璋瑱灌之

陳之灌之以酒以贊禘事詔禘將之儀與其

凡禘事沃盥大祭祀與量人受舉華之卒爵而飲

之當作○也人掌共相也而飾之和者

也祭於上下故謂之也祭於

也祭於祭門用馭祭門也

也祭於祭門用馭祭門也

也祭於祭門用馭祭門也

也祭於祭門用馭祭門也

也祭於祭門用馭祭門也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禮記卷之七八節

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
有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縻以從將
行將往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慮
天學不種
履有火氏
坐能厚四
不與受而
之

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
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則言能戰病而後質焉何避之有乃叛晉晉
人請改盟弗許出左

與

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

與不見戶
與新在
與也

隅謂之室東南隅謂之交邪愚氏曰此別室中四
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
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
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曲禮云凡為人子者
居不主奧是也禮器云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
盆尊於瓶禮祭至尸食竟而祭饗神宗婦祭饗饗
惟盛食於盆盛饗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
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必報也

竈

邱大云蘇
伯始為竈

說廡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
之類皆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并取水
竈取火門戶取關闔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動則
為純陰純陰則神明不祐矣○釋名曰竈造也創
造食物也○魯連子曰竈五穴分煙者眾也○禮
祭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婦之祭也
故盛於盆尊於瓶○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
白虎通曰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一說
祝竈以雉○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為竈神○又

東野漢記
竈神以黃
帝為之

曰有虞氏祀中霤夏后氏祀戶殷人祀門周人祀

日祭狀死
竈神以黃
帝為之

竈○漢書曰李少言祀竈可致神物天子親祀
焉自漢以來始○幽陽雜俎云竈神名隗狀如美
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
竈一作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
紀二百日小者奪筭筭者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
下為地精○孔鮒云竈鬼以時錄人功過此出漢
武時方士之言室暗不潔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
其誣我乎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土祀
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中央土註土寄旺四時各
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陰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
十二日土於四時無不在故禮定位無寄氣而寄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七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土祀
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中央土註土寄旺四時各
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陰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
十二日土於四時無不在故禮定位無寄氣而寄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七

旺於辰戌丑未之未未月在土金之間又居一歲
之中故時揭中央土令此以步五行之祀云爾○
鄭玄月令註云春祀戶祭陽氣始萌也祭先脾木也

夏祀竈陽氣盛於外祭先脾木也中央土祀中
雷亦中雷也祭先心祭先心也心居中也秋祀
門於陰氣出祀之祭先脾木也冬祀行於陰氣
本於陰行也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
有尸皆先設席於與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
禮先設席於門之與東面設主於竈陞乃制肺及

氣盛發於外祀於竈從類也中雷猶中室土
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陶復於土皆附其上以
漏光明而兩雷之後因名中室也中雷秋室氣
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氣盛於木祀於行
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門中雷土非向門行
主南向竈主西向五祀門戶皆出入
五祀註

心扉為剋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
祭徹俎設饌如祀戶禮○孔穎達曰祭戶祭中雷
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與若祀竈門行皆
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與謂廟門外西室之
與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
設與之筵土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中雷之主
設於廟室檐下戶主中雷主亦向門主行主南向
竈主西向○饒俊峯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
所親之也後迎尸前祭於與尊之也祭於其所近
四書考上論入卷之七

於養止祭於與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
之道也

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禮儀雜出於史傳唯祭
法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
為重該脩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戶
竈中雷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為戶
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風官雖天子亦止
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

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

祭日又以
禮祭于宗
廟得之朝
廟廟禮謂
之朝其
歲考為之
則謂之朝
正告朝祀
廟廟朝
廟廟朝
正二禮各
有三名同
日而為也

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言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張齊賢傳：時太常博士議經無天子月告朔，請罷齊賢不違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書考上論卷之七 八倫 五

中且牽牛中律中姑洗○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且葵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音徵律中仲呂○仲夏之月日在井昏亢中且危中律中蕤賓○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律中林鐘○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奎中且畢中其日庚申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且觜觴中律中南呂○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律中無射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其日子癸共帝顓頊其神玄冥其音羽律中應鐘○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璧中且軫中律中黃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氏中律中大呂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于亥復會星回於天歲將幾也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疏傳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為腥曰餼謂餼羊

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餽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
云晉師乃還餽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
禮註皆云牲生曰餽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
及壞墜魯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墜出奔

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

役如關公氏門魯公墓所在也將溝焉季孫使

使與先君同魯公之墓宅曰生不能事死又

離之以自旌也季孫使繼子忍之後必或耻

之方止季孫問於策筮曰吾欲為君謹信明

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信明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

葬合明臣無與君之義九月立煬宮初昭公出季

平子禱於煬公伯禽也至是昭公薨於外自以為獲

福故立其宮此魯社也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

災雉門公宮之兩門也兩觀闕也冬十月新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及壞墜魯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墜出奔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關公氏門魯公墓所在也將溝焉季孫使使與先君同魯公之墓宅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季孫使繼子忍之後必或耻之方止季孫問於策筮曰吾欲為君謹信明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信明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葬合明臣無與君之義九月立煬宮初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伯禽也至是昭公薨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此魯社也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兩門也兩觀闕也冬十月新

某書文公
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冬
盟於郊脩邾好也故賂好於邾四年夏五月公及
諸侯盟於卑廵地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陽虎囚

李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而逐仲梁懷以

不順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桓子桓子於稷門之內

魯南庚寅大誣謂遠盟遂公父歐即文及秦造

姑平子之皆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夏季

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筮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虎欲出辱三桓非未賜也孫謂范獻子上

曰若不能居晉而息肩於晉所以不為中軍司

馬者有如先君陽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息肩於

言若欲使晉必待之以敬其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

患陽虎矣孟孫知其勢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

以取入焉陽虎冬城中城公為晉侵鄭故懼而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詎於

五父之衢七年秋齊國伐魯西鄙夏陽虎御

李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將乘夜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李氏虎陷二子於

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春公

侵齊夏齊國夏高張張高子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

子簡荀寅即中行救魯公會晉師於瓦前范劇子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魯於是始尚羔今

知執羔陽虎欲去三桓十月禮祀先公而所焉先

之尊也陽虎欲去三桓十月禮祀先公而所焉先

事欲以順祀取權大辛卯禘於信公壬辰將享季

氏於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脫甲

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大寶王亥氏之璜也九

年夏陽虎歸寶王大弓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地齊

由書考上論卷之七

孔子行相事齊人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卻之

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卿謹龜陰田

所俊者詳見孔子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平取巨

始叛晉也自信公而來世服於十二年使仲由殺

三都費邱成也強盛將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墮

費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詳見孔十三年夏築

蛇淵圃時也大蒐於比蒲時也季桓子受齊女樂

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去十四年城莒父

及霄公放晉助范氏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朝

正終也公之始

正始也

忠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視之二君其皆有死匹焉謂在子寢風食郊牛

牛死寢風如鼠狼天添口草鼠而微改十牛夏

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名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

韓詩外傳云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

大忠以德調君而和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怨

之是謂下忠○說云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

田書考上論卷之七

君謂之諛逆命病君謂之亂逆命利君謂之忠

周南關雎之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

哉輾轉反側寤寐求之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

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

窕淑女鐘鼓樂之

此章據今

進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
各立之以戒凶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
謂左社獲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
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獲同也魯之外幣東有亳社
西有國社故左傳云問於國社為公室輔是也哀
公問社於宰我或因亳社之災故乎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
子既責之矣又嘗自書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
問書考上論入卷之五

聖

管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
記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家語既
而曰子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
以理為尚博而不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
也管使於楚昭王問之宰子曰切見夫子道行則
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辱方今天下道遠志欲
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
辱君之既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

大無窮孔
子曰百欲
以強取
人下其
取以本
取人于
取以本
取人于
取以本
取人于

之實不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
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
取共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
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為臨淄大夫今
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說苑云田成子常
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
中曰不見旌節毋起賜夫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
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宰我○史
記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問書考上論入卷之五

聖

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
闕止字予我而田常爭寵予我為陳恒所殺惡字
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
夏后氏殷周人

禮記子曰夏道尊命率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

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敬
恣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
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爾雅釋木
傳二十八
世至公處
爾雅成

何休註
伏所註
三代所都
歷代所宜
之木不同

爾雅釋木
夫其深山
遠性委液
沈津底天
地之於松
稟陰陽之
精純根合
水而瀟風
後打等而
愈奇亦可

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
蔽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程復心曰夏言后
言氏殷周言人何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
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
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人所以別於禹

松柏栗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
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
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禹貢青州

爾雅考上論卷之七八

栗

鉛松怪石荆州柁幹柁柏是木於五方各有宜故
邢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
栗

松

說文云松木也從木公聲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盤
根參枝四時常青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淮
南子曰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朴子
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
飛節芝○博物志云松曰蒼官松脂淪入地中千

爾雅釋木
自注曰
松子結
於葉下
故葉落
子乃
落也

爾雅釋木
松有茯苓
而無琥珀
益州
山琥珀
而無茯苓

爾雅釋木
松柏之
葉落
子乃
落也
松有茯苓
而無琥珀
益州
山琥珀
而無茯苓

歲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名江珠今大山
松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山琥珀而無茯苓
○廬山記云西嶺松如萬鬚又葉五粒者服之長
生○嵩山記云嵩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
其精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寔得長生○玉策
記曰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
如偃蓋其中石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
壽萬歲

栢

爾雅考上論卷之七八

栢

爾雅云栢栢也○埤雅曰栢一名栢雜記所謂
曰以栢者是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
湯曰用以壽變○史記曰栢栢為百木長而守官
閭○廣志曰栢有積栢有計栢○霍實月令曰七
月收栢實○漢武內傳曰栢有栢栢之膏服之可
以延年○抱朴子曰天陰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
之栢○度肅之松讚曰廬山飛律沉精幽結真藥
含芳仰拂飛雪○齊書江夏王錞栢賦曰既殊
羣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立春日之自芳必霜下

而為盛烈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

一粟

詩義疏云粟五方皆有周秦美揚特饒禮記云

練主川粟○坤惟曰粟味酸非方之果也有菜自

裏故先賢云皂者作粟之屬膏者楊柳之屬穀者

李梅之屬國語曰婦費以粟粟以告虔也先儒以

為粟取早敬粟取恂粟○東觀書曰粟駭蓬轉蓋

今粟房秋鏘實雖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粟駭其

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粟黃玉謂之粟玉又戰粟

四書考上論卷之七八節

敬謹也粟至鏘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粟之象

○案梁書蕭琛與御筵梁武帝以粟投琛琛取粟

擲上中而御史不在坐動色曰此中有入不得如

此豈有說耶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粟此所謂君臣為誠者戰粟之謂何 萊音

管仲

管仲字夷吾桓上人夷吾姬姓之後管少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

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

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

管仲召忽赤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

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

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

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出

記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

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

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

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

四書考上論卷之七八節

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

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

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

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

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

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

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

魯如鮑叔之言魯非公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

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

才也

而能大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遷其秀民之爲能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持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也

管子考上論卷之七

管子曰善管子內政而寄軍令焉政以寄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十軌爲里里有司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夫焉以爲軍令良夫鄉大夫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伍則爲軌出則爲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入爲旅鄉良夫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

桓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獲振旅仲春教振旅遂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鄉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時家與家相時世同居少同遊故養養相聞是以不非豈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若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出國三月管仲請論百

管子考上論卷之七

管子曰升降揖讓進退習聞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隸朋請立爲大行聖草入邑闢土聚粟名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於踵鼓之而三軍之生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宿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臣不撓富貴臣不如來朝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

矣。若欲伯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盟。朋弮戚城父，賓須無輔政。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出史記七年桓公曾諸侯於鄆，地齊始伯二十四年魯莊公爲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魯管仲不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安安醜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

陽書考 上論 卷之七 八份 聖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遂救邢。出左傳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五諸侯，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地楚非至於無祿，在遂西，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詳見桓公傳。三十三年桓公盟諸侯於甯母，地魯，謀鄭故也。以鄭未服，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桓公曰：洧氏、孔氏、千人氏、三族，鄭大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之謂信。遠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榮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殺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責其逃盟

陽書考 上論 卷之七 八份 聖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前領也。子華奸，鄭有辭矣。以大義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刑子華之奸，是列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未可乘國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

君子曰
仲之世死
也生我
不忠其
神曰矣
君子神
野天

事於文武有祭使孔致非且有後也命以爾自卑
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詞性謂之伯父叔父稱異性謂之伯舅叔舅
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
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
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
不下拜下拜拜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
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禰梁父管
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物至乃得封桓公
乃止史記卷八十八年桓公伊管仲平戎於王戎伐
國書考上論卷之七八
垂
仲平之王以上卿之禮寡仲管仲辭曰臣賤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陶高在大國三卿其二卿
子之守國子高子天子若命於天子則曰天
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命於天子則曰天
以禮焉若春秋時事國高二禮於天子則曰天
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受下卿之禮而還左
傳
桓公與管仲廟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四十
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
知臣莫若若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
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

水德之
魚若求
我將安
地此寧
之飲也
仲大悅
以
桓公
相齊而
事

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官制非
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出史記詳管仲
嘗曰吾如爾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
爾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
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
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
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
國書考上論卷之七八
垂
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出史記仲相桓公專且久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
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制服度增六親周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
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甲易行桓公一戰而帛服
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非征與諸侯餽牲為載
陳其牲為載書加於以戮力討心西征獲白狄之
地反於絳春秋齊死國絕無嗣者後齊其即位
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盟盟仲立公大朝
于夷吾反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僖公九年

諸侯於陽穀地終桓公之世。城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既卒。子孫世禱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出史記

三歸

周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又曰。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蓋一妻二

妾。非如諸侯鄰國。媵姪娣。一娶九女之制。故或人疑其知禮。○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又曰。管仲父出采葢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

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

管子蓋齊伯佐一匡天下而齊國在東人之心已歸矣夫而南非

山無德不立其似也

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金仁山曰。三歸之臺。據笑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上方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各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其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歸法。三歸一說娶為後一說善家三歸法。說似勝。三歸女。未見

樹塞門

爾雅云。屏謂之樹。疏。屏蔽也。樹立也。立階當門以自蔽也。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君曰樹。郭璞云。小墻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郊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禮書云。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

山無德不立其似也

乃其人夫
主設于庭

謂之蕭牆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懸則屏
又謂之浮懸故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為不知禮禮
記以旅樹為大夫之儀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
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風俗通曰屏
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第以自障障也不門或
門屏其路中或庭中另設一門
即向者康王語有專門應門也

反坫

古註謂此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
則書考上論入卷之七八

美

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
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
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
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鄭玄註以坫為主賓獻酬反爵之處雜記云管仲
饗魯而朱紱旅樹而反坫朱紱朱紱者大夫士緇旅樹也樹以紱為之也
紱者紱也紱者大夫士緇旅樹也樹以紱為之也
紱者紱也紱者大夫士緇旅樹也樹以紱為之也
而旅樹反坫而門兩旁起土為臺臺上亦
明堂位
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皆註云反坫反爵之坫

天子其
為之坫
以安玉
吹口唐
度金之
在廣堂
之坫在

天子曰
此坫也
反坫也

新設坫
火火也
而念二
也亦於
其不於
不於於
以於於
大也而
下也而
下也而

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緝達疏云士甲不得作
開但於室中作土坫皮食也又王虞禮云其茅
束之實於筐饌於西坫上又既夕云設於東堂
下南順齊於坫又王禮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
一簠執以待於西坫南而玄於內則士虞禮既夕
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
堂角豈非反爵之坫有難蓋通者乎坫字從土凡
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專為反爵設也爾雅云坫音謂之坫郭璞
則書考上論入卷之七八

李

註云在堂隅坫端音也雅昌疏云坫者堂角堂之
東南角為東坫西南角為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
坫則因兩君之好會飲酒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
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
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
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為兩君
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為此向外
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
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

為宮室備後之事

儀封人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植之

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八也註幣邑今開封府

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

楚陳有儀行父云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

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

考叔為類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

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

田書考上論卷之七人倫

居在邊邑類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木鐸

類考云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

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昺謂

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

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

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

也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

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此廣禮記檀弓云執木

鐸以徇於官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

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歸德云每歲孟春道人以

木鐸徇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

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

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官正云春秋以木鐸

脩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鄉師

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士師

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夫檀弓之

木鐸徇於官所以示肅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

朝所以示肅禮也月令之傳春奮木鐸所以儆婦

禮也亂征云適人宣令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

禮之小宰官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

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

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

然則樂舞有金鐸木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

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

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

而為教者與文苑英華正統振木鐸賦曰以金為

鐘且嘗巧於鑿匠刻木為舌將以

武音也
武音也
武音也

聲淫及而何也武樂中有會商之聲是對曰

武音也武樂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

司失其傳也此與與之官失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

子之言是也有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

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久立於何

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總子

而山立將舞之時舞人總持于武王之事也武王

特侯之至發助蹈厲太公之志也武

既皆坐武樂之卒章也言周召之治也象周公之

治蓋以文且夫武始而北出自南第一非至第

二位為再成而滅商此者前之一終從第二三成

而南從第三四位至四位極非四成而南國是禮

第一位至二位象伐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利後位至三位象伐六成復經從第三四位而復

在象周召左右也六成復經於南頭初位

崇天子歸于六成而復初位武功成矣夾扶之

而駟戈一人夾舞振舞以節舞者盛威於中國

也此象武王之兵分夾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

也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

也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

樂考云武
樂考云武
樂考云武

也事泰濟也此於武王之久立於經之位以待

候之至也武王待諸春秋傳曰於文止夫為

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

序曰桓講武類禡音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

其事也大武之義如此而已恭樂之一變為一成

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

作備樂而合乎祖大武是已其成於變蓋可知也

○周禮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

舞考上論八卷之七八樂

份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于玉成以舞大武語其

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昔先大夏

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

後大夏者尊帝王之制故也○延陵季子聘魯觀

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

大夏者曰人之弘也而猶有德聖人之難也

考論 卷之七 終